

已託楚自名君梁籍時蒙傑已竭起要惟有道者是
從萬民爭起而挾其命要惟不嗜殺者是歸豈必楚
也哉而乃舉牧羊之豎然謂已死可悲之主設虛僞
以愚天下不惟天下不待此而後從項而項氏之滅
反由此始矣何則項卅楚將也懷王立則項當終其
身爲驅馳增謂梁與羽能堪之否乎必不能堪則將
豈懷王何地乎利於今而不便於後智者猶將徐審
而不敢爲況於今本無賴而於後無以處者乎使增
當是時稍知仁義之說隨宜正揀以殺項氏嗜殺之
勢則一時畏懼已服之心必將轉而爲悅服之心蒙
傑必不以次引去何以置戮爲今乃不然無故以并
髦視楚心而無故遺項氏以弑逆之機使高帝定三
秦則曰如懷王之約三秦既定東嚮百戰爭天下以
至垓下之圍則皆曰爲義帝復讎漢之滅項終始以
懷王爲說是增之僞立懷王者不足爲楚地適足爲
漢地蓋懷王立則羽不能不弑逆羽弑逆則羽不容
不滅自增此誤雖有智者不能爲羽計矣至若明知
天命在漢而猶日夜勸羽殺漢王則尤愚夫婦人之
見尚足與之圖大事乎且增終始項王之側不聞嘗
直諫一語而項王嘗遲之羽欲坑外黃困十三歲兒



一語即止羽豈不可諫者增不諫增殺而反勸之殺
曾外黃小兒不若而謂羽人傑可乎然世謂增人傑
者蓋由高帝自謂能用三傑而謂增有一范增不能
用故因亦以人傑歸羽愚謂高帝此言特指鴻門逃
虎口一事增豈人傑也哉

湯武身致大業自餘小小成立未有不由已出而可
受成於人者身不能為而他以借之以立名身之
見殺必矣嬰母之止嬰豈獨以世未嘗貴以非出於
嬰之身致也楚懷之孫曰心者一旦安受弑帝之名
曾婦人之見不若道滿公入關以諸老將之言而得

之謂家義為卿子冠軍以高陵君府之言而失之謂
有遷就何足論懷王賢否

枝梧枝梧者邪注○轅門古者行軍以車為營兩轅

相向為門○鯁生之鯁上界據注○擠音濟○未

傳之傳音附古者二十三歲附籍五十六歲為老

考弱未傳者指不應徭役之人

高祖紀

高祖初以寬大得遠入關然攻戰始猶齟齬自宛之
舍人陳說以約降不殺遂引兵而西無不下者及
逼定三秦已如懷王約無辭可以復言不用董公仁義



說為義帝發喪復讎卒併天下

隆準之準

音杜

○給音殆○休告之告

音毒○求

盜者亭卒之稱白帝子注謂指秦昨葉碧蒼先生
以為西楚○眺於發陽之眺

音迢

建銳之銳盛水

瓶也○凜音極

呂后紀

惠帝立七年名惠帝子者踐阼復二人史遷皆係之
呂后意者示太后專制之變也然呂氏盡殺高帝子
孫在內者欲奪天下而歸之呂大通無道漢之賊
也豈止專制而已而可紀之哉遷家漢臣子特微辭

見意爾

呂后欲王諸呂王陵力爭可謂社稷臣矣乎勃阿意
王之勃雖卒誅諸呂安劉氏然已功不贖罪若平又
何以贖之而反受賞邑三千戶金二千斤耶平平生
教帝詐無益成敗之數天下既定誤帝偽遊叛者九
起卒死於兵今復負帝於身後如此平真漢之罪人
哉

留侯子張辟疆年十五揣知呂后意勸丞相拜諸呂
將南北軍入宮居中用事雖曰早慧實留侯不肖子
使非漢方興未艾實漢天下者爾



漢氏已絕而復續分王子弟力也不然而盡聚之京師殲於呂氏婦人之手無噍類矣

呂后殺其子孫而欲帝母家使母家無少長皆斬而身亦死於崇禍史遷備著之為萬世女后戒

後九月閏九月也。培兵之招

音仆

文帝紀景帝紀武帝紀

文紀所載皆恭儉愛民之事一制詔必具以其皆由惻怛之言也景帝特載其政事之常災異之變制詔不錄之矣至武帝則始終備具者方士之欺諛他不及焉

武紀皆取封禪書后之或精究生所備

文帝遺詔短喪議禪者譏焉然觀文帝惻怛為民惟恐妨之至死彌篤在帝不失其為厚為景帝者所宜如禮不可苟徇其言自流於薄爾後世不以爲譏而反譏文帝何故

封禪書

封禪之書起於求神仙狂侈之心遷作封禪書及後織悉皆以者求神仙之妄善矣而猶牽合郊祀巡行古帝王行事之常以證封禪何耶

方士之說惟以黃帝乘龍上天為誇武帝巡行親行黃帝冢而祭之方士尚何辭而從者復道其說為善



衣冠主暗臣諛一至此其悲夫若衣冠不必葬葬衣冠無此理則論衡嘗有辨

河渠書

河決瓠子而南田蚡食邑鄒居河北利之進說其君不復事塞者二十年其後天子親臨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實之而水復禹迹無後災近臣之蔽君與君臣之率作興事成敗之相反類如此豈獨水利哉

平準書

平準者桑弘羊籠天下貨官自爲商買賣實於京師之名也蓋漢更文景恭儉至武帝初公私之富極矣自開西夷滅朝鮮至置初郡自詔謀焉邑挑匈奴至大將軍驃騎將軍連年出塞大農耗竭備不足以奉戰士乃賣爵乃更錢幣乃築舟車而事益煩財益屈宜天下無可枝梧之術矣未幾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行天下鹽鐵揚可告繕徧天下得民財物以億計而懸官之用反以饒而宮室之脩於是日麗鑿無爲有違君之惡小人之術何怪也然漢自是連兵三歲費皆仰給大農宜無復可繼之術矣又未幾桑弘羊領大農置平準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至太山巡海



上並北邊以歸用帛百餘萬足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又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皆滿而邊餘穀其始愈取而愈不足於用及今愈用而反愈有餘小人之術展轉無窮又何怪之甚也嗚呼武帝五十年間因兵革而財用耗因財用而刑法酷沸四海而為鼎生民無所措手足迨至末年正準之置則海內蕭然戶口減半陰奪於民之禍於斯為極遷備著始終相因之變特以平準名書而終之曰烹洪羊天乃雨嗚呼旨哉

齊民者無貴賤之稱○樂御買爵至貴者為從九

鄉加樂明其與正鄉異○中益字者與之商會也者與之凌關繫故曰官與字益○欽左趾之欽音徒計反鐵為之着左趾代刑也○外餘戍邊也○赤則錢名以赤銅為邪○赤金銅也故居三等金之末

吳大伯世家

大伯逃吳弟仲雍繼立十九世至壽夢始大通中國幼子季札賢欲立之不可長諸樊立讓之又不可以次傳餘祭餘昧必欲致國季札終不可餘昧之子僚乃立諸樊子闔廬以其非當立也僚自立而吳之



禍始萌其後闔廬與越餓死其子夫差報越越又報之卒滅吳皆始於札之終讓也嗚呼大伯以三讓而周興季札以三讓而吳亡讓一也可與權之義亦難哉

伍子胥以父見誅於楚而奔吳知闔廬之將弑僚也進專諸成其事以俟闔廬得政既乃自滅其宗國之楚而鞭所事平王之尸是既弑吳之君復弑楚之君於身後報父之讎者如是乎天下豈有無君而有父者哉古人不共戴天之義恐非所施於所天之君父也且胥所當怨者費無忌也然楚誅之奚夫何甚

越敗吳於檇李今嘉興也吳敗越於夫椒今太湖中椒山也皆云越地然則越之境至浙水以西歟

姑蘇臺闔廬所築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虎丘闔廬所葬卒十餘萬人浴之下池廣六十步深一丈五尺葬之三日白虎居其上故號虎丘在吳縣閭門外○大伯冢在吳縣北梅里聚去城十里皆注云

齊世家

太公之始封威公之霸諸侯天下莫強焉田氏卒奪而有之悲夫慶封崔杼之禍晏子仰天下肯謂可謂



疾風勁草者矣然史書惟杼弒莊公兄弟繼者
三至今凜凜生氣猶足以寒亂臣賊子之膽

魯世家

史載周公作鸛鳴於東土既定已作嘉禾之後載成
王泣反周公事以謂人或謬周周公奔楚成王發
府見周公蒞蚤禱成王病之策而然且謂啓金縢
書又周公卒後之事皆與詩書不合

魯弊於三桓三桓皆桓公子莊公弟也長曰慶父次
曰叔牙次曰季友莊公無嗣欲立庶子班叔牙欲立
慶父季友鳩叔牙而立班慶父殺班立閔公既又弒

之季友殺慶父立僖公而相之故三桓季氏尤強文
公薨襄仲又殺適也立庶後是為宣公魯君由此

失國政歷文至襄而三桓分魯為三軍昭公見逐卒

于乾侯孔子相定公嘗毀三桓城收其甲兵及季桓
子受齊女樂孔子去魯其後哀公立復見遠悼公而

後益卑九世至傾公卒為楚所滅

季文子相三君魯家無衣帛之妾廐無食粟之馬

君子謂其廉忠然私室自強公室日卑自若也愚謂
行父能自毀城郭去兵甲退安臣子之分如孔子之

所以謀魯則身為卿相雖棄衣帛馬食粟未害也



淶泗之間斷斷相讓夫子嘆魯道之衰蓋非安行自
然之俗則人心漓矣

燕世家

文公易王之世蘇秦謀燕蘇代害子噲讓國子之而
燕亂昭王用樂毅中興艱難極矣惠王忌賢不念厭
紹王甚方自救不暇反用采服敗趙以自敗其從豈
必丹軻之謀而後燕滅哉

管蔡世家

管叔誅死無後蔡叔之子仲率德改行而復封且為
周卿士然其子孫微甚最侯不敬息夫人而死於楚
緡保姬已好齊威之女弟而虜於燕是豈君自立
而滅於楚國不競亦凌矣猶未甚害也昭侯輝美裘
於楚取禍孑裳自是讎楚而附具遷於州來巨下不
附闕四世楚滅之矣

曹叔鐸之後共公成公虜於晉悼公囚於宋隱靖二
公更弒迎立已無以為國矣伯陽復好獵用公孫驅
背晉干宋而宋滅之使國人之夢遂符叔鐸無所致
力於冥冥中矣悲夫

陳杞世家

陳舜後也國微甚然敬仲奔齊子孫卒代齊有國強



於天下果符周太史之占而晉太史趙亦謂其盛德
之後必百世祀豈不異哉近世朱文公則謂太史之
占陳氏子孫設為之辭以欺世蓋符命之類也

祀微小不足稱述史遷以禹之後特錄之又言楚
惠王滅祀而越王句踐興蓋越亦禹之苗裔

衛康叔世家

衛獻公亡在外十二年而入稱後元年出公亡在外
四年復入亦稱後元年漢文之稱後元其殆昉於此
歟

衛君多亂文公夷國家覆亡之後獨能輕賦平罪身

自勞與百姓同苦辛以治稱一國以一人與信夫

衛靈公之生其母夢其為康叔

秦置東郡徙衛野王縣二世始廢君角為庶人而衛
祀絕然則衛雖微其亡獨後於諸國且子孫保首領
愈於戮辱者多矣

宋世家

世家之首併叙三仁明微子歸周之本心者善矣宣
公會子與夷而立弟穆公穆公不敢忘德將死復立
與夷為殤公殤公立十年十一歲而宋始亂是穆賢
而殤不肖甚明宣之讓賢也甚公亂不始於宣之讓



也史譏宣公廢太子而立弟國以不寧者十世春秋
之世無寧國宣皆讓使之然黜丘後襄公讓弟自夷
不果襄公卒以不用自夷之言而敗向使自夷爲之
君宋未可量也讓豈時亂之舉哉當其時人君溺私
愛廢嫡立庶或以弟弑兄而擯其國子孫于戈相尋
者絕絕也史不之譏而譏宋宣之謀何也且襄公初
欲讓國自夷不果則相之知其賢於已也而卒不用
知賢而不能用襄蓋妾人耳史及多其禮讓又何歎
榮感守心景公憂之司星子章勸其移於相不可移
於民不可移於歲又不可子章稱天高聽卑君有君
人之言三憂感宜有動侯之果從三度感惠之機何
速耶王充論衡嘗斥其妄殆其論也

太史公稱襄公修仁行義其大夫正考父美之追道
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注謂韓詩商頌亦美襄
公殆有據之言歟然與今詩序不合而詩序作於衛
宏在太史公後蓋毛韓之傳不同爾

史載宋昭公四年敗長翟韞斯於長丘而魯世家稱
當宋武公之世武公實爲昭公九世祖是史自爲矛
盾也今考魯世家文公十一年獲長翟喬如而追載
宋武獲長翟韞斯之事緣斯者喬如之祖也宋昭公



之四年正當魯文公之十一年是獲喬知之歲非獲
緣斯之歲也緣斯於喬如爲祖則獲緣斯者爲宋武
公非宋昭公也二事參考則魯世家所載近是宋世
家所載非是也注者以爲未詳或者世次尚差當缺
疑默良翟之國名鄭肅喬如敗於魯祭如敗於晉樂
如敗於齊簡如敗於衛鄭肅由是遂亡其敗於齊當
惠公二年穀梁稱長翟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肩
見於軾云

陟音音國名疑即西伯戡黎之黎也○琴操之操

蓋取陟幽囚不改其操之義見箕子操注蓋音

多以爲幽囚之操也

晉世家

穆侯名太子曰仇少子曰成師仇爲文侯傳子昭侯
封成師於曲沃沃強大亂晉六世而卒併之爲武公
生獻公娶驪姬復亂三世而文公入晉始霸襄公有
殺之師靈公無道趙氏弑之歷成至景作六卿厲公
見弑悼公復興昭公以移政歸六卿矣

晉文侯當周東遷有功平王錫文侯有文侯之命此
一時也其後晉文公、周襄王及獻楚俘天子使王
子虎命晉侯爲伯賜大鷩、弓、秬、鬯此又一時也史



遷乃取文侯命屬之文公之下義和者文侯字也注

者又云能以義和我諸侯誤益誤矣

漢時有此書未出

黃池之會吳晉爭長而史於其世家曰長晉於晉世家曰長吳自相矛盾未知孰是

楚世家亦曰長吳

獻公變驪姬殺適立庶而荀息乃以身殉之長君之惡以成其亂陷義齊卓子於死地皆息之罪也史乃許息不負其言息固不久其言矣如負國何夫等死耳使息能以死諫君豈不忠且偉歟

悼公十四歲得國一旦轉危為安功業赫然漢昭帝流亞也太史公例言悼公以後日衰語焉不詳悼公

稱屈九原矣

楚世家

楚之先出自顓頊有鬻熊者事周文王成王封其後熊繹於楚至熊通自稱武王子文王自丹陽徙都郢國始強傳成王益疆子商臣弑之商臣自立為穆王及莊王立淫樂三年不聽政且曰諫者死伍舉蘇從冒死以諫幡然而改凜凜如太阿出匣所嚮莫敵而能折節服義嘗問鼎以王孫滿之對而歸當縣陳以申叔時之言而復之鄭伯袒以逆則退師華元告以情則釋宋較之荆楚諸君此善於彼多矣共王敗於

晉射中自康王沒公子圖弒邲敎自立曰靈王盟諸侯於慶封就章華室而國人怨叛卒餓死申亥之家平王以詐弒初王竟續楚祀而乃信費無忌之讒亡太子殺伍奢貽王之世奢子胥挾吳入郢鞭口以報國錢亡自是吳日侵徙都至靈王而太子建之子白公勝復爲亂頰葉公同再安然是時吳爲越所滅楚燕廣地至泗上歷五世至威王滅越地益廣矣懷王乃甘受張儀之欺而死於秦五傳至負刎秦卒滅之

靈王之族慶封也以封徇曰無効齊慶封弒其君而

弱去以盟諸大夫去反曰莫如楚共王庶子圍其兄之子負而代之立軍人聚然皆哭嗚呼君子無諸已而後非諸人可不謹歟

昭王名珍越世家以爲名軫○楚武王墓注稱秦項赤骨之時欲發之輒頰壤填厥示不得發慮往嚴聞蜀人趙同年子發謂先主武侯墓不可發近見酉陽雜俎載唐有人發先主墓者馮怪不敢以此證彼皆合勢或有之歟

越世家

句踐勤苦踰二十年一旦沼吳以雪會稽之耻其志



何如哉范蠡功成身退從齊徙楚復皆顯名於天下
材識卓卓乎春秋能國之上矣向使不以致產自見
而浪逸山林豈不誠有道之士耶

鄭世家

鄭小國介於晉楚服晉則楚伐服楚則晉伐至簡公
世兩親晉楚及子產為卿國安濟者數十年賢之有
益於人國如此夫此鄭人哭其死如親戚而孔子亦
泣其為古之遺愛也

趙世家

趙襄子子良曰惡來其後為秦次日李勝其後為趙
趙文封趙城始得氏稱帶當幽王時去周如晉成事
獻公兼事文公直事靈公至景公世趙朔益尊晉滅
趙氏孤兒朔武後復為正卿生趙簡子滅范中行氏
子無恤為襄子平代地滅智伯趙視韓魏最強六世
至武靈王變胡服滅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
九原欲南襲秦強於天下矣愛百姓立其子何長子
章作亂餓死沙丘自是無能君當孝成王時秦伐韓
上黨趙受上黨守馮亭之獻故有長平之禍趙可禦
秦者惟頗牧耳樂乘用而頗亡郭開讓而牧誅趙實
自取其滅於秦何尤



史載晉滅趙之族朝妻成公姝有遺腹匪公宮生武
公孫杵臼與程嬰以死保脫之越十五年因韓厥得
復田邑而左傳稱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祈
突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勲難寘卒之忠也而無
後為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焉是無程嬰杵臼
之事也未知孰是然玩晉於公宮者近之若謂賊搜
及公宮何甚耶

中山者西周相公之子趙獻侯十年初立魏文侯
嘗滅之後滅於趙

烈侯好音欲賜歌者田各萬畝得牛畜荀欣徐越

三子而止歌者田然其中生靈有常而好而賢者之
能變化入主氣質功亦大矣顧恐戰國之言多誇
爾○左師觸龍之說太后俾入長安君質於齊其
幾諫之類歟○簡子夢至帝所義子得霍太山朱
書將與之禱祥也孝成王夢乘龍上而墜將亡之
妖孽也恐隣於怪耳

魏世家

非萬本周同姓事晉獻公封魏魏武子從重耳反國
繇事悼公九合諸侯戎狄以和獻子身為國廷宿子
共滅智伯文侯尊敗重士得與諸侯秦不敢加兵武



侯之世國尚強惠王好戰而國危子孫日弊於強秦
賴公子無忌合從五國國粗立然不能盡用其說無
忌卒國不支以至於亡

韓世家

韓亦姻姓本無大功於晉厥以戰之後勝齊得預六
卿子孫無聞人惟昭侯相申不害國以治諸侯不侵
代不害死秦拔宜陽旱作高門功業不終其後日弊
於秦矣

田敬仲世家

陳佗之子亮奔齊爲田氏因也及常皆以大斗予小
斗以惠齊民以結其心再世拔道專其國政而陰秦
之蓋不待田和遷康公自立而太公之齊已爲田氏
有父矣然威王烹阿封即墨國治強於天下湣王雖
卒破於燕亦伐宋割楚侵三晉泗上諸侯輔臣襄王
破燕復齊王建四十餘年不受兵五國既滅秦方一
旦談笑而取之考論始終戰國諸君其強皆無詠比
彼以區區智數攘竊人國而子孫之盛若此何耶豈
有矯盛德之後宜然耶周太史之占齊懿仲之下豈
或有之耶抑人衆而勝天者耶

孔子世家



史記世家爲有社稷人民者作也孔子布衣史遷以附諸侯王之後且贊之曰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歿則已焉孔子布衣至今學者宗之其意尤抑彼而揚此嗚呼吾夫子天而人者也能模寫其盛者惟子思中庸數語及本朝伊洛考亭諸儒若史遷之贊蓋世俗之見猶唐人尊以王爵豈知夫子者哉然漢世重百家學而輕儒遷之家庭授受亦知有道家耳而猶知尊慕之若此此孔子之所以爲大歟世家載孟轲子期夫子爲遠者而述其先世正考甫之鼎銘曰一命而偃再命而懼猶墻而走亦莫敢余侮饋於是弊於是以機舍口又載老子送子之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讓之人者也博辯廣大大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嗚呼然則士君子之涉世當如何其自畏耶

陳勝世家

再見漢抄

勝自王六月而亡然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

外戚世家

史於呂氏譏以非天命孰能當之於薄氏稱仁善於竇氏稱退讓至王信好酒田蚡勝王台異貪巧則武帝母王太后之威衛青號大將軍霍去病衛后持之



號驃騎將軍則武帝妃衛皇后之威勸戒昭然而外
感之歛肆亦係於時君矣

衛青本平陽公主家使令者青一旦富貴振天下卒
尚公主然謂非公主失身不可也

為武帝生子者其母無不譴死褚先生冀其為聖賢
事雖曰有感之言亦豈人情也哉

余家素貧危少時以外悔告先人輒令勤學云丈
夫當時富貴百惡滅除蓋常常而然言猶在耳也
而不知所出今閱褚先生衛皇后贊見其語為之
感愴哽噎云

楚元王世家

楚王戊趙王遂皆以不用諫謀反誅漢復立劉禮王
楚元王祀趙以竇太后不許絕

巨嫂即丘嫂

荆燕世家

漢分王同姓惟荆王賈以功封其後擊黥布死

田生以晝干營陵侯劉澤澤子生二百金生歸齊明
年澤使人謂生曰弗與矣生乃如長安不見澤而以
計謁高后之所幸張子卿使王諸呂以張本而王劉
澤於燕然則田生所干劉澤之畫即明年所施於張



子卿之計曰弗與云者弗與我施行所畫促之之辭
爾澤劉氏也而王諸呂乃出其計其罪大矣故太史
公之贊曰劉澤之王權激呂氏而釋之者弗密謂畫
爲工畫謂與爲黨與夫於于劉澤不言其所畫而於
于張子卿言之文法之相爲先後如此而釋之者弗
能察故夫史遷之文深遠矣

齊悼王世家

高帝長庶男劉肥封齊朱虛侯章誅諸呂者其次子
齊最大其後分七國云

吳楚反時齊路中大夫既許三國而終達漢天子命

臣齊擊守與解構之軍同

主父偃求徐甲欲入其女齊後宮不遂則譏齊王殺
之亦卒以此坐誅僂真小人哉

蕭相國世家

高帝起布衣得天下非有分義素服人心故所與同
起者帝無不疑之至如關中天下根本何每留守而
帝自將帝所任者莫如何所疑者亦莫如何也方帝
距京索間非用鮑生計遣子孫詣軍何幾族及自將
邯鄲非用召平計悉家財佐軍何幾族其後自將擊
黥布非用說客計多買田宅自汙何又幾族然則何



雖相帝定天下管廢懲之不懈縱何非刀筆吏又何暇經綸之事乎其後爲民請苑稍欲展布而械繫已及帝之赦何也言我不過爲桀紂而相國爲明相是正怒其掠主譽以得民心也嗚呼其亦異於古人所以推誠共治之道哉

曹參世家

通見漢書卷之六十五

參自高帝起兵無二戰不預雖非赫赫功而未嘗以敗聞天下既平猶從羊陵孫黥布荅參與帝終始兵間而不見疑相齊齊治相漢漢治參有大過人者矣而史論戰功則謂其當信之滅論治功則謂其當秦

之後若有折揚之意焉愚謂參明哲保身之計不能及而立法易守法難參以人家一遵何約束除吏皆木訥而深刻者輒斥去所以養成漢家寬厚之風雖何無以尚之參其可少哉書稱斷斷無他技參之謂矣俾稱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參庶幾焉

留侯世家

利啗秦將旋破巖關漢以是先入關勸還霸王固更項伯漢以是脫鴻門燒絕棧道激項攻齊漢以是得還定三秦敗於彭城則勸連布越將立六國則借箸銷印韓信自王則躡足就封此漢所以卒取天下勸



封雍齒銷變未形勸都關中垂安後世勸迎西皓卒
定太子又所以維持漢室於天下既得之後凡良一
謀一畫無不繫漢得失安危良又三傑之冠也哉然
董公仁義正大之說則良不及之使以良之智兼董
公之識而爲漢謀伊周何尚焉

陳丞相世家

陳平智有餘信矣惜皆流於小人之術耳方楚漢爭
雄時平惟有反間楚一事然是時楚勢已復縱增不
去亦俱死垓下耳反間何等語而可汗龍興之漢使
單于闕氏此張儀愚鄧袖之故智也何奇之云使平

且計而帝兵嘗平城不奇猶奇矣後攻陳燒燒布
九六出奇計然使稀布反者平勸僞遊學漢之失也
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然使諸呂逆者平阿意
太后之過也縱火人之家而隨以撲滅言功功耶罪
耶代右相勃決獄錢穀之對徒以大言勝勃平無其
實也董公有言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謀議
於上前者不足道平一時欺君之言後世猶或稱之
誤矣殆平自以多陰謀懼多陰禍以此足觀其本心
云

絳侯世家

周勃從高帝終始兵間晚尤多戰功高后歿手誅諸
呂迎立文帝功孰大焉厚德如文帝疑謗一聞微太
后幾族其矣功名之盛難居而嫌隙之微當戒也亞
夫尤重厚守正平其楚有大功其爭廢太子爭侯王
信爭侯降匈奴徐盧華五人又皆宰相職也反以快
快疑之卒置死地景帝尤少恩哉

許負相亞夫以從理入口果饑死

梁孝王世家

孝王既僭侈矣景帝復失言千秋萬歲後傳於王入
則同輦出則同車卒之梁王賊殺袁盎等大臣殺至
變逆者景帝之失也梁王車馬擬天子珠玉飾京師
卒以夢死五子分王皆國絕富貴者可以觀矣

五宗世家

景帝子十三王惟河間王德被服造次必於儒者餘
皆驕庸然吳楚反後亦皆奪之權而國遂貧矣

膠西王卬

三王世家

三王者武帝子齊王閔燕王旦廣陵王胥也太史公
備述群臣奏請皇帝恭讓始終啓復之辭以及三王
封策之辭爛然可觀也而不載其行事褚先生條釋



其後諸齊王之國左右維持以禮義不幸早夭謂廣
陵王果作威福謀反自殺謂燕王謀為叛逆亦自殺
皆如其策指云愚按齊王策曰允執其中天祿永終
永終者堯戒舜之反辭云四海困窮則天絕其祿不
執中者也今乃用為期望之辭屬之執中之下誤矣
豈亦王早夭國絕之先兆耶

青社字出齊王策蓋秦社備五色土齊東方封以
青土故曰受茲青社

列傳

伯夷

自北後漢抄無之

太史公疑許由非夫子所稱不述而首述伯夷且悲
其餓死為舉顏子盜跖反覆嗟嘆卒歸之各從其志
幸伯夷得夫子而名益彰其起遠其文逸意在言外
詠味無窮然豈知其心之無怨耶

堯讓許由蓋莊周寓言眇天下為不足道耳太史公
疑箕山上有許由象禹意雖無其事嘗有其人歟

載伯夷父死不葬之語與武王十一年伐紂事相馳
然漢人舊說以武王上繼文王受命之九年為十一
年故云爾

管晏



世之人見賢而稱其賢見智而稱其智未足言知人
惟其人方窮窮時其迹有甚於不賢不智者而已獨
有以察其心若鮑叔之於管仲千古一人耳然愚謂
此管仲之爲管仲也君子固窮窮視其所不爲貧視
其所不取何至蒙不賢不智之迹耶其令論卑而易
行其政善因禍而爲福太史公此論固切中其相齊
之要領實則苟於齊事不暇領在我之正守已占於
貧賤之時奚安平仲功業不及管氏而相三君妾不
衣帛則廉節過之越石父稱誦於不知已而信於知
已蓋名言也宜晏子之敬持然景公 相孔子嬰實

沮之石父豈賢於孔子哉

老子韓非

老子與韓非同傳論者非之然余觀太史公之旨意
豈苟然哉於老子曰無爲自化於莊子曰其要本歸
於老子之言於申不害曰本於黃老而主刑名於韓
非曰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夫無爲自
化去刑名固霄壤也然聖人所以納天下於善者政
教也世非太古矣無爲安能自化政教不施則其弊
不得不出於刑名此太史公自源祖流詳著之爲後
世戒也



老子孔子皆布衣也太史公列孔子世家贊其爲至聖至老子則傳之管晏之次而窮其弊於申韓豈不以申韓刑名之學又在管晏功利之下而老子則申韓之發源歟班固謂遷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或者未之深察也

司馬穰苴 田氏 孫子 武吳起

穰苴之斬莊賈孫子之斬二姬蓋號令嚴肅雖素卑賤者可將雖素不知兵者可使也太史公譏孫臏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具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穩然行於楚卒以刻暴亡其軀嗚呼不仁而善用兵亦烏有自全者哉

伍子胥

子胥諫吳伐齊而勸伐越吳不用國遂亡然諫至再三弗聽矣讒人太宰嚭在王側又與之有隙矣不能去而之他反私託其子於齊之鮑牧而歸以取屬餓之誅何謀吳之明若是而乃謀身之暗耶初子胥鞭平王尸申包胥責其已甚答以日暮途遠故倒行而逆施君子是以知其不終也

屬餓之餓

餓子

○鷓夷輩者取馬革爲鷓夷鷓夷

楹形也



胥山張晏注在大湖邊

仲尼弟子

受業身通者七十七人有年名見書傳者三十五人
餘四十二人止存名氏

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疆晉而霸越雖曰存魯不
殺已甚歎其機辨儀秦不及也將史之言未必盡然
歟結四連騎謝原憲於穆魯間而終身耻其言之過
於是名教之樂為不可尚已

公皙哀字季次子曰天下無行多為家臣仕於都惟
季次未嘗仕

曾點之點作箴亞馬期之期代撰

商君

商君之術能強秦亦秦之所以亡能顯其身亦身之
所以滅然則何益矣

蘇秦

秦約從六國忠於六國者也齊魏首敗從約代趙秦
以利害忠告齊魏不可而去之則身名始終矣乃請
使燕以報齊食齊之祿而反誤之不忠孰甚焉又豈
約從之初意哉嗚呼蘇其所以及歟蘇代私於子之
誤燕已甚復欲為燕約諸侯宜其終不逮秦也



張儀

蘇秦之說六國爲六國也張儀之說六國非爲六國
爲秦也其詐諸侯如侮嬰兒雖均之捫闔而儀又秦
之罪人矣然儀之入秦蘇秦實使之雖欲止秦兵亦
一時而卒以伐從約於異日智者不爲也夫儀秦友
也儀始謁蘇秦以故人求益也秦不以情告儀使共
謀六國以緩秦兵而直以權說激之入秦自貽後患
何耶將儀之多詐不可告以情抑秦自以不及儀與
之共謀六國慮軋已耶夫縱橫之士固不可以常情
既之也

陳軫公孫衍皆惡於儀蘇秦蘇秦復從容於秦儀死而
(衍)又相秦嘗佩五國相印爲盟約長皆權無窮之
士也

馮里子甘茂

齊魯聖子秦惠王弟名疾滑稽多智號曰智囊是錯之本
於爲惠王將多戰功爲武王相使周周敬之其後爲
昭王伐蒲蒲在魏胡衍受蒲金說之而去宜智有時而窮
歟然其言曰後百歲當有天子宮矣我莫至漢興長
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此豈豈料之所能及或
者攻數學歟否則傳者妄也



甘茂相秦拔韓之宜陽其後勸秦子韓武遂懼回喜
公孫奭之譏齊齊使楚卒於魏其孫甘羅年十二為
秦使趙廣河間之地秦封甘羅為上卿復以甘茂田
宅賜之

穰侯

穰侯魏冉者秦昭王舅也立昭王諸昭王兄弟之不
善者滅之威震秦國握將相之權三十年歲伐三晉
以廣地天下皆西鄉稽首其後越三晉以攻齊范雎
譏其非遂以遠交近攻之策說昭王奪之位而穰侯
斥矣

白起王翦

白起以穰侯勳為秦將其斬殺之數多而載於史者
凡百萬不以數載者不預焉長平之後秦民年十五
以上皆詣之而死者過半以此類推秦之死於兵者
又不可以數計也蘇代說應侯問之起不復為秦用
而賜之死自秦而言雖殺之非其罪自公理而言一
死何以盡其罪哉

王翦為始皇伐楚面請美田宅既行使使請美田者
五輩後有勸蕭何田宅自汗者其計無乃出於此歟
王翦諸人之輔秦蓋函德之參會古今之極變不可



後以常事論也太史公議其不能輔秦建德而偷合
取容嗚呼是何異黃虎狼之不仁耶

孟子荀卿

太史公之傳孟子首舉不言利之對嘆息以先之然
後爲之傳而傳自愛業子思之外復無他語惟詳述
一時富國強兵之流與騶衍迂怪不可究詰以取重
當世之說形孟子之守道不變與仲尼菜色陳蔡者
同科竒哉遷之文卓哉遷之識歟蓋傳申韓於老莊
之後者所以譏老莊而傳淳于髡諸子於孟荀之間
者所以求孟荀也荀卿年五十始自趙學於齊三爲
齊祭酒後爲楚蘭陵公春申君死而遷居焉死於蘭
陵葬焉嫉世之高而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
俗於是著書數萬言此亦能守道不變者故太史公
進之與孟子等

堅白異同者注云汝南龍淵水可淬劍故有堅白之
論云黃所以爲堅白所以爲利或辨之曰白所以爲
不堅黃所以爲不利此其爲異同嗚呼士論之無稽
至此世道如之何而不壞

墨翟之智注稱公輸子將爲攻且將攻宋墨子至郢
設拒攻之具九九屈之



子孟嘗君

田文謂其父田嬰相齊三王齊不加廣而家富累萬金不見一賢者徒厚積以遺子孫而不謀齊文既得政故招致食客常數千人宜齊之加廣矣然卒以此見忌於其君而不能安其身乃遺秦穰侯書以自伐其齊又相魏西連秦趙與燕合兵而幾至於滅齊卒之齊魏亦共滅文封邑而子孫遂絕豈惟不能廣齊且削齊矣豈惟不以遺子孫亦無子孫之可遺矣豈惟辱國而亡家且毀天下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壤薛之僇焉甚矣魏太子金之家銖積寸累而致一旦

有黠慧者出揮金如土聚陶雞走狗博博無賴之人以索其家乃號於人曰吾好客其具好客者耶其不肖者耶周公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好客宜無以加之矣不聞其如孟嘗之好也然則孟嘗非能好客也田嬰家不幸生不肖子耳吁

平原君好客僅得一毛遂孟嘗君好客僅得一馮驩而二君者其始皆不能知之尚何以好客為哉愚謂二君者不足以知二子而二子歸之者以貧無聊好祿仕於亂世免死而已其後因事而顯殆非二子初心所期也二君其亦幸而得此二子歟



平原君虞姬

去讒而遠色固尊賢之道也平原君以賓客稍引去乃斬笑覺者美人頭雖曰人情所難然已甚矣邯鄲之急得毛遂以合楚之從得李同募死士以須楚魏之救邯鄲之獲全固平原君力也然向使不受上黨之嫁禍則趙必無長平之敗亦必無邯鄲之圍平原之功於是不足贖魏國之罪矣太史公謂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邯鄲幾亡非歟而誰周乃稱長平之陷易將之咎何怨平原吁何惑也

秦攻長平虞卿勸趙附魏以和秦而後秦可和趙不聽故秦卒不和而趙大敗其後趙將割六城于秦虞卿使於齊以謀秦而秦反和趙及魏欲與趙約從則卿亟勸成之卿無言不効無謀不忠大要歸於結和鄰國以自重而使秦反輕此至當不易之說也與一時東西捍闔之士異矣余趙卿相而與故交魏齊俱因大梁以著虞氏春秋其必有決烈之見而豈其愚也哉

為卿而食采於虞史不載其姓氏州里○擊散聲貌意即踳跼○擔簪之簪有柄之立

魏公子



無忌用侯嬴朱亥之力竊符矯命以赴平原之憂其
後在趙用朱公薛公之諫趙爲歸魏以却強秦之圖
此四人者皆隱於屠沽博徒無忌獨能察而用之五
國賓從威振天下雖非正道而能爲國家之重過平
原孟嘗遠矣然侯生朱亥之詆力又非毛公薛公之
正論比也安釐王受秦反間用無忌不終十八歲而
魏亡悲夫

春申君

說秦昭王不伐楚而出身脫楚太子於秦可謂智能
之士矣一策不謹而卒死李園之手與嫪毐毒同

歸惜夫有失英之謀而不能何父也

范雎蔡澤

范雎原於魏齊賴鄭安平主稽竊載入秦離昭王母
子兄弟舅甥之親而居相位以快一己之愿雖蓋亦
勞矣然卒以任鄭安平王稽二人敗事而罷去爵祿
非酬恩之具也顧材所堪耳况竊之君以私所恩耶
范雎以口舌擡穰侯之位而蔡澤復以口舌擡之
所謂螳螂捕蚱蜢雀在後也然穰侯以君臣骨肉之
親則雖擡之也難范雎當君臣疑阻之際則澤擡之
也易雖遠交近攻之策真有益於秦澤特羈困之餘



竊當貴耳澤殆非睢比也惟睢以離間昭王母子兄弟而得之澤勸睢功成身退心雖私而論則正矣○
南者曲脚鼎○夏育衛人力舉千鈞此爲貴育之育

樂毅

樂毅爲燕報齊誠師出有名矣而盡取寶物祭器輸之燕仁義之師不爲也洵齊五歲下七十餘城而莒即墨猶未下者齊王保於莒有困獸覆車之勢齊方憤發而毅之師已老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其勢然也夏侯玄許以湯武之事何甚耶然毅以說去境絕

趙父母國也報燕惠王書稱忠臣去國不索其名不効戰國反覆復爲趙而離燕去就無權傳之子樂間亦然故高帝過賴復封其孫樂叔者於樂鄉信義之入於人深矣然則樂毅非戰國之士也

廉頗藺相如

藺相如庭辱強秦之君而引車避廉頗廉頗以勇氣聞諸侯而肉袒謝相如先公後私分棄前憾皆列文夫也勇怯各得其所矣然先之者相如也趙奢治賦不少資平原君之家而平原君因薦之王而用之君



子不多奢之行法自近而多平原君之以公滅私也
括輕易取敗無足道括母曰父子異心之狀可謂得
觀人之法李牧養威持重戰無不勝與頗齊名而頗
牧皆廢於讒人郭開之口趙之上忍焉悲夫

田單

田單守即墨使妻妾爲於行伍間此李同教平原君
之故智也

轉

音衛車軸頭之書宮之靈音雙

魯仲連鄒陽

魯仲連關新垣衍希蔡之說引鄒魯不肯納齊落王
之書爲證可謂深切著明之然解邯鄲之圍者平原
君力也非仲連口舌之所能解也射書聊城使其將
自殺而城見屠此不過爲田單謀耳縱當時無仲連
書聊城無劫勢亦必亡亦非甚有功於田單也射書
何爲哉使連能說單無屠聊而射書於城約其將善
降或說燕無殺其將而使其將歸燕以救聊城之命
皆可也連釋此不爲射書何爲哉彼不預吾事而預
之是爲出位惟不以過賞自累而輕世肆志焉故得
優游天下如飛鳥翔空然直以爲天下士則未也
鄒陽自陷縲紲諄諄求哀以此得位不其羞哉

屈原

張儀既欺楚原勸殺張儀秦昭王欲盡懷王會原諫無行懷王皆不能用遂至兵挫地削亡其六郡客死於秦爲天下笑原之忠諫亦白矣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反護之楚而遷原江南原悲憤作懷沙之賦自殺汨羅以死

原稱三閭大夫者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離騷者猶離憂也汨羅者汨水在羅故名

賈生年二十餘仕漢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絳灌等短其紛亂出爲長沙王

大傳意不自得弔湘賦服石見宮室文帝嘗前席
頃之拜梁懷王太傅數歲懷王墮馬死賈生自傷爲
傳無狀哭泣歲餘亦死年三十三○塊軋音若夷乙

呂不韋

初秦子楚爲質於趙不當立呂不韋傾貲說華陽夫人立之是爲莊襄王先嘗獻其姬於子楚生子政是爲始皇帝遂得相秦專其權而亦卒以此見侵飲醜死

刺客

太史公傳曹沫諸豫讓聶政荊軻五人謂介然不



欺其志愚謂惟豫讓為君報仇之志為可悲餘皆左
黑殺身非人情也荆軻所交田光高漸離之流多偉
慨輕生至今讀易水之歌使人悲惋軻視諸子材亦
殆優焉雖然果何哉其所謂志而足稱道哉

批逆鱗之批白結反出荆軻傳注

李斯

斯以無道殺天下趙高亦以無道殺斯此天也而自
謂以忠死不已愚乎

敵抵即角抵兩兩相當角技角力○指鹿而左右
皆曰馬因給二世宮殿幸惡之故夷宮殺之與秦

絕所載小異○高引習上戮殺欲增者三與相去
地陷之事同

蒙恬

恬自蒙驁母為秦將殺天下而并之秦天下既一恬
復暴師十餘年城斬萬餘里壘山埋谷以除直道同
惡相濟凶德參會死有餘罪矣臨刑不自悟乃歸罪
於絕地脈然則凶人吉其凶被固安行之不知罪之
莫大於殺也

張耳陳餘

再見漢抄

耳餘少為刎頸交起從武臣北略趙地武臣敗立趙



王歇秦攻趙張耳與歇保鉅鹿陳餘軍其比不救後
張耳貴讓陳餘陳餘解軍印去張耳將之同入關羽
封耳常山王而封陳餘三縣餘反楚襲常山耳歸漢
漢遣耳同韓侯下趙斬餘而耳爲趙王

頭會其飲者以人頭數出穀而以箕飲之○傳音
兼以物揲之也○泝水之泝音逆

魏豹彭越

彭越有大功無反意既以疑聞掩捕論罪遷蜀青衣
矣呂氏又詐使人告其反族之何忍哉

黥布

布起黥山之徒以兵屬項氏嘗爲軍總得國九江南
面稱孤矣漢使隨何說之歸漢遂滅楚項下王淮南
及信越謀而布大恐幸姬咎嬰竟以反誅愚謂布非
反漢漢非少恩勢使然耳夫越於漢非蕭曹素臣服
者比也羣起逐鹿成者常敗者族方雌雄未決不得
已資之以濟吾事事濟矣同起事者猶在則此心不
能一日安故其勢不盡族之不止也故夫乘時微危
者未有不滅其身惟嬰母之賢爲不可及也已

淮陰侯

信廣魏破代夏平趙下燕定齊南摧楚兵二十萬殺



龍沮而楚隋滅漢并天下皆信力也武涉副通說信
背漢而信終不忍自以功多漢終不奪我齊也不知
功之多者忌之尤今日破楚明目襲奪齊王軍方信
爲漢取天下漢之心已未嘗一日不在取信也高帝
平生親信無過蕭何者矣而且疑之况信耶信有必
誅之勢而無人教之以蕭何避禍之策張敖爲帝謀
臣使其爲之畫善後計猶庶幾焉而躡足之諫召信
會兵垓下之策皆所以甚帝之疑而置信於死者也
失職怏怏誅反見誅雖信之罪而夷三族嗚呼甚矣

韓王信廬綰

信以韓王燕薛從漢和封韓王而漢疑之徙王太原
數被匈奴兵遣使求和解漢又責讓之遂走匈奴高
帝是以有白登之圍疑之爲甚如此廬綰與帝居同
里生同日學同師平生至相得非有大功而王之燕
帝之於綰厚矣亦以貳心自成疑懼而走匈奴此則
綰之罪也然信稱且暮乞貸登夷僕之綰亦爲蠻夷
所侵嘗思復歸二人者豈非有大惡而疎遠取疑夫
身至此不亦悲夫此信之子類當信之孫也真綰之
孫他之皆脫身匈奴而復列侯漢廷也陳豨暴魏公
子之爲人監趙代邊兵而賓客餘千乘卒於見疑而



以反誅此尤庸妄可為取矣

獻堂據注是二字缺者決別而望者怨望○羽檄者揮羽於檄取其急如飛鳥也

田儻

田儻自立為齊王秦殺之而儻之弟田榮逐田儻立田市怨楚之不殺田儻不從入關不得王榮乃并楚所立之王曰田都田安及田市而自立王兵敗見殺榮之弟田橫又立田廣為王為漢所滅橫走保彭越越歸漢橫走海島天下既定高帝召之未至三十里自殺其客二人亦自殺從留海島者五百人聞之皆自殺田氏兄弟之有人及得人如此真哉然死偏勇矣

樊鄴滕灌

樊噲起自屠狗從高祖多戰功諫止秦宮脫難鴻門功尤雋焉然人有惡其黨宮氏高帝立命斬之軍中斯亦烈矣

酈商聚兵四千從高帝於沛積戰功為曲周侯其子酈寄臨呂祿而太尉遂得入此軍安劉氏預有力焉夏侯嬰脫高祖於亭長時脫孝惠魯元於彭城大敗時聞關兵間已立戰功自高帝初起歷孝惠高后文帝常為太僕終其身蓋謹信可親之人歟



灌嬰起自販繒從高祖騎射戰功居多其後不爲諸
呂擊齊而共立文帝遂致位宰相蓋武健而有定識
云

張丞相

傳爲張蒼作也至漢末位丞相者皆附之蓋漢初丞
相皆功臣自灌嬰死而張蒼繼始以文學好律呂至
申屠嘉又自御史大夫叙遷然能剛毅守正至景帝
之世丞相備位僅存名氏太史公不復爲傳而褚先
生直取韋賢以下繼之於魏相播好武於陳吉稱有
大智於黃霸稱以禮義爲治其後韋元成父子相繼
廉獨千年至丞相皆與之命有愧嘆不測之意矣

物故注云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於事然則
士馬物故者亦以死則無能於事故以爲死之稱
而此傳稱冀幸丞相物故者以御史大夫望丞相
之死而遽遷言非以材德選也

酈生陸賈

酈生爲高帝下陳留高帝賴其兵食遂以入關所繫
大矣然以善其令而夜半賊殺之與之善者不亦難
乎此戰國傾危之餘習宜其卒窮於辨也陸賈兩使
尉他使漢越無兵爭天下陰受其賜多矣時時說稱



詩書 新高帝馬上之習社稷靈長終必賴之矣其
後知太后將王諸呂不可爭廼病免家居及諸呂將
危劉氏則出爲陳平畫策誅之動靜合時指之宜而
功烈泯無形之表漢初儒生未有賈比也而太史公
屈與鄒生而傳豈以其辨說數朱建以母死無以爲
表而受 陽侯金所謂行不苟合者安在嗚呼此其
所以惡也

傅靳蒯成

傅寬靳歙從高帝兵間始終無困辱蒯成侯周繼軍
年利乍不利終無離上心高帝憐其愛我云

羊裘叔孫通

羊裘脫輓輅切婦羊裘見天子曰衣帛衣帛見衣褐
衣褐見此其質直不徇流俗已可觀其胸中之所狹
持者矣勸都長安逆覘虜情皆磊落出人意表惟結
和親約雖能寬一時之急未免遺萬世之弊耳叔孫
通所事且十主皆面諫取親貴既起朝儀得高帝心
然後出直言諫易太子然向使高帝未老呂后不強
度如意可攘太子位文安知其不反其說以阿意耶
隨時上下委曲取容名雖爲儒非婁敬比矣

季布樂布

季布庭斥樊噲橫行之說使高后不復舉兵然則孝
惠高后之世海內無事衣食滋殖季布力也布故勇
將不為技癢而有老成安靜之言斯可尚矣藥布挺
身就烹以雪彭王之冤所以警悟高帝何如哉嗚呼
非烈丈夫其孰能與於此

袁盎死錯

絳侯元勳也淮南王帝親弟也盎晚出為郎皆斥其
驕既而明絳侯無罪諫止淮南王遷蜀者亦盎也盎
以故名重朝廷下趨同之參乘却夫人之同坐中屠
相稍不為禮則折脅之盎死以強直自矜者歟沮梁
王之請雖以忠見賜死其平昔亦非自全之道矣
錯峭刻紛更與盎素相疾輕挑六國之禍盎卒得以
計誅之死文其分也○袁盎不絕劇孟云緩急人所
有此言可以處世

張繹之馮唐

張繹之論長者及其守法不阿馮唐之論將皆質直
有古大臣之風焉

繹之之結義

王與張良之納履類也以素昧則張

良難以貴重則釋之難

主臣陛下



萬石張叔

萬石君家謹厚而已而父子皆致二千石已過矣慶備位丞相於孝武多事之世何哉衛綰車戲士天資偶亦謹厚而景帝相之且謂其可輔幼主夫帝謂亞夫非少主臣宜縮之見取歟張叔學刑名而能慈愛君子蓋取節焉直不疑償金已非人情之正况周文溺袴行詐彼何爲者而皆致位通顯夫萬石家以誠得之而竊慕者亦僥倖殆流弊歟

田叔

叔以死事趙王教既仕漢爲孟舒案梁王燒其籍使景帝母子相安相魯能格其君之非叔蓋堅忍有用之才非如萬石輩徒曰長者而已
褚先生附載田仁任安事衛將軍不見知而趙禹選於一臨問之頃兩人皆立名天下夫衛青后戚家徒以衣裳取士而以將百萬衆何哉

扁鵲倉公

扁鵲姓秦名越人得長桑君禁方能洞視五藏期趙簡子之寤起甕太子之死齊相侯無疾望而退走果不可藥又能隨俗爲變斯亦奇且巧矣乃爲李醯所忌而見殺太倉公淳于意即女子緹紫父也得東陽



慶祿方君公既以纓綬免刑召問醫治纖悉如款未
吁士亦何以術爲○魏太子事注云時號已滅百二
十餘年其字誤歟抑傳聞誤歟

吳王濞

封國不過百里名山大川不以封濞王吳五十三城
且擅山海之利是置之死地也漢承秦滅六國之後
徒見六國之昔爲諸侯王者無不地廣民衆而不知
古制不其然也宜無以善其後歟

魏其武安侯

魏其侯齊景公太后從兄子也方景帝酒酣失言千
秋萬歲後傳梁王嬰引高帝納折之太后憎嬰顧
病免傳粟太子而太子廢數年不能得道病免嘗爲
大將賜金千斤金盡于軍吏而首選名將賢士之在
家者蓋亦賢於人多矣卒以兵勢怏怏石使酒不睦
之灌夫以觸負貴好權之田蚡淪胥以滅雖死不悔
可不悲哉與時消息之機勞謙終吉之義士大夫不
可一日不拳拳服膺也

朝請注云律諸侯奉朝天子曰朝秋曰請○辟倪

音與屏同

轅下駒者小馬隨母倪頭於車轅

下○首鼠兩端首鼠一前一却也○辭舌見端



韓長孺 再見漢抄

韓安國之任梁也言於漢雖為梁飾非言於梁亦能為梁免禍賂田蚡得仕漢其進雖不以正其辦王恢謀擊匈奴藥石武帝於尚安顧不偉其越明年王恢挑禍匈奴安國默為之護軍雖以不戰歸而兵端自此大開安國亦卒困兵間死矣志在富貴不知不可則止惜哉

李將軍 再見漢抄

李廣才氣天下無雙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血流涕亦可想見其人矣方武帝有事匈奴諸校尉才能不及中人以功取侯者數十種廣獨獲封大小七十餘戰卒不得侯且死非其罪廣自恨殺降所致然則豈非為新者明戒耶○陵降匈奴隴西之士皆用為耻亦可想見其俗之虛節矣

昆邪之昆 音現 大黃者弩名色黃而體大

匈奴

傳之叙匈奴詳矣大抵以其視中國為強弱夏道衰而狄始大及周之興惟命之曰荒服周道衰戎狄又世世為患秦并天下築長城頭曼單于遂為之北徙既而中國兵爭冒頓復興雖高帝不免白登之圍非



其視中國爲強弱哉然嘗論之秦漢之待夷狄不可
復以三代比也三代以天下爲公諸侯各自爲守設
不幸有警方伯連帥以諸侯兵驅之而已然不常有
也秦漢以天下爲私自京師去匈奴塞上皆天子所
自制邊塵稍驚勞民萬里羅鞭之長不及馬腹故秦
之備胡不得不出於長城然此毒民之事悖諍之舉
適以自斃不可爲也故漢之求安不得不出於結約
雖婁敬遺公主之說不可用若孝文皇帝賜之書有
曰天不頗覆地不偏載使兩國之民若一家下及魚
鼈上及飛鳥跋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而辟
危殆嗚呼大哉言乎文帝之心天地之心也持之歷
行之久至孝景世終無大寇武帝即位之初匈奴信
漢自單于以下往來長城下無忌矣乃一旦無故自
爲狙詐於匈奴兵連禍結使天下生靈肝腦塗地然
匈奴益驕亦終不我服回視文景之世得失何如哉
我太祖時不過因李漢超輩使自爲之守而邊烽之
警自不接於廟堂萬故嘗謂守在四夷三代公天下
之事也兼愛南北文帝得處之道也內兼制諸夏
如漢而外因疆圉之臣以禦邊如三代其待夷狄之
得自有天地以來未有如我太祖者也不使守封



疆者久任世襲而欲身制萬里如在目睫天下無是理也武帝窮追且不能得其要領夷狄之患如之何不日接於中國耶

谷彘

音瘦

匈奴官稱

衛將軍驃騎

再見漢書

衛青者奴隸鄭季之遺孽而霍去病其甥也漢武帝以青之姊曰子夫者為后因生事夷狄而官青曰大將軍官去病曰驃騎將軍公孫敖管脫衛青於難亦官之至將軍青之長姊嫁公孫賀賀為將軍且至宰相其餘侯者非兩將軍親戚則其門下人也它日武師將軍亦以後官故生事大宛而使之官其弟平生謂兵黷武使海內蕭然觀其所由往往為榮宮受地爾而曰春秋大復讎之義其誰欺欺天乎且愛圖與嫂書未可以讎言也文景和親相安已久否而嚴守備則置一李將軍匈奴不敢入塞矣何紛紛為

平津侯主父

平津侯公孫弘見讀漢書抄

主父偃蓋險無賴小人其致身青雲特自速族滅之禍耳何足污齒頰哉惟謀伐匈奴一書不當以人發言然它日勸策朔方俾襲家恬故步者即今日舉秦



事以諫伐匈奴之偃也何耶其勳分主諸侯則擬拾
賈生之緒餘也其勸徙蒙民實長陵則割竊婁敬之
陳言也何能為漢庭決一策耶而取大臣金取諸侯
金自謂日暮途遠自分倒行暴施以生於齊而劫齊
王殺之以游於燕而陷燕王殺之召平曰昆弟賓客
戒其毋入偃門以一切踈絕之何哉偃之為人及其
自取覆滅也固宜為偃之族者可悲耳

南越尉佗

自北漢抄錄之

南越稱帝文帝以德懷之而稱臣南越既稱臣武帝
以詐召之而輒反越雖夷狄人情亦彘可知矣用樓
船十萬計一旦夷以為郡豈不大快然使五帝三王
處此亦有文帝之懷柔而已夷狄在萬里外而必資
之何哉

東越

漢初稱越者凡三南越今二廣之地尉他居之閩越
王名無諸居閩今為福建中越東海王名搖居東甌
今為永嘉則皆越句踐後也閩越圍東甌漢救之徙
東甌於江淮間而閩越遂為東越東越以反誅漢盡
徙其民江淮間而東越之地遂虛又有繇王者亦東
越苗裔以斬東越王貉漢封東成侯萬戶太史公謂



禹之餘烈云

朝鮮

朝鮮王右渠者其祖名滿本燕人出塞居秦故空地本無預中國事也涉何爲武帝生事其國漢卒盛兵以滅之爲其蕃苦寒反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漢固貪矣右渠負固自取滅亡亦何愆也

西南夷

唐蒙食枸醬於南越知其蜀物道西北牂柯江而來也遂使夜郎以爲蠻爲郡而治道指牂柯江此通南夷也司馬相如又言西夷印笮音昨可置都自是通西夷道景嶺道不通西南夷又數反上用公孫弘之言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矣張騫見蜀布印竹杖於大夏知其從東南身毒國來而印之西二千里可到也自是天子注意誅滅西南夷諸國爲七郡惟滇王者楚苗裔也以首善不誅與夜郎皆受玉印云七郡者變爲牂柯越雋益州武都沈犁汶山○枸醬者枸音音枸木似穀樹其葉如桑葉用其葉爲醬酢美○印竹杖印山之竹節高中實可爲杖

司馬相如

再見漢抄

相如文人無行不與吏事以賦得幸與倡優異無足



汗簡冊者亦無足多責惟封禪書禍漢天下以身後
且禍後世罪不勝誅簡相如信威敵國名重太山大
子何人亦冒其名嗚呼禹聖神也而有張禹之西湯
興王也而有張湯之湯簡相如命世人受也而有司
馬相如之相如故曰人能美名不能美人彼聖賢
之名亦有時不幸而辱於小人也

相如之賦果何爲者耶景帝之不好此人情之正也
而武帝溺焉嗚呼於身則求藥長生於兵則窮威萬
里於宮室則千門萬戶而於文則好相如之賦飄飄
有凌雲之氣皆類也於是武帝之志荒矣

詩史記論月其文往往轉運隔千歲如顏面斯亦
奇矣至相如傳游獵賦殆不勝悶悶蓋文所以載
理安有不關義理而可以言文者哉往歲嘗過村
學堂見爲之師者授村童書名小雜字句必四字
皆器物名而字多隱僻義理無關余竊鄙之然本
其所由作特以識器物之名於世尚爲有用今游
獵所賦草木禽獸句亦四字排以積疊皆世所希
有怪誕不切世安用此又不得與小雜字比也世
或珍異之何哉此傳去手復讀他傳如脫荆棘而
履康莊欣快可知然世之好賦者烏知不次分不



識古文奇字顧余之所言者理爾他非於

此目

水玉精皮沙盧橘世俗多以稱批

梳今按游獵賦云盧橘夏熟黃甘橙棣批杷而

反柿夫盧橘與杷杷並列則盧橘非批杷明矣郭

璞注蜀中有給客橙冬夏華實相繼通歲食之謂

即盧橘也意者橙橘惟熟於冬而盧橘夏亦熟故

舉之以爲重歎名山以爲蒲陶俗今并閩標也

○焚扶運屬車古者諸侯副車九乘秦滅九國置

八十一乘名屬車

淮南衡山

淮南厲王母本起王張敖美人車高祖有婦而留趙

貫高謀反美人逮繫既生厲王志即自殺其後厲王

謀反自殺厲王子安謀反自殺子衡山王賜亦謀反

自殺悲氣之所鍾如此然厲王推辟陽侯殺之辟陽

侯死有餘罪非過也曹孫思以逆死效當謂其爲水

仙淮南王安以逆死方士謂其爲仙而上外小人羞

諱文飾之言類如此而淮南雜大之事至今爲口實

然則黃帝鳥鳴鼎湖之事又可信耶○自三代選舉

之法廢士無教養滄出爲縱橫之說戰國四豪復淵

藪之餘風到漢未泯而天下爲一無所復得子不爲在



往諸侯之好事者若陳錫若梁主若吳楚王注南
衡山王無不以游士敗者士習之所趨可畏哉學校
既興科目繼之士心始有所底然則爲人上者其可
不以人才爲意而經議學校科舉鄙天下士者蓋未
之思也

循吏

孫叔敖使民自高其車得誘民之術也公儀休不受
魚謹律身之常也石奢以父殺人李離以過聽殺人
皆自殺皆難能之節也

詞反

與地圖與猶盡載之義

見詩

汲黯

汲黯論帝多欲勸帝無起兵諫帝迎渾邪王切責張
湯苛法而拳拳願出入禁闥補過拾遺切直忠義漢
庭第一帝稍聽之何至下輪臺之詔耶
鄭莊委曲禮下雖少鯁諒之風然內行修潔沒無餘
財與汲黯等此大史公以之同傳歟

酷吏

自此漢抄無之

太史公於武帝征伐事先之以文景和親匈奴倍漢
然後論兩將軍連年出塞又必隨之以匈奴入塞殺
略若干於今酷吏傳先之以吏治丞丞民朴見史然



後論十酷吏更迭用事又必隨之以民益犯益成
滋起然則匈奴盜賊之變皆帝窮兵酷罰致之威刑
豈徒無益而已哉至於禱祠百出則各隨之以若有
符應之言於求仙無方則各隨之以終不可得之言
遷之微文見意往往如此而武帝之無道昭昭矣若
其禍殺民命不知幾萬萬桀紂之罪遠不至此蓋與
秦皇同歸惟其輪臺有悔顧命得人高文之澤在人
尚新漢之天下賴以不絕耳若夫萬世公議亦終不
謂帝無道者秦滅儒術武帝興之天地民生之所恃
以立者在是也然則先立乎其大者可不務乎

沈命法沈者匿也命者亡命也○權經者權經也

大宛

甚矣小人逢君之惡何甚也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
不通嘗罷之矣張騫言可通大夏天子復欣然為之
是窮兵西南之禍不在漢武而在張騫然騫從月氏
至大夏竟不得月氏要領其後復使烏孫亦不得其
要領聞隔萬里困苦終身騫果何利於此自是棄膏
肉於萬里外以妻烏孫自是沒士馬於萬里外以取
死焉天下騷動耗費鉅萬萬騫又果何利於此



甚矣小人逢君之惡者不可曉也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以為光明其上有醴泉瑤池令自張騫使大夏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嗚呼太史公之論善矣然後世展轉沿襲之妄又豈止太史公所闢而已哉蓋自是有譯西域書為中國語者又因崑崙之說附會之為須彌山亦謂日月相避隱為光明而更加張大謂周須彌之山為世界者凡四日所至為晝而去之則為夜然天下安有是理哉若果如崑崙須彌之說則日月之避隱常相等齊安從而有害夜長短之分日月之避隱常不相見安從而有所晦明交蝕之異日常滿月亦常常滿安從而有所虧盈進退之不同出沿山之東入循山之西其地皆遠當僅見日輪之隱約日之方中居山之腹其地獨近當尤見日輪之顯大今日之出沒皆見其紅而大日之方中獨見其淡而小何也豈近反見其小而遠反見其大耶日東循山而天下曉當以地里之遠近漸次而曉日西轉山而天下昏當以地里之遠近漸次而昏營之東日出以寅則幽之西當以午幽之西日沒以酉則營之東當在晝今地里不開遠近出



沒皆以黃酉何也豈避隱不以漸行或晝夜一系日
月耶夫日月東浮而西沉日行速而月行遲朔望者
定寒暑無差交會剝蝕皆可預計吾儒曆法盡之矣
易曰明出地上晉又曰明入地中明夷天體包地日
月出沒其間行黃道赤道而有長至短至此有目者
所共觀皆可指而信故日月之說無出於吾儒所置
曆象之法矣彼為崑崙須彌之說者何所稽以為稽
也運行之遲速交蝕之度安彼亦可得而言之否耶
彼亦果見日月之隱隱遠從空中來又隱隱遠從空
中滅而於東海西嶺果不相着否耶蓋異說雖從西
域來實皆譯之者附會中國非聖之書以張大之而
不復計其事之實也禹別九州固非能際天所覆矣
天地之中氣所聚而人物生焉者大抵亦不出此過
此以往則天地四垂之偏荒忽不治聖人所不言也
騶衍始謬為大言九之又九九之又九謂禹之九州
不過天地間八十一分之一而譯者十萬億國土之
說緣之興矣不思周天三百六十三度四分度之一
日月星辰之所經紀皆可計見陰山之雪以夏而日
南之鄰北戶天地間豈無紀極哉嗚呼出之譽異端
而其自小者謂吾儒大過知造化內事而彼所言者



造化外事也自今觀之彼所言造化內且每况外乎造化果有外瞿曇氏常來徃空虛中不假父母陽陰氣以生又老於寒暑而死矣然則佛亦厭世俗煩苦而求所謂寂滅耳說本不若是其誕也說之謾者譯者附會之過也皆中國奸人之言也故因太史公序崑崙之說而併及之

游俠

朱家周人之急家無財而終身不自以為德太史公慕焉郭解折節振人人為解殺人解不知而公孫弘族解太史公尤為之痛惜愚謂朱家誠賢矣為人忘已墨氏之弊而解之具類則亦其平昔嗜殺所孔子有言古之學者為己孟子亦謂窮則獨善其身士亦何必務名譽出於尋常之外也哉○解之甥驪人酒見殺灌夫亦以驪田蚡酒亂族誅夫酒者所以行禮而其弊至此世之好疆人飲者可以監矣

佞幸

佞幸辱國旋亦誅僂

滑稽

三年不蠶不鳴之語楚世家以為伍舉說莊王今滑稽傳又以為淳于髡說威果孰是孰非耶楚莊王



時三晉未分言戴逵言讓莊王孫有齊母陪位韓
魏齊衛之語而扁鵲傳載扁鵲起鏡太子於已死考
其時鏡已亡百二十餘年又其可信耶自古可怪可
笑人情樂聞之說往往轉相附會未必盡有其實我
朝東坡蘇公一人豪惟其善於笑談喜納浮屠故
至令譁浪裡談類必託之東坡佛印且曰東坡之見
辱於佛印者如此而本無其實也嗚呼其殆此類歟
西門豹為鄴令除河伯娶婦曲盡其術蓋愚民久已
成俗若徒論之以理制之以威雖暫止必復作殺人
將終不已故使巫覡三老先自赴水問河伯為之首

者自畏死而不敢為後無為之首自不待禁而絕此
仁者之術而智之事也褚先生以附滑稽何哉

金馬門者宮署門門傍有銅馬故以為名

曰者

傳為楚之下人司馬季主作也謂宋忠賈誼問卜於
市而季主歷詆士大夫之為非自陳卜者之為真殆
有取其譏世之言而載之歟然未必皆其真也果其
實則亦小道致泥放誕不孫人也士大夫雖未之皆
賢然必士大夫布列中外上自朝廷下達郡縣上徧
下紀共為扶植而後庶幾得以生息於其下所謂代



天工者也若卜之爲伎不在農工商賈之外湯波稱
食又不得與庶民之良者比顧乃筭計利害自筭得
計反譏士大夫之不肖何異衣食於祖父而及人祖
父之無聞知而宋忠實譴反取於其說哉愚故曰未
必皆其實也而乃傳之者不得志於當世之忿心爾

綱策

三代之興各以卜筮決疑漢興因秦太卜之官廢孝
惠文景未嘗講筮武帝延百端之學太卜大集然倚
以卜兵事賞賜至或數千萬而誅滅者不可勝數則
卜非其卜矣褚先生附載晉龜之說頗詳若宋元王
以神龜強國之事則徒襲之言非有識之論也

太史公自序

談生遷能以文章世其家揚名後世亦可謂善繼人
之志者矣然談垂死涕泣之囑惟以不得從封泰山
爲恨而遷述之豈遷亦不知封禪之爲非耶



讀史二

漢書

董仲舒

自孟子沒後學聖人之學者惟仲舒其天資粹美用意純篤漢唐諸儒鮮其比者使幸而及明於孔氏親承聖訓庶幾四科之流亞矣若其謂正其誣六詩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如許正論前無古人其後

揮者惟伊洛諸儒嘗見之行事者惟諸葛孔明所
漢賊不兩立成敗利鈍不假計者也嗚呼至矣



讀史二

漢書

董仲舒

自孟子沒後學聖人之學者惟仲舒其天資粹美用意純篤漢唐諸儒鮮其比者使幸而及明於孔氏親承聖訓庶幾四科之流亞矣若其謂正其誦六詩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如許正論前無古人其後

揮者惟伊洛諸儒嘗見之行事者惟諸葛孔明所
漢賊不兩立成敗利鈍不假計者也嗚呼至矣



賈誼
天資甚高談論甚偉惜不聞孔孟之學然一時無與
比者其後經書漢世變故皆誼濟策

汲黯

黯以純剛至正之氣卓出漢庭之右自天子以下皆
嚴憚之黯言雖不用漢鼎之增重亦多矣子曰根也
欲焉得剛黜庶幾無欲者歟後世士大夫一為利祿
所汨雖飾以仁義累千萬言豈復有是痛快令人心
開目明者哉嗚呼黯所謂人中龍也

陸賈

賈以詩書說高帝一時群臣無有也賈嘗曰臣欲王
諸呂而病免賈忍一日苟祿於君側既病免復傳會
將相以誅諸呂豈忍一日苟忘其君比亦一時群
臣無有也嗚呼賈庶幾以道事君者歟

史以酈陸朱劉叔孫同傳朱建叔孫通不足道也
食其庶幾知擇君者敬庶幾能自奮然當黃倚仗哉

蒯伍江息夫

蒯通口給不在儀秦下會真主出興故無所售其姦
伍披暴歷與淮王辯初若通於漢者故史氏謂忠不
終而詐雖然伍披豈能忠者哉九傳中所迷皆漢庭



對吏之言歸過於君以冀免死披其能忠者豈江充
以巫蠱危太子廼夫躬以巫蠱危東平以踈陷親固
之論當矣愚謂邪說之陷人皆由乘間而入故君又者
不可不以明理爲務禍福各以其類至天下安有巫
蠱之理

萬石衛直周張

石慶術縮皆所謂忠信之人特未學耳以之爲三老
助教化厲薄俗可也宰相非其任矣直不疑之償金
周仁之取袴類不近於人情而仁以密見狎出入宮
禁殆闔官之靡又非不疑比也若張歐雖刑名學而
有仁心其庶乎

文三王

三王者梁孝王代孝王梁懷王也大抵漢於諸王不
教以禮義而乃大其封邑適所以禍之

表盜

諫趙談駭乘正論也實則恐其害已戒申屠嘉禮士
善言也實則媿其輕已盜平生挾詐率此類也

晁錯

孟子所謂盜成括之流且其言兵事徙民實塞等議
詩有文華至賢良策則絕無義理蓋君子有於義小



人喻於利言小小計數則可奉大對非所長也文帝賜民田租却自入粟一事始不爲無補於漢

張釋之

釋之守法識大體爲漢廷尉第一于定國非其比也

馮唐鄭當時

馮唐論將數語我朝藝祖嘗用之西北諸將可爲萬世法鄭莊推轂本立朝第一事然四郊置驛則戰國四豪之餘風非孔子舉尔所知之意矣莊事君無所臧否而所引又皆興利之人故莊盜名者也非爲國者也不足以玷張馮汲黯諸賢之後

竇嬰田蚡灌夫

竇嬰田蚡灌夫三人班贊所謂凶德參會者也愚按嬰爲將賜金不入門蚡爲相驕橫占田宅嬰以景帝欲傳梁王犯顏力諫蚡迎淮南王霸上私納交以成其惡嬰雖它未見過人者其賢於蚡則萬萬矣蚡驕傲以召禍夫很恣以成釁嬰不幸與夫交亦淪胥以敗耳初嬰以粟太子之廢屏居南山下一聞高遂之說幡然而改使嬰失勢之後早得賢士大夫交聞知幾遠害之論其庶乎

賈山

山以文帝賢君不免田獵之娛故勸以親賢講學爲務所以致君之意極善傳言不能爲醇儒蓋謂其不專守一經耳非以其行已不醇也

鄒陽枚乘

本未免戰國游士之餘習能持正論可嘉乘諫吳王書尤明切

路溫舒

溫舒一疏切中時弊蓋自武帝後法益煩苛宣帝初即位溫舒翼一掃除之論者謂其切中宣帝病則非也時帝未有施行

溫舒以言尚德緩刑見喜不責以獄事而遷爲廣獄私府以正循仲舒以言修德更化見喜不使之立朝而遠爲江都易王相數奏以言明試以功循名責實之意果如是乎嬰之武帝本心實不在修德宣帝本心實不在尚德雖曰喜之非能心誠好之也二帝終身之所行已占於此時矣

建明宣帝之世王吉之外惟溫舒耳其說皆萬世君臣當服膺者

王吉所言者大體溫舒所言者一事王吉儒者溫舒忠信之人



韓安國

安國長厚好靖武帝好大喜功故帝雖器之而卒困焉

景十三王

景十三王惟河間王最賢其學甚正雖當時士大夫亦鮮及之餘率驕恣自滅大率漢之封建非特城邑過制亦失雖有周親不如仁人之意故適足以禍之耳

李廣

廣之材盡出一時之上廣之功盡出一時之下或者

謂其有博而廣亦自悔其殺降廣之不過共以是歟
若我朝曹武惠提兵百萬不妄殺一人富貴與宋無極嗚呼盛哉

廣邊將材於守右北平見之使武帝志在急民專任李廣足矣

李陵

武帝區區欲候一貳帥故借陵以成其功陵不屑卒以無救而敗悲夫有天下之大者奈何以人材之良民命之重為追悅嬖妻計哉

蘇建蘇武



子卿之節千古一人

衛青霍去病

衛霍皆以戚畹用霍能大言阿意故尤見寵任要之武帝之兵從欲之兵也則亦何往而非私哉二人皆孟子所謂民賊班氏之傳每一出兵即繼以匈奴寇邊殺略多以明一人非能禦寇乃寇之招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二人之罪尤者

看衛霍傳須合李廣看衛霍深入二千里聲震夷夏今看其傳不直一錢李廣每戰輒北困躡終身今看其傳英風如在史氏抑揚予奪之妙豈常手

可憐詩

陳勝吳廣

秦之煩勞天下可監也已

項籍

項王非特暴虐人心不歸亦從來無統一天下之心既滅咸陽而都彭城既復彭城而割荊陽既割鴻溝而東歸皆是羽按甲稱伯之秋不知高祖志不在小天下不歸於一不止也

張耳陳餘

耳餘號別頸交其爲交可知矣後卒如其說云



魏豹田儆韓王信

以故國之後乍起乍滅無足多論者

韓彭英盧吳

班史以此同傳者謂韓彭英以大功盧吳舊恩皆不克終惟吳內傳國五世者得人心有道也垂訓之意深矣

荆燕吳

賈以燒楚積聚有功封澤以田生權激呂氏封澤以近親藉其鎮撫封澤獨以叛誅者以有山海之利莊贊謂山海不以封是矣

楚元王

慶之以好學禮賢開國故成雖以叛誅而辟疆德尚皆世濟其美漢之宗英於斯為盛歎不念厥紹而附賊莽以自覆其宗豈復有人心也哉

漢中山陵一事可為驚世成

季布樂布田叔

季布俠士樂布田叔義士叔尤長者

高五王

趙隱王以鶴死趙幽王以幽死趙共王以憤死燕王建有子亦見殺惟齊王肥獻城呂氏之女幸脫虎口甚矣呂氏之不仁也肥子朱虛侯奇能手誅諸呂復



安社稷嗚呼真高皇帝子孫哉

曹參

曹參天下甫定遠相侯國此所以獨不見疑於高帝也然又安知非帝有心於遠之耶

張陳王周

良善謀漢亦善自謀陳平詐謀功不補過王陵守正周勃則重厚盡之亞夫重厚而守正皆景帝之不知也

樊鄴滕灌傅靳周

噲勇士商亦戰功居多世謂况也交非也古者大義滅親况呂氏依馮城社小人耳無事與之相援義當去則去之何友之足云耶夏侯嬰商朝驂乘忠信可知灌嬰為呂氏將兵而與絳侯謀可謂知義傳寬靳歙管戰士周繹才不逮之而有忠君愛上之心以功名自終宜矣

張周趙任申屠

張蒼福人周昌直諫趙堯以術傾周呂之任任敖持以舊恩用申屠所謂好剛不好學者乎然亦賢於人多矣

司馬相如



相如素行不謹立朝專是逢君之惡或者猶以其文墨取之不知大人等賦封樞等事且正其逢君之具也吁尚足置齒頰間哉

公孫弘

言西南夷事不聽自是不復廷爭難以置朔方之便即謝以不知其使若是弘之曲學阿世大率類是其徒董仲舒膠西遷汲長孺內史皆欲置之死地此後世權姦薦顏真卿使李希烈之陰謀也凶慘若此又不止阿世而已秦誓曰人之有技媚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遵之俾不通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大學曰唯仁人能放流之進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嗚呼非斯人之謂而誰謂歟

卜式

買臣難以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弘非不能得也希旨而偽屈耳弘亦姦哉

兒寬

式輸財以逢君而富民莫應於是乎有告繡之令式願父子死邊以逢君而諸侯莫應於是乎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牧豎無知禍人乃爾吁

寬爲內史勸農桑緩刑罰殆循吏也而曲說傳會以



贊封禪之決卒與相如同科惜夫

張湯杜周

張湯杜周皆以人主意為獄而湯子安世匿名迹遠
權勢周之子延年輔霍光以寬厚復孝文之舊政皆
能擁昭立宣功在社稷子孫世守與漢無窮賢者蓋
前人之核其効乃如此

張騫

行險僥倖為國生事

李廣利

武帝以聲色故徵侯廣利以犬馬故欲兵貳師而廣
利為貳師將軍焉嗚呼其失德之家會歟

司馬遷

遷以邁往不群之氣無辜受辱激為文章雄視千古
嗚呼亦壯矣惜乎其未聞道也蓋吾夫子病紛紛者
之誣民也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周衰不
足以訓復約史記以脩春秋百王之大法盡在是矣
今遷之所取皆吾夫子之所已棄而遷文足以詔世
遂使里巷不經之說間亦得為萬世不刊之信史斯
說也聞之故師席王宗諭

武五子



觀戾太子事益知教太子不可不謹

嚴助

守會稽數年不聞問其才可知徒以押闔取寵亦以押闔誅

朱買臣吾丘壽王

皆武帝私人折難大臣者壽王難禁弓矢視難禁朔方者優焉然寶鼎非周鼎之說則僕優取寵爾

主父偃

反覆傾危之士

徐樂

上傾瓦解一書大要可識惜其髮度多

嚴安

嚴安一書言武帝靡敝中國結怨夷狄而其後則謂郡守之權非特六卿豈慮根本既耗或有乘時而起者耶

終軍

終童少年能文章一不幸白麟奇木之對又不幸言而中皆所以盛其氣而趣其顛也嗚呼安得以白露兼葭之詩而告之

王褒



帝所幸宮館褒輟爲歌頌太子體不安喪以誦讀虞
侍然則褒以文爲優戲者歟

賈捐

罷珠厓一議豈特有益當時亦可垂詔萬世惜其交
揚輿以躁進自惟石顯之讒鋒也然君子不以人廢
言

東方朔

朔固滑稽之雄也然未嘗有一語導人主於非至其
却董偃諫起上林對化民有道三事忠言諫論如矢
斯直一時文墨議論之士孰有髣髴其萬一者乎

公孫賀

賀以戚畹父子並位公卿無德而祿甚及固宜若其
悲泣不受宰相印綬則漢事從可知矣

劉屈氂

及太子之變使宰相得人明太子之無它察江充之
傾危抗章武帝身任安危之託猶庶幾也而使屈氂
當之悲夫

車千秋王訢

二人爲相於博陸侯輔幼生之日尸位而已無足論
者世率以是議光不選任賢能而徒取其易制不知



漢自武帝來宰相之具位久矣受遺詔者大司馬則宰相之實蓋在此而不在彼也張安世杜延年皆一時之選而光皆以之自副光豈棄賢者哉特其不學不知宰相爲重終以具位者充之耳

揚敞

敞具臣耳憚有行能而以自伐取禍惜乎

蔡義

王訢之徒也

陳萬年

萬年以善柔取顯達其子咸以絞訐取憂患皆非中道

鄭弘

弘兄弟皆能更而弘爲優

楊王孫

王孫平生厚自奉養死遂窆葬非矯世也矯過以自文也何傳爲

胡建

建小有才斬御史以立名自作不靖之一端圍捕蓋主之廬以取死非大節所繫死傷勇矣

朱雲



雲狂直未得進退之中道願斬張禹一語萬世而下
讀元成史書悶悶者至此未嘗不心開目明若執熱
之濯清風也嗚呼雲亦一時英傑也哉

梅福

福猷畝不忘君賊莽僭竊則一旦飄然遠去賢於揚
子雲諸人遠矣

云敞

敞奮不顧身以收其師而為賊養用故不充其所以
事師者事君耶

霍光金日磾

霍光不學無術三尺孺子亦習聞其談而忽之愚觀
漢自武帝五十餘年騷動疲極之餘海內蕭然幾無
所措手足光以弘毅開濟之資託六尺之孤身四海
之寄訖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復廢昏立明舉
金甌無缺之天下以畀之是中興漢室者非宣帝實
霍光也彼其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畏謹未嘗有
過每出入下殿門進止不失尺寸屹然天人也故成
就之大若此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豈後世泛泛
文學議論若私意小智以為術者能與於此哉故嘗
謂三代以後身佩安危若博陸侯若諸葛武侯若郭

汾陽人品雖各不同皆百世不可及若霍氏所少獨
盛滿之戒耳不然以功論之雖伊周亦何以尚茲
日磾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天資篤謹與侍
陸侯相上下而又不敢以夷人先中國以帝少不敢
受遺詔之封其器識皆遠過於光使日磾爲光當其
歸政宣帝謙讓不受時必能奉身而去之矣日磾之
後世名忠孝七世內侍亦宜哉

趙充國

趙充國老成持重爲國家計爲民生計而功名之念
不入其心漢世諸將孰能與比其謂明主可與忠言
諍者臣不以餘命膏爲陛下明言誰當復言且者猶
信力行不遷就不回撓凜然古大臣之風烈又非特
才智而已也嗚呼使充國得任天下當如此兵矣柰
何獨使之參兵謀而已耶

辛慶忌

慶忌爲吏所在著名而居顯恭儉可謂賢矣王莽秉
政辛氏遂慶其子孫又皆無負於漢云

傅介子

介子資金帛誘樓蘭而刺之使堂堂大漢無故行盜
賊之行於夷狄惜哉彼小人兮又何翅蛛蝥之靡而



已

常惠

漢兼制西域以力不以德古帝王不爲也故奉使西域者類無足道彼善於此則常惠優焉蓋其合諸國兵攻龜茲尚能聲罪致討王歸罪姑翼即斬姑翼一人而還庶幾王師之體不生事夷狄也况惠與蘇武使匈奴俱有不降之節耶

鄭吉

攻破卓師遂護鄯善以西南道迎日逐王并護車師以西北道西域都護之置自吉始

甘延壽陳湯

鄯支叛漢斬其使驕慢而暴湯發諸國兵與延壽伐之未爲生事但矯制成功不可以訓

段會宗

會宗之爲都護生而西域敬其威信死而諸國爲之立祠就謂夷狄不可化誨懷服也哉

雋不疑

不疑剛而能斷其引劇賸以折戾太子特一時應卒之機耳於經義則未合蓋昭帝親受先帝天下太子父廢君臣之分久定使突圍在亦不過退就藩邸奉



朝請耳與銜輒不受命而自立以子拒父者非類也

疏廣

二疏知足乎古清風不欲以多財益子孫過尤人當服膺者

子定國

定國身為九卿猶迎師身執弟子禮今無是矣為廷尉十八歲不遷今亦無是矣

薛廣德

廣德見小而沽激

平當彭宣

當辭封賞乞骸皆小廉自矜非大臣進退之義

王真兩龔鮑

四皓自潔之士

鄭子真捐介之士不為王鳳誦知人

嚴君平僻學其不忘與人為善之意則美

王吉事昌邑甚得輔弼之義上宣帝一疏可謂通達世務不合即歸不為祿仕漢儒學識正大出處無媿董生而下子陽一人而已班孟堅以次逸民之後未為知吉四皓鄭嚴誠遠矣王陽逸乎哉

貢禹所告元帝皆太上質素之說亦萬世人君所當



知但當時政在恭顯不言而言此所謂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此其爲腐儒

龔勝言量賢侔哀帝意莽秉政乞骸骨莽僭竊不
以一身事二姓清矣舍每拜輒病免亦知大勢所趨
而不辱其身者乎

哀帝時丁傅並進董賢貴幸勦宣反覆切諫雖昏
如哀帝亦爲感動不誠而能若是乎莽雖以其不附
已誅之宜蓋死有餘榮矣

郭欽將認梁冀禽慶餘音詣旨章皆不仕并世辭方
僅以智免郭越亦病去官

郇相紀述唐林盧畢皆仕於莽大節已虛清於何有
韋元成

元成失爵作詩自効復爵作詩自著蓋知有富貴而
已耳

魏相

奏行使宜白四方盜賊水旱等事皆有蓋國家獨其
持刑太嚴復霍氏之怨太過未可謂其賢相

丙吉

相有纖怨於霍氏必報吉有大恩於宣帝不言相以
嚴毅稱意吉以寬大輔政丙魏之不可同日而語明



矣

眭弘

孟言災異至使漢帝禮天下其以妖言死宜矣

夏侯勝

勝樸直無它腸若下人謀上之告亦幸耳

京房

宴見元帝指謂石顯一事自足傳世餘說未然

翼奉李壽

皆夫子所謂小道可觀君子不爲者也

趙廣漢

守潁川郡中廢棄守京兆發數如神非不一時大快人意而元氣索然矣况其善用鈞距率先以詐令相怨怒告訐成風若繩以古聖主之法其在所賞乎抑在所誅乎此猶其操切之過耳光在事光死迎伺微指斬其關謂非傾危徼利可乎疑蘇賢訐其容罪賢疑榮女自教賢父上書殺女事下丞相案驗復上書告丞相謂非姦私縱橫可乎然則珠死之刑雖漢法大慘非廣漢自取之而誰哉

尹翁歸

守東海東海大治守扶風扶風大治溫良謙退家無



餘財翁歸其能吏之賢著乎

韓延壽詩

延壽為吏上禮我好古教化所至醇賢必禮待用廣
謀議納諫爭表孝弟有特修治學官春秋鄉射陳鍾
鼓舞絃索降禮讓煥然三代之遺風其守馮翊也
馮翊弟之訟田移病自責訟者悔謝轉相勸厲周備
二十四縣莫敢以辭訟言者孔子所謂為政以德有
耻且格非歟而以僭上不道竟坐棄市斯人也而有
斯罪也是耶非耶或有之議賢議能議功猶有可言
者而卒不得免焉望之傷善息能之罪於是大矣其
後望之亦身以無罪誅君子謂出乎爾者反乎爾

張敞

敞能吏也而以經術自輔不醇用刑罰其守京兆也
惟廣漢與敞為久任職班氏稱其治畧循廣漢而發
姦搃伏不如嗚呼而愆以為此其所以勝於廣漢歟

王尊

尊能吏所至卓有可觀

王章

章直臣雖王鳳所舉而不附鳳

蓋寬饒



寬饒許以爲直不孫以爲勇無虛言讓論可益人國者而以不得遷失意不快至發爲憤激之論稱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嗚呼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嗣下之誅非不幸也

謹爲豐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浚終日豐以司諫收許章而去節豐於是乎可以去矣何待詔御史之及哉

劉輔鄭崇

輔以諫立飛燕罪黨以諫寵董賢誅漢事去矣

孫寶

孫寶能吏大節不撓當孔光等誣詆賊莽功德時從容折難可謂歲寒之松柏

母將隆

隆幼董賢妻傅太后賤買官婢不附王莽

何並

並爲吏尚嚴而清潔無私

蕭望之

班孟堅稱望之堂堂折而不撓近古社稷之臣愚謂以望之視恭顯邪正判然以忠受諫誠可悲矣迹其平日天資忌刻亦有取禍之道也丙吉賢相也而輕



之得無代之爲御史大夫而見其寬大勝已乎不然
古爲三公望之何以過之而輕之耶韓延壽良二千
石也而劾之得無以其代爲馮翊而見其聲名軋已
乎不然延壽在東郡時事已更大赦於望之何與而
劾之耶論霍氏一姓擅勢實本於獨不除用之私沮
張敞不可爲三公貨原於入粟爭論之私古者棄田
委吏爲之而望之不肖郡國古者上大夫下大夫一
毫相越而望之與宰相鈞禮古者祿以養廉慮
不繼富而望之使守史賣買私所附益九千萬三千
魯曾是而可謂社稷臣乎當皇帝時吏治雖明而高帝
立國之意已失恭顯用事而元帝帝靈環之萌已形使
望之爲社稷臣正當憂設善類同心輔佐以絕小人
之根否則亦有王子陽之夫而已夫何排賢去智共
爲操切坐視小人之橫而不問俟其羽翼旣成處優
游不斷之世方與分朋植黨以爭勝負嗚呼事勢至
此雖伊呂末如之何矣况望之乎

馮奉世

莎車叛漢奉世矯制攻之大率與陳湯事相似而無
其跌蕩之過

宣元六王



元帝賜東平忠王爾善言及賜王太后爾善言義理精
純文辭惻怛殊有文並風教

康衡

史高方與望之有隙而衡爲史高用已失進身之道
矣及身爲大臣坐視石顯之橫而不敢言則將焉用
彼相哉

張禹

禹貪污滔濫賣國爲姦漢氏之亡於斯決矣

孔光

光不至如禹之賣國觀其傳太后事其心亦尚知
有是非矣夫患失啼無一語遂成王莽之禍與張
禹同罪嗚呼其甚矣患失之爲禍慘也

馬宮

鄒夫

王商史丹傳喜

王商剛毅不平王鳳更丹忌嚴卒全太子傳喜謙虛
有識不順傳太后皆戚畹之瑞也商雖難而納女丹
功成而燕樂惟喜也守正不阿至再益堅不肖一日
苟安其富貴嗚呼喜其充賢者乎

薛宣



宣吏才有餘而仁恕多愛可謂賢矣為相雖獨吏
譏其無大體終亦無罪可言

朱博

博滂俠耳平生為吏所到輒出奇論逆折其人以
操持其下真小人之才也傳太后非禮求稱尊號攬
權縱橫傳喜以骨肉之親猶不肯苟順而去之博乃
投機貢諂竊取相權仰藥宜哉

程方進

方進為司直荀歲而免兩司隸為相九歲中傷尤多
蓋無一而非私意為之大抵志於嗜殺者未有不還
以自殺也方進之死何必費麗言星而後見哉

谷永

託儒為姦為王氏羽翼罪不勝誅

杜鄴

為王氏腹心可罪言下傳於哀帝之世却是正論

何武

持心仁厚立朝正直賊莽惡其害已而殺之哀哉

王嘉

嘉之事哀帝也剛方不撓開陳婉切可謂大臣矣方
帝欲侯董賢嘉上封事為止數月既而下詔封賢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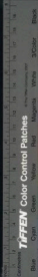
語侵及股肱嘉於是可以去矣失此不為後數月因
日食又言其後益封賢二千戶又言彼漢何等法彼
哀帝何等主而嘉可免乎哉

武嘉師丹

班氏稱武嘉區區以五百萬障江河丹與董雲更受賞
蜀愚未敢以為信然也武嘉本以剛正之資居大臣
之位苟得中主而事之去董賢者流如殺狐兔耳何
江河之足云而武嘉豈五百萬之資而已乎不幸遇
哀帝武嘉所當明行藏之幾爾丹以師傳居三公官
封帝舅諫封后父諫傳太后求尊號又諫傳引經義
際陳婉切惟不敢言乞骸骨一語未幾帝言後董者
何人斯而以此之參較勝負且賞罰又何足計哉士君
子惟論是非耳

揚雄

雄淡泊而柔弱富貴既非所好即義又非所能故唯
欲以文字名世方其年少氣銳識慮未定欲艷相如
之為文賦甘泉賦河東賦校獵賦長揚哆然不啻便
足及乎年至慮易昭若發蒙幡然自悔前日之為也
循擬論語擬易竟以預諸儒之列矣嗚呼雄於淫辭
異語中其殆被反風埃脫身塵澆者乎不然西蜀又



一相如矣然儒非徒文之可名也必道德深醇而後
可以言儒必出處無媿而後可以言儒漢世之儒唯
董生其次王陽可耳雄美新投問大郎已虧儒於何
有

按傳中皆雄自序類多文飾之辭非信史也

循吏

文翁之在蜀庶幾為生民立極之類矣黃霸之教化
朱邑之慈祥董道之信臣之感厲勸率民心服從捷
於影響昔非所謂至誠而動者乎後世從事於一切以
御其民而曰古今異時教化不可復行於今也嗚呼
亦弗思甚哉

酷吏

邳都公廉而敢諫守其邊徼欽遠却為治雖尚嚴首
惡之外未嘗濫誅班氏顧以之首酷吏何故愚嘗反
覆之終篇而後知古人用意之深未可輕議也大抵
刑法之酷未必足以禁姦而適足以激民之姦漢自
高皇帝以寬大立國其將相大臣又相繼以清淨為
治涵養休息至於文景其民無不樸畏自重而都乃
獨先之以嚴行法不避貴戚其意若曰不畏強禦而
已而斬斬無餘味風俗遂為一變未幾繁華成以陰刻



之資而効之自竊成趙由之後東多事之衝而甚之於是張湯之徒定律令王溫舒尹齊之屬復以事湯得志一時相師皆務於酷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滅起繡衣直指斷斬郡國亦且無可奈何推所自來誰實防之夫貴戚犯法而避之固不可然天下獨無中道乎九治道去秦甚者且矯枉一過其平其流弊乃爾愚故謂到都非酷吏也而酷吏實自都始也傳之酷吏之首庸何啻古人所謂作俑之戒於斯信矣後世有天資剛正而疾惡太甚者蓋亦少息哉

貨殖

傳者於貨殖稱古今之變可謂本本原原之論矣讀之令人三歎所傳自計然以來固以紀事變之始而以子贛參其間則不可之大者也夫子所稱貨殖云者若曰富貴莫在天有志於道者所不必問而賜乃未能忘情焉則於進學有妨未至於顏子之庶焉耳豈若後世生產作業孜孜於利者哉且以子贛孔門高弟而下與區區頰拾印取者同科以纖瑕而污拱璧又豈所以為賢者讓耶雖然以贛之賢而微有貨殖之心已為班氏所辱如此為吾徒者亦可以戒矣

游俠

此傳議論極正大可垂訓萬世

倭幸

此傳立名極佳謂倭而見幸也贊稱愛之適足以害之一語尤切萬世而下幸之與見幸者皆足以戒矣

鈞效

五帝三王無富天下之心已所自治者不過千里以待諸侯而又卿大夫食采在焉自侯服以至要荒以至要荒之外皆使久臣其民各賦其土而已不過以德爲天下之共主凡有血氣莫不尊親用是道也何夷狄之足患哉書所謂猾夏云者謂者頑頑不即功

故思所以治之使無一夫不被其澤焉且自秦去封

建而郡縣之必使尺地才天衆爲己私斗粟尺租皆

入王府并吞包塞無有厭極而已且自爲夷狄於夷

狄嗚呼其何以繼此然則論夷狄於漢世者豈可復

以古人之事爲比曰甫田者莠驕驕以一人之智力

而欲兼制四海九州之廣雖使五帝三王復生於封

建既壞之後亦未知所以爲計矣愚嘗因是而論漢

世緩御之方竊謂於不得已之中而曲爲之處惟文

帝惟得而稱舒之論未可謂其迂闊也蓋漢之於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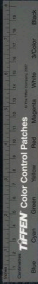
狄非復五帝三王有緩服要荒漸次而至風土之迤



易分限之等差也塞之內皆耕田塞井安土重遷之
民塞之外即逐水草而居遷徙無常夷狄時時抄
畧勢所必至遠在萬里何以制之帝初即位使告諸
侯四夷從代來意諭盛德焉且因高惠之權量時度
宜與匈奴復修和親一切與之相安雖對佗自帝亦
溫辭以感服之德至漢宣帝約入寇逐之出
塞即止曲常在彼而不在我煙火萬里之樂由此基
之使終漢之世待夷狄皆如帝何不可者武帝二信
聶翁祖詐之說反以匈奴之擾漢者擾匈奴尤而效
之巢殆已甚遠其兵連禍結海內蕭然其毒烈於匈
奴之抄竄何啻萬萬也

論似過於弱而實足以

樂武帝之膏肓固乃歷歷詳論之峻何然不然文帝
之富庶武帝之虛耗一和一戰成效竟何如哉世或
論宣帝以後歎塞入朝皆武帝窮道所致不一勞者
不永佚帝之功居多此又不思之甚也盛極必衰理
有固然五單于爭立離自內作不得已而求救在漢
何力之有而哆然自謂不世之盛烈且位之諸侯王
之上飢則給之粟困則佐之兵勞師費財賞賜鉅萬
回視文帝不得已之費幾倍焉是亦不得已乎飾
虛名而隆美觀亦何足論是劫其巢穴固弊中國納



其內附亦擊中國嗚呼誤矣

西南夷兩粵朝鮮

班氏之論替善矣文帝賜尉佗書惻怛懇到情見乎辭有人心者孰不爲之感動乎

西域

班氏之論替是也武帝通西域其說謂絕匈奴之援西域諸國皆小小邑聚或不滿百戶貧不能與匈奴相進退

外戚

班氏以外戚列匈奴之後非以漢世外戚之禍慘於匈奴歟既復以孝元皇后別爲之傳即繼之以王莽而漢事終焉吁亦可悲矣

孝元王后

王氏則天皆身爲禍首王后則愚弱爲賊莽所誑耳事情雖有不同要亦同歸於覆其族吁可懼哉

王莽

莽初折節爲恭儉人未知其僞也及帝立丁傳用事莽罷就國人多寬之南陽太守以莽貴重選門下掾孔休爲新都相莽進其玉具寶劍爲好休不受莽因曰誠見君面有瘡瘻玉可滅瘡欲獻其瘡耳即解其



瑒休復辭讓葬曰君嫌其賈邪遂推碎之自裏以進
休休乃受元壽元年賢良以日食劾蒙深訟莽功德
莽徵還京師欲見休休稱疾不見愚謂休休可謂見於
衆人之所未見者矣階班氏不以之冠清節之士也
莽平生影借五帝三王之陳迹及六經孔孟之言隨
聲遷就飾詐自欺一舉一動無非兒戲至死亦然可
怪也夫可嘆也夫

叔傳

班彪王命論所以破姦推覲倖之心深切著明猶不
見聽則納須臾而去之當天下糜沸之時從容無媿可
謂賢矣國之賦幽通將以致命遂志也然愚憚而辭
感而之不得其死已占於此經曰禍福將至有開必
先又曰善不善必先知之其類此夫雖曰致命吾不
信也

東漢書

東漢人才類過西漢西漢如董生王陽以道出處者
不過一二人其它類皆才智之上東漢則忠信篤厚
之士十居八九自光武初興一時驅馳介冑者已莫
不然才智者可與集當世之功忠信者可與語古人
之道然東漢卒不古若者世祖鑿新莽之弊終東漢



之士大夫未嘗得一日之權也以是事歸臺閣又歸外戚又歸宦官而道義之士卒殲於黨錮嗚呼悲夫天子之職在論一相而可因咽廢食也哉

慈溪黃氏日抄卷之四十七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四十八

讀史

三國志

漢室既衰曹氏爲賊昭烈以宗室之英信義聞於天下帝故授之密詔渾之際之使昭烈之計行則漢室之鼎安操特一狐鼠耳不幸天不祚漢昭烈不得已起兵於外曹既篡漢昭烈受大不得已即位于益昭烈之心何心哉誠不忍四百年之宗社一旦爲它人竊耳然昭烈之漢在則高帝之漢猶未亡江東孫氏不過以敵漢爲名而曹氏之篡漢則罪不容於天地



之士大夫未嘗得一日之權也以是事歸臺閣又歸外戚又歸宦官而道義之士卒殲於黨錮嗚呼悲夫天子之職在論一相而可因啜廢食也哉

慈溪黃氏日抄卷之四十七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四十八

讀史

三國志

漢室既衰曹氏爲賊昭烈以宗室之英信義聞於天下帝故授之密詔渾之際之使昭烈之計行則漢室之鼎安操特一狐鼠耳不幸天不祚漢昭烈不得已起兵於外曹既篡漢昭烈受大不得已即位于益昭烈之心何心哉誠不忍四百年之宗社一旦爲它人竊耳然昭烈之漢在則高帝之漢猶未亡江東孫氏不過以敵漢爲名而曹氏之篡漢則罪不容於天地



問矣何物鬼魅竊弄也筆謂賊為帝而謂帝為賊也
志書蜀且黜漢之號而蜀其名嗚呼不知蜀之名其
何所據乎蜀者地之名非國名也昭烈以漢名未嘗
以蜀名也不特昭烈未嘗以蜀名雖孫氏之盟亦曰
漢吳既盟同討魏賊是天下未嘗以蜀名之也彼小
人矜獨何所據而以蜀名之乎且國之有稱號猶人
之有姓氏也自古及今未有改人之姓氏而筆之書
則亦未有改人之國號而筆之書者也謂其偏據賊
劉淵自謂漢人猶謂之漢謂其宋能守關賊元帝繫
纍南渡世亦謂之晉矣未聞以其君吳而謂之吳也
然則蜀之號其何所始母乃漢賊不兩立而盜憎其主
人老瞞氏姑改其所謂漢而私謂之蜀乎誠以漢之名
尚存則天下豈容有魏魏苟明謂漢為漢則是以臣而
敵君不特悖為無以自容而人亦孰為之用故不得不
謬以蜀名之姑以自欺且以欺人也史氏實錄將以示
信萬世亦從而蜀之何歟史氏不得其人無責也儒生
學士至今亦習聞其稱而蜀之又何歟故欲觀三國之
志載者它未暇責也必先正蜀漢之稱而後可

蓋嘗反覆三國之書論次三國之事竊謂漢吳皆有
取天下之勢而魏未嘗有也涓涓之禹星不告變則



中樞婦人之門豈容及門中原歸漢則江東將建武
之河西耳魏漢賊也方其不敵豈猶臣之曾謂漢室
中興而具不臣之乎此漢有恢天下之勢然也方赤
壁之勝昭烈未有着足之地而魏則膽落於公瑾矣
公瑾之策曰每借劉氏以荆而西取劉璋之益以及
張魯之漢中誠使各歸盡爲孫氏有則由漢中以出
中原老瞞之成擒必矣且漢吳皆名正而言順地險
而兵勇卒難於取魏者彼此之勢分也嘗謂以公瑾
之才先昭烈以併荆益而魏將焉往乎此具有天
下之勢然也若魏則身爲盜賊之行已難於堂堂之
陣况謀臣不過荀彧一二輩非有正大之見勇將不
過張遼三數子非有開濟之資周瑜出赤壁則狼狽
奔北關羽在樊城則口議移避武侯屯渭濱則甘受
耻辱而不放出下至曹丕掃國再出唯有望長江而
浩歎耳實未嘗有取天下之勢猶幸漢吳之相攻終
得鼎足而居尔

世言昭烈之漢卒爲魏所滅愚謂魏豈能滅漢魏爲
晉所滅耳何則三國之君賢否雖不同要皆命世之
豪未可且及併也司馬氏本碌碌無它長託身曹氏
陰爲螳螂黃雀之勢徐伺三國之既弱然後反漢以



取魏取魏以取晉故司馬氏之取漢者爲取魏張本也漢滅而魏廢之矣魏亦烏能取漢哉嗚呼方三國之強也龍爭虎戰彼此不能得尺寸土及其衰也妄一庸人談笑而盡有之世運之離合固亦有時也哉

晉書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故皆享國長久若漢若唐若我本朝蓋亦不然余觀晉事悲矣豈非其幼尤曹操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盜天下而然歟六朝之禍於茲烈矣而開之者操也嗚呼悲夫向使涓瀆之帥不死豈至是乎嗚呼悲夫豈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乎

嗚呼悲夫三綱淪九法斁其禍之烈於爾儒者上論君臣之益我其可一日不明於天下乎

士大夫風俗自東漢以激烈取禍一轉而爲虛痛宅心事外自魏繼塵不我及矣然王夷甫諸人卒以此取排牆之難至於事窮勢極方悔然悔曰向若不祖尚虛無戮力以正天下可不至此嗚呼可監也夫愚是以知天下惟中行之道無弊苟不得中道而與之過與不及其弊則均若夷甫之愚暗三身視東漢之見危授命又何啻霄壤耶

孟子稱尚論古之人是以論其世也若論人於晉世



其當何所取乎蓋晉有所謂竹林等號病風喪心人也而王謝之賢亦或漸漬蓋祖士稚之忠勇於是乎尼其行矣不然孔子並之學明而老莊之說息則臣子不恭戴天之誼此步豈容少退而可掣英雄之肘也哉善乎平靈厲色於朝曰得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善乎陶侃取參佐酒器痛博之具投之於江曰眾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君子是以知虛也侃也其迷途之疾呼善乎范甯之說曰王弼何晏罪浮桀紂善乎庾亮王說曰阮籍之裸袒猶伊川之披髮君子是以知審也預也其衆醉之獨醒彼

有昏昏昏昏入骨髓人皆謂其清我獨陋其濁

南史

宋

宋武之征伐宋文之政治視六朝皆優焉然急於奪晉長安既得而復失檀道濟功大見戮而用王元謨元嘉之治衰矣私心之爲害若是惜夫

宋世無王佐才若劉穆之檀道濟亦一時之傑至齊梁以下鮮矣

齊梁

齊人才無足道梁之羣數其臨陣勇其執事敬其



律已廉其與人惠其居官明功成身退日課諸兒以學而力慕萬石陸賈之為人愚謂以數視賈進退雖略相當而功烈過之多矣若萬石特一謹厚之人它無寸長何足以望數之一二而數顧拳拳於慕之者明哲保身之道而君子長者之心也嗚呼孰謂齊梁之世而乃有若而人耶况當是時武帝方銳意釋氏天下從風而化獨數不與俗俯仰所謂中流砥柱不其然乎嗚呼數亦豪傑之士也哉

六朝乍起乍滅生民塗炭推所自來實原於三綱淪九法斁而君臣上下之義不明也南史分國以傳其

臣似矣然仕於齊者往往嘗仕於宋今日之仕於梁者它日未必不仕於陳也亦何取於分國也哉愚觀六朝唯隋淵明不事二姓其次則褚紹之議褚彥回王琳之伐陳霸先君臣上下之義章明甚其餘紛紛若沈約之流皆當以歐陽公五代雖臣之法處之可也至於柳元景之事宋功成身退不與百姓爭利馮道根之在梁戰勝攻取口不言功傳緯章華之在陳忠言讜論死而不悔皆六朝之景星鳳皇可以廉頑立懦彼有一論建之善一政事之脩雖非顯顯而不處禪代之際不見嚮背之迹者則可各以其國附



秦皇淫侈務誇誕割爲封禪遂爲後世治平之禍
兵革甫息瘡痍甫瘳則東封西祀之事輒興民生無
復見古昔之盛皆秦皇之事禍之也梁有許懋獨能
辭而闢之掃秦漢之陋習發萬古之光明卓卓乎天
人也哉

南史文章往往陋弱至其條畫布置尤更可笑若其
先循吏而後儒林先文學而後孝義雖粗有識者不
然況其所謂循吏所謂文學者又皆瑣瑣無足云爾
耶

北史

循吏

蘇瓊誠心愛民西漢蘆黃之儒頗有特傳餘似不必
蓋西漢書於此甚不輕予雖韓延壽亦不以入循吏

烈女

烈女傳僅二人房愛親之妻鄭善果之母皆姓崔氏
言論舉動皆合聖賢之道非北史諸男兒可及讀之

三歎

藝術

萬寶常亦非三代以下樂工

隋書列傳



高穎之才之美隋室之巨擘也然當其既極其母常切戒之文帝時以譖而免亦幸矣彼煬帝何知主也而又事之甚及也宜哉蘇威小有才從叛者屢矣而獨不從唐太宗可笑也哉

半弘終始無累

梁毗初或庶幾真諫

誠節

所載大抵匹夫匹婦之爲諒若奮死遼東者又皆長君之惡病風喪心之爲唯堯君妻當易姓之際守死一節其志爲可哀然射死其妻亦甚矣其亦好忠而不學者歟

潛史

隋史循吏類多賢者非隋文留情吏治而致之歟夫以漢宣之核隋文之碎而吏治彬彬乃率可觀甚矣守令民之師師爲人上者不可不深究其心也使二君者向能本之以仁義而行之其効又當如何哉

儒林

劉炫劉焯之外碌碌無足數雖二劉亦各違章句者耳輕薄無行何儒之有



文學

此傳所載尤皆淺陋可笑不知所說者何事而可名文學哉愚謂隋室無儒二劉可入文學傳其餘雖刪之可也王通在隋庶幾儒者矣而史反不錄何歟世稱魏證王通門人而隋史正魏證筆也此尤可疑

慈溪黃氏日抄卷之四十八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四十九

讀史

唐書

太宗

造唐者太宗也天下既定雖高祖自當退為天子之父奈何又欲殺無賴之建成乎使開創之初人彘泯絕終唐之世亂臣賊子接踵而不可救者雖太宗慚德居多在高祖亦有當審處者

蕭銑

蕭銑之起兵豈正獨天命在唐耳史臣謂銑為聖



文學

此傳所載尤皆淺穢可笑不知所說者何事而可名文學哉愚謂隋室無儒二劉可入文學傳其餘雖刪之可也王通在隋庶幾儒者矣而史反不錄何歟世稱魏證王通門人而隋史正魏證筆也此尤可疑

慈溪黃氏日抄卷之四十八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四十九

讀史

唐書

太宗

造唐者太宗也天下既定雖高祖自當退為天子之父奈何又欲殺無賴之建成乎使開創之初人彘泯絕終唐之世亂臣賊子接踵而不可救者雖太宗慚德居多在高祖亦有當審處者

蕭銑

蕭銑之起兵豈正獨天命在唐耳史臣謂銑為聖



不亦異乎

溫造

溫造勁烈士也然定興元之亂斬人八百淫刑甚矣

姜確

姜確磨班超碑而自刻其功有德者不爲也姜夔殆漢所謂佞李之流歟

李嗣真

李嗣真以程嬰杵臼對武氏之女可以言社稷功矣杜伏威一降盜耳高祖位之元吉之上何哉唐之所謂禮法也

李靖

李靖爲將材氣遠過衛霍而志識則無以異也其孟子所謂我能爲君戰必克者歟

李勣

陳平王謂呂李勣辨武氏其罪則均而陛下家事一語遂爲後世佞臣之口實爲唐君肆無忌憚之故智罪尤不勝誅嗚呼太宗平生之治功盡壞於託李勣李勣平生之戰功盡壞於立武氏惜哉

侯君集

侯君集張亮薛萬均兄弟盛彥師盧祖尚劉世讓李



君羨皆乘時奮起無一令終蓋行軍用兵而不知有仁義之說以將之未有不適以自禍者也

房元齡

房元齡謀臣而守正死不忘忠諫然所以為社稷長計者未聞也

封倫裴矩

世稱封倫裴矩足以亡隋而智足以興唐愚謂裴矩入唐粗知革而倫長惡不悛於興唐何功觀其於太宗父子兄弟之間可見矣向使其言一售又安知其不又亡唐耶

李義琰

李義琰既諫高宗以武氏攝國旋又暮踐廣之為當諫而諫之知其終不可救而去之非賢智而能之乎

裴行儉

裴行儉才敏之士知武氏之立為憂之始乃不諫不去而生事夷狄以為功陋矣

婁師德

婁師德立賊后之朝而能以功名始終後世稱其賢夫子所謂其愚不可及矣

徐有功



徐有功志士仁人何施不可世每以張釋之較優劣
徒見其司刑故耳

狄仁傑

狄仁傑社稷臣

裴炎

裴炎受高宗顧命而以一語之失發中宗自李勣至
炎有唐再失託孤之任矣國欲治得乎嗚呼甚矣伊
霍孔明之不出而事莫難於託孤也哉

王慶之

王慶之請立武承嗣為後李昭德立晉殺之凜凜
平古大臣也哉

張柬之

張柬之言諸葛亮御遠夷法三代遺意也

姚崇宋璟盧懷慎

姚崇之才宋璟之賢人孰不知其為有唐之名相若
盧懷慎獨非名相乎而以伴食稱此當時奴僕小人
論公之語而史載之過矣夫姚崇機智足以應變而
懷謹盛德足以成人休休有容不啻已出而崇之才
即懷謹之才矣此固人情之所甚難古人之所最貴
大臣之道莫賢於此而謂之伴食何哉夫謂之伴食



必其依阿無耻懷祿苟安則可爾懷謹身位上相家
無僭石致致體國至死益堅屬疾則念明皇體勤將
有儉人乘間之患遺言則薦宋璟諸賢以為社稷無
窮之謀豈區區材智之士平日私意雜擾矜眩目前
功必已出者能爾耶然則懷謹之爲唐計宜薄矣若
人中求之而姚崇亦後世之才耳奈何反譏其佞
哉

嚴挺之

嚴挺之寧不作相不見李林甫崔隱甫寧不作相不
見牛仙客天理人慾之辨昭然如此豈不識大丈夫
哉

裴諝

裴諝不對權酷之間懷利以事君者能之乎

李林甫

唐世宗室相者九人惟失之林甫耳劉知幾真鏡鑑
唐史之巨擘然後世無遂焉豈文承八代之陋歟

王忠嗣

王忠嗣名將然石堡城之不可取又強勉以助其役
唐監公論之精矣史臣謂其拙於謀身何等法語耶

宇文融



宇文融以材智之士而為聚斂之首甚矣材智之足以誤身而擇術之不可以不謹也

李光弼

李光弼古今名將而魚朝恩程元振忌媚之史臣不恨時君偏聽之過而亦責其拙於謀身何哉

李晟

李晟之收京師李朔之平淮蔡皆兵不血刃而成功三代仁義之將寥寥乎百載無聞矣而西平王之父子有焉嗚呼是豈特臆定禍難而已哉其為唐室祈天永命固結人心之助於斯為大矣

陸宣公

陸宣公王佐才也東坡之說盡之

李德裕至韓偓傳

德裕以其君中興天下而鄭肅與之同心輔佐牛李之黨翻覆如輪而肅又不與焉以肅視德裕才雖不逮而德似過之矣豈不誠賢宰相哉鄭啟采特自知之明不敢忝相位迹其平日守廬州而盜不入境留縉錢而盜不敢犯亦自有大過人者不謂之賢相不可也

論大臣未觀其事業先觀其進退未有進退之迹不



明而可以成事業者也唐末諸相率賂權宦以求之
慶之初相獨駭為怪而固辭其進其明也唐末諸相率
植黨與以持之榮之既相獨致仕而速去其退甚明
也進退之迹如此不賢而能之乎此愚讀史至慶傳
未嘗不遐想而三嘆也

馬植至王朝傳

列傳

鄭畋出將有破賊之功入相有運籌畫策成功成身退
始終俊偉唐末諸相惟畋優焉蓋自徐慶以下鄭氏
之相唐者八人

嗚呼不其

盛歟我思古人烏得不為之二歎

忠義傳

張睢陽提疲卒數千抗強虜十萬四百餘戰無挫衄
天下奇才也保睢陽以保江淮保江淮以保四海有
唐藉以中興焉天下奇功也一死睢陽餘事耳不當
徒以其死節言

許敬宗之祖而有許遠之孫人可以門戶論哉

隱逸傳

唐史以隱逸先循吏是何重介僻之士而輕為民父
母者哉天地生才國家養士正為何事孔子墜屣孟



子游說果爲何說而感於莊生寓言之許由哉且隱
逸者獨善其身之名也唐隱逸惟孫思邈志行修潔
言論可法無媿於隱逸之名其餘不爲清談則爲沈
酒又否則爲道士異端之學敗禮傷教於斯爲甚使
唐之大體不正又一西晉矣曾是而謂之獨善可乎
就使其能獨善是其志不伸於時澤不加於民德雖
未必與達者異而功則不得與達者在隱逸之不先
循吏亦昭矣况其不能獨善而可先之乎不可先
而先之得無傷政教之實而長行怪之風乎愚故疑
而識之以誌同志者

儒學傳 元潘至許康佐於焉

辨二氏以續孔子孟之覺約六經以起八代之衰六之
儒學孰有加於文公乎若訓詁之學則陸德明顏師
古孔穎達用意亦良若如漢馮鄭之流矣今唐史凡
議一制度之沿革一俎豆之隆殺者皆謂之儒甚至
修姓氏之學者亦預焉嗚呼是何儒學之藝哉

文藝藝傳

論者謂李杜氣節高偉其自負不止文辭間不當與
沈宋論諛者伍愚亦謂李翰表上張巡之功狀使巡
大節白於世邪說不得行而朝廷之賞當其功蓋



上也有關於風教者也當傳之巡遠之後而不當傳
之文藝之列若駱賓王從徐敬業亂而亦不失文藝
之名或者以其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此二
語有足以聲賊后之罪歟

烈女傳 房元齡妻止揚烈婦

揚烈婦厲其夫以死守陳州而身執爨以事士士大
夫爲王官而佐其長者當何如也鄒保英妻妾空
家僮女丁乘平州不下賊然則謂士卒罷脆不足用
者天下安有此理也唐史自高歡妻秦氏以下七人
或死不降賊或嬰城死守或歃血赴難磊磊落落
與海岱爭雄與雪霜爭嚴與日月爭明何物女子過
爾壯健人生七尺男子軀盍自激昂哉

外戚傳宣著傳酷吏傳

按三者之名雖爲唐之效則一然亦無一獲自全者
彼小人苟何利爲此

漢田酷更往往多黠特之才足以使盜賊屏息夷狄
畏憚其後有以慘虐助椎剝濟武帝之私欲者蓋流
弊耳若唐之酷吏則不然一時奴隸小人竟據風憲
要地爲賊后除唐之宗室大臣以滅唐之宗廟社稷
使天不生張柬之唐且一絕而不復續故愚嘗妄論



來俊臣之流當稱賊臣傳不止酷吏而已

李昭德榜殺侯恩立與答殺王慶之皆發於一念志
續其事之難其功之大視漢申屠嘉百倍

仇士良戒其徒毋令天子暇暇則觀書親儒生莫若
殖財貨盛鷹馬日以總獵聲色盡其心嗚呼是誠何
心哉然愚嘗謂士良陰用其術雖有損於一時史臣
明記其言實有益於萬世使有天下者常事士良傳
一通揭之座隅朝夕觀省焉彼挾士良之術者又安
得而售乎

五代史

一行傳

歐陽公之為五代史既分國為之傳又傳死節又傳
死事又傳一行其汲汲於賢人君子如淘金於沙搜
擇無所不至其存心亦甚厚其用意亦甚勤矣然
觀一行傳惟石昂之去就李自倫之孝友足以當之
若鄭遨張薦明二道士耳謂其過於石門荷篠殆未
知其所安程福實以忠被罪至死不言可以為難矣
今以為古之義士則恐其未免陷君於過舉於義尚
有當審處者



唐六臣傳

著唐臣於五代以見空國無君子而後國隨之欲空人之國者必先為朋黨之說以空其君子也其垂成之意深矣嗚呼其亦有感之言歟

義兒傳伶官傳宦者傳

按張承業大唐之忠臣非五代臣也

雜傳

按王師範飾治以儒謀殺朱全忠雖不遂其忠於唐可知至全忠既帝天下而族之則置酒行禮少長以次就戮其與監纒之勇何異惟其力屈降梁歐公併亦辱之雜博惜哉何不以其死於臨刑者為唐守節而死耶

李愚至趙廷義雜傳

按李愚為相誠非經濟林麓帝謂之粥飯僧亦宜矣然公與至無室以居又欲依古以創理則其清儉好古何如哉後世欺君誤國惟知土木兼弁之是務者滔滔又皆粥飯僧罪人也吁

十國世家

按十國除劉晏為漢氏子孫餘多僭亂以有其國吳越獨奉命趙獨平亂而有之餘或拒命以有其國吳越獨奉命



而有之安靖百年以歸真主三世四王靡聞失德故
方是時天下皆燦爛於爭戰惟兩浙不知爲五代可
不謂有大功於民也哉然則牛斗之祥夫豈偶然而
歐公於十國乃獨識兵越之虐嗚呼不猶愈於吳蜀
荆閩日夜驅民於鋒鏑者乎

慈溪黃氏日抄卷之四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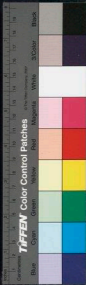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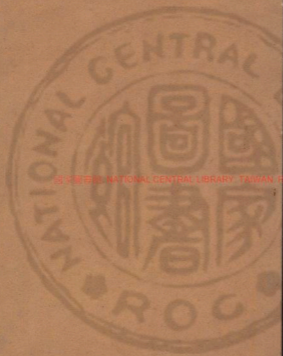
© 201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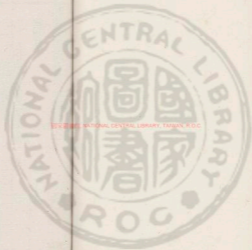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 R. C.





202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90/23 v.16



慈溪書氏日抄分類卷五十
讀史

本朝名臣言行錄

趙忠獻普

啓太祖釋藩鎮兵幾唐五代之患遂絕庶幾為萬世
開太平者歟人所當用雖萬乘之怒不移焚利害文
字於通衢使小人生事之徒不得逞可謂得大臣體
或猶議其嘗封趙保吉生邊患嗚呼獨不觀其留太
原置幽燕於太祖時者耶獨未知太祖若尚在
混一天下後所以誅除虜患者安出耳



曹武惠相

下江萬蜀廣湖南四國未嘗殺一不辜天生藝祖以仁濟世吉德多會武惠之助多焉平生惴惴謹攝小吏未嘗以名呼雖蟄蟲不忍傷其生而能類率三軍令行禁止仁者之勇夫

范魯公質實為翰儀李文正助

元祐季昉皆先朝舊臣王師入京質頗謂讓昉獨不朝蓋賢於一時其後質相 太袞昉相 太宗質以疏議昉以寬恕質為名臣亦盛矣昉能預知王曰為太平宰相而不能救東封西祀尤絕識者乎然面取進止命坐之禮廢自質始時政記進御自昉始質儀有識操多知故事不肯短趨普飲全國體亦以自全

呂文穆修夢正

太宗初臨軒首擢公冠甲科其後三入中書以功名終始國朝科目得人効公昉焉嘗觀其對治道寬猛之論則欲漸行清淨之化對鞏卒私市之說則謂正合黃老之道不納照三百里鏡懇辭子弟起家員外郎不欲聞指朝參政時朝士姓名自其修身推之治道往往清心省事似從道家來惟其遇事敢言夾



袋儲材識吏簡官韓公爲宰相器所以異於飲醇不
事事之曹參而卓然以儒術著譽然東封西祀之不
諫豈亦以其道家事耶嗚呼干戈方息休養以成太
平則公之力爲多也

張文定魯賢

公以布衣干 太祖宰相 太宗以致君之術自負
往往涉踈闊然大中祥符間請罷耒耨則其論切矣
戚里爭財甲乙相易此特公處事之細者

呂正惠跋

公清靜簡易持重得大臣體定議立 眞宗上殿審

視然後拜奏事賞之不喜折之不懼屹然社稷之鎮
也請善規繼遷母於廷州此謀雖乘公不及○糊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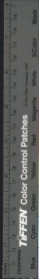
實作魏安太宗謂
公大事不糊塗

錢宣靖若水

公自爲同州推官活冤獄二歲中權置樞府先朝不
次用人如此哉廷爭李繼遷之誣奏面折趙鐸之迎
合風節矯矯善諫能斷眞足當大用而年不待惜夫

李文靖沆

眞宗初公首勸抑浮薄喜事之人涵養成就以至
仁宗又享太平者諸臣重厚力也公之爲國家計顧



不久大深長矣乎 眞宗欲以某氏爲貴妃手焚其
詔 仁宗欲以駙馬石保吉爲使相三問不從國有
社稷臣行法自貴近婚天下事尚何不可爲者劉元
城有言本朝名相惟李沆最得大臣體以不行利害
文字專奏水旱盜賊爲證愚亦妄謂 本朝名相度
量無如王公旦騰略無如寇公準公預憂禱祠土木
之事作則王公旦所不及預知丁謂不可在人上則
寇公準所不及

王文正公旦

公靜密有謀遭值 眞宗正厭兵國家無事爲相十

年一意休息納萬物於大度包荒之 天下陰受其
賜多矣使不作天書使出豈不誠大臣

向文簡敏中

呂蒙正罷相上意其自穿望復位劉昌言稱無之劉
昌言罷上意其涕泣發若水稱無之向敏中除僕射
上意其甚喜又意其相必多季昌武臣視皆無之
士大夫苟賤取輕人主旣久雖 眞宗不免於疑公
清節重德默動上志大耐官職之復豈料公一身之
榮一時之譽而已哉

陳晉公恕

世言三司使以公爲稱首此以才言耳慮生人主侈
心不肯進錢穀大數此爲賢於人然當時東封西祀
皆公應辦力也

張忠定諫

公剛大多智數方面材無比者李順王均亂後前後
兩鎮蜀易嚴爲寬蜀人畏受入骨髓使還謂王旦太
平宰相卒以此不遇且命也夫然乞斬丁謂王欽若
一疏至今光燭燁燁斗牛間天書迎合事千萬世願
之雪耻矣

馬正惠知如

公智勇兼濟平賊守邊多稱功廷叱丁謂王欽若
欺罔幾欲以笏擊死之祥符景德間全人也

曹武穆諱

公爲將四十年無敗衄招攜戰守曲盡其智求之古
邊將殆願效李廣流亞歟其言臨敵斬不用命者非
治內郡法可規公平心丁謂指以萊公黨斥之可規
公素守特視其父武惠王寬仁之味差薄耳

畢文簡士安

真宗以契丹故謀相文簡薦萊公遂共議幸澶淵事
定擇邊守定法制致太平公有力焉身沒家貧命開



之賜其妻子白金云

萊公

澶淵非萊公不特靖康而後南渡靖康有萊公中原至今我有也功孰與倚而欽若輩欲以矯天誣人事掩之耶欽若無貴也王旦平生愛助公爲何如一旦乃與欽若比反陷公使與宋能同詐故愚嘗謂王旦改節不在晚年買沈倫銀花籃萊公受辱不在晚年丁謂逐爲海康行京兆府獻天書署字可使志士淚落也噫

高烈武瓊

高烈武瓊其北核遠可與萊公同傳亦盛矣然猶武臣職也衛士訴米腐禁切其嚴一日中貴人以聞人賜糲米一斛公即歎而辭典軍嗚呼使將相人人如公又安有墮法市恩下陵上替使天下胥爲人情世界敗壞而不可容聲也哉愚於是尤三歎三歎於烈武

楊文公憶

公一代文忠性剛寡合素薄王欽若丁謂聖眷雖隆卒以譖行然王皇加尊號亦未嘗預何耶萊公被誣卒賴公封留事迹仁宗用以昭雪公議遂明此功亦大



公治蜀尚嚴守洛陽御史如東濕雖歐陽公猶不免
怨之決非苟徇人情者王清昭應之災復能抗疏乞
罷禱祠其正直如何哉而乃誘其婦翁萊公獻天書
何歟所未諭也

王沂公曾

公重厚守正不動如山方 仁宗幼冲能止劉太后
不稱制黜逐丁謂曹利用辨絕王欽若宮觀欽奉之
說可謂社稷臣矣乃力薦呂夷簡卒為其操入室之
戈知人之難如此哉

李文定進

諫立劉后保全東宮公蓋素以直著調陝西兵出內
藏 撥墨勳使八大王元儼者不敢留禁內公亦
處事從容者而兩相人主始為丁謂逐復為呂夷簡
去人情之難防賢者之不可自信如此

魯肅簡公進

飲酒肆以實告不欺君若此故能諫止太后不立劉
氏七廟獨不任子弟於館閣不自私如此故能在政
府七年務於僥倖貴戚畏懼至以魚頭參政見稱嗚
呼士大夫欲行道於天下亦行諸身而已



薛平甫 奎

公以嚴治京師以寬治蜀比旨以嚴稱此猶吏能也力止太后免服廷論大臣被酒欲繩天下事無細大一入規矩不可其意輒憂愧卧家後世有此參政否耶

蔡文忠 齊

丁謂許以知制誥不往見羅崇勳諭以參政事不作記止揚太后稱制止陳氏女爲后寬京師飛語之獄磨萊公被謗之碑兩居靈室彈劾不避及在政府浩然以天下爲憂公真偉人哉公平生嗜飲初筮仕得賈同一詩即戒之終其身用心之剛若此易所謂風

雷益也將何嚮不濟

呂文靖 夷簡

公用事動必以術雖當時大賢如韓如富如范如王皆爲公所忌其善也或問之終身進退幾顛倒於其手三入中書皆善候主意頽求去以得之 仁旨皇帝亦終身悅其有餘不盡之意而不暇省然其間諸賢也亦以成國家之事而不陷之罪如以韓范西富公北其後使范公折而謂守邊富公亦使河北其守邊之類是也其結主知也如早策曹后以制中官爲說如請利章獻遺詔而止專揚太后於禁中如臨終又



能薦韓范文路公之類是也方章獻臨朝仁宗尚幼防微杜漸有杜稷功乞厚葬并音燕聞保者徐行請都知押班保舉同罪而官者監軍遂絕皆術之用於正者雖罵希文以責宋祥易詔旨以誑王洙賢者所必不為尺玉未可以微瑕指也公文穆猶子也公之用文穆內舉也家學源流有自來矣章獻而不失其正者乎然刺市井軍創南班官至全國用為屈可惜也必為後訓其文穆乎

陳文惠 堯佐

公為太常丞十三年起居郎七年為丁謂所繼在外

十五年其不苟進若此十與六州六為韓道也食飢民減課蠲登大行之險護滑州之縱惡人而京師無犯所至以善政顯及為相以老成鎮撫其不負進用又如此秦國公省華三子長其更次竟遂皆進士第一人位至將相而公之德業尤著云

晏元獻 殊

公為相務進賢與范仲淹韓琦富弼同任而面斥張耆平生嚴謹未嘗為子弟求恩澤可謂賢矣

宋元憲 侔

夫能寺觀祈福奏絕內降私恩奏西師置大將內地



他帥各當一道自為言官參大政遇事多明白可否
及既登庸天下無事惟務清淨再用頗事浮沈矣然
公之言曰殘人選才逆許情明吾終身不為也旨哉
言乎豈老成涉歷蓋自有見而然耶初公解省試皆
第一及廷對太后又易其弟祈居第十而擢公第一
自布衣時二宋已名動天下而公為謹飭云

韓忠憲傳

公治郡多善政為御史權勢畏之以范文正薦參大
政不喜掇官吏過失欲天下皆得其所惟治家以嚴
初與李參政若谷力合致成立清苦其甚其身

程文簡傳

公治蜀治開封有聲為三司不肯併民稅名目不肯
莫若商賈漕米皆為父遠慮年延州不受元昊之誘元
昊死諫止分攜三將之議以昭大信其參大政非幸
會矣李何請建劉氏七廟耶然仁宗宰相之可謂
聖度如天也

杜正獻傳

公治京師權要不敢干居寢嘗鎗吏不得舉為宰相
封還內降至人主藉以杜私謁而戒門生小吏乃使
無露圭角性默而行之無愧於心此意豈淺又夫可



識或方議大舉伐身雖韓公亦不疑獨公以為必不
可契丹與夏戰河外雖范公亦以兵從獨公以為必
不來可謂有大過人之識公清苦自律而均給下隙
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劾一官此又大臣之德量然
也然公越人也自十五六詣河陽七十而致仕寓居
南京十年薨皇未嘗謁越歎公嘗言天下惟浙人
褊急易動柔懦少立甚至監司人尚不信越殆無以
繫公之恩歟為浙人亦可勉也

范文正公

本朝最多名臣然未有過於范文正者也而本朝名

臣之不遇亦未有甚於范文正者也然則豈無任其
咎者耶公為高官以諫廢邪后罷為開封推官以進
百官圖又罷人皆知呂許公之為而不知其後為之
者亦罷之也公任西事許公薦也外得長者名而實
則陰間之幸公全梓投之危地而名愈顯居二歲恩
信大治方將決策取橫山靈武遽以召回功業已不
及竟公悲之為作闕古詩公參大政又許公老也外
得進賢求致太平之美名而實促之更張弊政使疲
不悅而謗興纔一歲罷凡所施行事法罷公雖參預
與未嘗參預策猶未也遣公使河北尚猶許公既老



之密謀將行復佯問之若不知者諭以去則不復還而公卒老于行矣嗚呼公以命世之才事仁宗不世出求治之主使許公不先有以結主知而仁宗得以任許公者任公文章雖不必開太平自可以徐徐致本奈何君臣離合之數終身陰制於許公操縱之手耶太平果可朞月致驟革弊果不犯衆怒許公自爲之矣何公之薦雲上天而離之此昌黎公所以歎風伯也

歐陽作是然稱二公擇其立

種樂院世傳

城清澗守環州薏戎皆悅服土人皆精射又行間殺

野利天都二大將而元昊服矣西師惟公之勞第一

龐壯敏籍

公初爲御史沮章惠臨朝諫仁宗奢靡爲開封判官拒尚美人稱教旨奏范諷不遵禮法爲國家慮已深長矣其帥延安每不奉詔必欲屈元昊稱臣措置城築運聚糧芻無一事煩民可爲萬世法其爲樞密使贊韓公汰冗兵六萬餘人陝西民力爲蘇其爲相力主狄武襄平懷智晉南方以寧出將入相功效卓然而成就司馬公之益尤大云

狄武襄青



帶銅面具大小二十五戰勝元昊易虎翼旗勝党項裨將事也立軍制明賞罰以前輩懷智高大將事也公兩得之其爲大將曰寧失智高不敢欺朝廷此非將之大有識者不可及至若過故鄉下車趨謁縣令容任生劉易曰怒不祖狄梁公而拜韓魏公廟疑下終身執門人禮雖古名將不及矣

吳正肅育

公爲政嚴簡審而後發行相矣以心疾不果方元昊欲叛獨公謂不若因之賜國號後卒如其議云

王文忠堯臣

體量西事凡山川要害人物趨否後率如其言曰爲三司推見本末一爲條目轉耗弊成厚積爲權副六年恩倖悉從裁抑賴上深知免禍云

包孝肅拯

公一笑比黃河清關卽不行惟闔老包老而能恕人以情

王武恭 特用

太后補軍吏公不奉行軍吏訴黑米公呼專副與軍士對剛執而善處事者至律已尤清謹惟名動天下故人或忌之云



諫議由公錫內翰王公禹偁侍講孫旦公奭
三君子皆太宗真宗時從班名臣也錫質重禹
簡明端奭剛正皆以直言聞當時然當是時太平日
久所最防者禱祠邪說也錫請封禪奭力諫禹備不
諫亦不請屬節雖相上下學識有不同者矣

李恭惠及

王文正公以公代曹瑋守秦謂重厚能守瑋規模也
守亦難哉有曹參然後能守蕭何之清淨有萊公然
後能守陳恕之條式能守必重厚之士哉公守杭中
貴人過之雖勢傾天下不為動林處士怡然清談者
竟日嘗讀白集一節猶自以為恨以其守杭者觀守
秦重厚謹守可知矣豈在哉攫金之卒云乎哉王
文正公任人如此真足以相天下士也

孔中丞道輔

公自在寧州嘗斃斷妖蛇正直聞天下他日廷列曹
利用羅崇勳罪狀大誅諫廢駁后至切責宰相呂夷
簡視猶前日妖蛇耳治馮士元獄以張士遜故略全
程琳一獄情即坐斷感憤死矣故夫君子與小人殊
途小人行私無所不至君子必盡繩于公而後可

尹師魯曾泮



公論取后事四賢之一也其後始終西師五六歲效
謀居多議副土兵代戍卒以減邊費此國家至計豈
特西師宜然然而從事西師者徭戍莫不為甚涇原
宜援也長揀必專罪之洛水城不當築也鄠散以沮
格罪之孫用借條綴已還無欠也劉湜承時宰意鞠
置獄以盜賊發殺之嗚呼豈特公之不幸人各為談
賞罰不明此西師所以久無功而狄武襄自擊其弊
反其政以用之所能一舉平嶺南也若公文行即義
則自有韓范歐陽公公論在紛紛者何能疵

余襄公

諫取范文正公諫修廟宇舍利塔等事用張舜民
雖開封府事皆犯人所難出使契丹折其勳討夏人
之請西北二邊以寧始經制賊事賊平撫嶺南海
肅然其後交趾寇邕州公復移檄而定南方之寧又
多其力論諫如此其凜凜也功烈如此其彰彰也布
衣時不幸辱於忍忌者之手不得已易名取解以仕
可以此疵公萬一耶

公韶州人
元名希古

待制王公贊

訟婚無費者與之俸為盜迫寒者與之衣以術餉私
盜鑄者譏之使緩其獄凡犯法非害于物者皆矜恕



之轉運荆湖當用兵急財賦時使一路獨蒙福公寬
仁人也從文正公家室來扶病獨送被謫范希文願
預黨人為辛斬執出鋒後此文正公家所未有適
不幸小人連興大獄坐廢羸賢公竟憤癘劇飲幸悲
夫豈量之不文正若耶

侍讀孫公甫

公之用以祁公薦也保州兵變祁公不時發公乞罪
祁公論晏殊懷安罷之薦公相不用而相陳執中
公諫不聽遂行與凡所論言甚重皆無當公負
諫臣也勝宗詩坐法杜公欲重其罪范公欲輕之

當公兩不敢決公竊歎謂當自人主斷之法既即慶
慶曆諸臣致太平事已無望嗚呼此其識慮精深又
豈直堪諫臣而已耶不受現

希夷陳先生

扶危持正之才
魏野於道州

周世宗問黃白不對而對必及君生為念宋琪等開脩
養道不對而對以合德為治歷五季開革命顛覆處
太祖登極則驚喜大笑曰天下自此定矣嗚呼先生
雖隱豈忘世獨善者哉數學傳之稱伯長伯長家士
不禮丁謂雖登第尤益貧以古文為天下倡又傳至
李挺之挺之亦登第儻坦率不視輕重取重范



忠獻挺之傳之康節而學益顯象學傳之秘放放隱
者也以骨相當其致顯官晚節嗚呼已不謹希夷之
戒放傳許堅駁傳常謂昌學在微矣據野隲陝之東
郊林通隱杭之西湖皆於希夷學無預而以詩名世
野之贊王旦詩識以封祀禮再通之臨終詩自喜無
封禪書昌愚謂野與通非詩人也超然高識之士也可
以一洗种放終南之羞矣

安定胡先生翼之

先生明體周之學用范文正公薦白衣召對教授湖
學又主太學師道之立自先生始然其始讀李昌泰山
十年不歸及既教授猶夙夜勤瘁二十餘年人始信
服立已立人之難如此非篤實力行何以哉

泰山孫先生明復

先生力貧養親讀書昌泰山之陽魯之名士石介以下
皆師事之丞相李迪以弟之夫妻之給事中孔道輔
聞其風就見之范公當公薦之天子為真講行無隱
而不彰真積力久效固應尔此猶豈弟之士能之也
張貴妃幼隨其父竟封常執事先生左右既貴數遣
使致禮先生先生閉門拒之終其身備於家而不壞
於天子之庭無侵辱富貴心所謂豈弟君子求福不



回非歎嗚呼不可及也

徂徠石先生介

先生奇士也折節師事泰山孫先生拜起必扶持嘗躬耕徂徠山下葬不葬者七十喪高風篤行有益世教為多惟其志存憂國作為文章極陳古今指切當世自謂吾言不用雖獲禍死不悔致夏竦輩深恨之竊不免身後剖棺之禍悲夫此孔子所以拳拳於中行之士也張安道直指先生為莒邾過矣

老蘇先生洵

雷霆又震一旦迅烈天地為之震動起視草木皆

甲折矣先生特起之學有焉然先生之學不及用於世張安道表而出之明其灼然可用於世者以其能辨王安石之姦也安石之禍誠大矣然溫公目擊其弊身處之任終不以為姦但言不曉事又執拗耳豈固各自有見耶先生權書衡論寫作若施之用亦必有雷霆迅烈之勢特未知果能速致陽和否耶故士必用而後知

韓魏公

國朝盛時偉人輩出卓然為之冠冕者韓公魏公也二公共西事功烈相上下元昊既請和並刃為兩府



責以暮月致大平董弊教不悅而范公卒老於邊宇
矣公獨入相十年定策立英宗神宗當危疑艱
難他人無所措手足時處之安若泰山國以又寧功
成身退三列鄉邦及王安石行新法棄地莫負貽禍
無窮之初尚能檢口諷列感悟上聽雖卒爲小人沮
抑不行小人終亦莫之能害公德業爛然照耀無極
嗚呼盛哉古無有也古無有也

富韓公

本朝以仁立國藝祖世又天下未盡一其後邊叟
任之法壞河東既下不思國國反輕取幽燕以挑之

故我朝所最患者在夷狄蓋論人臣之功者亦於此
乎規焉耳寇公首次策親征國家獲安謐者二千九
年富公以片言繼折服其狂謀不煩一鐵前好益堅
使王安石不生事擾之塞上之安猶可保二公之功
不兵大矣乎而王欽若乃謂寇公以陛下爲孤注王
拱辰亦謂富公但能增金帛厚夷狄二公之功高見
嫉大略亦相似然真宗之疾寇公欲身任社稷安
危不幸中小人丁謂之禍富公當英宗被疾西韓
公歐陽公議不合翻然絕去之至終其身不通問賴
韓公歐陽之賢待公加厚既相神宗雖不幸值王

安石得君公又能見錢而作卒以功名始終云

歐陽文忠公

公貽書責司諫高若訥力辨范文正非牽坐貶夷陵
令地遠無書可讀翻閱架閣陳年公案見枉屈不可
勝數仰天誓心遇事不敢怒其後爲數郡皆寬簡不
擾使河東則議麟州不可廢使河北則謂脅從不可
殺畿河決則謂橫隴工大難開六塔河狹小不能受
大河惟當增堤浚淤以免民患在兵府者兵屯地理
更爲圖籍在政府者官兵吏財集爲綱首自一仰天
自誓之心推之歟故公於後學從游多談吏事且曰
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嗚呼公一代文章宗
師東坡先生所尊事昌黎公以來一人而已所言猶
若是後之欲爲文者可以觀矣

文潞公

公爲成都抑市價而十八處減價羅蓋爲乘輿民
疑鐵錢不用則私出緡帛召絲綃行人收鐵錢凡處
小事類此爲參政請往貝州督戰潛穴城以擒王則
爲宰相值仁宗感疾託名設醮宿殿使中貴人
悚息聽命以至痊愈凡處大事類此皆不動聲色
隨事密制於無形者也故能爲四朝元老位將相五



十餘年壽九十有二名動四方初進用呂許公款
其為大有福人自今觀之宗廟社稷之福也且公一
身福哉一安石得君文富韓歐諸老雖具在而力不
及救悲夫

趙康靖公集

歐陽公於公為後進同在館意輕公躡知制誥歐陽
公被謗獨奮身爭之重厚落筆言盛德人也冷清許稱
皇子考得其益高誅之無藥仁者之勇云

吳文肅奎

公為諫官權奪僥倖舊恩如郭承佑戚屬如張堯
佐皆彈劾不避 神宗時為參政地震之災獨公言
小人黨盛退考其私則族有義莊子無居宅可謂正
直無私者矣方天下盛推王安石可致太平公謂安
石心強性狠不可大用雖韓魏公亦歎其有識云

張文定方平

初元吳欲叛獨公與吳育勸順適之以其暇除器不
聽兵既用公勸屯河東示形勢入寇則自麟府不十
日擣其穴不聽已而禁兵皆西諸路兵揀赴關刺陝
西河東京東西弓箭手充宣毅保捷軍公爭之又
不聽四路連敗始聽公罷夏竦用兵六年上厭之始棄



公因赦招元昊降公雖不預西事始終謀居多思
嘗收其故兵久不用驟用之必敗西事之始嘗從公
言歷戰既久智勇方奮元昊困不支決策取橫山靈
武西事之終當從韓范言公之謀始不用而終用兩
失之矣徒弊中國惜夫免權河北之鹽盡浚汴漕之
策料南詔必不與儂賊至斬妄言者而蜀晏然公之
爲國家謀類有大過人者辟王安石於真院見其紛
更輒斥之尤明而果然公尊嚴者也務欲天下士視
朝廷如雷霆鬼神不敢議故斥石守道激烈爲姦邪
而温公亦以姦邪論公必如公所見恐頗類秦漢無
後三代氣象尔蘇氏父子之顯公薦之也公之墓東
坡蘇公誌之也以雄文善論飾奇神壯志出莫得其
間云

胡文恭宿

公篤孝謹默人也論致仕當使人自言論樂當用舊
律論貢舉當用舊制方群臣議更法開邊公一一力
爭議論盡歸於忠厚而必不肯草揚懷敏之制必欲
加旬以三司吏之罪則其發也不可回尤精陰陽之
學云

蔡端明寢

作四賢一不肖詩作三諫官詩才名表表亦因以預
增置四諫之一權倖畏歛裨益爲多唐介論文論公
罷公獨論其忠呂景初等論梁丞相罷公不草其制
其升也或推之其降也或授之公又諫官之都誰歟
一不勝於陳執中執中既相公遂歛惠福州與經術
禁淫圖巫妖蠱毒之患爲絕其後治開封治三司皆
纒精明惟知泉州罪章拱之卒爲士論所少豈朝端
風采施之外服或過耶然公能文章尤工於書不肯
爲仁宗寫溫成碑此其介然於中者何如也

王懿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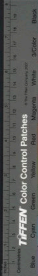
宋

公文正公子起少年樓觀論天下事號獨尊感師西
邊吏士驩呼屬子敢犯公固偉人也然公平生淫侈
蓄聲妓誇客乃必欲其君逐女口古稱無諸已而後
非諸人况於君耶

劉集賢

故

公仁宗信倚之臣也吳充以詞禮生罷救之馮京
以言事奪職救之蔡襄歐陽脩乞外又救之諫溫成
之立忌辨鄆后之附廟奪夏竦之美謚宦者石全彬
除觀察使則直封還其詞頭富丞相欲加上尊號
抗疏力爭文潞公欲加龍昌期五品服則又力爭言



無不從皆犯人所難治楊治鄆治長安所至寬簡而肅清考公平生治行臺髮無媿焉公博學無不自中觀天文可知人事不溺偏曲而挺然以直大雅可為後學師表矣不讓官

唐質肅介

公論張堯佐并論文彥博嘗瀆於死再召居言路無所避如前特奏國公主夜開皇城所搆劾陳升之連姻內侍公皆抗言之可謂剛也已或謂公居政府少建明聲名減臺諫時不然也王安石得君元老大臣如韓富諸公無所致其力於公何有公與安石爭事上前不能勝瘖發誓死不獨可為公痛惜可為世道痛惜耳

趙清獻拈

公治慶州成都統越為政愷悌不嚴而肅雖古循吏無以過之其在言路彈劾不避權貴遞劾面御史論陳執中陳升之章至二十餘上及參大政會王安石行新法極言其不可而去之平生出處之大要如此公日所為事夜必衣冠焚香九拜手告于天一身之間常以天自律此其所以終始無愧歟

呂中丞誨

當英宗被疾公委曲開陳兩宮劾讒人任守忠竈
之當神宗倚王安石求治方新法猶未行者賢交
薦四海延許公獨首論其必誤蒼生言雖不用而去
其後猶忍死囑溫公再致元祐之盛公雖不及坐廊
廟隱然有杜稷之功矣劾公主夜開門劾歐公王滌
議不足盡公萬一也

彭中丞思永

帥成都盜賊為絕帥河朔驕兵大戢為御史痛抑張
堯佐王守忠不得封卒以諫濮議攻歐陽公罷凜然
大丈夫也公自童幼能還吏所失金釵冬處被則思
天下寒宜其成就之大若此

范蜀公集

請約官吏兵財以賦入十七為經費而儲其三請中
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而宰相制國用請免百官郊
迎宰相而除其謁禁庀所陳關涉甚大首乞仁廟
擇宗室為皇儲章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鬢髮為白此
為天下孤忠極論王安石新法不便六十三致仕而
去迄不為元祐一出此為天下高節溫公謂公異姓
兄弟且作傳稱其大勇云

曾魯公公亮

公自嘉祐東政至熙寧熟朝廷事嘗與韓魏公共政
務去民疾苦處西北邊事亦善謀畫年高而力不衰
臺諫無非之者其後志復主有老鳳之譏乃致仕去
然公嘗薦安石或云以間魏公云

王荆公

王安石以文行稱天下歷事三朝仁宗惡其詐不

用英宗建立時有異議自陳不求用愈不用名愈
顯神宗立遂驟用之天下方翹首望太平乃盡壞
祖宗法度聚斂毒民生事開邊卒亂天下何哉正坐
博學自矜視天下無人而行其獨耳愚謂此其爲安

石之不學歟夫學者將以明理而施之用六經治道
之根源諸史行事之龜鑑固非山經海志野史小說
神仙傳天竺書索隱務音之爲博也國朝開國元勳
無如趙韓王守成賢相無如李文靖韓王每斷大事
惟讀論語曰佐藝祖定天下纔用得半部文靖作
相亦當讀論語曰節用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未能
行嗚呼必若是斯可言大臣之讀書矣張垂崖譚萊
公不學無術彼所謂學雖獨指區區之智術而言然
語已怪而不倫安石又面罵諸公不讀書此正安石
自道耳孟子何必曰利一語三尺童子所知安石尚



不能行又烏得誇讀書哉愚嘗謂安石本效商鞅而才不及鞅雖負小人不世出之才亦藉秦積威人心素習息凜凜而後令必行使鞅生我仁厚之世人心素恃上恩雖鞅之才尚不能行況安石乎猶賴我朝仁厚根本深固國以再延安石亦賴以免不然其弟安國蓋預嘗憂其滅_耶矣嗚呼安石果讀書何至是耶安石字介甫平坐我胸其名字耶惜不曾思及下文見幾而作一向耳

溫公

漢武帝好大喜功海內虛弊晚年託孤博陸侯漢以再安我朝神宗銳意太平王安石誤以生財用兵

樂說天下晚年議建儲亦指司馬公為師保太后承其意相之再致元祐之盛事有通相似者三代後功業類真宗傑士智力所就耳至誠動物真儒顯效獨溫公一人固不當以博陸侯同日語然博陸死丙魏繼之漢遂稱中興溫公為相數月慶繼之者反丙魏不鳴呼惜夫王安石引進小人之罪於是又有甚於變法者矣雖然微溫公人心我怨禍不止夷狄中興事未可知賤庵次公言行於安石後其剝之復歟

公之子諫議大夫康

三代後功名士未必知道德道德士未必就功名
名從道德中來者溫公也顧猶不喜孟子識者疑焉
愚意求其故孟子勸時君行王道以救世隨其資
如誘小兒多方順適使之悅聽如色可使好如勇可
使好明堂可使無毀其要皆歸於誘之及民此孔子
之所謂可與權者而公也平生誠實一語不要規諫
論之出於權有宜非其所樂歎諫議老友篤寧貝本
無異於公而獨喜孟子稱其醇正其殆有見於孟子
之心者乎可以補溫公之闕矣善繼善述豈議有焉

呂正獻公著

公初與溫公薦進王安石安石行新法二公皆以爭
論去元祐初二公復並相其除安石新法溫公薨元
祐之政尚賴公扶持如不肯與西夏地賜詔乾德而
夏人服大臣請繼諫臣王觀之罷皆爭之然公慈恕
多務包容進退廢置無復溫公剛大之氣公薨邦國
悴矣

呂榮陽公希哲字

原明

公通師當世諸儒爲實踐履王安石謂有官而事科
舉爲僥倖利達公遂棄不爲自小官不干薦舉進退
必視其時公文穆之從曾孫文靖之孫正獻之子生



三世相門而衣食或不給豈獨公之賢亦可觀公之家學公自幼其母申國夫人篤教甚嚴動必循規矩正獻公作柩遺公書曰善士無不用獨亦以吾故不及夫人張氏笑曰是亦未知其子豈獨公之賢亦可觀公之家化晚年名益重遠近師尊之陳忠肅至拜公堂下豈獨公之家可敬可慕亦可想見政和間前賢流風清澤猶有存者使人歎息不已然公習操至轆卒溺死不為動夫子庶幾傷人之問恐不其然又直截捷徑以造聖人近世超悟之學亦豈聞其風而效之者乎

曾中書書弟翰林學士文昭公贊

曾氏兄弟以文鳴世兄文尤著世所號南豐先生也今觀南豐挺立無所附在朝之日淺而居外庸之日多治齊治越治閩皆有顯績寬期中信委任責成徃不勞而治可以為世法文昭歷十一州惠利亦多而立朝之績尤顯方微廟初切劘上聽保護善類辨大中至正之論隱然有社稷功元祐士大夫再謫而公乞與之俱矣然則曾氏兄弟豈徒以文鳴者哉不徒以文鳴也徒以文鳴可為世變長太息也已南豐好憑勢陵民譽為人所訟似猶不護細行文昭則端



嚴可畏有大臣風歿之日閭門貧無所歸此又豈以
文爲高下哉

東坡羅瀨

新法之行東坡力爭不勝擾擾垂三十年天下幾危
溫公革弊一新五年而呂大防劉摯調立之說起羅
瀨爭之又四年李清臣用而紹述之說新法復行羅
瀨爭不勝天下事去矣二公議論關係之大若此若
其文章志望兒童所共知此不暇復論云

韓獻肅公弟門下侍郎維

子華渾厚爲郡多善政嘗出將以慶州兵亂罷官

入相以繼安石後言不盡用求罷官復精毅法 仁宗
神宗 哲宗朝皆力言之持國 神宗潛藩宮僚也
自 英宗時力排濮議救呂誨范純誨諸賢論濮
事 神宗爭新法因方旱謂詔求直言上嘗感悟人
情大悅矣卒以議不合罪去 二聖臨朝忠言謨論
裨元祐之政尤多視子華風采過之

傅獻簡 堯俞

公在 仁宗朝斥離間主壻之內臣竄謫告富人
皇城卒劾妄舉內臣之都水監 英宗時黜議劄兩
宮之任守忠 神宗時罷鈴轄陝西之李若愚彼曾



城狐社鼠公皆奮擊不顧若建儲君澤議若新法厄
國有大事公又一力爭可謂骨鯁臣矣 哲宗登
極拾遺補過而不揭摘人細故蔡確既敗乞置其餘
議論和平又視時而不同以法從名流貶黎陽倉庫
場迎拜州掾甚恭寒暑坐倉不少懈傳曰君子時中
又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吾於傅公見之

彭尚書

跋

公孝謹人也而諱曰人主兵論元豐將順言詩賦曰
河事尤力風節表表其仁者之勇歟嘗論呂嘉問治
其獄則不可洗政嘗忤蔡確論安州詩所以爲羅織

公貴中立不倚者哉

范中宣

跋

公文正子也世濟清賢爲孝子事君爭新法爭紹述
以罪去爲忠臣然公平恕人也温公改新法公謂非
所先章子厚鄧綰得罪公力爲救解 宣仁右
上仙又首用李清臣鄧温伯名調停原其用意慮反
覆耳及其後終不免反覆公雖平恕亦身不免大抵
上智下愚不移鷓鴣未嘗可化爲鸞鳳向使四凶不
去堯之後豈有舜之治嗚呼元祐微温公新法至泯
泯胥敗無復爲我朝立赤幟者萬世羞也及復之禍



繼溫公者弱耳豈溫公誤歟向使文正在吾知未必
爲忠宣之爲也孝耶忠耶豈易盡者耶

王左丞存

公平恕人也官制行多收拔熙寧後言事得罪者在
政府遇事多爭溫公稱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其王
存乎

蘇丞相頌

公爲政平恕論事謹審輔相多奉行故事使吏各守
其職粹然君子人也以佐守成則有餘大略與范忠
宣諸賢相類奈何以與元祐之後耶

劉忠肅

公自熙寧論新法去國踰十六年當元祐初復任言
責知無不言未幾大用呂大防以減吏額事急公引
楊畏論公共交通原恕及章子厚公遂罷相謫死新州
然公實首論蔡確章子厚而邢恕又以文及甫私書
示蔡謂感其稱父蔡確寬以訟公者也

王樞密

岩叟

公元祐初諫臣也論君子小人不可參用最關世道

劉元城

安世

公師溫公溫公當元祐初去新法公當紹聖初諫紹



述溫公爲相於人清久鬱之後得行其道公爲諫官於小人報復之時不得行其言效驗雖異直大則同所謂元祐全人也

范內翰祖馬

本朝侍講無出於伊川者矣伊川自謂乏公溫潤之氣論事無出於東坡者矣東坡見公之奏至於不肯自出其策當元祐時已預言范純仁以兼容小人之爲寬天下事豈堪小人再壞公言不用元祐一變爲紹聖天下事遂不忍言公之關係世道者又如此

鄉侍郎浩

公諫立昭懷皇后得罪貶去田章其無以此舉自滿此又增人忠壯一等矣

陳忠肅公雍

紹聖章元祐之政公力陳其不可建中華紹聖之弊公又戒其欲速嘗主別試前名盡取王氏之學曰順時所以救時不必求快目前也其從容遠慮若此首辨蔡京姦邪蔡氏黨欲殺公者百計公終不懼非剛柔適中者能爾乎大厦之顛雖非一木能支而著日錄辨著尊堯集又著四明尊堯集章蔡誣謗卒賴以一洗之有功我宋多矣



先生洞觀天地萬物之變超然獨樂於其間然其言曰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劾而去何益此可爲憂世者明訓也郭林宗生亂世而皇皇先生生治世而熙熙其爲超然之趣則同

陳密學 襄

公平生歷州縣孜孜以教育人材講求萬民利害爲念失官錢不辨而出己俸償之固爲厚人也爭新法不聽遂舜知制誥不就蓋與溫公辨樞密副使同此一心又守道不回者也執法不行權貴人寺觀名額

似雖小事所識尤高

劉秘丞 恕

公該給剛毅溫公平生所信倚王介甫深愛之爭新法遂絕介甫嘗笑公耽史而不窮經然介甫窮經之效視公耽史竟何如耶

徐孝節 積

先生篤孝至行以正治心以直養氣者其學也嘗謂兵者實大賢盛德之事非小才小智所能用而酷慕諸葛武侯

陳后山 師道



先生居都下逾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童子厚欲見之終不可得傳欽之薦公者也以其負懷金欲謁之竟不敢出口先生之高行若此而世獨稱其詩何耶豈世之知公者淺耶抑詩亦賢者之累耶

此錄名臣之言行備焉近思錄諸儒之講明詳焉彼此參驗環循閱習以其行稽其所言以其言進其所行晦菴之望後學者其庶乎

此錄雖雜取傳記之言然諸賢出處之本末備矣豈獨諸賢凡國朝盛衰之故亦莫不隱然備見其間矣如釋藩鎮兵權而天下定取幽燕納

李繼捧而狄患熄李文靖鎮以清靜而民生安

寇萊公決策親在而邊好久王文正苟且順從

天書禱祠之妄作而國力幾弊王沂公相仁

宗初年韓魏公保祐英宗神宗初年而主

少國危之日安若泰山王安石行新法開邊隙

而天下幾危宣仁聖烈太后相司馬公而天

下再安范純仁兼用小人致章子厚蔡京輩紹

述安石而國家遂有南迁之禍盛衰大要不

出此數者皆可考見然則此錄豈特記諸賢之

言行而已哉愚嘗謂史無定體書隨事爲篇春



秋紀年以書琮馬以來分紀傳而此錄亦朱文
公陰寓 本朝之史

慈溪黃氏日抄卷之五十一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五十一

讀雜史一

蘇子古史

蘇子既為古史而又自序之曰古之帝王其道以無
為為宗故其推之以治天下者有不可得而知孔子
知之至矣而未嘗言孟子知其一二時以告人而天
下亦莫能信太史公始記五帝三王以來然其為人
淺近而不學疎略而輕信故其記堯舜三代之事皆
不得聖人之意余竊悲之因遷之推追錄聖賢之遺
意以明示後世愚謂蘇子之志則大矣而蘇子之說



秋紀年以書琮馬以來分紀傳而此錄亦朱文
公陰寓 本朝之史

慈溪黃氏日抄卷之五十一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五十一

讀雜史一

蘇子古史

蘇子既為古史而又自序之曰古之帝王其道以無
為為宗故其推之以治天下者有不可得而知孔子
知之至矣而未嘗言孟子知其一二時以告人而天
下亦莫能信太史公始記五帝三王以來然其為人
淺近而不學疎略而輕信故其記堯舜三代之事皆
不得聖人之意余竊悲之因遷之推追錄聖賢之遺
意以明示後世愚謂蘇子之志則大矣而蘇子之說



則尚有可疑者且道以無爲爲宗此戰國處士好高
無實之言聖人未嘗以是言道姑勿論也既曰推之
以治天下則其言顯然安有不可得而知孔子正以
此道詔天下萬世何嘗不言孟子明王道而黜伯功
正提其綱要以示人所知何止一二而可厚誣哉且
既謂不可得而知又欲以明示後世其說亦自皆馳
矣惟其謂史遷不得聖人之意而自謂遺錄聖賢之
遺意則非參攷不可見故即古史而太史公所託參
而錄之下方

五帝紀 太史公黃帝紀記載頗詳古史節略者太

半反增入醫家之說謂其師岐伯既編矣又增入
道家之說謂黃帝之書向老子相出入以無爲又
宗其設施於世者皆其見於外者也然則蘇子正
惟不以聖人之施於治者爲道而必欲他求其道
於荒忽無形之中不以太史公載聖人之治爲足
而必自指其荒忽無形者爲得聖賢之遺意此古
史之所以作歟

史記曰諸侯成尊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是爲黃
帝古史曰諸侯成尊軒轅代神農氏爲黃帝以文
法言之爲天子三字句是爲之是字恐皆不 去



史記曰官名皆以雲命為雲師古史曰為官而
雲名文雖本在傳政其他類比甚眾以是知

文不可以省字為工女而可省太史公省之久矣
堯紀 太史公不識茅茨土階之說而古史增之愚

意茅茨土階殆墨氏借以言儉而形容淳質

恐非盛帝章衣淺象史記於堯舜全述二典而

間易古為今知以時咨若時為誰可順此事已非

二典之比古史動而裁之似又非史記比矣

史記載走妻舜之後警尚欲殺舜古史本尚書

謬亦允若堯聞其儼然後妻之於理為長合從官更

夏本紀 史記謂四各文命古史刪之按諱名而用

謚法始於周以上先舜禹皆為謚而反用尚書所謂

放勳有聖文命為三聖之名蓋漢儒之未攷古史

刪之為是史記又以蘇為顓頊之孫古史以其世

太促而祖班固律曆志以禹父鯀為顓頊五世

亦嘗從古史史記載禹全用禹貢等篇而古史

之或者以遷之世書未盡出故須兼載三古史之

作則在尚不必重述也禹皆無言

史記載之康弟仲康立古史載拜遂
太原而立其弟仲康按薛常州士龍說書謂康



乃在五子之數後于洛納不在禹河北舊都北翠
所立惡意若吳寧太康而立仲康則不待太康之
既崩太康崩之後仲康立蓋傷宗國之墜祀而兄
弟在外者自以次續之於義爲順於經亦合當從
史記

史記止載仲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少康立古
史載舜既放太康舜又爲寒浞所奪是少康相相
后逃歸有仍生少康少康既長誦教浞二子而後
中興愚按三史詳略不同豈史遷之世未有寒浞
滅夏之說耶抑未備耶古史可以補遺

殷本紀 史記補契封商古史作封殷故初封本商

也古史不必改爲殷史記載伊尹以甘盤說湯古
史去之史記不載禘兩事古史增之皆當從古史
武丁學于甘盤既乃遜于荒野史記不載而古史
載之舊說遜于荒野者爲甘盤而古史指爲武丁
曰欲以習知民事尚無逸書及近世朱文公文惠
合此其於義爲精西伯陰修德古史止云修德是
明聖人之心也古史之事古史不載其亦爲賢者詳耶
周本紀 史記載堯舜棄爲農師舜封棄於郟號曰
后稷古史改云堯舉以爲后稷封之於郟佐禹台



水患按禹言暨後播奏乃治水後禮穀未開佐禹
治水之事封郃亦在播奏艱食有功之後非封郃
而後播奏未詳古史何見而改然於經不合史記
載公劉復修后稷之業自添沮度渭取材行者有
資居者有畜積古史改云用兵征伐斥大豳土然
猶處於復完無宮室之美惠按詩詠公劉遷豳有
曰弓矢斯張乃遷豳時衛儀有曰其軍三單乃遷
豳後生聚公劉初無征伐之事又陶復陶完乃太
王事非公劉事公劉既卒子孫中欲故詩人形容
太王復興之初艱難如此安有公劉遷豳止其基
理國家方興而身處復完之間者未詳古史何見
而改然於經不合蘇子謂史記踈略而作古史而
乃如此何也戰國策載齊求九鼎之說謂顏率稱
周伐殷得九鼎凡一鼎九萬人輓九九八十一萬
人齊王乃止此游士飾虛之言殆類小說史記不
載而古史增入又何取乎

秦本紀 古史於史記所昭襄十一年六國攻秦

之事即其未書之年裏爲據改爲齊韓魏三國攻
秦雖世遠難知其詳然即史記攻史記史遷若在
亦自無辨又其贊論謂戰國苟能自修而不爭如



商周先君庶可服之且以魏文侯齊君王后爲證
是可重訓束足輔孟子仁義之說

秦始皇紀 史記載始皇正月生於邯鄲及生名爲
政古文作正月旦生於邯鄲因名政語簡而意益
明特本知增旦之一字何所據豈因其名而意之
歟其餘多襲史記之舊無以議爲惟太史公贊論
全載齊生之語宏肆駿逸而蘇子去之乃特爲李
斯雪不師古始使秦孤立之譏謂秦已削平諸侯
雖建子弟君民不親如措舟滄海之上大風一作
漂卷而去愚謂秦劫天下而帝之自無可久之理

耳向使不至於甚失天下心則安有天子爲民置
君而民不親者乃謂已削諸侯難建子弟耶且其
謂秦若能與民休息可爲三代並隆此又史遷責
子嬰之遺論漢明帝嘗闢其不然者也秦之得天
下何如而可以三代望之哉

吳太伯世家 史記載太伯仲雍知太王欲立王季
乃奔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古史據左
傳謂太伯端委而治至仲雍而後文身斷髮愚按
古史之駁史記多以左傳爲據然去古既遠安知
左傳者必爲是而史記者必爲非耶若據論衡之



言則曰太伯知太王欲立王季入吳采藥斷髮文
身以隨吳俗太王薨太伯還王季辟主太伯再讓
王季不聽三讓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俗斷髮文身
吾刑餘之人不可以爲宗廟社稷主王季始知其
不可而受之此其所載頗詳且與吾夫子三以天
下讓之說合恐必有自來況太伯兄弟遠入吳若
不容不從俗則太伯卽斷髮文身矣若我易以易
俗則太伯既嘗端委以治仲雍亦將端委以繼之
不應於國家既立君臣既定之後復人斷髮文身
自同於民庶也大率古史之作實相索隱索隱不
改輕議史遷而特以異同者隨事疏其下俟來者
擇焉使黨子亦如之則盡善矣

夫差二十一年史記惟繼上文句踐伐吳之語書
曰遂圍吳古史則增公子慶忌驟諫於王曰不改
必亡遂簡楚聞越將代吳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
忠者以說于越長人殺之按公子慶忌者王僚之
子長越春秋載圍閭二年已刺殺之今方於夫差
二十一年稱越人殺之而史記不載未詳孰是若
夫差之死史記以爲自剄長越春秋以爲伏劍伏
劍亦自剄也古史改曰縊亦未知何據



夫差與晉會黃池越乘虛伐之也史記載曰夫差惡其聞也或泄其語吳王怒斬七人於幕下古史易之曰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雖本左傳不若元文明曰此類極衆

齊太公世家 史記載太公以漁釣于西伯古史去之而載聞西伯善養老性歸之善矣然下文即綴以隱於漁者西伯因獵得之乃與上文性歸之說正相反何自皆馳之速耶史記於太公歸周之後復兼述或者敕說以存疑規模宏衍非古史可望矣古史役爲周虎賁古史據經增入爲是史記載相公之入先表以相公元年而後追叙其事古史連叙相公之立於公子無知見殺之下相公遂無元年法始未然文亦不及史記載羅林人殺無知古史改爲雍濼此亦據左氏以改史記實則當兩存以攷異耳餘多類此

魯周公世家 史記首載周公輔翼武王耳古史載其造文王卅任以國事邑之於周凡周之內治始於室家而至於國人者蜀之周公凡周之外治所以交接四鄰至於江漢之國者蜀之召公故詩有周南召南此不惟周公之始事瞭然其所以發明



二南之義甚明太史公未之及也獨其以既獲仁
人爲指周召則未必然耳周召何侯於獲也哉史
記以成王出郊爲改葬周公而古史易之此其授
經而得之者也史記不載倍公治兵牧馬修泮宮
闕宮而古史增之此則信經而未之詳者也詩乃
歌頌之詞豈必有其事果有之春秋書之久矣何
俟古史

燕召公世家 古史北史記頗多增修其考訂史記
之譌蘇子自注本文之下其論燕其皆起於僻陋
之中而奮於諸侯之上非如商周先王以德服人
故皆爲禍其說亦當

蔡曹世家 古史視史記微有損益然皆於大誼無
闕惟古史論贊謂聖人雖與世同處而其中浩然
彼其食粟衣帛蓋有不得已耳此却異乎所問蓋
食粟衣帛人事之常聖人豈有異於人蘇子平生
服氣求真想自視以爲不得已耳而以誣聖人乎
陳杞世家 古史據左傳改史記者二處史記以佗
爲蔡出蔡爲佗殺五父子太子免而立佗左傳謂
佗即五父非蔡出蔡出者乃躍也佗殺太子免自
立蔡爲殺佗而立躍是爲厲公史記載靈公死太



子午奔晉微舒自立為陳侯左傳靈公死明年陳侯盟辰陵是太子未嘗奔晉而微舒未嘗為君

衛世家

古史比史記增入衛武公年九十五猶儀

微於國之事及衛文公大布衣大帛冠之事皆是也惟增入滅邢得兩似不足為訓討有罪可也滅人之國不可也兩特偶然耳豈以興師救滅之義哉宋世家史記先載微子數諫紂不聽欲死之未決謀及大師少師而後叙太師箕子以及少師比干又然後再合其事於微子舒徐明盡萬世如見古史乃裁節而總言之首曰微子紂之庶兄也其父

師曰其子少師曰比干文意不白然若以箕子為微子之父師餘亦文室而意不全其不追史記遠矣乃自疏其說以為史記所載徒見三人各以其意行而未見其所處之義不知所行即其義之所在也事具而義見尚何義他求哉惟大史公贊宋襄公泓之師為禮讓蘇子辨之謂襄公凌虐小國至使邾人用鬪子于社雖紂有不為乃欲以不敵不成列不禽二毛求為文王不亦過甚矣哉此其剖析瞭太史公不及也

晉世家

平王命晉文侯為諸侯伯史記不載古史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3-Color

Black

據尚書增入是也餘多以左傳之文而點史記之
文則是非相半焉如史記載獻公私謂驪姬欲廢
太子立奚齊驪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已知之
而數將兵百姓附之柰何以賤妾之故廢適庶
君必行之妾自殺也驪姬佯譽太子而陰令人譖
惡太子此事正足以見驪姬之奸而古史據左傳
以刪之又史記載驪姬謂太子祭齊姜歸聲於君
獻公時出獵驪姬使人置毒藥胙中於三日公還
欲饗之驪姬從旁止之曰胙所從來遠宜試之然
後又祭地地墳等語乃有理朕今古史直曰公至

妻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文雖者而失事情矣晉
悼公之立史記載晉衆之語極有禮而文古史所
易亦淺薄少味也多類此惟太史公論晉之表由
御下失道而推其原於忘介子推似未得晉事之
要領古史論晉文公靖以待其自集悼公二台諸
侯未嘗一與楚戰子孫長久終必賴之其說殆過
史遷夫晉以諸侯伯天下則晉之鄉以私門強公
室其勢則然而介推持從亡中一碌碌者祿未及
而忿然自絕猶憚如此其人亦可知矣據左氏傳
注謂推爲文公微臣此亦何至廢晉文大體而遽



謂晉之御臣失直始此耶然以文論則史遷之贊
山峭水繁不可尚也矣

楚世家 古史比史記多用左傳國語增入如史記
以楚之先爲重黎古史謂重黎爲二人重少昊之
後爲南正司天以屬神黎高陽之後爲火正司地
以屬民楚之先實黎而非重至帝堯之世始以黎
重爲史史記稱重黎本無害古史辨釋之則明矣
古史以左傳爲據改楚文王十三年爲十五年堵
敖五年爲三年二書不同固未詳其孰是史記載
簡王八年周以韓趙魏爲諸侯古史據世家年表
而改入成王之五年史記載懷王二十年合齊古
史據年表而改入二十二年此史記一書而句爲
抵牾合從攻異之例君史記以懷王十一年六國
攻秦爲蘇秦而古史制之則此時蘇秦已爲齊人
所殺也史記以考烈王六年爲遷景陽救趙而古
史改稱春申君則春申平原傳與年表皆言春申
也此可改之而疑

鄭世家 鄭桓公友者周宣王庶弟宣王立二十二
一年而友封鄭封三十三年百姓愛之而幽王以爲
司徒周民說之爲司徒一歲幽王以褒氏故諸侯



畔之而桓公謀於太史伯始言於王遷民雖東史
記之所載如此古史皆節略之止曰宣王二十三
年封鄭幽王八年爲周司徒幾於沒桓公之賢矣
又鄭人欲立靈公弟去疾去疾讓曰必以賢則去
疾不肖必以順則公子堅長堅者靈公庶弟去疾
之兄也於是乃立子堅是爲襄公史記之所載如
此古史亦節略之止曰諸大夫欲立公子去疾去
疾辭曰公子堅長乃立堅長此長字疑爲襄公又幾於
沒公子去疾之賢矣其他類比甚衆不可枚舉太
孫史記古史二書學者看古史自成一大家參看史記

即古史如草莽自用之士立乎風流藉藉貴公子
之側矣太史公何嘗也蘇子輕以踈略目之哉

古史贊曰鄭桓武之後惟莊公爲賢然叔段之亂
明足以制之釋而不問俟其惡成加以大戮此非
不忍忍之至也孔子深深其心書曰克段于鄆而
兵明謂之鄭志愚按莊公叛周射王中肩何賢之
有封段乃迫於母命段之罪未形莊公不敢輕動
蓋亦母子之間有難處者固非不忍亦豈可言忍
之至書克段者克者勝之名兄弟之惡自見孔子
書其實非探其心而爲春秋傳者又非丘明之左



氏也近世呂東萊祖此說爲辨蓋東萊最年少時所作亦未暇平心而深考

越世家

句踐其先禹之苗裔少康封於會稽以奉

禹祀古史改以奉禹祀之語爲謂之越子殊非本旨豈以奉祀非支庶事耶記句踐射傷圍閭於檣李史記止數句而語繁意明古史雖增多不迫遠甚句踐平吳誅太宰嚭史記吳越兩世家所載同古史據左傳而盡刪之是亦主一而廢一史記贊句踐范蠡臣主之盛而古史反以立國東南爲不可有爲至下取六朝蔡謨之說夫事變無常

敗在人烏可以六朝爲監而無謂不南不可不國且以遠證事哉

趙世家

造父御橫王見西王母史記載而古史刪

之按此列子寓言也刪之爲是程懷序曰勝趙孤史記載而古史刪之按屠岸賈何人敢搜及公宮之姬殆俗傳也刪之亦是簡子夢遊帝所未寤而扁鵲能預知史記載於世家而古史止存其載扁鵲傳者按此妄誕無理殆好事者爲之古史姑以備伎術之具聞亦庶幾乎是史記載張孟談爲張孟同此避父史談之名也古史改之曰談皆是



魏世家 史記以畢爲周同姓古史據左氏以爲文
王之子又據尚書增入畢公相康王及保釐成周
足補史記之缺古史謂魏文侯可比漢文帝却恐
不同

韓世家

史記載聶政刺俠累在烈侯三年韓嚴弑

哀侯又後二十六年本是兩事不同時也古史據
戰國策嚴使聶政刺俠累并中哀侯一語而盡
反之且自謂嚴遂是時去韓已久而今書嚴遂弑
哀侯者亦春秋書趙盾弑君之義慮極重故政刺俠
累於相府非刺於君所也何緣并中哀侯弑哀侯

若韓嚴也何以知即誘使聶政之嚴遂史記謂聶
之書而戰國策乃游士之誇辭類多架虛非載事
書也何所攷而可主彼以變此且史記正義紀年
亦載韓山堅賊其君哀侯而立韓若山大事記謂
韓山堅即韓嚴是權臣弑一而立一非刺其相而
及其君也蘇子去之千載之下輒書曰嚴遂弑哀
侯及相韓傀亦太異矣又自謂用春秋書趙盾之
法果合乎否耶然史記韓世家載烈侯三年聶政
殺俠累而刺客傳乃載嚴仲子事哀侯與俠累有
郤使聶政刺之亦自牴牾此則東萊大事記嘗攷



之以刺客傳爲誤

太使公贊謂韓以存趙而興固未必然蘇子又以爲后稷濟飢之報尤覺濫竽大抵有德則興否則亡豈可專指一事以求合報應之說哉

齊世家 太史公紀載之法非蘇子所可改既明矣田氏齊之賊也而又每事報爲之辨如史記書田乞樹黨於諸侯則爲刦去之而爲之辨曰非樹黨史記書陳成子弑簡公懼諸侯誅已盡歸之侵地則亦刦去之而爲之辨曰本非成子自完之計史記書成子通宿客出入生子七十餘人則又刦去之而爲之辨曰成子必不爲此失行嗚呼何其甚賊至此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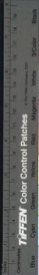
伯夷傳 太史公載伯夷采薇首陽之賦爲之反覆嗟傷遺音餘韻接絕莫盡君子謂此太史公託以自傷其不遇故其情到而辭切然非伯夷怨是用着之心也故後世高其文而非其旨全蘇子易之錄其讓國叩馬三車謂夫子言其不怨以讓國言言其不辱以去周言雖夫子發言之意未必盡然而音義則過更遷矣

管晏傳 管仲傳先叙管鮑之交語精意婉讀之令



人三嘆蘇子全祖史遷而不改易是矣然史遷本
祖列子之文而節其後語若參以列子全文則史
遷所述尚有未盡者蘇子雖併增入之可也史記
叙仲之行事歸之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蓋指仲以
權術成伯業而蘇子易之謂其來之以禮服之以
義不以力勝幾於過其實惟其闡管仲之書為戰
國諸子之所增益多申韓之言非管子之正足為
管子辨誣真公論也晏子傳增入晏子趨崔杼之
變知陳氏之奸談頗刑諫誅祝史與言與丘據同
而非和政事亦是補遺

柳下惠賈子稱具季札范文子叔向子產諸傳於史
記無之皆蘇子據左氏傳增立始末備具不以年
隔殆左氏類書之要者可觀也惟其於季札扶耆
曰所以養心者至矣雖祿之天下將有所不受愚
謂此異端之所謂養心非吾儒之所謂養心於子
產贊有曰孟子言子產惠而不知為政非子產之
實愚謂此世俗之所以謂政非吾儒之所以論政
孔子傳 太史公作孔子世家以次三代諸侯之列
若曰古昔聖王之後以位顯者如彼以德顯者如
此故本所自來而表異之也孔子雖不待此而尊



而太史公之知尊孔氏爲可知蘇子乃降之爲列傳以居叔向子產之後則異乎太史公之心矣太史公之於孔子自少至老歷叙其出處之詳必各記之曰時孔子年若干歲至其卒也則又叙其葬地叙其弟子之哀痛叙其魯人之從冢而聚居叙其世世相傳之祠祭叙高皇帝過魯之祠以至諸侯卿大夫先謁然後從政若曰夫子生而闢世道之盛衰沒而爲萬世之典則故其反覆惻怛若此孔子雖不待此而尊而太史公之知尊孔子爲可知蘇子乃略之止斷以欲居夷浮海非其誠言亦異乎太史公之心矣太史公之稱謂南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余讀孔子書想見其爲人適嘗觀夫子廟堂低回留之不能去天下君王至賢人衆矣當時則祭沒則已焉惟夫子常無窮可謂至聖矣若曰自開闢以來惟孔子一人故其尊慕稱誦如此孔子雖不待此而尊而太史公之知尊孔子爲可知蘇子乃反之獨以其求用於世而不已爲孔子之所獨又異乎太史公之心矣嗚呼夫子天地也若之何形容夫子日月也若之何繪畫若叙其出處以傳後世則太史公爲庶



幾獨其信齊東野人之語謂夫子由野合而生爲
可鄙耳蘇子不能本家語顏氏擇婿之事以易之
而徒紛紛亂其不可易者蓋蘇子雖假夫子之說
以發身而實則老子之學故其失若此

孔子弟子傳 蘇子辨率我無從叛之事辨子貢無
亂齊之事皆有功聖門至其贊子貢則曰異哉今
世之教者聞道不明而惑於今世非性命道德不
出於口教者未必知而學者未必信紛爲大言以
相欺天下之僞由是而起此則陰誣程氏之學而
後來僞學之禁殆本此也若夫傳首秦孔子四科

之說而斷之曰其賢者凡十人而已此語亦未然
其傳有若也常斥太史公載有若貌類孔子而弟
子師事之說至援商瞿四十而生五子之說以爲
此卜祝之事而鄙儒以論孔子其說正矣又其傳
梁鱸也正載夫子言商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其
事乃太史公之所未嘗載者何其自相矛盾耶

老子申韓傳 太史公作老莊傳辭簡意足曲盡老
莊之本旨而又即以申韓附之若曰清淨無爲其
勢必不足以治及其不治其勢必不得不以法繩
之而老子之無爲常欲自利其藏於心者已有陰



術莊子之衡言破壞尋常其於口者已無忌憚以陰術之心行肆無忌憚之說而聖不得不以法繩之勢慘刻不道尚復何疑此申韓之出於老莊而惟太史公能窮極源委而言之嗚呼可謂卓識已蘇子於其傳多所增損已不知太史公之本旨而又於老子之贊曰孔子之爲人也周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老子之自爲也源故示人以道而略其器三代之後釋氏與孔老並行其所以異者體道愈遠而立於世之表其說又老氏之眇也嗚呼異哉是何言歟於列子之贊曰今觀穆王與化人游若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而夏竦所言四海之外天地之表無極無及此固後世仙佛之常言理之當然而漢之儒者未聞焉其嗚呼異哉是何言歟班孟堅識太史公先黃老而後六經愚謂太史公本未有此失也蘇子古史則不惟有此失而又甚焉

子荀卿傳 太史公略叙孟子游說不遇退而著書即闡說當時餘子之紛紛然後結以荀卿之尊孔氏明王道及其名傳獨以孟荀而餘子不及焉其布置之高旨意之深文辭之潔卓乎不可尚矣



蘇子取而焚之已不知其用心之所在至其論贊獨以仁義爲可化強暴又於孟子之言仁義獨取不嗜殺人一語殆所謂窺約一班者耶若其謂孟子學於子思得其說而漸失之反稱譽田駢悼到之徒而又謂其爲佛家所謂鈍根者聞者且謂曰駢之徒既死而後荀卿得爲樂酒何哉蘇子之立言也

伍員傳 史記載伍員事詳而古史裁之蘇子不及史遷史記贊伍員弁小義雪大耻而古史罪之史遷不及蘇子

孫武吳起傳 蘇子於孫吳傳全祖史遷惟據左傳無燕晉伐齊之事而刪穰苴傳

范蠡大夫種傳 太史公原范蠡於伍員種傳而功名則附之越世家蘇子擷之世家參之吳越春秋作種蠡傳補史遷之不及矣

葉公傳 葉公史記無傳蘇子采左傳而增立之葉公有存國之功而不享存國之利是不可以不傳商考傳 古史傳商君皆本史記惟贊文易其舊然視史記實辨矣

蘇秦傳 蘇秦傳亦本史記而贊不及其高古



張儀傳 張儀陳軫公孫衍同傳文皆因史記然以

二史之贊參之文章之高下瞭然矣

樛里子甘茂傳 古史視史記多省文史記曰母韓

女也樛里子滑稽多智古史曰母韓女也滑稽多

智似似母爲滑稽矣然則樛里子之文其可省乎

史記曰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筆李自家之

說古史曰下蔡史筆李自家之說似史筆自家之

家矣然則事之一字其可省乎省其文而增入戰

國策按史記戰國策兩各成書雖不混爲一亦可

若字此類特借以證人視史記贊之雅潔又遠矣

穉侯傳 古史視史記微有損益然不必損益亦可

也史記贊蓋有所託以歎君臣始終之難古史贊

貴范睢則正論然其矣滿盈之不可不戒也

白起王翳傳 古史多因史記蓋其紀攻戰之事工

矣史記贊謂二人各有所短古史贊二人持論之

不妄然其殺戮之慘開闢以來所未有尚忍言之

而惜其死耶

孟嘗君傳 孟嘗君自滅其家自削其國太史公謂

其閭里多暴戾蓋識之矣而古史誇其爲韓魏代

秦爲壯



平原君傳

古史不改史記平原君傳贊亦推衍其

說皆是而改同傳之虞卿以附魯仲連尤善區別

公子無忌傳

古史傳無忌文嘗因史記而論斷尤

精曰無忌之名發於侯生而全於毛薛侯生之奇

毛薛之正廢一不可而正之所全者多矣

春申君傳

古史此傳亦因史記而實不同然亦因

史記并言呂不韋亂秦之微意而發之耳

范雎蔡澤傳

古史於范雎蔡澤傳不敢易史記之

舊惟於范雎憂亂事增入戰國策所載雎亡封邑

跋昭王謂不憂而為敵將探得其情一連貫然昭

王之跡雖本由雎殺白起而用韓安平王稽微罪

昭王憂及楚患雖計無所出遂為蔡澤乘間昭王

非以語言之不惟連疎毋易也史記載雎之亡入

秦也謂秦謁者王稽問雎有賢人可與俱游者乎夫一西

乎古史節之曰魏有賢人可與俱游者乎夫一西

字失其本意矣史記載雎之將見逐也謂昭王欲

以激勸應侯應侯懼不知所出古史節之曰欲以

激勸雖懼不知所出者一雎字無所分句矣他多

類此太史公頗稱二字竊疑遭遇而古史罪其自

為身謀於秦無益其說過史遷然范雎遠交近攻



之說雖發於間穰侯之取剛奇實於秦之兼并最
爲要術未可盡謂無益於秦若蔡澤真以口舌擯
擯富貴又豈可與范雎同日語顧其以此而得以
此而失則螳螂黃雀之勢啓之者范雎

樂毅傳

古史樂毅傳多遵史記時節略一二字以

不必也毅一舉而下齊七十城齊爲無道毅乘諸
侯共怒之心也毅五歲而不能下言即墨二城被
自爲無道適以堅齊人必死之心也二史乃皆發
廉頗藺相如傳 太史公作廉頗藺相如傳而附之
趙奢李牧趙之興亡著焉一時烈丈夫義風偉傑

令人千載興起而史筆之妙開合變化又足以曲

盡形容真奇事哉古史因之不敢易一字亦宜矣

田單傳

古史用史記田單傳而增入戰國策所載

田單三事惟魯仲連教之攻翟一事可重訓後世
爲將者

屈原傳

太史公先叙屈原以諷見疏於懷王作離

騷而發明其所以作離騷之意復叙屈原勸懷王
殺張儀不從諫懷王母入秦不從而又發明其倦
倦宗國以及人君知人之難然後叙其見放作漁
父問與懷沙賦而終之以自投汨羅此必有得於



屈原行事次第之實而文亦宛轉有餘味矣古史
謂作離騷當在懷王末年故以其見讒及勸殺張
儀諫勿入秦三事連叙方述太史公形容作離騷
之說至其形容屈原憔悴宗國為人君知人之難
者則刪之太史公文章之妙破碎不全矣

身殉傳 太史公先叙愛卿謀趙事而後及其棄趙
相印赴魏齊之急困於大梁作雲氏春秋以終焉
古史反之謂先困大梁而後謀趙是雲卿相趙既
棄去後窮而復歸相趙似非愛卿烈士夫之氣且
太史公嘉其謀趙之工責其以匹夫窮交而一旦

棄趙當矣爾子反贊其者我亦各有見與

善仲連傳 古史魯仲連傳襲用史記間刪其字自

大史公謂仲連指意雖不啻大義蘇子謂戰國一

人而已已之拔魯連不肯帝秦最合大義射聊城則
聊城人實由之而死二史之贊可以參攷若以其
無一毫利心其間則信乎戰國之士無與並者

呂不韋傳 呂不韋太賈也以君之子為奇貨而君

之竊寵利既多禍敗乃宜太史公以為此孔子之
所謂聞者誤矣蘇子斷以嬴氏先亡蓋亦一說而
傳則全用史記



李斯傳

史記書李斯不能輔君否則且與周邵列

殆於朱古史謂國破家滅非其不幸此為近之

趙高雖之腐之餘實包藏逆謀方其殺夫蘇立胡

亥已為身計至殿欲壞者三然後以歸子嬰耳李

斯不知其心而與之爭見殺不亦宜乎斯教秦殺

奪餘三十年以一天下高之殺斯又司造者假手

耳尚何足論云傳依史記諸文

蒙氏於秦世以凶德參會誅死已晚矣太

史公貴以人臣之常理似非所宜施二古史亦費辭

扁鵲傳古史謂於趙世家則所記簡子效藥而歸

之扁鵲傳然史記於扁鵲傳固自恭載其事古史

特去一而存一耳

刺客傳大史公傳刺客五人稱其立意較然名垂

後世蘇子非之謂考之春秋無曲沫劫盟之事而

四人者亦皆非賢於春秋法皆當書盜而不名鳴

呼偉哉惜不併四人者刪之耳彼凶愚小人狂然

輕生何足垂世而以傳為雖曰豫讓去在報君然

所事智伯者何人其執迷至死愚乎有言君為社

稷死則死之

滑稽傳太史公傳滑稽者三人皆伎止優戲耳西





門豹古之良吏東方朔亦漢之名臣褚氏例取而附之優戲之列何哉褚氏不足責也蘇子明言西門豹非滑稽而不與分置列傳然則何以改作古史為

附抄 初縣 春秋公十年伐納粟 秦始置初立一午

一級私學 秦始置初立一午 追刺 趙武公

焚尸 衛出公之殺而焚之 護而答席 足疾隨

登席公怒 立子立弟 人立子立弟者太子死則立

太子之弟立子若太子死則立子弟 臧孫謂魯說

之子近世 以為江時 公也 大 水 行 者 之 疾

有恤民之心 弟 故 亦 及 立 未 嘗 有 恤 民 之 事 疾

曰 初 縣 秦 始 置 初 立 一 午 秦 始 置 初 立 一 午

二 各 不 備 詳 時 實 也 初 立 魏 羊 販 中 山 其 後

中 山 復 國 至 武 王 何 樂 文 云 樂 首 立 五

八 許 又 云 中 山 君 在 魯 代 樂 文 云 樂 首 立 五

王 濟 王 孟 典 秀 才 趙 公 子 成 武 武 是 王 胡 職 考 云

中 山 王 孟 典 秀 才 趙 公 子 成 武 武 是 王 胡 職 考 云

也 陞 趙 世 家 餘 賈 註 刑 棄 灰 李 斯 傳

堯舜三代之事可為萬世法者孔子於定書備矣東遷而後之事可為萬世戒者以約之而作春秋矣太史公取孔子已棄而不載者復為史記始不過博闡於義理似責然太史公生長

於黃老荒唐謾語乃能以尊孔子黜黃帝乘
龍上天之事不載而極老莊流弊使與申韓同
傳可不謂毫釐之士哉蘇子悲其不得聖人之
意為改作古史意其果有得於聖人者及今參
攷乃不過於帝紀增入道家者說謂黃帝以無
為為宗其書與老子書相出入耳於老子傳附
以佛家者說謂釋氏視老子體道愈遠而立於
世之表耳太史言申不害學本黃老蘇子則諱
而改之曰緣飾以黃老太史公言諱非其歸本
於黃老蘇子則諱而改之曰借老子為說凡其
論贊之間又往往顯斥孟子而障正學以
以是為得聖人之意古史不若石作之愈也此
儒者之學必先於致知歟咸淳六年庚子八月
二十二日後學意溪黃震敬書於紹興府袁闈



楚漢書東氏日抄分類卷之五十二

讀雜史三

汲冢周書

汲冢周書七十篇自度訓至小開解凡二十三篇皆載文王遇紂事多類兵書而文蓋難曉自文儼至五權二十三篇載文王薨武王繼之伐商事其文間有明白者或類周誥自成開解至王會解十三篇載武王崩周公相成王事間亦有明白者多類周誥自是有祭公解史記解穆王警戒之書也職方氏繼之史今周札之職方氏相類芮良夫解訓王暨政臣之書



楚漢書東氏日抄分類卷之五十二

讀雜史三

汲冢周書

汲冢周書七十篇自度訓至小開解凡二十三篇皆載文王遇紂事多類兵書而文蓋難曉自文儼至五權二十三篇載文王薨武王繼之伐商事其文間有明白者或類周誥自成開解至王會解十三篇載武王崩周公相成王事間亦有明白者多類周誥自是有祭公解史記解穆王警戒之書也職方氏繼之史今周札之職方氏相類芮良夫解訓王暨政臣之書



也王佩鮮亦相類自周祝鮮至詮法鮮不知其所指
終之以器服鮮而器服之名多不可句

水旱飢荒其至無時非務積聚何以備之夏曆曰小
人無蕪年之食遇天飢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蕪
年之食遇天飢臣妾與馬非其有也國君無蕪年
之食遇天飢百姓非其有也成之哉弗思弗行至
無日矣

諸橫生盡以養從生從生盡以養一丈夫夫夫從生人

若農之服田務耕而不耕文傳解維草其宅之饒納而不獲

維會其德之人而獲飢云維聚之天道尚右日月西移地道尚左水道東流人道尚中

耳目復心吉札左還順地以利本武札右還順天

以利兵將居中軍順人以利陣文傳解水泉深而魚鱉歸之草木茂而禽獸歸之秋賢使能

官有材而賢歸之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
民自來此謂歸德大藥解

周公正三統之義作周月惟一月斗柄建子日月俱

起于牽牛之初右回而行月周天起一次而與日
合宿日行月一次而周天曆會于十有二辰凡四



時成歲春夏秋冬各有中氣以著時應春三月中
氣雨水春分穀雨夏三月中氣小滿夏至大暑秋
三月中氣處暑秋分霜降冬三月中氣小雪冬至
大雪固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間夏數得天有五物
同商以建立爲正亦越我周改正以垂三統至於
故授民時巡狩悉率猶自夏焉是謂周月周月辭
謚法經緯天地曰文道備博厚曰文舉勤好問曰文
慈惠愛民曰文愍民惠禮曰文錫民爵位曰文謚
一而義不同如此曰武者五曰恭者九其能類此

時節

民至億兆后一而已矣不敵衆后其幾哉補發於人
之倣忽咎起於人之倣輕心不存焉變之倣伏以
言取人人飾言無稱飾書事王王親受之面相誣
蒙難至而悔將安及訪良夫辭

不幸往不聞過福在受諫尊在慎威王佩鮮

國所以爲國者以有家家所以爲家者以有人天下
莊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

右明白有理可讀者

謂惡率諸侯以朝賢人而已獨不往謂五年之積者
霸愚惑周初與時無此說謂武王旣勝殷庶方不



服者分師傳之凡慙國九十有九服國五百六十
有二愚按此與一戎衣而天下大定之說相反然
孟手亦自言滅國者五十又謂殷之五子亡伯禹
之命用丕與作亂是與五子之歌相反謂湯將放
桀先居中野民皆歸之桀乃致國於湯湯不受桀
南徙千里民復奔歸湯桀又徙魚民歸湯如初桀
復去湯乃放桀而復薄又以感讓三千諸侯而後
即位是夏商乃禪也非伐也恐亦未必然

右可疑者如此

謂文王受命九年謂文王忌高謂冬在鄭闕命人

詳周 謂武王將起師伐商召周公曰嗚呼嚚淫
哉今朕將有商斃子受為商

右可參訂按周自太王肇基王迹實始於商
周勢不兩立勢或有之謂周無心得天下而非
漢人受命之說自歐陽公始耳

子受魯相魯乃作子庭味庭立于少庭

呂名武王伐村反右乃立五宮或有同則

也作王會主王城解或大繁露注見之所

解父問王會張亦帝於四國諸侯學改其李

會之宜子曹子官謂之士注案也



此書出汲冢多類兵書後多類周譜然伐
商遷維之事多與今尚書合而文無一語
相合將戰國之士倣而爲之歟然不可曉也

國語

國語起穆王伐犬戎訖越句踐滅吳分國以紀謀
凡陰陽律呂天時人事道順之數焉其文宏衍精繁
韋昭注文亦簡切稱之昭謂左丘明作述其事必
要禍福爲驗因與左使類然考其歲月春秋傳以證
載趙襄子已非出於孔子所稱之丘明今國語遺漢
詳謂魯莊敬公又果左丘明之作否耶惟喜忌稽與
升言必主恭敬周衰之崇虛邪說一語無之是足證
萬世也

召穆公謂民當道之使言而不可防蒞良夫謂利當
布之上下而不可專此萬世不刊之明訓足以進
之六經正不俟厲流彘而後知其言之足信也其
弘之見殺特坐右劉文公以預晉范氏乱耳若曰
天之所壞不可支而罪其城成周則凡國家中微
皆當弃之不爲而爲之輒爲逆天乎且天亦何嘗
不欲支人之國耶

賓服者享荒服者王

遠夷也

一農祥

考星也立





一墜郭之墜也王料民也料數三川

義陽注謂地震地動而不能出杜伯射宣王于郭

明年注謂魯殺王穆王治生穆王全全之成升

地房蒸林殺蒸解林而折之舌人之導西方天根

方此之間也天報見而呂紹姓呂夏成成王不

政康云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

烈也泉石曰泉母子相權物輕而作重行

而以每節節權權捺捺濟濟不作此與曹好曹惡

之為子權子權捺捺濟濟不作此與曹好曹惡

致不出此為知禮

管仲為游士八十人奉以車馬使說諸侯異日卒以

捍闔亂天下者此殆其作備歟

晉文公讀書三日曰行未能咫聞則多矣其臣趙武

行年五十守學弥博悼公之幼車單襄公也立無

右周語

右魯語

右齊語

魯臣謀議雖必于典禮抑亦其文耳三家曰強公室

日卑禮於何在惟季治為季武子納使迎襄公而

聖書繆以取于為十人叛既而知其使子欺君也

致不出此為知禮

管仲為游士八十人奉以車馬使說諸侯異日卒以

捍闔亂天下者此殆其作備歟

跋視無還言敬必及天嗚呼世豈有不學而可以
爲國又豈有空文無實而可以言學者哉

女戎

史記謂戎必以女戎歸晉

多年

王注戎也承年則也

逆旅

旅舍也

附注

以下注於附無德而隆猶

無基而墾墉

春秋

司馬遷謂公則羊舌肸

不日之文天時謂之春秋之法也特孔子之作春秋又其結莊王使士慶傅太子申取時告之曰彼成勳其心九京爲文子與叔向游于天旣日啟成春如子言也孟也壘培前與也旣日啟成注旣前也壘也壘培前與也旣日啟成

右晉語

方幽王時史蘇謂鄭桓公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

孫未嘗不童虞夏商周是也周衰晉楚齊秦必將

代興謂楚之祖祝融司天齊之祖伯夷典禮靡之

祖伯翳能議萬物以佐舜晉則武王之後惟晉在

也已而皆然然其所由興者非其道矣其子孫之

責歟抑世變耶

祝融

祝融也

九藏

正藏五爲人

姓厥

孤箕服實亡周國

王時有箕子

右鄭語



觀射父對昭王重黎之問稱古者民神不雜自少隰
稷九黎亂夫人作身民墮于祀顛頊受之乃命南
正重司天以屬神命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
常是爲絕地天通其後三苗九黎之亂德堯乃育
重黎之後以至夏商故重黎世叙天地而別其分
主愚謂楚俗尚鬼淫祀至今觀射父之論極其本
本源源矣

楚語

楚語見三拜

右楚語

古之迹讎人而見殺者齊騶馬繻以胡公入於具水

而歎闔閭戮於公於園竹晉長魚矯殺三卻於披屠
園人榮殺子般於次

闔閭親見殺於越夫羞忘不共戴天之讎而甘其子
女土木之囑此豈足與謀國而子胥依之不去復
強諫取禍意者進專諸以弑君俛進要離以戕廢
忌進孫武教兵櫛楚以鞭觀嘗比面平王之尸胥
之禍結在吳有不容違者歟

天王

楚之行成於吳曰昔者無廢旁擊越五大

夫

范嘉 韋 苦 大夫 獲

右吳語



春秋戰國近五百年以功名始終者惟范蠡一人且
其言曰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
者爲此事也今事已濟請從會稽之霸陳誼堅謙
而不可破吳滅即行曾不留刻蠡其列文未哉

子胥曰

三江環之民無所移

注松江錢塘浦甬
江之民三

非吳則越也

及越欲釋吳范蠡諫曰與我爭三

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又戰於五湖注云五湖
太湖也五湖既即今太湖內分五名則三江必
非書辭所遠引之三江○又越絕書出三江之
口入五湖之中越伐吳路也按五湖即今太湖

則三江似指今吳松江口書注遠引他水者非

又秦語越王禽之於三江之浦

困鹿空虛

方曰鹿澗日

從甲至甲爲周語注伯

至于初吉上文先生春六日吉禮則初吉
者春之初注曰歸鹿二月初吉合考

右越語

戰國策

甚矣三代既降人才隨世以就功名尚皆依倣先王
之餘至戰國而後肆無忌憚也管仲之所營者功利
也然必假大義而後能致諸侯之服從子產叔向之
所優者詞辨也亦必昭舊吳而後能却強國之侵暴



更春秋入戰國七雄爭強風俗益變雖使管仲復生
盟誓已無所施雖使子產叔向可作辭命已非所恤
惟日夜蹙蹙然謀所以侵人之國亦日夜惴惴然懼
人之侵其國利害交戰志念擢踊士生其間始習爲
揣摩之術以軒輊之朝秦暮楚倏忽易舉四海生
靈之命盡蕩弄於將士三寸之舌諸侯明知爲其所
詐而不敢問明知爲其所敗而不敢殺何也詐於此
必逸於彼毒於我將滋甚也殺其一必杜其餘我將
無與共國也嗜其無忌懼也固宜然今效其所謂權
摩大要不過合從離橫之兩端要其節目又不過獻
地於彼取償於此或聯合以緩兵或中立以乘弊之
數說展轉相因無非故智投機輒用有同奕括如爲
章之獻漢中以始楚即張儀之獻商於紂如陳翠
之說燕太后以質子即左師然之說趙太后以質子
獻珥立后昭惠所用侗楚即薛公所喜侗齊夜行自
喻段產所用說新城君即白珪所嘗說新城君忠妾
進酒之喻蘇秦既嘗用之以鉗燕蘇代又復用之以
鉗燕王斗就齊宣王爲冠必使工爲國不使工而使
便僻媿卑說趙爲冠必待工爲天下不待工而使勿
艾他日喜有謂買馬必待工者亦此類也淳于髡調



免大俱歸而田父取之蘇代謂蚌相持而漁人得之他日陳軫譖兩虎既斃一舉盡得者皆此類也甚至道關土梗之鄙語蘇秦既施於孟嘗再施於孝先脅以他有美女之細術張儀先用於鄭襄以取金後用於鄭襄以脫身儀秦之於戰國所謂解然其間為游說宗師者且一說而一身兼用之況於其餘固可驟見特以天下分裂辨說交馳此之不容彼之必信一時諸侯不得不屈以聽之其所以於生民之禍蓋時人之怨者蓋非一日之積七雄既并而為秦士之見廢也亦勢矣嗚呼士所以措天下於治者也而反

以助天下之亂向得謂之士乎禹嘗謂戰國二百餘年間惟魯仲連正名義止帝秦為天下士惟孟荀明王道宗孔氏為萬世士彼紛紛者不足言士

前輩謂蘇秦約從秦兵十五年不敢窺山東乃游士誇談本無是事今觀戰國策謂齊之君王后事秦諫王建四十餘年不受兵謂孟嘗君用馮諼之言相齊數十年無纖毫之禍實則齊建日為秦侵削至亡孟嘗亦亡滅無唯類戰國策出於其徒自為之故類張皇欺世如此

世之靡秦者謂其廢封建也壞井田也然封建非秦



以除井田非秦所壞也春秋戰國以來諸侯之得地者皆縣之則久矣其封建之除也自作丘甲田賦以來諸侯之予人田者或萬畝亦久矣其井田之壞也以德相服諸侯無敢變法易令計不過五帝三代始興之時為然人亡政息各逞其私自炎帝政衰以相侵伐自此暫定復擾極而至於七雄如鬻淫蠶毒聚衆毒於一器不併滅於一則不止秦特蠶毒之最後死者耳蓋自生民以來相生相養相保相聚之天下其幣於此乎極頌洞瀾倒彼自莫知其所以然秦何能除封建壞井田而秦亦烏能久存於六國既滅之後哉

魏惠王問公叔痤病痊薦其子公孫鞅且曰弟能聽勿使出竟惠王謂其言悖鞅果之牽而魏曰削策曰此非公叔之悖惠王之悖悖者固以不悖者為悖愚謂戰國亦何事而非悖哉惠王不能信痤之言固悖矣痤為人父而屬其君殺其子非悖乎鞅為人子而削其父所事之國族非悖乎且史記載鞅為產之中庶子中庶者官稱非嫡庶之庶也策之所載亦自悖矣

戰國之臣惟撥弄其君以竊富貴其者倚勢於國而



取重於人之國又甚者給取其祿而反禍其國或竊祿其鄰以自禍其宗國忠於所事者惟處卿

國語之文出一手戰國策多脫誤不可曉韋昭注國

語簡明高誘注戰國策不全而存者亦未必盡然

如天下陰燕陽魏直以燕北魏南南北勢相表裏

耳注乃云陰小而陽大誤矣如薛公入魏而出齊

女韓春勸秦取之以齊秦劫魏此謂魏出齊女而

秦取之耳注乃云婦人大歸曰出誤矣如呂不韋

謀立秦之賢子異人而說太后弟陽泉君曰子異

人賢才也注云子異人名語若以子異二字爲人

之名而不以子字爲公子之子又不以異人二字

爲公子之名語亦不白矣

柱國第一府第一見旗以青與赤爲文赤與

白爲章一注孝已見秦一三川秦二許古

釋見秦一末路言百里者必於九十此許古

字見秦一上舍言百里者必於九十此許古

與國相與曲逆今廣宗縣茶與見齊一

齊二注五大夫又魏有五大夫安安

齊二注五大夫又魏有五大夫安安

齊二注五大夫又魏有五大夫安安

齊二注五大夫又魏有五大夫安安





見於世
曰夷
姓名也
魯作于
變
也見於
前
注
和
也見
變
子
變
生也
摩
箕
山
代
土
陵
因
飯
以
食
子
尾
擊
殺
代
白
璧
王
侯
也
王
其
好
璧
自
刺
白
璧
王
侯
也
明
齋
注

吳越春秋

太伯三讓而周興季札三讓而吳亡以季札為賢王
季其不賢者乎札周之後也不慕其前文人而區
區慕一曹子臧且闔閭為亂札反為之使晉以觀
諸侯之變晉不聞一語諫止何耶吳之有季札猶
宋之有公子目夷也目夷既遜位襄公襄公用鄭
子諫圖曹諫求諸侯諫楚平濟而不殺文諫襄公

雖不用而自表於齊國之義
諫吳札
存亡於字或獨忘言焉又何
然則札未得與目
夷比其出於後世者博學耳

子齊之所當備者費無忌也楚既為之殺無忌滅其
家昭王又使人謝先王之過而勉之歸則子齊亦
可已矣而至纒平王尸世豈有不忠而可責者
哉夫差不可與言功成不去而強諫取死且厲其
子於齊鮑氏以開讒聞者之口又幾於聞者之為
何也

吳越春秋記越王出師次第令人興起於千載之下

然多疑變全類野史如謂湛盧之劍水行入楚如謂公孫聖既死三呼三應如謂天美禹德使百鳥還爲民田如謂越絕無祀有人生而言語自稱無今君之苗裔如謂越之惟山自聊聊一夕自來如謂天生神木一夜而大二十圍如謂越女教劍見衣公飛上樹化爲白猿如謂子胥之靈能拒越兵以須髮射人誣誕至此豈作史書世之義乎

作澹月關關燕功臣始

水厨

越絕書

越絕之義取白踐功成能絕人之惡於理既無當矣

謂子貢所作又疑子胥所作而所載乃及建武二十八年何其自爲矛盾耶其書大抵祖襲吳越春秋而文則雜而不倫矣

史記載楚滅越絕無疆諸侯子申立於江南而吳越春秋載無疆卒子玉立玉卒子尋立子親始失衆自句踐後立八王皆稱霸惟瑯琊者二百二十四年而徙於吳越絕則謂無疆名之侯之侯子繁子子親親失衆楚伐之走南止此爲不同

就李師史記

越五劍

巨闕

吳三劍

又干將莫耶以鑄劍夫婦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五十二

姓名稱

金穰

出越金穰三威黃水則與三

木製唐三威黃水則與三

年凡十二歲一歲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五十三

讀雜史三

春秋世紀

用竹湖李餘政

王世紀

自平王迄敬十三王書於經者凡十二事前此未言
天王法天之號自春秋始前此未書京師衆大之名
自春秋始凡皆致意於本原欲因其不正以反其正
齊威公

黜其義而錄其功王蔡明而王臣不下聘者六十年
盟會同而諸侯無私爭者三十年序績召陵而荆帖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五十二

姓名稱

金穰

出越金穰三威黃水則與三威

木製三威及火則與三威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五十三

讀雜史三

春秋世紀

用竹湖李余政翻所編抄其要

王世紀

自平王迄敬十三王書於經者凡十二事前此未言
天王法天之號自春秋始前此未書京師衆大之名
自春秋始凡皆致意於本原欲因其不正以反其正

齊威公

黜其義而錄其功王蔡明而王臣不下聘者六十年
盟會同而諸侯無私爭者三十年序績召陵而荆帖



陳旅蕭北而狄退默捷過魯而我弭費澤而下葵丘
以前衣裳不軟血兵車無大戰仲尼稱其一正孟子
與其爲盛此凡威公定霸之目九國叛而萌振矜管
仲死而放繩墨城杞貶於城邢救徐急於救許伐黃
則外憂落滅項則衆志離會下則家法壞霸功亦以
不終矣

宋襄公

宋襄伐喪以立威則非仁致夷以謀
無功而又階亂

晉文公

晉自武公并吞專立春秋則晉不書文公復國無所
稟承勤王特爲求諸侯之計春秋亦沒其行事爲國
五年當僖公二十八年晉楚之爭乃閏夷夏之盛衰
非止一國之得失方六朝晉侯以書之抑楚之深故
與晉之亟也然以晉視齊城濮之功雖多於召陵溫
之事雖敏於葵丘三會諸侯莫有不至雖盛於威公
而威公得江黃不用於伐楚而文公則諸非致秦不
可與楚爭楚抑而秦興矣威公會不迨三州盟不加
王人文公會繼內盟子虎矣威公寧不得鄭不納子
華懼其贊臣抑君文公則爲元喧執衛侯矣比夫子



所以有正譎之辨

晉襄公

襄之繼伯由殺之功而春秋不書君將獨言晉人以喪不助戎義不可也方文公之沒敵國並興襄公夏戰於以却秦秋敗箕以剪狄冬伐許以離楚一年之間三敵悉退可謂有霸者之略外患既息舉動即吳伐衛則損威會公孫救則毀烈士殺主盟則權散陽處父救江則謀怠其規模又淺於文公甚矣

晉靈成景厲悼公

晉靈公政隨柄分楚人之言曰晉君少不在諸侯比

方可圖也成公黑壤與邕二會僅能合列國而楚人三歲三伐鄭不能興糧却之師景公蟲牢馬陵及蒲之盟雖得諸侯竟莫為楚屬公文剛敗狄會京師伐秦戰邠陵勝楚會鍾離成吳四鄰無憂而諸侯反成蕭牆反危惟悼公年十四即位入國之明日遂不臣者七人即位之一月取六官於民譽能服諸侯得鄭而駕楚然能駕楚而不能蓋誘吳之非平公繼之五盟六會而淩梁之會操權於大夫宋之盟操權於夷狄昭公一會一盟坐視諸侯之去而不之顧晉日卑矣頃定之母私門強諸侯貳吳楚強然終乎黃池聖

人猶以弱繫晉

晉文未霸以前別紀

晉自郟侯後入春秋皆為曲法殺奪武公始并晉國春秋皆削而不書

魯

謂春秋多內魯之文筆魯之至者謂魯以柳也家法不設君柄不收故多變故

蔡

蔡自宣成下二君以宗盟之長行於事楚而不知變惟文公嘗執事魯畏楚而不得行昭公擅拘郟之辱絕楚章晉人來貨而辭蔡蔡乃假手持吳難釋憾一時終為楚所并

曹

曹在春秋十五君事夏盟最謹與諸侯睦惟偪而無禮不能自立病於戎困於晉亡於宋

衛

衛在春秋十一君兵爭寡少人才特多與魯俱稱望國而適庶亂克第爭父子睽變故繁興云

鄭

鄭近王畿而介齊晉楚之間蓋春秋要領之國其初



周鄭交惡爲王室之罪人其中堅於從楚爲霸者之
罪人其後轉移於七穆之手有罪不討又爲諸侯之
罪人

滕

滕之可尊者纔五君其與諸侯睦其事顯主謹惟偏
而無札故逼於宋畏於齊楚無以自立

邢

邢滅於衛衛文之罪著矣而邢不度德不量力不親
親與狄伐衛以速其亡耳韋充大

鄭

鄭之書於經者四既降齊七十一年而在魯是其不
得免焉必未有罪聖人以伯書明周公大封同姓之
意左氏以爲太子朱儒必不然矣凡皆細姓

微國世紀

虞虢焦滑之屬皆同姓自尋斧於本支

陳

陳舜之後國於荆河汜強楚而遠齊晉堅於事楚荆
得已故聖人不忍貶絕而十二公悉者冊

杞

杞夏之後而用夷積聖人不忍絕也故書子二侯三



人五伯二十八因其善惡而著之

宋

宋湯之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常書公以列於諸侯之上及履十三君行事未有可稱而聖人拳拳焉特以著三統之相承明王澤之當續尔

齊魯世紀

齊

齊自僖公入春秋參盟晉命諸侯以稍稍宗嚮之矣威公霸業雖墮史孝公備世為諸侯之雄景公授政強家陳民得信淵謀之思於民而齊國微矣

許

許初從齊猶未病也齊霸既衰一僉從楚而終為鄭所併

莒

莒近齊福於齊最甚而又怙其強暴首入人之國取人之地春秋夷之略見於經

許

詩諸任之國自奚仲為夏車正而遷于邳神祖為湯左相而居於許然自入春秋以來役於宋福於齊臨之以齊晉微惡無以為國矣



邾

邾小國也交鄰睦事霸諱君臣多駑庸幾守禮義者故能介救大國之間與春秋始終迄戰國而未亡

邾

小邾亦曹姓之國介在海濱畏齊事魯而偏於宋乃能以禮通諸侯與春秋始終焉叔孫昭子於其賦苦莪有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

邾

邾微乎微者也立所出以為後春秋書曰莒人滅邾

紀

紀齊同姓紀為瀋弱而城魯莫以與齊三邑歸邇于紀季入齊紀侯去國矣

微國

微國如魯入極鄭取戴齊人降邾之類聚以紀之以見周禮之衰

夷國世紀

楚

楚在春秋始曰荆繼曰楚始曰人繼曰子蓋當時夷狄之為中國慮未有若楚人之暴且又有方城以為城有漢水以為池有申呂之田以禦外有申息之門



以備內有成。莊吳單浮圖為之君。有子文孫叔子。庚子木子。為之臣。所能世抗。齊晉與春秋始終。至靈憲以後。雖專令諸侯。喪敗相尋。吳然春秋書法之嚴。則又以其私竊名號而夷之。尔

吳

吳姬姓之長春秋以其假竊名號而夷之其始也晉方患楚未暇憂吳其後吳甚有意於駕晉又其後吳所爭不在晉而在楚又其最後楚亦不能強而吳之所患者在越矣

秦

秦自穆公以東伐楚為秦之單浮有書行之單令後之戰河曲之戰暴兩國之衆與數十年報復之師更四君而未已秦之為秋其始於殺之戰歟

越

越少康之後入春秋百九十餘年始見經常不過以國稱僻陋甚矣獨句踐與吳之事可以勸臣子之節蓋越自楚靈之強嘗從之伐吳而闔廬之立遂因以仇越是以夫差敗於檇李而懷必報之忿及句踐困於夫椒而遂成不釋之讎仇吳之愈隱於柔服之初秦吳之計蓄於卧薪嘗膽之時而昭吳之志卒逞於



生聚教訓之後二十年間所欲盡從興事造業者可
以略觀之矣

戎

戎之類有六曰山戎比戎姜戎維戎茅戎陸渾之戎
東遷以來恣睢莫甚秦威大振治戎之旅而戎始戢
及晉惠之反誘戎遷於伊晉臺之霸放戎戰於殽其
勢不得不至於陸梁異時徐吾之役既平茅戎於周
而後敗王師是齊有撥戎之功豈有致戎之罪

狄

狄比戎患尤甚春秋書狄者三十六有長狄赤狄白
狄而潞氏甲氏留吁又赤狄之種惟潞者最顯
威畢力治楚置狄不問無損霸業之盛實白景公諸
侯盡離而閉南關以北尋治狄之怨雖剪除之功居
多捨內事外勦業最矣

夷

夷之微國如介如徐如舒如庸莊僖以後累累而書
已以人稱甲潞以氏稱鮮虞魯各如以號稱皆聖人
預爲中國慮齊威之霸能帖荆於召陵而不能止江
黃之伐晉文之霸能致秦敗楚於城濮而不能保郟
六之不亡小國尚安所恃而不奔走於夷狄故嘗先



於秦鄭屬於吳沈徐胡頰屬於楚勢不免焉尔

春秋臣傳因晉人王當元編而以此見爲評

魯

臧氏

盛哉臧氏之代不乏人也傳伯諫觀魚哀伯諫取郕鼎至臧孫辰復能以言立後之卿大夫皆宗之方東門襄仲之子歸父欲去三桓季孫行父欲追怨治其後獨臧宣能斥以後之人何罪皆可謂賢也已臧武仲以智稱乃阿季武子之私廢長立庶卒見惡孟氏而奔齊臧氏遂衰豈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之類耶

季孫

魯桓公生莊公復生慶父叔牙季友莊公薨叔牙欲立慶父季友殺叔牙而立閔公及慶父殺閔公季友復殺慶父而立僖公季友雖於次最幼而殺二兄立二君勢最強叔牙之後爲叔孫氏慶父之後爲孟氏與季氏爲三桓而季孫遂爲稱首季孫行父相二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最號賢者然強私家弱公室小廉適足爲濟私之具東門歸父謀去三桓及宣公之死行父宣言於朝欲修怨焉曾謂賢者而有是乎營僕弑逆以寶來奔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行父命

出諸境曰今日必遠公固失之矣然行父人臣益以
逆順告諸君以君命出諸境乃可耳君命而已反之
何其自專且自謂有舜大功二十之一亦豈臣子之
所宜言乎一傳而季武子逸四分公室而專其二甫
傳而平子遂逐其君使死於乾谿習於惡既熟不復
知惡之爲惡而勢亦駸駸難返矣故至季桓子之世
雖以夫子子路不能盡墮三都桓子生不用孔子而
死囑康子康子舍孔子而召冉子是皆習於惡之既
熟膠於勢之難返雖有良心亦陽爲空言而止尔

叔孫

莊公薨無嫡嗣叔孫欲以次立其兄慶父不果爲弟
季友爲醢莊叔嗣封傅子穆叔視三相子孫爲政賢
季氏三分公室穆叔獨不可固請而後盟之猶使其
秉之人獨盡爲臣季氏潰盟伐莒穆叔使魯被執臨
危守節不以貨免既歸出見季氏栢楹曰雖惡是其
可去乎是亦異於季孟之心矣雖以妖夢溺於豎牛
二子穢焉此私門之禍不足以掩其公室之義昭子
以庶獲繼不以豎牛立已爲勞而殺之日食不伐鼓
知季平子有異志平子出昭公昭子實使子齊謀納
公不果而折死其志爲可哀亦是世穆叔之賢矣叔



孫雖不賢子路之謀墮三都也尚能順之墮何

孟孫

慶父以逆誅公孫敖以淫逐而子孫乃多賢敖之二
子文伯惠叔兄弟相及其奔於莒已氏所生之二子
亦耻以惡聲聞文伯之子蔑是為孟獻子孔子稱其
加人一等孟子稱其有友五人其後傳子亦耻不閉
於禮聞正考甫鼎銘而囑然子寧禮於孔子斯皆可
謂賢矣然邠氏伐季氏而共執郈昭伯殺之使季氏
得逐公於齊者正獻子也仲由誦墮三都叔孫氏已
墮而季氏已墮費而孟氏獨不墮成使孔子不得成
相魯之功者亦端子也豈傳子囑復之傳者我
儀之為禮而已耶

端木賜

子貢欲免齊伐魯耳乃一出而亂齊破其強晉霸越
率天下而兵其禍豈止墮鄭國哉且田常欲為亂而
反殺之以孤主制齊可乎謂賜而為之何足為賜謂
非賜所為其辨說之弊雖儀秦不之及何物史臣能
偽為此是當缺疑

子家駒

子家駒聞昭公將伐季子之謀而不洩既伐季氏季



氏請以五乘亡，勸公許之。不听。公孫于外，子家羈從亡。備嘗艱，雖公薨于乾侯，季氏欲任之而逃，持心堅正，義不忘君。進退審處，動與理合。魯之羈臣未有賢於子家羈者也。

齊

管仲

商周之初，伊呂皆得聖君而輔之。而又諸侯皆未強大，故有德易以與其後。諸侯爭強，其勢不歸於并滅，不止而生民之禍。列矣。管仲起其間，先以法制富國，強兵為威制。張本然後教其君，不肯滿深之盟，以示信命。燕君復從，貢於周，以示義。伐莒，不服，責以包茅不貢而奏服。鄭伯逃歸，不盟，則亦弑其太子華之讒，而鄭伯請盟。力既足以勝，然後假仁義以行之。故能不以兵革而一正天下。其有功生民，宜細哉。然自開闢以來，功利實自此始。後世皆陰用其術而陽諱其名。功不及之而禍反滋焉。此君子所以不貴倖成之功，雖當世賴之而識者譏之歟。

晉

六卿范氏

中行氏 智氏
欒氏 趙氏 魏氏

晉稱六卿，雖下陵上替之積，子孫至於分晉，名教誅



之然其初興皆才智有過人者君子取節焉未可盡
以下體廣也抑亦以才智而能守正者其范氏之士
變中行氏之荀吳知氏之荀懿趙氏之趙襄趙武魏
氏之魏絳平士蓋殺獻公盡殺蒞氏之族又以術驕
競而滅之此小人之才耳士會得政晉盜奔秦其才
爲可知將老而戒其子樊以從二三子惟敬庶知本
原者然會晉人也在秦即僂晉仁者爲之乎惟樊也
不矜功不受賂謂外侮必有內憂而不事爭強况其
特爲獨能守正若旬也以愛其子歟之故蓋殺欒氏
召亂以覆宗雖才何補焉此人才之爲可欬也初
林父將伐晉伐齊而皆取其賂先獻遺制制敗於楚
僅以滅潞爲功抑未矣如庚如懼才皆碌之惟吳也
不受鼓之叛者鼓力竭而後取鼓再叛猶予之田而
使其忠臣相之視其時亦爲守正至寅即與范吉射
攻趙氏而覆宗矣此中行氏惟吳爲可稱也知氏之
有荀懿迎立禚公修政施德再避楚師兩所鄭平皆
不責人而求之已功刻於晉爲中興而未嘗有一毫
苟以成之之意非守正而能尔乎趙襄審所可從而
獨從重耳視荀息里克溝瀆慮見天壤不侔勤王
定霸未嘗不告君以正趙武承其餘烈幾漸復典薄



幣諸侯歸邑齊魯以信自將不虛察之詐厥功茂焉
趙簡子殺趙午納陽虎獻德非少獨以受周舍之直
諫晉人懷之子孫勳與矣亦趙衰趙武之遺休爾魏
驪尚力不足以訓而絳灌悼公戮公弟揚子之僕遭
值明主超將新軍三駕而諸侯平九合諸侯而尚勉
君以思其終殆皆於其正焉基之此趙之趙欒趙武
魏之魏絳皆可以守正稱也若魏晉舉平縣大夫謂
非賢於人不可也然滅公族而縣之舒實預焉縣大
夫得人正其植私之計左氏以為孔子時之吾斯之
未能信韓氏之可稱者韓宣子也然反感困於衛致

闕曰於周正矣易縣於宋求王於鄭何不能推其類
乎善乎蜀人王當之言曰豈禮義可爲於顯而弃於
幽耶否則國可弱而家不可以不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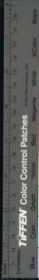
狐偃 諸臣附

狐偃重耳外祖而傅申生驪姬之難教申生逃不果
卒杜門不仕其子舅犯從重耳於秦偃雖死不敢教
之或犯遂佐晉安天下功光前人其積有自來矣狐
夜姑乃不量己怨陽處父之易其位擅殺以逃復反
於狄豈夷之不可華也哉苟息從君於惡強立非所
當立之奚齊卓子皆陷之死里子傅當立之申生顧



受驪姬之閒持兩可不救迨禍成事極矣齊卓子已
立爲君乃犯大不韙以殺之之二人者之死曾自經
溝瀆者不若也好忠而不好學其弊乃尔亦可悲矣
慶鄭一諫惠公之背秦而不听卒誤其君而陷之敗
此商人耳瑕呂飴甥辨於秦以歸惠公其辭繁然足
全國體於晉亦有一時之功冀芮教夷吾賂秦求入
視舅犯之教重耳天誅不足以喻高卑矣文公既立
尚執迷不悟而謀作亂宜一絕矣冀缺乃以敬德嗣
興執晉國柄卻至不忍一婦人之笑而伐齊修怨卻
至本無大過反以才辨自務與綺擘同稱三惡竟覆

其宗禍禍無不自已晉祚其世也哉先軫以膽出之
英超將中軍城濮之戰策勳第一乃以忠憤不顧而
唾卒於自討讖者悲之使其幸遇明君豈至是哉伯
宗事君以忠用兵以義卒爲三卻所害豈亦不能善
用其剛者歟州犁奔楚曲爲逆圍之謀忝厥父矣司
馬女齊不齊魯肥杞而能勸晉遊楚言必本理叔向
所相與始焉終焉者奇諫賢矣析突外舉不避讎內
舉不避親至公一忱可詔千載士伯瑕多知天道其
子弥牟當勤王而責宋之不共亦足名冢陽處父輕
易夜姑之位而見殺幾於自取苗賁皇雖有功於晉



終不免楚人狙詐之習此無足云惟叔向也博多文
能以禮信爲國超然一時乃違母命以女禍覆宗悲夫

介推

有功名之士有澹泊之士介推雖從亡特澹泊而沽傲
之人可出無共濟艱難之謀甫入而文公遽變祿求服
及推即憤怨而去雖推不去亦豈若趙衰舅犯軍機佐
其君以興晉哉推反譏三三子爲貪天之功過矣

宋

公子目夷 尚成 樂喜 華元

公子目夷不受襄公之讓國賢矣襄公失德而屢讓不
足以過之其所能者在已其所不能者在人目夷亦
奈何哉向以齊偏湯之邑以歸諸公乃自詭弭兵而
求公賞邑爲善不報於實心有時而必敗耳樂喜素
向成之弭兵謂無歲則驕亂生則滅凜然憂國之誠
心雖一介夫之死猶哭之哀良以不貪爲寶力辭獻
玉其心純乎公故也華元殺楚使而致兵未爲善量
勢者蕩澤之亂國賴以安

衛

石碚 邾子

孔達 孫

孫良夫 狄父

甯莊子 甯行 北宮文子 蓬伯玉



石碻大義滅親此不幸處人道之變非所忍言石祁
子執親喪不忍以嗣位故佩玉卜兆是不足以見人
心本然之天乎孔達不量強弱挑管取禍自經灌漑
曰利杜稷恐善謀國者不爲也孔惺以舅甥之親出
輒而立蒯聩自衛而責父子之名雖順自惺而言君
臣之分則乖夫亦當感輒以人心天理之正不可則
去之耳孫良夫違衆犯齊既敗則又依晉以敗齊專
而生事國何賴焉其子林父逐其君獻公以戚叛歸
晉之反爲臣而執其君何哉其爲盟主也寧蒍子扶
立文公衛以再造甯武子輔成公雖再出而不至失

國謂護於艱危之中庶幾世濟忘力者李補筆於
逐獻公寧喜欲納獻公反弒殤公爲惡滋甚善惡固
不繫其世耶北宮文子善媿人之國遵伯玉於獻公
之去國復國也皆避而不與善惡亂世殆東漢郭有
道之徒歟然有道未嘗居其位

鄭

七穆

穆公之子十一人子然士子孔先卒子孔專而見殺
子羽不爲卿存而顯者稱七穆子罕子綏子良子國
子游子邛子豐是也然多骨肉相殘惟子國之子



產賢又惟子罕之孫子皮知其賢而授之政子產沒後賢而有禮者子太叔

吳

季札

季札生蠻夷中以禮義智識聞天下聞樂而知古人之治亂歷聘而知列國之興衰燭照龜卜莫喻其明矣然吳至其父壽夢始大壽夢賢而欲立之不可其兄諸樊讓之不可其兄餘祭餘昧以次相傳必欲致位於季又不可餘昧之子王僚嗣立而諸樊之子闔閭弑之曰致季可也否則我當立吳之暴亂遠自此始

楚

令尹子文 孫叔敖 沈諸梁

楚介在遠夷而雄於中國夫豈偶然之故哉令尹子文爲相四十年家無一日之積孫叔敖身已貴而意益下位已高而心益恭國有人焉若此國欲無與得乎沈諸梁當白公勝之亂國人望之如父母一舉而定之功成不居亦賢矣哉

秦

孟明 百里奚 蹇叔

孟明不知鄭之不當襲又師出而輕雖王孫奮尚幼



猶知其必敗雖再敗之餘鼓勇焚舟不過晉不與爭而已豈嘗有功於秦者哉秦之能霸穆公之賢而秦固強耳世乃以其焚舟之勇傳誦爲美談不知秦晉報復暴兵千里更四君而不休皆孟明啓之外誤其君內違其父不才孰甚耶其父百里奚聞閼險阻浮沉亂世一爲穆公所禮致即薦蹇叔二老隨事略言應輒如響惜穆公用不盡其才而反用其子爾

慈溪黃氏日抄卷五十三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五十四

讀雜史四

東萊大事記

始於周敬王三十九年首書魯人獲麟孔子作春秋又別爲大事記之解題首載伊川春秋傳序蓋記以上續春秋解題以上續左氏傳而載伊川傳序所以明春秋之義而寓所以繼之之心也溫公作通鑑始於威烈王二十三年後於魏麟七十八年始於三晉大夫封諸侯特以繼左氏末年載智伯事蓋自處以史而已大事記旣以繼獲麟之絕筆而入通鑑以後



猶知其必敗雖再敗之餘鼓勇焚舟不過晉不與爭而已豈嘗有功於秦者哉秦之能霸穆公之賢而秦固強耳世乃以其焚舟之勇傳誦爲美談不知秦晉報復暴兵千里更四君而不休皆孟明啓之外誤其君內違其父不才孰甚耶其父百里奚聞閼險阻浮沉亂世一爲穆公所禮致即薦蹇叔二老隨事略言應輒如響惜穆公用不盡其才而反用其子爾

慈溪黃氏日抄卷五十三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五十四

讀雜史四

東萊大事記

始於周敬王三十九年首書魯人獲麟孔子作春秋又別爲大事記之解題首載伊川春秋傳序蓋記以上續春秋解題以上續左氏傳而載伊川傳序所以明春秋之義而寓所以繼之之心也溫公作通鑑始於威烈王二十三年後於獲麟七十八年始於三晉大夫封諸侯特以繼左氏末年載智伯事蓋自處以史而已大事記旣以繼獲麟之絕筆而入通鑑以後



又皆搜通鑑之所不載豈其意未以通鑑為足哉然
朱文公作通鑑綱目亦惟始於三晉大夫其事惟史
雖不以大事為名而綱目所以鑿春秋目即所以鑿
三傳剪裁出入首尾貫通視大事記又不同矣顧大
事記多主戰國策而以史記汲冢書攷究異同其於
名義地理為詳學者亦不容不考

周赧王四十一年四月書孔子卒是為魯哀公十六

年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至是年七十三

田桓滅齊族之強者解題云樂卻胥原不微則三家
不能分晉國高郵晏不滅則田氏不能篡齊

趙侵楚解題曰以誤吳也吳伐楚解題曰為楚所

也得其情矣

周貞定王元年管衰公及越后甯盟于平陽解題云

三子皆從康子病之杜預曰耻從蠻夷盟愚意康

子恐其君借勢於越以去己故病之與越將妻公

康子納賂太宰嚭而止同一私心豈以盟蠻夷為

耻哉

張孟談既為趙襄子滅智氏而去之耕於負親之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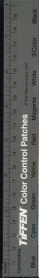
愚謂與范蠡泛五湖同風

貞定王二十八年崩哀王立三月弟思王弒之思王



立五月弟考王又弑之考王既立遂封其弟於
河南爲河南桓公修周公之職其後遂爲西周而
東周於是又有東西周之分矣初周之方興所謂
西周者豐鎬也所謂東周者東都也東都之地有
二其一在河南即郊鄆郊者山名鄆者地邑周公
卜澗水東者也是爲東都之王城惟天子時會諸
侯則居之否則虛其一在洛陽即成周成周本并
河南之總名而遷殷頑民於成周實在此洛陽周
公卜澗水東者也是爲東都之下都則保釐大臣
如君陳華公治事者居之幽王既失豐鎬平王遂

遷東都之王城王子朝之亂敬王又遷東都之下
都至是考王以王城故地封其弟惟曰河南桓公
東西之名未分也桓公卒威公立威公公卒惠公立
秉政三世益專惠公別封少子班於鞏以奉王號
東周其惠公獨擅河南而不復奉王歟東都者指
威烈王所居之洛陽而鞏者班之采邑是班秉政
於洛陽而食采於鞏班亦稱惠公是爲東周惠公
焉至顯王二年韓與趙分周爲二東西周始名爲
列國不復相闕顯王在東周持建空名於其上而
韓趙分周之師意者爲西周而舉歟後五十三年



顯王之孫赧王立又自東周徙都西周特主其祭
耳土地人民政事皆西周惠公之子武公者專之
赧王十五年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未幾韓又
徵甲與粟於東周蓋東周時服於韓二十五年東
周君朝秦五十九年赧王與諸侯欲伐秦秦使將
軍樛伐之赧王入秦盡獻其邑三十六又七年東
周君復與諸侯謀伐秦秦使呂不韋滅之河南洛
陽東西周之地盡以封呂不韋自周武王至此合
八百六十七年凡東西周之詳東萊隨年攷之而
今摠錄於此

赧王之父慎覲王二年魏惠王命諸侯于白里將復
尊天子不克東萊曰按韓非子魏惠王爲白里之
盟將復天子彭喜謂鄭君曰君勿聽大國惡有天
子小國利之君與大國不聽魏焉能與小國立之
所謂將復立天子者是時七國旣稱王不以周爲
天子也或者猶答孟子勸諸侯行王道何哉

周威烈王四年秦作上下時先是秦襄公旣侯居西
垂自謂主少皞之神作西時祭白帝後十六年秦
文公作酈時祭白帝後八十四年秦宣公作密時
於渭南祭青帝後二百五十年秦靈公作上下時



於具陽上時祭黃帝下時祭炎帝太史公續秦紀
至秦襄公作西時曰僭端見矣

威烈王八年越滅郟郟今海州方春秋時太皞之後
有任宿須句顓臾四國少皞之後有莒郟二國至
於戰國獨任國僅見於孟子

威烈王九年秦初君甥與河用諸河以求福也戎狄
之俗也鄴爲河伯娶婦西門豹禁止之魏與秦郟
染其俗歟索隱君甥作君主謂取他女爲君主猶
公主也

威烈王十二年中山武公初立先是魯昭公十二年

晉假道於鮮虞以滅號杜預曰鮮虞白狄別種在
中山新市縣中山名見於傳始此及定公四年晉
合諸侯伐楚荀寅曰諸侯方貳中山不服是中山
是時勢已漸強至是武公初立意始備諸侯之制
與諸夏抗歟威烈王十八年魏文侯克中山後三
十八年其子武侯之世又與中山戰于房子其時
蓋已復國後七年中山築長城以備趙又後二十
六年魏以中山君爲相則此時中山服屬於魏又
二十年韓燕中山皆稱王則中山益強又十八年
趙武靈王攻中山中山獻四邑以和又五年趙再



攻中山又四年當赧王十九年趙遂滅中山戰國
惟中山世系不明惠故摠錄於此

威烈王十三年晉河岸崩壅龍門至于底柱解題云
春秋後河患始於此漢待詔賈讓曰齊與韓魏以
河爲竟各去河二十五里爲隄水時至而去則填
於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患遂成聚落時至漂沒
則湛溺自其宜也愚按此年乃岸崩壅水賈讓所
言乃河溢決堤事本不同而賈讓於河患極見本
末程尚書大昌作禹貢辨其說出此

秦初令吏帶劍又百姓帶劍解題曰佩玉三代也佩

劍秦也

威烈王十九年魏李悝著法經六篇以政莫急於盜
賊故始於盜律賊律盜須劾捕故著囚捕二篇其
輕狡越城博戲假借不廉淫侈踰制爲雜律一篇
終以具律具其加減猶今之名例律也凡六篇商
君受之以相秦遂變法又置法官解題曰法始於
伏羲而備於周雖其間有詳有略要之皆本於伏
羲也法變於秦而極於五代雖其間有因有革要
之不能大異於秦也愚意揚雄稱法始於伏羲成
於堯者殆指典章法度而言今李悝所著商鞅所



用乃刻發戕民之具非法度之法也自蚩尤作五
虐之刑曰法至春秋如鑄刑書之類惟戮是聞及
李悝撰次諸國之法而加刻焉秦遂緣之立爲法
官愈傳愈密而民無所措手足秦之所變豈變伏
義以來之所謂法而可並言哉

威烈王廿三年通鑑所始之年也通鑑始於三晉大
夫爲諸侯大事記始於九鼎震云三晉篡盜之應
周安王四年書列禦寇爲李耳之學楊朱亦師耳與
墨翟春秋後各以其學行天下解題曰列子多引
黃帝書蓋古之微言傳久而差孔子定書始堯典
其有以哉愚按列子之言類楊朱而後世以黃老
並言者恐亦借古聖人爲重如神仙則言黃帝僉
則言堯許行並耕則言神農皆起於後世耳古豈
有此哉

安王十八年秦止從死秦自武公以人從死獻公即
位始止之愚謂初政如此所以能徙治櫟陽修穆
公之政而興其國歟

顯王五年秦敗魏趙韓斬首六萬級以萬計級自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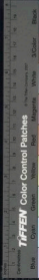
石門之戰始

顯王八年秦孝公下令求能出奇計強秦者公孫鞅



自魏入秦用之變法秦自此強矣蓋謂法之始行
民亦苦之及其既久能攻戰能告訐能損下益上
者皆得志宜孝公以爲百姓果便之彼貧弱者日
以失職怨氣滿腹而不敢吐孝公安得而知之哉
顯王十九年秦壞井田開阡陌解題曰阡陌田間之
道也秦澤稱商君之功亦曰決裂阡陌決裂云者
井田之制分畫堅明封表深固非大用力以決裂
之不能掃滅其迹也東萊此語明矣又繼之曰變
井田爲阡陌爲之字義又與決裂相反當以朱文
公阡陌辨爲正

秦令民父子同室內息者爲禁解題曰內者納也息
者子也子第納妻而生子則不許同居也商君初
令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及是雖止有一
男納妻生子亦分異矣商君嘗謂趙良曰始秦戎
翟之俗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爲男
女之別禮不下庶人命士以上父子始異宮今商
君制禮乃過先王豈其情愷惠謂命士以上父子
異宮者屋室廣而侍者衆故於所居各爲自便非
分離而各居也商君欲增戶口而使父子分離各
從征役耳非使男女有別也緣古說以欺人也東



萊猶以正禮責之何待之厚耶

顯王二十年秦初置有秩史解題曰井田既廢比閭之制亦壞故置有秩史以董之漢百官表載縣萬戶以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不滿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二百石是爲長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爲少吏大率十里爲亭亭有長亭長持三尺板以劾賊亭停也蓋行旅宿會之所館一亭一鄉鄉有三老以德齒表率其鄉有有秩掌一鄉人有嗇夫鄉小者不置有秩則置嗇夫職聽訟收賦稅又有游徼循禁賊盜皆

秦制也

顯王三十年楚聘莊周爲相愚按史無此事而列禦寇子華子凡方外橫議之士多自誇時君聘我爲相而逃之其爲寓言未可知又時君尚攻戰權術未必有禮聘若况之事雖孟子之於梁齊亦聞其好士而往說之非聘也縱其聘之何至預名爲相而聘之就使欲聘爲相何關出道而乃以所未必有之事著之信史耶

封禪書載九鼎沒于泗水彭城下時在楚與師求九鼎之後東坡曰此周人毀鼎以緩禍而假之神妖



以爲說也封禪書又曰秦滅周九鼎入秦東萊曰使鼎果入秦則秦皇過彭城何爲齋戒禱祠使千人沒泗水求九鼎哉

顯王三十四年趙起壽陵解題曰古者凶事不豫壽陵之名始此墓之稱陵古無貴賤之別國語管仲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爲之終是民之墓亦稱陵也秦記載諸君之葬至惠文王以後始稱陵

顯王四十一年魏納上郡十五縣于秦解題曰春秋時郡屬於縣趙簡子嘗衆謂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是也杜預註曰周書作維篇千里百縣縣有

四郡戰國時縣屬於郡此云上郡十五縣是也蔡孝公并小鄉爲大縣未有郡之稱魏納上郡後十餘年始置漢中郡或者山東諸侯先變古制而秦效之歟

顯王四十五年秦惠王復元年解題曰本紀書更爲元年蓋如竹書紀年魏惠王復改元

慎觀王三年韓趙燕齊帥匈奴攻秦匈奴始見於此赧王二年屈原作離騷愚按史之所書者國事也前此書孔伋作中庸此已不待史而傳屈原作離騷又非子思作中庸比也不知止書楚放屈原而疏



作離騷於下何如

赧王六年秦初置丞相解題曰丞相之名始此

赧王八年秦立芊八子爲太后聽政解題曰芊楚姓也八子婦官視千石後卅婦人預政始此其異父弟魏冉爲將軍用事後卅外戚預政始此

赧王十四年秦蜀郡守李冰鑿離堆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解題謂江水出岷山東南過爲道縣入涇都安縣又徑臨邛縣江源縣又東北逕郫縣入東逕成都縣又東南過犍爲武陽縣沫水從東南來合而注之沫水一自蒙山至南安而溯崖水

脉漂疾害舟李冰鑿平澗崖通正水路澗崖卽離堆也

赧王十九年趙主父滅中山誦五日周禮族師祭酺注曰酺者爲人物裁害之神也漢律三人以上無故奉飲酒罰金四兩橫賜得令奉飲者謂之酺東萊據此謂奉飲之禁遠自周公賜酺之制亦必非始於趙也愚按周禮出於漢末謂酺爲祭神恐未可知而破禁飲之禁以賜酺則始見於此爾

赧王三十二年燕昭王使方士入海求三神山解題曰此後卅人主求仙之始也自齊威宣燕昭使人



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世莫不甘心焉

赧王三十六年秦趙會渑池趙以藺相如爲上卿解
題載龜山楊氏之言曰古有以皮幣珠玉而不得
免者況一璧乎雖與之可也全璧歸趙何益哉至
於渑池之會相如智勇不足重趙乃欲以頸血賤
之所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歟愚按戰國策或
謂韓王曰秦之欲并天下而王之也不與古同事
之雖如子之事父猶將亡之也行雖如伯夷猶將
亡之也雖善事之無益也可謂得秦之情矣趙之
危急非周大王方興比也秦之強暴非狄之西陲
荒惚可遷避此也奪之璧脅之兵彼尚知趙有人
而少紆其侵暴予之璧爲之擊缶而不敢較彼且
臣妾我而禍又速矣藺相如烈士也處萬死一生
之地安若無事何可當也龜山之論雖揆正誼我
輩書生平居坐談但有媿嘆耳

秦昭王五十二年是歲秦既滅周以秦年統諸國然
始皇二十六年以前秦固未嘗敢稱天子

莊襄王元年大赦解題曰秦漢以後初卽位肆赦始
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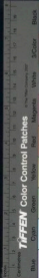
始皇四年建夜令百姓納粟千石拜爵一級解題曰



入粟拜爵始此

魏公子無忌卒初周赧王五十年魏破齊楚兵賴秦
救而定欲親秦而伐韓無忌曰秦有虎狼之心非
盡亡天下之國不休願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
之質以存韓安魏當是時范雎爲秦謀主以破韓
爲首務所以親魏者特欲孤韓之黨耳信陵君之
言深識天下之大勢使魏王能用其計糾率楚趙
竭力助韓則韓不至於失上黨趙不至於敗長平
六國亦不至於秦所吞矣謀旣不用又以矯殺晉
鄙流落於外秦已滅周六國垂亡魏始再用之猶

能收合諸侯折強秦之鋒向若用之於上黨長平
未敗之前雌雄之勢殆未可量也其收合諸侯以
折強秦也實當秦莊襄王三年敗秦軍於河外走
蒙驁東虜遂秦軍至函谷關秦兵不敢出公子威
震天下明年公子即以毀廢蓋安釐王始畏公子
賢能不敢任以國政魏趙辱齒國也奉闔耶鄆公
子數請賓客辯士說王萬端豈獨爲其身計哉及
奪晉鄙軍以存趙則遂爲魏王所深讎雖迫於危
亡不得已而再用之然魏王之猜且闇猶夫人也
故秦間得行公子旣廢日夜飲酒四歲病卒秦聞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公子死蒙警始攻魏拔二十城置東郡其後稍蚕食魏十八歲而滅之公子之存亡關魏之存亡如此故漢高祖自少時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十二年擊黥布還爲公子置守冢五家卅廿歲以四時奉祠愚按四公子惟無忌有功當卅前史以矯殺晉鄙事短之東萊獨發明其韓趙魏存亡相依之情以白其心凡書公子事必再三致其意故摠錄於公子既卒之下

始皇六年楚徙都壽春命曰郢解題曰楚都所至命曰郢晉都所至命曰絳

始皇九年善嫪作亂夷三族解題善嫪矯發兵縣卒及衛卒及官騎及戎翟君公及舍人蓋秦之兵制見此凡五也王攻善嫪戰咸陽斬首數百皆拜爵官者在戰中亦拜一級亦者秦之官者本無拜爵之法也

始皇十年用茅焦諫迎太后于雍解題曰本紀載茅焦言大王有遷母之名恐諸侯由此倍秦又戰國策載頌弱面詆始皇不孝始皇怒弱告以山東戰國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於母乃齎怒然則始皇所重者獨兼并諸侯耳茅焦特以諸侯倍秦恐之



非以母子天性感悟之也

以尉繚爲國尉解題曰大梁人尉繚說秦曰恐諸侯合從願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諸侯可盡卒用其策大略與李斯同不過以金啗之前此范雎之散合從後此陳平之間項羽同出一術蓋亂世風俗貪鄙故此術每用每中

始皇二十六年滅齊初併天下置三十六郡內史爲首所治秦之三輔及弘農郡其後并南越閩越置桂林南海象郡閩中合四十郡秦初三年一郊收太半之賦貧民耕豪民田以十五輸本田主愚按田主得其半若官又收太半於其田主將何從出耶亦可疑

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實田解題曰爲此阡陌之弊愚按阡陌乃井田之阡陌秦開而去之非爲之也東萊於孝公之下自載秦人之說以爲決壞阡陌今其自說乃以爲開創恐不相合此事朱文公攷之甚詳

大事記以襄帝紀年恐別有見耳襄帝本楚懷王之孫流落牧豎項羽以人心爲楚不平借之以從衆望所謂并髮耳豈真天下之共主哉



張良教太子致四皓高祖不敢廢太子伊川易傳用
爲納約自牖之證溫公以其爲脅君而刑之二說
不同而大事記載易傳愚謂兩說自可並存蓋高
帝懼太子羽翼有人廢之必有後患而止非喜太
子之能用賢可付託天下而不廢也爲史者但存
其事是非自見似亦不必刪

高帝旣崩呂氏欲盡誅將相而後發喪賴酈商說其
所私啗食其者乃獲免其後諸呂欲爲亂又賴酈
商之子酈寄說呂祿解將印之國導之出游獵而
太尉得入北軍以誅諸呂酈氏父子有大功於劉

氏宗社矣張良智高一世佐漢開基其子辟疆乃
教陳平啓呂氏王諸呂以保身幾滿劉氏一於機
智苟濟目前不復顧大體之所在其弊乃如此雖
謂良之不才子可矣解題謂高后欲王諸呂故諸
劉之望皆見厚則天欲帝武氏故諸李之望皆見
辱愚按呂氏以朱虛侯劉章爲材武而結之妻以
呂祿之女其後知諸呂之遂謀者正此女而手殺
諸呂者皆劉章此殆天意耳若呂氏之欲誅滅劉
氏其心豈可測哉

賈誼服賦稱單闕之歲蓋丁卯也時絳侯已就國灌



嬰已死則終灌無由潛誣大事記移之甲子歲然當缺疑耳且絳灌漢初醜厚賈生年少好議論絳灌非之亦老成者之常情縱有之不可言諍

謂賈誼政事疏引君當道者獨缺焉

論漢用人必先曰長者舉事必先曰大體

各引其體詳可證

除田租解題曰晁錯當爵之策積粟既多故除田之

租稅除戍役令用晁錯募民戍邊之策應募者衆

不必勞民更戍

漢景二年中著嘉死漢相之威權遂奪

中四年作德陽宮此景帝廟也諱不言廟故言宮

孝武元光二年立太乙祠解題曰太乙之名古無有

也古之醫者觀八風之虛實邪正以治病因有太

乙九宮之說其說具於鍼經今終忌新奏太乙方

曰天神貴者太乙太乙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

秋祭太乙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

道是果安所從救哉元鼎五年甘泉太乙祠壇而

五帝祠壇園其下又以太乙爲尊於天帝矣

元封四年夏大旱關東流民二百萬口解題曰公孫

卿謂乾封三年今四年而旱益甚不正其數罔之



罪而行誅何哉愚謂縱非四年而旱甚國家亦
何利於三年之旱而必封禪以求之封禪豈為祈
天降災而設哉封禪二字已為欺罔不待四年旱
而後為欺也

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解題曰漢丞相遣使
分刺州不常置武帝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
司隸校尉部豫州部冀州部兖州部徐州部青州
部荊州部揚州部益州部涼州部并州部幽州部
交州部凡十三

巫蠱按武帝好方士而女巫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

巫詹理木人祭祀之因妬忌意置更相告訐以為
呪詛其禍遂至殺兩公主殺太子殺丞相公孫賀
殺衛皇后之親黨武帝好神仙之效如此而道家
所謂度厄亦略可觀矣

吳人樓句踐之地

南至今無今諸暨地北至

今鄞州地琅琊

今新州即鄞州見史記正

南鄭

鄭南鄭今南鄭中地多與元府新鄭周縣在宗

臨晉

臨晉國故多母丘母音貫即古

開水道之閉也

開水道之閉也

而

而





之口史記正義謂黃池在今開封府東平丘
 在坤州巴山縣黃池在今開封府東平丘
 規顯王威陽也故名威陽在商州東平丘
 六峰安改商於國也於在商州東平丘
 曰長安正義云在洪州東平丘
 羅史記正義云在洪州東平丘
 龍兌兌音遂東司馬龍兌之西晉慕容夏
 後魏滅之其地入高麗晉李勣荆襄秦
 平之置安東郡漢前至德後發荆襄秦
 荆襄秦漢前至德後發荆襄秦
 武一為官渡水一在濟陰高帝即位於
 京索京故城在鄭州東南高帝即位於
 鄴京索京故城在鄭州東南高帝即位於
 鄴京索京故城在鄭州東南高帝即位於

右內史武帝右扶風之地蓋秦內史治京師
 承羽分其地為雍二國高帝分三楚有三
 比師陳汝南郡為西楚彭越以東南海吳
 陵為東楚淮南郡為西楚彭越以東南海吳
 漢食北河秦塞長城並河以東屬之漢山
 注于漢昌海臨前不見出於石山晉西
 東流控於折支東北不復出於石山晉西
 而比流為北河秦塞長城並河以東屬之漢山
 方與越名山東秦漢間於三十餘方又
 內在今屬廣利在天下之中故指此行在漢
 山以表地勢見高祖十一年罷題此道有
 輿稱

右地理



關內侯有疾號而居歲內無國邑見飲飛秦時

有注戎漢武乃括著趙氏曰即與韓同戰國策

帝改爲伏飛官云至郎門而反郎秦官也掌守

郎中郎侍郎中丞相趙高宦者故三老秦法

置爵卿三老民年五十以上有爵行檢卑衆爲

老者爲三老婦一人又得婢三老一人爲縣三

九賓侯公仲二千石六百石大夫士漢謂王

侍臚句傳上傳語告一券隨下告五百是謂言

連連有飯五百東漢諸王女爲翁主

注云五百之名始此翁主諸王女翁翁主

右官稱

北闕未央宮雖南闕以地闕旁正門名武門

門快道漢東闕東門名龍門而西南兩向無

殿殿之術其闕於此門亦名云額成朝刺吏

而成衆慮其形若衆慮補秦平斗補雅街文

尺鄰玄云龍節驛車周未諸侯有戰車九乘秦

一乘憤所謂超譯也秦雄諸侯乃如其武將者

爲絲帖表其貴賤其後貂蟬同約尚水毛爲社

若補望

而或衆慮

尺鄰玄云龍節驛車周未諸侯有戰車九乘秦

一乘憤所謂超譯也秦雄諸侯乃如其武將者

爲絲帖表其貴賤其後貂蟬同約尚水毛爲社

以玄黃屋左轟車以黃蓋爲善又水毛爲社

以玄黃屋左轟車以黃蓋爲善又水毛爲社

幸有言其即

所注日林對也

向效之也

飾也漢書作比

虎符竹使符

虎符竹使符

虎符竹使符

五寸銅刻篆書第一至第五符以代古之圭璋
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予郡國郡用銅虎符
之守國用竹使符之相國家常尺籍伍符尺籍
發兵遣使合符符合乃聽受之尺籍所以書軍
令兵符五五朱兩轡二千石朱兩轡千石至六
相餘之符信朱兩轡二千石朱兩轡千石至六
左轡百石朱

右宮闕器物

龜貝右以玉為瑞瑞為寶貝為貨賈國以錢高
後尚金龜而龜貝委之泥沙不用矣錢帝
十一年定郡國之故人歲六十三錢又漢帝一
級直錢二千又漢帝詔書異十以上乃得官今魯四
縣四十四又景帝詔書異十以上乃得官今魯四
縣官注云魯刀錢三百二十七十算十萬也
赤側以赤銅為鑿祖工反八粗挈漢田租今內
赤側以赤銅為鑿祖工反八粗挈漢田租今內
赤側以赤銅為鑿祖工反八粗挈漢田租今內
赤側以赤銅為鑿祖工反八粗挈漢田租今內

右錢幣

蘭石歲歲渠谷城上雷石也墨子曰歲虎落若
竹虎以竹為穹廬故曰穹廬被闕上後音
相連連落之穹廬故曰穹廬被闕上後音
已謂會漆消被除不用勸駕高帝十一年求
漢被闕上觀以後不用勸駕高帝十一年求
駕被闕上觀以後不用勸駕高帝十一年求
縱橫合關東之謂橫上計聚勸農桑報之
秋冬進無害吏問因意盡法酒以禮嚴也來置
上計見秦昭五十二因意盡法酒以禮嚴也來置
酒相朝至國設燕饗以禮之末有賓客反置酒
者此近出移刻之始頭會箕歛其家云吏到
以貨出端月皇總名改正為端而全免其罪不
發海春島之地以其倍稱昆對書謂舉一
下見其地





變
 舅父母之兄弟為舅父齊王舅
 六符三合也每二星上階為天子中為諸侯
 醜師各掌其旅之戒令政事春秋醜亦如之
 以長幼獻對焉謂祭禮而民相敬則必合
 三人無故辨數罰金四兩謂橫賜得令群飲謂
 獻之例亦必非於於進也

右雜類

東萊先生呂氏作大事記將以上續春秋
 下訖五代天不假之年修至漢武帝征和
 三年而絕筆矣大要括類史記漢書之事

凡散見表志而不載本紀及事記作涉
 秦漢事者總為大事記及參訂諸書異同
 使之歸一或與易置其先後及考究地理
 制度名物纖悉者別為解題又始於書序
 詩序及論語孟子及時事者與太史公自
 序胡五峯假陸賈對而終之以董仲舒策
 再為通釋其書凡三其用工甚至其考訂
 甚詳晦庵嘗見其書於身後答書於其子
 弟而稱之他日答沈叔晦書亦言東萊文
 惟大事記有益此其大約也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五十四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五十五

讀諸子

老子

老子之書必隱士嫉亂世而思無事者爲之異端之士私相推尊過爲誣誕如序稱萬仙翁所作謂老子出於無始之劫以道爲天地萬物母至周衰道不行始西去不知洪荒未嘗以治稱黃帝堯舜之治皆以仁義禮樂初無用乎老子虛無之道聖王不行而周衰初非老子之道不行使道不能行而去之則天下於老子之道何賴而劫者後世佛氏之說亦不當淆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五十四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五十五

讀諸子

老子

老子之書必隱士嫉亂世而思無事者爲之異端之士私相推尊過爲誣誕如序稱萬仙翁所作謂老子出於無始之劫以道爲天地萬物母至周衰道不行始西去不知洪荒未嘗以治稱黃帝堯舜之治皆以仁義禮樂初無用乎老子虛無之道聖王不行而周衰初非老子之道不行使道不能行而去之則天下於老子之道何賴而劫者後世佛氏之說亦不當淆



入以論老子也至八十一章之辭直謂河上公坐虛
空中授漢文帝其事發於裴楷不知漢文帝在位二
十三年僅嘗勞軍及郊雍未嘗幸河上而裴楷乃晉
人非漢人也一本作裴楷又未詳其何人且史稱河
上丈人爲安期生之師六傳而至蓋公蓋公尚在文
帝之前河上公豈當文帝之世其說不經全類市井
小說略不知古今辱老子之書又甚矣姑辨其妄而
錄老子書之有補於世者因其舊分二章

保身章第一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身與寶孰多其愛必大費多
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知足之足常足輕
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柔之能剛弱之能強強梁
者不得其死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故善
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天之道其
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損有餘而補不足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違其咎功成名
遂身退天之道

保國章第二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
侯得一以天下正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



善下之夫我有三寶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
天下先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治
大國若烹小鮮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爲之於
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
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聖人無常心以百
姓心爲心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
缺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見小曰明守柔
曰強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師之所處荆
棘出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佳兵不祥之器不得
已而用之戰勝以喪禮處之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後列

其言謂道非明民者見之偏以絕仁棄義

者言之激翁張亨奪者陰謀之之又玄者彼自
不知其所以言何詰焉

莊子

莊子以不羈之材肆跌宕之說創爲不必有之人設
爲不必有之物造爲天下所必無之事用以眇末宇
宣戲薄聖賢走弄百出茫無定跡固千萬世談諧小
說之祖也然時有出於正論者所見反過老子老子
之說可錄者不過卑退自全莊生之說可錄者往往
明白中節今隨其篇錄下方



內篇

爲善無近名緣督以爲經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
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
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
間是之謂大戒是以走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
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 兩喜必
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 射核太至則
必有不肖之心應之 安時而處順

外篇

應而不可不陳者法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
而不可不損者禮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 愛
人利物之謂仁 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
爲天下周此不易之道也 夫尊卑先後天地之
行也故聖人取象焉 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
尚齒行事尚賢

雜篇

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 貴賤之分在
行之美惡 平爲福有餘爲害物莫不然而財其
甚者也



後辯 莊子之可錄者固過於老子然其悖理者則又甚於老子蓋老子隱士之書而莊子亂世之書也其所以變亂天下之常者不過借天下之不常以亂其常如麋鹿食蕉則因謂民食芻粟者為非正味如巨盜負篋則因謂緘滕防盜者為益積如瞽者不見文采能者不聞鐘鼓則因謂文采鐘鼓為無用於是非混而殺之謂是即非非即是而是非之兩忘於是乎復蕩而空之謂人不必有材心不必有知而天下生生之理盡絕於是乎又復引而神之謂入水不濡入

火不焦為天下之至人嗚呼此誠亂世之言而後世禪學之所自出也是非之理判然安得而使之無人生而有血氣必知安得而使之無果如其說心定神全入水入火不驚不悖猶可也安得而不焦不濡此固天下所必無之理童子猶將笑之奈何其文奇說誕人情易惑雖老師宿儒反或溺之耶嗚呼悲夫蓋火其書

道家者流謂黃帝上天謂老子西出關為長生不死之證然黃帝之墓好道之漢武親過之老聃之死好道之莊子親載之莊子生於戰國六



經之名始於漢而莊子之書稱六經意莊子之書亦未必盡出於莊子

荀子

余讀荀卿書然後知昌黎公之不可及雖歐陽子最尊昌黎公其議論亦有時而異者大抵誦述正論於義理開明之日易辨明正理於是非迷謬之世難自戰國縱橫之說興而處士橫議之風熾極而至於莊周并收一世之怪大肆滑稽之口以駭薄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而天下之正理世無復知于斯時也知尊王而賤霸知尊孔氏而黜異端孟子之後

僅有荀子一人而世不稱荀子何哉蓋嘗考其故由漢及唐皆尊老莊其間溢出而為禪學者亦莊老之餘漲而荀子嘗斥老聃為知詘而不知伸斥莊周為蔽於天而不知人其說正自由漢及唐之學者相背馳宜其不之稱也獨一昌黎公奮自千載無傳之後破除千載謬迷之說尊孟子以續孔氏而表荀子以次孟子卓哉正大之見孔孟以來一人而已其闡發正邪之辨為何如哉迨至我朝理學大明三尺孺子亦知嚮方矣老蘇以傑然不世出之才反獨遠追戰國縱橫之學此與荀子正相南北識者已疑之歐



陽子一見乃驚嘆以爲荀子夫荀子明儒術於戰國
縱橫之時而老蘇祖縱橫於本朝崇儒之日同耶異
耶而謂蘇爲荀耶或者特於其文而言之耶

後辯

昌黎稱荀子大醇小疵世之因而指實其小

疵者曰非子思孟子也曰謂性爲惡而謂爲善者
僞也若然則豈止小疵而已哉余觀其弟子思孟
子蓋其妄以知道自任故欲排二子而去之以自
繼孔子之傳其意盡於篇末可見其失正坐不自
量耳至其以爲善爲僞則其說雖可驚其意猶可
錄蓋彼所以僞者人爲之名而非詆僞之謂若曰

人性本惡修爲斯善其意專主習而不主性其說
遂墜一偏而又古今字義漸變不同如古以媚爲
深愛而後世以爲邪古以佞爲能言而後世以爲
諂荀子之所謂僞殆類中庸之所謂矯而擇言不
精遂犯衆罵不然何至以爲善爲詐僞之僞也哉
惟其本意之所指初不其然此昌黎姑恕其說而
指爲小疵歟抑荀子之小疵雖其議論之近理者
亦或不免不但非孟言性而已也大抵荀子之所
主者在禮而曰禮之敬文也則禮之本於內心者
卿殆未之深考故其議禮之效性欲辨分以足用



其於論王伯曰粹而王駁而伯曰義立而王信立而伯幾謂王伯無異道特在醇不醇之間至於內心義利之分則略不之又又謂能治其國則文續為當然而厚葬為無害其與他日譏齊威淫泆而猶許其有大節者無以異然則使荀卿而用於世亦不過富國強兵善致鄰國成霸功爾

荀子注於駑馬十駕之下云有缺文愚按駑馬十駕功在不舍此二句正相聯屬若曰馬駑而能致十駕之遠者功在於行行而不止耳又於以狐父之戈鑄牛矢注云喻以費用處其說未聞愚按此章戒聞謂好聞者不足與之較也狐父之戈良器也牛矢至賤也而鑄之是自棄其良也君子與小人聞之譬也若曰千鈞之弩為鼷鼠發機云爾何未聞之有

揚子

揚子終篇稱王莽之勤勞過於阿衡是豈可齒善類猶以知尊孔子得名諸儒然自漢武以來孔子之褒顯尊異為已久正不待揚雄而後尊而此時亦非有異端之可闢如孟荀不幸生處士橫議之時也迹其言議况多粗淺首章謂空個顛蒙恣子情性是既不



知有物則秉彜之理矣如曰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
教人又其次也亦豈孔門之旨耶孔門之學致知思
辨為先而雄辯以行先之學不厭教不倦仁智兩盡
之事而雄反以教人又次為言果可為法言之首乎
愚嘗謂孟子之論于其心故可以繼孔子之傳荀子
之論止於事故不能知孟子之醇揚子當正論已明
之後不過撥拾緒餘以盜名故雖以溫公之淳厚終
身為其所欺表而尊之與曹操頌正統等而世亦終
不謂操為西伯謂雄為孟子也公理昭昭天地間是
豈一人之力可強而易置之耶

文中子

文中子之書以易老並言以釋老與儒為三教蓋亦
六朝流習耳亦其言議多有近理如曰廉者常樂無
求貪者常憂不足如曰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
干可以理遣如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多奪問
何以惠謗曰無辯問何以止怨曰無爭然要其指歸
大要亦不出老子慈儉之說於聖門未有得焉至其
主標枝野鹿之說謂上無為下自足至治之代人老
死不相往來則習老子之說而不之考也古者鴻荒
之世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聖人者作教之以相生



相養之道然後漸有倫理以趨於治太古何嘗有治
至後世聖人然後有治耳且上果無為則下亦烏能
自足耶若大帝國戰德皇國戰無為德與無為而以
戰言雖老子未嘗道甚至借聖門以掩釋老之弊謂
詩書盛而秦滅非仲尼之罪虛玄長而晉亂非老莊
之罪齋戒修而梁亡非釋迦之罪嗚呼晉則虛玄
矣梁則修齋戒矣秦果盛詩書者乎嗚呼曾謂文中
子而有此恐亦後世附會之爾

曾子 近世劉子澄

子為曾子與此不同之

曾子之妻不知誰所依倣而為之言雖雜而術然其
不合於理者蓋寡若云與父言言畜子與子言言孝
父與兄言言順弟與弟言言承兄皆世俗委曲之語
而良質深藏如虛又近於老子之學殊不類曾子弘
毅氣象若樂正子下堂傷足之事蓋其所聞則高明
行其所知則光大之說亦皆粹會此書亦有足觀特
以天圓地方之說為非而謂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
生下首上首之謂圓下首之謂方雖務博而未必然

子華子

子華子晉人程本子華其字自稱孔子與之傾蓋者



也齊齊見劉向序其書謂趙簡子欲仕之逃而之齊館於晏子簡子死而反於晉以卒蓋本其書多晏子答問之辭未知然否書凡十卷雖本老子虛無之說而能自攻其徒欺誕之語且尊孔氏而其文亦蔚乎可觀賢於諸子遠矣要亦不可以治世而向乃悲其不遇余謂縱不生齊晉間亦豈有遇世之正學哉今釐其說之正偏為二

公仲承問黃帝采銅於首山作大鑪鑄神鼎於上鼎成羣龍下迎乘彼白雲至于帝鄉程子曰否甚矣世之好譎怪也人之異於龍龍之異於鼎鼎之異於雲惡足相感召而賓使之耶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而羨慕者夫生而少壯轉而為衰老轉而為死亡聖凡之所共也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宋有丁氏家故無井而出溉汲焉常一日而一人居外戀其如是也鳩工而穿井於庭家相與語曰今吾之穿井得一人矣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而得一人也黃帝之鑄鼎是井中人之譬也晏子曰堯不以土階為陋而有虞氏怵戒於塗糝子華子曰土階塗糝之說野人之所稱道而傳所不傳者也夫堯舜之備



物也如此烏有所謂土階三尺茅茨不翦者惡有所謂塗宮榭以自休戒者凡其辨誣如此皆說之正者也

太初胚胎實生三氣上氣曰始中氣曰元下氣曰玄栖三陽之正氣於風輪其專精之名曰太又曰大道生三元縱而守之爲三極衡而施之爲三紀上下貫焉爲三才通於一萬事畢凡皆虛無而無當於理如此善弗去亂未央也又曰有意於治則亂矣凡其立異而自畔於理如此

皆說之偏者也

管子

管子之書不知誰所集乃虎雜重複似不出一人之手然諸子惟荀卿楊雄王通知宗尚孔氏而未知其僮用於世果何如餘皆處士橫議高者誣誕下者刻深戲侮聖言壞亂風俗蓋無一非孔門之罪人其間嘗獲用於世而卓然有功爲孔子所稱者管子一人而已余故讀其書而不敢忽爲之復熟再三而條列之大抵管子之書其別有五心術內業等篇皆影附道家以爲高侈靡宙合筆篇皆刻斷隱語以爲怪管



子責實之政安有虛浮之語使果出於管子則亦謬
爲之以欺世殆權術之施於文字間者爾非管子之
情也管子之情見於牧民大臣輕重之篇然牧民之
篇最簡明大臣之篇頗粉飾輕重之篇殆傳會牧民
之要曰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禮義廉
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此管子政經之綱
苟得王者之心以行之雖歷世可以無弊秦漢以來
未有能踐其實者也其說豈不簡明乎大臣之要曰
相公入國踐位之年欲修兵革仲諫不可公不從二
年欲繕兵仲諫不可公不從果敗於宋公以勇授操

仲諫不可公不從明年公伐魯仲諫不可公不從
敗於魯四年公興兵十萬圍魯仲諫不可公不從魯
去國五十里爲閔以請盟仲諫不可公不從魯果劫
盟五年欲伐宋以救杞仲諫不可公乃始用其謀不
伐宋而城緣陵以封杞明年狄伐邢又用其謀城夷
儀以封邢明年狄伐衛又用其謀城楚丘以封衛捐
齊之有封三亡國恩足以結四鄰無兵爭矣公問將
何行乃請寬閔市之征又問何行乃請輕諸侯之幣
又問何行乃請賞其國以及諸侯之國又問何行乃
請隰朋爲東國賓齊無爲西土而又游公子開方於



衛游季反於營游蒙孫於楚以親附四方之諸侯方
是時齊之勢駸駸乎如魯斯達乎彼反不量德而伐
之齊於是請救於諸侯諸侯之來救者皆以其所獲
子之惟北州之令支不來則稱兵而伐之齊之恩感
遂四達於天下而猶未試也乃教諸侯足民食兵備
乃教諸侯正君臣父子乃又罰其不盡君臣父子之
道者夫然後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諸侯莫不賓
從而夷狄以服中國以安蓋自東遷諸侯爭強僅同
泥中之鬪獸未嘗有一念能出於兵爭之外至管子
始一切反之而有以弭其爭此管子行事之目乘見

此書其次第皆可按而攷然其說似粉飾之以誇功
矣若輕重篇則何其多術哉管子雖多術亦何至如
此之屑屑哉伐莒新久熒監三萬六千鍾爾謬稱妨
農而春禁之使價長至十倍乃糶之於鄰國得黃金
萬一千斤復請於周以黃金賀獻使金價百倍焉築
陰里三墻九門使玉人所刻為璧者乃石爾謬請於
周非彤弓石璧不得朝獻而使天下諸侯盡輸金珠
穀帛於齊以易石璧焉北郭掘闕而得者一龜爾謬
以十乘之使百金之裝賜其家為中大夫名其龜曰
無貨之寶以贖于氏粟三軍之師五月之糧賈至四



千金焉凡其張氏為有善於富國如此殺賤將流而
他也則以石璧聘圍亨之家而民爭藏殺民貧無以
償貸也則以石璧聘稱貸之家而人皆折券士大夫
之家不恤其族也則滅城陽大夫之位而人皆散財
發粟死事之後無以賞之也則縞素朝家家使事藏
粟為備俟費長四十倍而官出四十倍之粟以振之
凡其轉虛為實善於足民如此通杭莊之水以致鳧
鳥商人挾九彈而商以貧沐途彥之樹以絕游息農
人皆務本業而農以富沐去樹商重農輕則下令藏
穀而農商以平西飢東豐則稅錢准穀而東西以平

者不行於是盡知困窮之數補力弓弩多巨軫反

也則下令購鵝鴨之所在而民皆習遠射於是自無

巨軫之患皮幹筋角之徵重則下令高杆柴池使牛

馬罷絕皮幹筋角委積而諸侯之牛馬皆來凡其量

低與昂善於權民物之宜如此而又推其術以賤鄰
國焉嘗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即以虛聲攻來而盡
并其地魯梁出緜則身先國人以衣緜使魯梁皆弃
農而織綿俟其田荒則候賤之閉關不與通魯梁民
飢歸齊者十六而魯梁服萊莒生柴則鑄金境上以



市柴使萊莒皆棄農而採柴俟其田荒則條止之閉
關不與通萊莒民飢歸齊者十七而萊莒服鹿生於
楚狐白出於代器械出於衡山則賈鹿買狐白買器
械使其國皆棄農而爭應之民既飢困而歸齊楚與
代與衡山又皆服不寧惟是龍鬪而稱天使臨郊亦
因以動八侯之朝昔出而稱國有大事亦因以哀百
姓之積冗比鳥鴛虛翼空隨物生智其在國者則神之
以富其國其在鄰者則愚之以戕其鄰雖其在天者
亦假之以威動天下而獵取為利顛倒一世如弄嬰
兒於掌股之上要皆多為之術以成其私至若欲魚

價之增而立五厲之祭幸柴價之增而賀北澤之燒

誠去

古人之教藝畜不過使之自養今顏色鼓舞

之以為已利甚至塩計食口鍼刀禾稻每加分以盡
其利其亦瑣屑甚矣未必皆管子之真愚故疑其為
附會抑此以其政言也若其書載鮑叔薦仲與求仲
於魯及入國謀政與戈麋鴻飛四時三幣臨死戒勿
用豎刀易牙開方等說皆屢載而屢不同或本文列
前而解自為篇或併篇或無解或云十日齋戒以召
仲鶻三行而仲趨出又云樂飲數旬而後諫自相予
盾若此不一故曰苑雜重複似不出一人之手楊忱



序管子論高文奇雖有作者不可復加一辭矣張巨
山謂其心術內業等篇爲管氏功業所本意巨山好
道家學故云爾

本書既雜然矣爲之註釋者復多抵牾四傷之篇
誤名百匿而以四傷名七法之篇勿官篇首章云
若因夜虛守靜人物則皇其後方之圖本可覆也
乃衍人物二字不知參對而以夜虛爲句守靜人
物爲句方以人物則皇爲句而曲爲之說曰聽候
人物也守靜豈聽候之義乎勿官五圖皆以形生
理爲句而中央之註獨以形生屬上文明法篇以

比周以相匿爲句而下又云是故忘主死交其後
方之明法解可覆也乃政一故字不知參對而以
相爲匿是爲句而曲爲之說曰匿公是而不行也
不知比周以相匿者匿其非爾比周何是之有乎
形勢篇云天地之配也地字誤作下字亦未正五
法之章曰天下不慮無財患無人以分之分如分
地之利之分言有人次有財耳乃釋云可以分與
財者賢人也殊非章旨立政之章曰道塗無行禽
指人言之謂其爲能行之禽爾乃釋云無禽獸之
行是以行爲去聲亦覺不倫其他難舉舉版法篇



末云四悅在施愛有衆在廢私今因缺文而云悅
在施有衆在廢私不成文矣

捋摘播持宅耕反撻丁暨反播丁准準字丁草

封澤言澤之滿盛之家不可以嫁子卷十六覆大

方地也十正蘊莢正莢也當與紅也見王篇莢

殺賊田中令也見冬終則有始與天壤爭卷十四

券契分曰券合曰契歲有四秋春秋相繼夏秋

十四斤蘇芻所生之地綖綖上息列反下血

孟行高言孟行注云孟大

列子

列子才穎逸而性冲澹生亂離而思寂寞默察造化
消息之運於是乎輕死生輕視人間死生之常於是
乎遺世事其靜退似老聃而實榮為老聃老聃用陰
術而列子無之其誕謾似莊周而亦不為莊周莊周
侮前輩而列子無之不過愛身自利其學全類揚朱
故其書有楊朱篇凡揚朱之言論備焉而張湛序其
書乃謂往往與佛經相參余按列子鄭人而班馬不
以預列傳其書八篇雖與劉向校讎之數合實則與
午氏渡江後方雜出於諸家其皆列子之本真與否
殆未可知今考辭旨所及疑於佛氏者凡二章其一



謂周穆王時西域有化人來殆於指佛然是時佛猶未生而所謂騰而上中天化人之宮者乃稱神游歸於說夢本非指佛也其一謂商太宰問聖人於孔子孔子歷舉三皇五帝非聖而以聖者歸之西方之人殆亦指佛然孔子決不點三五聖人而顧泛指西方爲聖且謂西方不化自行蕩蕩無能名蓋寓言華有國之類絕與寂滅者不侔亦非指佛也使此言果出於列子不過寓言不宜因後世佛偶生西域而遂以牽合使此言不出於列子則晉人好佛因列子多誕始寄影其間真爲佛氏張本爾何相參之有哉且西

域之名始於漢武列子預言西域其說尤更可疑佛本言飛行而後世易之以不必持戒者其說皆陰主列子皆斯言實禍之有不有卓識孰能無惑耶

中山公子牟悅楚人公孫龍說辭而樂正子與非之至斥以設令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其論甚正而列子載焉此誕說波流中砥柱也又謂慎爾言將有知之慎爾行將有隨之廢在身稽在人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亡此所稽也又謂嘗觀神農有炎之德稽虞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不由此道者未之有也



凡皆異乎列子平日之言爲八篇之最粹揚朱拔
一毛利天下不爲而列子宗之蓋愛身者也然謂
舜禹周孔之聖爲自苦謂桀紂之縱爲自得謂子
產屈於公孫朝公孫穆荒淫酒色之辨而謂朝穆
真人且力排貴生愛身之爲非是又何自背其平
日區區之守耶此爲八篇之最舛 九淵之說出
於列子謂列子之師壺子示神巫季咸以未始出
吾宗而季咸走滅者也此所謂以無所考相欺而
近世名儒陸象山以之自名豈別有所本耶

墨子

墨子之說似是而實不可爲治殆不止如韓昌黎之
議荀揚擇爲不精而已而昌黎乃儕墨子於孔子何
哉且昌黎不過謂墨氏尚同而孔謂居是邦不非其
大夫春秋譏專臣亦尚同爾然不非其大夫者惡居
下訕上譏專臣者惡以臣逼君孔非尚同也墨之言
尚同謂天子所是皆是之天子所非皆非之與孔門
所謂知其不善而莫違之戒正相反顧可謂其與孔
子同乎又不過謂墨氏兼愛而孔謂泛愛親仁以博
施濟衆爲聖亦兼愛爾然仁者則親之既具於愛衆
而博施爲仁雖堯舜猶病之孔非兼愛也墨子之言



兼愛謂法其父母與法其君皆爲法不仁惟當法天
與孔門所謂孝弟爲仁之本者正相背願可謂其與
孔子同乎謂墨尚賢而孔子賢賢疾沒世而名不稱
是亦尚賢然賢之當尚雖愚不肖者亦同此心何獨
孔墨之同顧墨氏之尚賢乃謂惟賢爲尚親戚則不
可使富貴正與吾儒親親尊賢之義又相背耳謂墨
氏明鬼而孔子祭如在曰我祭則受福是亦明鬼然
鬼神之當敬雖愚不肖者亦同此心何獨孔墨之同
顧墨氏之明鬼乃謂聖王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
之所憎是亦率天下萬民祭祀天鬼又與吾儒報本
反祭之義亦相反耳昌黎嚴於荀揚擇焉未精之辨
何獨怨於墨子似是而非取墨子之書凡二其後以
論稱者多銜複其前以經稱者善文法昌黎主文者
也或者一時悅其文而然歟昌黎曰孔子必用墨子
墨子必用孔子愚曰孔子必不用墨子墨子亦必不
能用孔子雖然儒名而墨行者昌黎固嘗揮之矣

文字

文字者云周平王時辛妍之字即范蠡之師計然嘗
師老子而作此書其爲之注與序者唐人默希子而
號其書曰通玄其經然偽書爾孔子後於周平王幾二百



年及見老子安有生於平王之時老先能師老子耶范
蠡戰國人又安得尚師平王時之文字耶此偽一也老
子所談者清虛而計然之所事者財利此偽二也其
書述皇王帝霸而霸乃伯字後世轉聲爲霸耳平王
時未有霸之名此偽三也相坐之法威爵之令皆秦
之事而書以爲老子之言此偽四也偽爲之者殆即
所謂然希子而乃自匿其姓名歟其序盛稱唐明皇
垂衣之化則其崇尚虛無上行下效皆失其本心爲
可知明皇之不克終於是乎兆矣豈獨深宮女子能
召演謠歌之變哉書之每篇必託老子爲之辭然

用老子之說者文術意重淡於嚼蠟否者又散漫無
統自相反覆謂然希子果有得於老子吾亦未之信
今略類分其說如稱爲惠者生養此法家之說政勝
其民不附其上此術家之說國之所以強者必死也
此兵家之說而上德一篇又全引諸子譬喻語凡其
散雜類此既曰道減而德興又曰道之中有德既非
仁義矣又曰治之本仁義也既非禮義矣又曰不知
禮義法不能正凡其反覆類此而其言之偶合理者
有二曰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爲法者與世
推移曰自天子至於庶人四體不動於事求贖者未



之聞其言之最害理者亦有二曰任臣者危亡之違也尚賢者疑惑之原也曰去恩意舍聖智外賢能廢仁義禁姦偽則齊於道矣

亢倉子

亢倉子名楚說本老子文類莊子亦有近理者如曰所謂國鬱者主德不下宣人欲不上達也如曰士有天下人愛之者有其主獨愛之者用天下人愛者則天下安用主獨愛者則天下危如曰理人者先務舉人舉則撲音音此其近理者也亦有背理者如曰大亂之本祖乎堯舜如曰蛟地之謂水蛟水之謂氣蛟

氣之謂虛蛟虛之謂道如曰安知天下之正汙潔此其背理者也至其妄自標榜以欺世則謂靈王使祭公致離帛有穰水旱之間謂能園拜為亞尹嘗微服而逃則有不能自掩其欺者矣蓋其書稱自鄉而縣縣而州此後世之區畫也稱被以青紫章服此後世之品式也稱吾無誰私兮羌忽不知其讀此後世之楚詞而字多用古文又欲以自蓋其今文而益彰者也曾謂周靈楚國之世而有此哉其書有云噫氣谷神以谷為似與老子所稱谷神不同

關尹子



關尹子九篇其一曰字注云道也其二曰柱云建天地也三曰極云尊聖人也四曰符云精神鬼鬼也五曰鑑云心也六曰七云形也七曰釜云化也九曰藥云雜治也序以爲關尹喜之書漢有方士來上則其僞可知矣且其文陋弱其言道皆歸之於無果無則又安有所謂道而爲是費辭哉如曰爲者必敗執者必失故問道於朝可死於父此爲粗可曉者然與老子論語本旨不合此襲之而不善用者也如曰一日死者如一息得道十年百年死者如歷又得道是人生惟以速死爲幸而不欲天下之有生也何等立言哉

鷓冠子

鷓冠子言之害理者如曰聖人貴夜行其近理者如曰富者觀其所爭貴者觀其所舉貧者觀其所取賤者觀其所與及不殺降人之類皆其間見一二耳餘率晦澁詞繁理寡韓文公顧有取焉何哉嘗考其五至之說見於首篇始謂北面事君則伯己者至謳藉諛咄則徒隸者至是痛上之人不擅下也中流失船之說見於宋篇謂賤生於無用之若中流失船一壺千金是傷己之不遇時也文公豈有感於其言者乎然文公獵取此一二語之餘十五篇無留良矣伯己配於其才



鬻子

鬻子名能逢行珪序其書云能楚人年九十見文王
王曰若矣熊曰使臣捕獸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國
事尚少也文王遂師之故其書首之以文王問此必
戰國處士假託之辭蓋自漢藝文志已有其篇目其
語亦多可采如以知其身之惡而不改爲大忘如以
自謂賢者爲不肖如曰察吏於民凡皆足以警世其
餘則載五帝禹湯之政皆主得人文亦不煩異乎諸
子之寓言虛誕者矣然每篇多以政曰起語而以昔
者追述文王之問既託文王而又下及魯周公且亦

未知自稱政曰者爲誰逢行珪既不能明言而反釋
以爲政術之問則非辭矣

商子

商子者公孫商鞅之書也始於狼章督民耕戰其文
煩碎不可以句至今開卷於千載之下猶爲心目紊
亂况當時身被其禍者乎然殿中與御史之號實用
此書事必問法官亦出此書後世一切據法爲斷者
亦合省所自出矣或疑鞅亦法吏之有才者其書不
應煩亂若此直爲殆未可知書以詩書禮樂著魯仁廉辨
爲十篇皆治法而無仁廉辨

韓非子

韓非盡斥堯舜湯武孔子凡先王之道爲亂而兼取
申不害商鞅法術之說加深刻焉至謂妻子亦害已
者而不可信蓋自謂獨智足舞一出矣然以踈遠一
旦說人之國乃欲其主首去貴近誰將汝容即送死
秦獄愚莫與比何物惡氣鍾此醜類老聃氏自全自
利一切無情之流弊亦詎料至此嘻亦可悲矣然觀
其書猶有足警後世之惑者方是時先王道德處士
橫議往往故爲無稽寓言以相戲刺彼其爲是言者
亦未嘗自謂真有是事也後世襲取其餘而神之流
俗因信以爲真若而異端之說遂至禍天下奈何韓非

之辨具在而不察耶非之言曰白馬非馬齊稷下之
辯者屈焉及乘白馬之賦而籍之不見其非白也蓋
虛辭空辯可以勝一國者實按形不能漫一人今人
於異端有嘗詰其實者否耶非之言曰宋人有欲爲
燕王削棘刺之端爲後母者必三月齋然後能見知
王之必不能久濟而給之爾王乃養之三秉冶工言
王曰果然則其所以削者必小今臣冶人也無以爲
削此不然物也王因囚而問之果妄乃殺之今人於
異端果嘗有訊其妄者否耶鄭人爭年者謂我與黃
帝之兄同年非能笑之今異端自謂出於無始之前



其為黃帝之兄甚矣而人莫不信趙主父施鈎梯而緣播吾刻人迹其上廣三尺長五尺而物之曰主父常遊此非能笑之今異端往々鑿跡崖石之類其為種吾之跡愈悖矣而人反以為神非之辨誣若此者衆姑取節焉以告惑者

覆原 即此世所謂盤骨射隱 近世所謂骨匣 見於十雜語 卷十五 慎火塗隙 諸實突也

鄧析子

鄧析者鄭人好刑名撰竹刑之書嘗數難子產之法子產卒二十年駟頤乃殺其人而用其書子產設小有才之適足以殺其身也其書以無厚名有篇則其發於心者為可知而韓昌黎所斥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之語正出此書一死猶未足以盡其罪者矣或者猶謂用其道不當棄其人耶

真子

真子者例陽人真到之書也始於威德終於君人說五篇數百字各自斷其說大約謂立天子以為天下非為天子民雜處而各有所能因其長短而用之臣有事而君無事說無背理亦無過於人其書無叙古稱田駢慎到殆此爾



其言依法以治曰投鈞分財投策分馬非鈞策為均也所以寒怨望也愚謂此一斷於弊法者耳若以理為斷則以吾心而裁輕重何嫌耶然子華子亦曰分財賄而投鈞策非以夫鈞策者為能均也使善惡多寡無所歸怨也蓋當時之論已然矣殆以戒人情之任私者耶世俗分物折其物為由折為說而詳取之說也也今易以開字當考

公孫龍子

公孫龍者戰國時肆無稽之辯九流中所謂名家以正名為說者也其略有四一曰白馬非馬謂白所以

名色馬所以名形形非色色非形也其二曰物莫非指謂指者指斥是非之名物各相指是非混亂終歸於無可指也其三曰雞三足謂雞足一數足二二而一故三也其四曰堅白石謂目見石之白而不見其堅手知石之堅而不知其白是堅與白為二物其無稽如此大率類兒童戲語而乃祖吾夫子正名為言嗚呼夫子之所謂正名者果如是乎若臧三耳之辯亦卒公孫龍然孔叢子與呂氏春秋載之此豈及焉

尹文子

尹文子二篇以大道自名而所學乃公孫龍之說九



流所列爲名家者也。因緣白馬非馬之說而生好牛好馬之說。復撮拾名實相亂之事以證之。無理而迂。不足言文。而顧以夫子正名爲據。嗚呼。夫子之所謂名者。果此之謂乎。道喪俗壞。士有謬用其心如此者。

淮南子

淮南鴻烈者。淮南王劉安以文辯致天下方術之士。會粹諸子。旁搜異聞。以成之。凡陰陽造化。天文地理。四夷百蠻之遠。昆蟲草木之細。瓌奇詭異。足以駭人耳目者。無不森然羅列其間。蓋天下類書之博者也。而愚謂此劉安之所以戒儆夫聖人之治天下。君臣

父子以相生。桑麻穀粟以相養。其義在六經。其用在民生。日用之常如此而已。耳。自周衰。天下亂。諸子蜂起。事立異說。而各以禍其人之國。漢興。一切掃除。歸之忠厚。諸子之錄。實紛紛然。無所傳。諸侯王之好事。而不知體要者。稍稍收之。亦無不以之自禍。安不幸貴盛。而多材慷慨。而喜事起。而招集散亡。力爲宗主。於是春秋戰國以來。紛紛諸子之遺毒。餘禍皆萃於安矣。安亦將如之何。而不誅滅哉。其徒乃羞之。託言上升。雞犬預焉。嗚呼。凡世之自詭仙去者。皆淮南上升之類。附



孔子不語怪力亂神諸子之所語之怪而已古語
有之君子道其常小人道其變諸子之所道者變
而已自莊列以來無一不然而于以汨天下之正理
惑生民之耳目鴻烈所集大率此類而於其紛然
類集之中乃有自反其說足以明天下之常者如
曰禍袖多生而人曰冬死死者衆也藤窠夏死而
人曰夏生者多也江河之回曲亦時有南北而
人謂江河東流者以大氏爲本此爲反本之名言
又云言其所不行行其所非此足爲警世之精語
又云毀譽之於人猶蚊蠅之一過此最爲誤人之

鄙論始作衣者一人耳十三卷以爲伯餘十九卷
以爲胡曹此則集衆爲書不相參照之弊云

九方臯字作埋

見十二卷

文人謂老而杖於人者

卷十二 蛤擊

卷十二

舟以離岸爲張傍岸爲歛

卷六 介子龍蛇之歌

卷十六

薦梅

抱朴子

抱朴子其僞書哉不然葛稚川何獨誤天下後世之
愚不肖者耶夫道即日用常行之理不謂之理而謂
之道者道者大路之稱即其所易見形其所難見使
知人之未有不由於理亦猶人之未有不由於路也



謂理爲道而凡繫然天地間人之所行皆道矣
柰何世衰道微橫議者作創以恍惚窈冥爲道若以
道爲別有一物超出天地之外使人謝絕生理離形
去智終其身以求之而終無得焉吁可恨也道固無
所不在而人則未必盡能合於道時則有備道之聖
人作爲君師而人道以立自羲黃堯舜以至於今弟
弟相承以維持人道於不壞不泯皆聖人力矣柰何世
衰道微橫議者作創爲真人至人之目反以聖人爲
未嘗聞道不知彼所謂真人至人者所生何時所行
何事其姓名聲跡所載何書是特一時故爲寓言而

人猶或想像歆慕信以爲真有其人焉吁可憐也然
雖可怪要其所誤者不過世所指爲過高之人心之
妄想雖喜談虛無之道身之實用終不能自外吾聖
人之道其間摘敲山林確守不移者萬不能一二亦
不過生養休息於吾道發露之內彼愚不肖者猶未
爲其所誤也誤天下後世之愚不肖者非抱朴子之
書而誰耶抱朴之言曰人皆可以不死世無不死之
人則以龜鶴爲證嗚呼龜鶴亦何嘗不死耶天生萬
類各得其得人之生也自畫作而夜息龜鶴之生也
自陽動而陰殺人之生也自以百歲爲壽龜鶴之生



也自以千歲爲壽素何人而欲強同鶴耶人之所以貴於天地間者以其能輔相天地宰制萬物耳如必與萬物銖較長短飛風已不若蜉蝣之微游水已不若魚蝦之細豈但壽不龜鶴之若而獨羨之耶人物之有死生即一氣之消息惟其有生而有死所以生生而不窮此亦何足異而必思長生以免之此既決無之理矣而考其所以長生之術乃尤無理始之以導引中之以房中術終之金丹太藥導引之說欲如胎息夫人生在胎以母之息爲息胎亦何息之有及其既生則以天地之氣爲息何能使之不息復如

在胎時就使堅忍不息亦徒自苦寒暑推移時至亦終於死可房中之術則謂必待口傳夫男女之欲陰陽之常順其陰陽之常而節其情欲之過所可言者不過如此必待口傳則鄙俚難形紙筆爲可知是又使人縱千情慾以速其死耳金丹大藥則謂鍊他物爲全金成先以祀神否者必被殃咎祀神之數天二十斤河伯十二斤北斗太乙各八斤日月井竈社五斤夫謂祀神則成仙將天神地祇可與之分職乎不祀則受咎將天神地祇視苞苴之有無爲禍福乎河伯之路多於北斗太乙天神不若地祇乎日月之略



僅與井竈等日月下同井竈乎狂譎無稽一至於此甚至謂煮白石而食之亦足延年吁果金銀玉石而可服也是尤速其死耳凡其長生之術無非速死之具而顧乃力主其說說譎幾十萬言孔子萬世帝王之師也以其不言長生則力排孔子莊子正其所三靈無之師也以其嘗言齊死生則併排莊子甚至天地萬物之父母也以其爲能制死生則又併排天地謂天地非萬物父母而壽夭之事不在天地嗚呼抱朴亦何必如是之費辭哉抱朴自謂此術左元教傳之吾從祖仙翁仙翁傳之鄭君而鄭君又傳之抱朴

使元放不死仙翁不死鄭君又不死抱朴自能與其徒又皆不死則聖賢自然成空言天地自然成長物今元放死仙翁死鄭君死抱朴亦身將老且死舉四海之衆歷百世之久皆未嘗見一長生者而徒一則曰長生二則曰長生吾誰欺欺天乎而徒使天下後世之愚不肖者用其道引之術以歛儂道傍流落乞丐用其房中之術以游蕩不檢縱慾傷生用其金丹黃白之術以燒燬燬偽終無一成徒罄費其祖父之田廬以至貧窶愚故曰抱朴子其爲書哉不然葛稚川何獨誤天下後世之愚不肖者耶



昔有古強自言已四千歲識堯舜孔子奉皇漢高
有揚州稽使君信之嘗贈玉卮古強昏耄易忘一
日謂稽使君曰此得之安期先生其謬遂敗尋寧
死壽春黃整家又五原有蔡誕者求仙不驗無以
自解自詭成仙逃入異界源山中賣薪易衣食因
劇自還給其家云爲老君牧龍崑崙山龍失得謫
而逃歷言所見崑崙仙家富貴人亦多信者又河
東蒲坂有項曼都者學仙十年而歸給其家云謁
天帝失儀而見斥河東遂號曼都爲斥仙人洛中
有道士忽自稱爲古之仙人白和壽已七千八百

歲入鏡趨之後忽不見未幾河北又有稱白和者
洛之弟子趨往見之乃別一人其一人遂亡走凡
皆抱朴子所載謂彼之言仙者皆妄唯我之言仙
者爲真雖同浴譏裸逃不自思然亦足爲世識矣
故併錄之

劉子

劉子之文類俳而又避唐時國諱以世爲代往往雅
取九流百家之說引類援事隨篇爲證皆會粹而成
之不能自有所發明不足預諸子立言之列播州錄
事凌孝政注而序之乃盛稱譽且謂五十五篇及五



行生成之數於義無攻焉然又謂劉子名書字孔昭而無傳記可憑或者濼孝政之自爲者耶

聳隅子

聳隅子者本朝仁宗時蜀人黃晞之書也效揚雄法言而文則銜然其識有過於雄者雄之首章曰學行之上也知之次也晞則曰知而不能行與不知同知而能行者尚矣其闢封禪則曰天生財以阜吾民今竭其財以奉天猶割肉以啗其口其闢異端則曰腐蕪不可以槌兵渙泥不可以膠物猶釋老不可以持天下或問扶蘇立則如之何曰千里之旱一雨或

能拔其將枯綿年之病丸藥或能救其少死然而秦之勢亦已去矣或問韓非莊生何如人曰終日求道德而智巧入焉終日求真偽而浮偽入焉古之諱人

也其論君子曰小之於洒掃大之於天下無不任也其論治道曰百官謬濫非無噴也賞罰之箭差其的耳其論處世曰惠不在大以赴人之急爲至又曰財

費者用益勞而又謂使夫子之有餘蘊者子淵也性與天道而世不聞焉文中子之道不傳於世傳之者諸子訛言而已凡皆切近於理雖王通亦雜於異端不能及也豈義理至本朝類開明燦然其言性謂形



變則性性變則神神變則情則其緣矣又自昔言性者之所未有也惜

濂洛之門

宋齊丘化書

始余端平甲午讀書餘姚見同舍生有宋齊丘化書覽之欣然輒用其氣之說答權政氣略策以氣貫權政略三事文亦竊效之主司湛太博驚喜及拆試卷手持草卷先聲之衆曰有卷合真魁而文惟不可今實第四一時朋友亦爭傳視傳至湛太博監宅石橋孫氏此卷不還矣今去之三十六年再閱化書乃大不然其書之目凡六一曰道化則竊用莊列之故智

借物類偶然之變以禦人事實然之常因謂彼可化此亦可化不思人與物異此非彼此也二曰術化則陰祖呪術之小見指蕩穢者能召五帝之氣與伏魑者能殺五星之精因謂風雲可板江海可覆不知乞食之虛喝非立言之接證也三曰德化謂儒者之講五常如醴雞之遊太虛井蛙之浮滄溟必忘其名而得其理忘其理則得其情苟德可以將何必廣布帛有此理否耶其殆以儒爲戲之劇語耳四曰仁化謂德清淨也無以自用故授之以仁仁不足則義濟之木伐火也不有和睦焉得仇讎不有賞勸焉得鬪爭



有此理否耶其殆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之狂論耳王
曰食化多爲之說以明食之重可也謂食爲五常之
本五常爲食之末既異於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之說矣其謂民事莫急於食而王者奪其一則君不
知有君是得許行之說而又推衍太過也六曰儉化
多爲之喻以明儉之益可也謂儉爲五常之末五常
爲儉之末既異於儉不中禮之議矣其謂禮貴於誠
儉貴於不盛則儉與禮相背是得墨子之說而又刻
畫太深也凡此六化謬妄曉然而昔乃嘗惑焉蓋其
引類多巧造語多華其文簡縮絕與今異焉耳故各

並既標說其非而又總記其要以自誌其悔亦欲來
者毋蹈余之悔而已若齊丘者敢竊犯先聖之諱
至自謂能與之齊其人亦何足貴且其對徐知誥書
煙灰謀僭偽意莫急於兵與粟矣今謂兵必可廢身
不必廣其說又何足辨然其仁化有謂異類懷仁義
之性人殺之反不仁不義儉化有謂奢者富不足儉
者貧有餘此雖老子慈儉之餘說亦足警愚俗不以
人廢言

子家子

子家子者近世眉山家願養正所著也謂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心若不精一則流而
雜矣又謂不食無妄之粟不衣無妄之帛皆誠身也
其言之易如此此其所以著書歎然多律已處世之
言有補世俗如世所編省心雜言之類惟其言理義
勿於傳註中求但於性根上求却恐未安夫六經所
以載理傳註所以明經以此爲戒而求之性此不立
文字而見性戈佛也

慈谿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五十五終





KEY WORDS: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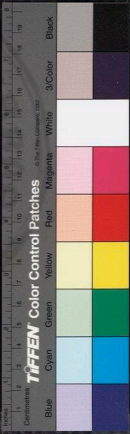
REPRODUCED B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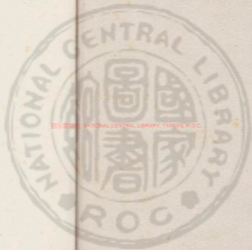


2025.00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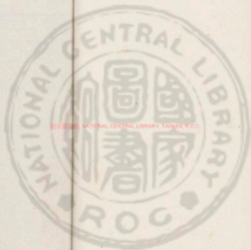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14.11.17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五十六

讀諸子二

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者秦相呂不韋耻以貴顯而不及荀卿子
之徒著書布天下使其賓客共著八覽六論十二紀
竊名春秋高誘爲之訓解淳熙五年冬尚書韓若直
爲之序謂士之傳於天下後世者非徒以其書天子
之聖則書宜傳孟子之亞聖則書宜傳過是而以書
傳者老聃以虛無傳莊周以假寓傳屈原以變
卿以刑名傳司馬遷以史傳楊雄以法言傳班



以續史遂僅然學之孔孟宜無傳而皆得並傳
人足與也呂氏春秋言天地萬物之故其書最
古今獨無傳焉豈不以呂不韋而因廢其書耶余
無傳恐天下無有識此書者於是序而傳之括蒼蔡
伯尹又跋其書之後曰漢興高堂生后倉二戴之徒
取此書之十二紀爲月令河間獻王與其客取其大
樂適竟爲樂記司馬遷多取其說爲世家律曆書
武藏書以預九家之學刘向集書以繫七略之略
其書不得與諸子爭衡者徒以不韋病也然不知不
韋固無賊焉者也

十二紀

孟春紀與月令孟春同字語則微有異如月令
來此則云候應北服蒼玉則云服蒼玉草木
則云首驚動草木蚤落則云草木早搖致風暴可
總至則云疾風暴雨數至○孟春紀之次曰本生
言生之者天地養成之者人立官者所以全生多
官而反害生則夫所爲立意謂孟春爲生之始因
欲爲人上者保其人之生也次曰重己言以順養
性而保長生又欲人之各自保其生也次曰貴公
言顯大官者不欲小察次曰去私以去私而後能



公也凡皆演所以生之道也。○此卷截荆人遺弓而不索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矣愚謂亡弓而索之者人情也事理也亡而不索已非矣謂孔子為欲去其荆已度越而為好高之說孔子必無此言謂老聃欲去其人又過高而為湯空之說老聃亦未必有此言然曾進一層覽者脫然此後世曠達之所從始以為至公證誤矣。元日注元善也日從甲至癸也元辰注元善也辰從子至亥也近世以正旦為元日三命以有元辰與此不同

○釐人引車曰釐也○釐者之養嬰兒也方需而窺之於堂。○為獲疾引牛尾尾絕力動者甲而牛不可行逆也五尺孺子引其繼而牛恣所以定也。○注之誤。○命之曰招蹇之機注云蹇機門止之位也遊翔至於蹇機按此章以車釐為招蹇之機以酒肉為爛腸之食以声色為伐性之斧三條並列旨義甚明蹇者蹇蹇顛沛之意若曰自佚太過乃招致蹇蹇之機耳若以蹇蹇為門內之位則下文以腸食為一味以性為一物可乎。○聲禁重色禁重禁声色太過耳注以聲為聲蹇之



古不欲虛名過實此說亦非

仲春紀次曰貴生言耳目鼻口必有所制然謂不以天下國家害其生則老莊之說耳次曰情欲以早奮精神為說以春多雨則夏必為旱為喻此亦道家養生之說次曰當染因墨子歎染絲之說謂國亦有染季亦有染欲所染者得當次曰功名謂染釣者出魚乎十仞之下餌香也善弋者下鳥乎仞之上弓良也聖王不務歸之者而務其所以凡久因貴生而展轉其說者也。彭祖注七鹽黃納蝦之徒水則必不可以冰致蠅雖工不能

以茹臭夫蠅蠅愈至

茹是此讀如節漏之茹○舍來也

學官必先師聖求

季春紀次曰盡數謂當察陰陽之宜辨萬物之利以便生而年壽得長焉今世尚卜筮禱祠故疾病愈來次曰先已謂為天下者不於天下於身故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比言也可以為天下為其謂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次曰論人謂無以害其天則知精次曰園道謂精氣一上一下無所稽留為天道園聖王法之而令園則無所權矣凡又因貴生盡數而展轉其說者也○此月薦鞠衣注云春



皆尚青薦黼衣未通按月今注黃桑之服將所
福也。○魏晉書

孟夏紀次曰勸學謂先王之教莫愛於孝莫顯於忠
而始於尊師次曰尊師謂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
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學於子夏高何
縣子石齊國之畧者也學於墨子次曰誣徒謂人
之情不能樂其所不安不能得於其所不樂反諸
人情則得所以勸學矣次曰用衆謂善學者假人
之長以補其短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
取之衆白也凡皆以學爲說。○魁士名人魁大。

紂作胡粉出月泉新注

仲夏紀次曰大樂謂音樂本於太一太一出兩儀
也者至精也不可爲形不可爲名強謂之太一次
曰修樂謂亂世之樂愈侈而民愈壽宋之衰也作
爲千鍾律名齊之衰也作爲大呂楚之衰也作爲巫
音次曰適音謂欲之者耳目鼻口也樂之弗樂者
心也太鉅太小太清太濁皆非適也次曰古樂謂
古朱襄氏炎帝多風而陽氣畜積故士達作五絃
琴以來陰氣陶唐氏陰多滯伏作爲舞以宣導之
黃帝命伶倫作律帝堯立曆史而士達五絃之琴



季夏紀次曰音律言十二律相生三八所生益

蓋亦初爲律器之大者非十二月之律名

入調注○注之誤○也思按樂制伐齊遷其大呂

未上文此時○俗也見通音篇云○闕見也

乃短至也○舍桃○太一○

也長至者日長之極世俗多誤冬至爲長至不知

至日恐字誤倒耳此書仲冬亦曰日短至可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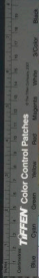
刻六十五故日長至愚按月令稱日長至此云長

絃凡皆以樂爲說○長至日注云夏至之日晷

作十五絃之瑟命曰太常律立又益之爲二十三

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鍾大呂
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爲上林鍾夷則南呂無
射應鍾爲下而分之十二月又極之十二月之人
事殆月令要語也 注云律呂相生上者上生下

者下生次曰音初謂禹行功塗山氏女作歌爲南
音周公召公取風焉爲周南召南昭王征荊涉漢
梁敗辛餘靡振王北濟發聲甲徙宅西河猶思故
輿實始作爲西音秦繆公取風焉實始作爲秦音
有娥氏飲九成之臺二女爭櫓燕覆以玉簾少選
發燕遺一卵比飛不返二女作歌如爲北音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取民室之子以歸谷弱世足曰命矣夫作破治之
歌始為北音凡皆載音之初也恐未必然耳次曰
制樂言周文王地動而享國五十一年宋景公發
或守心而星退三舍次曰明理言天變妖孽亦皆
以樂為說○干馬也○野火○少選頌也○育風

齊賦○殺生此意

孟秋紀次曰湯兵謂未有蚩尤之前民固剝林木以
戰勝者為長又猶不足治故立君君又不治足故
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於君又之立也出於長又
之立也出於爭惠謂比柳子厚對廷論之所祖也

次曰振亂謂世濁已極兵當為義次曰禁暴謂救
守之兵皆不義次曰懷寵謂先發聲兵以救民以
家聽者祿之家以卿聽者祿之卿以邑聽者祿之
邑凡以秋故言兵

仲秋紀次曰論威謂必反於己則三軍可使一心次
曰簡選以湯武齊桓晉文吳闔廬為證決曰決勝
以必義必智必勇為本次曰愛士謂秦繆公飲盜
駿馬者以酒而脫韓原之急趙簡子以白鵝救其
臣陽城胥燻之疾而獲翟人之首凡以秋故言兵
季秋紀次曰順民謂湯禱於林以身為犧牲文王許



千里地爲民請炮烙之刑向踐有酒流之江而民
共之然惡恐皆未必有此事耳次曰知士謂靖郭
君善劑貌辨劑貌辨以死而回齊宣王之怒得
相齊恐亦戰國策士之奪綽爾次曰審已謂潞王
越後皆不知其所以亡次精通謂免絲無根非無
根也伏菟是已惡不召讎或引之也月望則蚌蛤
實月晦則蚌蛤虛月形乎天而羣陰化乎淵養由
基射光中石矢乃飲利誠乎光也伯樂相馬所見
無非馬誠乎馬也庖丁解牛所見無非牛誠乎牛
也鍾子期夜聞琴聲而知其悲申喜聞乞人歌於

門而乃共母而精相得此豈待言哉人又因兵而
及感動之道也。射石沒羽此以爲養由基此事
每載不同要皆野人相承之妄言耳此類甚衆

孟冬紀次曰卽被戎侈葬也謂葬必於高陵以避狐
狸之患水泉之濕而忘盜賊寇亂之難豈不感哉
侈葬非爲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尚也次曰安死
謂天墓無不相也而出皆爭爲之豈不悲哉季孫
有喪以璣璠收夫子曰以寶玉收璣璠暴骸中原
也次曰異賢今以百金焉搏黍示兒子兒子必取
搏黍矣以和氏之璧焉百金示鄙人鄙人必取曰



金矣以和氏之璧道德之至言示賢者賢者必取
至言矣次曰具用謂湯祝網文王葬枯骨孔子荷
扶問人之公持杖問其父母置杖問其兄弟皆得
人心按冬藏也故言葬餘皆衍此

仲冬紀次曰至忠謂子培射商兒文筆怒齊王

怒音

之君皆代其君死次曰忠廉謂要離殺慶忌弘潼
報命於衛懿公之肝凡皆戰國之言次曰當務謂
齊人好勇者相飲相啖其肉至盡愚恐無此事次
曰長見謂周公大王預知後世具起知去魏而魏
失西河之外公叔涿知衛缺出境而魏不安凡以

附仲冬之終不曉所謂

季冬紀次曰士節謂北郭驅謁晏子辭金而受粟後
以死報晏子愚恐士節不如是次曰介立以介子
推此去晏旌目吐盜之食而死爲介次曰識廉謂
夷齊如周至岐陽而文王殒矣武王使周公留膠
鬲使召公盟微子開夷齊去之至首陽餓焉爲正
史絕不同次曰不侵謂公孫弘爲五霸君說秦昭
王凡亦於季冬事無預右十二終然而綴之以序
意主揆議云



有德見謂天地有媿天微以成地塞以形天地合和

生之大經也

注天虛而能生地實而能化

天有九野中央曰鈞

天中曰蒼天東北變天北方玄天西北幽天西方

頽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東南陽天各以二十八

宿分屬之自鈞天星角亢氏至陽天星張翼軫地

有九州豫州周也冀晉也兗衛也青齊也徐魯也

揚越也荆楚也雍秦也幽燕也九山則會稽太山

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大伾下陽孟門九塞則大汾

冥阨荆阮方城穀井下阨下阨下注居庸九蔽則越

之共區楚之雲凌秦之華陽晉之大陸梁之圃田

宋之誼諸齊之海隅越之鉅鹿燕之大昭六川則

河水赤水

河出崑崙崑崙北赤水出東南

遼水

出嶺石山白黑水東北東流

西北江水淮水凡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

北二萬六千里次曰名類言帝王禎祥以及周尚

火代火者必水又氣至而不知救備將徒是為奈

設也次曰夫尤謂亡缺者意其鄰之子動見其竊

缺此尤也邾為甲冑以帛公息忌勸用組因令其

家為組人有傷之者邾君復下令為甲毋以組此

亦尤也愚謂邾君固惑矣公息忌豈可身自建議

而身自利之亦何恠人之傷而君之惑耶次曰聽



言謂攻無辜之國以索地謀不辜之民以求利而
欲宗廟之安社稷之不危不亦難乎愚謂此語足
盡戰國之情次曰謹聽謂天子已絕以兵相殘今
世當之矣次曰務本謂民之治亂在於有司次曰
論大謂山大則有虎豹水大則有蛟龍。此篇載
禹一沐而三捉髮一食而三起以禮有道之士愚
意此形容之語本無其事而世又以言周公

孝行晚謂治必務本務本莫大於孝而戰曾子言孝
及樂正子春下堂傷足之事理正而文顯可讀也
次曰本味載伊尹說湯以至味備物產之美比博

會之言且曰非先為天子不可得而具是湯為口
腹之故伐夏也次曰首時載墨者田鳩欲見秦惠
王三年不得見往見楚王楚王將軍之節以秦
因見惠王告人曰之秦之道乃之楚乎物固有近
之而遠又之而近者時亦然次曰秦先戰晉文公
城濮之戰用咎犯之言而賞先雍季以雍季不肯
用詐百世之利也趙襄子齊陽之圍用張武談之
謀而賞先高啟以高啟危殆中獨不失君臣之禮
賞一人而為人臣者莫敢失禮也次曰長攻載越
滅具楚始楚滅息趙襄子以姊嫁晉君飲酒而以



大金斗擊滅之然愚謂秦趙之舉盜賊之軍也次
曰慎人謂功名大立天也為是故因不慎其人不可
次曰遇合載容善吹簫兒越王越王不善為野
音而反善之人有大鼻者親戚兄弟妻六人識無
能為居自苦而居海上海上人有說其鼻者晝夜
隨之而弗能去陳有惡人曰牧治歸陳使侯甚悅
之使之楚又王怒與師伐陳次曰必已載單豹好
術離俗有塵不食穀實不衣尚溫也身與山林
岩壑以全其生不盡其年而死食之。此篇載伊
尹生於空桑謂其母居伊水之上夢

曰白出水而東走毋明日視白水出告其鄰東文
十里而顧其邑居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故命之曰
空桑愚意空桑地各好事者因為之說耳此書第
五紀云顓頊生自若水實則空桑則前乎伊尹之
未生已有空桑之地矣何一書而自相背馳耶
此篇載郢人以兩阪垣也具起變之職敗而見惡
氏羗之民其屬也不憂擊擊而憂死不得焚尼言
風俗之難變又載新章李擊智伯斫其頭以為觴
愚按正史云漆為飲器飲器非酒具也此恐弗考
又載舜自為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云不知



何故

慎大節載湯令伊尹往視夏恐其不信湯親自射伊
尹愚恐未必然又載趙襄子攻翟一朝而兩城下
有愛色孔子賢之愚恐襄子之詐術孔子未必為
其所欺也次曰權然以堅陽穀進子友以酒為小
忠大忠之賊虛受賂而假道為小利大利之交
又智伯欲伐中山鑄大鍾以遺之次曰下賢載周
公齊相子產魏文侯為證次曰報更載說秦談人
之言曰臣官於絳歸而絕糧羞行乞而憎自取故
至於此又載淳于髡為孟嘗君說齊數辭云辭不

足力為生王立清廟故善說者懷其說言其大豈
用強力哉次曰順說云順風而呼聲不加疾也際
高而望目不加明也所因便也次曰不廣載北方
有獸曰獾鼠前而兔後趨則路走則顛常為登又
距虛取其草蹶有患也後又距虛必負而走此以
其所能託其所不能又載鮑叔管仲召忽三入謀
獨管仲謂小白無母國人憐之事未可知故使鮑
叔傅小白次曰貴因云如秦者至有車也通越
者至而有舟也秦越遠塗也雖立安坐而至者
因其械也審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時因也推曆自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視月行而知晦朔因也次日曰察今云有道之士以
近知遠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陰陽之變見
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魚鱉之藏也嘗一肘肉
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楚人有涉江者劍自舟
墜水遽契其舟從其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
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有過江上者見人
方引嬰兒欲投之江嬰兒啼人問其故曰此其父
善游其父善游其子豈遽善游哉此篇載孔子
之勁舉國門之闕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
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愚按此言孔子雖未詳而

其言可以訓。齊王知顏色注知猶發也出報更

篇又此書不苟論云文侯不說知於顏色愚謂此

見於顏面之意可在傳喜知也之證。車休輔輔

亦依車注申牙也

先識覽載姜將亡也太史令終古執圖法每商較將

亡也內史向擊載圖法亡周晉太史屠黍見晉亂

以圖法歸周周威公問孰先亡曰晉先亡居二年

晉果亡又問孰次之曰中山居二年中山果亡又

問孰次之不對固問焉曰君次之威公懼求諫臣

去苛令以告屠黍對曰其尚然君之身乎威公



周分爲子白圭之中山辨去之齊又辨曰之二匡
皆將亡次曰觀世云登山者颺已高矣左右視
尚魏魏然山在其上賢者之所與颺有似於此身
已賢矣行已高矣左右視尚盡賢於已因載安子
禮起石父爲密列子辨鄭子陽之粟次曰知接載
相公問疾管仲言堅刁易牙啓方不可用之詳其
文可誦次曰悔過秦繆公違蹇叔敗殺之詳其文
亦可誦次曰樂成載孔子用魯子產治鄭民皆始
毀而終譽魏文侯匿諂善樂羊得成中山之功魏
襄王信史起鄭令得成決邾水之功故物物之中

不可不味也次曰察載子貢變魯人於諸侯而
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魯人不贖人矣
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
人必拯溺者矣愚謂此可與論語所記鷄粟請
荇事參看又載女子爭桑而具楚連兵羊斟爭羊
而敗宋之師邠氏介雞而召季氏之亂次曰夫宥
載鄭父有言鄰之梧桐不善者鄰人伐之鄰父因
讀以爲薪其人不說曰鄰者若此其險也齊人有
清旦衣冠往鬻金之所攬之者吏縛之問曰人皆
在子攫人之金何故對曰殊不見人徒見金耳次



增補也。神農十七世有天下

嘗應覽謂人主言不先所執要矣次曰重言謂人
主言不可不慎次曰辯論載齊桓公欲伐衛而衛
姬先知齊襄公欲襲周而長弘先知與前篇所載
管仲欲伐莒更鄭牙知周次曰離謂載鄭之富人
有溺者人得之富人請贖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
鄧析析曰安之人必莫之買矣其人又患之以告
鄧析析曰安之此必無所更買矣析之反覆一事
而兩爲之謀如此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
有獄者約六獄一木小獄禱禱民之獄木禱禱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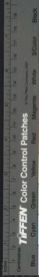
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爲是以是爲非是非無度
而可與不可日變鄭國大亂民口譁譁子產患之於
是殺鄧析而戮之然則初蓋世所謂然峻者之
祖矣次曰淫辭載孔穿析公孫龍之辨唐鞅勸宋
王不辨善惡皆罪之而宋君殺唐鞅舉大木者前
呼輿輿與傳後亦應之此其於舉大木者善矣
豈無鄭衛之音哉然不若其宜也夫國亦木之大
者也次曰不屈載魏惠王欲傳國惠子是欲惠子
之爲舜也是惠王欲爲堯也堯舜之作他行稱此
今無其他而欲爲堯舜次曰應豈載魏文侯魏王



入秦及凡辨說之事次曰具備載宓子賤江鹽之
請吏二人書而動掣其肘魯君使其自爲之三年
而漁人不敢數於闡行。此篇載海上之人有好
蜻者每朝居海上蜻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其父告
之取而來明日之海上蜻無至者矣愚謂此即海
鷗之說移用未必有其事也。喏而不啞豈關。
煙視媚行言新婦

離俗覽載舜讓石戶之農又讓北人無擇湯讓下隨
又讓務光愚謂因莊子寓言堯讓許由而世因增
衍至此又載齊平阿之鮪子亡載得子不自快
戰而死令此將衆必不共矣齊之宿弊

嚴於有德其面不自法索其形不得死之次曰
謂此當務則未也其心之不事有少加乎次曰
高義載子囊石渚之死然愚以爲義則未也次曰
上德載墨者孟勝爲楚之陽城君而死弟子死之
者百八十三人次曰用民載閻閻試其民於五湖
地流血幾不可止句踐試其民於寢宮屐爭入水
火次曰逼威言桀紂之禁不可勝數言今煩也次
曰爲欲謂羣狗相向屠投以炙雞則爭矣次曰貴
信以香相不背曹劌之盟爲證次曰難以齊桓
與審威爲證。此篇載曹共公欲觀重耳賦齊侯
袒而捕池魚焉左傳不同然恐無此理當從左



○禹時萬國湯三千餘國

侍君賢謂人之所以羣者以君道立也次曰長利謂利雖倍於今而不便於後非爲也次曰知分載次非刺蛟禹濟江黃龍負舟之事次曰召類宋司城子罕南家之牆鑿於前而不直西家之盜徑其宮而不止而弗徙也次曰達辭謂人皆說鏡之明已也次曰行論謂人主不得以快志爲事次曰駭恣載魏武侯於講事之當李哩謙之齊宣爲太室春居謀之次曰觀表載郈成子受右宰穀臣之璧穀臣死於齊齊是難使人迎其妻子潛室而異之分

祿而食之其子長而返其璧。此篇載於精士高
額推之類注解復也祛步學下注祛步學衣而行也

六論

開春論以春始雷而蟄蟲動爲春說者之論惠施說
魏太子綏葬期封人子高說段喬縱城築折奚說
范宣子釋叔尚皆善說者次曰察賢善魏文侯禮
賢自治身逸宓子賤鳴琴不下堂巫馬期以星出
入巫馬期問故宓子曰我任人子任力次曰期賢
謂鳩蟬者務明其火振其樹人主有能明其德者
天下之士歸之若蟬之走明火也次曰審爲載



華子諫韓昭穆慈身傷生以憂華也中山公子牟
謂公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柰何
公子曰重生次曰愛類載公輸般設攻宋之機墨
子設守宋之備九攻之不入楚軫不攻宋次曰貞
卒謂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日千里也旬月取之尚
驚駭荆王死貴人相與射吳起又伏尸插矢而
疾言曰羣臣亂王具起死矣公子糾與小白爭先
入管仲射小白中鮑叔御小白僂管仲以為小
白死矣鮑叔因疾驅先入鮑叔之智應射而令凡
所載皆捷於應變者然則貴卒之卒音終。此篇

魏闕注魏魏高大故曰魏闕。又載禹疏河決江
為彭蠡之障愚按於地里不合

慎行論載費無極讒太子建慶封與崔杼弑君而又
殺崔杼之惡後皆族滅次曰無義載公孫鞅詐其
友公子卬而擒之鄭平欺其交應侯去秦而莫之
與繪經欺公孫與仕趙而人莫與同朝次曰疑似
載黎丘丈人遇奇鬼似其子而至殺真子次曰壽
行謂行人見大樹必解衣懸冠倚劍而寢其下大
樹非人之情親知交也而安之若此者信也陵上
巨木人以為期易知故也而况士子次曰求人載



堯讓天下於許由由曰啜菽飲水不過一枝鼠飲於河不過滿腹歸已君子惡用天下此雖寓言然已罕矣又過匹天知足耳次曰察傳載舜稱堯者一而足矣而世因謂堯一足宋丁氏穿井免人外沒如得一人之使而世因謂穿井得一人術有讀晉師三豕渡河子夏證其為已亥愚謂此則有合於察傳之義。此篇載舜為御堯為左禹為右入於澤而問牧童入於水而問漁師奚故也其知之審也愚謂此即管仲知路不如老馬之喻也。銘

乎金石注金鑿石也

其直論謂所以貴士為其直言也載能意於齊桓狐授於齊滑爛過於趙簡子皆直言然亦僉屬矣次曰真諫載鮑叔奉杯為壽勸桓公無忘在莒管仲無忘在魯齊賊無忘在車下此可言真諫若薛申謂楚文王罪當答愚恐曉人不當如是也次曰知化載子齊諫夫差不從次曰過理載齊渴王亡國居衛帶益三圍次曰壅塞載亡國之主不可言言之事次曰原亂載驪姬之禍

不苟論公孫枝請秦繆公見齊晉之使以非其事而擅請也罪之趙衰辭伐鄰之賞曰賞其本乎賞其末乎



賞其策則騎從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卻子虎文公
召子虎將賞之曰言之易行之難次曰贊能謂得
十良馬不若得一伯樂得十良劍不如得一歐冶
鮑叔薦管仲而齊霸沈尹筮薦孫叔敖而楚霸次
曰自知謂敗莫大於不自知有得鍾者欲負而走
不可以推毀之鍾況然有聲恐人之奪己也遽掩
其耳惡人聞之可也惡己自聞之悼矣次曰當賞
民無道知天民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天
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當則諸生有血氣之類
皆得其處而安其產人臣亦無道知主人臣以賞

罪爵祿之所加又主又之賞罰爵祿之所加者宜
則親疏遠近賢不肖皆盡其力而必為用次曰傳
志謂勸而熱之鬼將告之審越之幸人休吾不敢
休人則吾不敢助步之遠也而不過二里止也步
之過也而百舍不止也次曰貴當戰則有善相者
謂非能知人也能觀人之友也齊人有好獵者不
得獸則狗惡也欲得良馬則家貧無以於是還
耕疾耕則家富家富則有以求良狗良狗則數得
獸矣
似順論事多似倒而順如尹鐸與晉陽簡子白往夷



而寧歸生潛之卒以免難之賞賞尹鐸次曰別類
草有莖有蕒獨食之則殺人合而食之則益壽高
陽應將為室匠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上必
將挽以生為室今雖善後必敗高陽惟百緣子之
言則室不敗也木益枯則動塗益乾則輕以益勁
益益輕則不敗匠人無辭以對而為之室之始成
也善其後果敗驪齊綠耳背日而西走至十月則
日在其前矣次曰有度言賢主有度而聽故不過
次曰分職夫馬者伯樂相之治父御之賢者乘之
一日千里無御相之勞而有其功則知所乘矣次

曰處方章平為齊將攻荆六月而不戰齊使周最
趣之章平對曰殺之免之殘其家王能得此於臣
不可以戰而戰可以戰而不戰王不能得此於臣
次曰慎小巨防容蠱而漂邑殺人突洩一燬而焚
宮燒積人之情不感於山而愛於陸

士谷論謂士之柔而堅虛而實者其狀服然不環次
曰務本德業善處於一屋之下突決棟焚而不
知亦為人臣而免於廢為之智者寡矣次曰士農
男女實功以長生戰時愛自非老不休非疾不息
次曰任地冬至後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百草之



先生者也於是始耕古者以草也冬至後五十次
曰辨土謂地竊苗担竊草竊爲三盜去三盜而後
粟可多次曰審時謂水膠最麥各欲得時。此篇
載唐尚敵年爲史敵年者年相若之名也。肥者
欲棘注棘羸瘠也詩云棘人瘠。六盡耜所以
成畝其傳八寸所以成畦注耜六尺其刃廣八寸
居者以耜耕廣六尺爲畝三尺爲畦愚意耜者今
之犁廣六尺旋轉以耕土其塊彼此相向亦廣六
尺而成一畦此之爲畝而百步爲畝總畝之四圍
總名其傳八寸所以成畦者耜頭之刃逐塊隨刃

而起其長竟畝云起而空之畝與刃同其闊此之
謂畦注以三尺爲畦恐於正文不合又云耜柄尺
其耜六寸注耜器也愚按今浙西私向用苗間之
器

黃石公素書

素書六篇曰原始曰正道曰求人之志曰本德崇道
曰遵義曰安禮其說以道德仁義禮五者爲一體雖
於指要無所取而其間言語雜出多主於卑謙摺節
皆達者寡特非地上老人授子房乎亂世之書耳張
商英乃妄爲訓釋取老子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



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之說以言之與本書五者一體之說正相反甚至為之後序謂晉亂有盜發子房家於至統中獲此書何其鄙陋幸此言出於商英識者固所不屑觀爾

陸贄新語

新語十二篇漢太中大夫陸贄所撰一曰道基言天地既位而列聖制作之功次曰術事言帝王之功當思之於身舜棄黃金禹捐珠玉道取其至要三曰輔政言用賢四曰無為言舜周五曰辨惑言不苟合六曰慎微言謹內行七曰資質言質美者在遇合八曰

至德言善治者不尚刑九曰懷慮言立功當專一十曰本行言立行本仁義十一曰明試言君臣當謹言行十二曰思務言聞見當務執守此其大略也往往多合於理而又黜神仙之妄言墨子之非則亦有識之言矣然其文煩細不類陸贄家傑士所言贄本以詩書筆墨高帝馬上之習每陳前代行事帝輒稱善然不如此書組織以為文又第五篇云今上無明王聖主下無貞正諸侯鉏奸臣賊子之黨者其上文雖為魯定公而發豈所宜言於大漢方隆之日乎若贄本旨謂天下可以馬上得不可以馬上治之意十二



爲感無高則此書似非陸賈之本真也

賈誼新書

過秦上。論秦興亡始末而歸之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論正而語卑。過秦下。謂天下向秦冀得安其性命使秦世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猶未傾危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即海內歡然各自安其處使子嬰者庸行之材而僅得中佐山東雖亂三秦之地可全愚謂秦以威并天下非天下白風子嬰之世大勢已去三秦無可全之理惟二世能反秦政天下或可木亂然千百年戰爭勢至

此極秦亦不容不亡秦之事非可以古帝王當道論也

宗首。係治安策全文或親弟誥爲東帝一段文有略增起

數寧。係治安策竊惟事勢可爲痛哭流涕太息至射獵之娛一段而其文有增又痛哭作痛惜

藩籬。係治安策分建一段而文不同藩籬。係治安策疆者最先反一段

大都。係治安策尾大不掉一段而先引共靈王大城陳蔡葉與不羹四邑後遂作亂之事爲證終之



曰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筆齊。言漢天子與諸侯無別天子列御秩二千石諸侯列御秩二千石則臣已同天子之御號大僕銀印秩二千石諸侯之御號大僕銀印二千石則御已齊天子親云太后諸侯親云太后天子妃曰后諸侯妃曰后宮門皆曰司馬闈入者皆為城旦殿門俱為殿門闈入之罪俱弃市曰今日陛下曰乘輿皆同可謂長太息者此也

服疑。言天子之於其下也加五等已往則為臣例臣之於下也加五等以往則為僕僕亦臣禮也然

稱僕而不敢稱臣者尊天子避嫌疑也是以高下異則名號異則權力異則事勢異則旌章異則符瑞異則禮寵異則秩祿異則冠履異則衣帶異則環珉異則車馬異則妻妾異則淨厚異則宮室異則牀席異則器皿異則飲食異則祭祀異則死喪異益壞。請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梁足以捍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則陛下無東之憂權重。諸侯勢足以專制力足以行逆雖令冠處女勿謂無敵勢不足以專制力不足以行逆雖生夏育有仇讎之怨猶之無傷也



五美。係治安策分王子弟使天下咸知陛下之明
之廉之仁之義而誦聖一段

制不定。係治安策體解之喻一段先引黃帝誅同
父母親第次帝以定天下為證

審微。引孔子謂不如多予邑及宓子寧使齊寇得
麥毋使不耕者得獲為證

階級。係治安策體貌大臣一段
俗激。係治安策定經制一段

時變。係治安策家貧子壯出糶一段文稍增
瑰璋。謂瑰政予民而民愈貧璋行奪民而民益富

蓋以抑末趨本為說

蓬蓬子。係治安策牆屋被文繡一段而此尤詳結
云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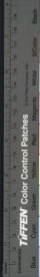
銅布。係議鑄錢禁之文亦結之曰可為長太息者
此其一也

查通。謂建武開函谷臨晉關為備山東諸侯豈若
定地勢

屬遠。謂遠衡之弊

親疏危亂。係治安策吉諸侯王二段

憂民。係舊積疏言三年耕餘一年食



解縣○係治安策天下之勢方倒懸一段結云可為流涕者此也

匈奴○謂匈奴不過漢一大縣建三表設五餌以此與單于爭其民則不匈奴酒卷搗也一表諭陛下之愛一表諭陛下之好一表愛人之狀好人之技此謂三表錦綉車騎以壞其目一餌飲食醢醢以壞其口一餌婦人樂舞以壞其耳一餌堂宇園囿以壞其腹一餌佐酒戲弄以壞其心一餌凡以施之降者以誘其衆來下此謂五餌三表已諭五餌既明南鄰歸漢猶水流下單于無臣之使無民之

守遠期五載近期三年匈奴亡矣

執事○歲致金繒是入貢職於蠻夷也勢既卑辱禍且不息以臣為屬國行臣之計休屠繫頸以草膝行頓顙請歸陛下之義臣歸田廬不復滂末廷忠臣之志快矣

淮難○恐接王淮南王子以白公勝報父仇為戒

無蓄○保積貯疏亦終之曰可為流涕者又是也

鑄錢○欲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錢

傳職○保傳皆言教太子而保傳之文則治安策之文也



連譴○說主從謀以紂死左右弗助爲戒以陶朱公
夫梁疑獄上聖異價厚者價貴爲勸

輔佐○有上執政中執政下執政之分

禮○首載周文王使太公望傳太子發嗜鮑魚而公
弗與曰禮鮑魚不登於俎又曲禮道德仁義非禮
不成至恭敬掉節退讓以明禮一章在焉又訓釋
詩一發五犯于嗟乎騶虞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
囿之司獸者也天子佐與十乘以明貴也佩牲而
食以優飽也虞人翼五犯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
人臣於是所尊敬不敢以節待敬之至也甚尊其
主敬慎其所掌職而志慮盡矣故其受之也長曰
于嗟乎古之善爲臣者亦若此而已

容經○志有四與容有四志言有四術朝廷祭祀卑

級從紀四者也○端股整足體不強肘曰經立因

以整曰共立因以整折曰肅立因以垂佩曰早立

○所不差而足不跌視平衡曰經坐微俯視

尊者之膝曰共坐仰首視不坐尋常之內曰肅坐

發首低肘曰早坐坐容○行以微磬之容臂不搖

掉肩不下上身似不則從之而任容○趨以微

磬之容飄然翼然何狀若不足如射前射容○旋





以微磬之容其始動也穆如也微其國復也施如

濯絲詳費之容○跪以微磬之容掄右而下隨左

而起手有抑揚各尊其紀禮容○拜以磬折之容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隨前以舉頃衛以下寧遠無

遲背項之狀知屋之玄拜容○拜而未起伏容

佩玉○上有雙珩下有雙璜衛耳捍珠以細其間滌

焉以頌之○蓋圍以象天二十八按以象列星軫

方以象地三十幅以象月

春秋○楚惠王食寒道得蛭而吞之鄒穆公食鳧鴈

必以批寧二石粟以易一石批晉文公見大蛇橫

道不忍攻之三日夢天誅蛇視之蛇魚爛矣胡亥

為公子變群臣視其後狀善者因行殘敗及即位

皆知天下之棄也

先醒○懷王問費者曰人謂知道者先生何也對曰

為先醒也世主未學性性然猶醉也學問不倦昭

然先醒故曰先醒故世主有先醒者有後醒者有

不醒者

耳痺○載子齊吳越事

論誠○文王書邯鄲人登城而呼已曰我東北取之

槁骨也速以王禮葬我文王曰諾召史視之信有

之文王曰陳以人君禮葬之史曰此無主矣請以
五大夫文王曰吾夢中已許之矣奈何其倍民也
士民聞之曰我君不以夢之故不肯殮骨況生人乎
退讓○梁大夫宋就為邊縣令與楚鄰界梁楚之邊
亭皆種瓜梁數灌瓜美楚希灌瓜惡楚亭惡梁亭
之賢已夜竊梁亭之瓜有死焦者梁亭詣其尉亦
欲竊往救揮楚亭之瓜宋就教令人往為楚亭夜
善灌瓜楚亭旦而往瓜已灌矣瓜日以美察之乃
梁亭也楚王聞之乃謝重幣以交於梁梁楚之驩
由宋就始

勸學○以南榮千里重爾以問老聃為證

道術○謂其本謂之虛其末謂之術

六術○謂道德性神明命六者德之理也他事亦皆
以六為度六親始於父父有二駁較以至從父兄
弟從祖兄弟曾祖兄弟曾祖兄弟又有子為族兄
弟凡六故六為制而止矣愚按此說則六親者諸
父也諸父兄弟也從父兄弟也從祖兄弟也曾祖
兄弟也族兄弟也

大政○脩政○叙黃帝至成王之言皆諸子之說

禮容語○載魯晉禮容之事多在傳所載者



胎教○言教子

立後義○言立子

右賈誼新書十卷淳熙辛丑歲湖南漕使程公以家藏本刊于長沙所論漢事皆見於治安策及論積貯諫禁鑄錢者殆平日雜著所見而他日總之以告君歟三表五餌之說詳見此書謂可坐威匈奴至今疑其大言然不過欲誘致降者使其衆漸空非謂必以兵勝以誼奇才得爲典屬國以試之匈奴雖無可滅之理勢類漸弱未可以大言而少之甚其分王諸侯施行漢事後多卒如其說負洞識天下之勢者也然要其本說以道爲虛以術爲用則無得於孔子之學蓋不過以智略之資戰國之習欲措置漢天下爾○文王葬槁骨之言世多以爲鑿靈沼得之此以爲夢意古有此說而傳者不同未必有其實若于事情則此事爲近之

新序

新序十卷漢劉向之所集本朝曾鞏之所校者也周秦至漢君臣言行苟足爲世教者類在焉其前五卷皆曰雜事警戒居多惟江乙謂昭奚他爲狐假虎威



此乃小臣離間之言恐不當錄使昭美惟非其人而
楚用之併楚君亦且與之俱輕矣北方豈其以君之
故而畏之哉樂毅挾四國之兵屠齊七十餘城掠重
器貨寶而去之此盜也縱惠王不信讒而易將殺亦
必無以勝二城必死之守也乃以殺與管仲同稱何
哉次六曰刺客自桀紂以來戒之詳矣惟孟獻子誇
得顏回茲無虛二生爲富則未必然蓋顏子未嘗仕
於大夫之家也次七次八曰節士曹子翬致國於殺
奪之成公亦異於大伯伯夷之讓矣季札乃慕而效
之寧滅其宗國若齊公子勝不義宣公之殺奪而終
身不食其食此爲能審所與爾晉太子避虺祥而伏
劔石磴以不私其父而刎頸季離多殺不辜而自戕
介之推怨懣而就焚申徒狄嫉世而沉河杲其輕生
如此此皆死非其所不可言節齊太史死於職此真
足言守節之士蚤乎不忍宗國之將亡而自殞其志
爲可悲而餓者不食嗟來之食衰族自欲歐出其盜
之食書之亦可厲天下後世之無耻者矣程嬰既立
趙後自殺以下報杵臼劉向以爲過然使果有此事
而事定嬰不死是給杵臼使之先死也於義亦合有
所處次八曰義勇晏子獨免柱付之盟王子閻不受



白公之立最為得義如弘演並死非其所當死矣次
九次十曰善謀戰國謀臣皆苟為一時耳至漢張良
始多善謀然封信越以分地所能助帝滅楚者此謀
而殺信越者亦此謀召四皓以輔太子所能護惠帝
者此謀而殺戚夫人者亦此謀以偶諸沙上者為謀
反所能封雍齒安一時者此謀而啓帝疑心叛者九
起致帝卒斃於行者亦此謀大抵機動於此功成於
彼成其一必不能保其二未嘗明白一言以義理而
折衷之俾相安無後患焉殆亦權謀耳亦未得為盡
善也

偏袒

一卷是隋種種而遠
臣推中其兄
黍離以為黍離其兄
而作皆第七卷

二子乘舟詩

說苑

說苑者劉向之所校讎去其複重與凡已見新字者
而定為二十卷名說苑然自今觀之其間頗重與新
序混淆者尚亦多有且亦多傳會如虞夏三代孔門
問答其詞旨議論殊非聖賢氣象楚莊王賢君而謂
其築臺殺諫者七十二人秦皇嚴誅謗之誅而反謂
其能受茅焦鮑白令與侯生三人之極諫凡欲言其
臣之節必先甚其君之惡形容文致殆非人情實參



大賢謂其因松瓜而擊其子幾死于路高弟謂其欲釋古學揆之事理皆未必然又桑穀之祥既以為太戊又以為武丁於書則武丁乃鼎雉之事耳龍蛇之章既以為介之推又以為舟之僑於傳則僑乃戮於城濮之役耳鴻鵠六翮之喻新序以為因桑杏晉平公說苑以為古東晉趙簡子不骨扶君之事新序以為虎會事趙簡子說苑以為隋會事晉文侯君不能致士之說新序以為大夫對衛相說苑以為田饒對齊相宗衛解衣就鼎以諫佛胎之說新序以為田單說苑以為田基是二書定於一人而自為異同若嚴則增廣是訟一以為公叔文子告楚以為晏子告齊是一書重出而亦自異同劉向自以為去其複重而尚若是何哉方南豐編集時官書僅有五卷後於士大夫間得十五卷以足之則後世之殘斷錯誤非必皆劉向本文耳然其指歸皆出於勸善懲惡贊扶世教雖不盡純而最多精語過於諸子之雜書橫議遠矣君子亦不可以不觀也而南豐乃識其徇物者多自為者少

一枝梅

越使送梁王

半葉酒管仲兒相謂魯相也壓輿

蛩蛩巨虛二者相假相愛能化為魚被射天帝



不罪射者

九卷

象不更鳴東徙亦惡子之聲

十五

御呼驂亦呼

同憂也

十一卷

承明

承明堂

率禮不越

今詩

發

太公望

老婦之棄夫

八卷

長年

第上之稱

孔子

舉趙襄子

管仲哭鮑叔

此二事

趙月

三歸之臺

仲

必與得

祠田之祝

禮少求多

海子

覺云

春秋繁露

楚莊王

○楚莊王殺陳夏徵舒不予專討也靈王殺

齊慶封而直稱楚子何也曰齊桓不予專地而封

晉文不予致王而朝楚莊弗予專殺而討此楚靈

所以稱子而討也愚謂諸侯專殺直書而罪自見

王者惡之謂非稱子以討其罪也凡例之隨說耳

○此篇又載春秋分十二世為三華哀定昭三出

君子之所見也襄成宣文四世君子之所聞也僖

閔莊桓隱五世君子之所傳聞也○又接詩率由

仇匹今詩作羣匹

竹林○謂邨之戰楚莊舍鄭美矣而晉欲擊之故晉

變為夷狄楚變為君子○謂司馬子反為其君使

廢君命與宋平是內專政而外擅名○謂鞍之戰

齊頃公被獲自是恐懼不聽聲樂不食酒肉內愛

百姓外敬諸侯終其身安寧是福生於憂○謂鄭



伐許伐喪救盟故夷狄之

王杯○謂譏文公以喪娶公乃四十一月方娶納幣之月在喪之分也○謂趙盾殺君四年而後別牘復見在不討賊而已猶子不嘗藥加之弑父

玉英○謂爲善不法不可取亦不可棄如公手目夷之類

精華○謂小夷言伐而不得言戰大夷言戰而不得言獲中國言獲而不得言執○謂大旱者陽滅陰也拜請之而已大水者陰滅陽也故鳴鼓攻之○謂齊桓五年不能致一諸侯柯之盟見太信一年

而近國之君畢至郵幽之舍是也後二十年尚未能大合諸侯救衛邢見存亡繼絕之義明年而遠國之君畢至貫澤陽穀之會是也其後矜功而不修德楚人滅弦而不憂江黃伐陳而不救不救陳而責陳不離不憂鄭而必之以兵自是日衰九國叛矣○謂晉僖以亂即位親任季子而二十年安寧王道○歷言五帝三王之治桀紂之暴以及周衰而舉春秋災異爲言○又歷舉春秋君臣行事而總以觀乎二字條舉而斷之凡連用二十一觀乎字此篇粗有文法



滅國。言春秋失國之君三十一亡國之君五十二
主天地之間根本微者不可遭天風疾雨

服制象。劍在左青龍之象刀在右白虎之象較在
前赤鳥之象冠在首後玄武之象

考功名。聖人之爲天下興利也其猶春氣之生草
也各因其生之卜大其爲天下除害也若川瀆爲
之於海也各隨其勢之傾側

官制象天。天之大經三起而成三日而成規三旬
而成月三月而成時三時而成功寒暑與和三而
成物日月與星三而成光天地與人三而成德

人之身有四枝每枝有三節十二節相持而形體
立矣天有四時每時有三月十二月相受而歲數
終矣官有四選每選有三人十二臣相參而事治
行矣四選者公卿大夫士

調均。凡衣裳爲蓋形煖身也然而染五采飾文章
者非以爲有益於養肌膚血氣也將以貴貴飾
而明別上下之倫爲治也

爵國。謂天子千里公侯百伯七十子男五十附庸
字者三十名者二十氏者十五里。萬人曰英千
人曰俊百人曰傑十人曰豪



仁義法。以仁安人，以義正我。仁之爲言，人也。義之爲言，我也。我無之而求諸人，我有之而非之，人人所不能受也。目弗視，不見心弗慮，不得雖有天下之至味，弗嚼。弗知其旨也。雖有聖人之至道，弗論。弗知其義也。

身之養莫重於義。體莫貴於心。養莫重於義，有義者雖貧能自樂，無義者雖富其能自存忘義而徇利以賤其身而禍其家，此非其自爲計不忠也。知之不能明也。今握棗與錯金，示嬰兒，嬰兒必取棗而不取金也。握一斤金與千萬之珠，以示野人，野

人必取金而不取珠也。故物之於人，小者易知也。其於大者，難知也。今利之於人，小而義之於人，大無恠民之皆趨利而不趨義也。固其所聞也。

對膠西王越大夫不得爲仁。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詐其人而勝之，雖有功，君子弗爲。實性。謂性已善，不幾於無教。性有善，姿惟待漸於教訓而後能爲善。聖人言善，人吾不得見，使民性皆善，何爲不見也。

深察名號。陰之行不得于春夏而月之常獻於日，光乍傷乍全，天之禁陰如此。



五行○地出雲爲雨氣爲風地不敢有其功一歸于天

爲人者天○云天亦人之曾祖父也

五行○爲木五行之始水五行之終以相生而言

陽尊陰卑○謂天之大數畢於十旬陽氣以正月始

出於地至其功必成也積於十月人亦十月而生

王道通三○謂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

三畫者天地人而連其中者通其道

天容○謂聖人祖天而行

天辨在人○謂陰陽之會過於南方以中夏過於北

方以中夏者金木水火各奉所主以從陰陽相與

一力而并功故少陽因木而起助春之生也大陽

因火而起助夏之養也少陰因金而起助秋之成

也大陰因水而起助冬之藏也

陰陽位○陽以南方爲位北方爲保陰以北方爲位

南方爲保

陰陽終始○北方者天之所終始也

陰陽義○陽者天之德陰者天之刑

陰陽出入上下○春出陽而入陰秋出陰而入陽夏

右陽而左陰冬右陰而左陽



天道無二。一而不二者，天之行也。

煖煥。○天之道出陽為煖，以生之；出陰為清，以成之。基我。○謂凡物必有合。

四時之副。○謂煖暑清寒異氣而同功。

人副天數。○謂天德施地德生人德義。

同類相勤。○平地注水去燥就濕，均薪施火去濕就燥。

五行相勝。○五行相生。○五行逆順。○水治五行並

言隨時施政

治亂五行。○言相干則災。

五行變殺。○云木冰春多雨之類，皆以人事殺之。

五行五事。○言證應。

郊語。○言重天子之義有缺文。

郊義。○言王者歲一祭天，必於正月上辛。

郊祭。○言喪不廢郊祭。

四祭。○四時祭先祖父母，此篇云已受命而王，必先

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詩曰：濟濟辟王。

左右奉璋，此文王之郊也。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

文王之伐崇也。

郊祀。○言文王受命伐崇，又證以文王受命有此武。



功

順命。言天子之義畏天之說。

郊事對。載漢遺廷尉湯問仲舒郊事問答。

執贄。謂鴝有行列之治。羔有角而不任類。仁殺之。

不諦類。死義者。跪乳類。知禮者。羊之言猶祥。王有。

似乎君子。

山川頌。山則崇峻。巖巖鬼竄。巍久不崩。弛似仁。

人志士。水則深泉。混混云云。晝夜不竭。或養萬里。

而必至。

求雨。四時各以其日。由其方。隨其色。為土龍。闔南。

門。置水其外。而開北門。又止雨。反此。

祭義。五穀。天所以賜人。受賜而薦之。宗廟。

循天之道。天有兩和。謂春和秋。

天地之行。言服食當順時。

威德所生。春者天之和。夏者天之德。秋者天之平。

冬者天之威。為政不可不察。

如天之為。陰陽之氣。在上天。亦在人。在天者未嘗。

滯。在人亦宜行。而無留。若四時之條條然也。

天地陰陽。謂天地陰陽。水火土金水。與人而十人。

超然萬物之上。最為天下貴。



天道施。聖人見端而知本從一而應萬。

董仲舒傳說春秋事得失間舉玉杯蕃露清明
竹林之屬數十篇十餘萬言顏思古注皆其所
著書名本朝崇文總目繁露七十卷八十二篇
與隋唐志卷目同且謂其教引宏博非出近世
然總以律曆爲名又即用玉杯竹林題篇已疑
後人附茅矣及中興館閣書目止存十卷三十
七篇新安程大昌讀太平寰宇記及杜佑通典
見所引繁露語言今書皆無之因知今書之非
本真又讀太平御覽古繁露語特多御覽太平

興國間編蓋此時繁露尚存今遂遠不傳合此
三說觀之是隋唐國初繁露已未必皆董仲舒
之撰中興後繁露又非隋唐國初之繁露矣近
世胡尚書類爲萍鄉罕日刊之縣志僅此三十
七篇而已其後得攻媿謄參政校本十七卷
八十二篇之舊復全其兄胡槻既刊之江東漕
司其後岳尚書珂復刊之嘉禾郡齊世遂以爲
定本攻媿謂爲仲舒所著無疑而取楚杜篇第
一謂爲潘氏本有之王於調均一篇萍鄉本列
置第二十五及攻媿所定本乃不及此篇則不



知何說也又程氏謂通鼎獻劍在左青龍象刀
在右白虎象鼓在前朱雀象冠在首玄武象謂
此數語今書所無而今書服制象篇此語實其
存程氏以爲無之不知又何也愚按今書惟對
膠西王越大夫之間辭約義精而具在本傳餘
多煩猥甚至於理不剛者有之如云宋襄公由
其道而敗春秋責之襄公豈由其道者耶如去
周無道而秦伐之以與彼周之伐並言秦果伐
無道者耶如云志如死灰以不問問以不對對
恐非儒者之言如以王正月之王爲文王恐春

秋無此意如謂黃帝之先溢四帝之後恐隆古
未有證如謂舜主天法商爲主地法夏湯主天
法質文王主地法文於理皆未見其有當如謂
楚莊王以天不見災而禱之于山川不見災而
懼可矣禱于山川以求天災豈人情乎若其謂
性有善姿而未能爲善惟待教訓而後能爲善
謂性已善幾於無教孔子言善人吾不得而見
之而孟子言人性皆善過矣是又未明乎本然
之性也漢世之儒惟仲舒仁義三策炳炳萬世
曾謂仲舒之弊館而有平政陽公讀登落不



言其非矣而譏其不能高其論以明聖人之道
且有惜哉惜哉之歎夫仲舒純儒歐公文人此
又孝者所宜審也

總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五十六

楚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五十七

讀諸子三

論衡

王充嘗師班彪博學有獨見既仕不滿退而作論衡
二十餘萬言蔡邕王朗嘗得其書皆秘之以爲已助
蓋充亦傑然以文學稱者惜其初心發於怨憤持論
至於過激失理之平正與自名論衡之意相背耳如
謂窮達皆出於命達者未必賢窮者未必不肖可矣
乃推而衍之至以治和非堯舜之功敗亡非桀紂之
罪亦歸之特命焉可乎甚至譏孔孟而尊老子抑殷



言其非矣而譏其不能高其論以明聖人之道
且有惜哉惜哉之歎夫仲舒純儒歐公文人此
又孝者所宜審也

總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五十六

蘇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五十七

讀諸子三

論衡

王充嘗師班彪博學有獨見既仕不滿退而作論衡
二十餘萬言蔡邕王朗嘗得其書皆秘之以爲已助
蓋充亦傑然以文學稱者惜其初心發於怨憤持論
至於過激失理之平正與自名論衡之意相背耳如
謂窮達皆出於命達者未必賢窮者未必不肖可矣
乃推而衍之至以治和非堯舜之功敗亡非桀紂之
罪亦歸之特命焉可乎甚至譏孔孟而尊老子抑殷



周而誇大漢謂龍無靈謂靈無感謂天地無生育之恩而譬之人身之生燻靈欲以靈廢天地百神之祀雖人生之父母骨肉亦以人死無知不能爲鬼而忽蔑之凡皆發於一念之怨憤故不自知其輕重大平如此至其隨事各主一說彼此自相背馳如十五說主土龍必能致雨矣他日又曰仲舒言土龍難聽如以千餘言力辨虎狼食人非部吏之過矣他日又曰虎狼之來應政失也凡皆以不平之念盡欲更時俗之說而時俗之說之通行者終不可廢矯枉過正亦不自覺其衝突至此也惟其辨說正謬有裨後學見聞者則取節以列下方

辨三代姓。世稱禹以含意茲而生故夏姓姒高以含燕子而生故商姓子稷以母履迹而生故姓如蕙以草也燕子鳥也大人迹土也皆非氣安能生且帝王之妃何爲適草野何爲浴於水或禹高后稷之母適欲懷妊偶吞蕙改燕子履大人迹世好奇怪因以爲姓 三卷

辨齊壽。浙江山陰江上覆江皆有湊盂水發海中漾馳而已入江淺狹水激湧起故騰爲湊猶廣陵曲江有壽文人賦之稱大江浩洋曲江有湊亦以



隘伏也溪之深者安洋淺者激揚為瀨夫清瀨一也謂子胥為清誰居瀨谷為瀨乎按清入三江江岸沸踊中央無聲必以子胥為清子胥之身聚岸漶也清之起也隨月盛衰如子胥為清子胥之怒以月為節也三江時風揚疾之波亦溺役人子胥之神復為風也始皇渡湘遭風問湘祠竟女媧妻怒斬其樹夫謂子胥之神為清猶謂二女之神為風耳

辨齊桓公。桓公妻姑姊妹七人此因如夫人者六人而誤耳又謂其舅婦人以朝諸侯或婦人立於後耳桓公千歲一出之主也葵丘精驥畔者九國况於禽獸之行無禮而可留諸侯哉

辨星退舍。宋景公一坐有三善一言星徒三舍如有十善言星徒十舍乎善言延壽二十一年歲壽身獲壽千歲乎太卜欺齊景公以能動地晏子謂鉤星在房心之間地自當動子章之言星徒猶太卜之言地動宋無晏子之智臣故子章售其欺耳四卷辨射日。射不過百步日之行天去人以萬里數堯上射之安能得日日火也雖中安能滅之世稱桀紂之惡射天攻地高宗之惡政消桑穀今堯不能



以德滅十目而必射之是德不老高宗惡與無紂同也

辨武王瞋怒風止。武王誅紂是乎天當安靜以祐之如誅紂非乎而天風者怒也武王瞋目重天怒也風何止或時風偶自止耳

辨魯襄與韓戰。摩艾日返三舍。摩安能返日日一行一度退三度是日却三日也或戰時日正卯戰遂謂之暮轉而轉左此道日若卻耳

辨燕丹。燕丹替天使日再中乃得脫秦何湯因憂憂文王拘囚姜里孔子厄陳蔡天不能祐

辨杞梁妻哭而城崩。鄒衍仰天而盡道論曉鼓琴而晉早皆適然耳師曠初學時非直一再奏風雨當至又矣

辨天雨穀。穀生草野成熟為地疾風暴起與之俱飛風衰穀集謂之雨穀天施地生凡有業實可食者皆地所生非天所為也

辨梁山崩壅河。伯宗以輦者之言令景公編哭乃流實則山初崩土積水未盛三日之後水盛土散竟流東去耳 五卷

辨黃帝葬衣冠。衣不離形如仙去衣冠不宜遺黃



帝實仙不死而天臣子乃華不死者之衣冠與
實死者無異非臣子實事之必別生於死之意也

卷七

辨稱孔子于七十國。增之也。至不能十國。八卷

辨太公殺隱士。狂譎華子云堯不誅許由唐民不

皆櫟。武王不誅伯夷周民不皆隱。餓愚謂太公

安有殺隱士之理。太公始亦隱士耳。謂其殺隱士

必欲人皆致命於國者。韓非等妄言以售私說耳。

此不待辨。十卷

辨謂是脯脯菹菹菜菜日日屈屈軼軼離離觥觥倉倉光光水水歌歌皆皆妄

附雜錄

孟子以眸子觀人。正否。眸子與於矢。不同。與性善之

說自吳

微子曰。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謂讓紂。惡於孩子之

時按。今本作。列子

禮曰。刻尊為雷之刑。一出一入。一屈一伸。為相校。軫

則鳴。盛夏。太陽用事。陰氣乘之。陰陽交爭。則相校。軫

軫。如以十水。灌治鑄之火。氣激裂。若雷之音矣。卷六

宋有御馬者。不進剗而棄之。溝又駕一馬。又不進。又
剗而棄之。溝若是者。三以此威馬。至矣。然非王良



法也 十卷

禹鑄鼎象物使不違不若蓋使人識而避之耳論衡辨其不能辟除神效非也

樹種以五月生葉後於春祭之木其材強勁車以為軸不崇朝輒成而異者其木果之物也

陽溫陰寒歷月乃至必變之氣一朝成在

天且風果宮之虫動且雨穴處之物擾夜及半而鶴唳廣指旦而鶴鳴物應天氣之驗也

兩白有時非雲祭可得也慈父之於子孝子之於親知病之必不可治終不肯安坐待絕猶卜筮求禱

召醫和藥者悵痛為勤勤者助也雲祭者之用心慈父孝子之心也 十五卷

斃三足曰能龜三足曰貴 十七卷

子雲作太玄法言張伯松不肯一視 十八卷 又蜀富人貧餓千願載於書子雲不聽 十九卷

龍長為六為七十九卷

忽其父而稱異人之翁

天晏鵬者星辰曉爛人性奇者掌文藻炳。又曰察堂理者左右不觀左文明也

鬼神陰陽之名也陰氣並物而歸故謂之鬼陰氣並



物而生故謂之神神伸也伸復無已終而復始人
未生在元氣之中既死復歸元氣

尹齊死然家欲燒其尸亡去歸葬或時更知怨家之
謀竊舉持亡愚按漢注謂鬼有知而亡者每疑棺
尸無亡去之理今論衡之說近之矣 二十一卷

甲乙日病者生死之期常在庚辛

世間所謂妖怪所謂鬼神者皆太陽之氣爲之也夫
人之所以生者陰陽氣也陰氣妻爲骨肉陽氣主
爲精神人之生也陰陽氣其故骨肉堅精神強骨
肉精神舍錯相待故能常見而不滅亡太陽之氣

形而無陰故徒能爲象不能爲形無骨肉有精神
故一見恍惚復滅亡也 二十二卷

夫毒大陽之執氣也鶴蛇冷毒也豈皆生南方之氣
所謂也太陽火氣常爲毒也五行二曰火五事二
曰言言與火直故南越之人祝禁輒效口舌爲毒也
謂諸西益字者導長在西導無二上故不可益諱刑
徒不上古墓者爲媿見祖父皆義理之諱非凶惡
之忌

世諱作豈豈惡雷不欲積家踰至春也 二十三卷
漢俗解除之祭先爲設酒食已驅以刃杖



衰世好信鬼，愚人好求禳。

漢俗解土爲土偶，像鬼令巫視之。

識書謂孔子預知秦皇上我之堂，按始皇嘗不至魯，奈何知牛介爲盧，知牛楊翁仲知馬，駘皆古射事之類也。

謂三易皆六十四卦文，王周公因象十八章，究六爻，非演爲六十四也。

謂六典不與今禮相應，按今禮經不見六典。

謂論語之篇，但八寸尺不二尺四寸者，懷持便也。漢自武帝得之孔壁，皆名之曰傳，至孔安國以教齊。

人枚卿始曰論語

彈雀則失鷄，射鵠則失鴈，方負畫不俱成，左右視不並見。

三眉蕭篋不成爲寶，二十八卷

畢支雜華若鬼厚其精而薄其易，自相乖反。

左傳出孔壁國語左氏之公傳。

公孫龍鄒衍書虛誇與管商書相反，而太史兼紀三。

伐世表言帝王皆黃帝子孫，而殷周不紀，謂玄鳥。

大人之精氣亦兼紀。

孔子失馬於野，野人問不與子貢以補而怒，馬圍諸。



說而...俗而以...文...和...以治...
制...之...以取...也...故...知...不...
調和...不俟...牙...之樂不俟...武里母之
初不待大...牛...刀...
酌...大小...宜善之者希

見三十卷終

兒生帝...高陽者壽

人壽以百歲為正人形以一丈為正故名男子為丈
夫尊公嫗為丈人一卷

摩...之...長平之坑同命俱死者國命勝人命
水流降不獻魚鱉以蟲蛇新化魚鱉

物多變人...
增牛壽半馬壽半人

賜烽取火五月丙午日中鍊五石鑄...
以向日則火來至今以刀劍之鈎月摩拭向日亦
得火

伊尹母夢謂曰出水疾東走且知其言顧其鄉皆水
矣一卷

古公曰我世當有與者其在昌乎太伯知而避之文
王受命已在生時書稱天乃大命文王者與天合
同若天使之



周人世碩作卷書謂人性有善有惡在所養焉善祥
舒因孟荀言性不同作情性之說謂性生於陽情
生於陰曰性善者見其陽謂惡者見其陰

三卷

反之以性在身為陰以情形於外為陽
五月之時晝十一分夜五分六月晝十二分夜六分從
六月至十一月減一分歲日行天十六道

日月行運天行疾故日月竇東行而入西旋若蟻行
磴上

天不動氣不施氣不施物不生日月星辰之行皆施

氣十一卷

頓牟撥木磳石引針

濮制立春東耕立去家人男女各二

射布各候示射無道諸侯也

凡蟲為風之字取氣於風故八日而化

神農藏種方黃馬集以汁漚種令未不虫

虞舜重瞳聖舜亦瞳晉文駢為黃儀亦駢為目

少正卯在魯與孔子並孔門三盈三虛十六卷

神荒忽無形出入無門故謂之無今作形像與禮相

虛失神之實。散者內氣也

漢祭靈星即古垂祭春不雨秋求實一歲再祀漢春



雲之禮廢於雲之禮有又或訛爲祭明星又曰歲星實龍星也龍星三月見則雲祈穀兩龍星八月將入則秋雲祈穀實惠謂論衡釋雲星名以矣實則古之雲祭止因龍見而雲此祭之候也未必祭其星也

牒載竹葉簡破以爲牒實新木爲繫掛之爲牒如筆墨乃成文字片如削乃成奏牒○此見十卷

以誌見華之爲義上取紐故同布施見十卷

中鑿

東祭五篇東漢簡說書也自言道本任我備在典籍

亦不一政體第一特事第二多舉凡自煩周及家周書之體俗嫌第三雜言第四第五多用或詞頌效揚雄法意之體其言之合於理者如曰人主有公賦無私求有公用無私費有公役無私使有公賜無私惠有公怒無私怒如曰求己之所有餘奪下之所不足捨己之所易責人之所難怨之本也如孺子之驅雞也而見御民之術迨則飛踈則放志志安則循路而入門或問卜筮曰吉而濟凶而救之謂益吉而恃凶而怠之謂損或問避疾厄曰可避非身可也非神孺



子掩目巨大之楮而曰逃可乎或問神仙之術曰終始運也短長數也運數非人力之爲也體官顯而矯之神宜乎而抑之必有失和者矣又謂人臣之義不曰吾君能矣不我煩也言無補也而不忠不曰吾君不能矣不我識也言無益也而不盡忠進忠有三術先其未然發而止之謂之救行而責之謂之戒凡其言之合於理者如此如曰善治民者治其性故跡可使與作惠同功則喜於立論之過論性情者憂善而當理者殊少支亦頗卑弱與其所著漢紀頗不類未知果悅之否否此本漢熙九年尤亥刻江西漕司

乾坤鑿度

鑿鑿度不知誰所作矯黃帝而變之言云高儀氏之古文黃帝演古籍文而蒼頡修爲上下篇上篇乾鑿度鑿開也度路也聖人鑿開天路顯彰化源也其說謂有太易而有太初而有太始而有太素乃及古帝者之代與乃及乾坤巽艮之四門乃及坎離震兌之四正至若配身取象取物制度等說支離矣下篇坤鑿度也謂太古變乾之後次鑿坤度謂坤元十性謂坤有八色曰蕩配曰凌配支離益其矣乾坤鑿度全言太率詞遊而理寡又有周易乾坤鑿度周易坤鑿度二



篇又曰矯孔子而爲之言竊取繫辭餘自太極兩儀
八卦而生六十四卦而至爻象復歸太易太初太始
太素之說謂太易未見氣也太初氣之始也太始形
之始也太素質之始也較之乾坤鑿度文頗明直是
出一人之手而僞爲古今筆質之不同以互相發明
者顯然以日之十干辰之十二支星之二十八宿指
爲大衍之數五十於易未必合而以易之三百六十
折爲春之日是京房卦氣之法此書正爲此作而前
冒大易爲重耳若其謂入戊午部二十九年伐崇侯
作冊書改正朔布王號天下受銀應河圖又謂消息
卦純者爲帝不純者爲王恐皆非君子之言而謂帝
乙以生日爲名亦非殷以即位之年太歲爲號考歷
考已得之矣

易緯稽覽圖

緯雖非正書然出漢世此書言至今大唐上元二年
乙亥卦起中孚不知何人作也書有推天元甲子之
術推易天地人之元術皆墮小數不足番情其曰癸
巳元年一百九十萬八千八百五十三歲乃加太初
元年殆誣誕耳惟其謂六日八十分之七注云一卦
七分此爲京房卦法則明至每候言災異之應恐亦



未必然

易通卦驗

卦驗有於七經於河洛之目於理無所考而亦矯孔子為之辭首云太皇之先與權合元精五帝期以序七神此不過為無所考以相效大率為卦氣發然僻書耳

周易參同契

參同契者漢漢世上虞人魏伯陽所造其說出於神仙傳不足憑為之注釋者五代末彭曉則此書必出於五代之前也參雜也同通也契合也此方士煉丹之書謂與諸丹經理通而參合也然必以周易為經者煉丹取子午時為火候是為坎離因用乾坤坎離四正卦於囊籙之外其次言屯蒙六十卦以見一日用功之早晚又次言納甲六卦以見一月用功之進退又次言十二辟卦以分納甲六卦而兩之要皆附會周易以張大粉飾之其實煉丹無符於周易本無預於煉丹而今世言火候者因以三百八十四爻為一周天以一爻直一日而又多日少終不相合其妄可知近世蔡季通李惇而不免於雜嘗留意此書而晦翁与之游因為校正其書頗行然求其義則終無



之嗚呼煉丹之說盛於唐而唐世人主若士大夫凡
感然者無不速其死此書又可尚乎道書媿伯陽傳
言伯揚將三弟子一白犬入山作金丹丹成與大大
死伯陽自服自死弟子繼服又死二弟子不服而出
山為伯陽求棺斂至則伯陽已活矣其鄙如此且或
有之人生奈何以一死試丹而伯陽之再活者今安
在書變何耶

古三墳書

孔安國作書序明言孔子去三墳而斷自唐虞一典
為書今信安毛漸正仲乃稱元豐七年奏使京西得

古三墳書於唐世比陳道民間為俱圖不特辨而
特其所以為偽有不容不辨者夫三墳雖不可復知
槩以今之二典則載事之書後世所謂史典之類也
今其書乃以山墳為第一而指為天皇伏羲氏連山
之易以氣墳次之而指為人皇軒轅氏歸藏之易以
形墳又次之而指為地皇軒轅氏坤乾之易愚按伏
羲畫八卦歷文王孔子而成今之易三才之道備焉
此外無餘蘊周禮六典晚出於王莽劉歆始有連山
歸藏周易三者之名意謂夏商之世各自有易於羲
無稽而好異者喜言之自謂博古已成空談况於竊



取其名爲三墳之書然乎否耶山墳言君臣民物陰陽在象氣墳言歸藏生動長育止殺形墳言天地日月山川雲氣一字各釋爲一事實皆無理山墳綴以姓氏之篇氣墳綴以皇策之篇形墳綴以政典之篇亦皆無理毛漸乃以徠征嘗引政典指爲證據不知政典夏氏國法非三墳書也此書不必辨因以記周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五十七終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五十八

讀諸子

孫子

孫子言兵首謂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而切切欲道民使之與上同意欲不戰而屈人兵欲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欲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至論將則謂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於主蓋終始未嘗言殺而以死於兵爲戒所異於先王之訓者惟詭道一語然特自指其用兵變化而言非俗情所事姦詐之比且古人詭即言詭皆其



取其名爲三墳之書然乎否耶山墳言君臣民物陰陽在象氣墳言歸藏生動長育止殺形墳言天地日月山川雲氣一字各釋爲一事實皆無理山墳綴以姓氏之篇氣墳綴以皇策之篇形墳綴以政典之篇亦皆無理毛漸乃以徠征嘗引政典指爲證據不知政典夏氏國法非三墳書也此書不必辨因以記周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五十七終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五十八

讀諸子

孫子

孫子言兵首謂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而切切欲道民使之與上同意欲不戰而屈人兵欲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欲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至論將則謂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於主蓋終始未嘗言殺而以死於兵爲戒所異於先王之訓者惟詭道一語然特自指其用兵變化而言非俗情所事姦詐之比且古人詭即言詭皆其



貞情非後世實評而反謬言誠者此也若孫子之書豈特兵家之祖亦庶幾乎立言之君子矣諸子自荀揚外其餘浮辭橫議者莫與比

意 五經

蟻附

分數

分詳節

率然

崑山

以起之

曰

吳子 兵言二

吳子言兵先以得士心為本名曰父子兵此吮疽之術也審敵可否未嘗言殺機權議論亦足為孫子之亞矣嘗勸魏文侯饗魯君有功行之三年士不得令而奮然起曰人有短長氣有盛衰乃發無功而不與饗者五萬破秦者五十萬

天龍

龍頭

大山

司馬法 兵書

司馬法者齊司馬穰苴之書也謂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而首叙兼兵命將之禮軍容國容之義三代兵車旂章之別蓋述典刑之舊爾至其言兵則細矣非孫吾比矣至謂夏賞而不罰殷罰而不賞周德衰而賞罰兼之則背理之言也

唐太宗李衛公問對

兵書四

兵自黃帝立丘井法牛子形開方為九五為陳法四



為騎地所謂數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
而諸部連繞所謂數終於八也形圓而勢不散所謂
散而成八復而為一也太公實繕兵法至管仲復脩
太公法五家為輓故五人為五十軌為理故五十人
為小戎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十連為鄉故二千
人為旅五鄉一帥故萬人為軍皆本司馬法也陳敷
有九大將握奇零其中四頭八尾觸處為首諸葛亮
以布八陣圖本靖本之大陳包小陳大營包小營鶴
落鉤連曲折相對外畫之方內環之方以成六花名
六花陣故靖言兵事本乎正自謂西討突厥越險數
千里此制未嘗最易至於可正不生

惟孫武能之吳起而下莫可及焉謂易難擒虎但以
奇為奇以正為正爾蓋兵家之立言無出於孫武而
兵家之講明亦無過於李靖矣

靖言愛士太宗以威克啟愛結之靖必對以成克
者一時誓師之言愛結者平時養士之素可也顧
乃謂愛設於先威設於後尚書所以謹戒其終非
所以作謀於始則非書之旨矣古者齋廟殺鉞蓋
必不得已而用兵故告之宗廟且示謹重也靖乃
曰假成於神則不知古人則懼之心矣孫子首篇



其一曰道而繼以道者令民與上同謂公注
釋亦云導之敬令是訓導導非道德之道也靖
乃曰道之說至微不至深易所謂聰明唐有則亦非
孫子立言之本旨矣太公謂步兵與車騎戰必依
丘墓孫子謂天隙之地在墓故城兵不可處太宗
問二說不同而靖專主太公竊意太公言戰當有
所依孫子言屯當審所寓二說自並行而不相背
靖言張良學太公六韜三略此殆因圯上老人後
書而言竊意韜略乃後世附會未必太公之言若
其論高祖不善將將始靖欲太宗保全功臣耳亦
未得為確論將將自是御之於方履之初保功臣
自是全之於已用之後

天地風雲龍虎鳥蛇

天地風雲龍虎鳥蛇三門

太公謂太公

四種

太公謂太公四種

尉繚子

卷之五

尉繚子謂對梁惠王而言其說欲絕拘忌嚴法令務
耕織使三軍一心畏將而不畏敵而誓之於水謂水
至柔弱者也然所戰丘陵必為之摧者無異也性專
而觸誠也嗚呼此殆孟子所指我能為君戰必克者



歟雖欲審囚決獄不殺無罪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然
立爲什伍相揭之法專務殺其士卒使之畏已而以
殺卒之半爲善用兵孫吳談兵已不如此况仁人乎
然其言曰亡國富倉府上滿下漏患無所救此足驚
有國者云

物物天守法

城一夫

甲冑之上

不拜

婦人之力

將主旗鼓

將之任

金鼓鈴旗

鼓一旗一

別趨命鼓

鼓節

一步一鼓

步鼓也十步一

黃石公三略六韜

兵書三

韜略世謂出太公雖李衛公亦云以愚觀之

春秋若夏姬齊舍之而步薄以後始有駭難今其書
以車騎步分三太公時有之乎春秋後始有霸三代
雖有伯不以霸稱也今其言歷叙魯帝王霸太公時
有之乎春秋霸主始有結連與國深入人境者今其
書稱必得大國之與鄰國之助又云行數百里人馬
倦休太公時有之乎又謂取天下者若逐野獸天下
皆有分肉之心此襲用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語而
教賢者秦始有之其言亦稱齊魯且自謂三略為衰
世作則不能自掩其爲後世之僞明矣况其爲書類
多撥拾三略大率以柔弱不貪爲主此孔子之說也



六韜言精於孤婦之戒以吳子之所已。世言山兵
者即吳子之谷戰言澤兵者即吳子之水戰十四變
即吳子之十三繁十一卒即吳子之五練銖教戰即
其士先教戒之說分險即其過敵谿谷之說兩不張
蓋等語出尉繚子書大戰言說亦備孫子書而洵又
不絕等語又徧集古書者也要其前後本無主說三
略既不見上中下可分之的六韜亦不見又武龍虎
勳大之義大抵書之不切於兵者居半切於兵者多
死法敵而水偶人也則可耳其最無理者文伐十三
節皆陰刻陷人之語豈文伐之義乎股肱羽翼七十
二人韜重生少法其說絕且股肱羽翼參贊等之文王
聖人也太公閻風興起勳蓋歸乎齊之風武王以聖
繼生順天應人而太公與鷹揚之師今顧以按邊視
文武謂其求教太公雖帝堯之聖亦亦文王所未聞行
傾聽而始知焉此皆根於小猶得師一語故附會至
此耳然按六韜謂太公坐茅而漁尉繚子又謂太公
屠牛朝歌齊魯盟津餘七年王不聽而遇文王是則
小猶之說尚未定也況韜略可信其為太公之書乎
廿二史之播詠人口者曰香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
之下必有死夫曰千里饋糧士有飢餓。錄後變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師不宿飢而先之以軍誡曰則是引口也曰務
唐地者荒務廣德者強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
者殘然先之以故曰則亦用古語也曰以義誅
不義若決江河而澆熖火臨不測而堵欲墜其克
必矣所以優游恬淡而不進者重傷人牛也此
是以發明仁人用兵之本心曰天下非一人之天
下乃天下之天下亦至今為名言

陰符

凡八符于陰符

天潢天紅

一符也以各賢者

人虜欲掩迹揚名者聚為一卒

此據劉宗素說

陰符經

經以符言既異矣符以陰言愈異矣首云觀天之道
執天之行盡矣天之道固可觀天之行其可執耶謂
五行為五賊謂三才為三盜五行豈可言賊三才豈
可言盜又曰天有五賊見之者昌昌盜既盜三才既安
賊豈所以為昌盜豈所以為安即吉可

此和

神不知不神所以神此本老聃可道非道之說後出
有偽為道書者曰常清淨經有偽為佛書者曰般若
經千變萬化皆不出反常一語初非異事乃雷同語
耳言用兵而不能明其所以用兵言修德而不能明



其所以修煉言鬼神而不能明其所以鬼神蓋異端之士撥捨異說而本無所定見者豈此其所以為陰符歟然則人生安用此書為也唐永徽五年嘗敕褚遂良寫一百二十卷不知果然否近世大書亦加此題則事之不可曉者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五十八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五十九

讀文集

韓文

古賦

感二鳥賦豈真有羨於白鳥鸚鵡特因物託興使賦人貴物者知警爾

復志賦退而守其志也歲行未復云者歲星十二

一周復公自述幼孤時未及十歲

閱已賦自傷不得其志欲靜以俟之

別知賦傷知心之難得不忍揚議之去已也



其所以修煉言鬼神而不能明其所以鬼神蓋異端之士撥捨異說而本無所定見者豈此其所以為陰符歟然則人生安用此書為也唐永徽五年嘗敕褚遂良寫一百二十卷不知果然否近世大書亦加此題則事之不可曉者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五十八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五十九

讀文集

韓文

古賦

感二鳥賦豈真有羨於白鳥鸚鵡特因物託興使賦人貴物者知警爾

復志賦退而守其志也歲行未復云者歲星十二

一周復公自述幼孤時未及十歲

閱已賦自傷不得其志欲靜以俟之

別知賦傷知心之難得不忍揚議之去已也



詩

元和聖德詩與麗雄富前輩或謂揮刀紛紛爭切喻
脯等語異於文五是致是附氣象愚謂亦各言
實但恐於頌德之名不類或云公之意欲使落
知懼

琴操大抵意味悠長拱挹不盡將古聖賢之作而
之耶抑述古聖賢之意而作之耶倚蘭操有云齊
麥之茂薺麥之有君子之傷君子之守併約義精
尤當佩服益能全其所自得者投之患難而不變
志士仁人平居無異倚伍惟歷變而後可知薺麥
慶雲霜而茂者由薺麥之性自有陽和惟因君子
之傷乃足見君子之守也拘幽之亂曰臣罪當誅
兮天王聖明至哉言乎昔師席王宗諭教授於鄞
縣孝宣余實從之游聞其講詩至衛莊姜觀然幸
此章而言曰反已之切者惟見已之不然不見人
之有不然衛莊姜惟知爲婦之當順而不見且
之不義惟知爲母之當慈而不見其子之不孝
心也何心也充其類而廣之大舜所謂父母之
我愛於我何哉之心也文王所謂臣罪當誅兮天
王聖明之心也凱風孝子謂母氏聖孫戾無令人



亦此心也羅仲素謂天下無不是底人所以
指明此心也

南山詩險語層出合看其布置處

謝自然詩指其輕率之事爲幽明雜亂人鬼相殊

知人生常理而弃其身卓哉正大之見乎

秋懷詩寄興悲遠多感歎自歛退之意

赴江陵途中詩次敘明密是記事體內有云早知大

理官不列三后備何況親狂獄蔽撈發姦偷此語

可警世俗蓋此有唐虞之朝者大禹與陶稷契也

禹平水土稷教播種而契教以人倫是爲三后獨

舉陶不預焉三后子孫爲三代其國長久雖益之

後爲秦亦綿延千百祀獨皋陶之後無聞焉或謂

皋陶之所司者刑也漢高祖再整宇宙一時際會

如蕭曹韓信張良自之後爲蕭梁曹之後爲曹魏

張良好道家孝至今名天師者亦其後獨韓信事

族以其所用者兵而刑之大者也皋陶明刑

輔唐虞之仁雖不當以漢事比然且不得列三

之儔則刑之不可易言昭昭也司刑君子其可不

盡心歟

醉贈張祿書詩在客也文性情浩浩富
意而富



兒紅裾之醉如聚飛蚊可謂逸興卒云至寶
不雕琢神功謝錫耘此謂文字混然天成之妙也
公之自得蓋如此

送惠師靈師皆叙其游歷勝槩終律之以正道
縣齊有儼自叙平生甚詳

岳陽樓叙洞庭之勝

薦士詩叙六朝之勝爲以女摘芝并叙國朝之盛爲

舊猛卷海濤論文者可以觀左

駑騮詩尚自稱譽國視凡子也

山石詩清峻

汴泗交流詩叙教習

雜帶前峻特有變態

條山茶簡淡有餘興

鄭女詞詩慷慨

桃源園前立兩柱一叙園一叙詩方變合叙事中則

云大蛇中斷喪前王五馬南渡開新主只投秦云

包盡六百年結云世俗寧知偽與真至今傳者

陵人與神仙有無何涉法桃源之詭譎荒唐相慶

皆明之以正理

贈侯喜以釣魚況人言拾小求大



八月十五夜贈張才曹感既多興內云
向卑官不堪說未免掉楚塵埃間然則唐之判司簿尉類然
歎然唐人之待卑官雖嚴而卑官之行法於人猶
得以伸其嚴如劉仁軌為陳倉尉榜殺中貴人
街都尉魯寧是也我朝判司簿尉以待新進士
而院庫監當不以辱之其於判司簿尉視唐重矣
奈何朝廷視之雖重世俗待之益卑苦役苛罰甚
於奴僕官之辱法之屈也此事閉繫世道
謂衡嶽祠對世之忱正直之操坡老所謂能開衡山
之雲者也

古花詩鈔賦字釋云

感春謂春風漫誕之可悲甚於秋霜摧落之不足惜
此意亦奇東坡謂春蟾投醪光陸離不比秋光只
為離人照斷腸皆是此意翻出

孟東野夫子詩云蝮蛇生子時垢裂腸與肝愚往年
見臨安無夢和尚說蠚散子後即枯死云山佛經
滿落詩結以語訛默固好嚼廢軟還美翻說最佳
赤藤杖歌赤龍披髮義和遠鞭等語刑容奇恠韓詩
多類此然此類皆從莊生寓言來

送石處士赴河南幕云雲入莊懷泉石川耳最工



辛卯雪万玉妃之句春花万堆雪之句盧仝猶上
虛空跨驢馱之句醉留東野爲雲爲龍之句皆立
恠以驚人者

招楊之杲栢馬之喻愛之使進而誰氏子之作謂和
道士爲癡狂尤正論也

石鼓歌雙鳥詩尤恠特雙鳥必有所指豈莫端歟
贈劉師服詩可與齒落詩參看

聽穎師琴有曰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凰

贈張十八詩有曰龍文百斛筆力可獨扛皆工於
刑容

語張籍形容李杜文章尤極奇妙

寄崔立之狀世俗美科第之榮

月飲詩律玉川子之豪歸之雅正尤切諷諫結句仁
厚有味

短擊歌有感慨意

符讀書城南世多議其以富貴誘子是固然矣然亦
人情誘小兒讀書是常愈於後世之飾僞者

病鴈詩有不絕小人戒誘使善之意

華山詩形容女冠之易動俗

書皇甫湜詩讀留意園池猶尔雅注皇只任思椅撫



當業孔顏愚謂此可滅世俗之失蓋園池之適無
非玩物仲舒潛心大業三年不窺園知汲汲於所
當務者外誘不期而絕也

路傍城以下皆公南遷時詩乍食蠶意章李歎驚面
汗惟蛇虺所識開籠絙之蛤即蝦蟇亦不不下喉
也

寄李大夫以年 半百來日無多有少年樂新知衰
暮思故友之句

南山有高樹行猛虎行皆贈李宗閔巧喻而力詆文
之鋪叙頓挫甚佳

送邊觀詩我欲收鐵加冠巾其於送靈師亦贊云方
將歛之道且欲冠其顛人其入之心在在不放獨
惜具論太顛語少斟酌耳

山南鄭相公酬答詩更韓力健強幹當作鮮茫漫草
墨間華當作等音釋序李少卿云○叮咛耳垢也
上都擬切下乃擬切

讀東方朔雜事譴靈鬼二詩皆摺滑以諷詹云頰頰
子也

示兒詩以有屋自慰更符讀書詩正相終始
喜雪春雪詠雪等作字曲盡形容之妙信出風竅



蒲葑詩以馬乳對龍鬣今俗呼蒲葑為馬乳而竹之
有龍鬣亦經見於此。○作字讀與做同方橋詩作

字與過字同押

逸興詩斷送一生惟有酒讀鄭玄詩消除萬事無

逸酒山谷詞各於其下云一酒字天然妙對

記夢結句安能從汝巢神仙李少卿謂仙當作山此

讀與開字連押當作山尤分明

詠菊與詠雪詩相類形容層出

送張侍郎以下諸詩皆隨裴相公東征時作

示姪孫湘以下諸詩皆取潮州時作

雜文

原道嗚呼自昔聖帝明王所以措生民於理使其得
自別於夷狄禽獸者備於原道之書矣孔孟沒異
端熾千有餘年而後得原道之書辟而闢之昭如
矣。○何溺於異端之士吹毛求鱗竊附程錄尚欲
陰為異端報仇耶此程門高第尹和靖以疎語錄
之非歟程錄嘗謂愛主情而言蓋辨析精微之極
也仁者愛人此正吾夫子之言豈可因以博愛為
仁非原道哉彼以煦煦為仁而此以博愛為仁正
將以吾道之大擴其所見之小也原道不可非也



程錄雖嘗以虛位之說爲非此決非程氏之言也
夫道二仁與不仁而已此正孟子之言豈可反以
道德虛位非原道哉仁與義爲道德去仁與義亦
自以爲道德故特指其位爲虛而未嘗以道德爲
虛也原道不可非也程錄又載昌黎言治國平天
下止及止心而不及致知格物此殆程子一時偶
然之言也孔子言脩己以安百姓孟子言篤恭而
天下平皆不過舉其要而言豈必盡及致知格物
之條目而後可以爲自脩而顧乃以此非原道哉
異瑞言心而外其天下國家者故昌黎言治國平
天下而特推其本於正心耳原道不可非也堯之
之說三皆不過爲異端報仇譽之之說一又不過
爲異端借影原道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
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
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
所謂傳者前後相承之名也所謂道者即原道之
書所謂其位君臣父子其教禮樂刑政其文詩書
易春秋以至絲麻宮室粟米蔬果魚肉皆道之實
也故曰以是而傳以是者指原道之書所謂道者
而言之以明中國聖人皆以此道而爲治也故他



日論異端又曰異孰爲而孰傳之耶正言此之所謂道者無非實而其傳具有自來彼之所謂道者無非虛而初無所自傳云尔非他有面相授受之密傳也託附程錄者乃發爲異說稱譽原道以爲此必有所見若無所見所謂傳者傳个甚麼嗚呼異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相傳之道備見於原道一書豈復他有險隘歎後語陸龜不可名言如異端所謂不立文字單傳心印之傳者哉或者此類多出於上蔡謝氏之門歟蓋不以愛爲仁而以寬爲仁必欲掃除乍見赤子入井之心者上蔡之言也二程無之也謂有不一法門而言道無精粗彼此之分者上蔡之言也二程無之也載僧人摠老之言謂嘿而識之是識个甚麼無入而不自得是得个甚麼者亦上蔡之言也二程無之也完全所議原道之說往往類此愚故意其爲上蔡謝氏之門依倣而託於程錄也學者無以其語出於程錄而遽非原道必以孔孟之說而稽之則於讀原道幾矣原性論與生俱生而之所以爲性者五仁義禮智信最爲端的性有三品之說正從孔子上智下愚不移中來於理無毫髮之背至伊洛添氣質說又較



精微蓋風氣日開議論日精得氣質之性與天地之性對說而後孟子專指性善之說舉以屬之天地之性其說方始無偏此於孟子之說有功而於孔子之說無傷實則孔子言性句舉大體孟子之說特指本源而言性無出於孔子者矣奈何三品之說本於上智下愚之說而後進善聞伊洛近日之說或至攻詆昌黎耶

原壞傷後世議論之不公爲國家者不可不察也
原人謂命於兩間爲夷狄禽獸之主主而暴之不得爲主之道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異遠此說

已見仁之全體大用漢唐諸儒不及也本朝四銘又加精密

原鬼謂鬼無形而接於民者物之恠說亦工原之爲義皆推明正理以祛世俗之蔽者乎古然而今亦然理然而事亦然則亦何後于公之原

行難之作善陸參之服善對禹問所以明傳子之義
究天下万世之常也

雖說四首龍喻言君不可以無臣暴喻言治不可以恃安鶴喻言人不可以貌取馬喻言世未嘗無逸
冰之賢



讀荀謂孟尊孔揚荀孟而荀在軻雄之間則宜審矣
是亦子其言而定之蓋謂荀未嘗知尊孟故尔若
不于其言而于其人揚則未必不劣於荀此韓公
他日獨以孟荀並言歟雖然荀又豈孟任哉故又
曰軻之死不得其傳嗚呼公之劑量諸儒審矣
軻冠子十六篇韓子悲其人之不遇軻似難以死關
榮然以飾冠示武也至今西班牙稱鷓鴣弁云

詩儀禮以聖人之制度而撮其要

韓子進而比之曰孔墨夫墨子孟子所深闢韓子
尊孟者也何議論之相反至此豈孟防其流弊而

韓論其本心歟

雙麟解大意謂麟祥物也但出非其時人不謂之祥
蓋以自況而不直說遂成文法之妙

師說前起後收中排三節皆以輕子荆形初以聖与
愚相形聖且從師况愚乎次以子与身相似子且
擇師况身乎末以巫鑿樂師百工与士大夫相形
巫樂百工且從師况士大夫乎公之批誨後學亦
可謂深切著明矣而文法則自然而成者也

進學解類騷體逐段布置各有韻稱卷之稱音喜借
也即木猪卷



本政論謂周以文弊後不知所承而尺古始以明民不知古者神而化之不使知之也

守戒諸侯於君當為翰蕃譬之宅於山者苑陷窀宅於都者園方鑰甚切其後譬以貴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勞難之不斯獨難之不支充語工而意切國不得其人以預備之雖強備弱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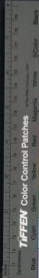
巧者王承福不敢一日怠其事其得也不肯一以妻子勞其心其過也捨毀入富貴之家至一再過之則為墟可為世戒也

五歲之年四十八謂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而漸也言也行也好惡為多也久自

之歲拳拳進德之心也

後漢王賢贊王充作養性玉符著潛夫仲長統著昌言皆傷其不顯於世而贊之

諱辯既拳嫌名二名之不諱復拳周公孔子魯參不諱而官官官妾之所諱以相形反覆後擊齋然明白然諛暗成俗至今諱者益甚何哉愚嘗攷諱之所始乃周制子孫奉祀廟中不敢斥其父祖之名而以謚易之所謂卒哭乃諱也今人少社無恙而多方回避其名以為諱是敬之所以之而預死



其人於生之日也異哉

訟風伯譏小人沮君之澤甚工

伯夷頌謂無求而爲之万世一人反結一語謂微二子乱臣賊子接迹於後世尤奇絕

子產不毀鄉校頌戒爲人臣者忌人言而蒙主听

轡言述人有讒公於鄭相國李舍人者而卒不行也
再三宛轉文法極妙

愛直一篇謂李君房之從南陽公有所不知知之未

嘗不爲之思有所不疑疑之未嘗不爲之言愚謂
今之真俗於所事猶古者卿大夫士於諸侯蓋有

君道焉自封建廢而爲郡縣之吏自世襲易而爲
進遷之官萍梗相逢沐感無聞而治道遂不可以

望古若李君房其行古之道者乎

張中丞傳後叙關李翰所爲張廷傳而作也補記載
之遺落慕赤心之英烈千載之下凜凜生氣

宴喜亭記工於狀物掌書廳記工於言情登記工於
叙事藍田丞廳記叙崔斯立整葺之懷修滕王閣

記自叙慨慕遐想之意隨物賦形沛然各縱其所
之無拘也近世爲記者僅述歲月工費拘遊不成

文理或守格局各成窠段日此金石 文尚今文



異嗚呼異哉

猶相乳叙事極簡明論士大夫富貴得之於功或失之於德得之於身或失之於子孫

策問十三首只奉一事之可疑者為問而不設疑辭古人大體蓋如此今之問者徒為疑辭而初無疑事

諫臣論以陽城之賢而作也

改葬服議改葬服總惟子於父母為然

省試李生代齋即議齋即士大夫子弟習宗廟之事者歲久命之官李生則以經筵試官兼將以贊教

化者也不可反什小勞之事

禘祫議謂獻懿二主宜居東向之位毀瘞始於晉媿不可行

顏子不貳過論謂止之於始萌

何蕃傳載朱泚之亂蕃一正色而六館無從亂者

書啓

與李秘書論小功須追服

答張籍兩書諄諄然自解未可著書闢佛之意及解駁雜之議其實張籍益友也愛公之深者也

與孟東野書答常存亮書皆叙交際次第自成文法



上李齊高書叙其政賀白兔祥巧

上李侍郎書云大之爲河海高之爲山嶽明之爲日月幽之爲鬼神織之爲珠璣華實變之爲雷霆風雨谷尉遲生曹云本深而未茂形大而声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和飭上于頗相公書云變花若雷霆浩汗若河漢正声諧韶濩勁氣沮金石凡皆形容文章之妙公齊蕭何中之自得者

上鄭相公兩啓比自訴所欲言

爲大丈夫正聲爲天下國家斤孔子嘗言與則孟子亦嘗游說諸侯矣如公才氣千古一人亦同流俗困於科文而不得少見於世故直獲其抱負以自達於進退人才者雖頗失之少年銳氣而突皆發於直情徑行始則馳以古者成就人才之道次則勤以一已飢寒之迫終則警以天下未治反不能如周公禮士之勤光範門雖尊至直与之肝腸無間然則公之抱負者爲何知而可幾其自留哉談南捷徑少室空價陽退諛進不由真情此則不察田之器商乃公罪人耳



答侯立書答崔立之書皆試點時所作 此有不平
而直述其邁往不羣之氣亦奇矣

答李翊書自叙歷李之次第然後及其養所自出者
當熟味如面承公之教我可也

代張籍書就育字上發明不爲悲苦之辭死中求活
法也

答李錫師就李元賓說來宛轉緊切

答陳生書謂華親以誠不待於外而後爲善汲汲於
科名以不得進爲親之羞者感也此非特可鍼陳
生之病万世而下爲吾徒者皆當奉爲腹膺

上張僕射書言制持節某州諸軍

支郡之權而其屬爲兩今之職官唐使院也今之
曹官唐州院也州院於今爲錄事參軍之居使院
於今爲僉廳不以使院稱之唯都吏孔目官所居
尚名使院即其遺稱也故韓公所上張建封書在
使院中小史特院中故事來示之語此唐制稱使
院之證也

上于襄陽書言先進後進前後相頌之道與崔群書
言交際之情宛轉悠遠與陳京書言於貴官門牆
易踈之狀尤明切動人



谷馮宿書言左京城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僕
之所傲其尚衛中行書云所入比前百倍視音飲
食衣服亦有異乎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少行
乎其志一由是觀之公之三上宰相書豈階權勢
求富貴入宰相人才所由進嘉落明白以告之公
之本心矣青天白日後世旁觀庶幾暮夜鑽刺而
陰求陽之心口為二妄意應退之名貞塔聞乞祭
之徒耳

諫張僕射子遂謂馳球於場蕩拉振撓不三四年無
全馬矣而人五藏之繫絡其微坐立必懸垂於胃
膈之間以之真明眼眼以口危其此言實有之使
者所宜深知

與馮宿論文謂稱意者人以為恠下筆令人慚則人
以為好古文真何用於今以俟知者知耳公殆矯
其說以振起一世之庸庸者乎然歷數百年至本
朝歐陽公方能得公之文於殘弃而發擣之否者
終於湮沒自歐陽公以來雖曰家藏而人誦殆不
過野人識聲耳隨知稱好及自執筆為文鮮有不與
之持真知公之文者乎汝何人哉愚嘗嘆息而為
之自警曰人誰不講孔孟之學至遇事具往往而



違其訓人誰不讀韓歐之文至提筆則生徃而非
其休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其味不心誠求之是真
無益也

與陸負外薦士書公薦僕喜以下九人此唐之公薦
進士法也

與邢尚書言謂布衣王公事務相須文極清快

爲人求薦書以伯樂一顧價增三倍爲喻蓋公薦於
司貢士者也應科自時與韋舍人書以旌物困於
窮困自況而望其一牽手一投足轉之清波此又
公之自薦者也

答劉正大書謂爲文登日之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
注視及觀其異者則衆觀之又謂用功深者其收
名也遠答陳商書喻以齊王好竿而鼓以瑟所謂
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合是兩書而觀之庸庸者
不足以自見旌旌者非所以諧俗公所告語雖各
隨其病而藥之功深一語則均所爲務而根本之
論乎

與孟簡書因解妄傳奉釋事遂極言釋氏之非張籍
嘗勸之著書攻釋則辭之

答呂巖山人書自謂出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蓋



山人於誕人也責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公故盛其說以折之

答元侍御書以甄濟識安祿山必反其子逢刻身立行足下能樂道其善俱宜牽聯得書足下年尚強嗣德有繼將大書特書琴書不一書文氣橫生可愛也

與袁相公書皇處樊宗師云奇賞橫奔道側而閣下篋橫尚有少缺不滿之虞現語也

與柳公紳書盛言其以言生率先楊兵淮右之症形容如見次言遠調工于浮奇孤懸形勢銷弱若

善士人愛讀錦里勇於自斬謂兵滿刀不如何謂其數千此則万世可行之通論也

與李尚書書云接過客俗子絕口不挂時事務為崇深以拒止嫉妬之口此語亦涉世者所當知

序

送孟東野序自物不得其平則鳴一語由物而至人之所言又至天之於時又至人言之精者為文歷序唐虞三代秦漢以及於唐節節申以鳴之說然後歸之東野以詩鳴終之曰不知天靜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耶抑將窮誠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



自鳴其不幸也歸宿有味而所以勸止入野之不平者有道矣師友之義於斯乎在而世徒以文觀之豈惟不知公抑不知文者耶。桴鼓之桴音浮擊鼓柄也與乘桴浮海音夫者不同見與柳公綽書出左傳

送許鄧州序云爲刺史者常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爲觀察使者常急於其賦不以情待乎州繇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歛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愚按刺史漢監司之名在唐則爲州猶今太守之稱蓋守一郡者也觀察使唐

監司之名不專於去其權僅存

一道之兵財權重於今之監司者也觀察使既專有兵財其征取於支郡之刺史猶今州郡促縣道財賦之類也征取之欲無厭生民之出有限公謂府常急於財可謂州常私於民不可府既急於財而州又不私於民則竭下奉上惠將安極此事豈可使州與府同耶鄧爲襄陽支郡而爲襄陽者子頓公主人也故勉鄧州以應襄陽之需殆非公論否則公客於于見觀察使督賦支郡之難而未見支郡督賦百姓之難尤可念耶



送齊暉序齊暉之兄爲相有司以嫌不取一登第公謂其生於私夫取舍于其人可也于其勢而取之私也子其勢之可嫌而故舍之亦私也公之論精矣然舍之私尚猶愈於取之私

李原盤谷序按李少卿音義序謂得王仲至家善本盤之土土爲下宵而深深爲空今讀盤之土維子之稼頰不叶下與稼則協矣又下與中字對用有黃也窻而深廓其有容韻亦不協空與容則協矣又空則有容比深字義尤精也合從李少卿之說不讀之倘祥之倘音常。京尹不臺矣答友書云亦令尚與中丞分道而行何況京尹

送中堪登第序唐人登第無進謝有司之問有
贈崔復州序謂官至刺史亦榮矣民爲欲爲高遠帥不以信此爲刺史之難也崔君爲復州而遠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崔君將有其榮而無其難者乎慮謂此書善爲詞於上下之間回視送許鄆州序無其立語之弊矣

贈張童子序謂明經之得難而童子之得易勉以勤其所未學



送文場師序論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今安居
暇食優游生死與禽獸異者聖人之教之賜也而
文暢不知可謂辨之明而論之切矣扶持正教開
明人心與厚道之書相表裏

送楊儀之序知其寄奇信其主之說亦足見唐人之
辟官不于人情而于其才也苟于其人情而辟之
則亦足以規其主顧賢否相反耳

送康道士序謂邠當中州清淑之氣蛇蟠扶輿瑞
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粟銀丹
砂石英鐘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樹不

能獨當奇地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附

送王舍序悲醉鄉之徒不遇

送孟瑄序善雖不吾與吾將強而附不善雖不吾惡
吾將強而拒

送王埴秀才序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
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豈江河而下苟
不止雖有疾遲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
止終莫幸而至焉

荆潭唱和序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怨之聲要刺備
愉之辭類工而窮苦之言易好



送高閑上人論張旭草書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歎歎舞劍闢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言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

送殷侗使回鵲謂今之適數百里出即惘惘有難別可憐之色特被入直三省丁寧寵婢子語刺刺不能休今子使万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

以上皆借事形容曲盡文字之妙

送石洪序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爲下也

其侍諱序其相而不受於懷也若然河決以陰爲順

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玩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

聲

以上皆雜喻形容亦曲盡文字之妙

送溫造序伯樂一過冀北馬遂空非無馬也無駿也東都固士大夫之莫比也以石生爲才以禮爲羅而致之幕下以溫生爲才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愈資二生以待老今許約有力者



奔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耶生既至其為吾以前
所稱爲天下寶以後所稱爲吾致私怨於及取

曲

送鄭權尚書序叙事工密

送韓約侍御序明屯田之功

石鼎聯句序道家李公所關僕吾公所致而愛之者
今形容二子屈服彌明之狀如此略不爲喜掩覆
公之文不欺蓋如此

祭文

祭田橫墓感橫義高能得七心

歐陽生京師臨起之人舉進士終詹事丞詹事京師而

父母悲之公故爲之辭以爲辭若曰詹在側雖無
離憂其志不樂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終詹所
謂以志養志公豈特辭其父母心亦善爲詹解者
歟然詹固一時不幸而閩越之人違父母雖死不
歸令遂成俗彼其父母之志果皆如公所謂否耶
祭辭助教有後三月此用史記後九月文法也。雪

盧風養

北祭集

祭張大常掘石之歸常空於私室方丈之食每盛於
寶筵說俞而好客奇絕



潮州祈晴稻既穗矣而雨不得熟以獲也春起且眠
矣而雨不得老以獲也語佳甚猶之穗與蚕之眠
同時則南方氣候之早歟又祭云冀除天地山川
清風時異白日顯行

祭柳子厚拔鐙青黃乃木之災

武侍御畫佛文以妄塞悲

祭十二郎文當成誦

墓銘

崔評事論首親矢雖不肖收之如賢苟賢矣雖貧
待之如貴人

考以厲君沒多矣婦猶未有葬所况為人息

助教薛君帥武人君為作書奏讀不識句傳正幕以
為笑益弃奇與人為同

整封尉盧殷無書不讀然止用以資為詩竟飽寒死

呂氏子吳弃妻謝母學仙王屋山李素為河南尹使

吏卒脫其道士衣押送還其母公所作誰氏子詩

豈正此呂歟

石洪本姓烏石蘭九代祖猛從拓拔始獨姓石

章丹襄明經授遠安令以讓其兄後通五經登科刺

洪州計口受條教人為无屋墓銘是干江銘有曰諱



儻爲人矧矯爲官

胡評事銘三字句

張法曹吾志非不如古人吾才豈不如今人而至於
是而死於是耶

苗參軍誌其季生君卒之三月

禮後夫人蘇室也

誌又推前夫人從葬湯姑誥次

前進士見孔巖墓誌指草夫人弟

路應神道碑逢水旱喜賤出與民歲熟以其得收常

有贏利

鄭僭神道碑削四鄰之交賄省誇嬉之大燕巖閣據

凡終日不知有人。二夫人各別名別

劉統軍魁顏鉅鼻

可代

徐偃王廟謂徐與秦俱出伯益秦以強吞諸侯徐當

穆王無道諸侯咸賓穆王伐之不忍聞其民走彭

城秦鬼又飢徐有廟存仁興暴異也國王名偃立

○揭虔安靈。無恠風劇雨並同。陟剝不治耳勿

表氏廟碑表出陳氏

房啓鑿目濡耳塗木學以能。材公之爲。不相漁

切同上姊婿以太原

切同上姊婿以太原



曹成王李皋碑痛自刮磨憂君委已於身。耻一一
通內外斬斬。伐之二年尤張。

王適墓銘以佐文狀。獨士極可觀。今間節一二。懷

奇氣名節。可以及契。致契鍊結反。不喜聞生

語。一見輒戒門。以絕對語。驚人。踈門告曰。天下

奇男子。王適。如視法度。士妻上谷侯氏。奩士高

女。高固奇士曰。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

李虛中誌。深於五行書。好道士。說以水銀爲黃金。服

冀果不死。將疾。夢大山裂。流出赤黃物。如金。左人

曰。是所謂大還者。卒。直發背。死。山者。良。良。爲背裂

而流。赤黃。非家也。大還者。大歸也。其言一類

黃溪故丞相子賓。接門下。推辛人士。侍側無虛口。退

而見其人。淡若與之無情者。銘曰。不我者天。

孟東野爲詩。鈞章。轉句。神施鬼設。間見。曾出。人皆劫

劫我。獨有餘年。踰五十始選。爲溧陽尉。卒於興元。

軍參謀。是曰員。驪先生。

獨孤。郁月。開日。益卓。然早成。故相權公。勳登君於門。

歸以其子此文贊評

張李友。自署其末。與封謂非類

劉昌裔。與吳少誠。交環曰。俱天子人。遂爲相。傷兩



耕桑交跡。爽音霜。爽音菴。音菴。叶韻如此。愚按詩。德音不爽。壽考不忘。又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又易云。積善之家。必有利慶。積不善之家。必有利殃。詩易皆叶韻者。故公於劉昌裔之銘曰。維德不爽。後人之慶。惜二字。禮韻未收入平聲也。

衛之玄聞南方多水銀。丹砂雜他奇藥。燒爲黃金。可餌。以不死。即去。遂踰嶺。得藥試。如方不效。曰。方良。是我治之未至耳。留三年。藥終不能爲黃金。未幾竟死。

張署京兆府司錄。諸曹白事不敢平面視。

胡珪向非其真力。不以衣食自交。尚不子人。孫。長安致官九卿。爲大家七子。皆有學守。女嫁名人。權德輿字載之。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爲詩。薦士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即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綴意。考進士踵相踵。爲宰相達官。

平淮西碑文恬武嬉。士飽而歌。馬騰於槽。今肝而起。左繁右弮。惟斷乃成。

南海唐碑多葛語。上兩旁風。取具臨時。盲風惟雨。發作無節。雲陰解駁。日光穿漏。闔唐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祥颺送颺旗靈旌麾飛揚掩靄鏗鏘
譟武夫奮棹工師唱和宮龜長魚踴躍後先乾端
坤倪軒豁呈露

魏州孔子廡碑公以社稷不屋而壇不如夫子巍然
當座張文潛稱廡貌起於後世祭天地亦不屋而
壇耳

羅池廡碑柳子厚既治柳三年與部將魏忠謝寧啟
陽翼飲酒謂曰明年吾死死爲神三年爲廡祀我
及期而死三年俟降州之後堂翼等見而拜之其
夕夢翼而告曰館我羅池○步有新船○船之斗
笠榜之水柱棹國隱○石盤盤

黃陵廡湘出全瀟出道合於水以入洞庭居在瀟湘
尾洞庭口祠舜二妃長娥皇曰君次女英曰夫人
王仲舒碑銘讀書著文其譽播於陽城過廷齡不
得相德宗初怏怏無柰久嘉之顧列曰第幾人必
王某也果然爲蘇州提松江路賦謂自爲書與人
期吏無及門而集觀察江西祭浮屠誑誘壞其舍
以葺公宇○秀出班行簡古而蔚

韓弘師汴承五亂之後苗嫗而髮禿之汴之南則蔡
吳少誠爲亂北則郵李師道爲亂弘弟平二寇時



京師位中書壽八十。李師古之起事也。或曰剪
棘夷道。兵且至矣。公曰。兵來不除道也。詐窮旋軍。
○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曷行。其秋之待
公曰。君爲仁臣爲恭。可矣。遂行。○人得一笑。語重
於金帛之賜。

柳子厚得柳州。劉夢得禹錫亦在道中。當詣播州子
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願以柳易
播。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寤。乃見節義大夫
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謂強笑語
以相取。不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

不相背。吾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善懷如子厚。以
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穿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
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狄所不忍爲。而其人
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少媿矣。使子
厚在臺者。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則史時亦自
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
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
自以力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得所願。爲將相
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鄭琴不爲翁翁。無亦不爲崖戶。○
行俸祿入門。



與其所過逢飲酒舞歌費盡不顧其過其空無時
客至請坐相看竟日不能設食

孔幾誌古之老於鄉者將自佚非自苦閭井田宅具
在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陌可
杖屨來往也○明州歲貢海蟲淡菜蛤蚶可食之
屬自海抵京師道路水陸遞夫積功歲為四十三
萬六千人奏疏罷之蕃舶之至泊步有下碇之稅
始至有闕貨之燕犀珠翠落賄及僕隸公宣罷之
殿中少監馬君維祖平北王姆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

共尋猶高山浮林龍虎變化不測儻見人也遇見
少傅翠竹碧梧寫韻傳時能守其業者也幼子娟
好靜秀瑤環瑜珞蘭茁其牙稱其家者也

樊宗師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天得也銘曰惟古於
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海含地負○文從
字順

李邦銘愈下而微既極復飛

張徽嘗從余學選於諸生而嫁與之○世慕願以行
于揭揭也○猛厲

李楚金為具州司法其刺吏不悅於時云官民相



率謹誦手瓦石需其出擊之司法乎。曰是何敢
爾屬小吏百餘人持兵仗以出立木署之曰刺史
出民有敢觀者殺之木下民間皆驚相告散去

李千遇方士柳賁從受藥法服之下血病死余不知
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世慕向之益至
今直取親與游而以藥敗者六七公爲世誠工部
歸登狂痛號呼唾血以斃殿中李虛中痘發其背
死刑部李孫且死謂余曰我爲藥誤其季建一旦
無病死孟簡屏人曰我得祕藥不可獨不死今遺
子一器別一年而病病二歲竟卒盧坦死時獨出
血肉季道古魯葬五十七死海上載不死不得
死謫死乃悔後之好者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道
也我則不然始病曰藥動故病病去藥行乃不死
矣父且死又悔嗚呼可哀也已可哀也已

韓紳知遷溼陽令破豪家水碾利民田百萬頃

韓滂老成歸後其祖介

盧氏誌外五父

雜文

送窮事始纈瑯高辛時祖揚雄有逐貧賦○怡懽奇
奇蠶營狗苟○延之上座



鰐魚文心卷九

狀

丞相董彥行狀請牒考功并太常議證牒史館公自稱故吏。○朱泚之亂說李懷光不與。○天下安危宰相之龍與否可見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未嘗言兵

與盧郎中薦候喜狀身在貧賤為天下所不知獨見過於大賢乃可貴耳

論權停舉選狀以歲之旱權停舉選省費而足食也竊以十口之家益一人未有助費今京師人不 應言万舉者不過五七千人并便舉人當選 之一舉選者皆齎持資用以有易無未見其弊。○天旱人飢乞停稅至來年。○唐制國子館生三百人大學館生五百人四門館生五百人名三館生馬府君行狀趙奢號馬服君子孫由是以馬為氏梁悅報仇殺人公詣請集議奏聞酌宜而處

表

為宰相相見雲表春雲始繁時雪遂降是冬雪愆期雖春亦賀

進順宗實錄表李吉甫以韋處厚所

重修



賀白並狀謂獲蔡之兆

進撰淮西碑狀乾坤之容日月之光知其不可繪益

○碑本賜韓弘弘寄絹五百疋充人事謝云恩由
上致利則臣歸

論帝骨表之說正矣潮州謝表稱頌功德之不暇直
勸東列泰山而自任鋪張雖古人不多讓甚矣憲
宗之不可與忠言而公也及及乎苟全性命兩可
悲矣夫○表多近世引用之句如鋪張對天之闕
休揚厲無前之偉績編之乎詩書之冊而無愧措
之天地之間而無虧旋乾轉坤開闢闢雷厲風
飛日月清照○公之與佛者請此補補之華後
佛骨一入而憲宗已晏駕公即移衮榻未央也過
福誰在耶

加慶雲普表皆文人謾語幸於時俗無定論者請上
尊號尤甚

賀太陽不虧表此皆我朝先正所不為者

辨張平叔妄變益法利害較然言欺人羅益之擾也

○所由

外集

謂范蠡等君而去又招大夫種使君之忍無



車君之善為人謀而不忠愚謂穆

之句踐即

賜劍蓋穆不可與共安樂之言險矣穆不去與俱
死何益句此豈能弘夏禹之烈者哉明哲保身
未為無所見種不去而及豈龜鳴之使然而曰由
拔句踐之劍其言似微刻也然則事君不可則去
之乎曰君臣以義合君辱臣死處變之義也功成
身退處常之義也使句踐棲會稽時龜會而去之
又招穆欲使去之龜則為萬世罪人

答劉秀才論史歷叙人禍天刑謂祖知自賢不敢
為館中非無人必將有作者然則館中人豈不知

自愛耶

通解謂堯之前千萬年不知讓許由哀天下之愚以
爭為能颺高揖辭堯讓之教行許由之為師桀之
前千萬年不知忠龍逢哀天下之不仁觀君父百
姓入水火而不救於是並言忠孝忠之教行龍逢
之為師周之前千萬年不知義之可以換其生伯
夷哀天下之偷且以強則伏故逃山而死義之教
行伯夷之為師嗚呼以天下讓舜者堯也謂許由
辭而不受者莊生之高言以戲薄天下也無其事
也桀之前由禹以達五帝三皇

可君父



百姓入水火者也。桀始暴而龍
不桀耳。盜捷有心哀天下之不仁而翁以身立教也。
龍之既以諫死而謂伯夷之餓死爲前千萬年不
知義之可以換生又誣而自背其說也。讓也忠也
義也皆人心所固有也。聖帝明王繼天立極幾年
於此不幸遭世之變始有矯矯自見其間者。龍逢
伯夷是也。許由非其比也。豈開闢以來所未知而
三子者昉之耶。

鄆人對

鄆胡表反
京北縣名

剔股以瘳母疾雖非聖賢之中道

實孝子一念之誠切也。爲對鄆人之說者何忍且

薄耶。謂希免輪謂不勝於市已野於政。

爲孝是辨其祖父皆無孝。嗚呼窮鄉小民

何有父母呼吸死生之際號天叫地救急無門身

之不卹而希免輪乎。世之剔股以救母者疾未

有不瘳而子亦不知其痛未有病創者殆天地神

明之哀其誠也。救母何罪而可善於市乎。當仁不

讓於師而古亦以蓋前人之後。爲孝未聞以祖父

無孝稱而子不可行孝者也。况倉卒剔股偶然希

有之事不當責其祖父之必有也。祖父未有而子

孫有之顯其祖父者也。且孝猶



殺身疏之祖父生死於太平無事。嘗有是
事乎。國史大書果御之忠不聞其爲刑祖父之不
忠。旌孝子之孝。爲形祖父之無孝乎。嗚呼。爲
對郭人之說者何忍且薄耶。

直諫表證三王已下治亂而謂開闢已來未有如大
漢前後已幾於不倫矣。謂先朝用幼僧矯堅之言
迎佛骨。臣上諫投荒州未得一年。上天降大禍先
朝非遐如彼骨可憑。臣家族合臺灰滅先朝合享
如山之壽矣。竊意此非人臣之所宜言。公所必不
爲也。

外集五卷大略文綴而後不美。豈秦天所之筆
揆之於理又多可疑。如此按李漢叙稱最厚。且
親收拾遺文無所墜。併目錄共四十一卷。然則
外集何從而來哉。又孰爲之收拾耶。五卷之多
惟論史一書。柳柳州嘗辦之。可審其爲韓餘孰
與稽耶。趙臺卿於孟子有言。又有外書四篇。其
文不能弘深。後世依倣而託之者。愚於昌黎之
外集。蓋不能盡信云。

順宗實錄五卷

順宗自貞元二十一年二月即位。

不遷宮觀。



婢禁五坊小兒張雀羅囊蛇之擾任一八後只道
出後宮并教坊妓女人情大悅然上自二十年九
月已得風疾不能言越人王叔文初以碁進東宮
杭人王伾侍書竈陋其語上所藝狎至是祖黨用
事韋執誼倚之爲相叔文欲謀兵權遠近大懼未
幾叔文執誼交惡心腹內離外有韋卓年裴均嚴綬
等箋表而中官劉光奇等屢以啓上八月傳位太
子暉王叔文渝州明年殺之任開州執誼崖州皆
死○載張萬福陸贄陽城三賢始末極詳見第九
卷載任叔文執誼三不肖情狀亦詳見第十卷唐
書之應用之爲傳而更他爲作昔理道之

全文於是不可及而李巽若長編未嘗改載其所
紀先正言行於是爲善速矣○南齊反不用心
貌與草莽之莽及音字皆從犬在兩升中○載人
子名云從水傍其字字也

東坡作韓文公廟碑詞絢雲錦氣直龍霄凌撥古
一奇絕也然一言以蔽之不過謂其間氣所生
不爲死生禍福奪此殆坡公曾中所自得因之
而發歟若文公之所以爲文者則似未暇盡及
也蓋自孟子沒而異端作中國一八長狄守



幾希公始出而排斥之天地之力
以異於禽獸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一一條析
明盡而世始昭若發蒙孔孟而後所以扶植綱
常者公一人而已孟子沒而邪說熾性理之不
蕩於空虛者尤希公始出而指喜怒哀樂愛惡
欲七者以為情指仁義禮智信五者以為性人
獨於五者之要指仁與義二者謂由是而之焉
則為道且謂舍是而言道者非吾之所謂造孔
孟而後所以辨析義理者文公一人而已夫性
細常非徒禮樂刑政之可扶也我朝是以復極
其精於性命之源性非徒三代之可重也
是以復析其微於本然之性氣質之性之別功
有相因理日以明聲言之事業文公則撥亂世而
反之正者也我朝諸儒則於反正之後究極治
要制禮作樂躋世太平者也文公之所以為文
者其大若此豈曰文起八代之衰止於文字之
文而已哉

臨川王氏嘗為詩以譏昌黎曰紛紛易書晉
年身舉世無人識道真力去陳言誇末俗可
憐無補費精神然世未有以也



集無之東坡身骨膏髮長為偽兒自蔡六一以
刑部侍郎到潮州還朝久之乃遷吏部歐陽
公所得大顛書石本乃稱吏部侍郎此可知
其為偽尤明晦庵亦以其書為真而錄於後
亦所未晚併書誌疑以俟來者察焉

嘗聞長老言自昔詩文類不免差誤惟昌黎
之文少陵之詩獨無之然歐陽公嘗議昌黎
羨二鳥之光榮張文潛嘗議其記夫子唐不
當以有辱為揚於社稷嗟放翁嘗議其誠石
鼓文不當謂翻詩時失編入凡此誠亦不免

言讀之類至若言及總者而是非不為
人則文人皆無昌黎比者矣



讀文集

柳文

雅詩歌曲

平淮夷雅

天造神所

鏗鑄炳耀溢人耳目○威

命是荷之荷音何註左昭七年弗克負荷子聲

唐鍾歌

吹曲十二篇

晉陽武之獸之窮窮字戰

武牢

王充

涇水黃

薛仁

怒飛飢嘯○奔鯨沛

○苞枏

梁

○河又平

李

鐵山碎戰突厥之

厥九勿

○本邦

劉武

○土合

渾

平

高

高

高

高



讀文集

柳文

雅詩歌曲

平淮夷雅

天造神所

鏗鎗炳耀

溢人耳目

命是荷之荷音何註左昭七年弗克負荷子聲

唐鍾歌吹曲十二篇

晉陽武之獸之窮窮

戰

武牢

王充

涇水黃

薛仁

怒飛飢嘯

奔鯨沛

河又平

鐵山碎

突厥之

厥切

本邦

上合

高



昌

李陽

東轡

東轡

嗚

下已

視民詩

出漢書

貞符謂漢儒以瑞物為受命之符者非也惟人之初
摠摠而生林林而羣交焉而爭睽焉而鬪力大者
持齒利者鬪爪剛者決羣殺者軋兵良者殺然後
強有力者出而治之而君臣什伍之法立於是
有聖人曰黃帝堯舜禹湯武德實受命之符是故受
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

縱史

上子勇切下音勇
出漢書

賦

何意窮言謂言者直道也

中庸故作愚謂子厚所守者何節而懼其過耶

擬賦謂鴟夷敗象不如瓶之挹潔也

雲頭蔽蒼苔居井之眉眉井邊也

牛賦謂利滿天下有死莫保

解崇賦詒天淵而覆有燎

徵咎賦念性各作

茂生賦重華幽而野死兮甘莫得并為真豈本汝家

書之說歟

夢歸賦惟夢之為歸

泊

歸

賦



因山賦曾不畝平而又高

日新危獲

共知如見

宣十
三年

愈言言疾賦是相謂不類柳文

曷前年到浦東場有讀所作憚字讀今觀柳文繞
歌也梓篇瀟瀟方重宣唐風杜詩亦云瀟瀟山東
二百州皆音憚世遠也音義與浦東所見並同

論

封建論生人之初羣聚而求治聖人因而撫之而賞
罰廢會之遂因之為封建聖人不世出諸侯相吞
而併于秦秦懲其弊而郡縣之世移使然也子厚
之論是也其說固具於目前矣然因而撫之者與

天下為公吞而併之者以天下為私瞭然可知也
向使不從而撫之先其未一而併之則三代為私
勢既併于一復分而予諸人則秦為公矣今子厚
乃謂因之者不得已而公天下自秦始非也不然
則激也柳子厚之激以唐之嘗議封建將以明理
道也其言曰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
及夫郡邑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之而不法
朝斥之矣誠哉是言也抑愚又有感焉耳唐之欲
任其入也有公焉既其入也有考以爲賢者可



使其在上而不道不法者可以朝夕也也。場屋之士資格之官無復問其賢否賢者必不肯枉道干人而不賢者遠得志然則今之郡邑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不道不法者果朝斥之夕斥之乎嗚呼悲夫尚忍言之然則如之何曰公薦未可復擇名臣以嚴考功而用西漢久任之法則庶幾

四維論天將論子厚謂廉與耻義之小節而病管子四維之言又謂天之貴斯人在剛健純粹而病孟子天爵之言夫廉與耻豈特小節廉縱可屬於義耻則當爲於禮又不當兼指爲義之小節也管子

之以維言者蓋指爲治之範切耳又非知子厚之所謂子厚何乃不知廉耻之爲大節耶夫仁義忠信得之於天昭昭也子厚乃謂此存乎人者而獨指剛健純粹之氣爲得於天至論剛健則又指爲孜孜之志論純粹則又指爲夷塗之明且證之曰敏以求之明之謂也爲之不倦志之謂也自今觀之求之爲之信皆人尔何乃反謂之天其理果安在而子厚至以此易彼耶夫以廉耻爲小節而又強明自貴如之何不謫教文之黨哉迷終身乎吾今而後知子厚之所容

守道論以守道不如守官非即人之官也官所以行道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其論正矣然愚猶謂守道我之事也守官非我之所可必也若重孤為史官以死是官與道俱守也會是而必曰守官吾恐官之守道之離也蓋亦反其言而言曰守官不如守道庶幾官可守則守不可則去之而道未嘗不守也

時令論二篇專病月令謂聖人不窮異以為神不引天以為高凡政令有俟時而行之者有不俟時而行之者又反時令之變特胥史之語非出於聖人者也政曰所以防昏亂之休也然聖人立中道以示後未聞威之以怪而使之時而為善愚謂此正論也

斷刑論下謂賞務速不必春夏罰務速不必秋冬是矣而謂養蒼蒼者為能與吾爭古之言天愚蚩蚩者耳何言之無忌憚若是哉

辨侵伐論罪大而師有鍾鼓曰伐罪小而無曰侵六逆論謂少陵長小加大淫破義三者誠為亂矣賤妨貴言擇前也貴而愚賤而聖且賢實不足尚也遠間親新間舊言任用也地而舊守屬而新首



聖且賢不足與也舊不足也辨之良大

議

守原議守原雖得人不當謀之寺人

駁復讎議武后時徐元慶手刃父讎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者為令駁謂旌與誅莫得而並當考正其曲直所論甚精合與昌黎復讎議參看

辨

封弟辨謂不當因其戲而成之甚當

辨列子論劉向稱列子鄭穆公時人非也實與魯穆公同時其文類莊子而尤質厚好文者可廢耶謹取之而已矣

辨文子文子十二篇本老子然其言也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叢為聚斂以成其書歟今刊去謬亂取其近似者

論語辨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是書記

曾子之死吾意曾子弟子為之也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謂堯曰記唐虞為法有天下之事為孔子常謂道之

碎

辨鬼谷子謂劉向海國錄書鬼谷子蓋也說又



登出七術言益奇而道益陋今益之又益以指
要嗚呼其為好術也過矣

辨晏子春秋謂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疑墨之徒
為之直列之墨家非晏子為墨也為是書者墨之
道也

辨九倉子謂九倉子取莊周語而益之其為空言尤
也錄墨無充倉子

辨鷦鷯子謂盡鄙淺語也唯黃誼鷦鷯賦所引用為美
意好事者偽為其書反取鷦鷯賦以文飾之非誼有
所取之太史公伯夷傳稱費子曰貧夫殉財云云
不稱鷦鷯子愚按此辨鷦鷯

碑

箕子碑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為委身
以存祀誠仁矣與亡吾國故不忍及天命既改生
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為聖師天地變化我得其正
其大人歎於學向使桀惡未檢而自斃武庚念亂
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與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
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為此其有志於斯乎愚謂子
厚發明箕子之道善矣但恐不當於三人分重輕
道州文宣王廟碑天子之道則味墨又二帝王廿六



無以侔大也然其堂庭卑窄極狹且黃又
屠外說克壯厥居

柳州碑仲尼之道與王化遠迹

二妃碑二妃爲子而父竟爲婦而夫舜

饒娥碑饒娥父溺死娥走哭水三日不食耳鼻流血

氣盡伏死明日屍出龍魚鬣蛟浮死萬數

商雅慶廟碑記南靈蹟也然一句一事始終屬對全

似韓柳未出時文體與子厚他文不類當是少年

作按碑多雜句非韓比近出臨篇皆以年
考之乃子厚散作作由自標以從歸耶

六卷七卷皆浮屠家碑銘其豐湯而不可究詰其碑

述而不可明喻唯南嶺大明二碑僅明白可曉姑

錄之高嶽之碑曰有來受律者吾師示之以尊嚴

整齊明列義類而人知其所不爲有來求道者吾

師示之以高廣通達一其空有而人知其所必至

大明之碑曰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

定慧云之則喪愚謂此二者立語未爲盡善而理

則近是蓋二碑所主者律而餘多言禪也律者嚴

繫其身佛所教人之本旨而禪之說創於達磨自

彌教外別傳佛書初無此說也律以斷惡修善而

禪者謂惡不必斷善不必修唯問心而已



苟無心殺人而殺人
民為之為無心
主其能也
曼為乾矢橛為一棒打殺作死狗彘與亦為無心
故無罪者也律出於佛其徒憚而小之禪不出於
佛其徒張而大之使人不得而詰其罪者也然則
出之言佛者將安從乎

狀

段太尉逸事凡三其一斷汾陽王子晞軍擾市者十
七人頭其二賣馬代償大將焦令謩所取呈歲辰
人殺其三朱泚致其塔辜賠綬三百足搏之司辰
治事並稟上文高事盡其妙

初漢行狀漢年十餘歲有稱祖平告曰若相汝當大
且賤幸而為釋可以緩而死耳位祿非若事也公
學益篤舉進士仕至宰相季元平有名公曰喋喋
衛王而賈石者也貞元初上親擇郎吏分宰京師
外部公曰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
以承大化京兆當求令長以親細事夫然後宜○
榜音彭所以輔弓弩其音去聲者答也音誇者進
船也○葬令五品以上為碑跪跌躄首降五等為
碣方趺圓首見前不知二者之於君其末也○
萬不試而一出焉呂月海陽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表銘碣誌誌

馬君孟君凌君誌銘皆歿後作與昌黎相上下餘或多俳語○番禺音潘愚二山名在南海氣乘肺溢少黃州見四

為水淨膚

大常

李中丞服紫丹暴下赤黑黃

卷十一誌碣誌皆老作狀墨尊戚里之態獨孤申叔

之文而天趙壯之孤來意哀而得其父之葬張因去叩綬為黃老而哭猶子以死震鳴鶴從鄉賦而終逆旅吊慶交尸覃季子愛書而貧不什皆事數

文古傑然者也○世札重侯浩浩呻呼輩為和

聲和詳以生富貴奇效能傳宮中得真真天

多與連蓋後加老屈病有難河才見出姓揚聲致觀者尚識承平王孫故態如遭孔子是有

兩頰也也謂訓立美切言二百舉武婦百郡

之暹董于京師陳陳

卷十二皆誌其族之葬惟其父諱鎮及從父弟宗直者柳州時作○無兄弟移其睦於朋友叔父墓校

誌父所友六十七人於碑陰

卷十三自母夫人以下終於雷五皆誌婦人雷五之姨母為子厚妓妾故亦得誌○子厚文和娘得病更名佛婢既病去髮為尼克初心念不見死年



歲其母微也故爲父子

河間劉氏誌劉者王叔文母也所詩盛稱叔文文武功業且謂知道之士爲蒼生惜焉宗元其自謂知道乎吁。一畝之宅言笑不聞于鄰

宗元誌

對

設源者對喻智伯以貪敗

愚溪對設溪神接惡溪弱水濁溼黑水皆有其實而予不愚柳子用貪泉對泉不貪飲而南者貪也故獨招愚者居焉則汝之實也因自陳其愚亦稱稱妙此雖子厚自戲之辭然愚謂溪之愚可辭而子

厚際然文人也乃終身賢叔文而不知惜其身之

愚可得辭耶

對賀者之末曰嘻笑之怒其予裂背長歌之哀過乎慟哭庸詎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愚謂子厚此言大痛無聲者也雖博可追

天對不可曉

問答

晉問以地險也兵革也馬之良木之大蓋之富也文公之霸也皆不如堯之遺風焉理正而文工

晉問及起廢蒼自傷不復用起廢讀李司病規句



皆廢十年而有漕子厚之廢亦十

錫揚英

春

問。抗首出臆

能廢春
備勢也

說

天說以天地爲無知喻諸果歎天甚矣其果何哉
鵬說鶴以鳥之盈握者煨爪掌且則縱之望其往苟
東矣是日不東逐南北亦然

朝日說且見曰朝暮見曰夕詩曰莫肯朝夕朝首潮
漢儀夕則兩即向瑣闥拜謂之夕即

捕蛇說有益於世

昔音說水旱蟲孺之方則黜其神不祭然則事之不

治亦當黜其人

乘浮說真妄說也子厚妙於文耳敢議乎

證車亦有益與世

讀龍說。扶風馬孺子見奇女墜地謫龍也化爲白
龍登天文極佳

後吾子松說謂壽夭貴賤皆寓也非造物亦怨辭歎
罷說楚有獵能吹竹爲百獸之音致鹿而恐則致羆
而鹿去致羆而恐則致虞而羆去虎致愈恐則致
羆以去虎虎去而羆食之不善內而恃外者未有
不爲羆之食也



八駿圖謂駿馬馬之類聖人人之類也。以形有若
蜩音朽木中虫非蟹毒音歇者見八人從注。白義之義
音蛾八驩馬名

傳

宋清傳清市藥燒券不責報報者益厚非市道交而
士大夫反爭爲不已

郭橐駝傳戒煩苛之擾

章區寄傳區寄十一歲賊豪掠賣之討殺二豪

梓人傳喻爲相者之道也文字完闊

李赤傳感於願鬼而死反以世爲濶以濶爲帝居清
卷世皆笑赤之惑也反至是非敢與法不爲赤者

幾人耶

蝸蟻傳談貪者

駢

乞巧文今聞天孫不樂其獨將蹈石梁欸天津儼于

神夫 抽黃對白 駢四儼六錦心繡口

罵尸蟲文道士言人有尸蟲處腹中伺人隱微日庚
申譏于帝柳子特不信爲文罵之

斬曲凡文謂物貴乎直末代淫工樣木爲凡愚恐凡
乃古之年高者居地時所憑手其地戶不容不



曲凡非後世所用也

有蜈蚣謂彼居榛中不汝賊而殺之暴矣

增王孫文王孫者湘山間獸名與後異性授人者

逐畢方文畢方如鶴一足赤文白喙火妖也出山海

經

辨伏神文買伏神得老羊而病加甚

想蟪文零陵有蟪室于江唐登浴其涯蟪室以入一

夕浮水上

哀溺文零陵善游者腰千錢遂溺死

詔海賈文戒其貪利犯危也

弔屈原

弔羨以弔屈原弔樂毅

伊尹五就桀贊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湯誠仁

其功遲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春及於天下可也於

是就桀卒不可

梁丘據賢魯有嬖曰梁丘子吳子窮相梁丘不毀

愛其不飽告君使賜嗚呼豈惟賢不逮古嬖亦莫

類梁丘可思又况晏氏

霧震琴懸明皇得異馬於河帝西幸馬入渭水化為

龍



敵我皆知敵之仇而不為益之尤皆知
不知為利之大敵存而懼敵去而舞

臨江之虞 改得慶慶日抱就大習示之忘已之虞
也與大狎三年慶出門見外犬走欲與為戲外犬
殺食之慶至死不悟

黔之驢 驢一鳴虎大駭然視之覺無異能者稍近
益狎駝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日拔止此耳因
跳踉大嚼斷其喉盡其肉乃去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以生歲直子鼠子神也
因愛鼠君厚庖悉以恣鼠不問飲食大率鼠之
餘也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伊
瓦灌穴羅捕之殺鼠如丘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
為可常也哉

銘雜題

漢原腐銘登布衣於萬乘化環堵為四海基岱岳之
高源洪河之長

安豐縣孝門銘李興刀服肉救父疾又盧墓晝夜哭
曠工產粟之白芝爐中醴泉涌出

舜禹之事 使堯一日得舜而與天下吾見小爭於
朝大爭於野至堯已忘於人舜已忘於



父矣。命之君成也。夫然後能推諉受終。
咸宜興王之臣多起汗賤彼固公侯卿相器也。獨其
始之不幸其進晚耳。而人猶幸之。亡王之臣多死
寇盜彼固劫殺困餽器也。獨其始之幸其死後耳。
而人猶禍之余。是以咸宜之。

鞭賈 鞭賈宜五十。必曰五萬。有子愛其黃而
澤。引五方濯之。黃者施澤者。臘也。出郊馬既因大
擊。鞭折為五六墜地。傷焉。今之施其言。臘其說。賈
於朝者。驅之陳力之列。以禦乎物。以資其大擊之
效。烏有不折其用。而獲墜傷之患者乎。

史商 汗吏之為商。不若東漢之刻博。
東海若二瓠喻學佛者。

題序

題毛穎傳 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
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鼠竊取青
蠅。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爲僻者之讀之也。
其大笑固宜。

西漢文類序 文之近古而尤壯麗。莫若漢之西京。
若開群玉之府。漢氏之東。則既衰矣。

王氏詩序 紛紜華靡。嚙武而起士。



困者咸不得攀而論之。○若奔於五野。○
頽耳

送獨孤書記序 曳裾戎幙之下 專弄文墨為壯夫
捧腹甚未可也

贈句序 琅琅清響交動左右

送蕭鍊序 先禮而冠 賀聲盈耳

送薛存義序 謂更蓋民之役 今我受其直 息其事 豈
惟息之又從而盜之

送辛生序 士叢于京師 京兆尹歲貢秀才 常與百郡
相抗 閩戶塞竇 而得榮名者 連吟而起

宴南池序 連山倒垂 萬象在下

南池

蓬屋序 橡宇簡易 僅除風雨

送婁園南序 今將以呼嘯為食 咀嚼為神 無事為閑

不死為生 則深山之木 石 大澤之龜 蛇 皆老而久

其於道何如也

送婁園南

元山人南遊序 黃鶴一去 青冥無極

洪僧浩初序 專關退之之關 佛愚謂退之言 仁義而
子厚異端退之行 忠直而子厚邪黨 尚不知愧 而

反操戈焉 子厚自以為智 不遂當矯名曰愚 吾見
其真愚耳



記

監祭使壁記 周禮有掌僕誅其不敬者漢以侍御

史監祠唐開元禮以御史監祠曰監祭使

四門助教廳壁記 周置虞庠於四郊後魏立學於
四門置助教二十人唐始合于大學省助教至三
人

登崖縣新食堂記合羣吏食于堂謂禮食之來古也
今京師百官咸有斯制

諸使 古者文政於四方謂之使今受命臨戎職無
所統屬者亦謂之使凡使之號專焉而行其道者
也

嶺南饗堂堂記文佳

州寧進奏院記周有邑具湯沐漢有邸奉朝請唐有
院備進奏

全義縣城北門或曰不利於吏塞之百年盧遵始復
其情

邕州茅亭記以白雲為藩籬碧山為屏風

零陵州復乳穴記石鍾乳必在深山窮林連之人告
盡者五載矣崔公至逾月穴人以乳復告以其不
貪故以誠告也



道州鼻亭神象詞也河東薛公刺是州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寺東北陬堂之地隆然負墀甃而起者廣四步高一尺五寸夷之而又高九持錘者盡死由是人莫敢夷史記及漢志有地長之占廿茂盟息壤異書有記鯢竊帝之息壤以湮洪水

永州鐵冶志永州北郭有步蓋嘗有鍛鐵者居之人去而炊毀者不知年矣獨有其號冢而存今世有負其姓而立於天下者曰吾門六他不我敵也問其位與德曰久矣其先也其冒於魏有異於茲步者乎大者桀冒禹紂冒湯幽厲冒文武以微天

下而姑大其故號以至於歟

游黃溪記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求最著其間名山水而材者以百數黃溪最奇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黃與王声相迎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泊焉。西山。銘公營。錫潭。袁家渴有泉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紛紅駭綠。民橋其上

書

嘗許孟容與楊憑叢瑣蕭蕭李建顧十郎諸皆貶所悲苦之詞其可憐者與楊憑之書曰有之而取言者上也尔之而言之者六也無之而立言者數也



無之而不言者土木類又曰公愷女仁也

子厚初貶時年三十三重脛勳傳並謂

樂如囚居園土一遇和景負牖極摩伸展支體當

此之時亦以為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

出豈復能久為舒暢哉與頴十郎書自稱門生

而以郎稱其人豈郎者所以稱其主之名歟

與韓愈論史官書豈正論也
與呂恭書辯石書之偽老陽九者陰六在易正義
乾篇中非一行為之見與劉僕之為文又矣然

心少之不務也以為是情弊之嫌耳務寫又采

不顧事實以炳然誘後生是猶用文錦覆陷弁也

若頰煌然雖鳴其音誰為听之各異或說論

子厚作孟子評非國語二書今非國語見集中而

孟子評無之豈子厚能悔之而不以傳歟將劉禹

錫恐其重得罪名教為掩其惡歟

與友人論文書有日漁獵前作戕賊文史甚矣文之
不可不已出也

答元帥州書弊政之大莫若賄賂行而狂賦亂貧者
無賞以求於吏有貧者不得貧已高有別



靡以市於吏無富之名而有富之實
定經界覈名實而姑重改作其可理乎

與崔饒州論石鍾乳 草木之生也依於土然有君山之陰陽或近水或附石其性移焉况鍾乳直產於石依而產者固不一性故君子慎焉取其色之美而不必唯其土之信 愚按此書復喻以方物喻以人復證之他藥之最可觀

荅周君巢書 文人盛譽山澤之麗以為壽且神今夫山澤之麗極草蒸石以私其筋骨而日以益愚他人莫利已獨以愉若是者愈于百年滋所謂天也不為方士所惑仕雖未達無忘生人之慮則聖人之道幸甚

與李州服氣書 兄由服氣以來貌如老而心少歡愉吳武陵先作書遺黃帝及列仙方士皆死狀兄陽德其言而陰黜其志是不可變之尤者也令吳子之師已遺諾而退矣愚敢厲銳擢擊鳴鍾鼓以進法於城下愚勿嘗嗜音不得碩師卒大慚及長嗜音亦不得碩師又大慚今兄之服氣果誰師耶去味以即淡去藥以即慈悻悻焉膏日皴肌日厲守無所師之術尊不薄之書



拒境以為強夫是豈所謂強而大乎此

子厚達理之言也文又精妙故節錄稍詳

與楊誨之第二書云傳說曰唯狂克念作聖按今書
非傳說之言

賀進士王季元失火書 足下讀古人書為文章而

進不能取顯貴者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
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
多嫌也乃令幸為天火之所瀟灑凡眾之疑慮
為灰埃黔其廬補其垣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
能乃可以顯白而不汚是祝融回禍之相吾子僕

與錢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為足下譽

也○滌 息 香 瀟 見 美 切 見 觀 終 勤 從 也 一 日 變 曲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魏晉以下不事師獨韓愈奮

不顧流俗抗顏而為師世果羣僇聚罵愈以是得
狂名蜀之南犬吠日嶺之南犬吠雪吠所恠也孫

昌胤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甲咸慙然京兆尹
鄭叔則怫然曳笏却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

天下不以非鄭尹而以快孫子何哉獨為所不為
也 此書後段說為文之法極詳

殺桑子曰心志既通而名未聞交之見 答 元



遜之所敬者司馬遷楊雄遷於遠之下上下若
雄者如太玄法言及四愁賦遜之獨未作耶快作
之加快奇至他文過楊雄遠甚雄文遺言指意頗
短屬滯澁不若退之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書
潔然盛服而為負塗者書鼓行於秀遠之
列此其戈矛矣書觀文章宜若懸衡然增之
銖兩則俯反是則仰無可私者書李柳州見
一刺史即周孔之京師願人以千數又宜荷周孔
千百何吾生曾中擾擾焉多周孔哉書曹沫
之沫書武相公移求珠於海而徑寸先得則眾皆快
然罷去知所寶之有歸也書

啓表奏狀

啓皆獻文求哀之辭表多世俗稱頌之語氣索理短
未見柳之能過人者

賀破東平蓋李師道所據淄青也櫻桃即含桃
廣南鄭相公奏百姓產三男台州奏五色雲名

例律官與父祖諱同者不居子厚以祖名察躬辭
監察御史奉勅二名不備諱不合辭讓訴首損
狀恤人則深減數非廣二月一日為中和節進
農書賀破東平罪止一夫恩知石



觀所作非獨駁難多造理文亦奇

三女奔密母曰必致之王康公不獻一年王滅密

非曰勿受之則可矣教子而媚王以女非正也

宣王不藉千畝韋公諫三十九年戰于千畝敗績

非曰古之必藉千畝者禮之飾也然而存其禮為
勸乎農也未若時使而不棄其力節用而不殫其
財則食固人之大急不勸而勸矣三推之道存乎
亡乎皆可以為國矣敗于戎而引是以合焉夫何
恠而不屬也愚謂子厚論勸農之本善矣謂勸農
之禮可亡則過矣是禮也古人體夫愛民一念真

誠之發豈姑以是飾乎

三川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非曰山川者特天地

之物也陰與陽者氣而遊乎其間者也或會或離

其孰能知之愚謂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不得其寧

而曰惡與乎我此子厚怨天之論所發也

宣王料民及幽王乃廢滅非曰是幽之悖亂不足

以取滅而料民以禍之也

劉康公雖曾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修歸告王曰其

亡乎東門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不可事三君

非曰秦穆之德惡矣其死亡也

孰能必



其時之蚤暮耶設今時之可必夕

壽夭耶

邾至告捷于周單襄公曰兵在其頸者其邾至之謂乎明年死難非曰執筆者以其及也而必求其惡以播於後世然則有火惡幸而得終者則固掩矣

穀洛闕將毀王宮王壅之亂於是乎始生非曰天將毀王宮而勿壅則王罪大矣奚以守先王之國壅之誠是也王室之亂且卑在德而又奚穀洛之闕而懲之也

將鎬無射單襄公曰不可非曰是河取於鍾之

備也聖人既埋定作樂以象之非樂能移風易俗

也愚謂子厚之論是矣而立語易也禮樂皆由人

心生聖人因而文之還以導人心者也人生而有

舉動聖人因而舉動而約之禮否則肆矣人生而有

有謳吟聖人因其謳吟而和之樂否則蕩矣約之

禮而和之樂隨其事而施之用上自朝廷下達閭

巷使人日習而悠然契焉非心邪念淫声慢色不

得以干其間此古人禮樂之用而治定作樂則又

子孫家祖宗之功德以薦之郊焉



施之用之大者也。單子伶州鳩言。

誠矣而無理子厚獨指其象治而謂不能移風易俗又矯之大過故曰立語易也。

長勺之役公曰小大之獄必以情斷。劇曰可以一戰。非曰徒以斷獄爲戰之具則吾未之信也。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焉使人問仲尼曰吾穿井獲狗何也。仲尼曰以某所聞者羊也。非曰孔氏惡能寫物性之形是必誣聖人矣。史之記地坼大出者有之矣。近世京兆杜濟穿井獲土缶中有狗焉投之于河化爲龍。

吳伐越。應會稽。僂骨節車。非曰辨大骨石弩以爲異其知聖人也。於外矣。

桓公輕幣諸侯垂索而入。相載而歸。非曰又矣。控焉悉國之貨以利交天下耶。

中生敗狄。讒言將起。狐突杜門不出。君子曰善深謀。非曰觀其將敗而杜其門則奸矣。

里克殺奚齊荀息死之。非曰問君之惑。謀長嗣而擁非正其於中正也。遠矣。不得中正而復其言亂也。

里克既殺卓子使告重耳曰盍入乎。



穆公使弔曰時不可失舅犯曰不可

亦一

之爲重耳謀者迹迂矣重耳兄也夷吾弟也重耳賢也夷吾昧也若重耳早從里克秦伯之言而入則國可以無鬻者之禍而兄弟之愛可全而有

秦穆公獲晉侯公子絳曰殺之刺公孫枝四不可

非曰向使穆公告于王以王命黜夷吾而立重耳則誰敢不服

秦伯歸女五人陳羸嬰焉

非曰重耳之受羸靡不

得已也秦伯乃行非禮以強乎人愚謂秦之歸國非矣重耳之受亦非也不得已而受亦終始禮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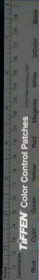
之說也

知免 非曰麇之死固善矣然宣子為政之良麇胡不聞之乃以假縣為賢耶愚謂麇之心特生於政之良悖傷於將朝盛服之寢耳免而賢必能諫其君必不受君之命以賊宣子今為之賊而不忍害可言宣子之賢麇不足問也

公子揚干亂行魏絳斬其僕。非曰公子貴不能討而稟命者死非能刑也然則絳宜奈何止公子以請君之命

遂變盈

非曰當其時不能討後之



黃熊

非曰鯀之爲夏郊也禹之

子

之說好事者爲之

國鼓 非曰城之畔而歸已老有三逃暴而附德者
麻之力屈而愛死者與之以不死反常以求利者
君子不受也

嗟矣 非曰屈子以禮之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吾
米取賢乎尔也禮曰思其所嗜臣建曾無思乎

外集

披沙揀金賦

迎長日賦

記里鼓賦

劉叟傳

叟以御物術進魯公內龍先備明年果大旱命劉

叟出龍粟大雨

河間傳志貞婦一敗於強暴以計殺其夫卒狂亂以
死子厚潛以明恩之難恃愚以爲士之砥節礪行
終不免移於富貴利欲者多矣正當引以自戒而
不必計其恩之可恃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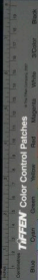
太府李卿外婦馬淑誌本南康謚者善琴葬湘水以

嗣靈音云

請復尊號表皆諛辭也子厚內集已多有之爲京兆
時專業止此而已乎

與衛惟南石琴薦出曹州龍壁灘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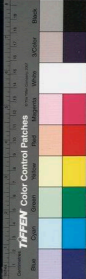
聖



以上外集
下卷

柳以文與韓並稱然韓文論事說理一一明白
透徹無可指擇者所謂貫道之器非歟柳之達
於上听者皆被辭致於公卿大臣者皆罪謫後
羞縮無聊之語碑碣等作亦若筆與俳語相半
間及經旨義理則是非多謬於聖人九皆不根
於道故也惟紀志人物必向其嘲罵揆馬山水
以舒其抑鬱則峻潔精奇如明珠夜光見輒奪
目此蓋子厚放浪之久自罵曾聽不事說不求
哀不問經義又皆晚年之作所謂大肆其力於

文章者也故愚於韓文無擇於柳不能無擇焉
而非徒曰並稱然此猶以文論也若以人品論
則歐陽子謂如夷夏之不同矣歐陽子論文亦
不屑稱韓柳而稱韓李李指李翱云



NATIONAL

CENTRAL
RO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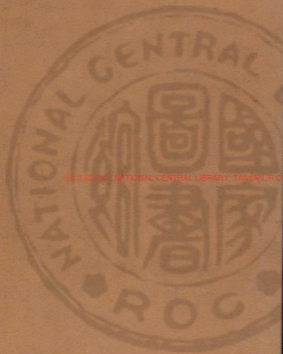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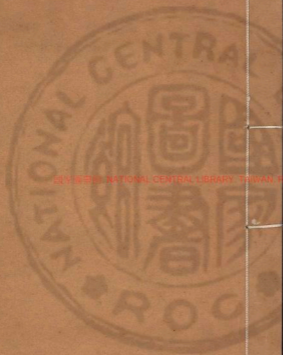


100-10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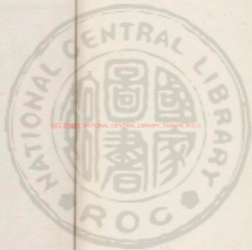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309075 v.18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六十一

讀文集

歐陽文

詩

顏跖總說麴提顏子云豈減跖所榮跖本無榮顏本
不當與跖較榮辱而歐公云爾全用旂字幹意蓋
跖自以爲榮若若說跖之榮則非矣初讀疑之三
味乃見

黃牛峽詩不是黃牛滯客舟謂江急舟邊常見此石
在山也



憶山詩說三峽江如自天作片石百崖關

哭曼卿謂才高不少下關若與世疎

送惠勤詩叙東南宮君飲食山水之勝捨之而從我

求仁義

水谷夜行詩微風動涼襟晚氣清餘睡見平旦氣象

極工此詩說蘇子美詩雄視聖俞詩清

班班林間鳩寄其夫人之詩也云易安由寒求此其

爲家之法

暮春詩遊絲最無事百尺柳晴光有太平氣象

牡丹圖有元化林散之語然洛陽以此成俗而歐公

初譜之亦助其闡者也

憎蚊詩始以乾坤廣大之語終以麟鳳不見之語註

微物而先以大者言之文法也掃庭露青天坐月

羨嘉木汝寧無他時忍此見迫促語意清絕矣

寄題滄浪亭風高月白最宜夜極切末借鷓鴣夷言之

崎嶇世路欲脫去反以身試蛟龍淵豈如扁舟任

飄兀紅葉澹浪搖醉眠繡得絕佳

菱溪大石一詩形容布置可觀文法

紫石屏歌文之奇者也廬山高詩文之豪者也檄樓

詩言忠愛管子華中

天台之要者也



攬詩曰餽餽兒女甜此夕則那奉蒼子華詩曰
靈華董佺倖濫官絕貪昏牧羊而去狼未爲不仁
人

梅聖俞寄銀杏詩鶴毛贈千里所重以其人鴨脚雖
百箇得之誠可珍又七卷李侯家鴨脚云鴨脚生
江南自注云京師無鴨脚李駙馬自南方移植蓋
銀杏名鴨脚中原所無也今江南有草名鴨脚而
此果則自名銀杏

車螯一名車娥歐詩有泥居殼屋之語○蛭無心

八卷怪竹梅

贈沈博士歌言琴調醉翁也云我昔在揚州
止名雖爲翁實少年前詩又云我將四十猶精力
自號醉翁聊戲客

送吳生論改過甚暢

樂哉襄陽人送劉從廣先序襄陽之勝而越以德化
其文驟以婉

洗兒歌爲聖俞作簡而勁

夜聞風声苦暑君勿厭初涼君勿歡暑在物猶盛涼
歸歲將寒云云不獨草木爾君形安得完此等善

觀時憂感既有味



白鸚鵡詩先將白光說

此四句乃合說又三節而終

焉文法最可觀○蝦蟆字出清明前詩

又酬聖俞蕭歡情雖新鮮老意益相親形容晚年交

游之意取工○頭魚海魚之大而謫死者

歸田春夏詩有味殆田園雜興之祖歟

明妃曲推手為琵琶却手琵琶是琵琶兩字也

鬼車一首先序其聲之怪次述老婢撲燈之說以言

其所以為怪終之不足怪而呼婢炷燈焉且亂之

曰須臾雲散衆星出夜靜皎月沈清光曲盡文章

之妙矣

讀書一首始言讀書之樂中言仕宦不暇讀而終之

以乃知讀書之樂無限前後照映文亦甚妙

鷓鴣者催明之鳥京而謂之夏雞

贈李士寧一首文宏放

感事四首闕學仙者之妄甚精切如曰一旦隨物化

反言仙已成如曰等為不在世與鬼亦何殊

昇天槍一首其說謂老子自此乘白鹿昇天如上虞

劉樊升仙木之類也歐謂曰惟能乘變化所以為

神仙驅鸞駕鶴須臾間飄忽不見如雲煙柰何此

鹿起平地更假草木

知神仙事茫昧真



偽莫究徒相傳

齊州有舜泉○四字丹書萬仞崖四句見跋石唐山
隱者末章

古賦

輝古賦秋聲賦之脫灑病暑賦憎查蠅賦之布置音

當成誦山中之樂一首贈慧勤者模寫變化亦一

大奇

論

正統論佛辭數千言不過進秦於五代秦果三代改其

說謂周之君臣稽首自歸於秦高果誠心授有德者

哉謂雜紂不廢秦周之統則始皇不可廢秦如皇
豈亦承祖宗深仁厚澤數百年素定之天下如桀
紂雖不肖亦不得不以其祖宗之故俾襲世久者
哉且其欲尊秦也則各論者之私東晉私元魏然
東晉豈不正於秦元魏豈不賢於秦而公切亦然
抑彼揚此者豈私秦哉秦何人而公私之哉豈難
累萬言世豈有以公故而謂秦三代者哉

本論謂堯舜三代時禮義明佛不能入善矣復使當
時其人已入其法不行則為禪論今按佛生方當
周之衰去中國極遠

漢開西域而佛說



久益盛至後漢以漸入中土之時勢則然非昔不能入而今可入也謂禮義者勝佛之本當修其本以勝之喜矣然人不爲佛之徒屋不爲佛之居彼有其虛文浮傳於世如異說妖術之類則可使人講明禮義此之信不彼之信是爲勝之今坡彝梁元魏以來自萬民以下尊事之人民歸其陷誘石祖夷狄以攻吾中國之仁義山川爲其吞併立秦中國以股吾民生之高血雖有禮義已無所施顯反曰講而修之則佛無所施奚必火其書燬其居又果何見也且公之爲此說特譬之善醫者不攻

其疾務毒其氣耳獨不聞若藥不頓眩厥疾不廖乎客邪外毒深入心腹而不攻之去且立而視其死矣何氣之可養養氣之說特可瘥之攻疾已去之後疾已危劇氣僅一縷捨疾不攻而徒曰養氣亦何氣之可養乎甚矣攻佛法之害政高黎之說盡之攻佛教之害人心晦菴之說盡之不能明言其所以害而徒疾声大呼以泄其憤石祖迷之怪說盡之歐陽公所謂上結高黎斯文之傳者正以闢佛一事然本論不過就昌黎改易新說而適以消剛爲柔如閉關息火惟敵之縱而曰我修政事



者尔嗚呼殆所謂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歟
明堂論謂君子有真朋足以解萬世人主之疑為君
難論謂用人聽言專決之失在於違眾足以指萬
世人主之迷

易說問謂大衍筮占之一法繫辭非聖人之作穆姜
道乾卦文言乃先夫子之生十五年筮占之法雖
是而言則非著數無所配合陰陽無老少乾坤無
定策乾用九坤用六皆謂以其所用者各爻

春秋論謂學者不信經而信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
隱公非攝邇有非紘許世子止非不啻藥亂之者

三子也起隱公止獲麟皆因舊史而修之義不在
此也卓哉之見讀春秋者可以三隅反矣

秦誓論謂十一年伐紂即武王即位之十一年無文
王攝王改元之說一惟取信於經

縱因論上下相賊字恐太甚要是三代後盛事若矣
聖人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則至論也

神道碑墓誌

丞相文惠公陳竟佐神道碑 潮州殺鱧魚壽州活

饑民自出米而浙堤錢塘新立石滑州築陳公堤

治開封一以誠諭少年無犯法者凡公外庸之略



如此爲大常丞十三年不遷爲起居郎七年不遷
而十典大藩六爲轉運使位極人臣壽八十二與
伯仲堯叟堯咨已貴而謙讓公省華尚無恙天下
以陳氏世家爲榮

范文正公神道碑幼孤刻若慨然有志於天下爲諫
官以爭廢朝后貶制西賊參大政碑中所著皆繫
天下國家之大者

王質神道碑盜殺其徒而自首原之所以疑壞其黨
而開其自新若殺而不首旣獲而亦涼非法意

文簡公程迥治益州燈夕火起預戒人救止不以白
有言軍謀變若笑曰吾自知之卒無事治開封數
歲治益精明爲三司禁中有所取未嘗早爲久政
每軍相欲有所私輒衆折之西北宿重共嘗任河
北陝西之重威惠倍著

王文正神道碑樂言其爲賢宰相而徐述其寡言笑
善處大事數項終以不求恩澤

晏元獻爲相當先昊反請監羅軍無以陣圖爲諸將
此最革弊之大者

余靖居四諫官之一使虜得其要領破僂智高經制
五管十年移撫而交趾



蔡谷顯而能久其喪贈以榮其親

周大傳行三年受歐公發越甚至

唐介之父之墓發明有子之祭

灌岡阡表述其母記父之言謂祭而豐不如養之薄
謂治死微當求其生

丁實臣喪其兄三年

薛奎舉進士爲州第一以讓王叢析富人貲爲三

以嫁其三女治蜀尹京寬信異施參大政憫不
及古人而懼後世譏歐公與王拱辰皆其婚也

王拱辰之父爲潁州司法有朱氏殺盜當死公曰爲

法所以輔善而禁惡也今殺良民爲惡盜報仇豈

法意耶

蔡君謨之弟君山謫自無狀有一節深一節文法極
可觀誌賈夔升文法亦類之

淳備盡之子實夫死而無後論自古賢人君子未
必有後其功德各譽垂世而不朽者非皆因其子

孫而傳爲善者可以不懼爲備備公者可以無憾
發明精切

誌尹師魯天下未必盡知其材其言哀痛

歐陽文忠公與民板水者○杜杞平蠻殺降○公



TA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於程文簡既為神道碑又誌其墓

杜祁公墓誌公越人葬應天府三代皆顯官家故就財然愚按邵氏聞見錄謂其貧依濟陰寔蓋初平流落事也

言過醫師之兄

梅讓者詢之兄堯臣字聖俞之父

蘇舜欽字子美祁公之甥以祠神會慶居滄浪今蘇州替園也○鎮廳事載其誌云鎮其聽去舉進士王克臣任量西事蘇用韓范文撫涇原言將不中御權三司使去請蘇積寢教王堯為樞密副使裁損

濫恩

言言治開封京師肅清元昊反獨言其不足責

李端懿大長公主之子每曰士起寒苦以學行自名至章利欲遂亡其所守泥騶快易習而生長富貴聞耶

許元長於治財先是錢不足償費人入粟憲下者少

公請高寒粟之價下南鹽以償之使東南去滯積而西北之粟盈曰此輕重之術也歲漕不給治千艘浮江而上所過州縣留三月食其餘悉發而州縣之庫遠近以次相補由是不數月京師足食而為



司十三年餘粟百萬不獻羨餘

徐直字之翰在諫院多直言雖爲杜祁公所薦尹洙

所善言之不避

梅聖俞窮而工詩

江鄰幾亦長於詩

薛長蘅良摠墓誌皆闕肅公奎之猶子

沮來先生墓誌辭吾世未葬者七十喪化慶曆時發

貶大臣太學之興自先生始

樞副胡宿墓誌與初學樂書詩思揚凌敏詞類律呂

詩書發不可回而其要歸於忠學少登其堂一洋圖

卒然後歸先春亭而證以單了過陳見其川澤不

陂梁客至不投館驛旅無所寓之說謂皆三代爲

政之法而張侯之善爲政也

夷陵縣至喜堂先叙其儉陋次叙朱侯能變其俗次

自叙得善地而忘其憂

峽州至喜亭記叙岷江之險舟人至此而喜

御書閣記爲登真宮作也善回護而不主佛老之說

畫舫齋記始言爲燕居而作次反言舟之覆險而終

歸舟行之樂三節照應

王彥章畫像記述其以奇取勝以嘆時事文字優轉



不窮

穀城縣夫子廟記釋奠有樂無戶而釋菜無樂皆禮之略者今於其略者又不備焉

吉州學記思見道化之成

豐樂亭記又滁於五代被兵而今事事以歸德於上醉翁亭記以文爲戲者也

滁州菱溪石記僞吳時齊將劉金國石六公取其二尚存者置郡治因以劉氏興衰爲戒使後來者不復取而去

海陵許氏南園記許君春以發運使治七十六州之

材治數畝地以爲園不足施其智亦不足書而紀其三世孝悌之迹庶幾園有連理駢枝之木不爭巢不擇子而哺之禽焉

真州東園記爲發運使施正君許子春判官馬仲塗三人相得而作記園池之勝皆曠昔榛莽

浮槎山記取陸羽茶經善論水以山水爲上江次之井爲下浮槎乃山水之亂泉漫流者張又新載劉

伯蜀李季卿列水次第不次浮槎而次龍池爲非有美堂記天下之兼得其至美與其樂者惟錢塘而錢塘之兼美惟有美堂盡得之



相州畫錦堂記載韓公大節出畫錦之采之外

仁宗御飛白記因子獲得御賜而及朝廷一時之

盛

峴山亭記記羊叔子遺風

序

童孺之字表民序列一鄉一國以至天下萬世之望
秘演詩集序惟儼文集序三僧皆石曼卿故交因曼
卿而序之

詩譜後序載慶曆四年始得詩譜於絳州而補正之
謂先儒之論非悖理害經者不必相詆訾盡其說

謂有秘術能化瓦石爲黃金公曰非吾欲也

蔡君謨誌諱襄四諫官之一救唐介知泉褐有惠政
興學校經術定表制禁虫毒教醫藥治京談笑無
留庫治財織悉皆可法不書溫成皇后碑

劉敞仲原誌

知制誥封還石全彬詞頭奉使知虜

山川諫

宗受尊號治揚鄆永興皆有惠政博

學無不通一據九制

三十七卷皆宗室墓誌無一壽者

狀

蔡齊行狀倅濰州有刻統印者後其獄丁謂欲邀致



相拒不受不爲太后記景德寺知密州除公稅弛
鹽禁沮陽太妃棄康 辨荆王獄勸納叛蠻不聽
後爲亂契丹兵屯幽州公料其必不動狀之終曰
按兵部尚書於今爲三品其法當證改告有司然
則行狀爲證證設也不著三代姓氏

許敬行狀論邊事趙普稱之知興元修蕭何山河堰
論京湖蠻知揚州答子弟不法者曰此非吏法乃
代汝父兄教也

記

泗州先春亭記先叙其修堤次優勞之序次過潘之

而不通然後得以論正

集古錄目序論犀象珠玉皆難得之物而好之者無
不至古刻字書非難得而不至者好之不九也自
序好之專一終不以彼易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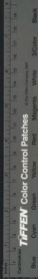
歐陽文集序爲子美作傷其不遇

鄭荀改名序論諸子獨荀卿好聖人學荀卿而又進
焉則孰能樂

韻總五篇僧賡筆所類序其用心之專

送楊實序言學琴於孫道滋其樂可以忘疾

送曾鞏試黜而歸不非同進不罪有司思廣其學而



堅其守

田豐之祖爲將平蜀江南有功天下既定而畫以白衣試有司因與之登夷陵慨然覽王師嚮所用武之山川

謝氏詩序謝景山母好學通經女弟希孟能詩

送張唐良歸青州序三代王道備士生其間故多賢

後世士有賢者尤可貴於三代之士

送王陶序君子之用剛審力視時而又深戒於其初
後序注孫子者三家曹公社牧陳臨而稱聖前

復爲之注

梅氏詩集謂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惜聖

俞幸生盛世老不得志而爲窮者之詩

宋祕丞宣獻公之子不以門地驕人學問好古常若不足

送徐無黨死而不朽者惟修於身其次施於事勤

世益心於文字間者可悲也

東坡謂無龜書出洛之事

外制集序仁宗用韓富范銍意太平公知制誥

禮部唱和序從王者者貢士六千五百絕不通人者
五十日因相爲歌詩以宣其底滯



內制集序論青詞齋文用釋老之說析襍祕祝近里
扶之事而制誥拘於四六果可謂之文章歟
帝王世次圖闕太史公本紀之失允帝王事可法於
後世者孔子蓋論著之矣又遠難明不知不害為
君子者不道也

思穎序歸田錄序皆誌求閒之意但歸田序有不能
依阿取容一語雖反說以識世理恐未安

六一居士傳記載書一萬卷集錄金石遺文一千卷
琴一張茶一石酒一壺與已為六一以軒裳珪組
為累而以老於五物之間為適

書

通鑑司上書言治西賊三事其一曰通漕運乞浚治
汴渠求襄羅鄉所開陸運十八里沂河而入渭以
通水運文自武昌漢陽襄郢公漢十一二州漕物
頓之南陽為輕車置十五六舖以入關以通陸運
其二曰盡地利乞驅游手及鄉兵以耕間田其三
曰權商賈請大商不妬販夫之欠其利令國家反
妬大商之分其利欲專而反損

準詔言事上書謂非無兵無將無財無德戎之策無
可任之臣而患不謹號令不明賞罰不責功賞



老陝西安撫范龍圖辭爵命詭非惟在上者以知人
爲難士雖貧賤以身許人固亦不易

答李諱書言性非學者所急宜詳中庸率性謂性無
常必有以率之亦異乎諸儒之爲訓矣

上社中丞論舉方介爲主簿尋被罷罷而不爭議論婉
切極可觀

與尚書論氏族謂考於史記皆不合

策問

周禮六官之屬吾萬餘人如其不耕而賦何以給之
疑中庸誠明之說恐未安又疑大傳生卦之說

周禮論書法一序凡幾疑官不得安其府民不得

安其居

祭文

祈晴雨祭文

外集

詩

多與尹師魯梅聖俞作云師魯天下才又詩云聖俞
翹楚才嘗各聖俞詩云文會恭余盟詩壇推子將
公以文自任謂詩不及聖俞也

捕蝗詩言蝗當早捕或以爲苗爲戒而不捕者非



落頭

均州府志卷之三

贈王少南詩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老
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爭先

見第七卷

致仕後詩尤灑落見第七卷

賦

蟬賦謂儒家之子卒為商世家之子卒為魏魏是
螟蛉之不若也此為感慨餘不及此

州名急就章以州名叶韻自一字至二十四字惟高
雷泡當四州偶遺

論

時論三篇原聲言農兵儲言屯耕塞垣言邊界

石鶴論謂左氏以石隕為星鶴退為風公羊言視石

數語而次其言穀梁言微物而謹紀其數皆非也

三年無改問謂蹈道則未愚按天子之言甚明無可

辨者今以其後服言恐非本旨

易啟問謂繫辭非聖人之言

詩解自是一家

誌銘

和公碑銘云負材與畜德者所身本同

楊公誌始分引農之籍蹟以塘



先君墓表母述其言辭夕泣曰登而豐不如養之薄必御酒食又泣曰昔不足而今有餘其可及也為更夜燭治官書曰求其生猶失之死而泥也常求其死也

記

樊侯廟災記在有利神象之賤者既而大雨雹人咸駭謂神怒公謂侯不能保其心腹賢腸而反貽怒於無罪之民風霆雨雹夫所以震懼威罰有司者侯又得以濫用之耶豈適會民之自災也邪愚謂公正論也不必更設疑辯耳

東齋記為河南王薄張應之作也謂閻若平心以養思慮故曰齋每体之不康則取六經百氏若古人述作之文章誦之愛其深博闡達雄富偉麗之說則必茫乎以思暢乎以平釋然不知疾之在体愚謂此公自得之趣託之以發者也

假虹堤記洞庭天下之險而岳陽荆潭黔蜀四會之衝也以百步之陔禦天下至險不測之虞惠其民而及于荆潭黔蜀凡往來湖中無遠近之人比蒙其利焉則勝侯之惠利可以數詩哉夫事不思於不成而患於易壞自古智之士為其民捍患與



利其遺跡往往而在傳天機者皆如已往之心則
民到子今受其賜天下豈有遺利乎

大明水記陸羽茶經論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未嘗
品第天下之水味至張又新爲煎茶水記始云劉
伯勳謂水七等又載羽爲李秀卿論水有二十種
水味有美惡而已欲求天下之水一而次第之
者安說也羽論水惡得邊而喜泉源故井取汲者
江雖長然衆水雜聚故次山水惟此說近物理云
三琴記吾家三琴其一金暉一石暉一玉暉金暉聲
暢而遠石暉清實而緩玉暉和而有餘然惟石暉

無光豈之燭下黑白分明老人之所宜也琴曲不

必多學要於自境琴亦不必多藏然已有之不棄

序

送方希則序希則茂才入官三舉進士不利昔公孫
嘗退歸鄉人再推射策遂第一更生書數十上每
閱報罷而終爲漢各臣以希則之資材識業而沈
寘鬱埋者豈非天將張之而固翕之耶夫良工晚
成者器之大後發先至者驥之良異日垂光虹蜺
濯髮雲漢使諸儒後生企仰而不暇此固希則諸
囊中所畜爾



送陳總美才序南煬帝初它宮洛陽望印山南望曰

此豈非龍門耶世因謂之龍門非禹貢所謂龍門
者也然山形中斷巖崖缺呀若斷若鐵山兩麓浸
流中可以登高顧望自長夏而往纔十八里然洛
陽多達官不可輒輕出幸時一往則騶奴從騎更
屬塵道唱呵後先前儻旁扶登覽未周意已足矣
故非有激流上下與魚鳥相傲然徒倚之適也然
能得此者惟單且闕者能之

送楊子聰序河南大府也參軍欲進自達不可得其
間能以頭角頎然而出者鮮矣其才能之美非有

異乎衆莫能也其能出其頭角矣若去而之他州
郡不特頎然而出矣

送廖奇序元氣之融結為山川山川之秀麗稱衡相
其蒸為雲霓其生為杞梓人居其間得之為俊傑
秀才生衡山之陽而秀麗之精英者得之猶多故
其文則雲霓其材則杞梓

送梅聖俞序至竇潛乎山川之幽而能先羣物以貴
於世者莫其有異而已士固有潛乎卑位而與夫
齋庸之流俯仰上下然卒不混者其文章才美之
尤氣亦有輝然而特見者矣梅君聖俞其所謂



然特異而精者耶余嘗與之徜徉於嵩洛之下每
得絕崖倒壑深材古宇則必相與吟哦其間始而
傲然以相得終則暢然忘各童蒸漫漬之爲益也
刪正黃庭經序無仙子自號無仙以警世人之學仙
者也禹走天下乘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矣而
壽百年顏子蕭然卧於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談於
物內不動於心可謂至樂矣而年不及三十美矣
有短長與之於天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惟不自戕
賊而各盡其天年則二人之所同黃庭經考魏晉
間道士養生之書也世人執奇惟說外之書欲求生

而反害其生者可哀哉若大雅君子則豈敢於此
傳易圖序謂今周易所載非孔子文言之全皆出乎
講師臨時之說且謂今行世者惟有王弼易其源
出於費氏孔子之古經亡矣愚謂此公一人之言亦
月石硯屏歌序張景山魏州治石橋一石中有月形
石色紫而月白月中有樹森森然其文黑而枝葉
老勁雖工畫者不能爲

傳

桑悝傳悝開封雍丘人舉進士再不中耕汝穎間歲
凶汝等請縣多盜悝白召少年戒盜不可爲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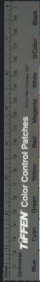


年皆諱有老父死未斂盜脫其衣懾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探其篋不使知覺明日縛之詰共盜者送縣皆伏法又嘗之郊城遇盜獨格殺數人又聞襄城有盜十許人獨提一劍以徃殺數人縛其餘汝旁縣爲之無盜京城轉運司奏其事授郟城尉侍惡盜王伯明道景祐之文有惡賊二十三人不能捕樞密院召懾至京使名捕懾變爲盜服入一婦家饋之如盜媼以爲真盜稍就語及羣盜曰彼聞懾來皆遁矣又聞懾閉營不出今皆還某在某處懾盡鈎得之部分軍士凡二十三又一日

皆獲交趾瘴殺海上巡檢往者數輩不能定因命懾往盡手殺還授閤門祇候懾不受予謂曰讓必不聽能以好名取懾懾數曰讓何累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爲已卒讓之

書

范司諫書謂天下事惟宰相可行惟臺諫可言然其諫失職取譏百世所繫尤重司諫之赴召人已期其必爲諫官爲諫官矣乃久不言士平居患不得言待言矣乃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鋪叙有法與昌黎諫臣論相表裏



與張秀才書謂市之門旦而啓者趨焉賈者坐焉
持寶而欲價者之焉賣金而求寶者亦之焉閭民
無資換臂以游者亦之焉洛陽天下之大市也來
而欲價者有矣坐而爲之輕重者有矣子居其間
其官位學行無勸人也是非可否不足取信也其
亦無資而攘臂以游者也又書云生於孔子之絕
後而反欲求堯舜之已前所謂務高言而鮮事實
者也夫二典之文豈不爲文孟軻之言道豈不爲
道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蓋切於事實
而已

與石推官攻其書法之悖

與高司諫書攻其不救范希文也云希文平生剛止
今以言事觸宰相足下不能爲辯其非辜不過作
一不才諫官爾乃反昂然自得毀其賢以爲當黜
夫力所不能爲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
子之賊也且希文果不賢耶當其驟用時何不一
爲天子辨其不賢待其自敗然後隨而非之若果
賢耶則今日天子與宰相以忤意逐賢人足下不
得不言是則足下以希文爲賢亦不免可以爲不
賢亦不免責前日又聞御史臺榜朝堂戒百官不



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爾若足下又遂不
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昨日安石貶官師魯侍雅
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
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若猶以希文爲不賢而當
逐則予所言乃是朋邪爾足下直攜此書早朝使
丐予罪而誅之使天下釋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諫
臣之一效也此書既上高若訥果以聞于朝而公
貶夷陵公

與尹師魯書公貶後作也云五六十年来天生此輩
沈默異侔布在世門相師成風忽見吾輩作此事

下至竈間老婢亦相驚恠交口議之不知此事白

人日日有也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下
避誅死及到朕所則戚戚怨嗟有不堪雖翰文公
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戚戚之文師魯無
脩此語則處之之心又可知矣。爭氣是以謝

子云爭氣者不可與辨

答孫正之書三十年前尚好文華嗜酒歌呼聖人爲
孽而不知其非也及後少識聖人之道而博其經
咎則已布出而不可追矣

與王源叔問古碑字縣有古碑圖經以爲儒崔先生



碑其題額乃云喜儒學先生碑學字疑非翟字莫
有識者說文亦不載

與陳負外書言狀牒之原古惟鋸刀竹木而削札爲
刺止達姓名寓書於簡止爲問好官府公事上而
下者曰符曰檄下而上者曰狀位等相往來曰牒
曰牒非公事以意曉下曰教下以私自達其長候
問請謝曰牒記書啓唐世稍增始於刺諤有參候
起因爲之狀五代始復以候問請謝如狀牒之儀
如公事○肩從齒序

答咸書聖人之言在人情不遠

答陳知明書士之相知不必揆其迹也

問王深甫唐時有五月一日會朝之禮

祝文

祈雨旱非人力之能爲兩者神龍之所作

譜

歐陽譜圖序少康封庶子牛禹祝是爲越至句踐五
世孫無疆爲楚所滅楚封其子蹄於烏程歐餘山
之陽爲歐陽亭侯子孫遂以爲氏其後羣子乘者所
謂歐陽生居渤海者所謂渤海赫赫歐陽堅石堅
石名建超王倫之亂見沒其族南杏長沙至歐陽



孫為吉州刺史因家吉州孫八世生萬又為吉州安福令而歐陽公之祖始居沙溪沙溪分屬永豐公初孤母攜居隨州老居潁州惟葬母嘗一歸吉州時年四十七

硯諸端石出端溪本以子石為上俗訛以紫石為上然十無一二發墨者歛石出龍尾溪以金星為貴有鋒銳者尤佳大抵多發墨端又以此品為上龍尾又以深溪為上較其優劣龍尾遠出端溪上相州古瓦朽腐不可用今人澄泥作瓦埋土中久乃用為硯凡瓦皆發墨優於石

記跋

洛陽牡丹記洛陽於牡丹不名而直曰花以名之者不假曰牡丹而可知也其品曰姚黃曰魏花曰細葉壽安曰輕紅曰牛家黃曰潛溪緋曰左花曰獻來紅曰葉展紫曰鶴翎紅曰添色紅曰倒吊檀心曰朱砂紅曰九葉真珠曰延州曰多葉紫曰倉葉壽安曰丹州紅曰蓮花萼白曰百五曰鹿胎花曰甘草黃曰一撇紅曰玉板白洛陽至東京六驛為不避花其連自留字季通始花不接不生其接以社後重陽前花未去地五七寸截之乃接封以佳



蕩葉作蔞蟲之南向留小戶達氣至春乃去此接
花法也種花盡去舊土以細土用白飯末一片和
之以殺虫之食根者此種花法也澆花用日未出
或日西時九月旬一澆十月十一月三二日一澆
正月隔日一澆二月一日一澆此澆花法也花每
生每天其小者止留一二朵花落即剪其枝勿容
結子春初去蕩蔞即護以棘使氣暖此養花法也
讀李翱文謂韓愈嘗有賦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
飽之無時尔翱為幽懷賦庵行道之猶非又惟神
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

為憂然公蓋有感之言也

論尹師魯鑿說謂述其文曰簡而有法惟春秋可當
述其學曰通知古今惟孔孟可當愚意文簡有法
各隨其宜豈必春秋通知古今各隨其分豈必孔
孟未聞文王謚文而孔文子不可謂之文也公與
師魯平生交而故為讖貶何哉俄又云然在師魯
猶為末事若果末事何必春秋然後可當孔孟然
後可當愚恐其首尾又自背馳也

書荔枝譜後牡丹花之絕而無甘實荔枝果之絕而
非名花二者不兼萬物之美故各得極其精



攻學士院題名云宰輔有任責之受神仙無爵祿之
寵旣都榮顯又享清閑惟學士也頃俾參政却思
玉堂如在天上

題青州山齋不意平生想見而不能道以言者乃爲
己有

程文

斷離爲樓賦第四韻結聯云圭磨嶽鎮歸璞玉以全
真疊去山雲表瓦鑄而務德愚恐無此理鎮圭雲
疊古人制度非漢人所斷之雖且斷離者史臣形
容反撲之意然爾

三皇設言民不違論破題即云夫至治之極也至其耳
目以愚民之識暢希夷以合道之極然則歐公初
年其學亦自黃老來也

易童子問

不藏者良醫之針石放者奔馬之委轡

士策問

公自述其見也然世有伊川傳矣至繁辭則謂與文
言說卦皆非聖人

內制

自序近体不可言文章其論高矣繼言集錄以備退
閑檢想嘆士大夫之盛衰幾於世俗之論殊無謂



也

表狀啓

謝宣召入翰林狀使車入里君命在門閭巷驚傳豈
識朝廷之故事稱紳諫歎以爲僞者之至榮恩既
異於常倫人愈難於稱職

乞出表狀多然蔣之奇彭求思之攻己詆斥語多不
平繼乞根究雅語之所從來事卒得直二人貶而
公亦出

乞出表退止一辭今臣三請云老將疾以借來形與
神而俱瘁昔而少健餘疆之伎已窮今也病衰驚

焉之疲難強始欲歸之懇乞收骸而歸。又
忘情所以事上理無弗踐之空言進退各有其宜
力或不能而當止雖札者引年之制必待及時而
身有負薪之憂亦容辭任。又口誦退休之言身
貪榮進之寵既自違於言行豈不愧於心願雖聖
度之兼容必公議之難過。必也處之無愧然後
得以爲榮

上胥李士意啓等皆少年之作一句一故事非晚年
明白言意者比

回李舍人准帝制之坦明必訓辭之深厚金相玉振



煥三代之文章雷動行敬四方之耳目遠歸
筆地重本朝

奏議

論麟州事宜謂有之則困河東棄之則失河外莫
若擇一土豪委之自守非王言不可苟善則甘任
之愚謂此古要荒之法而我太祖禦西北邊之
故智也安邊之策莫此為上 河東一路突收錢
自足支遣乞罷錢鐵錢毋誘民犯死○河東緣
邊地禁不耕而仰食北界陳四害乞耕墾此數冊
劉三撥自向化南歸陳可納者五

上時宰書論河北地產謂東自大海鹽稅弛以利民
西有高山產寶文官禁不取惟有平地可耕者又
少所助不過酒稅而用度無常及用不足則不過
上于朝廷乞銀絹而配疲民歸爲變轉爾惟官減
費稅有無尚可裨萬一

論鹽法汪宮用鹽罷點小人必譏爲朋黨喜權者

論兩制○汪奉轉運使劄行府推判官皆因他海
等出外欺妄攻擊

論契丹侵銀坊合谷地界乃爲元昊所敗虛我乘虛
必解仇復合此將來之患不可不憂



感王安石良公著充諫官

論罷修奉先寺等謂紀綱壞類未能整綱而務修祠廟託名祖宗張大事體要所歸止為小人圖利睦親神御殿於禮不宜乞罷罷慶基殿只令三司整補不理勞績奉先寺乞勅寺家自修

乞不辜溫成廟

論陳執中不學無識乞罷相論狄青得重情有忠言乞罷樞使皆極言無隱如指斥已死之姦此時公為法從非尋常言職也而言若此可謂無官論思之選矣嗚呼執中不以官職為名譽物狄青不以智

高難辨之嚴欺朝廷自今觀之皆庶幾大正之事者而公與同朝略不少怨後世具位之臣豈復有抗中狄青之比而矜功頌德者固然一辭亦果何哉

第四卷三狀並論修河謂故道淤高水不流行故決惟當順導防捍之季仲昌小人主修六塔河之說不可用

水災疏乞立皇嗣去狄青用五行傳簡宗廟則水為災及水陰類武臣亦陰類為說○再論水災乞用包拯張璠言公著王安石并乞安撫京東西及住



上供米枚兩折旱

論曹昌朝除相密劄子謂聽言必先察毀譽之人
陛下用昌朝雖斷自聖心亦左右持斷稱譽之力
此語極道得婉而切

第六卷乞編學士院制詔須朝廷降指揮所貴久遠
遵行

論耶皇后影殿說內臣監修利於偷竊官物饒求恩
賞故多起事端務廣興作

論選皇子說充國公主既出降今誰與語言可承顏
色此善於乘機之論也

封回梁舉直內降論舉直不欲受過於其身寧彰

陛下之過於中外此罪重於元犯

乞刪去九經正義中讖諱

議學狀云人之材行若不因臨事而見則守常循理
無異眾人苟欲異衆則必爲過僻奇怪以取德行
之名愚謂此天下各言也觀近世徐霖輩可見

論日曆狀元修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
見聞又撰述既成必錄本進呈今乞並考驗事實
及乞更不進本

許懷德不進第二議官表歐公再論之不恕



乞定兩制負數謂官以難得為貴人以得職為榮
論包拯連逐三司使張方平宋近伐其位蹊田奪牛
豈得無過整冠納履當避可疑極難本無心而今
後言事者不為人信諫諍之效因極而壞為朝廷
惜

論舊納茶稅今變租錢其害五

論均稅希旨額外生數乞罷均

論甚諫官庸介等卑奉復謂方今諫人主易論大臣
難介等因言大臣得罪不悔王陶因韓絳薦舉與
絳爭議徇公滅私乞召還介等

薦布衣劉義更蘇洵陳烈舉胡瑗若太學務堯臣充

直講蘇軾應制科章望之管仲等回充館職劉放

呂惠卿充館職乞與尹洙孤子誦三官皆汲汲人

材忠厚盛心也蘇洵舉詞調復行淳固淳字似未

切或者學雖縱橫而操履自正謂惠卿端雅豈其

初年心術未露亦飭躬盜各者耶

辭傳請謂學士相承多兼此職云學士俸薄朝恩濫

請官以人輕一至於此其再辭謂既已陳述若不

聽言則貪榮冒寵不止尋常之責而虛辭飾讓又

為矯偽之人



與給事中謂自以疾病求醫豈可又轉一官

乞洪州九士七劄卷卷以乞便營錫墳墓為言
諭權貴子弟衝移選人

聖躬康裕乞許臣寮上殿

水入大社乞專大臣充修太社太稷使

契丹求御容既已許之不可中止

祀儀十七祭並乞據開寶通禮自外而內

乞禁舉人懷挾

論西班之濫 于求內降人乞加本罪二等

乞相度權住并開孟陽新河謂所掘墳墓骨殖子孫

環守號恟其甚貧者用火燒焚是中原風俗皆以
焚骨為痛今鎮江一帶望近淮鄉已無火化者以
火化其親惟浙間數郡愚民耳。又云所開新河
入白溝河下源高仰水勢難行

保舉人行止乞指定乞管職官用崇文總目將見缺
書於三館取索校定

乞罷放燈

禁雕文字

學士院舉臺官只獨負不肯隨眾同舉

張丁寶臣因遭懷賊事傳心



馬牧管子云唐世牧地西起龍右金城平涼天水外
暨河曲內則岐幽涇寧東接銀夏又東至樓煩皆
唐養馬之地今河東嵐石間及汾河之側乃磨礮
煩監地又狀只據見在草地打量已爲民間侵耕
地土更不根究

論逐路取人管子謂王者無外天下一家及聚諸路
貢士混合爲一而惟材是擇若逐路分取則東南
之人合格而落者多矣西北之人不合格而得者
多矣

乞獎用孫沔謂慶曆罷兵二十餘年經用舊人惟孫

沔在

言西邊事宜謂祚諒必叛今人謀武備非慶曆時恬
不知兵之比當以五路之兵蓄休出入移前日所
擾我者擾之

論館職兩制謂取士之失在先材能而後儒學先吏
事而後文章愚謂儒學非止館職文章之謂或者
公之門廷然歟

翰林學士爲內制中書舍人知制誥爲外制并雜學
士特制通爲兩制

館職三路進士高科大臣薦舉歲月晴勞



論青苗兩劄有曰田野之民不知周官泉府爲何物
但見官中放債每錢一百文要二十文利爾又曰
夏料錢春中俵散青黃不糶以爲濟惠尚有說焉
秋料於五月俵散正是春麥登熟何名濟關直放
債取利爾乞散錢不取息乞秋料罷而不散此箇
切語也

辭吏侍三劄 英宗踐祚恩也乞出共七劄主濬議
爲呂誨諸人所攻也謝平詔兩劄蒙宣諭後留也
乞出劄辨臺官所論陰醜事也乞致仕劄既得請守
臆因以疾辭也上殿劄明司馬公乞立 英宗不

自言功也

辭青州劄自亳州得除也辭兵部尚書劄領青州而
辭其所除官也乞青州劄既到青州一年後也辭
太原府劄自青州身鎮時也乞致仕劄到太原申
前請也次劄援 太宗時太常少卿孔承恭年六
十一致仕自是歸老頽上而奏議終矣

奏事錄

記仁宗四十年不御爐不揮扇至嘉祐八年設爐火
而上益不豫

僕議



歐公晚年之鬱鬱者被陰私之謗也時議之謗及陰
私者激於公主濮議之力也而公之主濮議矣苦
至集為濮議者四卷錄其次第又設為或問以發
明之次為滔數萬言皆以札記為所生父母降服
一語為未嘗因降服而不稱父母耳然既明言所
後者三年而於所生者降服則尊無二上明矣謂
所生父母者蓋本其初而名之非有兩父母也未
為人之後以生我者為父母已為人之後以命我
者為父母立言者於既命之後而指本生之稱自
宜固其舊以父母稱未必其人同此一時並稱兩
父母也公亦何苦力辨而至於困辱其身哉况帝
王正統相傳有自又非可當人比耶

崇文總目

易類易三家田何庶顛費直也田何傳施孟梁丘最
盛至後漢陳元鄭康成傳費易而田易亡及正
弼為注亦用卦象相雜之經其傳至今

易類伏生所傳為今文尚書孔惠所藏屋壁安國所
定者號古文尚書陳隋間孔傳獨行晉梅賾以伏
生舜典是其篇唐季明不喜諫古更令文行於世
詩類管仲公齊報國燕韓嬰與河間毛公號四詩平



帝時毛始列于學其後馬融賈逵鄭眾康成皆毛

學

禮類漢興禮出淹中后戴者儒補綴得百餘篇王鄭

王肅之徒皆精其學

樂類錄之沿革惟見史志

春秋類公羊高敎梁赤左丘明鄒氏夾氏自漢推三

家盛行

千役志

岐夷陵時行程也

歸田錄

太祖初幸相國寺僧銀替寧委見在佛不拜過去佛

故至今焚香不拜

李庾幾在餅肆中一餅熟成一韻太宗聞之大怒故

孫何爲第一

馮道和凝同在中書和問馮新靴借馮舉左足曰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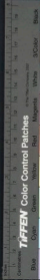
百和詬小吏吾靴何用一千八百馮徐舉右足曰

此亦九百於是烘堂大笑

舊制侍衛銀軍與殿前分兩司自侍衛司不置馬步

軍都指揮使而馬與步自分爲二故與殿前司爲

三橋



仁宗至和二年木護兩府至寢閣問聖體見用涼啤

五素羹羹羹羹特比黃純色皆故暗宮人遞取新
金覆其上

內中舊有玉石三清像在真遊殿而大內火遷五清

五清火遷洞真洞真火遷上清上清火遷景靈景

靈懼亟遷迎祥池水心殿都人謂之行火真君

觀文殿是隋煬帝殿名

張齊賢休肥大飲食至一大桶墨元獻清瘦如削

卷半餅食之元獻落客王琪骨立張元肥大琪謂

元牛元謂琪猴琪嘲元曰張元纏繞成八字元應

聲曰王琪望月叫三聲

湯餅唐謂之不托晉東晉餅賦已有饅頭之稱

淮南糟蟹一器數十蟹以皂笈半挺置其中則經歲

不沙黑噴見吳司戶良馬云蟹掩入椒一粒不沙

提稅院珠云蟹以夜糟不沙併記於此歐公又載

弱翠蓋有金又犀解為小塊紙裹實懷中待熱急

拈應手如粉

彭浪磯說為彭郎小孤山說為小姑而謂彭郎為小

姑之婿小姑立廟封聖母恩往歲閩平江村落有

伍子胥廟說為好夫杜拾遺說為十姨亦望女形



而村民爲併廟云據姊夫世所謂神類此者衆
詩話國朝詩僧九人進士許洞奮之分題出一紙約
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風雲竹石花草雪
霜星月禽鳥之類於是諸僧皆閉筆

筆說

老氏說謂老氏比諸子爲簡要愚觀老氏首言道可
道非常道又曰可道非道是首破天下萬世常行
之理而後來之鴻空者皆從而行之也又謂
見人情尤精愚觀其論張子奪皆精覺之術也又
謂其治人之術爲至愚觀其卑退不爭又鉤致之
術必公之善老氏者三說似皆可疑

富貴貧賤說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殞危歟惟不危
而得既得而不患失者其庶幾乎愚謂此公涉世
之言

鐘磬說擊在木乎在銅乎果在空器之中乎愚謂此
檀家風播之說也兩物相應造化自然初無可議
學書辭中至樂說不寓心於物者真所謂至人也寓
於有益者君子也愚按寓於有益主學書也君子
則自謂也而又有羨於至人則老莊之說先入爲
主也夫至人者莊子創爲戲言以薄聖人非果有



其人也至人之次爲真人其後有秦始皇魏大武
嘗實其名而至人則至今未聞也何羨之有

菊說家菊性涼味甘野菊性熱味苦

道無常名說謂道無常名所以傳於萬物此不可曉
愚恐道流行於萬物間非別爲一物在萬物之上也

試筆

琴枕說光莊之徒多寓物以尽人情信有心也哉愚
不知何說

王文康公戒子弟吾平生不以全幅紙作封皮

佛書數十萬言可敬談而書黃謂此名言也佛言初

無可言多作提頭數銜耳

樂府

皆艷詞也

集古錄

多收壙墓碑間有事迹與史不同者以證史之訛缺
自後漢以來公卿之門生故吏始立碑頌德以伸
感慕至唐而子孫立碑

苟有可以用於世不必皆聖賢之作蚩尤作五兵紂
作漆器不以二人之惡而廢萬世之利也篆字出
於李斯亦然



梁書言武帝得王羲之所書千字命周興嗣以韻次

之今法帖有漢章帝百餘字有海鹹河淡之類

吳季子墓銘世傳孔子書按孔子未嘗至吳開元殷

仲蔡授塔以傳大曆中蕭何又刻于石

碑者石柱耳古者刻石爲碑謂之碑銘後世伐石刻

文旣非因柱石不宜謂之碑文元稹稱修桐栢宮

碑甚無謂也

漢有銀青金紫之號青紫者綬也金銀乃其印音效

所以繫印後世官下佩印此名虛設矣隋唐有隨

身魚而青紫爲服色所謂金紫者服紫衣而佩魚

魚耳

李德裕立茅山三像老君孔子尹真人而自號上清

玄都大洞三景弟子

今之使額皆唐官者之職

社稷壇制見唐遷新禮記

何仙姑衡州人晚年黑瘦一衰媼

佛之徒曰無生者畏死也老之徒曰不死者貪生也

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苟免貪者不可苟得

附錄

祭歐公文。荆公東坡者極可觀吳充爲行狀韓魏



公爲記銘皆典實蘇轍爲伸道德不及也論孔子
文不在茲乎而叙及漢唐文字殊未安語亦有未
安處如云秦人雖以塗炭遇之不能廢也又云嘉
祐之政世多以爲得不明言得者何事云歷七郡
守歷七郡可矣旣曰歷又曰守似皆登刊本誤耶
史傳凡四後二傳文方簡明

事迹。公之子發等所述公平生之行事備焉凡傳
誌皆取此其載唐書成公不肯看詳列傳宋公歎
曰自古文人好相凌掩此事前未有也愚謂宋公
文並語若歐公不欲分受後世之譏耳宋公感之
孟自知其文之不合於歐公也

墻清洞。謝絳遊嵩山見峭壁有若四字云神清之

洞疑古者鮮自成文

公之子慕知襄州曾布執政其婦兄魏泰來居襄占
公私田園禁抑之坐貶後入黨籍

歐公年譜

公古州求豐人綿州推官名觀之子四歲而孤隨母
鄭依其舅家於隨年十歲讀書至氏得昌黎文於故
書中乞得之力學焉二十歲自隨州薦名禮部二十
四歲當天聖八年以再薦魁禮部年三十歲貢司諫



高若訥不救范文正坐貶夷凌今年三十四范公起
為陝西經略辟公掌書記不就三十七知諫院三十
八使河東回言麟州不可廢又使河北救降卒幾被
殺者二千人三十九坐私鑄張氏置產事出知滁州
四十二知揚州四十三移潁州樂西湖之勝將卜焉
四十四知應天州四十六丁母憂歸潁州明年歸葬
母吉州冬復遷居潁四十八為翰林學士兼史館明
年上書論宰相陳執中出使契丹五十一知貢舉五
十二知開封府五十三充銜試詳定官五十四拜樞
密副使明年參知政事五十七輔 英宗即位年六

十爭濮議明年去國六十二知青州始令長子發築
室於潁六十四乞知壽州更號六一居士明年致仕
年六十六薨

唐文三變至韓文公方能及掃八代之衰迫配
六經之作嗚呼亦難哉文公沒未幾俳語之習
已復如舊天下事創之難而傳之尤不易故治
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徃徃而然矣歐陽公起
十歲孤童得文公遺文六卷於李氏弊廬酷好
而疾趨之能使古文粲然復興今垂三百年如
公尚存時非有卓絕之資超絕前古曷克至此



迹其文詞益溫而自然暢達夫豈人力之所可
強宋興百年元氣奮會鍾之異人固應然爾蘇
文忠公繼生是時公實與接而與之俱歐陽公
之撰寫事情使人宛然如見蘇公之開陳治道
使人惘然動心皆前無古人矣然蘇公以公繼
韓文公上達孔孟謂即孔子之所謂斯文此則
其一門之授受所見然耳公雖亦闢異端而不
免歸尊老氏思慕至人辨繁辭非聖人之言謂
羸秦當繼三代之統視韓文公原道有性著作
已恐不同况孔子之所謂斯文者又非言語文
字之云乎故求義理者必於伊洛言文章者必
於歐蘇盛哉我朝諸儒輩出學者惟其所之焉
特不必指此為彼爾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六十二

讀文集

蘇文

詩

土苴作平声押當考又噫去声本飽氣作嘆息用亦當考按莊子土苴以治天下指蕞草也當作上声若平声則别有義矣大塊噫氣非嘆息當作平声若去声亦别有義

徑山道中詩所登本上声感也作去声押則義訓爲海榜與謗同音本作榜進船也此詩跨涉四五韻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六十二

讀文集

蘇文

詩

土苴作平声押當考又噫去声本飽氣作嘆息用亦當考按莊子土苴以治天下指蕞草也當作上声若平声則别有義矣大塊噫氣非嘆息當作平声若去声亦别有義

徑山道中詩所登本上声感也作去声押則義訓爲海榜與謗同音本作榜進船也此詩跨涉四五韻



不相通者前輩只取聲韻相近則協而易讀不可
以近世之程文用韻律之也

清齋二字出七卷惜花篇蓬齋於潛女大銀櫛之
名也罷亞二字指之態非鶴名也登玲瓏山詩
翠浪舞翻紅罷亞白雲穿破碧玲瓏又答任師中
家漢公詩罷亞可傾縮雍容千年儲皆用虛字前
次韻沈長官不獨飯山嘲我瘦也應憐數佐君肥又
十卷中有次韻王革之舟詩沈君清瘦不勝衣邊
老便便帶十圍皆肥瘦之對

次韻曾輔從來佳茗以佳人此句恰與春把西湖水
西子是天生之對次韻毛滂羊火對爐殘懶字是
作闌字讀俗只用闌字

論

論八首東坡寫景詠物論說天下事無一曲盡其
妙如化工之賦形萬物至論孔子從先進請先進
爲仕進之初論正統不過虛名篡弒者與聖人同
稱而無害而反斥章子與曹媿之非恐亦文人之
自主其說未必聖人之本旨萬世之通言也年中
庸之不可能固如此哉

策問



譚職官令錄與郡守四者爲國家存祚之委而仕不
達者之所盤桓而無聊此從世輕外之弊也謂郡
縣皆土木之像而像安出與南軒記濰江堯山之
祠合謂土木之像媿然於上而邊豆簞豆海伏以
就與晦翁席地以祠夫子之說合謂漢因秦制不
害爲漢唐因隋制不害爲唐又况稽安不事於變
此當坡光晚年監王氏紛更之弊而言與其所上
萬年書論新法者合然少年策略等說因過於革
今其爲說亦恐微過於因惟理人通其變之說爲
無弊歟

雜文

明正謂自悲者爲感謂人之無爲而不悲者爲正善
於曉人者也然人情亦安能無悲若頑不之恤又
非人情殆類異端之說恐亦未得以為正也

稼說論厚積薄發自論論道之難見蓋爲不務學者
戒也

問養生曰和曰安察物之精自得之趣也

虎畏不懼己者其誰有三似有此理

謂六一翁均五物爲一歐陽子不免寓情於物然亦
人之情蘇子瞻之以齊物之說則莊老之學未必



歐陽命名之本心也

湯泉七惟驪山居勝絕而坐明皇之累以爲抱器適
用不擇所起之戒蓋借以警世爾

字同義異可破世俗以經解經之弊

見東坡

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盡至
於吳道子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此東坡博
學高識知味之言然大要引二君子以重道子也

叙說

謂牡丹草木之智巧便佞者也形容猶然猶以末
廣平鐵心石腸賦梅花自解而身爲之記巧佞之

惑人雖明知者不免欺

張湯直無後以達賢於後獨宜有後以盜名無後
此特爲晁補之發揚前人之幽光耳司馬公無後
蔽賢盜名者耶雖然公之言不害其筆也

叙頗見經詩論精實而無枝詞以及世變叙王定國
詩論流落而無怨誹以原古始議論闊步論詩
可觀也

聖散子治一切傷寒

叙田表聖奏義安治世危明主之說極高歸之二宗
之聖尤高以賈太傅爲比以待來者舉行意味深



深長矣

孔北海英才孔明王佐張安道眉絕重臣也蘇子引二人以叙張之文以其皆不求以文鳴非以其人若是班也引伊尹太公膺樂進陰諸葛譚范文正公以事業之素定於賦畝材品雖不同文正真無愧古人者也引孔孟言穆適歐陽子以斯文之可以扶世變然歐陽子闕異端追古作真與言黎等推而達之孔孟之斯文尚有凍洛在且非此之謂文也其末也復斷自韓愈以下雜引陸贄李白為比而不復言孔孟其蘇子雖推本孔孟借以張大之而其測量則固自有在耶

字揚薦以尊已俾自愛重而毋恃聰明後學所當深味為妄自尊大為尊者其說正相南北

表狀

徐州賀河平一聰方其決也本吏失其防而非天意及其復也蓋天助有德而非人功此為散文無其不過言理但取其齊比易讀蓋表啓本如此

表啓

賀坤成節放億萬之羽毛未若消兵以全赤子願無數之緇褐豈如散廩以活飢民此類皆說理不求



工於文近世表啓文雖工而理缺矣二十七卷啓
三十首皆散文之句語相似而便於讀耳陸宣公
奏議體也

書

上韓太尉謂西漢之衰其大臣守尋常而不務大略
東漢之末士大夫多奇節而不循正道富公與太
尉皆號爲寬長者而不可犯以非義

上富丞相書謂明公勇冠天下仁及百世天下士不
可進說也備武九十有五猶日嚴戒於國明公居
其全天下效其偏無棄卓越後學者

上曾丞相書謂醫士人之憂者不於靜坐五達之衛
嗽心自以爲希世之珍則其於醫者可矣愚謂
此真善喻而相天下士莫此爲切也何近世士大
夫鑽刺其門者爲上賓而靖退自將者略不過而
問耶嗚呼此千金之璧不可得而見珍其所珍非
吾之所謂珍也

上而制書言任法好名之弊

上劉侍讀書言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氣也愚謂人
才以氣爲主此論得之又言凡所以成者其氣也
其所以敗者其才也愚謂此主論之過幾於偏矣



氣者人之所得以生才者是以有為之名人皆可
而為善是為天之降才亦以其有為故謂之不推
此以為天下國家皆以才名之氣養以直則所發
剛大故人才以氣為主其實成天下之事者才也
遂吾身之才者氣也才氣雖異名二之亦不可今
以才為敗是見才於流弊而不見才於本原見才
於後世而不見才於古人也

上韓魏公論場務書議以官權與民於擾攘急迫之
中行寬大開暇父長之政

上蔡省主論放欠書官更數款而曹吏不許

答安師孟書云吾子既得不驕而日知其所不足以
其既第也

上韓丞相論災傷云重複於覆則飢民索之蕭聲聞
矣論均稅云民安其舊無所歸怨今用一切之法
而民怨始有所歸矣又云其在錢塘每執斷犯關
者未嘗不流涕也又云兩浙之民鹽鹽得罪者歲
萬七千人終不能禁

上文侍中論捕盜賞輕

上文侍中論權鹽謂禍莫大於作始

答舒煥黃意直以下諸書皆道情勢不及國事



與秦大虛書說在黃州挂錢梁上用百五十錢之法武昌山水佳絕食物多賤人情相與之操善處困者也

答李琮問王天常論叛竇乞第事可且罷諸將兵獨精選一轉運使又一濠州知州經書如趙充國之於先零鄧訓之征羗及月支胡李固援益州刺史張喬破賊叛羗倒舉視良張喬平交趾而不遣兵皆磨以歲月萬全之舉也初漢末和中遣中郎將尹就討叛羗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遣兵之援如此可不謹哉

與朱鄂州書論卷子不舉之善甚悉

記

凌虛臺記末句云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其論甚高其文尤妙終篇收拾盡在此句而意在言外韻詠不盡昔王師席所謂文之韻者此類也

中和勝相院記言佛之難成勞苦卑辱非僥倖小民之所樂今劉其患專取其利治其荒唐之說務使不可知愚謂作院記如此斯忠於佛者矣墨君堂記謂得志遂茂而不驕不得志瘁瘁而不辱



論竹至此斯不玩物矣

妙皇亭記知命者必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憾真理到之言可以發明孟子不立巖牆之說

錢塘六井唐李長蘆所作清湖中相圍井其西爲西井西而北爲金牛池又北而西附城爲方井爲白龜池又北而東錢塘縣城南爲小方共而金牛之廢久矣嘉祐中沈文通絕河而至美俗坊爲南井其疏湧金池爲上中下則熙寧五年陳述古

大悲閣記其中無心其口無言其身無爲則飽食將歸而已是爲大以欺佛者也

超然臺記謂物皆可樂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無往而不樂者蓋游於物之外也聖賢記謂吁嗟以來而神應之吁嗟其所不獲而吏非應爲魏於神禹謂此反已之至而求神之本也吾平時哀吾民之吁嗟神共有不一且哀吾之吁嗟者乎

醉白堂記反覆將白樂天韓魏公參錯相形而終之以取名也康之說尊韓之意隱然自見於言外矣蓋公堂記喻人以氣爲主食食爲輔而病藥之過以明庸曹牧民於百戰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安善乎



其揚蓋公之清淨也繁文之弊至今極矣其禍民殆不減百戰嗚呼友得如蓋公之說而一沈之

李氏山房叢書記謂昔見吾之難而今有書不讀寶繪堂記論古之嗜書者有害其國者其身者君子可寓意於物而不可留意於物壁之煙去之過眼一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復念也

滕縣公堂託謂宮室有所從受而傳之無窮今日不治後日之費必倍此論亦居官者所當深察也

思堂記特主無思之說愚謂心之官則思自未閒無思之說天下何思何慮言理有自然不待思者

也不思而得言德盛仁熟不必思者也如朋從爾思又而不學之類則戒人之過於思也思不可無也東坡才高識敏事既就而又習用道家之說以愛惜精神為心故物言無思非孔孟教人意也自得之趣不可以訓者也

石氏畫苑記子由嘗言所貴於畫者為其似也似猶可貴况其真者吾行都邑田野所見人物皆吾畫筭也所不見者獨鬼神耳當類畫而識然人亦安用見鬼此說正合愚素心欲宣之言而莫能者故

書以破世俗嗜畫之癖



碑

李太白碑陰記東坡奇才逸筆漱弄千古甚至武王
不見怒而李太白之失節北海之無成獨拳拳
痛惜杖屨而大書之蓋其平生備歷危難重巖不
偏重以氣為主二子亦負其奇氣而不幸者神交
千載共一大息也

表忠觀碑先王之志我則行之歷私干錢惟以勸忠
此等識高理到發明精切錢王功德真有如東坡
所言者非過也歐陽公作五代史反加譏詆雖頌
言其美史實其全不可例論然唐宋五代天下所
聯塗地獨錢氏全護百萬生靈之命若無嘉時越
百年米嘗失臣節而例以僭亂之僭略無旌別於
其間不已寬乎征賦之重當是小國事大外治軍
旅戰爭之世賦其財而全其生有不吝不然者此
豈可以承平事責之哉我宋混一而後可以薄
賦此太祖效民之功所以爲大矣

震奎閣碑論懷璉指佛之妙與孔老合者以寤仁

宗此論恐當於本原上觀若徒以言之偶合者則
東坡嘗謂六經字同義異不可牽掇矣何乃不充
其類耶賜龍腦鉢孟對使者焚之而用瓦鐵此則



健能自守其法然辭之則曰焚之者慢上以取名也理亦未安○函胡二字出石鍾山記

傳

陳希亮公弼傳公平生不肯為墓誌而自稱公弼之遺事為之傳公弼之剛勁敏決有大過人者然學公弼不成吾恐其為郢都之流道德之味無餘也讀是傳者又不可不內自省方山子傳則公弼之幼子名隨官不及而以乃父遺風放浪山澤者耳非蘇子之善形容一介之憂何以垂名後世耶

青詞祝文

清詞祝文皆以情尚神語

行狀

溫公德業二王佐坡老文章萬古奇凜又遺編生氣在史氏而不固無之

神道碑

富鄭公神道碑以公使虜比遠公澹淵之功為宋興百年安靖二公之力偉論也

溫清獻公神道碑謂在官守不專於寬在言責不專於直善觀人者

溫公之得人心生榮死哀自堯舜三代之佐皆無其



此者何哉嗚呼事蓋有因變而彰者矣王安石行
新法天下苦之公以爭新法不便辯樞副不拜退
居洛十五年人心感其我愛而悲其身之退者爲
何如一旦二聖臨御順民心之新欲相而相之
凡天下之所善於安石者一洗而盡人心之鬱於
久望而決於一遂者爲何如望之十五年之久慰
之一旦之頃而傲蕩背於三月之遽人心之伸於
久鬱而驚其忽逝者又何如嗚呼溫公之得人心
蓋有因事變而彰者矣堯舜三代之位始終尚天
下相忘於無事帝力且不知其有况相臣乎蘇子
不此之言而歸之大要其歸皆天地其善尚矣公
之事業鬱於安石欺神廟之日而伸於二聖
更新法之初蘇子不特歸重二聖之進用而尤
歸重神廟之深知尤高論哉

墓誌銘

范景仁墓誌銘形容景仁之繫已焉君實之救世同
科非蘇子其孰能察之

四十卷皆記偈佛家語

後集

銘



辨銘謂禹鼎為用器此灼然考見始末之論

雜文

外曾祖程公逸事直寃獄報應可為世訓

剛說辨大剛則折云士患不剛耳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此論甚壯

續養生論載鈇虎求龍之說

策

擬策剴切而忠厚蓋東坡晚年閱變既深之文

志林

蘇子瞻武王非聖人孔子所不敢言也謂孔氏之家

法孟軻始亂之儒者所不忍言也謂有文若為聖人之徒自昔立議論者無此言也於或至孟子何損於荀文若何益獨可為蘇子懼耳

謂周之東遷為一敗而費南宅歷舉蹇寇遷都未有不亡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為浴可為萬世明戒矣我朝陽九之厄所失纓河地三數郡中原固自若也汪黃謀擁駕而南宗忠憤三十五疏力請還京而不見以忠簡憂死中原始我可不痛哉謂秦遂交近攻以次取齊為巧空國以舉楚為拙雖涉權術亦名言也



謂秦罷侯置守爲時所趨可矣以柳宗元之論爲萬
世法恐主之已甚也昔五帝三王以盛德爲天下
共主而听其人之自治秦始力戰而兼有之尺布
斗粟皆輸王府矣顧以帝王爲私秦爲公孰公孰
私耶

論楊雄譏子胥種蠶爲兒童之見愚謂雄譏種蠶不
強諫則過矣子胥以楚臣子而鞭荆王名籍館之
事是預弑逆之謀也譏之未爲過又以論商鞅弘
羊之功爲吏迂大罪此固有感之言然亦足爲萬
世警言

增勸羽兵義帝使是語與事成將與羽何地爲羽
謀歟又將置義帝何地故羽欲成事終不得不殺
義帝既殺義帝則身犯弑逆之名勢不得不亡增
之拙諷莫此爲甚而蘇子以論增之功既誤矣增
實事羽爲君義帝不過增所假設以欺人者乃謂
增尚羽比肩而事義帝力能誅羽則誅之何哉

論春秋戰國之士爲天民之秀傑而失職者善觀世
變作亦足以見東坡冒次宏開闢足以包容天
之士然戰國世變難以常論而士之淪胥其間往
往多盜賊小人之爲若盡以爲天民之秀傑則恐



大過顧天下紛擾政教莫施士隨時以自媒亦難
以當世事責之耳

古有攝主秦漢以來以母后攝此論甚精定以破歐
陽子隱公非攝之說

鄭子華論備載不以弑忌殺人者為盛德事其說甚
厚有補將來

表狀劄子

謝除兩職兼禮部尚書表說講學事老成忠切極
可玩

啓

揚州到任啓但未歸田之源史猶思兼國之萬一語
語也

書

杭州上執政兩書揚州上呂相書論災傷民事婉切
動人愚謂古今善言天下事如賈誼之宏闢陸宣
公之的切蘇子瞻之暢達皆閭世人豪天佑人之
國家而篤生者也

合謝舉康一書論薛達之說謂楊雄以艱深文淺易
太元法言皆瑰蟲者而獨悔於賦

荅劉沔書議文選



記碑

通惠泉記謂長安昊天觀井水與惠山泉通

韓文公廟碑非東坡不能爲此非文公不足以當此千古奇觀也

墓誌神道碑

文定公遠識雅量不動如山可謂國之重臣矣而蘇子之銘公首曰大道之行士貴其身維人求我匪我求人然則公之所能不動非以是哉有志之士蓋亦知所用力之地矣

陸元發墓誌銘王子立墓誌銘寶月師陸道士墓誌

趙康靖公神道碑又首論我朝以仁爲宗法一時

鄉相大臣舍垢匿瑕氣象使人爲之鄙吝消釋就館蓮水以卸餘慶不法而去之已足占其平生所到及身爲漉水捐公帑之利嚴免殺魚十餘萬此其一念之仁又如何哉

釋教

東坡爲儒者言論天下事明白如見爲佛者言談若空法宛轉無窮惟以儒證佛則不可曉如南華長老題名記援子思孟子之類是也

奏議



東坡平日議論多難佛老獨議學校貢舉書斥士大夫主佛老之爲非可不謂忠於告君者哉

買燈狀內皆所儲就非民力最爲並發末語

上皇帝書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三事忠厚婉切東坡平生喜功之念於是一掃於懲戒王安石新法之餘矣得書尤極痛快如曰是非邪正兩言而足豈有別生義理曲加粉飾而能欺天下哉此論痛快凜然當心不特朝廷行事爲然人生一舉動以上皆可反觀矣

京東除盜狀欲權免三百以下鹽稅憑錢登亦反其本者不疾惡於未流之弊而已也

徐州上皇帝書及山川形勝久長太計區區於簿書期命是問者可以觀矣

乞醫病囚狀具載治平手詔熙寧劄子折衷其說毋坐獄官罪而課醫病者功罪

在登州日乞還水軍以禦戎乞罷權鹽以弭盜

給田募役狀乞毋取役法寬剩錢而陳差役五利二弊條合行十二事

乞免結散賣苗錢斛狀有云農家量入爲出總衣節口雖貧亦足若今分外得錢則費廣何所不至不



可設法網民使快一時非理之用而不慮後日催
續之患以萬乘君父之尊而負拔債取利之謗皆
痛切之言也

論每事降詔約束狀謂天子法天無言而治大事乃
言在三代為訓誥晉命漢以下為制誥皆所以鼓
舞天下不輕用也今一事一詔衰慢王言莫此為
甚願重備王言待大事而發則天下聳然敬應
辨館職策問第二首備述與溫公爭役法事

論鬼章凡四狀謂阿里骨重擾賊臣偽書求立執政
不審輕授即斂而鬼章叛卒雖得鬼章不足輒賀亦
不可輕赦當責其為溫漢心共討爾里骨所謂以
夷狄攻 又且乞戒邊吏毋擾郡縣諸羌之地使
兵連無窮可謂精密之見矣

葉祖洽狀元也初考官定第三等慶若官定第五等
時東坡為編排官亦奏乞黜落然則一日之長定
於風簾燭影片時之下特寄於幸不幸耳科甲何
足以論天下士哉

知貢舉備奏巡鋪內臣權辱舉子而巡鋪始於練亨
父為試官凌忽致喧闐而然欲立法羅織舉人者
罰之



諭恩榜得官會曾者衆經明行修請記者衆並行廢
罷升甲舊出聖意今若定令則非矣

富弼母在殯 仁宗罷春燕

災沴狀說容范小人極切

周禮乞用安石配享 神廟東坡梅舉自効力言小
人不可復縱之狀

乞賜州學書板狀惟恐養士之不廣近世為師儒官
胥又然惟務限節士子者可以觀矣

提顏益顏章禁勘而人戶並納好納得禁之好領
也

乞度牒斷願一狀云孫沔作中和堂稱塾作有美堂

禁裏作清其堂皆務創新不肯脩舊言哉言乎足
以窺官廨朽壞之原矣

論高麗進奉狀得光武閉玉關之意相如張翥輩小
人生事夷狄以弊中國者當愧死地下也

論役法狀辨差役雇役利害明白

奏西湖不可廢五事及申省六條既開葺以復湖復
開閉江湖不得入鹽橋河而引湖水入清湖河者
凡五道以相灌輸可為杭州萬世功矣

奏戶部勾取度牒狀云不惜飢民而惜此數百紙度



糜惜毫毛之費致丘山之損

應詔論四事狀有云民之疾苦州縣官日夜殘傷其肌體散離其父子破壞其生業爲國斂怒而了無絲毫上助國用某人市易力抵當積欠鹽錢產業當酒揀下緡賒欠錢數因雖多皆是空文放之則損虛名而收實惠不放則存虛數而受實禍三五年後勢窮理盡不得不放當此之時亦不得謂之聖恩矣

奏浙西災傷預於七月起請乞准來年賑濟其貼黃有云豐熟不須先知人力爭奏災傷正合預備相顧不審音哉言乎東坡陳乞痛快繼言切從、類此至云如遠司以謂不須準備即令各具保明結罪此則東坡之智所以防人之閭奏者也

乞李商旅通外國狀備載慶曆以後編勅而許聽者國商願自元豐八年始

相變准備賑濟狀云所乞數目雖廣而所損錢數不多若待飢饉已成然後重救則所費十倍無救於事凡四狀第四狀云開春錢見米價增長便於糶倉常平米賤價出糶但市價不長則一郡之民人受賜



乞橋管錢氏地利房錢修墳廟奉忠厚之意見於
言外

奏開石門河以避浮山檢用侯臨之策也奏鑿吳江
以疏太湖之溢繳軍錢之書也集眾義以利無窮
用心之廣大如此

乞郡兩劄平生出處詳焉惜其氣之未平耳

筆鐫論吳中水利大略謂譬之一身五臟則首出則
溼則咽喉也百瀆則心也震澤則腹也傍太湖則
衆瀆則脈絡衆竅也吳江則足也五臟以上文
欽池陽九江之水便入蕪湖百瀆在宜觀

四十九條自西堰之下衆川由荆溪入震澤注于
江以入海地傾東南其勢然也自慶曆二年欲便
糧運遂築北隄橫截江流五六十里遂致震澤之
水常溢今欲泄震澤之水莫若以吳江岸鑿其土
爲木橋千所以通糧運而隨橋欲開菴蘆爲港走
水

奏開衆狀檢會編勅諸興販斛解雖遇災傷官司不
得禁止

乞備賑濟狀常平錢米只許糶糶以平市價全活自
衆若召募工役及依乞丐人例給與則木錢日耗



乞立法不得支用

汝陰尉李直方捕盜乞酬賞

論理積欠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益無虛日俗謂此等為懸香色色戶水旱不肯放稅例皆拖欠兩稅較其所欠与依實檢放無異明堂赦放非獨失信於上帝所在轉運提刑皆以催欠為先務不復以卹民為意蓋函矢異業治居使然轉運司隔州差官覆按使官吏畏憚不敢盡實檢放小人淺見只為朝廷借錢不為君父惜民鬼腊謂也論綱稍欠折莊謂也劉曼以一千貫造飯成五百貫為

千繫人謂也隱之資至程侍御以一千石船分造五

百石船一隻吳堯卿又勘會每船物料估給無復寬剩船始敗壞而魏運不繼天下之大計未嘗不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人也今糧綱欠折因點檢收稅刻剝得糧綱粉錢一萬貫而今朝廷失陷綱運米三十萬石

乞罷稅務賞格謂人二務為刻簿以希歲終之賞

乞罷宿州修城謂妨墳墓六千九百所乞免五穀力勝稅錢謂以物与人物盡而止以法活人法行無窮



奏內中車子爭道謂婦女不當為齋祠

論高麗買書利害謂東平王子求書漢大臣不子晉
韓起買玉環於鄭商人子產不許今若許買則文
書山積於高麗而雲布於契丹使敵人周知山川
險要邊防利害為害至大不可許

上圓丘合祭六議謂祀上帝則地祇在焉分祀有三
不可夏至不可舉大衆一也軍賞不可復加二也
神祇所祭歆動則有吉凶禍福三也

乞改居喪婚娶條謂釋喪而婚鄰於禽類

奏馬徽不可再出學謂三學凡有進獻文字先經長

意者詳可否甚非子產不毀然校讎相去封之
意也

上進隆慶奏議謂智如子房而又則過辯如賈誼而
才不踈

詩賦論題備錄上下全文始於元祐八年五月二十
六日東坡奏請不掩其所不知也無書不記如東
坡而待士之寬如此已則淺學而阻難他人者可
觀矣

赴定州以不得上殿朝辭遂上書勸聖靜觀動守安
穩萬全之策



謂戰兵尚不足於守謂保甲不可驅之於戰惟弓而
社人戶均強虜爲鄰自守骨肉墳墓皆勸必爭之
池世世結髮高虜戰拜狀乞修整此社時熟舟已
爲達親所叛

乞將陳損米乘饑年借貸上戶賑濟佃客恐借貸
必有追償之擾以陳損而求易新利害民矣

乞修北嶽安天元聖帝廟定州曲陽縣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歷叙 神廟朝諸臣用兵次第

薛向爲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師徒幾版方
且以敗爲計於是王詔構禍於熙河童攬帶源於

橫山賊本發難於渝漕皆困弊腹心取無用之地
以爲功故沈起劉整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
死十六五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喜於一
勝凱捷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遠方之民肝腦
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
孤臣寡婦之哭声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以爲膳
羞食者其美死者甚苦况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
觀乎其言哀痛切至其可爲萬世人主好用兵人
臣好生事者之戒

代滕甫論西夏書臣僚欲用兵西方醫人欲下日



而愈者也臣願陛下之用兵如彭祖之觀井然後
為得也

代李璿論京東盜賊謂窮其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材
而用之使部內陰求憂得之士或有武力或多權
謀或通知術數而曉兵或家富於財而好施皆召
而勸獎使以告捕自效但能拔擢數人則一路自
然戢勸每州擢羅得一二十人即耳目徧地盜賊
無容足之處矣

呂誨記溫公以後事無一言及家私惟云 朝廷事
尚可枚履公竭力

內制

安壽乞外郡不允榮親莫大於功名養志不專於其
旨

繳文彦博呂公著免拜劄子禮經八十拜君命者一
坐再至謂傳命而拜非朝見也然且不免周天子
賜齊桓公胙曰伯父老老無下拜謂拜於堂上非
不拜也然且不敢鍾磬以足疾乘車就坐疑若不
拜然無明文焉懿延英不拜蓋臨時優禮 祖宗
朝如呂端老病亦止臨時傳宣不拜○生擒鬼章
奏告歸功 祖宗○批荅文彦博乞致仕○春帖



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制○端午帖○阿里骨詔
前授制○太后手詔裁減蔭補○錫宴樂語

外制

王安石贈太傅制司馬公韓維三代封贈呂惠卿責
授皆題之顯文揚者可法也

和陶詩

頽瀆之序謂東坡其居僦耳華屋玉食之念不存
於胷中謂子瞻嘗稱散詩有古人之風自以不為
若似皆非所宜言述東坡之論陶詩謂質而實
質而實則名言也

陶詩如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等句其機自然直
與天地上下同流東坡擬和至盡未免有心矣然
憂患之餘有感於淵明之自適其適者意在言外
不為詩發也君子讀其和詩而悲之

晉聚水上萍忽散風中雲二句見第四卷和与殷晉
安詩

淵明桃花源記叙武陵人自云先世避秦亂來此則
漁人所見乃其子孫非秦人不死者特其地深阻
與外人間隔耳非有神異東坡載蜀青城老人村
險遠不識曉醫亦桃源之比仇也世稱福地而王



飲臣昏奉使過之有九十九泉萬山所環可避世
如桃源然則世有增廣桃源之事為神仙者其矣
其好怪也使果神仙安有不知今為何世而待問
漁人者乎

東坡之文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至其混浩流
轉曲折變化之妙則無復可以名狀蓋能文之
士莫之能尚也而尤長於指陳世事述叙民生
疾苦方其年少氣銳尚欲汛掃留弊更張百交
有費大傳流涕漢庭之風及既繼創王氏一志
忠厚思為天下休息其言切中民隱發於終到
使巖廊崇高之地如親見閭閻哀痛之情有不
能不惻然感動者真可垂訓萬世矣嗚呼休哉
然至義理之精微則當求之伊洛之書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歐陽文集卷六十二終



慈溪黃氏日抄類集卷之六十三

讀文集五

曾兩豐文

詩

星宿之宿作入声押韻見第四卷山水屏詩云爭險
挂星宿

麻姑山送南城羅尉詩可與歐公廬山高爲對

霧淞音夢送齊地寒霧疑木上如雪之名見第七卷

冬日詩

論議傳叙



慈溪黃氏日抄類集卷之六十三

讀文集五

曾兩豐文

詩

星宿之宿作入声押韻見第四卷山水屏詩云爭險
挂星宿

麻姑山送南城羅尉詩可與歐公廬山高爲對

霧淞音夢送齊地寒霧疑木上如雪之名見第七卷

冬日詩

論議傳叙



唐論歷數三代以後惟太宗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
材有治天下之效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未備
也欽多就寡文極有法然太宗之未得與先王並
者亦恐實德之有媿耳實德不先王法度則古今
異宜豈必一一先王耶

爲人後議謂不當絕本生父母之名豈謂猴議發耶
然亦正論也妻必存本生之名可也

兼即入
大統又別

公族議謂祖免以外盡當衣食於縣官意則厚矣恐
禮法不無等殺而先王未嘗以天下私其族耳可
如民生何

講官議謂古禮於朝與王及羣臣皆立無獨立者於
燕則皆坐無獨立者坐云者師所以命弟子而譏
當時請坐講者爲非是欲以古制律今而講官以
弟子禮命其君耶

救災議以頌予民不朝夕食之其說佳

洪範傳布置大抵與荆公相類

太祖皇帝總叙謂漢高不及者十事自三代以來撥
亂之主未有及太祖也元年戶九十六萬末年三
百九萬至元豐年一千三百九十一萬於是獲露
生民之澤深矣



序

新序目錄序謂劉向所序三十篇隋唐猶存今所見者十篇最為近古而不能無失

澤書目錄序梁六紀五十傳史官姚察之子姚思廉所成南豐之為此序辨佛患梁為甚而佛不能親聖人之內

列女傳目錄序劉向以成帝後宮趙婕妤之屬多自放作列女傳八篇曹大家為注離其七篇為十四與頌義為十五嘉祐中蘇頌復定為八篇南豐疑此傳編共首柏舟大車之類與今詩序不合蓋不思今序衛宏所作出向之後也

禮閣新儀目錄序新儀三十篇韋公肅記開元至元和變禮南豐謂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人之所既病者不可因也何必一一以追先王之迹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余謂此名言也

鐵國策目錄序舊缺十一篇南豐訪得之而三十三篇者復完且謂此書論詐之便而蔽其惡言讖之善而諱其敗有利焉而不勝其害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亦名言也

陳書目錄序陳書六紀三十傳亦姚察姚思廉父子



所成南豐謂兼權計明任使恭儉愛人則其始之
所以興感邪臣溷婁妾忘惡縱欲則其終之所以
亡莫非自己致者而士之安貧樂義亦不絕於其
間

南齊書目錄序江淹嘗為十志沈約又為齊紀後蕭
子顯別為此書九五十九篇南豐謂其改折彫刻
而文益下

唐令目錄序凡三十篇以常負定職官以府衛設師
徒以口分求業授田以租庸調賦役南豐謂庶幾
乎先王之意

徐幹中論目錄序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漢魏之間親
太祖旗命之不就獨考六藝推孔孟之旨為中論
二十餘篇唐太宗嘗稱其後三年喪一篇而今無
之則所存二十篇非全書也南豐謂其不合於道
者少

說苑目錄序劉向所序凡十篇南豐謂所取往往
不當於理

鮑溶詩集目錄序溶唐人也南豐稱其情約謹嚴而
遠理者少

李白詩集後序白蜀郡人遊江淮娶雲夢許氏去之



齊魯入吳至長安明皇召爲翰林供奉不合去北抵
趙魏燕曹西涉岐邠歷商於至洛陽遊梁最久
復之齊魯南遊淮泗再入吳轉金陵上秋浦潯陽
卧廬山永王璘以僞命逼致之璘敗白奔宿松坐
謫潯陽獄宣慰崔湊與御史宋若思驗治謂罪薄
薦其才不報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峽江至巫山以
赦得釋復如潯陽族人陽冰爲當塗令白過之以
病卒年六十四舊史稱白有逸才志氣宏放飄然
有超世之心南豐稱其實錄詩舊七百餘篇宋敏求
廣至九百餘篇南豐乃考其先後而次第之

先大夫集後序南豐之祖也幸 太宗 貴宗

王深甫文集序深甫王回也福州侯官人家於頴嘗

登第爲主簿即棄官弟向字子直罔字容季兄弟

皆以文學名皆南豐序其文荆公稱許之亦然

范貫之奏議序貫之名師道事 仁宗爲意其子

世京集其奏議十卷南豐發明其遭遇之盛云所

以明先帝之盛德於無窮也基則清獻趙公爲誌

王平甫文集序平甫文百卷南豐許其兼文與詩之

工可比漢唐之盛不得志於時而求於內

臨籍聖文律序幾聖名至錢塘人最爲韓魏公所知



其子凌明集其文二十卷屬詩也爲序

思軒詩序無州通新林君嘗旱蛇作軒而能詩者賦之

序越州鑑湖圖湖周二百五十八里漢順帝永和五年馬臻所創南並山北屬漕渠東西距江甌山陰會稽兩縣十四鄉田九千頃宋興民始有盜湖爲田者祥符間二十七戶慶曆間二戶爲田四頃時三司轉運司猶切責州縣復田爲湖治平間盜者八千餘戶田七百餘頃而湖殆盡矣自此竊盜杜絕吳奎舉次山刀約范師道張元長張伯玉陳宗

喜趙諷等各爲之詞而廢日甚蓋法今不行而若且之俗勝也昔謝靈運從宋文帝求會稽回踵湖爲田太守孟顛不聽又求休蝗湖爲田顛又不聽此湖繇漢接錢氏不廢而今乃曰廢豈非苟且之俗勝哉今謂湖不必復者曰湖田之入已饒不知湖盡廢則湖之田亦旱矣謂湖不必濬者曰益堤壅水而已不知會稽得尺山陰半之必也禁民爲田而歲以農隙濬湖則蔣堂以後諸公成談具在故南豐具載之以待來者其事可載國史而其文可成誦云



類要序安元獻起童子至宰相在朝廷餘五十年常以文學謀議為已任其子知止集其書名類要云相國寺維摩院聽琴記說謂古之養其外者學構琴其未嘗去左右者也而又內當得之心蓋南豐之學如此琴者洪規字方叔

張文叔文集序文叔名彥博常從南豐游其文未嘗輕出其後其子仲偉始求公之序

館閣送錢純老知夔州詩序謂此館閣之禮而他司所無

齊州雜詩序此公為齊州時詩也愚按公詩多齊州所作有欣焉安之之意徒為他州詩不多作樂之矣豈齊其壯年試郡而後則久困於外不滿其當世之志耶

順濟王勅書祝文刻石序謂龍也

叙盜說凶年人食不足之意

贈黎安二生序二生蓋東坡薦於公者說迂闊之辭宛轉可佳

送周屯田序言古之致事而歸者有養然今之士不必以動其意

送江任序說仕於近土知風俗之意甚悉



送劉希声序言至道當不息

送李材叔知柳州序解仕南土者不安之心

送趙少序謂平寇在太守而不在兵前輩謂此文峻

潔

送王希序叙江西游覽之勝謂見西山最正且盡者

大梵寺之秋屏閣

王無咎字序謂人欲吾其名字而未嘗善其行

送蔡元振序謂古之從事皆自辟而今命於朝然惟

其守之同者多矣為從事乃尔於朝不尔者其幾

耶

書

上歐陽學士書謂韓文公以來一人而已又書謂食

民之食者兵佛老也兵擇曠土而使之耕佛老止

舍之為者舊徒之盡也不日矣

上蔡學士書又薦王安石謂文甚古行稱其文知安

石者尚少公亦以此薦之歐公又進其文

上杜丞相書勸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

上齊工部書部使者數十萬家之命也豈輕也哉

與撫州知州書言心之獨得

與孫司封書孔宗旦策懷智高必反及反乃死之請



白其事

寄歐陽舍人書公謝其爲先祠銘墓也理密文暢可觀

與王介甫第一書報以歐公賞其文也云歐公更欲足不少闢廓其文勿用造語及模擬前人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

與介甫第二書云謗議之來誠有以召之又比聞有相曉者足下皆不受之余謂此可謂公忠於介甫之言也

謝章學士書自謂不能收身於世俗之外力耕於大山長谷之中以共餽強之養庶若之終以其餘日考先王之遺文竊六藝之微旨以求其志意之所存而足其自樂於已者顧反去士君子之林而夾於皂隸之間捨自肆之安而踐乎迫制之地欲比於古之爲貧而仕者可謂妄矣愚謂此公道其中心所存者令人慨然又其答袁陟書云有可仕之道而仕不仕固自有時某之家苟能自足便可以敷而一意於學又與王深甫書叙情尤悉雖然力踐固存乎人

答王深甫論楊雄書公謂楊雄處王莽之際合於箕



子之明夷常夷甫以謂紂爲繼世箕子乃同姓之臣事與雄不同又美新之文恐箕子不爲也公辨之曰雄之辱於仕莽非無耻也在我者亦彼之不能易也愚按雄本漢臣既身受賊莽之僞命而又稱頌其功德則爲雄者皆易於莽矣南豐所謂莽所不能易者指何物耶又王介甫謂雄之仕合於孔子無不可之義夷甫謂雄德不追聖人於仕莽之際不能無差公復辨之曰孔子之無不可蓋子所謂聖之時也雄亦爲太玄賦稱蕩然肆志不拘攀兮愚按孔子無可無不可恐不可獨指其無

不可况蕩然肆志是直小人之無忌憚而可謂其似聖人耶南豐大賢而議論若此所未諭也

福州上執政書後詩以述養親之意文甚賅

記

仙都觀三門記此記與鵝湖院佛殿記略同皆以正

義斥異端之益

禿秃記此孫齊濟變龍殺子之事文老事嚴尤卓然

爲諸記之冠視班馬史筆殆未知其何如耳

醒心亭記爲歐陽公守滁作儼然使人醒者也

繁昌縣興造記太宗取宣之三邑爲太平州而繁昌



在焉繁昌自唐昭宗爲邑百四十年當慶曆間夏
希道邑治始大備云

墨池記池在臨川城東之新城池之上今爲明學記
曰夫人之有一能而後人尚之如此况仁人莊士
之遺風餘思被於來世者如何哉

宜黃縣學記記有云務使人人學其性此語似當書
也

南軒記說隨所處而祭之意深靜有味

堯率院記說異端無常業所享已封君不如而或反
傾府空藏而奔尚之

擬泮臺記橫寫甚工前輩取以爲文法者也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發明魯公切實無餘蘊

歸老橋記爲武陵柳侯作說人情之歸休甚佳

尹公亭記尹洙嘗謫隨州結芳爲亭其後知州李禹
卿增大之

廣德湖記湖舊名鰲窟源出四明山引北爲漕渠東

北入江鄞西七鄉之田仰漑焉大曆八年縣令儲

仙舟更令名貞元元年刺史任侗治而大之大中

之後有請爲田者御史李俊素驗視得不廢刺史

李敬方與後素刻石見其事謂湖成已三百年則



湖之興在梁齊之際與海化二年民盜湖爲田至
道二年知州丘崇元復之自太平興國以後民冒
取之天禧二年李夷廣又復之天聖景德間民又
請李照爲郡言其事請者始息康定間張岫爲令
築堤九千一百三十四丈爲破九埭二十亭二植
柳三萬一百愚按波湖水利長吏急務公通判越
州記鑑湖及守明州記廣德湖皆根極始末其一
念在民爲何如秦檜當國時樓异守鄞郡乃盛廣
德湖至今反不若鑑湖猶有遺迹惜哉

齊劉二堂記歷山堂以舜所耕之地際源堂以春秋
相十八年所書之澤在焉考地里甚精

襄州宜城縣長渠記春秋之世曰隰水其後曰夷水
又曰蠻水白起壅水攻楚遂爲渠本朝孫永復之
民頽其利

徐孺子祠堂記詳孺子處亂世之義

道山亭記備述七閩之險而閩中獨夷曠城中之三
山西曰閩山東曰九仙山北曰粵王山而道山亭
者閩山登覽之地也作於程師孟
越州趙公救災記救荒之委折備焉

制誥

制詰多平易特散文之逐句相類者耳擬制詰則編
言新更官制之意此爲王介甫代發明者也

表

表多平澹說意

疏

熙寧轉運對疏勸講學而得之於心

劄子

移滄州過關上殿謂自民生以來未有如大宋之隆
且引詩而言之曰歌其善者所以啓其頌慕興起
之意防其怠廢難之請愚於是知公愛君之意

深矣然與魯切規諷者恐又另是一體

請令長貳自舉屬官引書固命及陸贄之說爲證且
曰非惟搜揚下位亦以闋試大官

請令州縣特舉士引歷代爲證嘗悉令通一藝以上
充都事主事掌固之屬以士易吏也謂之特舉之
士愚恐風俗未易革弊或益甚耳

請西北擇將東南益兵愚謂西北擇將如太祖法可
也東南益兵恐未易言也兵豈在多也哉

議洋費謂景德官一萬餘真皇祐二萬餘真治平總
二萬四千員則官倍於景德景德郊費六百萬里



祐一千二百萬治平一千三十萬則郊費亦倍於
景德使歲入如皇祐治平而費如景德則省半矣
諸城五路城堡謂將之於兵猶奕之於碁所保者必
其地所應者又合其變故用力少而得筭多晉張
仁愿度河築三受降城相去各四百餘里首尾相
應減鎮兵數萬所保者必其地也仁愿之建三城
皆不為守備曰寇至則併力出戰回顧猶須斬之
自是突厥不敢度山所應者合其變也愚按此說
精於益兵之說而讀可續誦

再議經費謂臣待罪三班按國初承舊以供奉官左
右班殿直為三班員止三百至天禧初總四千二
百有餘至今西總一萬一千六百九十宗室又
八百七十蓋景德所數已十倍於初而今殆三倍
於景德吏部東西審官與天下他費高必有近於
此者浮者必求其自而杜之約者必本其由而從
之

請改官制前預習行軍務以史新制之一端也劄
中衆史部言之以繁其餘此外又有請整齊版籍
之劄又請以新制如周官大典為書然恐泥於文
為矣六典果守周公之書可乎



史館申請三道別有英宗實錄院申請搜訪條例皆
爲史者當知

訪高麗使次天餘王得河伯女生朱濠君統升骨城
號高句麗以高爲氏傳子如粟至孫莫來當漢武
元封四年爲縣光武建武八年朝貢莫來裔孫官
錢爲王十七傳而至懿武爲安東都督至後唐同
光王成間錢入貢明宗長興三年再復拜其主建
爲王堯生武武生昭當建隆間實來貢昭生禪生
治生禪生詢迺立詢當真宗時入貢凡蓋公參之
國使如此

論中書令又錄黃書黃不書檢中書舍人稱臣書名
於檢而侍郎押字自後令人遂不書寫尋故蓋未
有可據而然也

議邊防給賜士卒只支頭子真宗東封三司使丁謂
奏令殿前都指揮使曹瑛各喚頭子使兵士骨肉
於各州請領

任明州日有高麗界託羅國人失風奉旨安泊昭管
奏狀

奏乞推恩狀洪興嗣五歲以父任得官二十二歲授
德化尉不行 朝廷察其高以爲獨州推官不就



今年五十六欽照徐復王回孫李觀例官其子又
吳中後嗣逆陳樞不磨勳皆公爲州時薦之朝者
乞賜唐六典狀唐初以尚書中書門下三省預天下
事至六官所主則一本於尚書開元十四年張說
罷中書令爲尚書右丞相不知政事自此政歸中
書而尚書但受成神廟印六典賜近臣其書稱中
書令張撰疑張九齡所爲不過述先代遺法時
尚書已不得其職矣

福州擬貢荔枝狀興化陳紫福州江綠興化方紅又
陳家紫小陳紫宋公荔枝周家紅泉之籃家紅漳

之何家紅泉之法石白福之綠核團丁香皆以次
第著錄其外有虎皮牛心玳瑁硫黃朱柿蒲桃蚶
殼龍牙皆以形名之出福州水荔枝密荔枝丁香
荔枝雙喜小荔枝真珠荔枝無核荔枝所出不一
十八娘或謂閩王女好食此而得名將軍荔枝五
代時有此官種之斂頭荔枝以其小粉紅荔枝以
其淡中元紅以其晚右二十品無次第一品紅言
極品也在福州宅堂狀元紅言第一也出福州報
國院

明州擬辭高麗饋送狀啟示小國以廉且寬其力



辭修五朝國史以非一人所能辨

啓

平易不華文章之正也

祭文 祝文 哀詞

祭歐公與王平甫二篇極注意孫黃君者歎其不過有味也

三十九卷之四十皆居官時初猶謝雨等作蘇明允哀詞二蘇請公爲之然則請之歐公

墓銘

虞部威公誌銘公舜臣也綸之子知太湖縣言賦茶

之苛歲用萬斛程乘切據知湖州有詞號大帝者

百餘悉降之南豐言其立德以比唐柳氏舜臣之子師道亦公爲銘

都官陳樞誌銘令旌德州有所賦詠獨曰非吾王所有也爭或至十反州聽然後止南豐曰令所試者

大則其事可勝傳耶

翰林學士錢藻誌銘公錢王後自和徙蘇清約終其身

刑部王遠誌銘里胥捕罪人殺之君求其情爲奏讞得不死府史馮士元家富嗜著貴人君治之竟其



車李京爲諫官劾君及京罪斥監鄂州稅君爲湖北轉運曰前車君職也於吾何負哉與之歡其京死又力期京家奏官其子

司封孔延之誌銘廣西獻羅六百萬石每茶過能致數十萬石君計歲羅二十萬而足高其估以募商販不糴於民儂賊平南方補虛名官者八百人皆弛役而後歸窮下君復其故君孔子四十七世孫三子文仰武仲平仲

都官魚誼誌銘建昌南城人其家學者自君始其家故貧罷吏歸常所問吾或曰其不得食同職欲增

賦役錢卒不得自請罷去

王容季誌銘容季名問與兄回向世以文名當世南豐爲之序曰此三人者皆世不常有籍令有之或出於燕或出於越又不可以得之一鄉一國也未有同時並出於一家如此之盛若將使之有爲也而不幸輒死皆不得至於壽考以盡其材是有命矣而命之至於如此何也愚謂此文之宛轉妙處故特錄之

都官舒元衡誌銘此篇說感葉之際文字可法此部李不誌銘叙敘後員其理亦愛可法



職方蘇序誌銘君東坡之祖也東坡謂公爲銘初蘇
祐生唐季至成都遇道士屏人謂吾術能變化百
物辭不顧祐生果以好施顯名果生序好讀書嚴
凶賣田頗鄉里慶曆初丘州縣學士第欲執事學
中君獨戒子孫退隱序生遠游漁漢以進士起家
仕至都官洵即老泉云

庫部苑端誌銘爲江都令會歲旱知揚州賑若谷遺
吏視民田他吏還者自歲善君還獨白田實旱若
谷不是之君持旱苗力爭乃卒是君所自監虞安
軍前并議獨監課以救萬

張公中誌銘分中名符以與遊善莫窮蓋其是非得失
非其遊過之溫又惟謹

殿中丞徐元楡誌銘唐之亡揚行密有淮南稱吳海
州人徐溫爲吳將有功溫死其養子知誥遂入揚
氏有江淮之地稱唐復姓李氏名昇溫已子知諫
生遜及生元楡出事李氏宋受命侍李氏元楡亦
隨之歸京師棄官張公既序其次第而復爲之言
曰盛衰之變何其速也然自前世無不若此富貴
之不可以久恃亦何必異也而吾之不安其命者
方在義擊又以觀幸而偶得之者又懼其失之



是豈可以常處也哉

都官王益誌銘益即荆公父也督稅未嘗急於營罰
惟勸勵吏子七人安仁安道安石安國安世安禮
安上

衛尉金君誌銘君兄弟皆舉進士諸子又皆舉進士
而已獨放山谷間以恩受封述其次第勳文字起
伏可讀

府率沈君誌銘以親戚恩得官叙述佳

寶月塔銘醫僧也則脫處可法

曾氏銘回向同之母公亮姊也述其自處適寒際

無不當理

錢氏銘劉凝之妻也述其夫婦相成之賢所謂筆端

有畫可以讀也

三代自
父叙上

黃氏銘述其事夫教子教孫三節有味

吳氏銘荆公母也愛前母子曰甚於愛吾子然後家
人愛之能不異於吾子也其子有歸志以不足於
養為憂曰安於命者非有待於命也

許氏銘沈括之母

謝氏銘荆公祖母

秘書李注誌銘有田百餘頃守以與族人獨留五頃



曰無令子孫以財自累也誌序李氏自奉簡以下
甚詳多其妻王氏所為言

常博具詳誌銘衣食常木自足以家之有無葬故葬
不緩或欲出錢曰貧吾素也喪乃欲為利乎

光祿晁宗恪誌銘公之妻父也專名文素別有銘

太子賓客陳翼神道碑少客京師有欲教公以化黃
金者公辭不受

秘監陳世卿神道碑知廣州罷計口需益人以休息
刑部張保雍神道碑李丞相迪用公通判求與嚴公
代鎮因奏留之知漢州夜四卒告兵變械以徇安

之至明勸得卒實與謀併棄之帝為湖北漕法鄂
州漢陽應死者三十八人漢州民趙昌以畫名公
迄代不問

行狀傳

刑部孫甫之翰行狀為華州推官倉粟與重當糴錢
數百萬公取春之可糶者十纜一二吏遂得稅負
錢數十萬而已知諫院言益兵之弊田天下所以
大困者兵為苦又可益之耶徙晉州近臣夜半叩
城終不為開門論保州之變指杜公論益兵詆二
三大臣至於洛水又緹尹洙而伸劉滂皆平生所



友善者不徧所好如此

徐復傳復精星曆仁宗召見官其子賜復號冲晦處
士人或勸著書復曰古聖賢書已具顧學者不能
求吾復何為以微名後世哉復莆田人後家杭
洪溼傳溼得官時兄老不可俱行至官量口用俸糶
其餘以歸買田百畝居其兄傳末論愛傑士多過
中庸如溼所存人所易到故載之云

本朝政要策

考課建隆初以戶口增耗為吏升降興國初定三等
之法以覈能否不班熙寧間班簿始詔雷德驥以詳

臣功過俱對淳化中分京朝等考議為三久之廢
京朝官考課而置審官院以錢若水主之廢州縣
官考課歸流內銓以蘇易簡主之惟三班無改易
訓兵周世高平之役命太祖取其驍勇為禁槍宋興
益修其法與國有楊村之閱咸平有東武之閱自
此兵益廣簡練遂疎而黜廢之法恕矣

添兵唐罷府立置神武神策為禁兵不過三數萬人
甲兵皆散在郡國自河朔三鎮不統於京師餘可
舉者太原青社各十萬人知寧宣武各六萬人潞
滑荆揚各五萬人襄宜壽鎮海各二萬人而觀察



團練據要害者亦各不下萬人五代分數區二州地皆至數十萬人養之既費教與用又不得其理至周世宗始修兵制我太祖興中國之兵繼十六萬人太宗夜剽繼元駕前兵益十餘萬自是兵益廣其後曹彬敗於祈溝關在行者二十萬楊業敗於陳家谷口劉廷讓敗於君子館全軍沒焉沿邊諸鎮兵不滿萬計河朔悉村鄉民守城咸平間又集近京諸州丁壯為兵而西北邊諸益兵不已張齊賢謂調江淮八萬以從西師劉暉珪又取環慶諸州役兵升為募兵號殿武李元昊反河西契

丹許葉約西方遂益禁兵二十萬北方益土兵二十萬又益禁兵四十指揮及群盜張海郭範山等劫京西江淮皆警大臣又令天下益兵知課院孫甫言天下所以大困者兵為甚又可益之耶

兵器太祖命魏丕王作每十日一進有南北作坊造田鎧具裝鎗劔刀鎧械器籠簾等九三萬二千又有弓弩院歲造弓弩等千六百五十餘萬諸州歲造六百二十餘萬置五庫貯之景德中已可支三十年權宜罷焉

城壘周世宗時韓通築李晏口立十二縣又葺忻州



及築海口三十六遠通濠莫宋興王全斌葺鎮州
西山堡劉遇築保州等五城太宗命潘美移并州
於榆次又移於三交得戎人之咽喉

佛教建隆初詔佛寺已廢於顯德不復與開寶令僧
尼百人許歲度一人至道又令三百人度一人以
誦經五百紙為合格

任將李漢超馬仁瑛韓令坤賀惟忠何繼筠等防北
虜郭進武守琪李謙道李繼勣等禦大原趙贊姚
內斌董遵誨王彥昇馮繼業等備西戎此為發萌
太祖用將之術其備可讀

水災當備論水沴所興有教有政

汴水論歷代浚導

刑法淳化置審刑院防大理刑部二司之失事後中
獲宰相再以試始行

管權言審課則劉熙古嚴其禁則嬰若水峻酒榷則
程能變鹽令則楊允恭古禁之尚踴者皆家焉

錢幣江東鑄銅錢自契若水始鑄錫雜錢自張齊鑄

始洋化鑄大錢於蜀自趙安易始然不便即罷之
南蠻有用兵伐而克之興國初翟守素平梅峒是也
有巴克赦而納之咸平間曹克明收撫水是也有



納以恩信為聖時講德權之請宜州是也

契丹虞騎六萬太祖命田欽祚以三千人破之其後

天子伐晉虜始復為中國患至真宗親征講和之

策遂定

折中者折中之法聽商人入粟而趨江淮受秦塩之

給公私便之端拱淳化皆曾復行

屯田自漢鄧皇后張掖趙充國耕金城曾勸方農許

下晉用鄧艾田壽春羊祜田襄陽杜預田荊州屯

田漢東陽墮耕朔方唐李振武皆能服夷兼敵寇

興雅熙間始議方田是後開易水疏雖距修飽河

之利邊屯以次立矣神宗遣議臣東出宿亭李壽

春西出許穎至襄鄧得田二十二萬頃任事者難

之功不立

水利歷述史起以後興水利之臣至本朝不果行

茶正元初趙贊興茶稅張遼繼之于取其一王播又

增其數裴休立十二條我朝議以見緡金帛入中

天聖設三稅法景祐增鹽利為四說皇祐又用見

緡之法

金石錄跋尾

茅君碑三茅名益次固次衷云漢景時人梁普通中



張繹建碑孫文翰書

韓公井者襄州南楚故城有昭王井傳言沒者死不
敢視開元中韓朝宗爲採訪使移書諭神飲者無
恙更今名故城今謂之故壻即鄆也由梁太祖父
名誠避之今猶然

挂陽周府君碑并碑陰歐公按韶州圖經君以開武
溪有功立廟碑名訛缺而圖經不著其名碑首題
云神漢者猶言聖唐也南豐從知韶州王之才所
得此本之詳按曲江縣圖經名昕歐公蓋未之得
也其碑陰曲江字皆作曲紅而蒼陸字江夏亦作

紅蓋古字通用也永叔又記劉原父所得商洛之

鼎銘云惟十有二月旁死霸祭君謨問十四月者

何謂原父不能言南豐豈謂古字如亦字作彖人字

作彖皆字之重出則此作三者特二字耳永叔原

父君謨皆博識而亦有所未達故并見於此凡皆

南豐之說也愚觀此說莫之曉長兒在側忽云竊

史載古者人君繼世踰年行即位之禮然後改元

此類疑嗣王繼世雖踰年未及改元但以月數稱

故曰十有四月不可以一歲不過十二月而疑也

如南宮鼎文有十有二月之又周牧敦銘有爲王



十年十三月之文凡癸酉酉銘有十九月之文商
已酉尊銘亦有十九月之文又姬鼎銘有十一月
又三之文凡皆以月起數之例愚因思之亦作矣
非重寫亦字人之作爰亦非重寫人字恐亦不可
爲例如曰商王卽位之十有四月恐亦有此理而
四字古作三字凡古銘皆然以二字爲重寫二字
於安姑記以俟知者

唐開宗元寺卧禪師碑銘自河隴沒於秦夷惟寺多
在南豐謂秦夏之世東漸西被朔南暨言教則能
令其信慕者亦非特有佛而已也彼以罪福報應

之說動之未若不動之以利害而使之心化此先
王之德所以爲盛也余按此論其高前未之發
辱并銘銘十六字可見者八字曰辱井在斯可不戒
乎又有陳後主辱井記大略以其向張孔二妃同
投井也愚按辱井可對貪泉

漢武郡太守阿陽李全西狄頌郡有問道通深益而
臨溪危峻李會與功曹李曼等鑿燒火石改高即
平人得夷塗作頌刻石歐公集古錄以爲李會惡
寧十年馬城出成州所得此頌以視南豐豈始知其
爲李會漢元鼎以汧隴西南接巴蜀爲武都郡後



分爲興州成州云

南豐與荆公俱以文學名當世最相好且相延
譽其論學皆主者右其師尊皆主揚雄其言治
皆纖悉於制度而主周禮荆公更官制南豐多
爲擬制誥以發之豈公與荆公抱負亦略相似
特遇於世者不同耶抑聞古人有言有給人無
治法三代之治忽各係其君之賢否法之詳未
聞焉三代君臣之辭猷亦未嘗有一語及於法
者詳於法必略於人秦法之密濶綱之疎其效
亦可觀矣周之所以爲治者盡見於尚書周官

之篇後千餘年至王莽時儼有所謂周禮六典
者出曰此周公之法也使果出於周亦不過周
官一篇注疏耳然其煩苛若此果可見之施行
否耶設果嘗行於周時異事殊亦可行於後世
否耶我朝以仁立國一切掃除煩苛承平日
久或者反以寬弛爲厭荆公遯勇爲新法嗚呼
不忍言矣南豐比荆公則能多論本朝政要
又責諫荆公不能受人之言使南豐得政當有
可觀者乎南豐之文多精數而荆公之文多澹
靖荆公之文多佛語而南豐之文多闢佛此又



二公之不同者而王震序曾南豐文乃特誇其
為制諾大手筆真所謂知其一者耶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六十三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之六十四

讀文集六

王荆公

古詩

詠陶鎔畫菜其後歸之老圃而結云陶生養目渠養
腹各以所能為物役愚謂荆公失言矣畫菜可言
物役種菜豈可言物役耶

四皓詩采之商山中一視漢與秦一視之語似欠斟酌

戲贈華致遠詩極言變易之態可為世訓



二公之不同者而王震序曾南豐文乃特誇其
為制諾大手筆真所謂知其一者耶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六十三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之六十四

讀文集六

王荆公

古詩

詠陶鎔畫菜其後歸之老圃而結云陶生養目渠養
腹各以所能為物役愚謂荆公失言矣畫菜可言
物役種菜豈可言物役耶

四皓詩采之商山中一視漢與秦一視之語似欠斟酌

戲贈華致遠詩極言變易之態可為世訓



桃溥行云兒童生長與世隔考究得是不爲世俗誕語

酬王應叔訪茶利害宜當權其子而爲民父母愚謂

此二句語意精到惜其臨事之弗思

送裴如晦宰吳江當知耕牧地性往交蒲青三江斷

其二洛水何由宰此四句說盡浙西水利之綱領

孔子詩子豈是文人詩料且自古未有如孔子之

語此本發於孔門高弟而孟子申述之者也荆公

乃謂其蠅螻何足知天高雖欲尊先聖言所以持

先師母乃自道耶

楊雄二首其一以孟子勸伐燕伊尹子說毫爲證美

新之比何哉其黨奸至辱聖賢耶其一謂聖賢樹

立自有師此荆公師心自用發見之語也

漢文帝輕刑以全人之刑體短喪恐妨人於身後荆

公識之已不知文帝之心矣惜露臺之費薄霸陵

之葬亦痛罵之何耶

秦皇天方獵中原恐非仁人之言也

東方朔何如夷與惠空復忤時人是以朔之直諫爲

非耶

杜甫畫像說得公當



農且詩撥漢云勿煩市門人綉統被奴僮當懸邊城
戎撥甲阻春冬就農人言之善用其心者也

答陳正叔天馬志萬里駕鹽不如閑雖非中道却是

大氣

收鹽詩與訪茶利害同皆能言不能行

律詩

題秀祠堂一日鳳鳥去千秋梁木摧溺愛不明如此

孰謂知子莫若父耶

評定試卷詩二首有云文章直使看無類勸業安能
保不磨疑有高鴻在廖廓未應迴首顧張羅言科

舉不足以得士也又云當時賜帛倡優等今日誰

才將相中細甚客卿因筆墨卑於爾雅注蟲魚言

詞賦非所以取士也然皆不可

雪詩平治險穽非無德潤澤焦枯是有才說得意思

佳但上一句正可言才下一句正可言德布置似

頗倒耳

兩過詩誰似浮雲知進退纔成霖雨便歸山

寄育王詩人更天寒最靜使士大夫或自號靜硬若

其取此果何等氣象耶

諫竹人憐直節生來瘦自許高材老更剛曾與蒿藜



同南宮然隨松柏到冰霜見其自少抱負不凡
嚴陵祠堂迹似磻溪應有待世無西伯可能留荆公
此言過矣古今隱士人品各自不同有抱天下之
志而隱者有無志於斯世而隱者有志念濬澤本
無操守而終變者抱天下之志如伊尹孔明是也
本無操守如盧藏用种放之流是也如嚴子陵特
無志於世者使其才足有爲光武縱德薄於湯武
獨不名正於湯武乎孔明尚輔一隅之先主奈何
子陵不輔中興之光武耶士必待西伯而後出孔
子歷聘之志荒矣

絕句

謝公墩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
來墩爲我不應墩姓尚隨公劇戲之巧如此
縑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一聯甚工詩中
重見

殺風景三字見戲蔣穎叔詩云但怪傳呼殺風景
知禪客夜相投

讀漢書詩畢竟論心異恭顯不妨迷國畧相同此語
爲京房劉向發不晚荆公何見也

縑郎字見三十二卷欽淵師詩



揚子詩千秋止有一揚雄荆公每尊之以比孔子而
畧孟子此其爲荆公之見識也

商鞅詩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爲重百金輕今人未
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荆公平生心事盡見
此詩矣然荆公雖博學而不明理誠之一字固未
易言信之爲義必有其實從來三文而酬金百斤
天下寧有此理比正商鞅矯情以行詖耳顧謂之
信誠可乎果誠信民將不令而從謂誠信爲驅民
之具何耶

讀後漢書云可憐寶武陳蕃輩欲興天象謬謂歸如
公之言則曹瞞輩盜竊神器皆順天者耶

集句諸作雖似劇戲其巧其博皆不可及
賦銘等皆凌古

書跋

上 仁宗皇帝言事書謂方今患在不知法度陛下
雖欲更革而方今天下之人人才不足須復古者教
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而後得其人古之人欲有
所爲未嘗不先之以征誅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
於天下孔子所至使君臣拘所不雖排逐而終不
變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



欲有變革則其事如此愚讀之駭然蓋公之昏愎
妄作盡見此書使吾

仁宗而少售其言豈待觀

豐而後天下騷動哉且愚聞之有治人無治法而
公首言不知法度何也何世不生材何材不足用
於世而公首言人才不足何也文王不長夏以華
孔子非甚不得已之事亦惟從衆爲人爲長存則
曰何必改作而公誣文王以征誅得忘誣孔子雖
排逐而不變何也昔賈誼嘗言治安於漢文之世
矣事理精確議論偉然文帝尚不爲之動況吾
仁祖重厚之德又過文帝而荆公陋弱之論遠慚

賈生薄而棄之正不待食釣而後知其詐也秦
何公清苦之行該博之學納交韓呂佯退求其言
不用而名益顯神宗以銳意期世之心而卒聽
之公遂得以副其當世之人才效尤王莽之法度
朝廷竟以征誅爲威公亦卒爲排逐而不變惡如
前日所言悲夫

集賢殿理者四薛同修起居注者前七後五以後
不復辨

擬上殿章與上仁宗書二同獨於人才救養等
說差更耳公平生所見想不出此



上五事劉子自言和戎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利

議入廟劉子蓋以帝居於陰庶僚言郊祀不當更廟也公非其說以為陛下尚在諫陰之中非可以制禮之時愚謂言凶不相於郊廟之禮皆吉禮也臣僚言不當更廟而不能并者郊禮固有遺恨公又併以入廟為無傷豈以遺事為遺古入官之說且古禮久廢不過舉行而已豈可以制禮例乎

論館職劉子謂當試問日親近之說臣嘗嘗本朝自年無事劉子言仁宗之為君得之歸之天助而勸其君以大有為則其哀

言郊無二主及祭地無燔燔之禮皆是

進字說劉子改三經義誤字劉子皆無義理公自沈溺固覺耳

捨宅為寺捨田為供村夫野妣之事亦煩 聖聽公之不學無識如此

乞解機務等劉子往往皆狠復不悛之言

內制

簡淡有古意惟効勝交趾一篇考其時熙寧八年交趾入寇以公新法擾為說則公已不當內制之職矣効勝乃其所自為英公侵官以行私且其時



彗星示變而勅牒有云天示助順已兆布新之祥
果天意否耶

外制及試三道其二以散文為之以此知祖宗盛時
制誥尚存古意自是詞之名立而朝廷制誥之文
遂同場屋聲病之羽翼矣

表

百寮買復熙河此率其徒以勸上者也

進洪範表謂陛下足以無天下之鬼瑣而紀綱憲令
尚或紛如當若筆子所述以深發獨智此語上之
言也除平章等謝表動屏以女妓回以讒誣此狼
懷之言也而乞退之表曰任怨特多於前輩曰智
或不足以勝姦而人人與之為敵此執迷終身之
言也

議論

郊宗議論其不同之義甚悉

荅聖問廢故事釋尚書慎乃憲一句稱為法以示人
此正與經意相反蓋公紛更一念之私所在而見
也

看詳雜議凡十四條惟議不當廢又運及都水監為
正當餘皆特他人之說議廢宮觀使副都監此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神宗借舉也惜公不能贊決之世豈有國家大臣而為左道異端看管祠廟之理亦豈有未嘗識其祠廟而擊空銜以素餐及一祠廟而數人重擊擊銜之理世俗習慣恬不為怪公好紛更而此獨不能贊決何耶祿以酬勞者也不釐務於義何取而公乃曰等之無功罪釐務則計日得遷不釐務則不得計日而遷為不均此尤謬論也

漢以丞相史刺察州郡謂之刺史 本朝許元為轉運使諸路有米貴則全輸錢以當年額而為之就米賤路分糴之年額易辦而所收錢米常以有餘

評定十二事議溫公謂為官九品之外別分職任差

遣為十二等王廷以為難行而荆公併非之

易必論釋易中字義甚詳卦名解始於剛柔始交之屯繼轉次第用序卦之法而論其次頗有牽強處內云中孚者至誠之卦无妄則不妄而已此恐未安無字與不字自是兩義也

河圖洛書義謂圖以示天道河通天而龍尚變天道也書以示人道洛中地而龜尚占人道也義亦通但未常不相聞而河通天之說恐難考

諫官論謂諫官之置為非諫官士耳而責以三公之



事主戴之而改則是士制命而君聽此公強很自
任不恤人言之心所發也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而
可曰君聽命於士乎

伯夷論謂伯夷未嘗有叩馬諫伐之事而韓王之頌
為大不然疑伯夷不過老死道路耳果如公言則
孔子求仁得仁又何怨之說及餓死首陽之下民
到于今稱之又說果何為而發哉甚矣公之好異
論疾正人而不顧經訓也

三聖人指伊尹禹湯言之謂各隨時制行以矯其弊
至孔子時三聖人之弊各極於天下乃出於聖之

時四人相為終始而集成非孔子一人之方便三
人者當孔子時皆足為孔子何哉公之外談也

周公論謂荀子所載周公禮士之事無之不過脩養
賢教士之法愚謂荀卿所載固不免後世增飾之
說然養賢教士乃公治定後旋為之制方其驅馳
艱難時安得而不下禮於士荆公之論適足以啓
後世為異者簡賢之心非有識之言也

子貢論闢史記所載說齊伐吳救魚是說理直又暢
可以成誦

揚孟論言性蓋公尊揚故牽合其說



材論謂天下未嘗無才與所上 仁宗書正相反而

此論爲正

命解謂孔子不得行道孟子不得行禮此不過嫉世
之言

對疑釋供奉官以下不得行親喪之意

洪範傳其字義多足取者

易象論解做序卦言次第之義

周南詩次解亦做序卦爲之

禮論謂荀卿不知禮自是曉然之理

禮樂論以道家修養法釋先王立禮樂之意則公滿

於異端之見也大人論亦涉異端致一以論言文字身

崇德九卦論言處困之道皆於理無背

九變而賞罰可言論蓋釋莊周之言所未曉也然其

言曰莊周古之荒唐人也聖人者與之遇約之不

聽殆將擴之海外不使疑中國此其言當書

天子賢於堯舜論孟子此言不過以其集大成功施

萬世耳而公以制法爲言蓋借以發一己之私見

又以伊尹伯夷柳下惠孔子四人相因而備殊覺

多事且謂道發乎伏羲而成乎堯舜昔揚雄以法

爲言則可耳道豈有待而成耶且又謂繼而大之



於禹堯舜之道豈待禹而後大者耶

三不欺論古人之言自各有彼當於理未凝恐不必
各指一事之偶不合者以難之也

王霸論明白可讀性情論雖間於理未合而謂情本
非惡之說王勇惠論孟子之說已明不待言者也
仁智論按里仁一篇已明白

中述之說平行述謂孔子非求行道恐是矯世愚按
孔子嘗曰吾豈匏瓜也哉安能擊而弗食

夔說謂集禹稷等衆臣成功夔所以稱其無之和生又
非以爲伐以美舜也

季子謂其葬子三號遂行既聘而反不盡哀爲非禮

孔子稱之蓋稱其葬之合於禮爾

荀卿辯其仁智之說爲失次

揚墨謂楊子爲已近於儒墨子爲人遠於道公益有
疑於孔子爲已爲人之分也不知義理各有彼當
孔子之爲已足務實楊朱之爲我是自私兩不相
干此說只合以孟子之說爲正

老子辯其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請無之
所以爲用者必有轂輻也無之所以爲天下用者
以有禮樂刑政也如其廢轂輻於車廢禮樂刑政



於天下而坐求其無之爲用也則亦近於愚矣愚
按此論其工當寫出執讀

莊周謂其矯枉過正

原性性說二篇闢韓文公

對難說命

祿隱一篇專爲楊雄飾事禁之非然皆泛辭無說可
解

太古謂太古之不可行

原教謂善教者正己而不強民

原過謂改過則復得其性

進說謂楊叔明以父任得京官不必自枉爲進士然

謂進此者皆枉己則次天過

取材敘策進士以經學愚謂人才皆可用顧人主用
之如何必欲求多於藝文間抑末耳

興賢一篇亦可讀謂商之興有仲虺伊尹其衰也

有三人周之興同心者十人其衰也亦有祭公

父內史過兩漢之興也有蕭曹寇鄧之徒甚矣

亦有王嘉傅喜陳蕃李固之衆亦有之說極精神

委任云不疑於物又亦誠焉此名言也然愚謂行之

以明然後無弊若公於呂惠卿輩何嘗疑之彼



果以謝報公耶

知人 偏明察可謂謂貧人廉淫人察佞人直
風俗言京師奢侈之弊

關習言父母死則燔而補之水中

復讎解謂復讎之義為亂世之子弟言之

推命對言貴賤天 所為阻當力於仁義文極工當

寫讀

使醫以喻專任愚謂有專任 治者有專任而亂者
言不可若是其幾也

汴說試富貴人寵術士者文 二可讀

議祭法謂鞭朴流徙之罪未嘗少弛而私販私市者
亦未嘗絕於道路昔洪王權酌霍光罷其法蓋義
之勝利久矣嗚呼方公為此議是非朕然何他日
之弗思耶

乞制置三司條例謂省勞善美重歛寬民力然則公
之行此自以為可利天下也

相鶴經謂作於浮丘伯而淮南公得之嵩山恐未必
然

策問十一道皆簡易

許氏世譜許規管羈旅宣歙間步舍有呻吟且死指



囊中有黃金十斤鬻以散骨者規負其肩千里并黃
黃正致死者家規蓋國初人生三子遂遂遠遂起
家云

傷仲永金鎔農家子方仲永五歲能詩父日携之
丐於邑人不使讀書十二三歲而詩不及前年二
十而泯然衆人矣教之不可已如此

書

荅韓求仁書前一段說詩後說論語皆有可觀

荅龔深父書謂揚雄之仕合於孔子無不可之美吾
斯之未能信也公山弗踰以費叛召季欲往欲往

非真往也向使其真往必有正救之矣豈至如楊
雄從叛又復而歌頌之耶

荅韶州張敬丞書文字宛轉可觀

荅司馬公書執迷之說也荅曾公立書很悞尤甚荅

呂吉甫王子醇書又相從於惡者也

與陳和叔內翰書謂其以券致饋喻令來取爲非交
際之道而不受陳誼甚正可以廉頑

荅曾子固書謂小說無所不讀然後能知大體嗚呼此
公之所以不能知大體歟又謂方今亂俗不在於
佛嗚呼此公之所以自誤而亂俗者歟



上相府執政等書皆公初年以私計擇官其上相府
有云牛羊之踐不忍不仁於草木按行葦詩乃牧
人禁止牛羊之辭故曰牛羊勿踐履或詩人感興
之言未必出於牧人也況可謂出於牛羊耶

與劉原父書晉梁王璠馮賈生悲哀洟魚傷人曾子
涕泣今勞人費財於前而利不遠於後此某所以
媿恨無窮也按公此言其良心之一復歎

荅吳孝宗書孝宗謂詩禮不可以相解公謂惟詩禮
足以相解愚按詩言人情未必真有其事禮則制
度確然皆有其實鄭康成以禮解詩或多拘泥動

以託興之言求之制度至其解禮則的當精製後
世雖有解者不過衍之耳吳孝宗之言恐不爲無
見也

荅錢公輔書公輔以先父芻公爲銘欲有所增損而
公斥之至謂其甲利通判市井小人皆可得之何
足道蓋公之執拗異厲多類此

與王逢原書謂窮而憂世近於救鄉鄰之闕

上柱學士言開河書此公宰郵時勤民之事也當錄
出

與李參書云闔門與其子市鎗盡得子之助猶不富



也其後公雖不能行亦可謂善喻然公本心常以
權民之利爲非所行新法皆求所以利民而不知
適以擾之故公終其身不悟

卷段縫書爲曾子固辨謗

上運使孫司諫書諫其令吏民出爲募人捕盜謂海
旁之人餉日殺人而禁之勢不止也今重誘之使
相捕告則州縣之獄必蕃而民之陷刑者將衆此
仁人之言也公時爲令而敢以此諫切其部使者
仁者之勇也

上人書云文者務爲有補於世而已又與祖擇之書

謂二帝三王引而被之天下之民孔子孟子書之
策皆聖人之所課文也愚謂論文至此不其盛矣
乎

荅王諫書云不幸而無以養故自棄於此此公作邑
時言也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他日公亦云居非
其好任非其事又云苟居竊食動輒媿心
荅蔣穎叔書說佛家無性之義然不可曉

啓

賀韓魏公啓言衆人之所未嘗作大臣之所不敢此
確論也公之啓皆平易如散文但逐句字數相對



以便讀耳自宏詞之科既設啓表遂爲程文各以
格名無復氣象

記

君子齋記大畧云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
古之爲此名也所以命天下之有德故天下之有
德通謂之君子有其位無其德謂之君子稱其位
也有其德無其位謂之君子稱其德也位在外也
遇而有之則人以其名子之而以親事之德在我
也求而有之則人以其實字之而心服之終篇反
覆歸重於德可錄出讀誦

桂州新城記謂城郭非先王所恃以爲存又不當以

爲後而歸重於得人理正文

敏亨縣學記謂莫先聖先師於學而無陋古也聖人與

天地同其德天地之大萬物無可稱德故其祀實
而已無文也皆說得正大

芝蘭記實賤題而寄興以及其大者意味無窮猶爲

諸記中第一

歙縣經遊記爲凌渠作也嘗考

蘇溪縣志記起頭謂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事
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此兩句關涉大



揚州龍興講院記結句云嗚呼失之此而彼得焉其
有以也夫此文法之妙世所共稱道者也然邪說
不泯故浮屠之寺廟被四海此何足以稱其賢而
反借之以貶吾儒哉

石門亭記文之變體也

撫州見山閣記謂富王豪賈往往能舊管室更亦當
因其餘力以自娛樂於理已短又賤召伯甘棠之
事爲非尤不安

九曜閣記揚州新園亭記撫州三清殿記皆隨事立
文法精確老蒼

序

周禮詩書三經義序皆公自主其說字說卒謂知此
則於道德之意已十九何過耶

老杜詩後集序云嗚呼詩其難惟有甫哉

石仲卿字卒謂成人則貴而字之春秋三百四十二
年間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已不失其所以貴乃
爾少也

唐百家詩選序云矧自力於此良可悔也可謂高論
已嗚呼公才高千古無書不讀於詩特游戲且悔
之如此况庸衆人平生矻矻於詩者乎雖然惟其



不如公所以不知悔

送孫正之序以不以時勝道爲說以孟子韓文公爲證此正論也

胡叔才序以無祿位爲親榮而指示其在我之榮

祭文

祭范文正始贊其力行終惜其不盡試祭歐陽公謂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凄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辯闊辯快如輕車駿爲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凡皆二公

寶錄也

祭東向稱霜落之林豪鷹鷂萬鳥逃避直摩蒼天又稱如羈駿馬以駕柴車側身隨首與塞同芻此言其才而不遇文皆精妙

行狀

曹瑋行狀載邊功詳可爲後世法

墓誌銘

孔道輔銘誌以擊蛇爲小事而附其後得體
魚致身誌爲其孫南豐作也未論遇合與究轉可法
蘇安世誌載其辨歐九見誣於首



節推陳之元誌無實事以虛文反覆可觀
贈光祿趙師曰懷賊時死節士也

李餘慶作草亭海鹽二監爲石堤自平望至吳江五十里皆其倅秀州時也

仲訥權明州推官辦海賊數十

臨川吳子善爲家有篤行發明處極可觀

七部陳君銘工

傅立遺戒以質田券還田主

郭維知南豐治豪猾觀政者

奉化王文亮遊之後也嘗渡浙江有志白垂百斤者

留守三日以歸之

海陵簿許平誌亦以虛文發明

知興元王公爲通判其定時能化誘其帥王嗣宗之
暴載其他事皆可法

劉牧均稅江西期年而後反曰是役也朝廷豈以爲
也亦曰愛人而已今不深知其利害而苟簡以成
之君雖以吾爲敏而人必有不勝其弊者

陳夫人生子余翼三歲而遊學四方不相聞在外十
二年以進士起家爲吏始歸見夫人於鄉世豈有
三歲而遊學西方者耶恐傳本訛耳



文人不護細行世有是言矣亦孰知博學能文
其清修苦節有如荆公者乎然公之文有論理
者必欲兼仁與智而又通乎命有論治者必欲
養士教士取士然後以更天下之法度其文率
曖昧而不彰迂弱而不振未見其有矜然當人
心使人心開目明誦諒不忘者或者辨析義理
之精微經綸治道之大要固有待於致知之真
儒耶惟律詩出於自然追蹤老杜記誌極其精
彩瓊瑤昌黎雖有作者莫之能及公其文人之
護細行者乎嗚呼文亦何補於世乃因細行而
致大用以其論理論治之差著而施之天下則
所傷多矣

蜀人黃制參有大年且九十作書撫州求荆
公集云人雖誤國文則傳世此確論也因附
此然公論治講理之文與題詠記碣之文如
出兩手又不當例觀也咸淳八年十月再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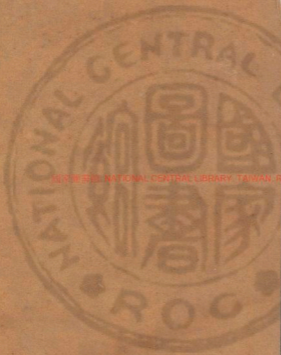
20250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EDS 0002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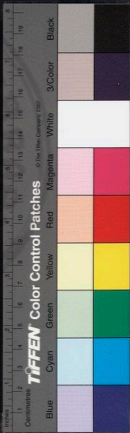


2025.05.13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十九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309/76 1.19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六十五

讀文集七

黃涪翁文

賦

賦十首對青竹得於嘉州意即吾鄉間碧玉之類也
茶賦謂寒中瘴氣莫甚於茶或濟之鹽勾賊破家於
是有胡桃松實云云蓋今用茶果云

詩

灑溪詩序言周茂叔人品甚高節中灑落如光風霽
月晦菴謂此語最善形容有道者氣象而乃謂灑



序

胡宗詩序序王定因文集序小山集序皆山谷文之

暢達變化可歷養者也若成編可長一格十六

伯夷叔齊朝記諷諫武王不用去而餓死則子死之

陽夏謝景平曰二子之事凡孔子之所不言可無

信也其初蓋出莊周空無事實其後司馬遷作史

記列傳韓愈作頌事傳三人而空言成實

揚惠之以望工妙天下為八萬四千手眼觀音不可

措手故作千手眼今之作者皆祖惠之

山谷詩東坡作文法云但就讀標引

雜著以莊周內篇論為第一謂由莊周以來未及嘗

音者晚得向秀郭象陸莊周為齊物之書以論語

斷論為第二謂義理之會也不能心通性達終無

所得以孟子斷篇為第三謂子雲知孟子

解疑篇論御奴婢云退自省不肖之狀在子躬者甚

多

扶遵禮知鄭縣縣無公築亭視延閣人童望之議李

士子頌歸之

且輩為吉州先是覺周輔增鹽課二百萬民已失生



理而媿綸上諸縣增課九十五萬公至則請今後
所增鹽勿以爲課

韓復知五臺山寺務司五臺供施傾天下惡少年多

竄僧籍中囊裏爲奸君隨其牲宿置于法

劉禹爲德棗縣監并決而征不除君爲歲鬪四十萬
四會縣民岑探爲妖經略使遣將童政捕斬而政部
由多不法黃幾復言於經略謂童政之禍百岑
探不足云

山谷貶黔州時李元叔仲良兄弟相繼周之

山谷作銘誌簡明有法多佳者罷補之父與劉道原

者宛轉尤佳

題跋

題自書卷後予所儗合雖上兩波風家本農耕使不

從進士則田中之虛舍如是又可不堪其憂耶

貧士不能相活富子不足與語

牧護歌是巴中賽神曲 又見所集

巴蜀自古多奇士獨不聞善書者

菴非屋宇不當從广三國隹光傳云居蝸牛廬中意

是今菴後漢皇甫規持節監關中兵親入菴廬悉
視即用此菴字爲有據依



子書有深樺妙句蓋普通中事不自然竊傳來信矣

荆公勸俞清老脫披著僧伽黎然生龜脫筒亦難堪忍後數年見之儒冠自若也山谷又嘗跋贈清老謂其文慍欲祝髮曰免與俗子浮沉子曰夫而與祝髮者游其中雖有道人亦如沅江九肋鱉示與俗子爲伍方自此始

男女昏嫁舉儀隨地自有衣食分齊所謂誕置之隘巷牛羊排字之其不應凍餓滿怒者天不能殺也覺眉終日者正爲百草髮春兩耳意天字○一

餘一華而香有餘者蘭一輪五七華而香不足者蕙

爾雅山有穴爲岫謝玄暉詩窓中列遠岫徐季海云孤岫鑿形在皆誤用字

荆公稱竹樓記勝翫亭記山谷主之

歐公賞和靖疎影橫斜之句山谷謂不如雪後園林纒半樹水邊籬落忽梅枝

司馬談之子迂劉向之子歆班彪之子固王延之子隱姚察之子簡季穴師之子廷壽劉知幾之子餘皆繼世子簡



狂僧誓酒文見二十七卷

二十八二十九兩卷皆評書法謂二王父子之後惟張長史顏魯公有讓本朝則東坡又論遺教經譯於姚秦弘始四年在王右軍沒後數年至貞觀中行遺教經

縣印却不祥云昔有道人禁人競渡不行舟人有嗜笑者道入云此有道術夜當報我乃謁縣令置床卧而借縣印閣其上中夜有聲礮然至印而止吾鄉明州州印缺角剛昔有太守李夷庚精道術嘗坐三江亭望船舟將至戲以蓊子設置酒盃而撥之舟亦與之俱旋俄而舟不旋夷庚驚曰此有報我者矣亟疊卓坐其下而闔州印其上俄有飛劍來缺印一角夷庚起而怒曰我戲爾乃遽尔耶作法沉蓊子撥舟亦沉以今縣印事觀之則有之矣或問不俗之狀曰難言也視其平居無以異於俗人臨大節而不可奪此不俗人也

山谷欲取所作詩文爲內篇其不合周孔者爲外篇

二十六
卷末

外集

墨竹賦陽虎有若之似夫子市人識之顏回之具體



門人不知

贈李彦深上丁分臘一飯飽藏神夢斷羊

上家詩云松楸十年拱和云芝菌生畫拱拱與拱各
字

送曹厚方詩子魚通印蟻破山愚問子魚出興化通

應港有通應侯廟故名此魚以小爲貴無通印者

東坡亦曾誤蓋傳聞以通應爲通印

泊舟白沙江口詩呼禹濟黃川呼禹字記出柳詩

題山谷大石畏畏佳佳石谷水畏音委佳音甫

崔公靜碾茶雪裏過門多惡客自注云不欲者爲惡

客出元次山集中又別詩云不用閑攜惡客來亦

注如此

挽李濠州未信斯言隔九京本音原今如字與城

字連韻

寅恭詩作大夏栽醉竹餘千箇春黃辰瓜蒲百區以

五月十三日竹醉及辰日種瓜也山谷自和師厚

栽竹根須辰日斲筍要上番成是竹亦辰日種

弈恭詩簿書堆積塵生案車馬淹留客在門言廢事
也

太和皇縣丞詩里多齊翫氏自注云翫氏漢書音闌



今濟南多此姓乃音諫

歐陽詒銘云世傳渤海歐陽堅石死趙王倫事其族
避地長沙故江湖諸歐陽皆祖堅石愚按此事詳

見歐陽公族譜

書九書研自點其面

出子第或

鹿啖瓦草薦華又花鹿葱鹿藥白蒿水芒其草齊頤

嵩山耳齋兎皆解毒之草故解藥者勿食鹿肉

食時五觀謂飲食之教在鄉黨曲禮而士大夫臨筭
俎則忘之愚謂此語切中人病而又豈惟飲食之
事為然哉然今僧人受戒第六念全藏此文真謬

用之觀觀之為教本自僧人來耳

與王子飛書謂作踐古無此禮近世李宗說始以公
狀施於私徽如至元之揚大年皆不用故在高位
而不可望以相知者未嘗與書其可望以相知者
不修世俗之禮

滄坊酒肆即是道場見成都府請六祖禪師文

雨晴過石塘詩晴油榭天如畫屏余按山谷謂油為
山之穴古作山用者非而今云晴油榭天幾自皆
其說矣

椰榆作由音押



對雨寄趙正夫故人疊疊去字木上女羅愚按汪內
翰作曾紆墓誌云宰上之木拱矣宰字代家字用
也

寄扶溝程太丞詩扶亭大夫伯淳父平生執鞭所欣
慕

會稽竹萌詩碩人俱俱舞公庭余友昔或謂余詩不
用經句然則亦無此拘也 玉蹠蹠 和什 謔詩 雨甲

煙苗 和

薩跋 和 詩中

雨甲

次韻子高綴葉青陰啼鳥下游絲飛絮落花餘見晚

春意思

豫章先生傳 先生其先金華人六世祖瞻以策干

江南用爲著作佐郎知分寧縣瞻生元吉

始小築水上元吉生中理中理生湜湜生蔗嘗攝

康州實生先生幼孤從舅李公擇學登治平四年

第調汝州棗縣尉除大名府國子監教授留守文

潞公留之再任先是眉山蘇公見先生詩於孫莘

老家因以詩往來蘇公以詩抵罪先生亦罰金直

差知太和縣核監德平鎮通泗州僧伽塔作發願

文戒酒色肉但朝齋午飯如浮屠法時元豐七年
三月也召入館修 神宗實錄丁母憂除同修國



史辭疾請郡

奉祠紹聖初謂實錄多誣責涪州

別駕黔州安置外兄作本路常平官避嫌移戎州

徽宗登極叙復又召為吏部員外郎不得拜知太

平州九日而罷以嘗作荊州承天院塔記運判陳

舉孫摘其語以為謗國除名編隸宜州卒焉年六

十一先生風翰灑落胸中恢疎事母孝有曾闕之

行遇郊當任子舍其子而官其兄之子嘗游嵩山

樂山谷等石牛洞之林泉因自號山谷道人王炎

集其文集形再為外集

諸縣皆近

別集

毀壁序叙山谷之女兄事嫡母之子洪民師年二十

五而卒姑惡之不以葬爰而投諸江山山谷築亭廬

山而安之

通神論序論六經之首深矣近世劉敞王安石之書

讀之亦思過半矣

馬文叔字序

元名名字如景蓋自漢魏以來失之詩

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行猶高山也而日景仰

之者余不知其說也

黃彝字說酒善溺人故六蠶皆以舟為足

有而不規者踈之也無而置戒者親之也



神輪藏始於雙林大士

注老子道可道一章 注常字云神鬼神帝先天光地自古以固存所謂常也其注無名云常無欲而生太空太空忽生天地天地以我為始故強名之曰無名愚按老子所言雖非義理之正就其本文意儘明白今山谷之注如此則不曉其何說矣

杜詩箋請急請俄也晉令如此
○竹葉出張華輕香篇云香榑竹葉青宜城九醞酒
○嶽中養鶴雖帶銅錫環狀神名烏鬼

蒼王周君筆有云乳孟之學不及於周公殆不曉其何義

戒讀書士大夫家不可不讀書種子絕

論作詩文云安樂溫飽君子所畏又自謂作詩在東坡下文云潛少游上雜文與無咎等耳

論俗呼字為龜直泥不熟也○橙橘屬也根兩旁長木

也今人書發為橙非是模音疑疑今之金橘是也

○吳莫音列榮務出獨見以珣迂人為賢者也○

倪偏或作魁疊象古魁壘之士○袞裳苑語本云

迦羅沙曳此云不正色譯書略梵語也○鏡神丸



雷留切。使令人不便利也。論周禮醢食以酒
爲餅若今發膠餅蓋炊餅也。旁曰帷上曰幕合曰
幄上承塵曰帟。

下手書蓋不能書者盡指節。

龍眠惟關與南越有之。左思蜀都賦云旁植龍目亦
不自知其失也。

青陽氏本洛陽唐末有虞部者官於蜀留居井研美
監爲富人凡巴蜀之青陽皆以井研爲宗山谷誌
其墓者名希古。

肩山史氏自字順王均之亂悉散其倉廩而自匿不

汙其亂有名褒與製者始皆登第

岫巖讀如苟壤山巖也

牧護歌巴峽祭神刻曲木如瓠擊而歌舞蓋木瓠字
誤爲牧護

或謂范子政父祖皆名士故宜賢山谷曰文王割烹
武王飪鼎叔且舉而薦之管蔡不食誰能強之
陳端夫田武成學入任其意常欲一自洗於沮且之
問

題書葉不可使士大夫不知此味不可使天下之民
有此色



烈風偃草木客子當藏舟入浦淑中強人力牽挽欲
何之耶

元符三年十二月甲辰夕雪寒呼酒崇寧四年二月
庚戌夜沉醉作草皆在元豐發願不飲酒之後不
曉山谷之發願果何如豈輕諾者耶誰實強之而
輕諾也

跋章草千字文章草言可以通章奏耳千字乃周興
嗣取右軍帖中所有字作韻語章帝行未有也世
乃以為漢章帝書謬矣
篆音網繆之繆漢以來符籙書也

史紹封乞書為它日相見之資山谷曰今日魯直即
他日魯直又安用書為質耶

晉城劉仲更多附錄遺唐書天文地理律曆五行志
皆所更定諸公仰成而已

山谷作靜照禪師紅鬚遠山作眉紅杏腮嫁與春風
不用媒阿婆三五少年日也解東塗西抹來

書簡

極熱物能驅逐藥力隨天府出則十不得四五方
陰陽家謂克己者為官既已從仕則受制於官不得
悉如意也



刻春鉏之股以喻於菟宜能久堪耶

數十年先生君子但用文章快後生故華而不實

世間鄙事有甚于期一切放下專意修學

涉獵百篇不如深考一卷

文章無他但要直道而語不糊俗

鑑蓋古有短柄沈約四声云鑿鑿柄曲

二雜前輩用擬魏太子詩序云楚襄時有宋玉唐景

梁孝王時有鄒枚枚疑滕王閔會集主人有兄弟

俱是顯人耳

人生須轅生車之平養一佳士教子弟又當尊敬之

久而不勸乃可以盡君子之心而享其功

涪翁孝友忠信篤行君子人也世但見其嗜詩

老工嘲詠善品藻書畫遂以蘇門學士例日之

今愚熟考其書其論著雖先莊子而後語孟至

晚年自列其文則欲以合於周孔者為內集不

合於周孔者為外集其說經雖尊荆公而遺程

子至他日議論人物則謂周茂叔人品最高謂

程伯淳為平生所欣賞方蘇門與程子學術不

同其徒互相攻詆獨涪翁超然其間無一語黨

同方荆公欲挽俞清老削髮平山涪翁亦憂諫



不容且識列子爲有禪語而謂普通中事本不從德嶺來此其天資高明不繙不譯鼻蘇門一時諸人可爲議况公雖以流落無聊平生好交僧人游戲翰墨要不過消遣世慮之爲而究其所能垂方百世者實以天性之忠孝吾儒之論說至若禪家句眼不可究詰其是非者等於戲劇於公豈徒無益而已哉讀涪翁之書而不于其本心之正大不可泯沒者求之吾惟不足知涪翁亦恐自誤

前輩多以其所居自名東坡涪翁則皆以其謫居之地名稱涪翁亦足配東坡若山谷乃其別號問寺名翁傾其林泉而樂之故亦嘗稱山谷然山谷本唐杜夔獠黃氏洞名翁黃氏也雖不當襲用但宜稱涪翁云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六十六

讀文集

汪淨溪文

詩

石舟歎以宣和五年常州苦旱乃竭支港之水通載
石之舟而作也桃源行似亦因當時求仙而作清
谿行則紀方臘之變

竹枯葦覲計湖食班春古岩寺班春謂勸農也二卷

有客來相問詩謂五代時賀水部所作三卷

賦翁養源瑞松詩云絕勝分封五大夫愚按五大夫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六十六

讀文集

汪淨溪文

詩

石舟歎以宣和五年常州苦旱乃竭支港之水通載
石之舟而作也桃源行似亦因當時求仙而作清
谿行則紀方臘之變

竹枯葦艸計湖食班春古岩寺班春謂勸農也二卷

有客來相問詩謂五代時賀水部所作三卷

賦翁養源瑞松詩云絕勝分封五大夫愚按五大夫



者奉爵名非五人也用分封字未安。紙紋

卷五

外制

錢女士換武制謂雖唐近世二選亦迭為之

卷十

李綱落職制用驩兜少正卯為比得無已其乎大氏
誣賢之言多援此

洪皓鶴二官以出使未達而辭難合考

顏岐贈三代制初謂孔氏少衰而顏與既非所宜言
矣繼用陳太丘事而謂顏庶幾焉得無少貶顏氏
耶

建炎紹興艱難之詔見十四卷令人痛心猶賴代正
言者有若而人也

奏議

繳孟忠厚文資授漢章帝欲封外家而馬后不從

奏論諸將無功謂獨張俊明州僅能少抗不增兵益

戍反旋軍空城以挑之未幾果殘明州無噍類是
殺明州一城生靈而

陛下再有館頭之行者張

俊實徒之也杜充守建康韓世忠守京口劉光世

守九江而以王瓚顧杜充其措置非不善也而世



忠八九月間已掃鎮江所儲之寶其裝海舶焚其
城郭為遁計泊杜充力戰于前世忠王璣卒不為
用劉光世亦不出一兵方為韓杞朝夕欲宴則朝
廷失建康虜犯兩浙乘輿震驚者韓世忠王璣使
之也夫豫章太母播遷六宮流離者劉光世使之
也而張俊方且以萬人殺獲數十人之功冒朝廷
不賞之賞自明引軍至溫道路鴻大為之一空
世忠逗遛秀州放軍四掠至執縛縣宰以取軍糧
至璣自信入閩所過州縣激索動以千計此事人
皆知之而不敢言者以天步艱難正藉此曹為重

而不敢言耳今日諸將在古法皆當誅然不可盡
誅也惟王璣本線杜充敗于前而璣不救當先
斬璣其他以次敗降使以功贖過如張俊之軍獨
可賞其有功將士耳所以移軍觀道者俊也罪亦
安逃

乞修日曆狀云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
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唐及本朝宰相皆兼史官其
重如此

撫州乞罷造戰艦狀云威命臨之上下便文遞相遞
責至懸而極矣推移不行則浚民脂膏以應期會



且以臣所領一州言之歲得酒稅錢不過六萬緡而月營大軍起綱水湖官吏軍兵請給衣賜打請頭鐵葉等錢歲常用六十餘萬緡以為不取之於民是欺陛下耳

行在越州條具時政書大要謂必陛下能使諸將諸將能使士卒其言懇切反欲精擇偏裨十餘人付兵數千直隸御前而不隸諸將以漸銷諸將之權

進書劄子設四類求之一年表三官闕三政迹四凡例

論僑寓州郡劄子東晉治金陵於江南北僑立州郡納流亡之人故江都謂之南兖州則兖州之人所歸也京口謂之南徐州則徐州之人所歸也以至南豫州南司州亦然臣愚以為莫若因此時用六朝僑寓法分浙西諸縣悉以兩河州郡各之多印榜文先行散布俟其入寇徐以旗幟招之彼既知所居各有定與鄉居無異亦何為而不歸我哉論淮南屯田劄子虜師既退國家非暫都金陵不可而都金陵非盡得淮南不可欲保淮南勢須屯田表

行在百官謝許東轎云方披棘以立朝適兩霜之在
候慮東敷改或至顛憐乃曲軫於容怒俾獲安於
徐步愚按此亦南渡後百官乘轎之事原也

皇子賀此郊禮成六表蓋北郊之禮惟 徽廟嘗行
之

啓

到徽州鄉郡謝啓以鄂重來疑千載去家之鶴文游
半在或一時同隊之魚此瀟灑出塵之語也

蒼道七梁舟林得請歸里丁令重來嘆滄海千年之
別知章得請分鑑湖一曲之秋

記

洪州石頭驛記天下事變矣以爲不足爲故陳以道
弗不治單襄公知其必亡晉以諫人之垣瀛諸侯
而子產知其不能道路次舍亦豈政之細者耶
洪州右獄盡心堂記今吾子一杯相屬於此亦思
有向隅悲泣蒲室爲之不樂者乎亦思有挫楚之
下何求而不得者乎亦思有禁切寒不得衣飢不
得食者乎輕用民死幾何其不挽弓自射也

辰州神惠廟記以神之受職爲言得體

鎮江府月觀記劉峯李高之所更新也謂形勢多雄



足控制南北豈直驅人轍客區三登覽之勝東曰
海門鷗夷子皮之所從逝也西曰瓜步媿佛狸之
所嘗至也其北廣陵則謝太傅之所築埭而居而
江之中流則祖豫州之所擊楫而逝也今攬而納
諸數楹之地使千載之事了然在五目中則李高
之志可知矣

巖為高風堂記始謂帝王功成志得必有輕天下之
心於是若沈問有不得而用者出而百年之風俗
係焉漢之二祖皆以布衣取天下高祖時有四皓
莫能致連光武立嚴子陵亦不為帝留是五人者

出處相類然四皓晚從天子之招而風節藏於功
名子陵終高節故東漢之士尚風節而以功名為
不足道鋪叙既足又接以四皓學伊尹子陵學伯
夷然後獨歸之本題之子陵而收焉其文學布置
極佳可為作文者之法但以四皓此伊尹子陵比
伯夷皆不同耳

廣德軍堯文正公祠堂記以浩然之氣為主謂公立
朝如史魚汲直憂國如賈誼劉向守邊如馬伏波
羊叔子雖庸人孺子知之獨筆任之初有卓然大
過人者史失其傳不得不紀乃叙其事而終以柳



宗元上段太尉遺事抑揚而收之

鎮江府大成殿記謂道嘗佛利之立其徒志堅而材
是有立既非事情矣又謂吾夫子息爭已亂之道
有功於世何其卑耶大氏道佛之盛由世俗信耶
為禍福傾動所致而其徒又無家可歸相與丐乞
經營為終身屯聚衣食之地故成之易夫子之道
乃民生日用之常安習而與之相忘既無異端之
張皇誇矜其學官乃朝廷所設以教育人士必侍
上之人甚崇重然後為士者肯於違父母違室家
以從之潛至之成否蓋在朝廷非士之事也故成

之難是豈為士者之才志皆不異端若哉夫子如
天覆地載民無能多而又止以息爭已亂為功此
何等議論甚矣文墨之士於儒道未嘗知味而語
言妄發之可羞也

鄭固道寓室記自淵明寓形宇內一語宛轉發意文
勢極可法

永州玩鷗亭記此浮溪賦所作也如曰使吾心有以
勝物則李廣之石可使為虎使吾為物所勝則樂
令之弓亦能為蛇苟吾心如木石而無所示則鷗
莫得而闕矣何為而不可玩哉語意極工



養浩齋記貧富貴賤死生禍福皆足以入吾胸中爲
浩然之寇

何山書堂記謂指以其居爲寺者非也

植齋記以苗喻德文極委蛇愚按此說本劉向說死
秦儼堂記九煙霏空翠之過乎自泉聲爲哢之屬乎
耳風雲霧雨從橫合散於冲融杳靄之間而有感
於吾心者皆取之以爲詩酒之用古人有貴於山
水之樂者如此豈與夫槁項黃馘欺世眩俗者同
年而語哉

植德堂記謂君子非若屠然置盛衰興廢於胸中知

修身以待其定而已未授王祥玉覽隱居三十餘
年以孝悌著聞及晉而子孫蕃大更六朝隋唐至
譜牒不能傳文意高爽可觀近世水心亦作種德
菴記取而並觀則知泮溪之過人遠矣
靖州營造記叔孫昭子所館雖一日必葺其隱室而
惠爲彭城令橋梁郵亭不修兄宣知其不能

序

魏公文集序文雖同乎人而其所以爲文有非人
之所得而同者

吳園先生張公春秋指雨序孟子去孔子百餘年於



書武成詩雲漢皆疑至春秋則曰孔子成春秋而
亂臣賊子懼未嘗片言置疑其間其懼非懼聖人
之書也懼天下是非之公也自三傳興而聖人之
經始不勝其煩好異者冥思力探無所不至乃至
子以父學為非弟子以師說為愚況其他哉愚竊
此說為有理至其序洪興祖春秋本意且謂仲尼
復生不能易而末乃歸之與祖可草辟廢封禪之
儀則文人之妄意談經其舛甚矣

雜著

盧吳知錄書所重在文而排王氏之經伊川之學

郭永傳永大名人建炎初車駕幸維揚寧海守京師
末為河北東路提點刑獄澤潞末與大名帥杜充
相犄角末得赦大喜即朝夕謀戰守且因結東平
權邦彥為援不數日虜震河朔已沒州縣皆叛虜
應宿軍宗澤死杜充移守京師而以張益謙代會
范瓊亦會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入寇大名孤處
其間力屈城陷虜欲啗永降之末戰手懸罵不絕
虜令斷所舉手并其家害之是時死節若劉貽李
若水向子韶齊安國張克威楊邦乂皆章意尤著
然皆賊不屈無如末



王氏贊 王氏蜀時艱難黃金陵正覺寺十八年而啓之棺衾皆腐獨夫人面如生自有夢獲之遂以爲奉佛之報而爲之贊應謂棺衾之易腐者艱難時敢殯器物不堅也而自如生者死而不化世俗徃徃有之皆不祥之事也蔓延其上棺壞而夢及之可哀之甚也何贊爲

跋上舍題名 神宗始以經術造士欲遂頒三舍天下未暇也 徽宗益新月書考考之法崇寧三年

首命上舍生賜第者十六人恩按學校講明義理於鄉舉重選仕進之路無闕也 慶曆法以諸士子

拾義理而牟利務壞前乎千萬年之學校禍後乎千萬年之士習藥京平生之罪此爲第一而世乃習以爲當然悲哉

陳文惠公書事公相仁祖恩宥分有御封至私第公不啓封來日奏曰今中宮虛位張貴妃有寵恐奸人傳會請正母儀若誠此事臣不敢啓封仁祖首肯曰姑置之茲舉益開悟轉核於談笑之頃一言興和矣

墓誌

汪伯彥丞相誌謂伯彥和相州 高宗以康王使寓



不戒也
汪澣開府。澣孫王安石釋經之議又首傳其說。越
按浮溪愛澣者而首譽及此殆不辨是非矣。
勝原桓密誌建炎三年宰相呂頤浩建幸武昌是為趨
陝之計既還建康又建欲盡棄中原焚寧靈樞居
民於東南公力持不可幸成方求淮南呂頤浩歌
從之公命趣知徐州公扈太后奉神主至洪州劉
光世不能守金人渡江退保夔州御史張廷善論
之謫永州遷

薛劄劄學誌。欲宜興人政和宣和間直言人也。諱



今群臣無不能唯以善候伺人上承望大臣爲向
昔者謂之才又言內侍省不隸六祭又言三省吏
官至四品又言近侍建壇專論趙良嗣獻平蔡若
爲狂妄論范之才謂徐水有難可出爲狂妄論徐
揚等進奉後苑建炎三避虜明州卒於昌國縣蓬
萊鄉華都縣學隱

傅增時制法撰定北郊之議方建中靖國秋見時事
更張曰揭其始此字首引去

竇鐵閣學誌張邦昌爲敵至揚州公適在焉師臣國
視莫敢發公遂取書焚之北向長號

特制張擴誌公字彥實嘗爲中書舍人吳璘入觀乞
用權練承宣使因爲其子煥文資公持不可劉光
世疾革授例乞免其家差役科敷又持不可

曾衢州紆誌布第四子也爲兩浙轉運總制招盜孫
誠等降祐皇后葬公爲修舉議者欲緝園陵公曰
此特贊宮耳朝廷用其言

徽猷陳充誌金陵失守陳興宗以金一篋香君已而
興宗陷虜君展轉販聞寧舍已壹而保興宗之金
訪其子歸之

中大夫陳序恭誌蔡京之黨王相欲增鼓鑄君曰山



澤之利不可竭祖宗之額不可渝

徐師仁當徽宗修道史時充潤文官九四人董睡
淵尤長釋氏書為書寫流布四方愚每謂異端之
書皆中國士人撰成此亦其一證也

龍圖張根狀公二十一登第四親在堂以大父母年
高致其仕則思及之遂以通直郎致仕年三十一
是年父父母恩及其祖妣以妻封及其母未幾復
以已得之服為祖祭及卧山林父而朝廷落致仕
起之晚復以子之官官其叔父皆非故事特旨從
之其既起也提舉常平田疇之銀桑拓之植溝疇

之修者以千萬計嘗極論和買之弊以為本路歲
租百四十萬解給中都百三十萬而官廩五十萬
使歲入如數猶缺四十萬舊以鹽利三十萬緡和
采故雖凶歲不乏自更法以來州縣重取民耗米
以給民既不堪其苛而和買四十萬緡復以無所
從出之錢給之又言祖宗立國東南上供額六百
萬斛明發運司本錢數百萬緡使歲廢采以備非
常隨補徐取此萬出良法也自希恩者以為羨餘
獻之故朝廷不足則下諸路補發勢必數於民為
無窮之害臣以為補發不當復惟盡以鹽額還漕



司采本錢還發運司爲便遷轉運使會歲飢疫朝廷責補發不已又促輸納縮之期追遠年無名之驚官田者大虧上供之數公歷陳利害奏罷之且乞以封墊鹽盡給和買還之民徒兩漸又言東南諸路闕乏之由除贖學宗空添置官兵及非泛地買外茶鹽鑄盡入權貨務耳若止分其半以予漕司諸路當亦少寬又乞罷土木及人臣賜田產房廊賜金帛賜帝跡奏大臣權倖皆悉又因親書奏花綱事字誤遂坐以不恭之罪謫柳州卒

張嘉其子至綱其婿愚按浮溪所撰諸賢誌狀行

事之可法未有如公者也故錄之詳如此

浮溪之文明徹高爽歐蘇之後邈焉寡儔艱難愈從之際數陳指斥尤多痛快殆有烈丈夫之氣至其行責詞則痛詆李綱草麻制則力褒秦檜平居議論則鄙經學而尊詞章詞章陋習滅沒人才一至此甚不然公之成就豈止如今日所見而已哉

蘇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六十七

讀文集

范石湖文

詞賦雜詩

館娃宮賦謂吳王未聞大道宜其志荒

問天醫賦謂不敢以人勝天

望海亭賦設客辭以誇之亂曰有是哉吾將觀焉

桂林中秋賦感九得秋而九從

楚詞四首論誓惡遊交難將歸

古律詩河豚嘆百年三寸咽水陸常有藪一物不登



蘇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六十七

讀文集

范石湖文

詞賦雜詩

館娃宮賦謂吳王未聞大道宜其志荒

問天醫賦謂不敢以人勝天

望海亭賦設客辭以誇之亂曰有是哉吾將觀焉

桂林中秋賦感九得秋而九從

楚詞四首論誓惡遊交難將歸

古律詩河豚嘆百年三寸咽水陸常有藪一物不登



姐未負將軍腹

荆公墓六言本意治功從木何心黨禍揚塵報讎言
敬行劫作偷翻成不仁

姑惡詩東坡云姑惡姑惡姑不惡妾命薄石湖謂此
句可以泣鬼爲作後姑惡詩首云姑惡婦所云恐
是婦偏辭斷曰姑不惡婦不死

舟行驟雨云圓荷暈雨點濃滴走波面

俊催租行賣衣得錢却納却病骨雖寒聊免縛去年
衣盡到家口大女臨岐兩分首今年次女已行其
亦復驅將換升斗室中更有第三女明年不怕催

租苦

石湖初爲新安掾謂歙溪爲浙江之源正可言江述
黃君謨州學記云潁江地卑自微至累二百灘以
乳灘爲最險微之黃山三十六峯以夫都峯爲最
高有溫泉在黃山之朱砂峯下

次韻胡邦衡人窮名滿世天定客還家

贈倪文舉失門不多釣竿手萬卷難供抓腰具

會最夜半詩貧看雪橫蒲衝月上簾窺步砌歸自
注云步砌吳語也

第十三卷律詩使虜道中作云汴河自泗州以北皆



酒草木生之土人謂 本朝駕回即開

西瓜本燕北種石湖謂今河南皆種之

黃河將決颶伏流先出名漸水

滑州為河淪在積水中

韓魏公墳無恙

曹操七十二疑塚許願說羣胡為卦土蒿墜亦有智

安肅軍北門外為出塞路十五里至白溝亦名馬本

朝與遼人分界處渡江即與太行俱堊燕猶未斷

涿北燕南之間有灰洞西旁皆高岡

謁鷓巾館伴所奏

燕宮宏侈過汴京亮所作也龍津橋以玉石為之

第十四卷游弁山石林故居已廢矣

餘詩皆浮湘入廣時所作題涪溪謂元結寓譙為非

游愚溪注鉗銅厨斗也潭形似之

鑿茶出脩江治頭風老酒留數年南人珍之故以鑿

茶對老酒一南人以蚺蛇皮作腰鼓交趾以象革為

地蔡又以蚺鼓對家整皆風土語也

石湖帥廣之明年乙未年五十矣是年正月二十八

日自廣易蜀五月二十六至遂寧紀行詩百三十

五首嚴關者桂之守險處至是出嶺矣鐔甯者在



柱之興安縣五里秦史祿壘石壇前銳如鐮迎海
陽水分為南北即湘離二水南流為離北流為湘
言二水相合離羅江者嶺北初程北流入湘江移清
湘縣全州界也入零陵縣永州界也去零陵十里
為瀨口有營水來自道州營道縣湘水來自桂之
海陽至此合為一江按瀨水出九疑山至永與湘
水合宜即營水即湖嶺之間湘水貫之凡水皆會
之以瀨水合者曰瀨湘以蒸水合者曰蒸湘以沅
水合者曰沅湘沅遠在折陽縣南五里自永州界
入衡州過潭州為洞庭其南曰青草湖是為重湖

由是而至湖北之澧之江陵入蜀江泝峽州造始
巖有一百八盤有鋪天三里有蛇倒退有麻線堆
有胡孫愁有判命坡決為蜀之第一州湖北之極
處由是入歸州為夔路長五截入歸州郭下三
分之二水極險為入酢壘至巴東為峽口入巫山
峽其盤渦之大者名黃潭其地刀耕火種斫山木
盡蹶候雨前一夕火之藉其灰以糞有物名笮音
竹竹索渡水者自巫山邊陸避黑石諸灘過寬門
關入瞿唐壚滪灘為夔州萬州合州皆山也至夔
寧府始見平川遂寧則潼川路矣達成都沔熙四



年丁酉公出蜀

將至公安詩云我馬虺隤我僕痠豈不懷歸畏简书
愚前年上孫江陰大閱詩有云悠悠旆旌馬蕭蕭
有同官云詩無用經句者今石湖集中此類甚多
豈近世晚唐詩始不用經語耶

蜀音難曉反以京洛音爲虜語或是僭僞時以中國

自居也既又諱之改曰魯語

見安州志

老宅即老人村也舊名檢澤石湖更今名

空橋以繩架空

萬州杏則核方實以核爲杏仁

恨石二字三見此冊湘口夜出詩云恨石踏清漲土

門詩云恨石卧中路

道十卷

離堆行云殘山恨石樓

虎卧

十九卷比奉大守編道云地水

又後冊二十

卷禮唐行云盤跋疏川恨石破是石湖行川湘間

皆以恨名石馬按皇甫湜恨石銘謂秦皇發石驪
山爲墳礎有石屹住人力莫施故老相傳遂以恨

名此語雖不經而恨石之名已有自來京口甘露
寺亦有恨石乃傳爲三國孫劉事蔓展轉附會耶

二十卷公出蜀時詩也江安近瀘州有張旃三遊言
湍急過之速也有漢亭有章阜紀功碑○瞿唐



行注云。靈巖撒髮不可犯。一夕水漲沒之名青草
齊遂略其頂而過。白堊赤甲皆峽口大山黃巖
黑石臂峽中至險。入峽西岸有聖泉。舟人向之疾
呼曰。人渴也。泉即迸下一杯許。復乾。黃巖灘下
連天龍壑。秣歸縣治。世傳宋主宅。旗亭。願宋玉
東家。巫山不止十二峰。其大者十二峰。東西各
一峰最奇。黃牛峽。廟爲黃牛神之居。門有石馬
即歐公所夢者。亦有盧高峰。上有黃牛跡。此山名
假十二峯。扇子峽。兩岸山尤奇。至荆浩回望山
無一點矣。南樓在鄂州。江州。更樓後人以亮嘗

刺江。故假鄂之名。天孤山。激浪磯。皆在湖口。
馬當伏。卽小說載神助王勃一席清風處。
二十一卷。還直玉堂與還吳所作。

太湖靈祐觀有垂絲檜。林屋洞左。又二門曰雨腸
谷洞。毛公壇。劉根也。身生綠毛。故云。銷夏灣。
吳王避暑處。華山寺在西山。盡處多泉。泓
嘲。蛟四十韻。極工。層層而起。如昌黎諫書詩。

二十二之二十六。劉鄴所作。自鄴移金陵。將行。徧
游諸山。至金陵。而詩少。其所游鍾山。半山耳。
歸。具有上元節物。三子二韻。工緻。



釋氏謂常行為般舟

之行

馬齒苑中有水銀雞頭茨也名水疏黃爲對

白髭行跋四十四歲出驪四十九使廣復使蜀又十

年垂雪髮作此

所藏小巖厓壁石也煙江墨嶺太湖石也天柱峯

芙蓉也皆歸休時閑玩

甲辰除夜吟多及閑適之意請息齋庵有作則絕交

之語常有激也夜坐有感詩讀下

丙午新正詩石湖年六十一矣有云人情荏弱非今

雨老境增年是減年口不兩起休盡殺生能幾展

莫言錢自此皆退閒消遣之作矣

吳越詩集卷三夕看消費一年忙

初夏詩白芙蓉紅費相尚好春色見薰風

田園詩與內規樹云三公只得三株看閑客清陰滿

北窓雪下菘云朱門肉食無風味只作尋常菜把

供。其閑居動息皆以牆外人物爲節

重陽後菊世情兒女無高韻只看重陽一日花

送文靈養正煩君笑領婆歡喜

靈巖畫像長句三篇與蒼煙古本二千秋

關田數四首言大家之好細民



素羹詩新法儂家骨董羹

元日立春併煩傳菜手同捧銀椒盤

吳農忌五月甲申乙酉兩九忌乙酉

二十七卷
梅雨注

又忌

立秋雷

二十九卷

臘月村田樂府十首冬春行

冬春
不絕

燈市行祭竈詞口

致鶯行爆竹行燒火盆行照田營詞分歲詞買臘

歡詞打灰堆詞梧子能噴憂

三十三卷
雷後十卷

虎立石井在張又新東南水品第三又廢不知其處

石湖以大方井語登老後之

白玉橫步履詞序甚工類雜文畫記

愛子歌符夫披裝舞白鳳雜子

源史不遠妨性命呼童盡搗粳

其養正元日六言流年五十踰二時日半百過三百

謝次韻歲踰耳順俄七年去者稀只三

奏狀

繳偽會齊仲斷案為中書時所奏初乾道六年七月

四日指權限三日毀印湖州齊仲以八月十七日

有犯斷以死罪謂在三日外也石湖謂七月七日

降指揮十一日方闕戶部檢法案金部之與法案

同一曹局頃步之間八日方能闕行而况傳至外



州合正寔會湖州出榜的日仍豁限三日勅限外
照本人所犯日子然後處斷愚謂此仁人之舉也
記之

主管殿前司公事主友直妻男娶左翼軍統制趙渥
女以渥分戍永南免避親嫌石湖謂如渥比者始
可權免備劉錡之於劉洎不避子姪之嫌吳璘之
於姚仲不避姻家之嫌皆致敗三蕃兵官利害勳
關生救非若州縣官止於舉劾而已令諸軍不得
因今來請揮輒容各避親充將佐

簡便知宗士錄乞照明王例全支米麥等因欽此

奏立受權親固聖人之用心法行自近始亦聖治
之先務也近無尺寸者相習如此異時勳臣戰士
若復越制請求則如之何而拒之

以宋史及命規蓋秦檜親魏者以上中

廣西歸酒稅商船所入 祖宗撤諸路錢物助之湖

北軍衣絹四萬二千匹湖南絕一萬五千疋線一
萬兩廣東米一萬二千石提鹽司鹽二千五百萬
斤韶州岑水場銅伍十二萬斤什木路錢一十
五萬貫總計一百一十餘萬貫並充廣西支遣軍
炎兵興諸路不復撥到所藉者皆資鹽耳廣西漕



司發發鄂州大軍經略司買為靖州共二十一萬
計以撥諸經費及諸司循例支遣共五十二萬一
千八百貫通計七十三萬一百貫均撥贖數諸州
出資餘收息充歲計外又別支益附賣以六分為
大軍買馬及靖州歲計四分助諸州又計二十九
萬四千一百貫有畸紹興八年六月改官賣鹽行
審鈔利歸鹽司分隸起榷中漕臣高繼上具舊來
經費已失四分所管十九萬四千一百餘貫之利
又候擬鈔法必及歲額以太半不可指率之錢為
一節歲計以致諸州困乏軍無贖卷後因鈔鹽不

行乾道四年六月四日復令官番僞東鹽廢弛以
不得通西陸為說乾道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復通
行客鈔石湖入蜀道宜州對境南丹州莫延堇又
省地作邊諸皆因邑宜融邊郡無餘糧軍致廢弛
所致力請於朝以復行官賣鹽為第一事繼又條
四事一乞招填諸州將兵二乞以前提刑滕厲效
用軍發赴行在逃亡者招充本路效用小弱者斷
給糧自便三以廣西人少一保勸隔山川改戶長
法止以三十戶為一料四以薄尉規避上司別差
無請者撤之乞禁止又劾宜州兵官不之任及冒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極遠又轄鈴將副老者與祠乞改四月十五科
舉為三月十五以免冒暑乞以銓試三場分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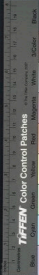
附錄

奏四蜀酒課重上為山上供錢四十七萬對減折
估成州東柯鎮太平監之間去廣境三十里有銀
坑恐啓戎心邊塞之論安撫司不當辟城寨官軍
屬制司凡皆帥蜀時奏也

薦知繁昌縣鮑信叔詣州抱酒稅額而減酤價罷市
征商殊悅集縣計以充補解前官欠三年減餼民
戶猶有餘積愚謂以信叔為能吏則可耳後不可

繼必有受其弊者然楊萬里尤不皆薦之

知赴州上殿陳日力國刀人力之說謂稽古禮文之
事太繁承平靈費之吾未盡又陳錄問事謂法云
人更依句宜讀無得隱漏令因自通情以合其款
詳此法意不止讀成案而已今雖絕其文曹囑其
語造次而畢欲委長吏點無干礙更人先附囚口
責狀覆案無差然後亦點無干礙更人依句宜讀
又陳閱軍事按令惟郡守兵官得法不堪被帶人
當首其餘東用廂軍今憚肄習而應司局降就相
軍或徑降刺貪是簡關木精也舊制營房預備兵



官不得替移發兩經時有司先其營寨人有營無
屋雜處間井是營伍未立也

召對劉乞招開弓手其後爲右史又直前奏之

論不舉平準紹興八年指揮父負五兩銀支常平米四
斗十五年改支一石又令殺予之家父母鄰保收
生人皆得罪先是蘇軾知密州盤量寬削得數百
石專儲以養棄兒

乞議減浙東丁錢

松陽縣創義役囑交代樓璩行之餘五縣其後上殿
取胡沂繕寫規約頒之天下後又以此義舉乞免

慶州丁括細

乞許歸明歸正字以示一家

乞免元成象立班昭慶曆八年李端懿復始歸德興

第汴州防禦使端原同班端原乞下之例從之又
元豐六年亦有兄任起居郎弟中書舍人班兄之

下成業工

乞減禮樂

論重征莫甚於松江如斯之江口池之鴈汊號大小
法場上而至刑峽往往有是名唐舟往來爲力勝
本無苛貨而妄呼名件爲虛喝宜征百金先抱千
金之數爲花數客費日多則物日湧錢日輕乞禁



松江置場繫併并州縣於支港小路私置處省之
內殿論奏嚴限尅期報應論準令給囚之物許支
錢準格在案之因許支米錢許於贖罪擊支米無
名色乞令運司下州縣苗次截撥關米則合支錢
收耀

應詔編進勤政故事首一條神乾之所以爲天者自
強不息而已愚按本文自強不息乃主人事言之
非乾也法乾者也

內殿論左右史右左各侍立典故唐制凡御殿二史
立左右紫宸閣臨軒即立螭曠皆得悉聞王之國

乾道化二年始置直崇政殿慶曆二年歐陽脩同
脩起居注移立御前曰起居注非殿中祇候人不
當立座後移興元年胡銍乞復侍立故事御史臺
會到經筵例宰執參議奏事權立及殿臣僚奏事
時立御座前殿門其勘垂拱殿常朝自來二史無
侍立指揮今請比附後殿輪立六從之餘依舊
承平絹價不滿一貫而二貫滿疋定織罪竟之也其

後兵興物貴紹興三年詔疋準三貫石湖以時價
已至六七千合更量增一貫以買取民財隨時增
價定民罪則減之聖政所大不忍也



論銅錢入比乞聚茶推場專以見錢出賣而輕其價
則錢之在此者必來必管仲韜石壁來天下貨財
為證又論蕃貨皆非吾中國不可無之物而誘吾
泉寶以去欲權住明州蕃舶及比使回又奏四明
溫陵商舶羅買山東麻豆被減價而須見錢錢過
界者不勝計

使回太遲者絕始通商九死而圖萬全索隱察微
問一二而知千百此非妄男子所能非其人不可
汎遣用賢遣人覘宋事
內賜論獻說迎合布衣補官之弊

論知人不知其人而使之不集事則均受不才之名

各以其長易地使之皆以才稱

將帥為其下告職乞此外一切原之

賑濟須分就遠鄉

論修史須立程限

奏交州進奉政和五年指揮經過州軍更不復舊程紹
興二十六年趙鉅帥廣報請移為例至是絕
之

論馬政四弊邕州買馬大弊二弊大先驅一二百瘦
病者為馬樣邀以買此而後大隊至暨至亦雜以



半買馬司典吏與招馬人歲久爲弊也橫山寨
無草場支錢悉爲官吏乾沒不以時得草二也公
路損馬天弊二所至無橋道沙水食糧一也州縣
不與草料但計爲押人而六二也買之弊乞釋官
損之弊乞馬病隨萬留醫又奏請江府興安縣客
旅私販水銀入建陽邵武買異色錦私涉宜州蠻
界至邕州溪洞邊遠爰教止易銀而以私錦貿易
之官價銀每兩三十斤
兩銀每斤十五兩致官錦無用獨一色銀易
馬不足且誘省地民負荷而縛賣之或夾帶錢細
乞糶約於建陽邵武出錦之源淳熙元年指揮藏

馬買四尺四寸以上石湖乞四尺三寸以上帶分
亦選賣者自紹興六年指揮買四尺二寸以上出
廣中元無戰馬雖數自杞諸蠻以錦線博之大理
大理即南詔也諸蠻處至橫山場互市每低一寸
減銀十兩如四尺四寸者銀四十一兩三寸即三
十一兩自橫山至邕州七程至經略司又十八程
其道自邕賓資靜江出湖南紹興十年三月指揮
經由州縣於經制錢立料應副湖南自全州至行
在並遵依而廣西科稅戶稅戶陪些小錢物折與
管押兵校而馬斃於饑渴矣石湖奏乞一體行又



買馬及弊銀則雜銅名四六銀並則減斤百得七十皆爲邊吏乾沒石湖以乾道九年列任措置銀不夾帶盜足斤兩又印給支買憑由每量到馬疋即批上尺寸斤兩蠻人感悅得馬最多出額又奏乞常切檢承準格買馬不及千五百疋展磨勘一年多二百疋六年勘千疋轉官淳熙六年多千二百五疋

廣西管州二十五四在海之南二十一在海之北在海北者外邊諸蠻內雜洞徭而邕官最爲要實邕州管東南第十三將五千一百人淳熙初僅存七

百七十餘人登州管第十二副將淳熙初存五百三千餘人又多差押馬僑羈挾送雜役在營者皆老病與無兵同爲州馬元額一千六百疋至是亦僅二十七疋而已石湖中乞復行官賣法及其事力招填邕州買馬銀益縮銷數十百萬皆在橫山庫無城護藏無兵鎮壓至邕州守臣常樞折衝禦侮之材經司駐靜江是時見兵亦不滿二千人石湖蒐強壯一千人并駐泊下隸百八十四人與權鋒軍本司效用軍結隊上教旬兩被保蓋自何倫爲帥隆興間申揀得五百人教閱今方再教之



使部將常以此存心 太祖養兵之法何至反成
毒國哉近世見在軍不蒐而反濬刺者弱以益其
毒可怪也石湖練兵之外又團結徭人作三節措
置先結邊洞省民梭器教陣次諭稍近徭人團結
立營然後許通博易最後又遣勇敢以近徭為鄉
軍深入不實處如前浦之化日遠徭有犯須先破
近溪巡徭有犯先及邊洞則官兵固已至矣是年靜
江管下溪洞徭人結成五十五團置桑江寨以統
屬之其義軍臨桂古縣一帶深山圍絕不盡者二
十四聚落亦緣此不敢犯邊又置博易兩場以防

其窮迫山之北置義軍與西山之南置溪溪隘下
皆具圖冊奏聞權鋒軍本東路駐劄分二百人於
西路靜江東路尚二千六百人又欲抽回靜江者
石湖屢申不發謂固西路所以固東路也東路管
十四州軍駐韶州非邊面故云

昭賀二州年既賑之又乞減四等以下戶田租之半
官賣鹽既行關防三事二慮漕司撥與諸郡抑配二
慮取義糧償民食貴益三慮倉吏減斤多裝籠菜
自廣易蜀申入劄而後行皆在任措置軍民為政實
事俾後來者接續



五十一卷以後皆帥蜀時奏劄初卽部川首領業備殺第崖鐵繼蠻俗襲兄者更其嫂蒙備妻嗚呼殺院其幼弟部義而歸烏蒙部義從之結烏蒙兩林又旁近蠻謀取崖襪而代之相攻未決乾道九年春冬吐蕃青羌兩寇黎州崖襪部義皆常助我有功至是荆南府探聞其略謂賞不均而卽部擾乞賞部義石湖得其實申嚴片嶼而已具言蜀兩皆與諸蕃接為唐邊害本朝經撫之且吐蕃南詔瓜分西南無警二百餘年歲歲備弛近歲忽有雅州劄門之寇乾道吐蕃復寇黎州遂併嘉雅成茂四

州未康石泉二軍九七郡一体措置將兵修堡寨并講明寨戶土丁團結各自為戰以省成役乞給度牒五百道濟其用又旌黎州死事者五人推官黎商老巡檢王勝監稅柱立指使羅俊楊滌并乞除放柔州欠負其說曰乾道寇入致欠錢引一萬五百四十道而總領司置獄雅州抑吏均陪錢引萬餘必非出自吏胥之家培領居民漁奪商賈何所不至民困誅求反思有寇之歲無此追獲望重慈計其大者指此錢引下總司特免催理又以鳳州迫大散關乞下興元都統補其軍以階成西



和鳳四州關外爲北界首乞從諸司共選辟守臣
九其措畫四蜀邊防大略如此蜀自失陝竭其力
養驩外軍而折佑最病民折佑者蜀酒課名也公
契勘成都一郡元額四萬八千四百八十貫見收
四十萬八千六百四十貫撥鎮十五萬六千四百
四十貫見收三十九萬二百七十貫遂并數資四
路共六十二州內十三州元無折佑五州不申數
缺餘四十四州各有重額共奏減四十七萬三千
五百四十三道錢引計十分內減八釐三毫有奇
以總領司經費外事故僧道度牒截撥對減奏九

三四上其要有曰去四川數十年之宮塔其本根

徐用其力國家長計也又曰遠方州縣吏爲朝

廷根本憂者幾人折估不辨上司怪怒百方貼補

止傷陛下赤子而不恤後日意外之患其開貪

墨又或並緣此所以實開於朝廷者寡也又曰

出納之司徒見枝葉粗存不知本根將撥又曰望

陛下斷自宸衷與惟極大臣決之不須更付有司

彼有司者但知出納之吝安知根本之憂及得

旨獨放又奏善以增額補敗關有司以增數爲不

係帳錢而敗關不問有司今後不得掠取係帳錢



而四路州縣卽次申七月十五日以後百姓各皆
建感恩祝 聖道場五日或七日乞照 仁宗免
推河北鹽故事宣付史館時淳熙三年也公之拳
拳根本者如此

劉子

薦樊漢廢除知雅州謝沂夷而挂冠官已至朝請郎
咫尺矣薦而不問時年五十六孫松壽告老年六
十六

開外階成西和鳳四州歲苦和余而鳳州在魚開前
百九十里係嘉陵江源灘石水遊階成西和去江

命遂無由漕運和余莫免公契揚川秦軍糧減到
利閣興州大興軍等處官余買瀘叙客米多支錢
并利州酒息共百萬以增添四州及金洋州具元
府采本使官自余買通利路諸州並不科采
奏關外四州災傷准令安撫司体量措置轉運司檢
放展關常平司某給借貸提刑司覈察妄濫

茶馬司歲起川秦兩司馬百五十一綱差成都潼川
利路兵三千六百餘人管押馬斃大半逃亡不返
又於內解雇夫錢一半每名二十八道雇募兵月
糧充之公申乞指約蠲免先是以宣撫司權重罷



之復制置司而關外都統不關報事宜公申審
乞提刑依限決獄檢準乾道令限五月下旬起離雖
未被 旨亦行

興元洋州等處建炎依陝西法抽結義士在關外四
州則各忠勇軍與免科率大散關之戰能爲官軍
先鋒後因差役規法浸壞乾道三年霍雍公宣撫
得 旨增結果洋一帶計二萬六千餘人立爲軍
法大要一語非因調發不許差使蓋 朝廷無毫
釐養兵之費而實寓正軍數萬於民間所當保護
至是都統郭鈞議差守關隘公以雍公專法率之

四川城寨兵官八十六闕補制司差辟公至是申明
且乞所給付身勿付幹事人並從吏部或簡迺付
黎州青羗失互市邊公乞未可許且謂黎州官吏畏
西兵騷擾人肉乞增西兵蓋黎州蜀門戶也白水
寨將王文才叛歸羗公募致斬之

紹興二十七年指揮罷衙兵司提轄官公至是再準
指揮

論邦本劄子得民有道仁之而已省繇役薄賦斂蠲
其疾苦而便安之使民力有餘而其心油然而後
德之撫我則雖天不能使之變而况變夷盜賊水



早之依安能搖其本而輟動哉迺者四蜀酒沽之
患捐錢五十萬代之價令一下驢呼祝聖者佛天
隱地關外和來之困免矣天下邊氓或至感涕於
是知民之易德有如此者更顧益加聖心深詔內
外執事九民疾苦悉以上聞苟可惠利勿率故常
使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罔不被堯舜之澤則
衆心成城天下可殫諸掌矣

論支移劄子內郡拖欠因循備弗償邊守望輕莫能理
索糶其空城坐受艱窘群蠻習見意輕中國知眉
州翰叙州米萬石止與百石五十石或全不應割

乞至矣四游漕臣參酌別立中制

論兵以軍中習戰不無接援將兵幹當亦廢教習

論吏宜俸給不以時得當專責之漕司不應稟稟息

絕坐視不顧註論朝市儀注一乞令編攔人寬

出班路使縉紳次序安行此朝廷之儀三乞俟舊

車禁衛盡絕方許民庶通行此俗從之儀三乞有

當避道分道歛馬側立之類一如儀制此街道之

儀以下

本

論二廣獄事憲司吏指摘片言以控扼邀求不滿所
欲則追連送勘故酷吏寧殺囚於獄以免後災深



廣有數十午無詳覆事至憲司者豈真無死因哉
貢院添卷首長條背印

知明州奏事 皇字魏王錢明七年而公承之奏倚
閣諸司錢十五萬貫住罷不合幫錢米十之二三
罷供建局遷行鋪錢此於救弊爲有大造又奏減
免舶舡抽解又奏將舶舡客貨抄數估直若干候
回舶亦將博票中國貨物估直向來貨價川方令
登舟使別無餘力可換銅錢以飽舊來輕舡載錢
潛行數程以俟大舟洩錢其道之弊愚恐徒揚而
無補如不科其抽解竟業其業易足矣又奏揀

汰水軍立每年條制又奏配軍分送屯駐軍營歸
朝進海界園本諸盜發各責地分官及將海舡五
千八百八十七隻結甲遇獲賊船沿同甲愚恐巡
尉非弭海盜之官海舡不能止他處爲盜滄溟浩
瀚責人以所難能或未可耳又乞裁上供錢萬貫
糴米定海縣倉以給出海兵舡口食此恐官司未
必可行乞配軍役滿十年不逃亡移本州此恐人
情不能遵守殆絕上語也

謂原道論一出則儒術益明二氏不廢此殆公佛學
中自有所見然史越王亦學佛者嘗以此諫書覽



何石湖之異耶

奏住催江東軍器免催殘稅借廣惠倉陳米以備
羅此皆公自郵移達康遇淳熙庚子歲歉後初政
也又奏沿江全藉上游江西湖北客米兩得旨稅
場不得邀權乞申嚴行下

鈔山澗水洪水後蓋洞

公時師江東當淳熙辛丑仍歉乞借朝廷見務建康
等處米三十萬石穀二十萬石不候檢到指數通
融免便恐冬澤民流救之無及也又謂廣濟倉等
陳米儲之不過爲塵土散之可以易民命沿江渡

口流民過淮處如建康之靖安東陽下蜀大城壩
馬家等處太平州采石大信欽港三山上流等處
池州銅陵東流池口等處皆差官給糧津發其回
不願回者存養之近邊路口如建康東湖蕪湖陵
鎮路口桐井四處復爲之邀接津遣其自兩浙來
者多自饒州石門取路亦置場給論其運勸分賞
格減半細數用淳熙元年三月二十四日指揮被荒殘稱申乞蠲
闕流移歸業收贖不假生蒲行李牛畜並與收免
渡錢九荒政之大略具是一一皆可法者顧恐近
世無復乾淨可貸之粟雖有力莫施耳

委自兩字今信文書當語或謂自字當寫名今石湖
荒政賤黃有委自守令一語然則自字作從字解
也

趙執字浙人鄉談今再委荒政亦有此字蓋謂荒廢
之人於執趣越不也

應詔三劄一刑獄舊制縣異不問次數今限五勘文
員而已准令州縣禁因而監司令具情節及候指
揮者不得受仍不得於未勘結之先改送他郡
變因不得
百里風聞

大軍滄轉艸倉舊屬繞所洩熙九年七月九日奉

旨應有朝廷米斛總司不許干預時公任建康益
豐天輝倉欠八萬六千餘斛奏以創倉已三十六
年文過無慮二千萬萬斛不曾除豁力不到底縱
有情弊恐非合出於自即合千人

延和奏事大欲夫濟風俗偷安甚者遂行任物卻
下浙右為歲畝中原為地地歸正遺民為粵人

東家田兵

曹操作沙城孫權作疑城唐楊朝晟築木波三城三
旬而畢裴行儉築齊萊城亦五旬而畢務神速也
謝賜知書古人言法字中有筆筆中無鋒乃為極



致所謂銀畫屋漏雨之法蓋自鍾王之後未有
得俱全者惟我高宗傳此妙而陛下親家
學曲盡其能意象自然筆跡俱泯而高鈞之筆
寓其間壁猶宇宙闕不見斧鑿之痕雲霞卷舒
殊非繪畫之力此非聖性天高學力海富頭履德
輝被於心處則何以深造自得集其大成全美如
此臣又嘗論李唐名家猶得指法本朝作者但工
行書如篆書所作飄逸超妙可喜可愕貴以指法
殆無一字此事寂寥久矣

書畫堂取

歐柳獲麟之義

光宗在東宮時而之

書畫

外制

從官用偶句餘多散文偶句亦不雕斲如宮室苑囿
無所不賦惟示教朴之先巧技工匠精其能尔尚
禪然樸之治。如間暇而明政刑會通而行典禮
。大臣慮四方。對呈極場五福。五禮教萬民之
中三歲計刑吏之治。夙夜浚明入具宣其三德
文武文憲出則赫其萬邦。神神蹟傳之歸鄉里。雖
祖道於都門。子牟之在江湖。諒存心於魏闕。官中
問錢穀出入之幾。能折秋毫。振簿籍期會之問。若

窮自力計親盡道孝園可以移忠休國忘私

恩或不能掩義東漢太子正而天下定方妙節於

官僚有進德而朝廷喜來趨於驛名伏

建六子而尊宗廟前鄉儒術而招賢良王十朋伏

漢使之節旄有安社稷利國家之志得月氏之要

領乃度山川犯霜露而歸魏示朴以先天下朕

廢煩修服之共首之自京師爾其贊重輝之德

非涼工助五材並用誰能去兵曾六卿分職各率

其屬。天中命以用休臣歸美而報上。祇承

于帝方圖百志之感庶清閣下民惟恐一夫之失

所。聖主獨觀於萬化後臣莫望於清光。夙

夜浚明有家對左右祇事職辭

衣

北使回除中書舍人謝表使四方不辱君命既莫效

於捐軀俾萬姓咸大王言復何資於濁色。自中

書帥廣紫微風閣曾莫代於堯言挂海承天固欲

窮於為述。帥蜀云國八千里想青天蜀道之難

提封六十州豈白面書生之事。帥蜀即真道豆

則塞關之何以折衝於疆場期月而已可也豈宜

久假於事權。不泄迹不忘遠均萬里於戶庭在



知人在安民其尤霄之日月

賀高宗天由節上天申命用休對大德必得其壽呼
神山之萬歲夢遠鈞天開壽域於八荒駭同率土

賀孝宗會慶節四七際而火為主觀僞帝以重
華五百年而王者興儼恭己以南面。謝瞻尔庭
而有待人謂何功以公服而衣担臣猶知懼。貪
天之功以為己力固何其竊斯之譏如川之至以
莫不增高能歌歸美之振。如把美盛多而告神
明對觀會進而行典禮。太上皇三十六年之在
宥而物為壽萬八千歲之升常自必始。為天

子父尊之至表萬歲之聖神在太極先不為兩
坐閱無疆之聖朕。希皇保國家如金甌治定中

興之後輕天下如敬發神機大極之先。推二十

七年之太平功已成而與子孫萬有千歲之昌壽
福方永於後天。蕩蕩民無能名易詩歌於太極

蒼蒼天其正色誰想像於層霄。加光堯尊統寶

壽皇重堯帝之華綺古亦宮而命禹以王季為父
無憂充類於細文。光宗重明節允報矩以司秋

為誰重明而麗正。本乎天天子地咸歸尊禱之
中得真壽得其名方啓歲昌之運。謝轉官編明



而照四方作堯光於日月參焉而加一納黃大麥
於江湖舜帝重華授受光於三聖周邦大麥
變徧於四方改元春秋謂一以爲元日月重明
而麗正雜對受祉施於孫子對立受始于家邦
睦族以和萬邦明倫而察庶物誕皇孫賀
皇太后王假有家克開厥後孫又生子俾燭而昌

館職策

歲兵莫若留營屯蓋度支月給諸軍者十之九三歲
大禮獨軍者十之八一有軍興大費爰出緡狗金
滿於知斗發粟治如河河終亦在竭宜留營也以

更成轉輸之強供餼糶之須備關屯田以時
闋習。又謂漢高帝一天下者也家室狼狽而不
顧越句踐後雖者也非報吳之事則不言東管保
境土者也稽古禮文之事舉與而比嚮爭天下之
事不問焉今終日所從事者保境土之規模而已
又兼欲爲越王漢帝之所爲宜其財散力分坐糜
歲月云、宋議文
雜居新

應詔

京局應詔言弊謂通國之弊蔽以一言曰文具後列
論廣西盜法後中已



應詔上皇帝書初戶部督州郡不問額之虛實州郡算縣道不問力之有無縣道無所分責凡可鑿空掠剽賊民而害農無所不用偶有所增永不減其他巧作名色核其支用皆非入已亦不得而盡禁此非超覽九天之上作新一王之法曠然大變其制未見裕民之術。西南保障自嶺南左右二江沿邊西北轉而西行略將洞夜郎黔中而極於西南越嶠之塞又西北至劍外河西之境無慮萬里祖宗築城寨置兵今名存而實廢乞行下蜀廣巡修又黎州專控青羌吐蕃等蠻雅州專控

門等蠻嘉州專控夜郎等蠻各於對壘今聞蕃部結親相通

書

初公任徽州戶曹以書謁其守洪公适供滿謁內翰札部於朝由和劑局燕編修召試入秘書公固一出文臺而儒先汲引亦非默默而人忽自知其書詞多起人意者今略抄

上李徽州謂學優則仕仕優則學是終身之間有時而仕無時而不學也。又書薦士而東以文法王公大人可以少愧而草茅抱負挾持之才亦可流



潮太息無復當世之望矣又况法已大弊○按舜
上共內論不龜手之藥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
統方其泝泝統也不自知其可以封也及其封也
天下不以其止於泝泝統而已也水之於井也日
汲則冽不汲則竭其行於地上也隨所遇而變生
焉

上陳魯公治業大乎常天地爲大矣飄風則不終朝
驟雨則不終日方其飄且驟也人就不畏亦孰不
知其不能終朝夕何者非天地之常故也前日如
晉申諸公歟天下之常一命之曰流俗非命之曰
異議三命之曰彘黨自今觀之其天定矣俗也異
也彘也皆天下之常而已

上汪侍郎亮漢武帝踞見大將軍不冠不見汲長
孺淮南王視平原侯以下如發蒙獨憚長孺不敢
奮姦謀長孺在朝官不過內史而個天下輕重如
此今士大夫以顧忌爲俗久矣其原始於愛重其
身者太過位尊而名益衰祿厚而利實薄上不足
以取信於君下無以慰其人彼之愛重其身者乃
所以暴棄而甚輕之也

啓



賀劉太尉如蒼生何人喜謝安之起果吾父也廣驚
郭令之來。賀陳察院雒志高鳴鶴漸燕雀之安
知然路有豺狼諒狐狸之不問。禮侍美盛德以
告神明對親會通而行典禮。戶侍貨財本末源
流對朝夕論思獻納。典嚴教授清襟凝遠卷松
江萬頃之秋妙筆蹤橫梳崑崙一峰之秀。謝騰
舉古者為才而未始有法今則立法而不勝其私
。軒眉席次者非勢則利縮袖問者惟孤與寒
。一言而期醜蔑對歷聘而識孟嘉。前以三鼎
後以五鼎對人有一天我有二天。與州郡五日

一風十日一雨貫神明指顧之間千夫有滄方夫
有川興廢壞笑談之頃。其漫五湖去天一握。
朝夕論思皆克舜禹湯文武之道雷靈號令有典
謨訓詩書命之文。天子畿方千里對刺史入為
三公。將如蒼生何對無論老臣者。回樓大防
末甲頭名取放瓊對摺偶缺初驚一字之難金雞
垂果下六十之勅。第百四卷諸啓多可讀者
第十七冊兩卷亦啓皆賀政府者文尤雄雅。賀
張規公負三紀倚重之望節彼南山明一生忠
之心有如敬日。到蜀謝啓既來万里敢計一身



雜文

乾道九年桂林大雪盈尺公作重貂館謂杜子美謂
宜人白樂天謂無瘴然皆聞而知戎是實後事莫
府有重着貂裘之句故撮以名

被爐銘序具其制合考

上梁文致語多雄壯百九卷

聖節跋亦多好百十卷

燕安南使自叙云妙千八百國諸侯之選獨分正於
南邦從二十五城督府之尊特序宥於東道

跋

跋髮源詩譜謂龍尾刷經秀潤王質天下研石第一
今其尤塞已數十年大木生之不復可取近以端
巖爲青端石絕品猶不能大勝刷經東坡銘鳳珠
研謂坐令龍尾產牛尾此乃武夷山石謬語非確
也

跋加味平胃散方本法專辟不正之氣夷堅志言孫
九鼎遇故人鬼云遇我當小疾服平胃散即無苦
則其辟不正可知晉有南陽宗定伯夜逢鬼鬼問
誰誰曰我亦鬼且新死未知何所惡曰不喜唾因
負鬼急持之化爲羊恐其變化大唾之賣得千錢



鬼猶更唾况平胃散乎

世傳字書多似其人亦不皆然杜正獻嚴整而作草
聖王文公沉毅而筆歌側惟溫公則幾耳

石耳生巖石面曰麕性溫有補

石曼卿真書大字妙天下

跋語多簡峭可愛惟漁社圖有韻梅林集有情皆長
而佳

碑石未泐者具在好奇之士乃專做刻文利刻之處

以握筆滯思作羸羸頹靡之休僅成字形以爲古

意愚謂石湖此語爲漢隸也今之學古文者亦然

蘭亭石本惟定武者筆意彷彿士大夫皆欲以所藏

者當之而未必皆然愚謂此語雖爲帖字發足

以整名士大夫處甚多

詛楚文而應文王之古則小篆非出李斯

東坡切韻詩時作詩孫符集中不載符字仲虎位至

尚書其子名山字善甫石湖時善甫以祕閣將潼

川漕

東坡船上曲江邊灘瀨歌側士無人色坡獨依字不

少衰曰吾更變多矣置筆而起終不能一事孰與

且作字乎石湖注云車勢迫切不若付死生禍福



於無何有之鄉雖至大故不亂雖非得道去道不遠愚謂坡公定力如山石湖發明盡之惜雖非得道之語弱異端耳平生所行者道遠豈別有一物而得之空屋耶余先君子嘗言無事時小心有事時大膽可以受用

天聖五年王堯臣榜小錄石湖見之崑山龔氏載異於近制者甚多

書新安事汪姓鼻祖名華隋末據歙宣抗睦懿儼之地以歸唐今廟封顯靈英濟王又俗傳黃巢以汪王同臭味下令毋犯汪氏家人爭冒汪姓俚云四門三面水十姓九家汪百姓油糞鬼官又豆腐王

變俗陋也豆腐傳劉安戲術又俚語徽人三日飽兩社一年朝不重冬節也

獨孤及論季札索已之禍公謂秉節之士各有所安歐陽詹自明誠論謂尹喜自明誠而長生公孫洪自明誠而公卿張子房自明誠而輔劉公孫鞅自明誠而佐麴不知詹所謂誠者何物

書舒斬三事皆以持心之厚惡人報德而獲生

沈德和尚書祖輝仲勸江賊活七人同官死嫁其二女病中見黃衣使召爲仙官且延壽三紀



常明叔父死神降其家云爲人奪胎

記

佛日山餘臨平而西有佳趣新安江帶城右旋淙瀉
亂石間不能一長母群小溪大合款漉貫万山以
出又含始新天末之水行三百六十里與海潮會
爲浙江其間稠灘如其里之數每灘率減數丈大
或十倍查傳天目山巔與歙之柱礎平

爲李結記三塘浦浦五曰新洋江曰小虞曰黃涇曰
下張曰顧清塘三曰郭澤曰七丫曰至和

三高祠記極佳三高范象賢賴陸龜蒙也其略曰

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今乃自放寂寞之濱人又從
而以爲高此豈盛際之所願哉後之人高三君之
風而跡其所去爲出道計者可以懼天又各爲
之歌宛轉感概千古可作也

范村記杜光庭神仙感遇傳載唐乾符中吳氏胡六
子泛海失道至一山曰范村一叟坐堂上曰吾越
相也以回鑿相送俄頃達故石湖名舍南浦爲范
村

雷孝子天錫十一歲剔股救父

董國度陷虜得婦人力歸而負之奇禍死公疑其爲



劍俠

宋俠脫屈容叔之子於悍婦長而還之

王列女不事二主

崑山水利序大概二曰作堤曰疏水小概一曰植桑其說的實可行與余平日審訂之說同可以參考

梅菊譜

菊譜種菊之法春苗尺許時發去其顛數日則岐出

兩枝又撥之每撥益歧至秋則一幹出數百千子

菊之種七十范村所植三十六

梅譜梅以論勝以格高以橫斜疎瘦老枝奇怪為貴

入譜者十二種紅梅預焉梅聖俞詩說桃無綠葉

辨香有青枝東坡云詩老不知梅格在更有綠葉

尚青枝惟吳下方子通看紫府有丹夾換骨春風

喚酒上凝脂為絕唱

攬轡錄

北使時所見也泗州三十里至臨淮縣百六十里至

汴虹縣自泗州河口至此皆枯轉而行道右三十

里至靈壁縣民始為戶闚觀三十里至宿州塗有

數父老見使重潯然百五里至朐城縣三十里過

鄆陽鎮有蕭相國廟自此枯汴中百十里至穀熟



縣十八里至南京虜改名歸德府過雷萬春墓過
及廟三十里過睢口河已塞八十里至拱州虜改
為睢州六十里至雍丘縣二十里過空桑有伊尹
墓三十里至陳留縣有留侯廟二十七里至東京
虜改為南京四十五里至封丘縣二十五里至胙
城縣去河尚五六十里而漸水已侵過胙城十里
矣自縣四十五里至黃河李固渡浮橋用紅百
八十艘半闊沙上河最狹處也四十五里至滑州
二十五里至濟州舊治已淪水中對城即魏陽山
古大伾也二十里過寧河有山東販麥舟四十五

里至湯陰縣自黃河西望即見太行西北去不知
極至燕趙北轉自湯陰二十里至滑州過湯河麥
河有麥里城文王廟相州觀者甚盛遺像往往垂
泣指使人云我家好官又云此中華佛國人若婦
跪拜者尤多過安陽河漳河凡六十里至德州州
南滄陽河水急西有崔府君廟四十里至寧城過
趙故城延袤數十里傍有康頤廟相如墓三十里
至鄆縣鄆人健武逆高死時遮投其歸卒以
持王師四十里至臨洛鎮過洛河三十里至沙河
十八里過七里河七里至言德府邢州也四十



里過冷水河二十五里至內五縣縣有銅鑿云其
木尚擊宋太平時所接過沙河禮儀河大寧河凡
六十里至稻鄉縣其東有堯山堯所葬自稻鄉行
十三里有光武廟二十里有王郎城凡六十三里
而過汶河石橋所謂趙州橋也五里至趙州唐改
爲沃州三十里至樂城縣五十五里過澤池河五
里至其定三十里過磁河四十里過沙河爲新樂
縣北獄在其西北之曲陽縣界四十五里至中山
府唐依舊名曰定州有東坡祠五十里山水河七
十里至保州十里過徐河十里過曹河俗傳王祥

卧冰起二十里至安喜軍於時塘澤今乘於塞門

外大道古出夷路也交道古柳侯天至白溝始絕
十五里過白溝河又過曹河徐河亦河三十五里
至大口河二十里至馬村五十里行灰洞至涿州
灰洞者兩邊不通風塵埃濛其間也三十里過
琉璃河爲良鄉縣三十里過盧溝河三十五里至
燕山城逆亮始營都於此自涿州至東京七百七
十里自東京至黃河百十五里自涿州至燕山總
二千五十八里燕山以南石晉以來失之安肅軍
以南我朝南渡失之河朔之水皆出太行公所渡



者二十五河唯漳與滹沱最大滹沱闊不數黃河
俗名小大河

登覽錄

公赴廣帥時筆也昌黎次桂林有逸勝登仙去飛鸞
不暇勝之句故以名錄。公以乾道壬辰十二月
發吳郡過湖遊石門是為大矜墟荒寂難居時
已蕪矣又有小玲瓏在長興路口過德濟有左顧
亭孔愉放龜免出登徐杭富陽癸巳正旦登桐廬
之釣臺至嚴州有浮橋重征拱杉架也至蘭溪登
泥濘登陸取婺州至衢州過常山縣至信之玉山

登泊信州再登舟過弋陽登真武廟延會玉山入
鏡之安仁縣至餘干縣有琵琶洲以形似各自鄒
子曰渡鄒陽湖尾泛江至隆興府滕王閣故基甚
侈今但城上作堂耳東湖秀而野許真君觀鐵柱
在東廡小枯池中出地三尺許過豐城縣船窠乘
亭有張雷廟云掘初起至臨江軍登陸游總林盤
園由新喻縣至袁之分宜縣至袁州游仰山嶺阪
皆由各梯田蒲山皆方竹過萍鄉縣入湖南界潭
州之醴陵縣江西道中林薄逼塞至是平蕪豁然
松栢皆峭直如杉至檇州市為舟車更易之衝人

捨輿沂湘江六日而至衡山縣相山皆迤邐南嶽
忽雄特夾路三十里古松至嶽市者環朝皆
墟市江浙川廣衆貨所聚公至謁南嶽廟游衡嶽
寺勝業寺南基寺風雨不可登山復舟行相中至
衡州謁石鼓書院實州學也始諸郡未分教時天
下有書院四徂來金山岳麓石鼓石鼓山名也行
岡將盡忽石峰突起浸江中蒸水自邵陽來繞其
左瀟湘自桂林零陵來繞其右石鼓雄踞其會公
自衡登陸過黃羅嶺又永州之祁陽縣始有坦途
新出石板爲山水雲氣之屏游語溪作詩言中興
頌含譏諷爲非譽父母有過非奉勸務頌時可又
至永州訪愚溪至全州入桂林界傍關各數里石
峰森峭羅列左右入嚴關兩山間僅容車馬所以
限嶺南北二十三里過秦城秦築五嶺之成疑此
地是二十二里至灵川縣秦史祿所穿又渠在焉
縣令桂林所治乃零陵地舊屬荆州桂嶺本在賀
州今於入桂未二三里立碑名桂嶺者前帥欲得
過嶺任子賞耳故桂獨無碑云

桂海虞衡志

公出嶺帥獨後所作也



志云謂余南西北三方皆走万里大行常山衝嶽
阜皆魁然大山其最秀如池之九華歛之黃山括
之仙都溫之鴈蕩慶之巫峽皆數峰爾又在荒絕
僻遠惟柱之繞城王笏瑤笈森列無際其間且多
誠當天下一山皆中空故峰下又多生巖洞公
紀其可考者三十餘洞備述奇怪如見

志卷石生金出溪洞沙土中丹竈家所須大如鷄子
若為金母丹砂以辰砂為上山南為宜州與辰州
同此山故宜砂老者銹色有瑤瑩如鏡生石白床
上可入煉藥廠辰砂州砂大而多黧闇少瑤瑩
惟以煉取水銀

水銀燒法以鐵為上下釜上釜貯砂陽以細眼鐵
板覆之下釜之上下釜盛水埋地中仰合上釜之
魯固齊周密熾火灼之砂化為赤露下釜水中聚
為水銀邕州取丹砂盛處推鑿者水銀自然流出
客販皆澆取而成者百兩為一鈔鏡以紙糊猪胞
不滲

鹽乳桂林接直隸山洞院中出遠勝連州所產者
凡石脉湧泉為乳水融結下垂其端輕薄中空如
鴉管水乳且滴且疑以竹管仰承折取此最精者



又陳家文以鴉管之端輕明如雲母瓜甲彼如蠟
置者為勝廣東以鴉管石遺人棄廢為蜀中所出
益枯澁其鴉管室塞及老磁礪近床處通謂之穿
銅邕州右江峒所出極地數尺即有礪

經綳之苗也生石中質如石者淘其美華供綉畫
次飾棟宇泥綠最下

滑石桂芬為色及徐洞中皆有初出如爛泥見風
則墜土人取壁未乾前以滑石末拂之如三

益粉以黑飯着稍變蒼化之乾道初始官造粉歲
得錢二萬緡

無名異小黑石手價極賤

石旆石旆生海中未詳可入藥

志香沉香出海外黎洞香水旆耕其節日久莖土中
數百年不腐益精堅滋涎下垂結而為香面多在
下如山峰怪石怪獸龜蛇次如雀巢角附子芝菌
茅竹葉者皆佳至輕薄如紙者入水亦沉盡冠諸
蕃所出尤以万安為最勝在島正東鍾朔陽之氣
也海南香氣皆清淑燒之氣駭訝室繅之四面悉
香至煤炆氣不焦價與白金等中州但用廣州舶
上古城貢臘登流眉等香腥烈味短帶木香尾煙



必焦其出。海北者生交趾及交人得之。葉落來。欽州者為欽香。光酷烈。惟可入藥。

蓬萊香。沉之結未成者。去其帶木。麝亦能沉。

鷓鴣班香。亦出海南。沉水蓬萊及絕好。篋香中。搓四字牙。輕鬆者。木性未盡。以色似名。

篋香。出海南者。如蠟。毛栗蓬。漁業狀。修治去木。留香。香之精。鍊於刺。端苦氣。與他篋。篋香。篋別香。木葉如冬青。而圓。皮似猪皮。而厚。花黃。類菜花。子青黃。類羊矢。海南人以斧斫。坎使膏液。凝。涇。徐。於斧痕中。採以為香。如篋香之類。多出人為。又有重漏。

生筴等皆下色。

光香。與篋香。同品。出海北及交趾。

蟹殼香。出高化州。

泥香。出交趾。以諸香草。蜜調。

香珠。以泥香。捏成。

思勞查。出日南。如乳香。歷青。交人以合木。

排香。出日南。如白茅香。亦以合香。香草。無及之者。

檳榔。莖生。檳榔木上。單莖。極臭。以合泥香。

瓏香。抽。楓木脂。清烈。

零陵香。宜。離。等州有之。以燒。席。蕙。坐。褥。性。暖。宜。人。



零陵今永州無此者古零陵界甚遠

志通八桂有瑞露石湖用其法釀於成都名萬里春

今法具存

志器所志皆蠻人軍器也又牛角硯雞毛筆羽扇竹

筴

志禽孔雀山鳳凰鸚鵡有紅白又烏鳳秦古了錦雞

鸚鵡又靈鷲為人突翼究能禹步作法以去之

毛雞長鳴雞皆雞之異者

志獸象出交趾象山一龜之方皆在鼻二廣亦有野

象盜酒書移目細畏火飲州人以機捕之皮可為

甲以作靴為最甚望馬自祀國以錦一疋博大理

三為金獨一兩博二馬行十三程至四城州又六

程至邕州又有羅殿國及謝蕃滕蕃羅孔諸部落

馬尤壯行二十二程至四城州與自祀等馬會皆

以十月來經略司歲市千五百疋尤駭者博金數

十兩官價有定數不能致大理去邕州橫山寨纔

四十餘程自祀人爭利不敢度自祀而東別有一

路自善開府經時磨道來甚捷時磨人亦貪悍不

得違。土產出德慶之流水者名果下馬高不踰

三尺而駿健能辛苦以歲七月十五日會江上交



易湖南邵陽營道寺廟亦出一種低馬

鱉魚珠有池在合浦海中孤島下名斷望池去岸
數十里望岳如一拳池深可十丈四周如城郭蚌
細零滋生城郭外者乃可採歲有豐耗多得謂之
珠熟蠶人沒水採蚌每以長繩繫所籃繫之以沒
或遇惡魚海怪則死

鱉蟹大蚌之屬或可為荷葉玉

瑤瑤皆甲十三片無足而有四鬣背花紋似以小
鮮甲子庚中輒不食俗謂之瑤瑤齋

蝮蛇大如柱逐麋鹿田中南人插花呼然蛇大也或

呼紅娘子以誘之以花置蛇首蛇儼不動則殺之

鸚鵡螺青螺亦可琢為酒盃

貝子大者如拳紫紅小者指面大白如玉世既不
尚人亦稀採

石蟹石鰓云海沫所化

嘉魚出梧州火山山下丙穴如小鱒魚多脂煎不假
油燻中丙穴亦出肥美相似

鮓魚竹魚皆出灘水南方所珍

志花下元紅元夕開

泡花採以蒸香法以佳沉香薄劈着淨器中鋪半



隔花與香層層相間密封之日一易不待花蕊花
過香成番禹人吳興作心字香環香用素馨末利
法亦然大抵泡取其柔未嘗炊嫩江浙作木犀降
真香蒸湯上井法也

末利以米漿日漉之則花可耐一夏六月六日以
治魚腥水一漉益佳

石櫚既實復花併花實折釘盤

雲霓羅花漫生原野大葉白花實如茄徧生小刺
盜採花末之置人飲食中即昏醉土人又以為小
兒去積藥昭州公庫取一枝挂庫中飲者易醉

志果荔枝不及閩中所產妍紅渥丹畫工百端精寫
不能殆世間紅色第一

龍眼極大如當二錢

龍荔枝身葉似荔枝肉味如龍眼故兼二名
人面子荔枝如人面

椰子葉類棕櫚子上其間如五升器皮中殼可爲
器殼中穰如牛乳穰中酒新棧清香久則濁

鸚歌舌即紅葶草葉之珍者

八角茴香惟以薦酒

琴甘子風未過嫩穰雖腐爛德堅脆



瓜生木上秋熟

羅鑿大如冬瓜削其膚食之極甘子練悉如冬
瓜生木上秋熟

地驚生土中似甘露子而不尖以薦酒

臺草木桂南方奇木上藥出賓宜州花如海棠淡而
葩小實如小椽子取花未放者乾之五年可剝以
桂枝肉桂桂心爲三等枝質薄而味輕肉桂質
厚而味重桂心則剝厚桂以利竹捲曲取貼木多
淡如如經帶味尤烈凡木葉心背一縱理獨桂有
兩紋製字者意或出此葉味辛甘人喜咀嚼之

所草木不著

榕易高大葉如槐蔭樹可數畝根生半身附幹而
下龍龍抱持以入土故有倒生根之說禽鳥銜其
子寄生他木根鬚訟木自垂下得土氣則過所寄
砂木杉類尤高大葉尖成叢穗小與杉異偃峒劈
板博易舟下廣東

脩仁茶脩仁靜江府縣名製片二寸許上有供神
祀三字者上也大片鹿澗

檳榔生黎洞上春取爲軟檳榔夏秋採乾爲米檳
榔小而尖爲鷄心檳榔匾者爲大腹子悉能下氣



抄清爲益，檳榔瓊管取其征居歲計之半，廣州亦
數萬緡，自閩至廣以蠅反，葉嚼之先吐赤水如
血而後燕，其餘汁廣州加丁香、桂花、三鞭子爲香
檳榔御

種樹虛心刺以承漏，外堅可爲弩箭。

烏婪木，宜拖第一出欽州。

吉貝如小桑花，似芙蓉，莖爲席。

濼竹可磨以爲甲。

人面竹可爲拄杖。

斑竹有墨，臺本出全州，之清湘桂林亦有之。

都管草，辟蜈蚣蛇。

短莖辟蚊蠅。

志：桂靈彌桂林有之，自桂林而南至海北，人不識靈
或言數十年前，實靈歲乃大災，蓋地氣常燥，植物
柔脆，忽得靈悉僵死。

風桂林獨多，去海餘千里，非颶也。湘灕二水皆出
靈川之海陽行百里，分南北而下，北曰湘，下二千
里至長沙，水始緩，南曰灕，過三百六十灘，又二千
百里至番禺，入海。桂林獨當湘灕之脊，在長沙番
禺千丈之上，雲物之表，高而多風，理固然也。



秦城始皇鑿成五嶺之地

灵渠在桂州兴安縣湘水北下湖南又瀝江捍荆
下流也南下廣西二水遠不相謀史祿於沙碛中
壘石作鐵骨派湘之流而注之瀾激行六十里置
斗門三十六舟入一斗則復開一斗使水積漸進
故能階崖而上建瓴而下治水巧妙無如灵渠者
朝宗渠沒之則有人登科

銅柱馬伏波立交趾國中入過柱下輒培石遂成
丘陵馬摠爲安南都護夷俗爲建二銅柱。又唐
何履光定南詔復立伏波銅柱則在大理

瘴乃炎方之地脉既而氣洩人爲常瘳所曠瘳理
脉絡彈舒不密又數十百里無木陰井泉逆旅醫
藥其病又不必皆瘳之爲也石湖正夏堂記極論
之

僧道無度牒而有妻子者皆是

月禾無月不種

主丁制如禁軍

保丁隸保正平儼賊後所結今因私役

寨丁塗溪洞所結

洞丁溪洞之民也



鼻飲酒可飲水

卷伴姓安由礼為編譯之名

挑生妖術以魚肉害人在曾南則服社麻吐之在腹服鐵金下之李善翁侍郎為雷州推官鞠獄得此方

五毒毒人家無纖埃者是

志毒之目五曰蠱毒小洞曰節曰赤虫曰黎曰延虫

（西）廣州洞有黃儂韋周四姓黃儂練峯州韋周練宜州國朝平儂智而析其種落為州縣小者為洞九五十餘所即其確長為首領無其子壯號曰子

甲者為洞丁而總練於提率左江四寨二提率右江四寨一提率左江屯永平太平右江屯橫山崇官則民官也此年諸洞不供財賦無糧以養提率之兵寨官亦與洞官為伍而邑之邊備弛矣宜州之安化州最悍鷲建炎有凌羅二將率洞兵勤王敗曹成廣西晏汝南丹州尤羈縻之甚其酋吳延蓋乾淳間擾邊公効邊將交通者常恭定長之法南丹稍進

（搖）不盤穀之後綿亘巴蜀湖廣間數千里名為猺實不供征役數載後欽州縣竟知則已越入巢穴



宣軍徒勞費公於屬桂林者兵罷官軍卒用憂民
得七千餘人分五十圍次諭近徭亦團結乃許通
情易次復以近徭頭首深入諭之天子誕節首領
得赴宴及及之超喜狀來

蠻自羅寨山洞之及皆蠻也其區連亘湖廣後于
西戎種類不可勝計溪洞外依山於而居荒忽無
常者爲獠無酋長叛籍無年甲姓名惟有事力者
曰即火餘但稱火此不在蠻類蠻則前世嘗建縣
南師府於融州以統之融在徭洞之南番蠻之末
番蠻與徭洞地接人皆椎髻跣足而峽州以西又

繫白紙於推髻云高與諸葛武侯制服又有漢蠻
能華言自云本諸葛武侯成兵蓋唐史西屠夷馬
留之類也其南連邕州南江之外者皆成獠落羅
殿自杞以國名羅孔特磨白衣九道等以道名此
諸蠻之外又有大蠻落西曰大理東曰交趾大理
即南詔也亦曰雲南 人曾有禮儀地極西南尤

近蜀交趾交州麻六代爲郡縣國朝遠在化外熙
寧八年入寇詔趙尚英遠討降之乾道九年進蒙
質督孫朝廷賜名安南國自交趾度一水即占城
國漢林邑也其南浦有馬搜調柱山東西皆大海



占城隔一水爲真臘又一水曰登樓骨此數國之
西有大海名細蘭爲交趾大理吐蕃之西境南接
大洋海海只有細蘭國其西有五天竺極南有故
臨國又西則東大食海海西則大食國又西則西
大食海蓋商不通南大洋海中諸國以三佛齊爲
大諸蕃齊莫之都會三佛齊之東則閩婆國稍東
北則新羅國焉暹國諸蕃之去中國惟占城最近
大食亦遠至大食必舟行一年九諸國皆由蠶而
通及者也

黎則海南四郡鴨上發由雷州徐聞渡半日而至

鴨之中爲黎母山山極高常在霧中雖黎人鮮
識之四郡各占其一種其中黎地不可入亦無
路通朱崖在南海復得海乃至所謂再占鯨波也
最外耕作有以供賦役者名熟黎生黎黎之
巢外人不復跡黎母之巔則雖生黎亦不能至相
傳其上有金詩者逸矣不與世接處窮宇險絕路
可攀但資水泉甘美絕異爾

蠶乃海上水居之蠻其種有三漁蠶取魚蠶殖取
蠶大蠶伐山皆坐死短蓬間生食海物其生如浮
而各以蠶界役於官



吳江錄

出蜀時筆也當淳熙丁酉歲錄江行所見今併考江
流併合處批下方江源自西戎來由岷山澗壑出
世云江出岷山自中國所見言之耳岷在今永康
軍岷山之最近者曰青城山其尤大者曰大面山
大面山之後皆西戎山西域之雪山三峰銀閣王
逐闖出大面後凡皆江源之所自來也秦太守李
冰於今永康之離堆鑿崖中斷分岷江一派入永
康以至彭蜀支流自郫縣以至成都二水合於成
都之東躬有合江亭西取万里橋公自東郭東下

王聖至板橋灘此自蜀不岷灘之始也過犀浦過

郫縣九百十里至永康之離堆四十五里至青城

山有縣七十五里至蜀州有西湖三十里至江原

縣四十里新津縣成都万里橋下之江與岷江正

派合於此自此順流半日至眉州城下坡黎江自

順至嘉百二十里半途有中巖西州林泉最佳觀

嘉州凌雲薄名青衣山靈靈叢氏之神也凌雲寺有

天寧閣即大佛像所在高三百六十尺圍圍十丈

目廣二丈爲樓十三層觀之嘉爲衆水之會蓋江

沫水與岷江皆合其下沫水自雋州即合太渡



河穿夷界千山由雅州來渡雅州江為大峨山佛
者謂普賢示現處去平地百里盛夏擁重眾大峨
峰頂天下絕觀九門峽又勝絕山間自嘉州百六
十里至犍為縣又二百四十里至敘州古戎州也
有馬胡江自夷中出合大江又十五里有南廣江
亦來合大江自叙州二百八十里至瀘州有內江
又自資簡州來合大江濫叙江北岸皆夷界自瀘
州百二十里至合江縣對江安樂山出天符木葉
紋有科家自合江三百二十里至恭州自此入峽
路大抵自西川至東川風土已不同至峽蓋陋恭
州乃在一六巖石上水每生煙自此至犍為皆然
恭有嘉陵江自利州來合等州來合大江自恭二
百一十里至涪州黔江又自黔州來合大江皆石
底清如玻璃自成都至此始見清江涪雖不与蕃
部雜舊亦夷俗號四人謂華巴人慶若占槃渝
種也自眉嘉至涪皆產物枝落有妃子園江自涪
之群猪灘水始險二百餘里至忠州忠州百八十
里至万州比涪恭尤謂險沂江入蜀者率至万州
捨舟陸行不兩旬可至成都舟行須十旬万州有
西山山上有湖湖上有煙霧閣自万州六十里至



開江口水自開達州來合大江又八十里至雲安
軍百四十里至夔州魚復八陣圖在焉水至夔州
尤毒飲輒走瘵直變个五里至瞿唐口過滙瀨入
峽舊圖云滙瀨大如樓閣唐不可觸滙瀨大如馬
躍瀨石水下而尤如撒髮爲惡蓋必水漲沒之
方可挽過其上也峽中兩岸高巖峻壁交翠蒼壁
欹然而石灘最險兩山東江驟起波高中外名
茶槽音則方三不可行漲盡淹草木名青草音則
可行或未能盡淹名草根音法亦不可涉十五里
至大溪口水稍闊變峽之險舒矣七十里至巫山

縣巫峽古夔夔峽有水漲巫峽惟水退乃可自
縣行半里即入峽峽間陡峭多頭僅有天數尺兩
壁如奇峰如是者百餘里十二峰皆在江岸神女
廟在峽之三十五里石刻和雲華夫人助禹驅鬼
神斬石跋波有功令封妙用真人朝有烟霧送迎
客舟出峽二十里至東奔灘大瀾激奔二十里過
歸州之西東懸萊公祠與桓山爲九十里至歸州
未至州數里有吐灘尤險於東奔連接城下大灘
名人鮑覽很石橫卧據江十七八歸爲夔路荒涼
之極楚熊繹落山林於此屈宋昭君皆生此地舊



歸湖北近屬夔而財賦仍歸湖北一州二屬度於
奔命歸州五里至白狗峽岸皆大石峽山奇峭三
十里至新灘漢晉一舟崩塞江故九險八十里至
黃牛峽接扇子峽鐵碁塔在南壁半山過此則峽
灘盡矣三十里至平善埧出峽舟相賀處三十里
至峽州石夷陵三國時吳蜀界也自漢嘉以來東
西三千里南北綿亘入蕃夷界不知幾十方峯出
夷陵西望杳然無復一點自峽州四百七十里至
江陵有沙市渚宮章華臺九山息壤七十里至公
安縣有三聖寺金剛神也百二十五里至石首縣

百七十里至魯家洲自此下岳陽則洞庭出大江
與波浪連天容舟多避之由魯家洲入沌行百里
荒復出大江至鄂州泊鸚鵡洲沿江數萬家州廣
荆襄淮浙貿遷之地各南市南樓在黃鶴山上甲
於湖外稍東爲漢口漢水自北岸出合大江百八
十里至三江口三江之名九水參會處皆稱之過
黃州赤壁四十里至巴河自北岸入大江如漢口
自黃州四百七十五里至江州登庾樓遊廬山復
至江州東下過湖口蓋彭蠡湖入大江幾九十里
至交石夾經瀨浪磯九八十里至熒皆洲又經皖



口牛磯鴈以九三有里至長風沙上口百里至池
州池口十里至池州又經清溪口長風沙九五百
七十餘里至太平州登凌敬基宋武帝作也至建
康登伏龜樓基一城地勢最高起相傳曾彬取李
煜自此入又百八十里至京口爲浙矣。謹按江
出岷山其源實自西戎萬山來至恭州而涿水自
萬州即部合大凌河穿夷林千山以會之至叙州
而馬湖江出自夷中以會之又十五里而南廣江
會之至瀘州而內江又自資簡等州會之至恭州
而嘉陵江自利閬渠合等州會之至涪州而黔江
又自黔州合南夷諸水會之至萬州而開江水下
開達等州會之夫然後總而入于峽是江自峽而
西受大水凡八及出峽而下岳陽則會之者洞庭
湖所受湖南北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鄂渚則會
之者漢口所受興元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黃州
東四十里則會之者巴河也又自是而下江州則
會之者彭蠡今名鄱陽湖所受江東西諸郡水也
又自是而下則會之者皖水所受淮西諸水也夫
然後總而入于海是以自峽而東又受大水凡五
略計天下之水會于江者居天地間之半其名稱

之大而可考者九十有三故曰江源其出如瓠而能滔滔萬里以達海所受者衆也嗚呼問學者可以觀矣

公喜佛老善文章餘所徧天下審知四方風俗所至登覽嘯詠爲世歌慕往往似東坡東坡當世道紛更屢爭天下大事其文既開闢痛暢而又放浪襟海四方人士爲之扼腕故身益困而名益彰公遭位 壽皇清明之朝言無不合凡所奏對其文皆簡樸無華而又致位兩府福祿過之流風遺韻亦易消歇耳若公之言治主貴

實而將久其節獨帥廣皆能寬民力練軍實出使萬里外如言治堂上時討論申明儀悉具備可謂刻志當世者矣然公亦嘗帥沿海討論申明無異在蜀廣而沿海吾居也攷之事實率不可行今無聞焉或者蜀廣去天萬里其弊誠有如公所言者而沿海於行都爲切近無事之地公銳意事功不能不姑爲是條畫而已耶嗚呼自昔士大夫建明多爛然於高文大冊之間而至今小民疾苦終蹙然於窮簷敗壁之下豈非人有則政舉而有國有家者常官以得人爲意



務哉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文集卷之六十七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六十八
讀文集

葉水心文

奏議

淳熙上殿劄子大略云恢復一大事而言者皆曰虜
難攻當乘機不可動當待時夫機自我發非彼之
乘時自我為何彼之待虜之難攻者豈真難而不
可動者豈真不可正以我自有所難我自有所不
可蓋其難有四國是一也議論二也人才三也法
度四也其不可有五兵以多而

金帛財以多



務哉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文集卷之六十七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六十八
讀文集

葉水心文

奏議

淳熙上殿劄子大略云恢復一大事而言者皆曰虜
難攻當乘機不可動當待時夫機自我發非彼之
乘時自我為何彼之待虜之難攻者豈真難而不
可動者豈真不可正以我自有所難我自有所不
可蓋其難有四國是一也議論二也人才三也法
度四也其不可有五兵以多而

金帛財以多



而遂至於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凡五也若置而不論因而不改則我之難者兵難矣虜豈復有易攻之機我之不可者兵不可矣虜豈復有可動之時

應詔條奏六事謂六事末善皆治國之意未明之故國勢也士也民也兵也財也紀綱法度也愚謹按上殿當 孝宗臨御二十六年應詔當 光宗受禪初年

又上執政薦士

辯兵部郎官朱元晦劄子此晦翁爲林栗所劾而水心辨之者按栗時爲法從水心非言官之所學與晦翁不相下非平昔相黨交者一旦不爲其誣出位抗言廷斥不少怨此當與汲長孺面貴公孫洪張湯者同科嗚呼壯哉然晦翁初不以此重轉而水心則由此與之重矣

淮西論鐵錢五事甚悉

嘉泰上殿三劄一言人材當和平二論湖南每小款不自給漕司宜擇利源爲水旱急難百姓指準之地三論泉南南外宗子請受準元指揮轉運司應副一半本州代宣信建昌邵武七共限二萬五千



六百餘兩四郡應副本州總令車運司不支銀
與建昌邵武不還納

開禧上殿劄大略謂恢復危事先定其論而後修實
政行實德何名之賊害民最甚何等橫費裁御宜
先減所入之額定所出之費不須對補便可蠲除

東南巖影
八千五塊

安集為淮申省款因民之欲令其依山阻水

屯田畫一申請狀真州於瓜步滁州於定山和州於
楊林石蹊三處並置壘塹塹塹此外深窩第二層差

續陳堡塹利害募勇士渡江北劫虜營凡十數往
返取其俘織以報江南人心始安勇亦由此卷甲
遁矣謂三國孫氏常以江北守江不以江南守江
見團結山水為寨者四十七處○謹按水心淳熙
上殿以復歸為第一大事至開禧用兵又指以為
至險至危事宜識事機者然猶為韓侂胄用金陵
之行一語不踐夫兵固非為士者所宜輕言非言
之難而為之難也

大學講義前後接續皆講禮器公益欲以禮為治者
所講率明白而釋回也美質一語講之危辭若丁



私欲頗僻所謂面也袖與之周旋而同其作止使
之陰自消弭如冰之於水春風之被物所謂釋回
也禮之所加猶玉之山龍其文猶素之纁績其章
也豈不煥乎其愈明哉所謂增美質也辭雖不免
於文而理則善矣至講下文如竹箭之有筠也如
松柏之有心也則謂禮之於人可學而至非如竹
箭松柏之本有而無待乎人愚意此公自有所見
而經意未必然也松竹之有筠有心正以比君子
之有禮豈顧二之而反謂其非如也哉然公之所
以運連其講者實歸宿於末章欲稱財而爲禮不
難於人欲之流放以禮從天下而帝王之統緒接
也嗚呼後世之取財於民視古百十倍而用益不
足民窮到骨髓前愈甚此禮之不立而財愈多愈
乏使然也公尚禮學而尤精究財賦本末欲起而
救之至切也講義其微意所在乎第恐講道天子
之學猶有本領在而此又其節焉爾

表啓

文平意順水心大手筆也四六語如此近世雕鏤自
以爲工者何如也卷六卷七皆古詩如超然北齋
虎丘皆水心爲浙西憲司幹官侍作也



記

漢陽新修學記歷叙江漢古今材質文有節奏可觀
煙樓樓記公守蕪時所作寫景狀物佳

溫公祠堂記公生光州因以為名王聞詩守光改祠
之而水心為記謂公猶常人尔充實積久為宋元
臣此最善言公者

樂濟三賢祠王龜齡與錢堯弼賈如規也

醉樂亭記末嘉俗尚西山之游吏因羅酒權利數倍
宣城孫公為郡始縱民自飲作新亭以休遊者名
醉樂記末及古今政教有佳

石洞書院記東陽郭欽止得石洞作室儲書禮召士
以教鄉里之秀者

千佛閣記因人情狃禽畜而及治道之中

白石經藏記少年游歷可饒末以其成先志而記
之亦得體

龜山祠堂記楊氏子孫官堂太守余嘗瞻贖還之又
修補其漏閣因以祠龜山記文優緩而理趣高

平陽縣代納坊場錢記知縣汪季良以所沒造偽會
田及廢寺由求提舉孟植上之朝求就賜縣用禾
利補青冊錢許之詔文載收朔方名錢之擾甚



敬心後記謂程氏誨學者先以敬爲本當先復禮蓋水
心學然也遇按乾濟間正國家一昌明之會諸儒
彬彬輩出而說各不同晦翁本大學致知格物以極
於治國立天下工夫細密而象山斥其支離直謂即
心是道陳同甫修皇帝王霸之學欲前承後續力柱
乾坤成事業而不問純駁至陳傅良則又精史學欲
專修漢唐制度變治之功其餘亦各紛紛而大要不
出此四者不歸朱則歸陸不陸則又二陳之歸雖精
粗高下難一律齊而皆能自白其說皆足以使人易
知獨人心混然於四者之間總言統緒病學者之言
心而不及性則似不滿於陸又以功利之說爲卑
則似不滿於二陳至於朱則忘言爲水當是欲集
諸儒之大成者乎然未嘗明言統緒豈爲物物令
人曉然易知如諸儒者嘗略窺其所指爲統緒者
似以礼爲主故其言曰學必始於後禮禮復而敬
立矣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若然則又似專言推行
於文物制度之禮以防民之非者也非吾夫子所
指根本於吾內心之禮使克去己私而復之者也
禮不先於克己禮將何自而復學不先於敬己私
又何自而克己且未知所以復禮之文何以使民俗



之復禮而公之言統緒又將何所從始耶且功未
之學未必問也義理之學不容不辯也公於義理
獨不滿於陸而不及朱似於朱無忤者然朱之學
正主程而程之學主主敬乃反以程子之言敬為
非又何卑且敬也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
來相傳之說以程子自為之說也蘇子瞻千古奇
材獨以輕薄讎程子終身思所以破其敬之說尚終
其身不能而水心欲破之宜其說之不能自白也
上蔡祠堂記謝顯道獨一子克念者落台州尋亦死
克念有子偕偕三子無衣食替人承符引黃曆為
君訪得之詩見拱賓主禮給冠帶饒米置田宇祠
顯道於學

瑞安修學記若但豎數十屋而宮群數十士而飯而
曰整養之矣矣何易也愚謂此痛快語

北村記為尚書吳興沈公作也文有雅韻讀之如關
山水畫一奇也王文正祠堂記文有餘韻亦一奇
也

華嶺書房記為蔡任作亦佳

風雲堂李伯珍築之豫章之園而水心為記風雲今
為聖門一大議論善形容首往往極於高明水心



謂舞雩魯之極事默不敢必放用其服間里耳
極平實而文采燁然可讀也

温州修學詔以周恭叔鄭景望許士龍陳君舉四人
為永嘉相承之儒宗

紹興諸暨二莊一備修海堤一備鹿鳴舉送嘉定七
年太守趙彥俊所建記末尤舉峯於鑑湖之未復
郭氏種德庵記為嘉鄉兄弟作也其略曰家非德不
興德非種不成雖一人之家未嘗不與天地司其
長久所以不能者人毀之也謙者種之盈者毀讓者
種之事者毀廉者種之貪者毀退者種之進者毀
種不求獲不敢毀不敢成聖人之德也

温州社稷記以社稷神明之正與世俗滄訟對形文
極華瞻

季子朝記戒魯陵之俗多訟文字好

南安三先生祠堂記謂周子二程當著令通禮

台州三先生祠堂記提刑羅適侍郎陳公輔善事陳
良翰也

宣興修學記謂荆溪禹貢中江愚按禹貢明指瀛山
江為中江公何忽有此言也

齊夢觀即八詠樓也唐為觀太子英薦詩名



連州開榜如賦記嘉泰二年崖壁墮水李華疏之
石煉遊穴石鐘落上以火攻下以堰取餘隱石平
流中創巨壑鑿貫木百鈞擄之糜碎
湖州滕骨樓自柳惲江南曲始

序

石臺蔡瑞戴書教族人於藝側者

汝陽片義序朱伯起師鄭景望與景元友嗜地理學

著書三十篇公謂蘇子瞻居陽羨而幕嵩山朱公

元晦所蔡季通預卜藏穴好奇者固通人大儒情

患也余特載其師友源流

紀年備遺平陽采繡作也繡字文昭師陳君舉

徐致中論書法如匠造屋木之分寸必應繩墨故分
為點畫合而為字無妄施者

巽熾葉序略曰自有文字以來名世數十大抵以筆
勢縱放凌厲馳騁為極功風霆怒而江河流六隲
調而八音和春輝秋明而海濤嶽靜也公未嘗蕪
鐵琢鏤以媚俗為意曾點之瑟亦希化人之酒欲
清又非以声色臭味自怡悅也愚謂水心此言亦
寫胸中之所自得者歟巽熾蜀人李壽也著通鑑
長編二子學堂皆名世



周會興詩序一幹之蘭芽香出枝豈紛然抄李能斷哉

松齋集序杜甫送楊六判官使西蕃詩直下無言子始末只一意今翁常之概頗似之

歸愚翁文集序爲鄭伯英作即景望弟景元若也景元及弟、四人既任秀州判官終其身二十餘年不復仕諸公貴人知其才大氣剛中心畏之故也孔翠靈鳳矜其華采顧影自耀爲世珍惜是固然也若夫蛟龍之興雲雨則雷電皆至靈靈百里晝區、然露小枝樹細巧而足哉

翁靈詩序序云建魏齊濟之士之通塞無不以

詩而唐尤甚彼一一生窮其術而不悔者固將以求達也如必行達而後工工而無益於用捨之數則矣賴焉君、壞大半白茅縣田一頃蛙鳴聒他處城隅之館水石相足而不能居也愚觀靈詩四靈之一也水心所以斥罵者如此而世以晚唐詩名者尚遙拜之爲宗師可嘆也已

風南仲後序議其末異而無成

黃文叔周禮序略曰周禮晚出而劉歆遽行大壞矣蘇詩又壞矣王安石又壞矣孔子未嘗言周官



子亦以為不可得聞一旦屢至如奇方大藥并黃帝神農所名無制使服食之法而庸夫鄙人妄咀吞之不暇亂編錯幾希

法明寺教藏記為僧師祖作也終之曰夫浮屠以身為澆泊而嚴其宮室不已以言為養死而傳於文字愈多因余所不解嘗以問起亦不能言也宗紀序謂佛學入中國其書具在有胡僧教本並舊書不用詳佛之學而自為學固陳之言而自為言皆自以為已即佛而甚者至以為過於佛也

呂子陽老子說序謂六經孔孟舉世共習其魁俊偉特者乃或去為佛老莊列之說注神靈靈相與眩亂甚至山棲絕俗木食澗飲以守其言異哉愚按此兩序識到理明允水心文之絕特者可以成誦故表出之

胡尚書序尚書名沂餘姚人富貴有節無侵尋之求嘗喻國體猶半存之身

題跋

題畫姜溪密文獻程正叔在秦少游詞話藝天事河那雖毒而人能吹之毒又甚矣

石月現屏中樹影



戴肖莘瑪詣王大受曰好苦夕客心就耳自蕭煥館

食軟膩把酒談笑肖望欣然忘還題志

辨狀

潘彥庶輕鄙舉子學出經入史於眾人思慮不到處

下議論空寫卷子上竟莫遇精識

題劉著夫南嶽詩建大將旗鼓非子孰當何必四靈

哉

題周簡之文云外學乃致窮之道

題義役保正長法不承引帖催二稅今州縣以例相

驅士民同苦至預贖錢給費名曰義役然則有司

失義甚矣

祭文

潤底之松山上之苗言崇高者易蕪也

祭韓子
如尚書

壽學祭王才叔
如尚書

墓誌銘

徐誼特制提舉浙西言水不可疏謂舊田溝澮當濬

園田下脚無輒開已闢未墾當揀合行是三說農

不病矣似於今不合其責趙丞相為忠則忠為姦

則姦非言也然為蔡必勝終定策

蔡必勝武舉第一人不見曾觀 光宗疾與趙丞相

定議用韓侂胄白 寧考時著度逾戒



吳景範宿衛

陳傅良墓誌以水心爲之宜有大可觀如昌黎誌子厚然而寂寞反尋常者不及可嘆也

著作正字二劉公墓誌銘著作謹風學宿衛青人試
錄其親今將告執政大臣曰子爲子厚子爲執
中之則艷然怒矣至其行事則有爲子厚執中所
不爲者矣上封事論觀大劑尤切知衢州郡人祠
之徙溫州濤雨全家淡食八十餘日以疾還青率

鄉人救荒湖濱之粟米斛於朝蓋蠲之第正字諫
朔字復之經與庚辰少試第一調溫州戶曹計口
受祿以其餘救飢瘵餉棄兒召對奏曰陛下何不
延納情激取言之主而聽訐真難堪之言因以自
考察成敗得失知福清縣聽訟使兩詞自詣市食
挂錢於門然嘗諫止雍公所主賑復饑雖晦窮辨
之不從將自有所見歟嘗行秦溪有道殣者又駐
棺瘞乃去過劔津皇覆舟號呼解鄭夫人髮金救
之二公皆樂朋友死日家無留費著作子諫正正
字子厚

正至侍郎子克莊全爲



從辨後利以文顯場觀水心誌陳石梁墓字集
慷慨今二劉官不為顯文無行於世者而所載言
行燦然耀人蓋所誌諸公貴人皆無此及者故節
錄特備

寶謨劉公顯字公實循人特立有治行以壽終

曾侍即漸建昌南城人辨其非徒胃堂正以其高
貴堂諱之故耳如曰從貴死素抑者多用趙度
亦在中公爭之不容可察見也類茂顯秀其子云
薛待制弼政和進士官靖間間闕共難南渡後守閩
楚平賊百七十部然亦古雅公諱而為秦相周求

嘉人

黃尚音度字文振越人注詩書南禮著史編年考天
文地理并田兵法病義兵欲屯田除復府衛具擬
死詩合典利合東西川論麟倪胃御筆事制置江
淮降鹽城賊嘗言紹興至今三罷兵所增之賦皆
當斥以還民

陳謙永嘉人為京西運判時襄陽帥李奕後帥皇甫

斌皆密受倪胃意擾虞起事公謂復讎大義乃倚
秦盜剽奪之豈得以敗亡為戲乎遂以公總領湖
廣斌師遂大出劫文河也再友方城鄭倬至宿



季爽至嵩皆潰金州秦世輔未及行而潰蓋開禧所謂用兵如此公在襄陽破北城貯水三百尺既至鄂米悉運赴襄又念安州亦兵衝募守三關言雖不用亦完二城

祭酒李祥無錫人趙丞相免公爭曰頃 壽皇崩兩官滿絕留正棄印亡汝愚不畏族誅決策社稷臣也

陳同甫王道甫墓誌銘同甫婺州以解頭薦著中興五論不報後十年在太學上書至再復不報又十年親至金陵視刑勢復上書終不報在庭皆怒以為狂鄉人為撫會同坐者歸暴死疑有毒入大理獄民呂興伺廿四歐呂天濟且死恨曰陳上舍使殺我復入大理獄少卿鄭汝諧直之末策策進士第一未至官病一夕卒道甫名自中平陽人登第仕不羸多奇節同甫稱之水心曰鮑叔管仲友也鮑卑而管貴美在叔也王猛薛強友也王顯而薛晦過在強也同甫得以死後餘力引而齊之使道甫亦得而傳是以併誌

趙齊猶無錫人禱雨請罷催止合衣稅朝士無不造低卑曰公歎曰諸人今任比是易後直之甚難也



汀州捕獲八子知平江置嘉定縣鑿錦帆溼爲總
領籍軍額之士減錢百萬

王楠木叔求嘉人知績溪修破塘知江陰開導五百
餘里壞瘟神像不見蘇師且止鄧友龍死伐僂胃
死竄流不絕公謂非朝廷福

江陰渠無百里

蔡行之疑重竟日或不通一語陳龍川與辨抵目接
夜若懸江河同南謝不能乃已雖勿以文顯無淫
巧輕艷之作官至兵部尚書四子齋陳策說

趙師董其人有意材十餘年中四知臨安府志中多
載其與僂胃異然愚問之長老言最倭僂胃者也

趙師黥信州人事

孝宗知樞密院六年而退所陳

多寬郵之事嘗言治盜當委戍守但責巡尉何以
禁暴

樞密汪勃徽州人紹興二年登第十三年和親擇不

與趙張同好惡者佐佑執政勃遂爲監察御史其
賢不肖可知也乃云爲檜所忌欲蓋而彰矣然檜
於一時同惡既借官爵啖之以盡其力位逼則斥
去如奴隸勃之見忌亦非公曲筆蓋紀實而果非

自見者也汪綱汪統皆勃曾孫綱始求志於公云

勤猶三劉夙子也幼率諸弟勤苦緝故業貧不能得



膏火旁燻夜燻者光射公牖執書就之後皆中
第其在朝丞相陳自強惡其不附已開禧虜入寇
遂用公提淮鹽蓋以餉之危地自兵起鹽商不行
公盡通鹽利就為運判後為浙漕虜使自淮至浙
凡送迎之事皆公裁定為成式其為浙漕也不與
內臣相見官至吏部侍郎子克莊

周淳中瑞安人及第嘗改官為宰為帥機輒乞祠至
老死初買廢山鑿平為宅大竹長松回合蔽虧繡
嵐紺池燠霍房戶常終歲閉戶花香鳥鳴暢然怡
適不聞外事

存齋仁浦江人師聘為厚君子也為浮溪尉不受

盜貫入朝定 高宗謚提舉浙西開漕渠浚練湖
置斗門總領湖廣放諸州積欠百餘萬築武昌萬
金堤師靜江開稅錢萬四千除雜稅朱膠八千或
疑公空有司之職為百姓地而財常源源暴暴如泉
湧山聚自趙丞相去士多失職賴公收權初嘗後
其舅張氏既復為詹經營兩家如一日

狀元姚穎嘗終平江倅年三十四

丘文定之父仁不忍校費幾空產母藏氏既寡力貧
教子



池州貴池縣葉氏三世二百百人四十餘室不別盤案
而飯百年

瘖瘖王太愛饒州人住烏鎮死因葬湖州○內祕腹
脹痛以半碓圓碾生薑調乳香下之立愈

東陽郭氏墓誌載其富盛自立

徐定字德操泉州晉江人其父少孤隨母歸呂氏因
以爲姓五十年公不知其徐氏子也父且死以告
公憤泣與二弟來行在皆擢進士第復姓徐氏至
朝散大夫而潮州有治行云

載陳傳良嘉張令人甚賢不信方術不崇釋老不畏

巫鬼

鮑瀟清癯病足水心誌其循行園林住磐石上數花
鬚嘆松葉世指水心狀清癯爲猴者也

餘姚孫椿年字未叔之宏之父也

永嘉林正仲名頤叔爲羅源主簿舊俗死喪者焚屍
瘞其骨衆薰合和凌風飄颺命曰升天以尤細爲
孝正仲雕文禁止治塚鬻藏之始變其俗

正聞詩龜齡之子也聞詩之子龔至開札亦龜齡之
子仕至運使而聞詩至提刑

徐道暉誌專評詩



孫叔豹墓誌載岱山事

鄭耕老清人也兵火後更營四明學

錢之望晉陵人少以策贊虞雍公捷瓜洲符離之役
謁張忠獻既第守楚四年楊三年前後反覆為

上言大抵以屯田民兵萬擊奉山水寨為進敵退
守之要大奚山盜起知廣州滅之移廣州皆有政
績

省元錢易直樂清人十歲工文稍長知古學雲蒸川
流筆態橫生

劉起勝字建翁正字名湖之子也能繼其父而官亦
止正字子希醇希滌

知慶州蔣行簡治郡以愛惜知縣為本數為上言民
困具載誌中可觀也

侍郎陳景憲故相康伯之孫信州人奏言欲裕民力
當寬州縣偽學禁嚴獨與晦翁往來不廢

共與李浹故參政孫不見蘇師且與開禧異議有識
士也

臨海周子及名泊除大學正一見上即盡言天下事
有主并起吏胥預密議宰相御史相與依憑上以



吳州陳奕字叔向魏益之教以盡事所懷獨立於物之初忽大悟遂以師道歸益之友陶朱呂之學水心辨以一造而盡獲莊佛氏之妄也語簡而精然猶委由其文曰昔孔子稱憤悱發舉一而返三而孟子亦言充其四端至於能保四海徃徃牽借而所指亦近於今世之所謂悟者愚謂待其憤而後啓之待其悱而後發之舉一返三使以類推此孔子欲學者自盡其力而不徒師之恃耳非悟也充其四端至於能保四海此修身以至平天下充舜二代已試之效具在皆實理也非悟也

黃通字子耕魯孟之從孫其先自金華徙分寧子耕師晦翁治台州多政績水心載之甚詳然子耕亦嘗宰華亭縣今製錦堂所創也政績亦不少今闕不載而獨言其知廬陽縣當考

劉子怡居鄉叔三大荒

龐蘊夫婦破家從樵至寶窟籬自給男女不婚嫁羊相為死水心載其事於爾瀟妻劉夫人之誌况浦夫婦也愚謂此皆全家病風耳

尚仲對策言今所謂道學朋黨正皇極所用之人也召試館職言今廟堂無能盡出胥吏者頭盧完



干政接踵將酒灌肉脯翻其家根本大壞矣有仲
從水心苦學之士也子深源乙丑進士

胡崇禮名權餘姚人尚書名沂之子祺之弟禮近其
二子也誌云先世故書縱囊珍篋重封之屏几遺
守龍玩性復或移日蓋譏之也又云初宋元晦呂
伯恭以道學教閩浙士有陸子靜後出號稱徑要
簡捷諸生或立語已感動悟入以故越人爲其學
尤衆兩併並夜續燈聚崇禮之家皆澄坐內觀蓋
譏之尤深也然亦工矣

齊夫人父事北辰求九天女而生詩言若素習教其

子莫子德及弟第一人愚甲辰客於越施氏閭老
石先生之言曰莫魁既弟母嘆曰朵花既開又看
花無澆者矣石故莫之同經友也觀此則母之賢
爲益信

○徐文鏡名璣與徐照翁卷趙師秀四人共趣唐詩
平陽林善補及第葬其母陳氏鹽亭山爲光孝寺曾
爭論二年乃克葬水心誌云嗚呼有是哉夫豈不
足以買山而葬於官荒之山此學士之窮王政所
必矜也道耕織之勞而欲擔山海之富此異端之
橫王法所必黜也銘曰徂徠躬耕葬百喪使皆知



此訟何當爰裡而掄葬在亡夫人之歸天句圖邊
按水心此筆氣直語壯悞死當時符移紛又之有
司矣

楊恩以秦掄用嘗參政葬越

鄭景元名伯英京望第也擢高第以祠祿終水心謂

志士

陳表民名燁戒其子曰薦送由州縣比鄉舉里選猶
近也今來歲月拘父母棄室家以爭覆按可乎得
喪命也若謹無然其子遵行之必鄉貢不太學三
子增植正善皆登進士第

良甫王寧遠甫皆從水心良甫生繼華遠甫生

勤繼勤繼勇陸祐姪曾孫今居吳

唐氏王棊生母

史漸進翁八行詔之孫父禾再薦漸入學五子登第

彌忠彌恕彌愈彌聖彌志也嵩之兄弟其孫宣鑑

其甥

長潭王公志夢龍侍郎父也

陳少帝名曠飛來嘉人有詩書傳嘗教秦煇以貶死
崇國趙公不息行狀載善政最多汝讓汝臨其孫
張李摺狀載光州可移治處名沙高亦多載雜事



水心能力排老莊正矣乃併識程伊川則異論
也能力主凌復正矣不反斥張魏公則大言也
能力詆本朝兵財靡弊天下而至於弱正矣乃
欲割兩淮江南荆湖弃諸人以免養兵獨以兩
浙爲守又欲抑三等戶代兵茲又靡弊削弱之
尤者也水心之見稱於世者獨其銘誌摩跋筆
力橫肆隔近世自號得水心文法者乃以陰高
譏罵爲能焉觀水心文雖間譏罵實皆顯白如
曰旁縣田一頃蛙鳴聒他姓此顯斥翁靈野廢
家業而工晚唐詩直以爲世戒非陰罵也如曰

蜂絲委矣詩書溫路爲羽空陵陸三愁此明言陳

益謙不讀書而昌儒衣冠不得已爲作詩非陰
罵也如曰丁村未嘗有此其村民不學而崛起
未可知惟數花松葉世傳狀貌清卿爲猴
精此爲譏諷然他日誌其妻劉氏立舉龐龜夫
婦棄家學佛至賣滄籬此其偏好自有取譬者
終篇述其治行甚覆瑕瑜不相掩也借曰水心
特一以文爲戲可蓋以例其餘耶學之者不于
其板肆而獨于其戲者耶嗚呼水心之傳世者
僅此而學之者又辱之且明學者心術故爲之難



水心外集

序發

大意謂制科許極言天下事而治道本不如是之易
言後進之士耳矧目習運奇於異說之餘求夸於陳
言之外足以欺天下之定勢而何以爲守直特發其
大意而無至於盡言

君德二篇

謂人君以道服天下非以名位臨天下而世之言君
道者或以令或以權或以法其君之德固前矣而以
智巧從事是未得服天下之道徒恃名位以臨之其
有大度不疑以深結其民臣之心者亦不過留名位
之術惟古之聖人真見其當然而事又其實行之比
則人君實德而服天下之道也愚按前之三說正不
待攻而三者亦有天下者所不得而廢後之言真見
者君果何從而能見其真所謂真者果何指夫亦
開闔馳騁以極文字之變態豈豈果君德之的論耶

治勢三篇

謂人主當以身爲天下之勢而後世之勢在外歲在
撥臣狂宦官或匹夫卒其勢無所不在若西晉傾覆將
起於公卿子弟里巷書生游談聚話滿淫快而已我



祖宗之爲天下其要在使無女寵無宦官無外戚無
權臣無姦臣隨其萌孽尋即除治所以致靖康之變
者五患有其四焉耳非前日所憂之西北二寇蓋天
下之勢在內而不在外也今天下之勢因治久忘敵
而女真自恣天子方御征伐又十餘年天下始習兵
革散戰而天子已厭武紹興之末青鄆毫宋之間憂
際響應或號三十萬而天下終以不振習安難變乃
其勢然今天下之士惟嗜利濬行者乃或叩閣言邊
而明見利害之人則皆深念根本然則天下之勢固
不可使之盡變也愚按此論平實而意若陰不滿於

陳同甫諸人

國本二編

國本者 祖宗所以立國之意也我朝大意有二曰
隆禮以御其臣恤刑以愛其民也 真宗仁宗以來
大臣將去爲之選官加賜 神宗嘗欲汰其臣而不
忍始益宮觀應慶壽李厚嘗欲興劉執事徽而哲
宗不從蔡京又欲殺天下士而 徽宗不聽 紹興
初誤聽宰相誅諫官二人尋下詔謝天下故姦臣不
得借殺士以爲資今世之用刑比漢唐爲輕今世之
民自得罪若無錢而坐茶鹽權酷田役稅賦者十六



七比三代則爲重然三代肉刑殘壞至於終身亦已甚矣後世制刑雖三代不能及此二事天下安之久矣不顧而變安危必自此始愚按比深識我朝立國之意者也我朝立國以仁盡夫秦漢後不道之事而此二事爲著

民事三篇

謂今授田之制亡而猶歲以具文勸農何也有民必使之闢地令吳越民多而地不足相博取爲衣食荆楚古繁實孫劉所資以爭天下更唐五代不復振今荒墟無聚落分吳越以實荆楚當今急務也儒者欲復井田既時異不可行而俗吏抑兼井之說則人主既未能自養小民富人者小民所賴不可豫置疾惡破壞之也隨時立制使無甚富甚貧其庶乎愚按此語鍊之說也特未知所以立制者何如而可無甚富甚貧耳或者董仲舒限田之說乎

財計三篇

謂理財與聚斂異今言理財者聚斂而已故君子辟理財之名而小人執理財之權自古聖賢無不理財必也如父共子之財而權天下之有餘不足可也柰何君子不理而讓之下人哉自惜幣行而錢隱物宜



設法以消天下之利莫甚於此官兵吏之冗食者多而不知退考其原如富人用侈而費田疇需寶器以充之不竭盡不止愚按此天下之名言而冗費則不止官兵吏三者而已也所謂衆府心周公法恐又信周禮大過

官法三篇

謂漢宣帝號畫寶而徒課細碎爲失寶今治不過著漢宣帝且舉以羣臣自係爲不足用而上自用也謂冗官始魏晉自文武分而昔之侍衛用文者今武士宦官專之有官吏分而昔之所辟曹掾今吏胥專之此選舉其狹而官猥多也謂愚其冗者抑之以法此當甄別使賢者能者堪之奈何操利天下之權而又以抑也愚按三說皆考訂之言但力辨古人辦事簡而力言古人之事爲多亦似信周禮太過愚意古人不過教民自爲生養若盡如周禮期會恐奔走無盡日民不聊生尔

士學二篇

謂孔孟守三代之說於春秋戰國之世迂濶之名自此始今必得真迂濶者而用之其庶乎古者養士而後取今不養而取之古因今之學以取士而務養其



其心思按此乾淳間議論也然不知養其心者當何如耶若近年以來士習實壞於學縣有學則無耻者分其糧公厨終歲無炊煙郡有學則強使者多取市井子之資聚食其中以鹿門戶也著南秋輒雲散無餘國有學則爭圖分數乞免解免省者千歧萬轍上亦屈法從之甚至受金叩關助權勢去異己者士習之壞反皆學校之為圖之於勝負之場而誘之於利祿之區曰可以養其心有是理否乎果欲養其心必也因今之學而用古之道州縣學盡除職係太學盡除校分無勝負之爭無利祿之誘而後士得自有其穴而自養之水心雖乾渇之論而其時學法已行不明言其非疑有遺論且天下何嘗無賢士之自養者何世無有學校科舉之較程之如慎英陽儒六士之賢否何預要在謹簡於入仕之後幸而得賢者能則必用之不幸而得愚不肖者雖自學校科舉中來必終斥之用舍不于學校不于科舉而于其人庶幾士習稍知趨向若夫轉移變化又自在本原之地若曰因今之學以取士而欲養其心愚未之能信

兵權二篇

謂兵必用詐自孫武石武事闔閭嘗入楚暴師不



嘗言越不足畏卒敗操李武之術無救人國家令其
氣焰興起若將與聖賢並稱而右科武學又使之謂
誦其善是徒以不仁之心相授况今淮以北皆吾之
民方當流涕以對之尚安用武之術數千年來天下
士好奇言而言兵者尤奇皆中一時之欲而不顧天
下之利害必也實言乎不多殺邦本不搖無恭征橫
敵而將得人則兵可用愚謂言兵若此斯儒者矣視
老泉輩平生師孫子之學齊壞矣

外論四篇

謂中國之待夷狄有義有名有權契丹更六聖百二
十年無敗盟而約女真其滅其國在謂日為尖義女
真吾仇也今日請和尤為無名視其所以來而權之
必有先勝之形變困重難舉而使轉利易為此在朝
廷大政紀綱寬度之際而乃略油以守江守江以安
閩浙此其去中原也遠矣其言慷慨激發讀之使人
痛憤愚謂果守江果安閩浙機至事成中原亦非遠
正恐江自為守而人未嘗守江閩浙百需所仰又未
必其能安而人自安於閩浙耳

總義一篇

論聖王之題辭也謂古之治足以為經聖人載之以



詔後世至于今而經始明世之君子可即其故而深
思矣

易

謂易非道所以用道聖人以道易天下後世聽其自
易而世始亂文王孔子於是作易之書備而易之
道始窮幽學小數出入鬼神而無以爲用於天下莫
若反其本而求之象爻思按此論未之前聞也以愚
所聞則正以理無定形亦無終窮故以變易之謂道
而謂易非道何耶變易者正道之用而反謂所以用
道何耶事萬變而不齊而理無不在故此道謂之易

初非先天而開物逆料治亂之變而立之防亦非世
有已亂重有已失出而移風易俗之類以救其弊而
謂聖人以道易天下何耶易者道之形於事之物之
順之則吉逆之則悔吝凶吉者治之事悔吝凶者亂
之事後世不知易也故亂日多耳乃謂聽其自易而
世始亂何耶文王孔子之作易正欲使人人知道如
是則吉如是則悔吝凶傳之萬世而道之用無窮也
顧謂易之書備而道始窮何耶易備天人之道微之
而爲陰陽變化顯之而爲日用常行理本無所不包
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下筮者尚其占而蓍爻



者正以占其變也謂出入鬼神為無用必反而求之
變又又何耶此固愚未之前聞必水心自有所見者
雖然未諭也

書

謂書為帝王之常心周穆王秦穆公既悔過而復得
其常心此亦一說然周穆王秦穆公志於堯舜不若
是班而常心亦非所以論聖人也常心者不以飢寒
而變之名也

詩

謂言周人之最詳者莫如詩聖人卷天下以中發人
心以和蓋詩之道至周而後備雖其怒氣猶澆厚憤
發而不忍愚按此亦言詩者之常談特水心長於文
其形容有過人者

春秋

謂治人之道人能自正於心者雖聖人不能加也行
之事矣折而從仁義禮樂者則治之也俟是其次也
聞人之是已非已為喜懼因其喜懼而治之是又其
次不以其非為喜懼而必待賞罰聖人之治人至是
止矣春秋之作又所以治夫仁義禮樂是非賞罰之
所不能治者也然其用之之法有三原其情察其勢



使人心厭然我服然後斷之理舜能事勢膠而天下不能爲子箕子能事紂而天下不能爲臣湯事葛文王事昆夷而天下不能爲國是何耶是未之思是之謂理故春秋者道之極而聖人之終事也愚按世謂春秋爲賞罰之書而賞罰必斷之理此不過兩言而足然人人能言之今其模寫次第多爲曲折則水心之文法然尔

周禮

謂周禮之書一用而反至於亂者古者天子自治止一國又有聖賢爲之臣久於官而不去其爲地狹爲

民寡治之者衆行之以誠故米鹽麻葛無不盡也包夷狄之外以爲域事雖萬變而上由法範令具不得擅手無聖賢爲之臣不以於其官而又有苟簡諛佞之心乃欲靡密無不盡以求合周禮此人情不安而至於亂也愚按周之連官倫於尚書周官一篇各率其屬聽之六卿而爲君之要在六卿得人而止其詳則自孟子時已不得聞矣必如今周禮所載六卿六逸之地能幾何而可養官司胥徒二三方東西胥會朝夕讀法民且奔走不暇而何所措手足此書出於王莽用於王安石皆亂天下恐不可以其名列



於經而盡信其書必古書也亦不過同官一篇注
耳大訓何在而名經耶雖然歸之世變不同而謂周
禮不可行於後世此則善爲周禮解嘲蓋未有過次
心者也

管子

謂王政之壞始於管仲而成於鞅斯甚矣洪羊之於
漢又管仲商鞅所不忍爲至唐之衰而民無所不盡
又有洪羊所不屑爲壞之也非一人之力則復之也
必非一人之功聖人不千歲而一起聖人不繼世而
皆遇故夫陋俗之興論王政終不合矣其言哀痛切
至嗚呼悲夫

老子

謂老聃厭聖人之仁義禮樂而欲一切返太樸之初
不知聖人之爲此仁義禮樂者正以消伏天下之機
巧詐僞也今欲盡廢是與天下以機相示機相使也
聃自變於俗而謂聖人變之乎愚謂聖人不過行其
所當然老子乃欲去其所當然者耳此則昌黎原道
之說盡之無爲則天下不能自治勢必出於慘刻
以勝其不治者此則太史公老子之傳盡之若謂聃
自變於俗則聃且有辭



孔子家語

謂家語左傳禮記皆近聖人之世而所載實不能知其言後世若荀卿司馬遷揚雄亦皆不足以知聖賢之言今世之知言者談性命而聖賢多齊猶之談愚謂此惜家語以排世之談性命者謂均之不知聖言尔然豈其倫耶且不明斥性命之說為不知聖言者果何在嘗亦如論治特發其大意而不盡言必待佐天子得行其道然後自以己之說而易天下耶雖然澹洛之命之說大明於天下有日矣水心思以易之也謝哉

莊子

謂莊子知聖人最深而玩聖人最甚不得志於當世而放意狂言其死情多切異於屈原者鮮矣然而人道之倫顛錯而不叙事物之情遺落而不理以養生送死飢飽渴飲之大節而付之儻蕩不羈之人小足以亡身大足以亡天下流患若未已也愚謂此論理義之精到文辭之警切前無古人後無作者自古明天下之正道無出於韓文公原道今而此論又足為原道之非道無出於韓文公原道今而此論又足為原道之配但謂其知聖人及以屈原為比未然尔



揚雄太玄

謂玄以準易而不得聖人之意者三易以明天下而
始名玄一也卦以八數而玄之八十一首雜取玄字
之節二也易更三聖玄以一人之意備群聖人之方
三也

左氏春秋

謂左氏去孔子既遠而能錄古者典刑十數以扶翼
春秋

戰國策

謂成周論士用於天子周襄取士之法壞士猶各自

貴於其國侯國取士之法亦廢士去爲家臣獨公孫
衰季項未嘗仕於大夫未幾兼并禍興故家之去士
始恣睢四出奮口舌以要其君固流弊非使然也如皇
季斯遠矣而猶殘之豈爲天下之道哉

史記

謂孔子時士世圖籍具在多放棄而不錄史遷不能
知其意然記之以奇使後世溺於見聞薄矣
流又成民善政之術盡出其中而戰國秦楚事皆天
下人資取爲不肖者於是異端之學後肆與聖人之
道相亂矣



三國志

謂春秋三國之世號爲多才非世道之幸也尚及言
之愚謂人才用而後見世方多士而後人才出其勢
則然漢唐之興何嘗無人才有英雄之君以主之
下賴以定于一不見其紛紛之迹耳以罪人才可耶

五代史

謂唐非天亡而自亡盜賊不肖皆足得國人主所當
惕然自懼愚謂五代朝榮暮瘁亦自取滅亡耳然掃
除亂畧以開聖世太平之基亦周世宗

總述

謂唐虞三代上之治爲皇極下之教爲大學行之天
下爲中庸漢以衰無能明之者今世之學始於心而
三者始明然唐虞三代由外無不合故心不勞而道
自存今之爲道者務出內以治外常患不合故具列
其義天下得詳焉其論甚富其意甚真有可得而詳
及詳皇極大學中庸三論則與今世所讀洪範大學
中庸三書本旨不見其有一語類者玩索再三如過
異國見蠻夷君臣問答談論曲折次第非無可聞之
聲終無可曉之說嗚呼噫嘻何爲而若是耶夫水心
一水心也其論兵財明俗明白自見微筆端有口一何



高也其論皇極大學中庸但見其理非有存而忘
莫曉一何甚也豈古自有能詳之者耶抑姑俟千百
歲後又出一水心而後能詳水心之說耶不然水心
所論皇極大學中庸魏別自有其書非世所通讀之
三書也耶

傳說

謂高宗注想傾信爲以其心而通物愚謂傳說事本
無可論而論三代事本不必若是其文深山之僻華
野之伊傳巖之說皆當世偉人特未加之位耳傳說
固非泛然定有靡也一合之切精授交通夢亦其理之

常而非異也水心之爲此者特望人君之深信其臣

崔寔

謂寔勸其君以嚴刑爲無術此長者之言也

諸葛亮

謂亮借興漢之名以見於世今世有昭然不可掩之
名義而非必借於外愚謂借亮以警當世可也謂亮
爲外借不可也

蘇綽

謂有鞅以後皆謂古治爲不可復行纒佐守文泰方



高氏扼關而攻西人傳不自信乃徇用古人治國之
常道卒并齊滅梁益無敵於天下愚謂唐太宗之治
多字文之遺而水心之論即魏證所以斥封禪者
也

王通

謂聖人未嘗絕後世而王通續經獨得孔子之意以
道觀世則古無過而非道愚恐漢晉元魏未必真得
唐虞三代之道王通續經亦未必真得孔子之意水
心若矐然天觀混精粗誠偽而不問固無不可者若
以道觀世則道固未嘗無過當正問也

廷對

主說謂以庸君行善政天下未亂以聖君行弊政天
下不可治矣答前代道仁禮樂皆雅淡不事華藻答
當世事多明勿謂宰相失職專限資格助吏部行有
司之事調諫官不諫諍反侵御史之事兩制侍從不
諫大政而弊精神於徵文責儒臣太備而獨當前世
養兵之患不能寬橫歛而裕民力及復讎在堅決信
任其人大抵純淨非近世排仗語為多者比也

始議

其謂國朝不務討二虜小人因間復燕而國之守



以歸其論管矣德意猶謂尚有當歸求者耳唐虞三代所自有惟千里若侯服以至要荒則聽其人之自守不過據以傳授以禮故事少而國易治秦漢盡併天下制於一人甚至反為夷狄於夷狄殺無辜之民以貪非其有之地鞭長不及馬腹而國無寧日矣我太祖內收藩鎮兵使無諸侯疆大如封建末流之弊外因邊酋各為守無直鄰強敵如秦漢守塞轉粟戍兵之擾颶混一之勢而能用盡天下之德孰有加於我太祖者哉大計未集而後之謀國者輕挑二虜豈惟非太祖之心亦異於古人所以御天下之道

矣必欲計二虜安面北為盡天下之慮談何容易耶其謂建炎嗣統獨失河東二年始失河南北紹興元年始失京東西三年又失五路結室死嘗舉數千里地以還我元朮并盟分畫纒難必南顏虎等頭歸義之民處處屯聚京東西秦鳳熙河州縣相次而服宰輔繼舊盟反割四要郡畀之其言備盡南渡曲折愚嘗謂中原不失於南渡之前因南渡而後中原失意正謂此然念靖康而後中原尚有可復之機首三宗忠簡肅清宮禁結山東河北義勇以請聖駕遠幸此一機也中原可不煩兵而復岳鄂王復三京所向



無前此一機也中原可乘勝而獲逆亦逆德京東而
等更觀恩恩歸此機也中原可乘機而復追我
孝宗已非南渡初憤痛方新機會難來之比況湯思
退史浩諸人遇中原思歸者則還之廣使甘心焉儒
生尚何以空談為哉雖然中原遺黎已歷祖孫三數
世慘澹吾宋者猶新其二謂國朝皆人主自為
之運廢人而用法廢官而用吏故人才衰乏外削中
弱以天下之大而畏人又自熙豐以來世變紛更紹
興以來小人挾制隆興以來取民已因猶以為仁俗
衰時迫誰與謀長此所以不能盡天下之慮

取燕三篇

中原在幼生五年未復而首謀取燕已幾於不切事情
矣又以高祖滅項為比且類也哉高祖能滅項羽而
不能不因於白登故夫事定之後不可以比方爭之
初而與夷狄爭區區不可以比撫定中夏之事今必
曰得燕割關隘而後吾國可以立秦築長城矣皇帝
萬世乎然則讀水心取燕三篇不若誦吳起在德不
在險一語

息陞論三篇

其一論親征斥萊公為無識之甚嗜甚矣其二論侍



時謂越二十年之內日夜所爲皆報吳然後可言待則正論也

實謀一篇

謂四總領爲戶部之害經總制折帛錢爲諸州之害版帳月椿爲諸縣之害此財以多爲累也四屯駐大軍耗總領之財廩禁土兵耗州縣之財是兵以多爲累也法度以密爲累而治道不乖紀綱以專爲慮而國威不立皆孰於治體之言也

財總論二篇

謂邊一有警賦歛輒增既增之後不可復減 祖宗

盛時所入比漢唐一再倍熙寧元祐以後隨亂之封楮役錢之寬制青苗之結息比治平以前數倍蔡京變鈔法以後比熙寧又再倍渡江以至於今視宣和又再倍此精於財用本末之言也

經總制錢

李憲經始熙河始有所謂經制財用章句經之亦曰經制蓋措畫以足一方之用方臘殘破東南陳亨伯以大潘兼經制使被後錢除頭子賣糟酒以相補靖康石曼翁序國以知江寧兼總制強括民財數百萬維揚駐蹕呂頤浩兼總制總財事議用陳亨伯所收



經制錢者酒稅頭子所取猶止二百万其後戶部
轉運使動添窠名黃子遊補約之徒或以造舩或以
供軍遞添酒稅隨刻頭子孟使以執政爲總制普戶
長壯丁產始行起發二制並出色額數十酒有柳運
副王祠部都督府二分本柄駟折官本茶有秤頭部
息油單厥面商稅有增添七分免役有一分寬剩得
產有勘合舉實有牙契僧道有免丁截撥有糜費所
收之多至千七百萬截取以界總領所之外戶部經
用十八出於經制於是州縣之誅求者江湖爲月稽
兩浙福建爲版帳向之士大夫猶有知者不善今

進者矜奮視兩稅爲何物而況遠及貞觀之法乎蓋
王安石之法深染乎劉晏所不道蔡京之法又王安
石所不道而經總制之爲錢也雖吳居厚蔡京亦差
爲之故經總制錢不除則縣以版帳月稽無失乎郡
之經常爲無罪郡以經總制錢無失乎戶部之經費
爲有能而人才日衰昔之號爲壯縣富州者今所在
皆不可舉手齊民中產僅足者今轉徙爲盜賊凍餓
而生民日困左右望而羅其細碎而國用日之愚搜
水心之言懇切長痛經總制錢誠所當除也而錢之
未易除者其未省也水心此言爲兵張本也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和買折帛二篇

謂和買惟軍衣未可裁損其他官禁亦最時節支賜一切不行可也謂既有夏稅折帛又有和買折帛且本以有所不足於夏稅而和買以足之今二者均折於義何取必鈎攻其凡目而後可有所是正也

茶鹽

謂茶鹽權之太甚利之太深刑之太重

兵總論二

謂邊兵當因其地練其民不待內地之兵食宿衛兵當因郡邑近民教成者上與募士器用廉宜者而不

至養大將也兵惡募教精銳全養之州郡守兵以州

郡之人守之不以州苟之力養之今內者皆募而竭國力以供其衣食力則已困用則不可 太祖收藩

鎮權汰兵使極少治兵使極嚴正非恃兵以為國數不滿三十萬自恃兵為國之威嚴慶曆至有百萬矣

盡用衰世刻剝之術取於民以哺之及不可用則又僥首事虜使之自安營伍中王安石知兵之不勝負

而猶憚藉兵之不必多教保甲至四五十萬陰欲代正兵正兵不可代而天下之勢愈弱絕聖以後保甲

復有正兵自若大觀政和中保甲至六七十萬平民



在禁化為盜賊幹離不挾兵繡畫餘莫有暇者倉卒召勤王而寇掠遍天下矣

四屯駐大兵

漢秦檢約諸軍支遣之數分天下之財命朝臣總領之疲事南方之財力以養此四大兵惴惴常不足昔祖宗竭天下財以養天下兵固前世所無而今日竭南方以養四屯又祖宗所無地則北為重財則南為多運至多財取地於北則可奈何盡耗於三十萬之屯交饗五六十年之積弊以為庸將腐儒實為高麗賈之地乎

廂禁軍弓手土兵

謂廂軍供雜役禁軍教戰守弓手為縣之巡徼土兵為鄉之控扼今州郡二稅及酒稅窠名盡以上供者朝廷既以養大兵而州郡以其自當用度者盡以養廂禁土兵故不減宿衛屯駐兵戍力不寬不減廂禁弓手土兵州郡力不寬

法度總論

謂唐虞三代國自行其政家自專其業秦漢晉隋唐一郡行其一郡一縣行其一縣本朝懲創五季細者愈細密者愈密經子舉足縣有法禁故君子不可用而用小



人官不可任而任吏人情事理不可任而信法用人以
資格爲利而資格爲用人之害銓選以考任爲利而考
任爲銓選之害薦舉以闕陞改官爲利而闕陞改官爲
薦舉之害至於任子則有數害貞郎即得蔭補爲一害
太中大夫待制以上蔭京官爲一害一人入仕世爵無
窮爲一害科舉亦有數害取以藝既薄於古今併藝失
之爲一害古者化天下爲士使知義本化以入官爲一
害解額一定爲一害一預鄉貢老不成名錫以官爲一
害以利誘天下爲學校之害責以記誦爲制科之害進
人於應用之文爲宏詞之害保正長通天下患之而役
法爲害定爲新書以一條貴而新書爲害去切監司
反甚州縣而監司之法爲害府史胥徒植根固本而
胥吏爲害行經界則經界爲害行保甲則保甲爲害
行方田則方田爲害行青苗市易則青苗市易爲害
舉立法無非所以求利而事立法行則無非爲害
賢者以爲是必不可去之害愚者則恃其有是害小
人則或承甚於所害願竭其耳目而治之去害而就
利使天下曠然一日得行於昭昭之塗

資格

資格者生於世之不治賢否混并而無分別故以此



限之非善法明矣而李沆十數人以守資格得名而
其時亦以致治蓋能先別其流品其人有自小官其
望已足以爲將相特欲其歎歷以實之而已若此者
可謂得資格之利今也無有流品資深者叙進格到
者次選侍從不薦士執政不舉賢執資格以進曰此
足以任此矣此所謂受資格之害也

銓選

吏部者朝廷取士之處尚書侍郎者天子貴近之臣
與之以天下士大夫甄別黜陟之柄乃曰一切有法
蓋大臣不知職任止以堂除爲大權無怪銓選奉行
文主嘉堂除盡歸銓部然後大臣知職任而銓選
亦能少助朝廷用人尚書侍郎不虛設矣

薦舉

謂使天下之大吏得舉天下之卑官宜若爲善法
矣今乃爲大害蓋多其考覈其任使其積日計月
無過者循至京官則士之稍自重者知有常途不
汲汲焉卑身卑體以求舉而舉人者亦不困於求
者之多直能舉賢以報上愚謂此今世第一當務
之急也夫人主所與共治天下者人才耳今願困
於三薦朝陞五薦改官之弊例中朝士大夫弊於



人求監司太守弊於無以應中朝之求下之小
官弊於宛轉中朝以代已之求甚至交易成市以
求充所謂三者五者弊倒之數而人才淪胥以敗
矣所與共治天下者將誰屬邪水心積日計月循
至京官之說雖猶不免於賢愚同滯然猶愈於今
之賢者以不求而困不肖者反以肆求而達也嗚
呼悲夫奈何亦未之能行耶

任子

謂其郎非甚重之官常調至此者可勿復與若從官
宰執子弟則以今所與自郎者與之可也愚謂水心
之議是矣然行之一家必自出於賢士大夫之意行
之天下必自出於人主之意必建議者行之則韓范
嘗朝奏而夕斥矣烏乎行

科舉

謂一預鄉貢錫之官蓋 藝祖閱天下士有更五代
困場屋者因爲之賜愚按邵氏聞見錄載富鄭公以
私故交段希元等耳今謂 藝祖當考

學校

謂大學以利誘天下獻頌拜表希望恩澤一有不
等議喧然謂州縣學徒以聚食而俊秀者不願今宜



科重大學擇大儒相與講習而州縣學宜考察以上
臨愚謂士風之壞極矣王者必世而後仁非一日法
度之所能爲也因今之俗而欲變今之法欲講習之
彼且瀆而四出欲考察之是太學之利誘又徧誘天
下州縣學矣

制科

謂制舉之法及落於科舉徒立法以困天下泛然能
記誦者豪傑不屑也故 哲宗以爲今進士家有過
此者而制科再廢其幸而取者往往不遺科舉之俊
且其爲急官爵計耳

宏詞

謂朝廷詔告典冊之文當使簡直宏大敷暢義理以
風曉天下典謨訓誥諸書是也四六對偶銘檄贊頌
循沿漢末以及宋齊此真兩漢刀筆吏能之而不作
者而今世謂之奇文絕技以此取天下士而用之於
朝廷何哉且又有甚悖戾者熙寧既禁士之求仕者
爲詞賦而反以美官誘已仕者使爲宏詞既以爲宏
詞則其人已自絕於道德性命且昔因罷詞賦而置
詞科今詞賦經義並行則宏詞當直罷之而已

役法

昔者倍伍其民有什一之副戶長則催科耆長則追胥
皆有雇直其後以起發上供而耆戶長之役盡歸保
正副

新書

謂本朝以律為經而勅令格式隨時修立自嘉祐熙
寧元祐是元祐紹聖大觀政和紹興皆自為書乾道淳
熙已再成書不任人而任法姑任人以行法可矣

吏胥

謂今世號公人世界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天下事
立成書而付之吏得知而官不得知胡不使新進士

及任子之應仕者更迭為之受財鬻獄必太減且因
以習士大夫使有材一利也無掣固窟穴二利也稍
去冗官爭奪伺候之風漸息三利也愚謂水心此議
固善更合考漢世辟掾事其長之禮何若必拜立左
右恐今世習驕成俗為新進士任子者不屑爾

監司

謂操制監司非時不得巡歷或巡歷不得過三日吏
卒批券所受禮饋皆有禁一失也運司剋州郡財
賦換舉司督責禁鹽提刑司催趨經總制錢印給僧
道免丁由子下法不義反甚州郡二失也



紀綱一

謂紀綱法度一事也法度其細紀綱其大本朝細大俱失愚聞先儒謂本朝大綱正萬目亦不甚舉蓋指三綱闕天理人心者也水心有取於秦漢之強而不滿於本朝之弱蓋他有所謂紀綱矣豈有激之言乎

紀綱二

謂唐失其道僊內地為藩鎮內外皆堅而人主不能自安本朝及其弊內外皆柔有大不可安者

紀綱三

謂當強韋璉不能以歲月成天下事主安石欲反之

而不知其紀綱內外之間

紀綱四

謂李綱議分京東河北用唐藩鎮法措置已陋括馬斂財播動天下張浚趙鼎泛然於事機之會

終論一二

請分兩淮江南荆湖為四鎮以今駐劄兵各委之財賦皆得自用朝廷無復與則經總制鎮可建而朝廷寬愚請水心欲寬朝廷者欲寬民也然四鎮何以養兵將不各竭其民乎且不特此也本朝以仁立國柔弱之弊大略以周而夷狄之禍亦略似周周東遷不



復振我南渡能復振者封建之勢分諸人州縣之權
控於我耳既南渡矣可更及辛州縣棄之四鎮乎且
水心獨不聞唐之藩鎮乎太祖正懲其弊而尽收
諸道兵財之權今特復棄之四鎮四鎮將各竭民力
以自固我亦將何所取以制四鎮若四鎮之說行天
下車去久矣豈特不能寬朝廷而已哉水心既欲分四
鎮以寬朝廷又欲籍三等以上戶爲兵罷朝禁軍局
手以寬州縣州縣縱寬民不愈擾乎直兩淮江南荆
湘廣屬四鎮朝廷自有不過兩浙兩浙將何以制
四鎮州縣又烏乎寬

終論三四

謂阿骨打初蒙其郡中不堪契丹主廷禧之煩擾因
執而叛廷禧政亂不交鋒而得國阿骨打死兵乞買
不能主令而鋒刃不粘罕分之其後兀朮來江南空
千里無當之者未嘗與之戰敗則粘罕兀朮何能獨
逞古之諸胡而遂取中原哉且彼所欲得河北河東
耳山東河南之地先以與張邦昌後以與劉豫後又
以歸我我不能守彼方據之彼其生長極北一朝起
於不顧死命之中獨扑者因教以稱帝郭藥師又導
以犯關粘罕兀朮本無其志也自紹興十一年之後



不惟我之所欲在和其女真亦以和爲利其事在一
大戰而勝之耳愚觀水心論虜事情甚悉然欲一大
戰必有勾踐苦心實政乃可以議論爲也

終論五

謂趙鼎汎然於車機之間張浚狂疎尤爲無統光
無倚仗而秦檜之論入且謂中原響應張浚而來
爲不義之人志念不靖何哉立論之太無忌憚

終論六

進而置兵者四寶陽出死洛興元出秦鳳必

八勢也合肥出毫宋汾海取者不必進者也當守
置兵者二建康鄂州也不二十萬足以滿之

終論七

雖以取秦荆襄取韓魏淮取梁汴汾海雖不當齊
一取齊不知水心此言果能如韓信於高祖孔明
昭烈言之必能行耶亦姑言之者耶然韓信孔明
次第而卒未嘗分兵四出且荆襄於韓魏汾海於齊
皆非所取恐亦自敗之道吳善用兵自淮鼓行四達
矣

上殿劄子

論喪禮待時四難五不可已見正禁

海國十四年
孝宗二十六年也

應詔條奏六事

光宗初即位時所上也六事謂國勢也士也民也兵也財也紀綱法度也六事未善以微弱分裂讎耻弊壞之時而更以中國全盛夷狄賓服之勢不能先明所以治其國之意也大槩欲實賦省兵振弱爲強此水心平生憂國愛君之志其謂國家有休兵之實過於文景而天下被用兵之害甚於武帝此言頗切事

情亦已見
正禁

後總

水心別集水心論治之書也若然後總又其救世之策也極論本朝兵以多而弱以多而乏任法而不任人一事以上尽出專制而天下之勢至牽縮而不可爲爲之激烈憤痛開闢數萬言盡能言之士莫之能尚也然論治猶醫然論已壞之證易而求必效之方難水心始論歷詆本朝先正大臣無一知治體而要其究極乃謂不能如秦之強始論必欲取幽燕守關塞然後可以立國而要其究極乃欲於東南一隅更列藩淮江南荆湖而授之人始論欲尽省養兵之費以寬民而要其究極乃欲

買官田召民租佃如私家以贖兵食夫其欲取幽燕者欲強其國如秦也欲省養兵以寬民者欲厚其力取幽燕也欲買官田者欲省以民養兵之糧也千條萬緒宛轉鋪張而卒歸宿於官田買官田果必效之方否耶世降俗漓法紊文弊民之不可一日與官接觸羊之不可與虎羣也且嘗聞官於民爲然矣金稍裕之家以其田使鄰之人佃之所經由不過一二顏情稔熟之奴隸而鄰之人已不勝其田主之苛取奴隸之姦欺矣又稍稍積貯至於富貴之家以其田使鄉之人佃之其苛取其好

欺甚至虐不可支有舉室而逃或捐性命以相嚮者矣顧欲官買田而民佃之耶今觀水心先以水心温州一郡爲準欲繞城三十里內買其田一半計畝九萬八千壹佰貳拾伍扛以養兵貳千七佰貳拾二人官吏卒掌之者七十六人鄉官及保甲頭催之者七十人作米者百二十人出納期會早至登箕若落之費無不會計曲尽水心自謂可以永免擾民矣然必爲監官爲鄉官爲吏卒甲頭者人人水心也世世水心其人也則量租可無斛面納租可無費錢催租可無推剝其或我水心而人



不水心也此一時之人水心而後之人不水心也則今世官取斛面徃徃倍正斛是溫州盡三十里所出不足以供租入之半也其奈何今世納官租之費石不下三數貫是既及三十里所出又須別營錢以資納也其奈何今世吏卒催租雞犬爲民徒廚官額以飽私囊是三十里倍錢納租之外又將不勝其橫擾且惡官也其奈何且其立法之細亦多難久者如監官屬子月支錢二貫二貫果足以贖其養者乎催租甲頭歲支銀一扛一扛果足以償其勞者乎脚子三十名無請給無請給而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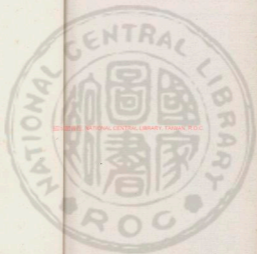
家食官作者乎大抵人情之於剝民如蚊蠅吮血苟有其隙不約胥會所謂監官一負必且增監門必且增斛面必以且機察提督江湖乞丐之類也官勢要拔關書求爲司門求爲教口求爲催租官況於吏卒何可預防數之一者必且增而十數之十者必且增而百况其私取何可預限官租之贏既倍而吏卒之擾又煩正恐佃戶逃而遺業主業主逃而追親不特繞城三十里地荒民散四境亦蕭然矣水心乃曰所行止傳城而數百千里不預聞焉宜但思其利而不暇思其害者乎且水心編



舉本朝法度凡其爲利無一非害 祖宗之恩慮
亦深於水心矣又且不能無害豈水心之官田獨
能保其無害者乎嗚呼必水心之言用也天下之
擾父矣景定三年甲子春後學黃震謹書

慈溪先生黃氏日抄卷之六十八終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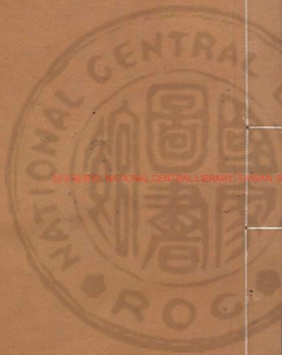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209437 v.20
2008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六十九

奏劄

臣長輪對劄子

咸淳四年七月二十一日

臣一界底僚獲當輪對北正祖宗立法使微臣皆得盡言爲聖子神孫博盡下情之地臣雖至愚何敢不思報稱願臣樸陋語言不知決擇惟陛下深念祖宗立法之意視此其事甘以臣言爲不識忌諱而特加垂聽焉臣聞人主當常存天下萬世之慮不當徒徇目前一時之安如以目前一時而論則陛下之所值其可喜之多也如以天下萬世而論則陛下



之所值何其可憂之甚言愚不敢泛引姑以至近之事爲證 先皇帝在御四十一年以言天災則旱火荐
秦江濟震撼國都幾無以奠枕以言人情則殿旅瀆洞
郡卒相捷赤子所在而弄兵必言於患則發金之虛喝
未已降虜之反噬已至鞭復以自古所無之暴風忽南
下極而至於投嶽斷江凡其變故幾無寧歲衣食不甘
兢兢度日至今思之猶使人髮立神竦而自 陛下踐
阼于今五年天時常順人心粗定三邊亦無大警
陛下自視孰與 先皇帝乃率而所值若此所謂可
之多者也然此正不可以爲喜者也千金之子縱有世業

猶當深思盛衰之變以力圖保守之策 陛下今日所
值之時果何如時也 太祖太宗際天所覆之天下至
南渡僅有其半 高宗南渡遷天下至 端平以後所能
實者而藉焉者又幾止於半之半而又緣此民日以窮兵
日以弱財日以匱士大夫日以無聊民窮之極至於浙右
內地亦多私相殺奪一旦潰裂何以救藥兵弱之極至
於所在尺藉多是聞民冒請脫有緩急何所倚仗財匱
之極至於州縣皆已焦竭大農猶苦乏支駸駸至於壞
爛不可收拾至若士大夫又多狙於流俗漸變初心飽
享宦官之實又欲得奸人之名其跡彼此之明聞自以和

平者得計而不知幾成西漢之風矣蘇軾有言平居既無
犯顏敢諫之士臨難必無捐軀徇義之人風俗至此長
爲可悲其繁貪養小夫則又在所不足論者也夫以境
土日蹙如此而凡所維持之具又日壞如此陛下試
思如此不已患將安極此所謂可憂之甚者也向使
陛下踐阼之初即如先皇帝早歲艱難則思其難以
圖其易正自未必非福奈何承甚可愛之邦而有過可
喜之事踐阼五年以來無一動容變色之慮是則惟見
湖山歌舞之已久宮居服食之便安而九京裏淮蜀之
荒殘中原何北之狐兔未必關於念慮也出則淮九儀

衛法物之塞塗簾帷粉飾之衷如兇軀遂出巷之啼
號窮僻在野之愁歎皆不接於見聞也臣恐陛下真
以目前一時爲可安遂至於忘天下萬世之慮矣
陛下聖性高明 聖學日新前古興亡洞在心目臣亦
何敢遽謂陛下因其安而忘其慮蓋亦竊有所疑
也自昔人主之能保天下者其要有四上祇天命下
畏民暑外憂敵國而 以人言爲脈絡九其寧真有祇
畏之虞之心未有不驗於屈已受言之際 先皇帝
備極艱難而終保治安者亦以當時三人言動及危亡
不惟不以爲忤又能惻怛而聽信之爾頃者一再言



官之出臺未必非遷除之常也而或者已妄意其論
諫不合一二輪對官之數 奏本未見有嬰拂之迹
也而或者已相戒其無及時事夫事之有無既非臣之
所得知言之應度亦豈臣之所敢信及宗陽宮之建本
一細事耳言者固未為知體 陛下乃果一切不之聽
陛下獨不思一宮之建否其爭小而言路之通塞其事
大且使 事或有大小於此者庶幾臺學自附附人
言於不足帥而可耶國家唯以公議為元氣人主唯以

納諫為盛德 陛下春秋方富外間早有難容受諫之
疑關係異日大豈小小使 陛下而真有祇畏憂勞之

心當不若此此臣竊意因目前一時之安遂至於忘
天下萬世之慮者也且臣轉觀近事已非昨比雖目
前亦未可遽以為安而其甚矣幸之不可以常得也
陛下所幸者天時之常順而近者霖潦連月心而身
浸既雖開霽終不調適則庶事可憂矣所幸者人心
之相定而近者京城咫尺羣愚嘯聚既雖捕殺不過
咸勝則民情難保矣所幸者三邊之無大變而近者
重慶為 蜀一綏之林既燬于火光州金剛臺為淮
西襟要之口又燬于火况其造舟運糧忽又聞於諸
閩之探報則虜情愈不可測矣夫此三者豈容併見



設不幸年穀果荒饑民羸瘠而又外寇東之國將何
以為國而今則皆有其兆矣 陛下及此安得不起
然覽羣然懼自畏目前之安而深為天下萬世之慮
耶 陛下而真為天下萬世之慮亦豈也有甚焉難
行之說不過於民之窮兵之窮財之費士大夫之
四者亟加之意而已民之窮雖已極 陛下真以天下
萬世為慮而亟救之則民可使立蘇何也民
爾 陛下斷斷自今視內藏封樞左帑為一守則朝廷
之財補大數之闕而九積欠虛數無藝煎迫之苦一洗之
乃擇賢守倉拜整州縣則困於推剝者立蘇矣否則

大農不得以迫州縣以應宣甲州縣亦不得已矣百姓
以辦網解雖日頒寬卹之詔移備空談誰能為 陛下
卹其民者 陛下之民益窮而天下日趨於壞矣如之
何而不早自慮也兵之窮雖已極 陛下真以天下萬
世為慮而亟治之則兵可使立強何也兵情於閑散爾
陛下斷斷自今飭內外軍將訓練無虛日所養必所
所用必所養而凡紀第占破市井買名之弊盡絕之仍
詔臺諫官常切覺察則惰於閑散者立強矣否則管軍
者惟事驅役營遠而帶甲軍貧不聊生典部者惟事剝
賣名權而用禁軍大半游手雖時出招 之令反 虛



誰能為陛下練其兵者 陛下之志才學而天下
日趨於壞矣如之何而不早自慮也財之匱雖已極
陛下真以天下萬世為慮而亟撙節之則財可使立裕
何也財耗於冗費爾 陛下斷斷自今內而宮掖近而
宮寺無飲非泛之犒賜佛老無益之薦信軍費占借之
貼支吏祿寄名之預詳人人而數之軍事而節之極而
至如養軍最為國家巨帑豈能不于其多而于其節乃
縱一歲之入酌為一歲之用則耗於冗費者亦且立裕
矣否則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其入愈多其出愈不
智然他求理財之策不過適以自戕其根本誰復為

下憂及後患者

陛下之財益匱而天下日趨於壞

矣如之何而不早自慮也民之良弱兵之日弱財之日

匱三者臣皆察察言之已有不忍士大夫者下天民

之秀天之所生以遺陛下臣亦何忍敢以無事為言

忱以國之所興立者以士大夫士大夫所能為國之興

立者以氣節骨氣節消靡而為太平則寧者幾成無益

次人如此乃世道命脉之所繫社稷安危之所關外但

如貪饕小夫可殺可辱不過一時一事之失而已也臣

首願陛下下快服 聖德表薦直言以茂澤其晶明之

質以養成其剛大之氣使視人間之貴賤如浮雲而以



天下之才學與古已非獲靈長終必報此次願陛下
精擇剛方有諳之士專任銓曹甄別之權以博采當今
之要望以破去吏文之繩纒使廉能得以吐氣而貪鄙
無所容奸功庸顯著將必出此又願陛下預於三歲
科舉之前申嚴祖宗科舉之法以明白區處燈後
之納卷以剛決痛戮游手之撻羣使真才不因從容達
而兼人富民不以雷同假手而律得則仕進各于其
正又必權輿於此他若京學生成紳太學不過干一人
又不過分取三歲一補之元額顧乃盡棄夫下而路使
大半陷為流落不肖之歸漢人有言士修於家壞於天

子之庭今世之士未及發於外以陛下之法先已壞
之矣此亦士習根本之所繫也人才雖有次第先後之
殊陛下皆當致其涵養作成之力否則士大夫之風
俗既壞天下事豈不愈趨於壞而不可慮也哉臣所以
告陛下母以目前一時為安而深以天下萬世為慮
其所當處而行之者雖不止此大要恐亦不出於此
陛下於此行之果力使民之窮者立蘇兵之弱者立強
財之匱者立裕士大夫亦一變而復其本然之天以為
陛下懇懇切切相與維持則天時之已順者斯可望其
常順人心之粗定者斯可保其愈定三邊之無大警者

臣嘗竊謂理學至本朝而後大明至先皇帝而後
心契先儒朱熹大中至正之說至皇帝陛下而後力
究先皇帝心傳而命之旨凡陸陽造化之源惟命心
情之別儒生學士皓首窮經而未能得其要者陛下
一一剖析曲當頓會無遺長足以上繼先舜禹湯文武
圖之臣雖罪萬萬無悔取進止

第二劄

之傳矣然此其講明也非其施行也自昔帝王之學始
於格物致知者正將推而極之於治國平天下爾陛下
上下繼先舜禹湯文武之學而未能遠優堯舜禹湯文
武之治者獨何歎其世變之難遷返歎抑亦有害之者
而然歎夫天下之說有真有偽有正有邪邪者未可洞
照剔正者非實得偽者未能盡絕則真者尚雜粹臣請
為陛下別白而言之夫自有天地而九流行於其間
者無非實理自聖人出而輔贊天地而九推行於其間
者無非實用天地所賦之性我有之人亦有之我是以
而導之以能化草木鹿豕之羣為仁義禮樂之體是



之謂教天地所生之物我養之人亦資之我是以財而
成之以能變茹毛飲血之俗爲宮君衣食之安是之謂
政三帝 王躬踐其精粹以淑天下其見之紀載者是
之謂書先聖孔子條列其本末以詔後世其見之傳授
者是之謂大學 先皇帝之所面命者面命乎此 陛
下之所力求者力求乎此皆不待臣言而知惟願 陛
下靜思深考其間果嘗有一事之詭異否果嘗有一字
之空言否人生果能外此而一日以有立否此其所謂
正者也此其所謂真者也自昔聖人幾千年相續而得
以成此亦已盛矣亦已盛矣豈復有憂廢之未盡尚待

於他求哉夫何世變如輪無暫停息成之極即壞之漸
治之餘即亂之初時則有飽食煖衣無所用心而不知
衣食之所自來者遂至於忘吾聖人之恩出而肆其習
臆創爲邪偽其初不過戲劇其後信爲事實其敎僅類
詛言其末卒至流禍身被聖人之敎而得其安乃曰不
必敎也身賴聖人之政而得其食乃曰不必政也心者
人之所能與天地參三帝三王之治天下先聖孔子述
二帝三王之治以詔後世皆本此心而彼乃曰心不可
有當禁滅之如死灰而謂二帝三王之治先聖孔子之
說皆虛傳而帝之後衰末之事也彼其所以力排正大



之說不遇欲自售其邪偽之說而不知初無此事亦無此理也老子本一隱士死於中國秦失嘗往而弔之其言載於莊周之書甚明也邪偽者乃誣老子度關西去留道德五千言 陛下試觀嘗有此事否也甚至黃帝本上古聖人葬於橋山漢武帝嘗過而祭之其事載於司馬遷之史可覆也邪偽者併誣黃帝乘龍上天名之爲道家始祖 陛下試觀嘗有此事否也其源不過如此其後附之爲神怪者益不足辯是天下本無所謂道教也邪偽者索空也佛本西域國主之子厭世俗而求寂滅刻苦深山若病以死本無他異也中國邪偽之流

乃緣之而謬爲謬書誣佛爲有丈六金身飾極奢侈知謂能使盜賊小人之囑我者皆可轉而生天 陛下試思果有此理否也下至達磨本佛氏破戒之徒露宿待而時無籍資入中國不遇故去亦無他說也中國邪偽之流又緣之而謬稱教外別傳誣達磨爲能言重渡隻履西歸而肆爲幻妄壞佛本說至謂淫坊酒肆無非道場 陛下試思果有此理否也其源不過如此其後假之而肆其非者益不足道是天下本無所謂佛教也邪偽者索空也惟其本無是教而皆邪偽者爲之也故其傳雖歷千載之久而其說終無一毫之驗如漢文武皇帝



之未嘗長生如梁武帝之莫能延祚消治皆良不虛舉
也人惟生長習熟於其中信服既深致遠成泥愈不驗
信愈篤如積疇而益兩楹而而益積則譬之而不言及
暗久而自雨而又自晴即貪之以爲功大凡天人之
感通止由至誠之一念豈有他術哉此其事至至顯而
易見者猶且耳於自欺若此其餘乞福耶淫和枯將來
者益無可證是天下其未嘗有道教道亦初未嘗立教
真未嘗有佛教佛亦初未嘗立教皆起於邪僞者架空
而託以得誑愈降愈下竟不計源始之何如也厥今流
弊之極棄父母而爲之者半天下塌膏血而奉之者遍

天下有家者弊於此而不可以爲家有國者弊於此而
不可以爲國舉世爲此紛紛不知正因何事 陛下試
又於此靜思深考其間果有一事之非詭異否果有一
字之非空言否人生或如其不婚不嫁不田不養久
之類誠已久果能一日以有立否此其所謂 邪者也此
其所謂僞者也陛下究心於先皇帝心傳而命之學
以上繼堯舜禹湯文武相傳之統必了然於彼邪者
僞者之架空而後能粹然於此正者真者之切實於其
正與真者快如沃心則去其邪與僞者易於及堂而致
知格物之實有可達之治國平天下之效且又惟今之時



則易然也何也前代之未能遽絕乎此者以愚民自入陷諂而流俗未易禁止也今民間不敢擅爲習必待朝廷度牒此一機也前代以來之所未有也本朝前此之未能住黃度牒者以和緩於勸助本而措弊類之相資也今免經既省造楮度牒亦可住此機也又本朝前此之所未有也住黃不過三十年其徒皆已老死免其插居下可以富百姓收其莊產上可以富軍國鼓鑄其銅像銅器又可使貨泉流布天下然此猶以近效言也錢貨孤獨之類少而錢貨之罪省使人得正其綱常克思吞併之根絕而害許之獄稀使人

人得安於耕鑿無識罪之說以誤耳而閭里之所好皆善無甚於戲以誨淫而喪聲之所行皆五等者有餘年邪僞架空甚遠天下不可勝言之尚不動聲色銷磨就盡而使民俗得盡復唐虞三代舊如已塞之雲霧淨掃而再觀青天如積年之蛆穢盡除而重涿活之即闢以來之奇事未有如此之大快者是陛下繼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直能使天下復見堯舜禹湯文武之治而恢闡之功及更視之有光也豈不愈盛哉豈不愈盛哉惟陛下果斷而力行之取進止

慈溪黃氏日抄卷之六十九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七十

申明一

初任吳縣尉本職事

由縣乞放審收人狀 開慶元年二月十一日

今月十八日恭承府判東廳到司踈決本司即無閱
康見監名件具申府判使聽訖忽訪聞前官任內本
縣曾將嚴七七淨留在弓手趙青家趙青見充本縣
獄子寄留人元準本縣稱於本司無預某謂趙可既
是本司弓手弓手家留人豈得言本司無預遂即喚
上嚴七七取問因依據稱住居九都有田七畝盡典



慈溪黃氏日抄卷之六十九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七十

申明一

初任吳縣尉本職事

由縣乞放審收人狀 開慶元年二月十一日

今月十八日恭承府判東廳到司踈決本司即無閱
康見監名件具申府判使聽訖忽訪聞前官任內本
縣曾將嚴七七淨留在弓手趙青家趙青見充本縣
獄子寄留人元準本縣稱於本司無預某謂趙可既
是本司弓手弓手家留人豈得言本司無預遂即喚
上嚴七七取問因依據稱住居九都右田七畝盡典



在李奉使邊已據李奉使邊稱欠租將上項典業作
賣契折還即無升合少欠可以監還止因莊幹趙杞
欺詐不滿今年五月初七日追解在縣七月半間移
寄尉司經今八箇月不見天曰元初同監三名內詹
百三凌七五兩名皆已凍餓身死其驚惶哀痛因詢
問本司老卒稱從來監租在尉司者即無生還爲之
泣下蓋若監租合歸本保凡脫下尉司皆強幹以陰
謀殺之耳是尉司乃鬼門關也清平世界臺府鼎立
豈宜有此良可恨歎今嚴七七幸而遷延殘命得至
今日合在躡決之數以元保本縣寄下前日門子人

吏等不取作本司監留人申聞請次奉憲以次進今
謹將嚴七七一名回解本縣欲望台憲批照所申因
依將嚴七七連賜區區踈放俾於兩人俱死之後獨
得生還感戴使縣再生之恩無有窮已

申縣解回續收人狀

今月二十二日伏準帖命押下陸五二監還章連使
宅私租照得前政陳迪功任內本縣曾差本司弓手
沈信監留李下使佃戶詹百三凌七五近皆相繼身
死亦因監索人私租遂至病死二人性命本台特
沈信解提刑使臺依條斷台正以事關縣道台從輕



就李司判流信懲罪勅遂該今來陞五二事體正與
前件事體一同本司於理亦法無干預萬今陞冬上
司見差官踈決於法於理陞五二在本司皆不當抵
領混兼引上本人見其廝處凍餓行亦就死爲幹者
不卹爲吏者不卹爲官者豈敢不卹謹具狀將本人
解回欲乞台慈施照所中將陞五二當聽引上相視
於殘別作區處施行

申府乞免躬親擾民及理案狀已奉十一月
照對其不才試尉亦既踰月愧無毫末可益百姓而

同循習舊弊反爲第一非法害民之具爲之毛髮

洒析又念申明稍從更革而人微位下言之未必見
從積久弊深怨者必將四起以故越趨越嘯不敢輕
發既而重念時事方艱朝廷如東賈師帥力行寬大
以救根本其若隱情惜已不以告不惟負大府是
亦負國今何時也忍不一言而坐視流弊之毒民無
已哉某聞尉取慰安之義職在除姦以安良民頃自
改平日久姦豪玩法睡耽微察必囑縣吏差縣尉捕
所然之家以快其私謂之躬親縣吏之利在尉躬親
尉吏之利在尉躬親凡弓手人從之利無一不在尉
躬親甚至尉亦自有自利與縣吏同者保日以擾閭



聞日以困國家元氣坐是日以耗利在彼則害在此
竊嘗憐之之民猾吏漁獵者也假爵為厲天網罟以
漁免其民而山澤之竭矣可不惜哉法嚴弓手下鄉
之禁慮其擾民也今縣催人戶私租率差弓手是反
檢之以下鄉擾民之柄人戶理索固官司所當與之
主盟然非尉職也祖宗立法催官阻止費者保令矣
一人戶訴催私租反差怨尉倒單甚矣况如府第強
幹刻覈已甚民怨入骨豈堪尉司更助紂為虐動以
捕賊者捕其民民亦知之何不胥而為賊獨不見德
清縣頃歲降斗之事乎今非昔比尤當掩識又有一

等不仁之幹復將已斷佃戶就監元捕尉司情願不
取其餘道而囚之至死以懼來者不知愚民無知惟
利目前官府刑人於市或梟首以徇犯者尚且接踵
安有陰謀瘦死其人而人不再犯者以故死者之肉
未寒而簡者之項相掣自昔至今不知其幾無一生
還村民血債類不忍其親之以尺檢惟有責狀一紙
即付浮屠家茶毗一聚煙而冤魂終萬古哀靈矣其
到官旬餘即廉知其事始之訝前此歷幾任官無一
施援手者既而思良心易泯俗類難除意者殆見孰
無則隱之心未幾處空司之費過谷死者之自取護



死坐之有定良心漸消俗戾爲主父則孰視而不之
卹矣此孟子見赤子匍匐入井之心有取於乍也其
昨於乍見之頃即申明本躬未死者鮮回續至者不
納已荷本縣一一領畧去訖推所自來亦皆弓手理
索流弊遂至此極區區欲望台慈察察今後除尉司
本職公事及上司差委外自餘尉尉不許躬親弓手
不許下鄉官民戶催私租不許經由尉司遍牒所屬
照會備牒本司遵守使尉司不爲姦民猾吏日夜驅
役以害百姓其餘國家存卹幾旬根本實非小補

申提刑司乞免一路巡尉理索狀

庚申七月
縣憲任內

照對本司職在巡邏及催緝運於人戶理索法無
干其自到官承其請司及州縣送下人戶理索私租
帖牒日不下數四一帖牒動擾數千家甚至百五六
十家自二月入務及今六七月間理索帖牒送下不
已甚謂平心而論上戶既不可欠朝廷之官賦小民
亦豈可欠上戶之私租賴成風固官司所當與之
道理但理索自有司存若改之以屬尉司則過差遂
管轄上十不可之說申明使司大畧謂祖宗立法催
官租止責管保今私租反屬巡尉輕重倒置豈國
法一也尉司所以捕盜租自係良民今動以捕盜

以皆傍的切之害未嘗施問續言為九耳國緊
民命重事令併由述以聞蓋有一等凶毒之徒復將
已斃便尸仍押下元捕尉司託名監租而情惡不取
其餘租囚鎖至死惜之立威以懼來者不知愚民短
見惟計目前名滿大關刑人於市或舉首以徇犯者
尚且接踵安有陰謀理死其人而人不再犯者以故
死者之肉未寒而活者之類相望自苦至今不知其
幾無一生還村民血屬類不忍食骨肉之檢驗唯有
責狀一紙即付浮屠家茶毗一聚煙而究魂歸陰府
莫管矣豈不哀哉此輩若技本寒涼將此索一事

歸還司存使尉司不得差髮予預則尉司之為強幹
廢大為愚民陷窀地久天良冤痛何極區區欲望台
憲秘察備給板榜下本司釘樹求不許干預理索以
致囚死人命過牒諸司及本府本縣照會或訪聞別
處尉司亦有似此等久弊併乞一體施行

再申提刑司因理索囚死人命狀壬戌六月

照對某開慶元年十一月到任首因根究本司猶習

久弊受富室私囑擅自囚死人命事申明本縣隨時
明白斷遣經今已兩年七箇月並無關留千百年坑
陷人命之地幸而一旦夷無近因某差往江陰



惟和鐸於六月十五日方面司勿關。顧四十等入
各係本縣吏人樂松沈雲等由富室顧宅誣鄰近盜
米千數事乘間聞在司司手家已過一月一飢
餓垂死遂行根問只不曾^至權尉取討交層又入名
籍是一項盜米而前後兩狀姓名月日並不相對欲
行映上各人面問^此病已很摸不可搖扶入衙門矣
并痛念人命至大即時急急雇船權行載去着穿聽
候併將聞留弓手重決軍杖五十詎若編縣朝廷張
官置吏正為百姓理斷曲直前項顧四十等既被誣
到官即合根究情實或斷或鑄^以送詳者深放節可
也縣吏樂松乃私以入人性命為之一月至於垂死
是直以陰謀殺之耳聖朝欽恤清臺起之小人殺無
忌憚一至於此又縣吏樂松^以鑄^以顧萬六押至本司
拘管無係以刃傷人斷杖六十若果以刃傷人罪何
止杖六十若罪止杖六十何至再行拘管拘管者是
又前日陰囚之故智也此項除已押回外所合備錄
開慶元年到任初發覺從前囚死人命文狀併申使
臺乞賜珍覽嚴行備榜求其謀賊其於宣布聖恩編
別吏茲教活人命實非小補

再申混刑司乞將理索歸本^以飲同荷



照對理索事極懸道法也二月入務後不許理索法也尉司不預理索事不許下鄉亦法也惟此邦風俗則全然無法某始嘗申聞使臺旋冀風俗稍革近因差出回司乃知流弊甚令者幸遇境備自天澄清伊始所合繳錄元申使臺文狀再述因依以開始某到官聞此境百姓所在持仗捍捕及入愈聽見所在申到殺傷公事多因拒捕甚切惟千百生之無知既而逐一詢究乃知致而成其拒捕者皆理索之強幹本非平江百姓之得已也在法十月初一日已後正月三十日已前皆知縣受理田主詞訴取索佃戶

欠租之日近年縣道並不曾喚上兩詞對定監還却聽強幹脫差尉司用久例傍官行劫人名貌獨之船盛載軍器率五七十人為羣以追之每一戶被追則一畚被劫生之計悉為一空既捕到解縣則斷訖再押下尉司託名監租強幹遂陰囑監司手飢餓殺之以立威鄉落以故鄉落之被追者但見百人往不見一人還其所以羣起而拒捕者非拒捕也為必死之性命爭也追愈急則拒愈甚拒愈甚則追愈暴不獨佃主租戶交相敵讎而官司人戶亦交相敵讎善良休而為姦邪田里化而為盜賊風俗大壞罔繫



非小惟有復還社宗舊制使縣道依舊任責備理則百姓可以服心疽根可以預絕奈何爲人之幹者凶愚無知但欲多破主家費用方且越經上司張皇詞說大肆追擾以越之此非所以日夕憂念爲尉則刀請上司以理索之職還縣道權華亭長洲等縣則自任理索一一嘆上人戶如期監還不致諉其責於尉司而此境習俗既久終不快意情願有田而不取其租反又情願陪錢以賊害其人此殆未可以旦夕悟今於六月歸自江陰有幹人王份者理索舊租凡十數引差本司弓手遍擾鄉落此何時也尚有此事無

法甚矣所合具申乞賜旨懲行下本縣收回元牒自行依條區處不許重下尉司仍備主營轉運司照應今後恐有肆索徑自行下所屬縣道不勝世道之幸

申轉運司乞免行酒庫受誣害民狀

照對尉之寃義本取除茲以安民今之爲尉反或憐姦以害民蓋其去民最近迫速必經其手而弓手自十輩文皆無賴小人非真能持弓挾矢防禦境邑如朝廷始初置立之意不過紛紛烏合傍官生事以媒衣食故任姦豪之欲快意於所怨者必借之以爲毒如羊於本司所見其最甚者有三其一曰淫淫淫



執監租戶於縣司而陰殺之以立威村落其二曰兩
詞互訴必屬差對司第親追捕以規破壞其家產其
三曰閭里睚眦細故必誣告私浩實囑濶康脫甲上
司廉尉司寄遞以鑿空張大其事九等害民之甚者
其到官驟見蜀之髮立汗下自念職在除姦反為姦
豪族使毒謀之具向以容身天地間於是首以理索
利害中提刑司蒙滿行一路尉司不許理索復以窮
親獨酒庫等追一事上闕轉運使臺官卑路遠至今
未得以利害開雖今福星照臨姦亦屏自脫申之事

比前類少而病根未除朝夕在慮何幸明監司在上
言之必荷除根敢因捧檄參臺之使百拜代一邑之
民以告夫官各有司尉司有弓手所以戢盜賊酒庫
有酒巡所以戢私沽兩不相及也果有私沽酒巡自
足捕之私沽非強盜比正不待弓兵而後可捕也惟
是吳門鄉落甚詳成風或富強吞併貧弱而不遂或
破落欺詐善良而不從或甲家與乙家訟而借途假
兵或東鄰與西鄰惡而設詞求釁去州縣既遠而涉
證對又難獨私沽事乃以官而治民酒坊官又比近
而易達因而溷吉習以為常上司但見其公申而不



其被誣主管高但知有奉行而不取於洋關及計
道曹案脫差尉司則巡船貌猖又槍森列洋洋然視
為利源誰暇復為之聲冤矣哉斯民何辜罹此今
年二月內有橫金酒庫官馬提幹甲馬千十一私沽
行下本司追捕甚急及行追問所謂馬提幹即係土
人馬千十二所追馬千十一即係馬千十二同祖親
堂兄弟爭分見訟在縣故妄申私沽借威上司以
助閹黨由此觀之酒庫官當身自誣人况脫訴於酒
庫以誣人者可勝計哉兄弟間尚以私沽相誣况冤
仇之誣告者又可勝計哉故凡實有私沽者皆酒巡

自謂凡申上司差尉司捕者皆非私沽為閹黨之生
聚壞鄉鄰之風俗戕國家之元氣弊莫此甚所宜痛
革敢望台慈備檄本司併牌貼主管司酒庫官遵守
使當此水災百姓不至重罹橫擾且絕父患求蘇民
瘼國脈幸甚 獨此申銀克還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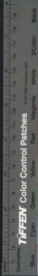
申判府程丞相乞免再起化人亭狀 辛酉六月

照對本司久例有行香寺曰通濟在城外西南隅可
一里本寺久為焚人空亭約十間以網利邪說誘見
及溺人心合城愚民悉為所誘親死肉未寒即舉而
之列燔叔俸碎拆以燔以多餘骸不化則又舉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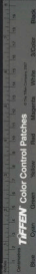
救之深淵哀哉斯人何辜而遭此身後之大戮耶其
久切痛心每念革絕人微位下越趨未發乃五月六
日之夜風雷驟至獨盡撤所謂焚人之亭而去之其
挾勢固俗自詭視延聖壽之佛殿則固歸然無恙也
意者此亭穢氣彰聞冤魂共訴皇天震怒為絕此根
越明日橋寺僧發覺陳乞為之備申大使府蓋亦幸
此亭之壞耳宋吏何人敢受寺僧之囑欲為影傍抄
注張本節節不住行下本司勒令監造急於星火其
竊謂此亭為焚人之親設也人之焚其親不孝之大
者也此亭其可再也哉哉之焚人不可之事百拜為

大使府告其謹案古者小斂大斂以至殯葬皆稱嗣
謂遷其親之尸而動之也況可得而火之耶舉其尸
而昇之火天下慘虐之極無復人道雖蚩尤作五虐
之法南紂作炮烙之刑皆戮之於生前夫至戮之於
身後也爰禽請夏父弗忌必有殃既葬焚埋徹于上
或者天實災之未可知然謂之殃則固可知也司馬
子期欲焚慶之師子西戒不可雖敵人之屍猶有所
不忍也伍員以父之讎普掘荆王之墓而鞭其尸負
之倒行逆施極矣豈豈鞭之猶未至焚之也衛人掘
高師定子焚之正莊之上殆開闢以來所未有之惟



車田單守即墨之孤邑當燕將下齊七十城之後積
五年思高死一生之計以激其民之奮死則覆用其
毒謀燕人掘齊墓燒死人齊人望之涕泣怒十倍而
齊感激矣然則焚其人之尸爲人子孫者所痛憤而
不自愛其身故田單思之五年出此詭計以誤敵也
人子以此奉其親何耶爾他在漢聞漢掘燒其先人
塚故判階費明其不然乃服與之要約亦曰反則掘
燒王先人家其舉至不可聞之事以相恐非忍爲之
也語事委齊爲淮陽都尉所誅甚多又死仇家欲燒
其尸尸亡去歸漢漢者謂其尸飛去夫欲燒其尸仇

之極也欲燒之而尸亡是死而有靈猶知燒之可畏
也廣川王劉夫濬虛不夫其姬昭信共殺幸姬王昭
平王地餘及從婢三人後昭信病夢昭平等乃掘
尸皆燒爲灰無道之極夫與昭信姬亦誅死王莽作
焚如之刑焚像良等亦焚誅滅重且毒劉夫下既
誅炷其腹爲炬不待盡燒人已醜之矣東海王越亂
晉胡羯石勒割越姬其尸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吾
爲天下報之故焚其骨以告天地夫越之惡固宜至
此亦夷狄之酷而忍爲此也其餘難忍爲之王敦叛
逆有司出其尸於瘞焚其衣冠斬之所焚猶衣冠耳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惟蘇峻以反誅焚其骨揚多感反隋亦極其父相素
愛而焚其骸骨慘虐之謂既開因以施之極惡之人
然非治世法也隋為仁壽宮役夫死道揚素焚之上
聞之不悅夫淫刑如隋文且不忍焚人則痛莫甚於
焚人者矣將支解瀆亂宮闈宋全忠既殺而焚之一
死不足以盡其罪也然救之者常刑焚之者非法非
法之廢且不可施之誅死之罪人况可施之父母骨
肉乎世之施此於父母骨肉者優性性捨其遺燼而
弃之水則宋誅太子劾逆黨主戮其骸骨者既焚而
揚灰於河之故習也慘甚矣而或乃以焚人為佛

法然聞佛之說戒火白焚也今之焚者戒火耶以酒
以為火耶自焚耶子孫焚之耶佛者夷狄之法今吾
所處中國耶夷狄耶酒酒流俗誰與易之有識者為
之痛惋久矣今通濟寺僧焚人之親以網人之利傷
風敗俗莫此為甚天幸廢之何可興之欲望鈞慈矜
生民之無知念死者之何辜備焚通濟寺風雷已壞
之焚人亭今後不許再行起置其於存念死生轉移
風俗實非小補

申提刑司乞省免西尉狀

壬戌汪提刑任內

照對本縣部缺惟有一尉初無東西尉之分今因本



府無以應副江湖丐謁之士私立西尉稱乎使白帖
馮堂權攝白帖者又展轉張大其私自佔一兩間民
屋私名曰官衙結集十輩破落私名曰弓手攬開木
朱記一類日夜生事擾民私名曰文引去天咫尺有
此恠事使本縣人戶一半不見天日哀哉何辜淳祐
七年七月曾蒙本府禁絕且申朝省照會不一二年
又爲丐謁者經營囑託躡躡舊舊弊擾民如前其去年
十二月內遂申前任判府王尚書已蒙撤遣其徒將
本縣所管界分照部缺盡令其正官一負責幹荒令
王尚書經已解任其亦替去有日紛紛江湖實弊者
徒將來必又有持關稱西尉以毒吾百姓者按本
塞源必得明監司申白公朝乞給省劄勒之堅珉庶
州縣得以杜丐謁而百姓永永絕後災

再申判府朱大參乞免再差權攝西尉狀

照對擾民之事莫大於白帖權攝權攝之弊莫甚於
無缺劫負蓋無正缺而差權官則白帖奸人求同正
任此其爲患無有窮已況巡尉之職尤異他官事無
小大必經其手若以無請受之假縣尉用無庸錢之
假弓手相與害民弊當何若本縣照部缺自國初至
本朝有一尉二十年來本府無以應副江湖丐謁之



徒私自朔名西尉憑空白差權搢公然與本司盡燒
並立使本縣管下百姓一半不見天日溥祐七年七
月日蒙本府禁戢亦曾申朝省照會不一二年踵舊
弊以擾民者如昨知縣不敢言曰恐妨本府人情也
本司不肯言曰幸其分盜賊不測干繫也身為親民
之官緣情使私坐視百姓之荼毒不爲一言是誠何
心哉去冬嘗飢荒之極百姓被擾尤爲可念十二月
十三日其遂申前政判府王尚書即蒙撤遣其徒將
本縣界分照部缺盡令本司正官管幹訖未幾王尚
書解任其亦自念替去有日深慮將來又有以見款
爲之賄漏書制經營權擾者遂於今年三月內再行
申明提刑司已蒙備申朝省訖今渴大家相公開潛
之始除弊郵民罔不在初所合具申照會



慈溪黃氏日抄卷之七十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七十一

申明二

初任諸司差委事

權筆亭縣南嘉興府解修田賦狀

伏準使帖滿隸省劄推擇差官監修田岸仰見爲民
懇切纖悉預備之意某下邑小吏奉承唯謹何敢容
喙然有顯見若不申明隱情惜已自同寒蟬豈惟及
使府是亦負朝命竊見本縣管下園田盡在西鄉見
今茫茫尚成巨浸未可施工向後水退各畝由主自
係已與何待官司監督雖由官走到地不過於官可



慈溪黃氏日抄卷之七十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七十一

申明二

初任諸司差委事

權筆亭縣南嘉興府解修田賦狀

伏準使帖滿隸省劄推擇差官監修田岸仰見爲民
懇切纖悉預備之意某下邑小吏奉承唯謹何敢容
喙然有顯見若不申明隱情惜已自同寒蟬豈惟及
使府是亦負朝命竊見本縣管下園田盡在西鄉見
今茫茫尚成巨浸未可施工向後水退各畝由主自
係已與何待官司監督雖由官走到地不過於官可



上經行一遭取鄉保黃狀一紙而去僻村小港何處
遍及坐牢監視無此理縱一處可監其餘凡幾鄉
笑園安得一而監之古有田畛之官固可往來阡
陌與民無間時具事殊百姓畏官如虎凡欲刺之適
以害之今歲荒歉被宰最甚諸司重疊差官於溝澮
鄉藪分撞場旁午者保以上迎接不暇吏卒之擾為
官者兩耳目尚檢梃不及或所差不得其人則其為
擾朝廷又安得而知惟有省事即是便民除此以
更無他說况田岸之與小水利之事大田岸之事在
民在民者在官不必慮水利之事在官在官者在民
不得為必欲利民使之蒙福則莫若講求水利之大
者竊者縣園慮南北東西各有放水之輒東以浦
匯通大海西以大盈浦通吳松江南至通波塘直至
極北亦通吳松江此華亭所以常熟道自小人妄獻
利便將泚水之也塞為沙田朝廷不知一時聽信安
邊所所得毫末而華亭一縣多被滄沒公私文病所
失甚多今若准舊開浚則百姓自然利賴其為修田
舉也大矣如蒙申請捨田岸之小而修水利之大幸
不勝甚或朝論已定不可挽回則乞止照坐下指揮
就本府自行差官在本縣一放干預其說有六日



皆守民社不敢違法違令也縣與郡官共事則得
相容並委汝妨嫌二也趙知縣因出糶勸分縣重
廢無以供發本府板帳苗木幾誤重糧全不可再三
也憲司差委專令勸分日夜趨趨尚未全備飢民嗷
嗷滿市又日日親自煮粥以救之不可拋離四也得
合虛帳欺罔朝廷恭維死不敢五也省創下令各郡
差官使判亦不曹差委全惡而吏文行移輒私添知
縣躬親同往之語是不關朝廷不關使府而吏筆輒
得以行其權爲他日~~縣~~謀求張本吏奸不可縱六
也如前之說則使申~~前~~省別議施行爲上如後之說
則自行差官不法縣道次之更有一說雖平而實間
但鑿榜曉諭園田人戶赴本農隙作急發本修築水
壩之岸以備將來差官點檢則人戶自然盡力豈不
簡而易行

權華亭縣申倉司乞米賑飢狀

照對本縣元行勸分止糶有錢糶米之家應米壞廬
舍塌折流離死亡相枕者全不曾念及其近華提刑
司差來核荒自賑餓死~~于~~滿途縣無粒米分文可以救
之上戶因勸分之初減價太甚糶數且不肯認無緣
可更創出名色今其~~句~~解賑故其一特作急盡



出已俸倡率羸弱兼出化之計効尤溥著家作頭
頭緣化請學職以化士夫人家請寺僧以化街坊市
戶且揭榜通衢故得一人是一人救得一日是一日
不可過慮將來自壞善心以立視吾天民之死隴荷
人心響應見己夾截空寺鋪蓋蕭檜草分男女堂止
宿六七百人元初雖說救一日是一日若救不到頭
其實何補然愈漸殺來自方長凜然後憂呼地號天
別無門路仰惟提舉判府國史吏部視飢由已全活
一路華亭鄉落貧民亦曾受惠賑米八千石獨此等
流落餓死不在本村未嘗顆粒敢瀝危忱仰干大造

乞賜那撥義倉米三百碩分撥華亭與垂壽禪兩寺
粥局接總救活且使人心感動樂施者效則雖自今
凡活一命以上皆上臺之賜無任激切俟命之至
權長洲縣申平江府乞添放水險狀

照對其卷在使命本為勸分既兼攝邑之名併負催
科之累一已之勞若固非所禪百姓之疾苦何忍不
言然此財計所關廩於大府有礙躊躇屢自冒昧一
鳴惟仁慈痛察今歲本縣被水苗田先蒙朝廷全放
計苗一萬二千七百餘碩續奉蠲放一分計苗一千
二百七十餘碩則是實一萬一千餘夏米已及



而復催人戶素恃朝廷不信有此前後抵牾之
事見經轉運司以上官司處處陳乞以俟恩命之復
還雖朝首指揮區處至再決無又改之理而人心癡
望更不肯將顆粒就縣道送納非不催逼惟有噴訴
使移道官吏無類以對無辭以答此事若以民情
言之被水去處委多全沒其屢行河港實所親見無
苗而使納苗不惟事理不順亦使何所從出况檢澇
之官重罰累年目秋入冬田里騷然亦庶幾澇傷上
聞今日之擾我曰他日必有以大濟我也今乃反使
顆粒無收之地白輸得真陪費之苗前此檢放徒成
困擾揆之人情真有難強者若以官司事體言之則
倉庫皆空用度方闕常年全收猶且支遣不敷今更
放多則郡計豈不愈見狼狽兼之軍食民食兩事區
所別無措置之方惟苗挽力出在衆勢亦只得令
人戶以荒蕪地相充償納且已有放未為不恤然而
官司之苦人戶誰知人戶之苦官司亦察使朝廷無
續放一分之說則元放之數在州府必得不行况今
浙右三郡之灾猶幸平江為輕惟本縣淹沒處稍多
向設不幸如安吉等處管下全沒又將何所取苗今
亦只得以民情郡計酌量止或於朝廷實放一分

之外更與心之一分則民非一分之艱自古恤災之
政惟寬租減賦爲先今雖適當郡討築底車動掣肘
尚且幹無爲不著粥散米街市之民歡聲雷動况農
民根本之事又豈可不量與斟酌若自朝廷止放一
分在州府不當擅自增放則朝廷元曾盡放惟廣上
恩消阻民怨此正爲君牧民之責非專擅也量減有
恩人必速納其租今米強迫而未應正亦未爲失利
其人微位下不敢備言仰恃大府寬恤之仁親
見人戶號訴之苦輒輒以上聞無任俯伏俟命之至
權長洲縣申請齊王尚書乞免再造帳冊

並平

昨晚奉准使牒備察者御行下今本縣每分製造水
傷帳冊甚夥得此項本縣近方造訖書寫裝背半月
而後辦所費凡三千七百餘竒納冊之費不預焉公
人無緘白陪此錢無殊出於被水鄉民向也擾之彼
猶望其放苗也今苗既不放官司復以此擾之可乎
縱使今來開申細名即是向來混申細名既不釋放
苗米又不散賑濟不知關防州縣欺騙何事而多
事若此一言以蔽之不遇上司公吏欲得納帳冊常
例錢耳先生清直之名聞天下矣知君相如此深厚
欲望點對回申毋寧爲天司

入提刑司牒

誤蒙收錄莫知報稱惟有忠告或可少裨為分目今
隆冬在即囚繫者衆先生憂勞於其上而小民不及
知小民怨謗於其下而先生不及聞為今之計其策
有三其一先將平江府在城四獄四廂及庫欄等處
見收人有小節不固及追證未備並與決遣其二監
贓所欠不多及元數數少人並押發其三前政詞訴
令任不曾再詞者並與刑類情限行此三者自然謗
議立息師言允稔矣其借越黨罪

總所差踏江北三沙田回幕申提刑司狀

某逆率總領所差踏常州江北三沙田十月二十
一日至魏村問統兵官趙喜龍備水哨馬船渡江就
訪軍船事體乃知本寨元管五百人見存止三百五
十餘人元管大船二隻船七隻平江府續撥防江
船二十隻後刑司新撥又哨馬船三十隻大小共五
十九隻大小每船以二十人乘駕非十餘人不可
今人數不及三分之一船多軍少船必乾閑壞壞趙
統領蓋甚以為憂及既渡江見淮民殘少動有骨肉
不存之悲聞之則自淳祐元年二年七年九年寶祐
六年五遷寢安官詞又歲歲責青縣自為令之以工遷避



而自調遣把隘以來民陷者舟止不渡舟兩隻
淮民老小輜重自泰興縣東一帶擁來不可勝計兩
舡搬載不及急則兩舡不復搬載每一沙嘴數百爲
郡號哭水中不死於水則死於韃以致田野蕭然皆
坐無舡之故甚聞之惻然因而竊伏思念江南之兵
方以多舡爲慮江北之民乃以無舡爲苦若以江南
鄉村寨輕小水哨馬舡五六隻便於載人而不可爲
商販他用者貴付江北制領鄉官等人分管之使之
皆受本寨節制遇急則以此舡搬載老小輜重而南
彼此運民委爲兩便但恐議者不親見彼處事情以
爲舡留北岸不無資寇之疑非請明其不然三泖北
至泖水四百八十里南至魏村江面僅十八里分過
風塵之警淮東制司率於月十日預行清野此時
此舡即與淮民煩刻而南矣資寇之疑可保其萬萬
無之利則有七淮民老小皆可生全一也牛馬衣糧
不爲盜資二也頭目人自濟鄉民不乘急啟索三也
舡隻分管有人不至風日曬損四也江南軍寨兼管
江北民兵氣勢翁合五也就用淮民乘舡勤力防拓
不增糧而坐增兵六也事定即載北歸無渡舡搬載
牛馬輜重之費重幸爲民計也



八十里鞭長不及馬腹故其地雖不以九而具分屬
常州與魏村等今以常州管下之軍艇付常州管下
之制領救常州管下之民命以共守常州管下之江
防人情事理亦無所不順區區欲望台燕窟下魏村
忠節水軍於新近發下水哨馬艇三十隻內撥六隻
差三少統領范文巨印彬各管兩隻鄉官唐文燦盧
茂各官一隻雖撥六隻仍常以五隻留兩岸止以一
隻留北岸以解或者萬一竄寇之疑脫遇清野即以
此一艇併取南岸五艇早行撥載老小輜重歸南相
與守江庶幾淮民均拜生全之造軍艇樓分官顧之

憂其於江防亦非小補併乞賜此為請司照應

提舉司差散本錢申之官員能華亭分司狀

照對其近奉使牒差件嘉興府管下散還亭名鹽本
錢以天漚海角細民平昔含冤茹苦不見天日之地
一一親到因得訪問亭場如昨竊數無幾而監課折
陷其弊安在乃知皆自華亭分司苦楚推剝致亭戶
逃亡始夫分司幹官祖宗法所祒有也頃歲今留守
馮端明特使節閩亭戶赴本司期限涉遠分遣幹官
一員以假民日引月長茲民黥史不得逞於縣道者
翁然視爲劫數偏方下邑一介小吏

提舉司之



體影附並緣實然有使官無所指手足既謀與樂辦者矣請試以親所見聞之實言之亭戶本爲官爲市有買而後有納不待明言雖三尺孺子知其決然不易者也自置分司亭戶一到請本需常例錢者案局聞二十有二細民無一敢嚮惟上戶名統催者領之文牒落索之餘所存無幾往往又以欠額抑令八十貫納總漕一斛請錢亭戶往往徒手而歸不知本司管許其然否乎是買盜不以本錢理事抑納使亭戶逃亡而盜糧酒者分司也上戶與下戶均爲齊民彼所自有者本亦一竈耳官司以其事力可以濟乏材智可以假衆使之督辦謂之統催亦以備以恩禮然後拘以法制人情所在始有樂爲之用者近者分司吏卒視爲存貨而漁獵之深焉其害又安可極其家產甚至有誣服刑五十而一刑取杖餘五百者是

一訊之頃爲第已二百五十千他可額推矣其自見

浦東場等處高堂嶠宇毀折垂盡問之所產本地籍夫令謂此皆直日富家上戶苦於追捕公雖交勸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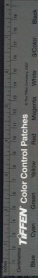
多不給不知本司苛苦之至此否乎是斷髮根本枝

葉無所附麗使亭戶逃亡而鹽課折陷者分司也天

下細民之苦莫亭戶爲劇甚上之害莫鹽課憂不



得避暑熱而已哉。爰曰：吾人所以避熱者，豈
猶避以暑空獨亭戶及就之以爲涼。蓋前蓋雷轟舍火
氣熾盛一出青天白日之下，卽清涼也。冬寒雨雪，官
司侵恤，凡居里巷者皆散錢米獨亭戶及因之而重
罪。蓋炎海爲益全藉晴日一至，深冬沍寒之際，必缺
額也。推此以往，良苦可知。原其得罪於官，亦不過以
利源之所自出，猶象焚於牙耳。是必優恤誘致，何其
樂業乃可得盛況如斯。所經歷下砂青村袁御湖東
等場三數百里，無禾黍菜蔬井泉所食，惟糲水麥
不知人出生聚之樂，其苦尤甚所宜痛恤。分司聽已
去之官斷杖乃日不下四日，座半歲之間，死於非命
者七人。不知奉司得罪之至此，否乎是待民不以人
道，惟事非法使亭戶逃亡而盜謀折陷者，分司也。本
司半月一比較，分司五日一比較。本司牌匣之費，聞
近百十分司牌匣之費，過八百千。五日一差繳子帶
家人數，整取亭戶每場七八百千，或至千貫。得環不
已者，此分司所施於華亭。管下四場者，如此。本司無
之也。五日一差繳子自書數十引，遍場官拿押追捕
鎖縛亭戶家婦女，以錢四十千，則放押至廣陳鎮百
二十千，乃放更。按：分司所施於每鎮，十



澠一場者如此本司言之也曰祥益曆五日一
十千曰趨鹽曆亦五日一批七十千凡皆常程之費
如此此外非泛橫出加以罪名有實空蕩實者蓋無
一不出於亭古此其使亭古逃亡而鹽課折陷皆分
司爲之亦既太甚矣况後以亭古之所已納分司及
從而折陷之者其等有一又非本司之所及知也蓋
分司即本司一幹之任於者官而體統幾與本司符
三司六局亦皆事無一不循茶酒至八人尉吏六
十人又各有其徒多雖司者二十餘人獄子十餘人
其徒號觀人者一百五十餘人自司屬至羈繫者遍
近而五百人合兩買納官一支鹽官四屬在縣共十
餘人人以十口之家計之是十萬指衣食於亭古故
雖吏胥之文移日以繁幸徒之鹽課日以頻而所得
猶不足以飽所欲遂於納鹽每斛一石五斗四升之
外增鹽二坎買納官支鹽官及催吏又各處鹽臨詐
言斛淺更互喝令罰故故率近一小斗此實亭古之
所已納而官反歸之於私多搭發鈔客自折陷之
者一也每斛官給亭古本錢價十五貫今亭古無鹽
折納八十貫亭古既已絕少官司坐下最高年分數
目額既未嘗不虧則亦卡亭古下斤內名司氏。



官自買鹽夫鹽出於亭戶者也亭戶無鹽可納而納錢矣官司既取錢於亭戶將買鹽於何人耶此不過以多量羨餘塘抵數目而錢入官吏之手使官不拘納此錢而上戶以此錢接濟下民亦何至無鹽此則亭戶之所已納而官自折陷之者二也增款折納本皆屬支費場然不與分司廳通同則支買場不敢自為支買權輕人所易訴茫以分司則人之視分司印本司無敢輕出一語故曰亭戶逃亡而鹽課折陷皆分司之為也其不伎竊謂必欲亭戶之逃亡者復業鹽課之折陷者復舊非省罷分司聽不可大分司之劫直為吏氏也今反害民理宜省罷不待言若曰無分司則追會遠矣謂自華亭過長興幾湖止一曰水程非遠也免分司五日一追而免本司半月一較雖遠不劣前日之近者乎若曰無分司則拘捕難其謂諸場惟到鹽皆場官催吏自為之分司無毫髮力也免分司苦虐而專責合場官吏方將易惟安見其難者乎往歲未創分司課額不妨登足自創分司二十年間課額反虧無益有損而不行省罷弊將安極乎且華亭之以幹官分司猶鹽官之以知縣提督也知縣提督無補鹽官有直吏領受領非任本司是



舉日已行省免官吏民大無不贊次况分司之害如
此而可不以趙提舉之省免提齊者省之乎其爲色
小吏何敢僭越言本司重事幸今聖化更新軫念畿
輔內地前此羅苛刻之苦妙東鹽司痛清宿弊以救
根本而某乃首辱使令儼陰情惜已拘守文法不以
利害之大者告豈惟買使令是亦負國用是不避於
鉞之誅藏悉以聞敢望台慈特賜詳覽事君何行乞
自使司敷奏朝廷特晚創華亭茶鹽分司徑行省罷
併將買納場文武兩員省惟一員止存留一員許文
武遠差仍自使司立定買納場吏卒人數給板榜文
留去後不許私自增添本司常行覺察違將官更重
行區處豈惟國課之幸實國脉之幸某無任呈懼俟
命之至

謹華亭鹽申乞散還貼袋鹽錢狀

庚申春蘇履
華任

照得此項舊係本司增收客鈔每袋四貫貼買亭戶
鹽二十斤以潤鹽商官司既以見錢買鹽價直又與
本錢無異亭戶誰敢不伏就買止緣事係晚創本鹽
憲特鹽到方以此錢令項分付網稍支還亭戶網稍
以平船盤費爲說契收入已不曾付還以致官司雖
支見錢亭戶不免白納令免次者其一日今華上



司清明每事務加優卹亭戶得以已矣遂行執說不肯付鹽事理曉然無可疑者所合具申使臺行下諸場照又例催發外今將將貼袋錢同元數鹽本錢併單攬弄頓還亭戶庶使綢緡不得兜匿亭戶自然樂輸其餘鹽監併乞一體施行

申乞添入戶費鹽袋蒲草價錢狀

昨准使牒確鹽案竄蒲草拖照牒內開列寶祐四年五年六年欠四萬六千八百七十七斤去歲開慶元年欠三萬四千三百二十六斤今歲景定元年併續此本申數上欠一萬八千七百六十三斤舊欠反多

今新欠入今歲承及兩月而蒲已垂足其車其膠及行逃一訪問乃知蒲東元係陽歲所賣今歲之蒲買於去歲屢歲皆不足而今歲獨以足聞者去歲毛分司力也其因湯沃自念此事雖若可爲今歲已買蒲束喜亦不能不預爲求歲未買蒲束委毫毛分司見謂酷刑數月之間死者七八人見於縣家之公牘而公海之民至今怨入骨髓蓬蓬之下何求不得其催足固宜天下忍人不多毛分司曠足於此時必將愈不足於他日而催數之所以常不足其情亦必當察者每鹽一袋用蒲三頓每第一百斤半每蒲一



斤用買價錢七十五文舊會講山位昔價也甫無
種賣者惟於海濱海地刈新之人搜買每薪一搭可
棗前二斤得之亦艱矣而斤價七十五文舊會展足
錢今不過四文甫固賤物一日之力可揀幾斤甫而
揀者可給食耶本司管下華亭倉織席於秋園局祇
其餘平江等倉織席於福山局歲各用甫二十萬斤
共四十萬斤側查近海金山戚港杜浦三寨兵催買
於牙人之手復差華亭兩尉司弓手以催督三寨之
兵催督頗苛人情畏避牙人舊三十家今次第逃亡
是存者止四家曰夏百十曰孫百一曰陳亞七曰夏
千四而也夫以斤數如此之多價賤如此之少其出
其難其催甚煩而牙人又多逃亡當毛分司或猛竭
澤之餘其事豈易繼耶竊謂天下事已極則當變通
本司辦事已無一不極若亭民逃亡監課折陷弊亦
極矣提舉左司一建臺之初凡民戶所欠官司之舊
監蓋皆蠲放凡官司所欠民戶之舊錢即與支還民
身復業課亦旋登此近事變通之明驗也買甫雖若
甚微而關係鹽事爲最切其鈔額雖不若鹽課之顯
顯而積欠官司償錢亦不少其牙人逃亡與人戶納
數多而償錢少雖不若亭戶受弊之顯人戶共知切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計閭閻之疾苦亦未必不

戶二額宜變而通之

或特往歲積欠無斤兩納到數目而徒費帖匠催督者特賜蠲放或契勘一歲客人所入袋席窠名錢數與本司所給單請織席錢數有無可以增添買價及契勘先來立價七十五文一斤之時會價必是七十七百未嘗減落會價既減之後曾與不曾令客人補添錢數如無補添亦合區處其開官與民為市其弊多失於貪古人一夫不其如已隱憂懼者四十萬斤不獲者當不一夫而止況鈔客入錢買銀官司不過而吾之錢買之民豈可不持術於上使之兩得其平

屬以政場之道論則予者乃所以為取性歲不知礙出錢之數雖多而取莆之數不足官司白折此錢不可復得其與增價於民何異官不明增民亦昏頑特不以為息而以為起耳幸今上意欲以事務從優卹人人欲若更生此事若知而不以告則為坐失良機後將誰問備述所得細大謹一一以聞取自裁

擢吳莆又近或速得見之施行庶不誤將來官事

申乞散還鹽袋機戶錢說再乞重定期限狀

照對柵園局機戶工錢舊欠既蒙支還今歲正月分錢又即蒙發下小民幸

龍目合行申明



機戶散居華亭嘉興海

每一引喚官司煩煩

承喚之人盡免罷索今欲每月織到餐蓆必於次月初五日本監申總數到本司初十日本司發工錢下本監十五日機戶各自到監領錢本監隨將領錢帳申本司照會立爲定例永遠遵守日下先次備榜三縣界首白牛鎮張掛使機戶通知仍帖本監遵照申窺免網欠零細及孤霜貧之尹外再申乞作

臣慶狀

照應亭場發鹽多是增付稍工監中交鹽不過舊來之斛以安所發奈其所交本合有餘安得有欠今一之足也他戶十至四五一戶之內又數十常二三諸場買民鹽而輸之官稍工監官鹽而賣之私將來比較格目只被監中收數則發鹽多而申數少是場官催吏受其弊將來支散本錢亦照監中收數則納鹽多而得錢少是亭場人戶受其弊監中雖常勒令監納不過後新補舊前施後壓愈積愈多誠壞國課不可數計是朝廷之國用受其弊虧官害民莫此爲甚此而不問他皆甚末然前此官司亦何嘗實之不問哉分司之中解本司本司之寄配監贖罰不爲輕弊方滋其去歲毛分司求

以此六日在官自經備論



查賣終亦不爲截止蓋所分言屬每料工十移至岸
先納諸色砂次錢共一百五十貫若不從實官鹽此
錢將安從出不澄其源而欲清其流宜其截止之無
日也今自擬舉左司建臺以來任免分司盡舉蠹害
其源既澄其流可清不於此時而謀截止更待何日
但業機會固不可不速而議更華尤不可不審疾瘼
大甚則非中道非中道則不可久行以故自恭承命
到此暫行管幹此事未嘗一日不在心而情未敢輕
與管鹽監中有人管押謂之押載亭戶輪人共押謂
爲軟預此皆前人置立以防緝工者而近多不用恐

工舉行人藉藉工既有廢餘亭戶亦可自載不欲自
載或置榻環臂批照兼將一百合足十一隻用白苧
較量監中見用官斛量一石三斗百足合併前件議
事後文諸場令官吏民戶同共商確便與不便仍各
以百合斗量計亭上發鹽之斛所貯多少他有長粟
悉令兌報編據各處報來並稱稍工無策關防亭戶
無暇自載情願增加斛耗請從上司立定發斛發下
各場交量仍付稍工抱載謹將各場責到情願狀運
粘繳申竊照前此官司不恤亭戶稍工得以肆虐有
量至加七八者近因亭戶見五於上強者至以法言



有不盡與楮工食利者或用斤或用兩或割破舊
而無可用或斛少竈多而不足於用小大無度增損
惟意宮置斛器無急於此立嘉量以示民極此自昔
有國有家者急先務以前民用爾況宮與民爲市官
又往往不接之親見聽無賴措子自行交取於草野
間不立之準私取又將安極耶近者使臺榜示諸場
許給官斛民歡如雷旋因禮賓納官王提屬以妨耗
折回申斛不敢輕付民心殊覺失望而望之至今猶
不已今既以監中與諸場參合又改會諸場公議合
推此每一小場給斛二隻謂如浦東管四子場合
合他集化可類推也加耗既有章矣聽者宜早
乞製造發下此斛一定入戶既絕多取稍工亦無措
辭却議所以善厥之策其速日在此詳觀默察深思
熟計大抵稍工不畏斷罪而畏不得爲稍工水絕科
源官司之治稍工責其補還盜欠所得甚微不若旌
別淑慝揮其欠甚者汰去之以絕無窮之蠹某既到
此三數日之後刷類諸船全不欠所得甚微不若旌
者有欠至多有雖欠而隨補者可又欠而不補者
一一親行引問其所以欠之由有稍工不親行而
欠下盜賣者有亭戶同至友之戚而稱同竈之蠹未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到有實跡者凡皆前此分司一切不問日受重斷
杖血飛紅之人也某仰體上臺仁意惟有至誠告諭
載鹽既無到岸之費監納又無棧錢之費輕重操縱
又一皆輔以上臺威信而行之欠者多補亭戶則徑
驟歸本場會問責補捐工之欠甚者驟各場差人獨
押其船俟其補納足擇最甚者合竟汰去不至言者
欲際諸場應有鹽先付不曾欠鹽之船無船可載然
後付有欠之船披以不得載為苦又當革心否而不
革者又從而汰之此甚之區區鄙意如此始或可采
乞機使臺刪擇淨見之施行若以作新之機使人
受之易變則激而不忍把與竟自上
見載鹽納者條書揭放一沈而新之後有欠本監
月申必行斷逐永不許充載鹽補工受討感而復
畏尤為上計或謂此錢數放則官司全失此利某謂
官司之利止在監中交到鹽數補工之欠乃是監中
未曾交到鹽數補工得亭戶鹽不以到監官司元不
曾支還本錢官司元不支亭戶錢而補工於佳支之
後續補則官得其利苟從而放之亦不失利也况
放已往之欠有限雖不放亦未易盡催收將來之利
無窮既揀別則繼此可使無其規畧不異之



監納舊欠無納而新欠愈多者利害相形又何啻萬萬此外又有所謂貼袋鹽錢鈔客每袋出錢四貫貼買鹽二十斤照本錢價也鹽出亭戶而錢歸梢工向也梢工白取亭戶之鹽而近來亭戶或不肯予梢工以鹽今來審責諸場亭戶未嘗得錢今後但欲得錢情願出鹽夫買甲之物而酬乙之價世組此理非已申明未蒙施行恐紳貼袋不可與本錢爲一今後但乞貼袋鹽取之亭戶貼袋錢亦歸之亭戶足矣或併單各項支散或不與本錢同散皆可也近王提勸以庫支合得貼袋錢爲舊係梢工所得曾將此錢發納而梢工監納錢一次其以方此申明欲歸之亭戶未準行下不敢遽然今若以前此貼袋錢作梢工納數而赦其餘以繼此貼袋錢還亭戶本價而定其令亦無不可

申乞免監賦錢狀

昨準使牒催林松賦錢已納者申解未納者拘催又索到元案拖照逐一審問元行承吏乃知曲折甚多有不容不申明者去歲開慶改元之三月本司差事更於正額之外令項買鹽謂之令鹽適不幸是歲春雨霽霖鹽課絕少且無正額安有令鹽偶一得一歲



此爭奪監官既欲占為正額以充數催吏又

令鹽以逃責催吏則倚分司為重而監官則據亭場

為先一日有浦東營下楊葵等共發令鹽三斛監官

趙惟煎查而印為正鹽偶毛分司到張涇摠散錢趙

惟煎出張涇摠迎接元印鹽專知林仁之子林松為

廳子隨直本官分司廳以奪監事中報就擒之既而

以正鹽令鹽均之歸官不足以深治之也此場有雙

龜戶逃亡十七八課損最虧改以此事逃華亭縣獄

鞠之獄具則逃亡不繫其首尾又不口以罪之也遂

喚工庸東亭戶問鹽場公使誅末常

送縣獄再鞠之計以一

千一歲既計若干積四歲又計若干初而為改者

五十萬貫皆是因其一端進運及計附

亦疑其大甚也行下止拘納贖錢伍

而林松亦無可納有一體廢子戚文林僅畧舉同罪

亦係監納之數戚文嘗入贖本場衙前市戶劫千二

之女既而此讎之讎恨方新遂相與妄逼此錢寄明

千二家胡千二不勝其冤也遍行搜訪此三吏親戚

相讎稱自係元寄其人等家計是得之博聞初不知

其實亦厄會參委竟結



及元不曾面被胡千二者又從而過賊轉注生麻之
開巡尉之追捕無虛日一境之內人戶之搖動無寧
刻除鄉保干連外今照計以欠錢掛名案內其間之
十五家聞其方監納之日械繫滿庭報據無所措
猶不及數而止蓋鹽場鹽手此少食利隨得隨用以
了口食安有積歲數萬在家之理亦安有因國細軟
守附在外之事今以一事實伯之常例而推等至於
數萬以一吏究讎之妄通而枝蔓近於百家毒孽
空勢之弊底故雖以毛分司之威猛亦不能不中止
於此正猶先朝韓中丞詳定放欠謂待家業竭盡方
理欠數毛非住惟無可催也今使掌者行新政並已
放免虛攤而停住分司正欲掃除煩擾况此事名雖
有欠實皆無辜元中之數雖存元監之人已放家之
破者尚以人之痛者未廖其人豈可復追其錢豈可
復得上司未知因依固宜再此行下其既以考見終
始豈容不據實申明所有毛分司元監到錢已於二
月十一日就寄應錢數內申解訖田三百二十四畝
數內惟香浦鄉六保奚四七兄弟所種二十七畝係
林松田餘皆妄通並無着落其贖到什物元係妄隨
本無其物被通人旋於市上假買贖券估以元文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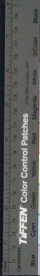
係毛分司封留在庫合與才合申解或就作兩單
未監錢一萬六百餘貫元家雖是驪子林松一人而
掛欠却是百姓七十五家不獨冤枉委無道理區區
欲望台慈明勝免監一方幸甚

甲乞兇追鈔客情鈔狀

竊照天下官事成於以實相與壞於以虛相欺以實
相與者官所以辦公以虛相欺者吏所以謀私也幸
亭據倉去歲並無顆粒存在但得施招新鈔以待新
鹽不啻足矣他復何說此實也今案吏搜尋不
足之鈔數節節不住行下必求客人招兇如果台托
足學歲未足之鈔必先追足屢歲不足之項本新鹽
尚不足以應新鈔計將以何項與之而今補往歲之
鈔即此不過案吏觀習焉為此虛言無實故紙身果求
計置耳今歲正月之鈔皆其二月內招到此其歲已
爲增額二月十七日又帶前正月分一百七十五交
矣二月之鈔雖以最高祖額四千袋分三限每限子
三百袋坐下若論去歲實數不過三千六百袋又係
廣陳鈔填教本監無之其違樹酌作每限一千袋抱
數招誘初十日頭限按期申發一千袋鈔數是第二
限係在二十日已預期於十六日招到於廿七日



發一千袋鈔號訖凡此無非以實管轄公事鈔號
文督促使客人樂然就招也柰何案使又不使其於
頭限申一千袋硬改五百袋作正月數以規新公儘
多為誅求張本第二限到二十日方當限過限方合
檢舉行下今十七日預申之數方發當日午牌檢舉
之匣已下至申酉間催鈔之專吏蕭大昌又按踵而
至又以十七日到縣便令以十七日當限中以深文
令其必受罰此非案吏翻對寫此虛文而何若以實
論則見令預招已申之鈔尚有一千五百餘袋無可
支追補已性皆是虛文專差吏人方成何用况煎煎
者專差官司當儼然置檢者鈔客官司亦專差者性
納性獲彼此不可不廢皆官司利源之所從出也向
來本係五千一太招鈔正因上司不體實情強御金
數進歸形勢之家官司雖一袋無與任責近方得非
稿太接續官司幸無調事豈可遽忘前日之釐而不
慮將來耶此來欲乞台慈詳察將去歲十二月以前
應千積歲已無填貨虛存補鈔之數盡行住催紙自
今歲正月以後將一歲合招每數勒令彳衛太作四
限分搭拖足每三月一次要見足數庶晴兩月分催
補在內偶有最窮無偏受責罰之日偶有支店無音



來引例之惠思厚之至公松爾得土常常未註世
有餘鈔以待支打則專委支買官或客人侍頑支買
官無預招到數須後支買官申訖方就本司行帖權
檢此則非泛行移一切並免上執其要下任其詳體
統亦順所有今來蕭太昌齋到催牒兩紙未收專買
謹用繳納見到

再申乞免鈔客比較狀

伏準使牒責勅邵衛太招鈔自三月為始十日一申
限兩月一比較竊謂此分兩事難並行矣十日一申
限者往來坐祖額索高價隨令乞折求招鈔者計置一
之弊例也兩月一比較者改其申請三月一次為兩
月改其三月一次見數為比較舊來所無今創出之
說也向也十日一申之時不曾有兩月一比今就兩
月一比之說不應更有十日一申念其按老舊遞申
請正以鈔法既通督責可免上執其要下任其詳聽
令支買場自行招誘使臺不過三兩月一見數而已
已荷山判矜從已家使牒照應詳酌近來三歲中平
之數定為每歲六次申數之法今乃仍坐最高之額
仍拘十日之限而又添令兩月為比是甚區區之請
不能為客人除弊反更為客人添弊日久地深寧

必有飲食茶之肉者矣切向比較之談起於人多

獨一邵衛太招鈔耳誰與多寡而今比較此又不合
事情之說也某固不材然此事今實得之親見竊惟
有鹽則有鈔本不待招祖額縱不多有鹽則其數自
不能不增無鹽則無鈔決不可無祖額源增多無鹽
則其數自不容不減前此最高之額亦是偶逢軍戍
鹽出數多自然而增何嘗元有此數勒其相就縱此
雖有此額歲歲坐下何嘗一歲可以極其相似亦文
牒中空言耳招鈔之說却因徃歲鈔法中弊鹽積不
行故官司以招爲急今幸鈔法流通無不擾之客自

隨至招之不善適以擾之擾之者指之也非招也某
嘗窮見始末本司嘗發催貨務元額歲萬袋內每
亭計四萬二千袋此每歲總額也去歲三月分鈔
三千六百七十九袋此本月近例也今蒙坐下四月
分鈔數四千五百袋仍月分三限催申此固從來常
行但近蒙使臺已曾從其申請今來所行與近準使
牒不類兼添比較客情疑畏深念本司赴辦朝廷課
額惟客販流通爲第一事用敢不避斧誅存此申審
欲乞台慈檢照元牒將三歲鈔數參定去冬支買官
招誘旋招旋申兩月一見總數以爲所折所了本



月申省所竟將本監申到數語月紙申上下角作圓
家幸甚

申起蓋監水步屋狀

後臨官河鑿渠一十五丈引官河水

之私而 以水門以便鹽船交卸內七丈八尺

晴雨 卸塩外七丈二尺猶在露天去

亂於將放錢內造屋材一十間將以八月十二日立

木分司毛提幹謂曰不利止之因猶至今以脩放錢

申本司計帳無敢陳乞屋木見頓空放過梅月必爛

今約計瓦獲板灰工食等費尚五千貫舊會欲乞官

與於修葺鹽池以終前工使水門之內西岸

皆屋船鹽隨交卸無致停積以妨增運公私便甚

申勅提舉新到任求利便狀

照對今月初五日申時伏覩書表司批據清奉台官

發回卷劄之別具本職合商確事件民間緊切多病

并履歷脚色一本繳申者右共領次拜手敬請有以

仰見先生略去虛文講求實政一意為民之盛心欣

快不知舞手若君以本職言則尉者總也義取除殘

慰安良民今殘雲者反借以為毒民之具失職去矣
未暇言也姑以職之闕於使令者言之則以是



捕獲是已茶礮皆非事種惟夕為盜獲內第一事然
此事亦何忍易言哉若去歲初到官有弓手於鄉落
捕中私搵僅兩包飛申之狀甫投追解之帖踵至專
人絡繹誅求百端解者被留審對數日其始甚誣捕
蓋乃其本職何反被擾至此既而詢之乃知巡捕有
層層一織申掌案之吏規為利源無捕而轉層其受
少有鹽而申解其費多其錢索隨保又因而勒令犯
人虛攤轉注此事為鄉民之害久矣未幾前政提舉
孫左司燧臺其首以為苦即荷除去蓋層明給之捕
者當廳中詳說事即放犯者隨時來請謹絕通難
公私轉以女獲要生保牌內一項請捕犯人檢獲
件盡給捕人每捕鹽一斤給賞錢二百文賞不為不
重而巨販連艘終不可捕使使步販貧民犯罪且積
兼之捕到私鹽係朝廷令項發時盜又本竊藏留權
貨務不到本司前項賞錢無所從出使本司亦移別
錢白陪充賞後不可繼雖孫左司亦自悔之行以賜
交既立信賞不可身自中舉姑遲留以待更新之政
其謂巡尉司職在捕盜前此及使以捕盜被擾者固
非矣捕盜既其所職今復重賞以酬之亦幾於過恩
矣船給捕人之說可以因循給二百之賞不可以



不革也况平民良苦官價甚微紳信定額之夕私謂所以償本其勢矣所不免而私販之大者千百為群出沒江湖必有盜賊之雄率未易獲私販之小者兩謀利苟免匱乏此皆貧困之極亦有可念東史言每斷犯鹽人未嘗不執筆流涕又言兩浙歲斷犯鹽者十七萬人終亦不為哀止大抵上專其利卑受其害勢有必至而利之所在害有不恤亦非勢之所能盡盡但非職於捕鹽者所當惜言耳昔之僭言及此出位已甚而又有出位之甚者欲嘔不忍願卒言之柱或鈔法不通在提舉例外創行幹運所在州縣雖未過行與否在官與否在官與否至理正之手比官司元給斤兩已折大半而都督不獨仍拘元價又復高價數抑鄉民縣吏不獨督促價錢又以廢費增數都保淹延歲月展轉謀求官司提衣廢世錢何問開被擾無一免者縱使鹽鈔壅積如前有如此弊猶當崇革矧自年來客商輻輳鈔常有餘鹽常不足忍使鈔客滯滯無鹽支付反以袋鹽緝賣鄉落此何理哉此何理哉嘗聞胥吏鄙俚之言乃謂數費多得實百之利不知因為朝廷巧幹實百之利反為朝廷陰失畿甸內一道八郡百萬生靈之命乎



失孰利孰害而鄉民之所最苦者役也役口
者義役也常平使者職在振舉扶持主張猶恐不
至陌者柄國非人以利滅義視羨餘之多寡為官吏
之才否時則以私昵之人辱厚臺之節舉管內義役
米類以關役而私自以米為名盡從而拘有之甚者
破壞其家產獻羨之數目雖藉是苟充而義役之規
約米緣是廢壞不准鄉落之民愁嘆滿野與夫爭糾
敗壞風俗而官司文移因無隅保無所責付亦煩擾
甚矣夫義被民力所自結非官司授田使之結也義
役縱關田猶民之田非官司所當奪而有之也且民
戶雖曰關役而義役在今官言每其與役本而義役得
受堂官府民之父母縱不能救其義事之關反利其
關而力心於絕亡之又果何以為心者耶凡此二者皆
使臺重事非井之所宜言獨以今來指揮令其及民
開緊切利病其患之無知竊意民間利病關係使臺無
緊切於此二者併敢冒昧以聞區區欲望台慈詳察
或更別訪人言如井所陳非妄即賜明斷立見施行
以一快百姓拭目維新之望公道幸甚

申陳提舉到任求利便劄狀

其昨循舊比借具啓劄口誤前等語准指劄口不



受止令親青利便劄子一封繳納出身
以仰見君虛務實爰詢民瘼之意為之
竊謂今世之所最病者虛文也故劄何為卻之誠是
小官之所最喜言於上位者利便也而利害常相倚
伏今日害民之事多矣往往正自前日之言利便者
始尚敢復以利便言乎亦始以害民之要者代之
哀籲耳大抵官冗則吏多吏多則民困此事曉然不
待智者而後知也華亭上五場舊各置准煎官一員
而共置一買納官於華亭以總出納之權他無准煎
也其後為人擇官掇買納官為二託名曰東西五場

鹽見存管者一鹽倉共一水步而止何嘗有東西之
分哉文鹽者買納官打袋者亦買納官今有支鹽覓
謂刺真別坐並聲名曰隔秤何嘗因買納官多打而
隔秤者曾與械甚斤兩哉兩買納一支鹽三衙莊立
支卒動以百數事力已不暇查食之苦未幾復劄分
司一員合三衙為四而吏卒之數至於盈千以故亭
民之富者貧貧者流民無所措手足而鹽課亦因以
陷折其開慶元年冬被檢親行其地為之心酸淚隨
即嘗不顧利害不恤仇怨具以其實申聞使室乞
分司聽者罷旋蒙前政倉使孫左司通加



陳非虛繼申朝名住免分司止留吳經官一員

以提督之名方提督辟官未到間又嘗差軍權買納
官兩月凡分司流弊之猶存者又一一者嚴以聞悉
蒙次第施行板木塞源撥民之根一洗民始還業道
穰其舊至今官吏人戶皆能言孫提舉革弊之思可
問而知其無一語妄也似聞孫倉使易節之餘提督
官到任之久分司吏卒又獲黃緣而歸之分司之名
雖除而分司之弊漸作濱海之民已有憂頰相告者
前日侍坐於先生乃忽聞東西步各分買納任責之
說先生豈以其步真有東西乎豈運臺之新未有以

禾病之詳上徹發興者乎一步而置兩官初無可分
之地兩官而督五場徒開煩擾之端今日一提督已
成前日一分司提督更分爲二是分司不惟不省而
反增之也縱今日選辦得人禁防有法不至害民也
日繼之者先生能保之乎正恐日久弊深小民無所
歸咎必曰增官擾民自某任提舉始可不爲先生惜
哉此所謂舉害民之要者言之其他千條萬緒胥此
焉出不足一一爲先生道也夫監司新政方議便民
而塵埃底廢輒進狂督亦發於不識忌諱矣抑又有
不識忌諱之甚者既蒙特達之知決嘿不忍改



之蓋聞國家之利莫大於權鹽權鹽之法莫嚴

禁此朝廷之所常申明士大夫之所常主張而揆之事實苟有不合者其生長海邦每見私鹽之禁嚴即官鹽之額虧私鹽之禁寬即官鹽之額增豈私販者多反有益於公家哉宜損而反益此其事實必有當深察者官鹽買價每斤不過二百文糶會實則不過十文見錢而客鈔之搭發有增諸色之取辦在鹽每二斤方納得一斤是每斤官價止得五文使錢錢果盡入亭戶之手僅足以了納官官糜費至張一非其人反陪錢納鹽矣方今薪水價湧工本費煩鹽何從生而可使白絛及陪錢絛亦曰陪錢絛之私鹽以煎納官之正鹽耳故私禁稍寬則民有餘力以煎鹽私禁苟嚴則官鹽無本可煎雖榷之至死而無益况納官既有定額煎出即分兩項曰某項幾石輸官以逃責者也某項幾斗私賣以充本者也然則豈因禁嚴而民不私賣哉官鹽賣之上江私鹽賣之本土未_有生產鹽之地而食官鹽者也官鹽賣之城郭私鹽賣之山鄉未有山居而入城賣鹽者也然則禁之嚴何益而民亦何嘗不私販哉故禁鹽之法惟當外示大防而內存寬恕外示大防者國計所關也凡



恕者事實所在也二者並行而不有憾處野其
善用之此士大夫愛護國家元氣之盛心而難與法
吏言也亦所以培養利源之所出而非徒為下之人
計也私禁當嚴萬口一辭而某獨以為當寬又身具
怨蓋之銜而口陳寬禁之請律之以法罪當萬坐然
某老矣一毫無求於世苟一日可有救民之便則一
日必陳救民之言儻遇知己而不言某則有罪惟先
生哀其狂愚而卒赦之不然雖斧鉞之誅不敢辭某
昨在前政亦因垂訪曾條具事宜兩紙雖未必有切
於今日恐或可為考究始末之一助錄本併申

第二任浙西提學司帳管

赴兩浙鹽運司稟議狀

卷之二

伏准使徵趣詣崇臺符條具鹽事之目有三曰復祖
額曰郵亭丁曰均支發蓋復祖額則可贖國用而恤
亭丁均支發所以復祖額也方今聖朝之幸弊一新
崇臺之講究已熟其舊司存一底僚方乞隨司解任
顧何足以裨未議若以實所見聞而言則於斯三者
之中願以郵亭丁為急而不必以復祖額為名夫有
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此古今決然不易之通理方
乾溥時世無貪官鹽場官又皆小吏臣為之畏



甚於畏鬼神盡以本銀與民交易無一毫
錢之會價方高益本如柴薪食用之類皆職農人一
歲一收利乎民無一日不收利人情所在誰不樂爲
時則亭戶自謀衣食而鹽日多至今號祖額自嘉定
後提奉官以出剩充菴置場鹽官以勢要得辟闕次
第推剝時事亦變會價曰減物價日增人戶無所償
本徒鞭撻以強其輸官遂羣起而喧訴時則亭民與
官司爭衣食而祖額踴又其久也消弱不能復訴遂
亡大半存者益苦而爲官者不訊其顛末徒責以吏
文凡官司所斷之罪名正窮民無告之苦事時則亭
民前日所恃謀衣食者適爲子孫禍而祖額二字遂
爲胥吏禍民之話柄今欲救之但當先卹根本豈可
更責近効而首言復祖額哉嘗竊擬今日卹亭丁之
策有六一曰發鹽司之積以招流亡二曰除出剩之
弊以禁苛取三曰操體統之要以省煩擾四曰定散
本之法以免減尅五曰擇監臨之官以善催趲六曰
還產業之舊以固常心何謂發鹽司之積以招流亡
夫鹽司之所積無非鹽利之所餘財聚於上民散於
下今若於所積錢內小撥數十萬緡除黃姚一場端
入大海收租買鹽無戶可招其餘場分



榜堆錢招其復業使之糞廬舍具器用此二夫盡以予之分文不責其選則復業者衆祖額將不期而自復何謂除出刺之弊以禁苛取夫鹽本錢每斤二百舊會時價不過十一錢足又羅宛錢二麥錢二稅錢草蕩錢柴租錢逢千退一錢諸項並於數內尅退使錢盡入亭戶之手尚不足以了納鹽糜費主張一非其人亭戶反陪錢納鹽矣豈可更取靡餘今浙西亭戶盡住深僻蘆蕩沙地交糞付梢工納鹽有梢耗鹽有酒折益有斛面益有蜀杖益展轉虛耗二斤方了一斤的數其弊皆始於刺若不出刺而一

介各得一斤益則人必於情相親謂操統之要以省煩擾夫官多則吏多吏多則民擾此事曉然有不待言而小官分監司之權其號又不免引而高之吏卒之並緣尤甚浙西諸場舊各置催煎官一負縣市置買納官支鹽官各一負而提辛司總其權於上其後爲人擇官添兩買納添分司廳方併者分司升買納爲提督又分提督爲兩檢察十羊九牧吏卒擾擾民不聊生今或提辛官仍舊或改創提領分司官欲許各場皆得專達而買納官仍止負不許干預催督如舊制則民免煩且



而自後何謂定散本之法以免減耗不爲官
散錢久而侵漁入已遂從監司委官散錢又復添取
常例當面點名照數轉背仍湊雜支間有豪民掩爲
已有今合選清強官借寺院夫單車到場次第轉送
不帶本廳一吏一卒於委官旣免吏卒常例場監官
吏度民等弊亦可搜訪革絕又類不待納鹽而後還
錢預於三兩月前頗數借本實得錢若干方實納鹽
若干後次散錢到場逐一體問明白場益有所憚而
不敢私剋則民得實錢租額將不期而自復何謂擇
監廳之官以善催之夫場官之所職者催煎也催之
有理其此錢銀其數在官給工本想購還備有請
止不加鞭撻奈何精明此限陰兩亦此限施行全不
中節復再適以肥吏况權權類非真官俸請亦不時
給其志何在而能爲公今若選委廉能官貧許以便
宜從事切近請求隨宜與役本司厚加廩祿更賺各
州按月支俸則場官得人租額將不期而自復何謂
還產業之舊以固常心在法亭戶產業不許典賣處
其無根着而輕轉徙也今不特上岸水田典賣無餘
而草蕩麥地坐落停場者亦歸豪右間有上戶以佃
紹爲名初不煎鹽而止據其地今若出於元論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歸還各委場官任責有不仗者申上則民不
產祖額將不期而自復凡此皆非某書生臆度之空
談也開慶已未冬萊前政孫提率檄往諸場問民疾
苦次年春除去分司又檄權筆亭買納嘗按本塞源
一去其害民之事凡官司欠民戶錢盡還之凡民戶
欠官司錢盡蠲之一時逃戶爲之復業雖僅及半年
孫提率遽易憲節而是年鹽額亦爲近十年之官祖
額十二萬八千袋有奇常年皆及七萬獨是年八萬
三千袋有奇若孫提率終任或再任安知祖額之不
漸復耶乾淳盛事縱未易言此實近事之明驗某所
得之親見者故區區願以例亭下爲慰而未敢以復
祖額爲名復祖額之名一立必有趨避於其下以愈
耗根本者固不若專郵亭下而使祖額之漸自復也
若均支發一項則非某所敢輕議浙鹽之比准鹽恐
多淺河狹港般刺之費博盡下情量賜斟酌使鈔法
流通則公私幸甚若近年增拘浙西鈔戶袋戶無絲
毫得徒費文移大抵鹽多則鈔多今鹽無停留而苦
拘鈔鈔戶若耗何以善後亭下者鹽之所從出鈔戶
者鹽之所從出納往復皆利源所關則亦皆不可
以不察其情也



徵選一法辟菴車輪小布

伏準使命付下有制辟菴其充提領措置兩浙菴
司幹辦公事者照得効功尺寸正儒生之本心得以
升斗亦人情之至願當司存更革百指窮途之日嗟
甄陶造就一朝辟刺之聲可謂奇逢誰不樂就念其
素瀟多疾薄命易災又當憂疹之餘忽有風邪之感
水涼不入肺息將沉曾蒙差下良醫已是灼見真病
既而喪疾又復交攻臟毒不發者屢年今幾直瀉脚
氣當得於前歲此更作疼已知無望於生全豈堪復
任於驅使欲望仁慈之垂憫丞將威命以收回況斯
東寧已有正負無煩冗食繼大憚府後非窮請

辭兩浙鹽事司李運使劄狀

仰侍賢明借陳忠赤竊謂天下好事一入手便當勇
爲若遲疑苟且深漏歲月則世運事往身名俱厚員
平生矣近者朝廷更革鹽事選擇而任先生此先生
力行好事之一機也如除倉場出剌如還亭下宿遭
如敵盜司之積以招集流亡皆當力請於朝而行之
請於朝而不行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哉今乃一
然上不過奉于省所之吏橫下不



平九片言集 甘窮民之平九月

評錄

日所以致堯章之虧壞者也如是而求復祖額是行而求前也將何以稱朝廷選任之意耶且所謂祖額者乾淳時鹽課也然必有乾淳之吏治而後有乾淳之鹽課先生自視今日所行與乾淳何若又試體問浙東西諸場之丁夫與乾淳多寡又何若去歲陳提峯在浙西力任安吉州荒政去鹽場甚遠未嘗施以虐也而積弊督責到今已極有浦東場上戶姓朱姓將迫於期限自經溝瀆者尚二人其餘下戶鶻衣鷄刑流離餓莩者滄東西浙皆是也亦嘗有以告先生者否乎竊未之不謂利害之不講事之不乾淳而獨求鹽事之乾淳司存一筆兩筆管下千棒萬棒地位迥隔於風雨哀號不接於耳目故雖以先生之仁賢亦安然行之而不暇問先生自作邑作郡以來至今已積年曆舉幸而蒙朝廷選任又幸而得力行好事之機乃直苟且架漏如此此某所以私憂過計甚為先生痛惜冒昧一鳴而去惟先生察其愚忠而亟圖之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七十二

申明三

第三任分司鎮江條陳轉般倉事

申提刑司乞申朝省修倉并乞免江西米入

倉狀

癸亥五月孫提刑條內

照對甚近者祇領職事即當申禁絕濕米等條盡然
皆不過小節茲得本倉閩繫稍大二事勢尤不容不
早二申明一曰倉政多壞網米將無所容二曰轉般
隨時當有活法本倉拘於溥熙增於開禧又增

後共七十有八頁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七十二

申明三

第三任分司鎮江條陳轉般倉事

申提刑司乞申朝省修倉并乞免江西米入

倉狀

癸亥五月孫提刑條內

照對甚近者祇領職事即當申禁絕濕米等條盡然
皆不過小節茲得本倉閩繫稍大二事勢尤不容不
早二申明一曰倉政多壞網米將無所容二曰轉般
隨時當有活法本倉拘於溥熙增於開禧又增

後共七十有八頁



十有

三十有八員橋米二十功見

可俾串米纔四救耳四救所容約不過四萬石有奇見橋未滿之救約可共附五萬石有奇而總所鎮江取運江西米旋到旋交若在道及未到尚約四十萬石有奇將何以容之耶且今本倉所收皆江西米也江西經四十餘處沙壩行千五百餘里大江然後得達京口日久費重網吏多雜濕惡則是交收爲難准鄉支米將官自來多凌轢本倉官更今又間見米色或稍異向來浙米尤易於暄炒則是支發爲難嘗者轉般倉之名本爲閩津處停米易舟而設國朝以淮漕直達京師非便置轉般於真州泗州兩渡後以浙米直達兩淮非便又置轉般於京口朝省近因發運司與此倉子母相私方改本司提領而轉收江西之綱革弊已精權宜甚善然頗迂路亦費水脚今既倉教不足以容亦豈無變通之活法耶方今國家閒暇正欲廣積貯垂久遠孰若以江西未到米本倉所不能容者就截撥付兩淮比近州軍却棄此倉之餘闕選精力將校亟修此倉壘壞尚存之教以待今秋就交浙右官米豈不兩便此事本非某所敢措及然使倉壞而不申言其到而無安頓果誰之責哉



社不政才言等若行乞賜備申朝省

申提刑司乞浚甘露港狀

照對國事以軍餉爲急軍餉以漕運爲急古人欲盡其
力猶首置斗門於五丈河良以大計所闕雖勞費有
不憚尔今京口轉般倉實依大江而立一水環其前
後前引上河前以南致浙右之米後出甘露港以北
覬兩淮之軍道徹無礙措置曲盡養兵百萬不費一
夫橋亦力也近年來甘露港日就乾涸一月間惟兩
大汛潮僅及之舟楫不通輾運中厝問其弊源皆曰

自往歲郡將拆去甘露港始夫智者謂備變障爲

水全反堙之寸步千里何哉或者之弗思耶某嘗
謂此港之不可不浚其事有十轉般倉今所交者江
西米每米一擔自港外步級至倉雇銀五百是一網
所費白增數千貫細稍如之何不愈便盜是此港之
不可不浚者一也無港泊舟往往沒藏無山之阿候
潮旋贖艱難萬狀港若開通則舳舨相銜徑入城市
其至如歸是此港之不可不浚者二也候潮艤舟既
已隔沙步却能復幾何若徑近倉朝交卸而又
不浚者三也退泊不登十畝



或近斗岸爲風濤所撞者纜爲他舟所礙者
亦穴米皆由無所捐泊之故是此港之不可不浚者
四也米舟急於捐泊每大迅輒數舟占港共作一坵
截水旋雇小舟剥淺作坵之費三千貫剥淺之費不
預焉舟之急欲得港若此是此港之不可不浚者五
也兩淮諸司支請軍食其步郵出江而去重費交漚
與綱戶之來入倉者同是此港之不可不浚者六也
米艇近倉檢耗亦易今在僻遠恣雜濕蒸是此港之
不可不浚者七也南北之舟皆泊倉岸或遇對峙徑
可就舟是此港之不可不浚者八也疏有纜急軍糧
豈宜少滯國初開此港正當諸明是此港之不可
不浚者九也不獨轉般倉爲然大軍北倉正與轉般
倉夾河而立南倉亦由此河而北此河通則凡裝運
皆便是此港之不可不浚者十也至若京口爲淮浙
之要衝舟楫徇使百貨可以駢集甘肅寶京口之主
山港脈苟通臺郡皆有閑鑿兼此邦地仰易盈涸涸
苟有闕以時其啓閉淺田之利益尤多此又軍餉外
無窮之便也某人微位下凡事向敢僭越實以目擊
今交卸支運兩極其難到任數日即親歷其地見
工二十八
者其道有四最西曰口明



於此

流亦涸頗費搬交其三日海魚河其

淺舟停江西網作垣截大迅潮以剝米其三曰鱸魚
港尤淺亦江西網乘大迅潮隱舟此地隔塘搬米以
上詢之故老皆吳尚書任內所嘗開浚日久漸湮其
四則今來所指之甘露港實居四港之最東在北固
山甘露寺下北固山純土如粉獨其北峭石壁立奇
拔竦人蓋游觀者所不見豈北固之所以得名歟石
之下為田田之外為港自利涉門外遠至城而西入
倉約二里可容米舟二十萬石最久為舊石閘之基
風濤所不及今居民橋其上稍深折而西為舊木閘

之基今網戶乘大迅用楮簾截水其地又漸入則港
漸狹蓋若民時采其傍然古岸尤存甚闕也自嘉慶
間史待制名彌堅營浚治今五十年初本不至理
自發閘十年渾水漸入舟始溢而不通某竊意他港
必未暇浚莫若先浚甘露港石閘亦未易復莫若且
改置外閘為木閘如此則易害為利當盡知前項所
陳不然湮且日甚害亦不止如目前所見而已也區
區欲均吾台慈詳酌其可特賜申明朝省乞從行下所
及為下急用浚修復國事幸甚

提刑司乞移還甘露閘



昭聖 九淮浙之衝故轉般倉非不可立甘
露港又居京口貫通淮浙之衝故轉般軍糧非甘露
港不能快而此港淺溢不通止因廢闢近已親行相
視條具事宜乞申明行下浚港復闢外今再尋訪到
舊關石材係發運司昨因此關之廢移置棹棹上詞
見存此可謂廢有益事無益矣今謹詳具兩關廢並
緩急對列下項

一此關石材舊為甘露港外關甘露港者甘露寺下
引注大江貫注鎮江府城中直達上河南至今
行在所者也江水長潮來動湍瀾退則靜緩澄

而成淤每一潮入上河積淤率一葉之厚不數
年河漣矣故須外關閉住不容長潮之入必上
河旱涸不得已方開板入之江皆淡水儘可溉
田若網運出入則隨開隨閉曾不移刻由此而
論甘露港口不可無開關不可不用石使之堅
壯可以捍潮昭然甚明

一此關石材近歲移作棹棹上關棹棹云者義取灣
曲百於水利軍餉兩皆無闕蓋鎮江城外可五
六里有關名京口關鎮江城內轉般倉東北隅
又為則水關京口關在外其江水之入



備前人之措置密矣今發運司又於元置則水
間之東稍折而南約百步外作閘名拷棹上閘
此既不預州縣水利事及訪問焉端湊閘之回
則發運司每發米到倉恐其出卸不盡到即閘
置上閘之內候差人檢空方開閘放行若意果
出此不幾甚愚而多事也哉綱梢若欲偷米當
在中塗米既到倉交量豈復載去必欲搬空誰
敢先走縱防其走置柵已足漢人橫木渡水曰
椎至今場務纂錄無不用之葦亭大邑四絕水
中惟恃八柵作水上城郭之強助之
狡黠未聞有一待啓鑰而越禁者折柵壞圍強
夫罷罷豈官罷載官米而獨須石閘以防之乎
數天之下自去反今開置閘以防水矣未開置
閘以防人也由此而論則此閘之不必置雖置
閘不必石亦昭然甚切

右某元申未見甘露港廢閘石材去着乞且權置木
閘蓋慮石閘費大難猝歲也今既考見有用之閘見
移置無用之地乞賜更加裁酌或與併申朝省行下
所屬外速移甘露閘舊石復還甘露港



昭對本倉令非昔比本司既准朝旨提領必興其利而除其害然後可無負提領之名興利之事一如修教如開港亦已申明除害之事今藉開申下項

一竊照天下事官與民以利交則弱之內強之食其弊無窮官司自與官司以官司之利交則齒利者齒爪剛者決兩強徒自憂摩耳何弊之可慮本倉昨隸發運司每日交發運司運到和衆人戶米壹萬石子母一家利源衣來自景芝二年十一月內朝省革弊改屬本司提領所收乃江西綱運欠折之米令歲取運又是鎮江府節制司淮東總領使所兩大司存差向上宮下混倉場如臨部曲况綱戶自行盪槩東量必有西折而制司支米料官反又自齎大斛欲多取官司自與官司交其事如此以故倉場日壞更卒日少氣象蕭索窮促萬狀而本司不知也每見前政文移到倉殆無虛日每一牌匠差人齎抱費從何來其竊嘗譬之少壯時有飲食嗜欲之自而無病病更承於晚歲衰矣之日祖父也

昭對本倉令非昔比本司既准朝旨提領必興其利而除其害然後可無負提領之名興利之事一如修教如開港亦已申明除害之事今藉開申下項

一竊照天下事官與民以利交則弱之內強之食其弊無窮官司自與官司以官司之利交則齒利者齒爪剛者決兩強徒自憂摩耳何弊之可慮本倉昨隸發運司每日交發運司運到和衆人戶米壹萬石子母一家利源衣來自景芝二年十一月內朝省革弊改屬本司提領所收乃江西綱運欠折之米令歲取運又是鎮江府節制司淮東總領使所兩大司存差向上宮下混倉場如臨部曲况綱戶自行盪槩東量必有西折而制司支米料官反又自齎大斛欲多取官司自與官司交其事如此以故倉場日壞更卒日少氣象蕭索窮促萬狀而本司不知也每見前政文移到倉殆無虛日每一牌匠差人齎抱費從何來其竊嘗譬之少壯時有飲食嗜欲之自而無病病更承於晚歲衰矣之日祖父也



貴驛棄之久而無禍禍乃作於子孫焉之
七發運司提領本倉有利食利而無督責督
責反出於本司革弊之後此棄除自然之理本
無足怪然渾場濁務數有推移吏卒小人彼亦
罔覺或前日所得之錢已盡而今正貧窮或前
日得錢之吏已亡而今無干預彼固不能自言
而識者何忍收雖不足多恤而司存奈何若到
任來於本倉即無一毫干預併已准使牒從申
於本倉收士亦無干預訖天日在上實非黨私
但念轉弊亦亦朝廷一緊要司存若坐視其日
壞而避嫌不爲一言於心何安區區

自建臺更爲應干文移無輕遺粵人箇匣庶使
倉場不至重困爲朝廷扶持保愛一司存是亦
忠厚之至

一倉米豁耗自有成法聞本倉近來獨不舉行竊嘗
思之必謂轉般倉朝交而夕支非積貯者有經
久愈折之比意果出此未爲不當但兩載以來
所收江西米多是經梅過夏或因救少米多宿
米之支未盡而新米之收已附通通積金經及
三歲者尚之此等耗折皆不早與申明使



佈理

且清徹見底語非陪伴所謂專攢不

過破皂衫窮漢所謂爵級不過青布衫小民彼亦烏能自言方一禍責及身惟有自經濬濱官物之追理無地而本司之應酬方多欲約台慈早賜詳酌申明施行

申提刑司乞造循環匣狀

奏安冬權司勉勤英任

照對本倉乃軍餉緊要之司期限既不可稽違本司非刑獄追會之事簡匣又不可輕遺并檢照近準使奉發下文字動諭旬日方到緣是散遞鋪兵類聚方傳以致停滯今欲權造循環匣兩隻責令遞兵等一併報轉報倉分司常行文字庶可報應及時亦請撞事若可行乞賜台判送宰判造通發施行

申提刑司辨總所款追治本倉狀

伏準使牒備準省劄備據海東總領所申稱本所先會取運江西米到轉般倉交收被倉斗以乾為濕以淨為雜百端措勒及倉官不肯任責監欠今來取運公田米許從本所覺察追人根究等因依律照得倉斗綱梢皆非善良禁戢倉斗本司之事禁戢綱梢總所之彼此交盡其責正士大夫相與體國之心合其次第

之大率米斗之無不乾淨米經



無不濕雜比三子
濕雜言先自取運官司始萬一闕防不周濕雜難免
則罪在綱梢其或果無濕雜尚敢指勅則罪在倉斗
若不早與兩下明白則綱梢恃總所之申而愈增濕
雜倉斗乘總所之申而私受濕雜綱梢有戒討盜粟
之利倉斗有交通取受之利而米一經水盪爛成糜
軍餉獨受莫大之害矣若夫監欠未節自有成例所
不待言所合具申乞賜詳酌施行

申提刑司辨總所再欲追人狀

准使牒備準尚書省劄子施行淮東總領所再申劄

廷乞明賜答下錢江轉般倉如遇本所取運公田租

米到來即仰從公速與交量仍從船戶自行斛糶併
照京倉交受運司公田米例每綱定要三日交收斗
絕或有欠折即從本倉徑行拘收押綱船梢任責隨
即監納了足毋致抵牾如或本倉官吏專斗生事即
照已準指揮追人究實具申朝廷施行都省照得省
倉下界交納兩郡公田米每日不下壹萬餘石兼有
出剩米反責還綱吏轉般倉當體此奉行合議行下
除已劄付鎮江府轉般倉遵照令來劄下事理施行
或計有阻帶乞

新是



對以疑倉穀有隱情
何人劉七胡七楊六徐百一等與倉衆對證據供除
網吏自產市戶般擔入倉雜費外於元攤十萬六千
餘貫之數諸項實符節次其計一萬九千七百八十
六貫照得此錢若一旦驟總成數驟舉本倉而言之
止如所供數已非少若以人情之實事勢之漸而言
之則經三年之久踰一二百家之衆小人隨得隨用
當時不過以了口食今去之年歲乃欲遣理還官恐
非簡徑易行之事縱使一一可追亦何能少裨網吏
元欠之多宜網吏藉借此以少延監督耶若謂今來
乃言未以盡實則供據詞主本司具稟朝廷追呼
其出官供就使臺取問未晚

回申再據總所欲監錢狀

準本司牌備準省劄施行總所申備各網船方通攤
轉般倉專斗等取受錢事牌其速與區處某照得近
準使牌令契勘總所網稍通攤倉衆取受市例錢已
即契勘面申訖今準使牌備省劄坐總所元申行下
與先來已契勘專理一同再奉台判令某區處速申
區處二字在某何敢僭越使某謂此錢不當監理欺
於劄已獲局行道之人亦知



提領以來失於立定程式以致今日紛紛已連具申明及嚴行禁戢期絕方來之弊豈敢今日反先自取縱容之嫌使某謂此錢可以監理歟則倉聚皆是百姓執役正圖口食撥斛者得撥斛之錢用款者得用款之錢數籌抄轉者得數籌抄轉之錢情願交加事固霍募若以為賦則牛呂城脚船脚夫平生蕪運米以謀食者比之可誅矣况數踏百家事經年歲當時未必能了口食今日豈復可以追理若以抵欠是徒誤官某切詳此事三數 聖朝立法忠厚纖悉備具在士大夫奉行如何爾綱梢將運米先支水脚綱梢已運米又與耗米說不幸風水損壞船隻亦與從公理當此朝廷清明從公行此三者網欠之事思過半矣今來運米者總所之吏欠米者總所之吏利害相傷安知措手徒幸官自之吏易匿其首尾而不言不陳理豁之事反為擁賴之詞徒冀遷延少寬追逮此亦何足與區處者區區之見如此所合同申取旨使臺裁酌施行

回申提刑司備省劄令為總所監錢狀

甲子春

準使牒備準省湖行下據總領所申乞監轉版倉衆約還元受過綱梢交米錢事其詳在



惟謹但官司監錢須得詞主出官押定邊付人與受財人三面對定責伏方可監理今攤錢之人見係本司準朝省追解想已到司乞賜就問的實却與從公區處在某無緣可以憑空監錢須至供申者

申乞給放倉衆事例錢狀

照會其近準使陳契勘總所網吏攤頓倉衆受過交米事例錢甚因念今後總所取到公田米在本司有當頓爲區處者蓋倉衆無非百姓執役正圖口食必有以立其贍養之方然後可以絕其乞取之弊近聞倉官已曾申明未準行下所合申審取自指揮施行

再申事例錢狀

照對轉般倉莫善於本司之提領亦莫難於本司之提領此倉元置總所然總所之米者也久而不能無移兌之弊繼屬發運司然發運司之米者也久而不能無通融之弊本司所持者三尺法也之收不自我來之支亦不自我一以至公檢覈弊倖提領轉般倉忱莫善於本司矣然發運司豈易於檢者哉運莫者船稍交米者倉斗皆游手謀食世所指爲無賴之人有以贍養之尚不能防其私自乞取無厭之弊况贍養之未必能給者乎倉之屬總領所其事已久不可復知若爲發運司提領之

此皆運米一綱計一萬石每綱給錢七百五十貫
船稍又以水脚錢雇其般量亦同官錢之數兩項共
計一千五百貫以俵倉衆交量掃撥抄轉數者凡
數百人自屬本司此錢無所從來本司祇領之初又
失於講求子細倉與無以贖養遂於前日發運司之
例私自受錢於江西吏之手未幾總領所鎮江節制
司各取運江西米倉衆又仰給於兩司押綱頭之
手求食消於當年禍患發於今日總所吏人恐欠折
之及身則責舡戶攤賴之詞致申朝省以擬綱欠鎮
江節制司止督綱戶納欠則前日以錢交米者聞有
兇暴計出無聊私自取償甚至擄截倉身行兇搶取
家計食饒紛紛若此提領謂何豈非甚難之事哉往
事姑未暇言新米若何處分今省劄催督已經三月
總所取運須有到倉將使倉衆家食而官幹不受分
支在情歟不獨世無此理彼皆嗷嗷待哺之窮民何
辭以禁之將使船戶出錢以交米歟不獨彼無此錢
是又聞其計囑容私之門何策以防之拖照本倉所
行下明該每石帶米二升五合爲運米到倉折費
朝省洞燭幽隱贖養倉衆必於此在條具纖悉區處
明使下之人有所遵守實受委官司事督有承



千各量地畝倉裏之分俵若干各隨君分不獨
人各得其養實仁人之用心而程式既定犇倖可
革以善軍餉以省刑罰亦智者之事也不然則運米
將到明文未下倉裏或仍前接准情事例而細稍指
爲乞取以論訴或網稍自令交量倉裏無以贖養各
自逃散致搭閘官米皆不免爲本同之累所合乘其
米之未至連賜區區施行

申乞支撥米見庶民倉

照對某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曾申本司大略謂轉
般倉新修公田租米新制以新倉收租其充公之事

並合一新乞賜便申朝省施行聞至今未蒙核申今
幸建臺方新所合再申開具下項

一修倉必須先空其教去年元申時尚有二十一教
宿米自後節支發各其興工外見今尚有一
十四教有米椿積未可修動乞速賜書數科撥
令教跟空淨一體及時修整

一契勘本司自景定二年十一月內准省劄同提領
此倉元登承發運司見管在倉米六百四十五
石七斗九升九合八勺八抄四撮自當時本司
提領以來截止今年景定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總管之共計江西帥漕兩司併和羅鍾江庠諸
項舊米一百一十一萬八千一百五十一石二
斗一升三合五勺八抄四撮共支過九十七萬
九百一十三石四斗三升二合二勺八抄四撮
內除淮東總所認搭米四千五百八十七石八
斗七升五合外合見管一十四萬二千六百四
十九石九斗六合三勺竊思在法倉米椿積經
月以上每石許豁耗米三釐但倉場積弊利於
糊塗不曾逐教支絕隨時申數其在發運司提
領之日既以手濯手運子母一家間有耗折不
及三釐者例欲核豁以為盈餘不與計見分曉
及自本司同提領以來又不知倉場首尾較長
不及馬腹不過就用倉場申上之數亦無從計
見分曉今幸修倉之便舊米顆一粒須用支
絕合與逐教討見耗折實數多遂少依實理
豁其勢度不至耗及三釐自此一番清徹之後
公田不入倉重新起頭候逐教又絕即時申有
無耗折多少實數永免倉場前後套雜之弊
倉天地字兩放見有地板亦漸損壞蓋元初諸
教無不製為地今亦間有闕憾地板之七又



乘時爛版有者照得倉穀若有此移就可免
此氣焚壞米粒又可免逐時收買觀礮此事於
倉穀最為急務鎮江府江下多有客船折船板
出賣若就買鋪礮亦儘省事但慮當初計料官
此項不入料帳元科之錢恐買辦不敷乞速申
明此係元申如此近又收捨得本倉拆下舊板
木植雖已不可為柱若弃短取長解關為板亦
足添用併乞申明行下元委官鎮江府斟酌措
置施行

一本倉正坐鎮江府西北隅瀕於大江人煙絕少去

夏曾有盜入倉幸而發覺免致疎虞該問老吏
舊來亦屬曾被盜除本倉人眾守宿外元蒙朝
省割鎮江府都統司於諸軍輪差撥兵士二十
名防護總緝以壯警備近年以來因循不差乞
申朝廷仍舊刻下差撥而本司乃止牒鎮江府
照得都統司之兵既非鎮江府可差而本司之
牒又未嘗據鎮江府承准竟成具文稽閣數月
今年三月初七夜又有盜踰牆而入是守宿斗
級等覺發喊趕去夫官倉而有竊盜數數窺
之凡豈細事來欲望速申乞從久判乃割都



續司差撥整營庶絕後虞

倉後三面皆甘露港繞之舊來糧運自泚達滙通
徹無礙自十餘年前拆去閘板潮水積淤遂成
膠舟官司不知後還開板及併去其閘移置上
河內閘裏無用之地名曰拷棹閘自此甘露港
愈塞制司運米必須半擔出數里外久淹重費
又舡隻無所稍泊屢為風濤損壞其去夏到官
首陳十說言學米司申省劄下所屬開濬而本
府舊官撫察不行其又陳兩閘利害緩急對列
申明而前政擬刑去官今年二月十五日風雨

會壞江陰軍公田米三船此皆無泥消船之故
兼盜賊跨越窺覷亦正因港塞無水舍不檢照
其前此兩申併為申明施行兩里之港工費不
多朝廷為軍餉大事必不較此小費若許料撥
則所屬官司夫無不銳於任責之理併乞詳酌
施行

甲乞支米須給省劄狀

照對本倉久例必有省劄方可支米近來間有只據
總所轉劄雖是所付本倉省劄偶然未到但恐因循
不到本倉本倉無憑出給或令倉官未見省



支有妨軍營或總所他時急倉米而
名司管不敢申索其本三者皆屬利害乞賜申明
應二科撥應副制總兩司等處糧米並將本倉原額
與科額同時發卡或總所轉割徑可理為執照亦須
明降指揮以憑遵守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七十二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 七十三

申明四

第三任分司嶺江條陳轉般倉事下

辭提刑司發到省割陞差提領所幹官狀

于五月

今月一十六日準奉司發下省割一道備奉司元申
以遙領轉般倉非便乞從省所別差京官分司蒙公
朝止就差其管幹而未蒙明該仍屬本司同提領為
之聞命震驚查本司之所申者期於得實與朝之所
行者重於效作期於得實者上之忠



支有妨軍營或總所他時急倉米而
名司管不敢申索其本三者皆屬利害乞賜申明
應一科撥應副制總兩司等處糧米並將本倉原額
與科額同時發卡或總所轉割徑可理為執照亦須
明降指揮以憑遵守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七十二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 七十三

申明四

第三任分司嶺江條陳轉般倉事下

辭提刑司發到省割陞差提領所幹官狀

于五月

今月一十六日準奉司發下省割一道備奉司元申
以遙領轉般倉非便乞從省所別差京官分司蒙公
朝止就差其管幹而未蒙明該仍屬本司同提領為
之聞命震驚查本司之所申者期於得實公朝之所
行者重於效作期於得實者上之忠



有聖君之至仁而共惴惴之私且謂公動

宜別差官未差官而暫以其承乏則宜且屬本司然
此猶以一身之誼言之也抑猶有公事之利害在遽
言之則爲憚終不言則爲隱備之罪止於一身而隱
之弊關乎軍國敢庶幾待罪而言之竊許公事之利
害有三其一曰本司仍同提領而分司仍屬本司同
此倉可保其無弊其二曰本司不同提領而分司別
自差官則弊在十年之後其三曰鎮江自置同提領
而就以兼提刑司舊屬官爲之則弊在目前弊改本
倉初屬總領所繼屬發運司皆以干預出納久而不
能無弊逮至政屬提刑司始以風憲之權階予以防
出納通變至此而已極檢梏至此而已情所未便者
獨有相去陽臺之患尚如本司元申之說然使分委
得人常能以使長之心爲心則隔千里可同對面處
僻遠如其親臨則亦何遙領之足慮且遙領之弊不
過不能盡革倉吏之奸耳正使司存切近吏奸亦焉
能盡革而司存不預出納本司清淨無弊則遙領之
爲利也大矣其所謂可保其無弊者此也其或不隸
本司而別差資望已重之官則官稱屬於省所職事
可以專達寄司之地非不一時文谷以用



倉狹不一時懷息以聽命然日引月長人性
司既不得而檢扼朝省又未免於隔遠吏祿薄書之
費萬一有取於倉教毫髮之贏則流弊難防初意漫
失其所謂弊在十年之後者此也某山林鄙人率而
信直口尚不曾問家事身亦安能防吏奸承乏此來
偶逃曠職正以仰藉本司之威重不過奉行本司之
文書豈非畏孤正畏虎耳今若使某一旦自以同提
領爲稱則向也以監司而同提領今也以監司舊屬
官而同提領向也近屬於監司緩急猶易於上達今
也遠屬於朝省申請不可以立應是將以重之適以
輕之矣且其屬本司也倉官有舉有刺今選人而同
提領舉刺其將安屬乎其屬本司也分司有史有祿
今小官自爲司存吏祿其將安仰乎兼本司之同提
領也不惟督倉場亦且督綱運倉場雖在鎮江而綱
運遠自吳門此事又將誰屬曾請九品青衫之文移
而可動吳門之會府乎力小任重運掉無策其所謂
弊在目前者此也區區欲望台慈特賜備申乞從公
朝就其見行略加裁酌必欲稍重其權或許容本司
選辟京官一員爲分司提管則上不失公朝重於改
作之至二下不失本司期於得實之至忠



公私兩便其繼以倍越得罪重薄不刑罰力不
一道委實不敢抵受謹用繳納見到其無任皇恐俯
伏俟命之至

申省控辭改差充官田所幹辦公事省劄狀

近者恭準省劄備坐指揮以朝廷買公田正欲免和
羅之擾而州縣准公租又反効和羅之擾急於革弊
分遣幹官既令革兼管於三郡又令其條具於一日
有以仰見聖朝勤恤民隱至深至切疏別弊源不極
不止爲之感激思奮詢訪屢日乃知三郡之規模已
成公田之關係甚大其間尚有餘弊是以州縣不能
無據其弊若除其擾自息

無據其弊若除其擾自息

增創不必增創而創之反以滋他日之擾政借陳之
夫人戶置田比近高或不免故弊官司置田諸郡豈
能遽就條理朝廷知其然兩年以來日夜講究惟恐
一事之未得其實則一毫之有擾於民然皆朝廷自
察其隱徽州縣未嘗明申其利害故今日見行之事
雖已得其三而未及講行之事尚猶有其二如佃主
則使之相離如苗稅則爲之理豁如疏濬則諭之整
換九民三者皆朝廷今日之所見行惟是浙右之地
濱江皆山如鎮江江陰及常州之晉陵武進皆江南



東墪麻墪起地確而多乾故鎮江江陰從來不存和
糴之數常州畝數雖與蘇秀略等而和糴則半之正
以其風俗稍愆期即種蕎麥苴粟不足充軍餉故
也去歲置田之初適值中夏缺雨某去歲六月十七
日被提刑司檄至金壇縣問獄事自洪塘堰無水至
縣五十二里尚多未種之田自六月被檄後至八月
二十日監凌犇牛河往來常州境上兩岸所見止種
苴麥則此等所買公田不能盡出租米可知矣刑部
若以實聞朝廷必為減放催其所有何至於擾害何
恐妨公租反為掩覆賢者雖受其訟旱之狀而不申
甚者至焚其訟旱之狀而不恤或末嘗種田而令納
租或本非種稻而令納米催而至擾其勢則然此州
縣不曾申聞而朝廷講行之所未及者一也此事則
鎮江等三郡之所同又其公田本為軍糧例軍糧例
是糴米民間問管軍指揮就此陵別撥一項解發行
在春糴為白粥賒因而計其春所之數於本色發行
轉般倉供軍之米亦令每石增納一斗八升謂之折
糴是於元額幾十增其二矣夫不全熟而便之全納
既已甚難計納數而又復加二此豈可強催而至擾
亦勢使然此州縣不曾申聞而朝廷講行之所未及



之二也此事則常州一郡之所獨全者考其始
會前件速降指揮今後間過水旱年分應有管官田
並照民田一體從寬減放不許強抑全納反將常州
一郡照諸郡體例止納元額糧米不許抑令折楚則
爲王民種官田納官租自然如期而足上下相安如
鄰佃佃戶之於田業部主矣州縣吏胥雖欲爲擾宜
可得哉故某因俗謂州縣之弊不在擾民而在於不
能達民隱今日之救弊但當達民隱而不當輕於置
分司民隱不達弊根未除州縣已擾又增分司其爲
擾也不致多乎蓋自來諸司之文移法必經州縣百
姓生長之凡聞亦惟知有此弊昔唐明皇御樓觀者
填隘能止之者惟一縣丞我 真宗東封百姓雜遝
能揮之者惟一縣尉夫以百官六軍之所不能過而
丞尉能過之事不經州縣事其有可行者乎既而免
經州縣而又創分司以督州縣則分列曹案不過陰
受計囑以寬期限分遣走卒不過公肆誅求以爲展
再宜徒無益害且甚甚議者乃以九江茶鹽分司爲
比不知茶鹽之有分司不過坐守一律以待四方商
賈之自至鎮江若創分司是將偏走三郡以趣諸莊
租米之必來茶鹽乃無日不生之利尚貴時至常足



以給司存之費租米乃一歲一有之利百姓良苦尚
何以飽吏卒之欲鎮江若割分司三郡之莊官佃戶
自此無寧日而公田之利祇見其害矣其實不敢以
一身目前之計遂貽公事無窮之累所合具申乞賜
於察使公田之弊盡除而州縣之擾自絕米吾之來
不過聽司右者自爲收之實三郡莫大之達須至具
申者

辭省劄備他官條具令遵守狀

照會共六月二十九日申時遞中恭准省劄備坐董
提幹方提幹連銜條劃公田事件劄具照應遵守某
照得此係各官各職之事也鎮江等三郡非他郡比
但常董三郡公田之弊不當置鎮江分司之官已於
今月二十三日回申說今來劄不事理於某無預所
合具申

辭省劄令就常州置司狀

照得今月十二日元准省劄之初以未知各郡事體
容到各郡體訪至十五日脚氣發作不可親行遂加
採問見得三郡之事非他郡比但常董弊使人戶自
與州縣相安不可劄官使州縣吏添分司撥擾重關
民命難徇身誨已瀝血沈備見公積於今月二十三



日申發訖今來所准置司常州指揮蓋在其前件申
明未到之前所合具申尚書省乞賜指揮檢照某二
十三日所申事理施行所有此處三郡分司委難創
置使其置於常州亦猶置於鎮江無益有損其弊則
一不敢不以實聞

辨省割發下官田所鑄銅印及人吏狀

照對某七月初二日准省割差人吏黃印記令某日
下置司管幹公田事某昨準元降指揮之初未知因
依所以未敢倉猝遽言繼後逐一體訪見得置田養
軍自是當今之良策實田得實安有難催之租米官
買田而租難情事惟必有當詳察者矣以其所見
江陰及常州之晉陵武進皆是沿江一帶高墾磽
土所種多係蕎麥世粟當時被差之官不能仰體朝
廷美意據實申明又不與之斟酌地里土產據數收
買方且欺罔檢合虛張多數以高地而為良田以苴
麥而為租米以所產三斗五斗而為八斗一石去歲
旱乾三郡為甚恐妨公租又後掩覆甚至焚其訴早
之狀五百紙而設長枷六具大榜州門以脅之他如
常州多種苴麥或紅尖小米其俗以白米為難得而
非白米不可以納官故州縣人吏置買之時勒令改

說白米白米者白色之米非春白之米也自古及今
通天之下何嘗以春白米散軍亦何嘗有以春白米
納租耶爲之官者乃復以白色爲春白抑令每石增
納折糙一斗八升又如丹陽縣至大之斗不過一百
三十合耳而已死之趙知縣乃一無賴不學之窮宗
室乘時射利賣弄百出遂繆以每斗作一百六十合
長計省斗虛裝數目不顧無窮之害姑塞一時之責
夫收買旣不靠實早歉又不受訴而反增捺虛數以
取之催而至擾夫亦何怪爲今之計不過遵達民庶
掃除給弊據其實有催之使納由有所而劄州郡由
州縣而督莊官鄉舉自張米可立辦奈何無一人肯
以實告直至上勤廟堂自爲體訪知其有擾秀隴地
遣官耶嚮使公朝非切切民隱明自達聰則州縣官
養成病根雖一旦潰裂而莫審不知朝廷何負於士
大夫而士大夫之負國乃如此乎然其不佞竊謂知
其擾而革弊可也知其擾而創官不可也其每見天
下之官無如分司之擾甚焉縣之吏卒犯法人戶可以
訴之州州之吏卒犯法人戶可以訴之監司惟處分
司獨無忌憚聽少無稽視爲漏數其始雖不過十數
輩公差之人其後終不免添至百數輩家人之屬此



事在在而然實亦勢使之然夫單夫獨漢州縣必不相長成羣鼓吹小人方可作威所隸既非一處所遣又非一人枝節生聞自然煩擾其於公事畧無所益宜旄無益害又甚焉蓋源村僻港旣非外州吏卒之所識而外州吏卒亦非村民百姓之所識不過坐守州縣以督期限需索錢酒以歸養庸私囊有一分之實則公事受一分之虧移掩較急不過此數事有必然人所共曉公田之弊已如此而可長增分司以弊之乎某己未冬作尉吳門孫漫舉差訪鹽場利病親見華亭分司之害乞申朝廷省罷去年有李健使領兩浙鹽革之初首欲差某爲分司某寧欲困族鄰三月而不就豈有今日反爲分司之關山身自言之而身自言之者惟有訪求民瘼納忠盡朝已漚血枕先具公牘乞賜明降檄揮滅放今後三郡水旱及放免常州一郡折糴虛數於六月二十三日申發去詔今準發下前項人吏印記委實不敢接受因有前件續聞之弊併用盡言以聞伏望公朝念賈田供軍之本善察倉管俗吏之蔽欺哀閭閻疾苦之莫伸遠賜革弊以全大利不勝民命國脉之幸某小吏措越無任皇懼俯伏稽顙待罪之至

辨提領所帖令就常州置司狀

照對某七月初五日準提領田事所帖令某於常州置分司其竊見此事但當革三郡公田之弊不可創銀江分司之官分司之官若創則公田之弊滋甚縱使改置於常州亦猶創置於鎮江有損無益其弊則等已洋利害兩申朝省其一發於六月二十三日其二發於七月初二日如蒙察察特見施行此朝廷之至仁三郡之大幸如莫言微不能感動惟有庸蕘待罪豈敢苟誤國事兼某每見天下之官無知分司之擾聞慶元年冬曾申孫提舉乞申朝廷省罷華亭分

司去年春在力辭季運使分司之奏今此提刑司同提領倉事委官就倉亦名分司雖收支自有倉官奉行不過文書又立平會府之下總餉之則浮寄孤寓眇若一萍其猶恐日衍月長人情好太初意浸失流弊難防亦曾於去年六月十三日申前任孫提刑言分司係是晚創合行省去之因今年五月二十六日申今任季提刑言分司若許專運弊在十年之後其人皆在其案皆存可問而知一語不妄豈有今日公田之事路三郡八縣環千里之廣總一二百莊人戶數千之衆奉承者過方此嗷嗷乃敢有欺弊不與陳



乞更革有疾苦不與據實聲訴反於遼遼無據之地
明知其事之不可行乃創名分司身變走卒為害民
之開山者乎自今日之事兩言可決米若易催何必
分司米若難催必有其故噫之醫病亦求其受病之
源而已分司豈能自達於人戶必經州縣分司豈能
自達於州縣必遣吏卒不救其病源而創分司此公
田之烏喙也伏望台慈備申公朝速賜寢免此處分
司之官豈特三郡之宰實國事之宰國脉之宰也某
一介小吏冒犯威尊無任僭越皇懼行罪之至

申提刑司乞批書離任狀

照對某七月初七日恭奉省咨以其離免公因奉
聖旨免差某草茅妄發分宜譴斥聖朝寬大即賜矜
從某已於七月初八日早望闕謝恩託某舊領之職
未委曾不差人改替在某於義合不俛俛交代先次
批書離任須至申者

八月十四日奉
聖旨仍舊任

申提刑司修倉為經久計狀

照對轉般倉添造一新真司謂百年之盛事然官司
事任責者少正當立經久之良規蓋倉必築地鋪板
然後米可免蒸濕檢視天地字教尚有餘板是舊來
置倉無不如此昨者修蓋六十二教任事者不肯計



料地板等費全來再造一十八畝已蒙鎮江府計料
申明謂宜申乞早賜回降使其當此水凍難於用泥
之時急以工力解板鋪地此可爲倉之經久計者一
也倉可常常整漏然後板免損壞昨者鎮江府提領
此倉特置修倉司一瓦之損兩週必葺一隙之開允
露必補自淳熙造倉五六十一年間不待大興修倉之
役者此之力也自發運司提領而鎮江此司遂廢漏
兩塊土之隙浸成牆賴棟抗之大迨某去夏祿役申
請之時故可貯米者已不能三之一而遺材廢瓦仆
地消盡者滿目矣向若常常整葺亦何至大壞若此
井因而訪聞老史知鎮江修倉司姓名之尚可記者
曰湯德湯之前界曰鮑德皆以墮築兼修此倉全幸
鎮江陳知府銳於體國若從朝省創下委其無創此
司仍於官錢許歲撥錢若干爲費則倉之堅久可保
其與浮耗等此可爲倉之經久計者二也井人微位
下九事何敢僭言而費大役難官事良可愛惜職事
所係僭越以聞如無可疑乞賜申明施行

回申省劄狀 咸淳元年

照對某正月十四日恭准省劄令某常切到倉廩軍
弊倖或倉斗故爲邀阻或米色不堪支遣並與從公



區處仰一自具遵直不申共即已遵稟敢併以見行申
開鎮江等三郡初納時米色多有不好內開沙莊常
茂實一戶納粳米最爲嫩怯一盒即壞見堆在廊
未敢交納已申提刑司備申朝省聽候指揮又丹陽
舊莊官有多年陳姓米八十餘石常州李宅幹人包
到久陳紅赤小米樣稱有三十來石此兩項恐是幹
人探試賣弄爲衆力踏路遂即面諭勒令退換別米
訖丹徒徐莊官四百餘石糶碎夾雜最多朱莊官五
百餘石間有糠粃此兩項已與嚴監師擇交收及令
責狀後來不許再納此等米訖自此區處之後納戶
猶知忌憚不敢蓄以異米到倉間有不中各與前
隨即交納並無停滯亦見今日日絕早率同官下倉
米到即時審交言天白日之所照臨十手十日之所
指是米色果好倉斗安得強以爲惡米色果惡納戶
安得強以爲好既是親臨可以無弊以上係鎮江等
三郡事體如此若平江府米只據已到皆是乾源俱
莊官欲與紅戶點數止肯以元量入缸一斛出卸既
俛取於木覆椽洞缸之底又覆量於數尺地蓋席之
上以致艱難遲滯萬石成綱者十日不能上岸或繼
此諸莊輒湊則填塞壅澗豈不有誤官事此項已申



提刑司乞移文所屬官司曉諭莊官多帶親人多費
解器米到頭卸以便措運外所合并申明省照會須
至申者

申提刑司區處交米狀

照對交米之要有二一曰催繳收數二曰措置倉款
本倉自春以來常是欠米交收蓋米缸困於呂城一
垠之般剝無絲而前也數日以來米缸雜併而倉中
亦尚欠米交收蓋米缸自高湖繞出呂城垠西徑從
丹陽七里橋入河羣然而至而鎮江府所差驛兵
將以編排資次為息爭之術米缸亦各守資次動以

刀鏡相向無一和動先入也若因於司有以各分
念變通之無策事勢急迫屢具申聞路里迢遠亦即
報應速便宜權遣本廳簡級同卸運鄭路鈴驛缺陳
統制各廳簡級自倉東拷撻開至汳河十里外抄尋
已到未得入閘米缸每莊各先放十缸入閘併將河
步釘界分為二十段令其處處全時出卸十二日交
及二萬二千五百三十二石一斗三升十二日天明
嘗有徵兩亦交收二萬四千五百九十六升自今過
晴更可日增則催糧收數已可無慮矣所慮者却在
倉放本倉元修六十二墩皆已充滿續起十八墩僅



有麗水列張四救是去冬築立橋脚可備目下應救
纔收即支之用其餘皆是見行築壩四圍上下無不
蒸濕縱是畢工斷斷不可安米總所比倉聞曾請借
救服些少本倉曾申總所取會未據帖報某亦曾蒙
使牒委令踏逐繼具回申乞節下鎮江府踏逐有無
公私空閑屋宇亦未準行下此外只有支去一救則
可收一救近來制總諸司兩淮諸郡支米者却漸陸
續所委官亦無不盡心但圍布袋不多船隻不繼所
支終亦不及所收之數如今月十二日支者一萬八
百石十二日支者八千石而已何緣便得一日可有

二三萬石空救以應本倉總收數目所合具申乞即
賜備申朝有速作區區行下以憑交收湏至申者

申填刑司自劾乞去狀

照對不能者止聖有明訓自劾去官古有成法粵從
世俗苟賤知爲身計而不知爲公家計龜勉竊祿因
循設事直待執法之官彈擊方去則事已無及所誤
多矣其謹自按去氣弱才疎力薄任重公租米舡隻
擁併轉般倉救賑充斥措置無策申明不早以致人
言沸騰朝省行不至謂訪聞實解盛災多量盜用此
事雖未見實跡分幹雖不預交收聖朝寬大雖止從



行下禁戒未遽見之施行但盜之一字豈士大夫之所宜蒙况轉般倉關係軍餉甚大萬一官果爲盜其於虧誤國事天豈小小此而不汰如後患何區區欲望台慈體念國事之公毋卹爲吏之私特賜敷奏公朝及備申諫院御史臺速將去罷官或與鑄降爲小官誤事貪祿不去者之戒別選材能以辦轉般倉軍餉大計不勝國事之幸須至白劾中聞者

第四任行在點檢所檢察

申京尹洪尚書覆帖

某趨承日久感恩甚深所不敢頌而覺讀者退安愚分爾今事有關於官府而言偶聞於此誠恐如計必崇聽之所已知然亦不敢不以告頃者天府住免應允米局市井間散聲如雷元價每斗二貫八百兩日間即減至二貫人莫不以爲此住免米局之效近兩日俄又增至二貫六角其間之頗繁墨加詢訪皆云米局雖住而局吏仍點缸取樣因而陰用私計稍約米鋪羅數米數稍多即排抑不容入糶仍如未嘗住局之時米客聞風又不敢嚮此米價所以復增德區區愚慮切恐並緣爲奸之徒反因此歸罪於住局而有復置之請欲望速與體訪果如所聞即併免點



紅取樣之類一切聽從民便大榜欄頭昭示意向以
勸來者明公以平齋先生之正傳佳蹟入座再尹鄉
邦已幸光前絕後切須於米局事極意照料俾無貽
憾其不勝拳拳伏乞台照

咸淳三年丁卯
十月初四日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七十三終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七十四

申明五

第五任史館檢閱

繳申慈湖壽張行實狀

咸淳四年五月一日

照對其近因分修附傳竊聞先皇帝朝羣臣法合
立傳者三百餘家今其行實錄誌已到史館可憑修
附者纔數十家緣州縣間從來視此等爲閑慢收索
不應事勢則然其妄意若在局官冬於鄉里自行訪
求先賢事迹繳赴史館庶幾徑而易集亦足少裨今
日史事之成其鄉之先賢有慈湖先生閣學揚公諱



紅取樣之意一切聽從民便大榜欄頭昭示意向以
勸來者明公以平齋先生之正傳佳蹟入座再尹鄉
邦已幸光前絕後切須於米局事極意照料俾無貽
憾其不勝拳拳伏乞台照

咸淳三年丁卯
十月初四日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七十三終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七十四

申明五

第五任史館檢閱

繳申慈湖壽張行實狀

咸淳四年五月一日

照對其近因分修附傳竊聞先皇帝朝羣臣法合
立傳者三百餘家今其行實錄誌已到史館可憑修
附者纔數十家緣州縣間從來視此等爲閑慢收索
不應事勢則然其妄意若在局官冬於鄉里自行訪
求先賢事迹繳赴史館庶幾徑而易集亦足少裨今
日史事之成其鄉之先賢有慈湖先生閣學揚公諱



簡書張先生侍郎張公諱處慈湖為時儒宗壽張亦
文行表表皆 先皇帝朝名法從皆足垂示將來法
合立傳及有吳公從龍紹定四年逆全之變提孤軍
為先鋒策應轉戰無前賊盜兵圍之數重不幸所乘
馬中流矢遂為賊擒賊載其名旗使偽稱援兵給秦
州聞城從龍至城下大呼曰建康右軍統制吳從龍
馬傷被執非降賊者揚州初不破泰州可死守賊不
勝忿怒刃交下猶罵賊不絕口竟寸斃以死 先皇
帝矜之詔為立廟官其後方逆全獨據時維揚閉守
未知為計但給得泰州城一開即賊之窟穴多而揚
州孤軍未可知後昔以容巖義以一死為國忠諫視
解揚事殆過之又非尋常死節比若不為之立傳何
以勸臣子之節其生晚雖不及登三君子之門而聞
風興起公議所在有不容遏謹於鄉里訪先求到慈
湖封志一軸壽張行狀一冊具統制子孫夫知所在
先錄到淳祐十年應家政陳請張龍節子一本見到
又聞有觀文趙公彥迪之子致夫世傳清德 先皇
帝初年西山真公德秀嘗薦其為廉吏第一亦未知
曾不附傳所合具申乞賜台判送館先將見至志狀
委香修成附傳附入 理宗實錄其致夫事併下契



勘以爲授訪須至申者

第六任添差通判廣德軍

榜放縣吏日納白糧錢申乞省罷添倅聽狀
照對官事不攝聖人以爲非僉設官分職朝廷無非
爲民若負外置官無補民事而又害之爲之官者因
循苟祿不自申明以求省罷則朝廷隔遠而不及知
州郡避嫌而不欲言其爲民害何時而已廣德一軍
舊止一縣與浙西之江陰事同一體江陰有守無倅
本軍有守有倅矣而又晚初添倅其初受此關亦竊
意江東一路之極處必有事會須分發者及其到官

此有舊來正伴廳并契一司日昨形添倅廳而分以

屬之是旣異於聖人官事不攝之戒矣若止優游竊
祿所媿猶不過素餐亦未至於甚病民也惟是置一
司存不惟添一行官吏廩祿亦且增無限日生費用
窮夫小民豈有遽慮托庇猶且百費隨生况以倅廳
爲名者乎本廳費用如網解遣人如諸司繳匣如迎
新送使地里口券國忌行香之有五更燈燭院子茶
酒司之有逐日油炭與夫筆墨紙扎印報承受茶湯
厨傳過客湏索九費不可悉數而考其費用之所仰
僅有契紙分數紙每紙五十文月可積三五貫官會



其餘收給乃分引日監縣吏使之以白撰公事錢供給名曰辨什物錢竊謂此雖名不及民而害民莫此為甚矣蓋凡官司之錢無一不出於民明取於民者是為料數其害猶小不明取於民而取之吏者是為推剝其害極大每見縣吏之錢全出於推獄之手榜掠人肌膚破壞人家業然後僅得之分文以上皆是冤痛此正官司所當時時禁戢安有為官反與日日分贓豈惟分之是又倡之使之藉為話柄肆行無忌此何等弊例而可襲之況此廣德斗壘地瘠民貧豈堪添此無端推剝是雖事有至急官不可廢以此供使指當以國況可藉以扶立晚朝無用之員外官乎

平日到官以來更日呈例望縣汗下此事既決不可行力費又他無可出技本塞源永絕後災惟有申明徑行者罷將牙契一司併歸正倅則官省事省其為利益不但免取縣吏供應一事而已欲望台慈察貧貧之無益有損防吏奸之扶官害民請申朝省乞檢照嘉泰間已經省罷指揮將添差通判聽仍前省罷永不再置不勝本軍公私之幸須至申者

回申本軍撥練窠名狀

今月十九日伏準使牒備奉台判以其勝放舊例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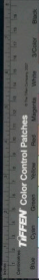
監縣吏祗辦錢知本廳已絕無公支之費特撥在城
地錢張恩鄉役錢兩項以充本廳公用仰感矜存之
盛心所合拜命唯謹但某區區本心正以廣德文壘
無煩添俸縣吏供億適成擾民故欲拔本塞源徑從
申明省罷庶亦併可上寬使軍之冗費耳茲若撥下
窠名具文重爲使軍之費也郡計又潤正圖少寬而
反增重焉其將何安兼恐一窠名必有一支用孔孔
着實必無空閑未知前項所收在使軍元準何用今
將何以充之而可移撥軍同一家痾痒相關上既恤
下下不可以不體上所有前件撥請未敢祇受頃至
申者

再章社倉事宜申省狀

照對本軍昨因嘉熙庚子之歉康知軍初徵朱文公
法初置社倉春貸秋斂以惠百姓是二年曾準戶
部椿留不貸不斂者五年至咸淳二年常知軍慮歲
久穀壞始申朝省再行貸斂且與免息一年咸淳三
年陳提舉行部知社倉法壞日久專委兩通判任責
而知軍時提其綱本軍方當討理未定之初又與免
息一年夫社倉之設正以爲民當五年不貸之時宜
人情之久鬱及兩年免息之日宜人情之甚融及今



驗之人情乃有大不然者。六兩縣十四鄉之民無不相
率赴愬乞免貸歛。至謂雖不取息亦須增納。必罷社
倉方獲無事。其等不勝驚怪。核意者。歛乃知借貸之
息。輕而水旱之備。法固未有善於文公之社倉者
也。聰掌之人非而變通之法。踈弊亦未有甚於本軍
之社倉者也。蓋康知軍救民之心。雖即朱文公救民
之心。而窮於力之不迨。局於勢之難行。未得盡如文
公善後之計者。其要有三。變而通之。正在後之人耳。
文公以五天一區之地。而得建寧天府六百斛之粟。故
不必取息增多。但使願貸者出息十二。備耗而已。康
知軍以小縣荒歲一時之力。而欲廣為千里。將來無
窮之惠。故志在日久。增多必使盡數均貸。且令計息
未足。縣官不許批書。於是奉行者不待其願貸。類追
迫而使之貸矣。是窮於力之不迨。未能盡如文公善
後之計者。一也。文公與劉君如愚自相率而救其鄉
之人。初不係官府倡率。使然之事。故不至於出納輕
重。康知軍正因巨室倍稱取息之虐。遂易以社倉十
分。取二之廉。及其所使主倉之上。戶即前日倍稱取
息之舊人。為善不出於本心。臨財寧免於故態。於是
陽借貸歛濟人之權。坐肆為富不仁之術矣。是局於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勢之難行不得盡如文公言後之計者二也惟其力
之不迫而志在增數故借貸多不出於小民之情願
惟其勢之不行而權寄非人故弊制反折而歸巨室
之不仁以巨室之不仁以小民之不願又擊以官司
之勢而塞其赴愬之路此初意雖本於文公之社稷
而流弊幾類於荆公之青苗勢有必然事無足怪雖
康知軍申明之初朝省回降指揮已預憂異日反爲
閭閻之害雖康知軍規約之序各已預言法又且弊
他日人存政舉之難乎其入況今日乎故曰變而通
之是在後之人耳今即衆編之詞而披其當革之弊
如夏首捐備足則有旗孝一都沈子真等稱逃亡五
十三戶積欠穀五千八百四十斤盡抑令代納之語爲
下三都者四五等稱祖父充貸夏孫不得脫免甚至
孤寡亦不得免焉之訴此弊之不可不革者也如同甲
袍逃亡則有永岳十八都倪五四等稱逃亡並要甲
內填還鄉民枉被逼勒之訴桐內一都會千七等稱
逃亡戶貸穀穀不出倉只就倉展息息上又生息展轉
抑陪之訴此弊之不可不革者也如縣官自十月至
二月逐月照約下鄉到署縣官規避干般索而轉改武
官則有清壇社吳百七等稱供需官負之訴延德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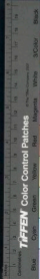


高大發等稱被取贖查穀之訐又有武上都張公是
等稱見任官急欲回司只取倉職虛申一狀故倉職
有折錢入已及穀不入倉之訐此弊之不可不革者
也始慮官司之難於徧察於是各鄉止置一倉今則
地里迢遙資次積壓其拘之使貧也守候輒數日而
歛也亦如之故有訐貸本僅了搬擔暴反而所納乃
白陪者始慮倉職之爲奸欺於是諸倉各定一秤今
則出入各秤高下異手其貸而給穀也十僅得七八
而歛也反倍之故有訐所出不足以了陪納又復取
之私債者始慮舊穀之易沒東作之無助於是方春
即貸而歛以秋今則逃亡輒數門閉過密其貸多稀
秋熟特一時藉以規取贏餘甚至穀貴贖錢待秋熟
而後低價折付反墮即取其倍稱之穀故有訐破家
蕩產子孫受害只得逃移以避社倉之苦者其始穀
本每鄉僅五百擔今積其利息間已近六七倍而支
費耗折之數不預焉窮鄉何以均此歲增之數其始
出貨每戶不過四五十斤今強其必貸率不下六七
倍而倉職苛取地盤穀之數不豫焉窮民何以出此
歲增之息於是訐社倉一年富於一年鄉民一年窮
於一年者有之訐社倉本欲利民今反至於害民者



有之誣社倉皆是鄉民運聚之息顆粒不曾散還鄉
民而聲冤者有之且聞此等欲懲之情其來已非一
日之積久在此縣提督之職前此亦多親聞其言惟
是法源於文公而事本以救民恐更革之未成已謗
議之先及人莫敢嚮弊以自深某等相與竊伏思念
至於積月累日竊謂雖自昔聖賢未有久而不弊之
法法至於弊亦未有不可起而救之之理法出於黃
帝堯舜尚須通變法出於三代盛時猶必損益安有
謂法出於儒先忍於坐視其弊而不救者是亦豈儒
先立法之本心哉顧惟此事百姓誣罷社倉之說雖
不可行若倉職漸為百姓之害豈容不革但初法固

難更革尤難法愈更而愈密則弊愈久而愈深正如
朱文公有言天下事本不難為但恐做時不比說時
人心不比我心今若更革望其能久正恐後之負公
亦猶今之負昔爾縣四十鄉之間安得人人常知庫
知軍之用心哉惟有簡便或可少紓蓋穀已多矣不
必更求增息弊已極矣不容盡倚倉官凡遇成熟並
與在貸予以從人之闔詞之請偶遇水旱減息出貸
予以未存康知軍救民之法舊倉職並與改替舊來
州縣官吏有關倉事者並免干預別請近地紳商充



局官成熟年分彼此相忘准遇水旱則從本軍徑請
局官及時下鄉監倉職照官秤公平出貸並聽入戶
情願不必盡數均數少需秋成斂穀仍即封閉如故
此其更革之大綱也舊規取息并支遣耗折共收二
分二釐今共止量收一分謂如穀本一百斤舊年
年收二十二斤今止出貸
之年收
一十斤內以三釐充局官到倉轎夫及貸斂職掌者
色雜費內七釐以備坐倉耗折每年一許餘耗一釐
餘至五釐而止謂如穀坐倉一百斤
一年計餘耗一斤其出貸年分不
在餘耗之數舊規倉之副職經兩貸兩斂而升正又
經兩貸兩斂而替今既不每年常貸更不拘貸斂次
數仍以二年爲例二年升正管經斂散即與改替新
舊交承周而復始以防日久生弊且得更休舊規官
差兵士右鄉名坐倉者卽級歲又擾入倉職間亦藉以
立威鄉落令並免差遇貸斂年分聽於支遣穀內總
行從便短程使喚舊規倉職有事在申官司今止許
申寄居局官聽從便宜區處有合從官司施行者須
寄居局官申明此其更革之節目也本軍除已逐一
施行外所合照康知軍翔立舊例備申朝省并撰舉
常平司照應併錄入戶令來詞許繳申照應須至申
聞者



更革社倉公移

照對本軍昨經嘉熙庚子大歉賴康知軍賑救民獲
更生疎知軍荒政結局又極力措置每鄉設本五百
橋設朱文公社倉法歲貸收息以漸增添為將來萬
一水旱之備慮及無窮慮同父母世世吏民宜共扶
植柰何創始之艱難繼者易怠凶荒之苦愆樂歲易
忘以至日久弊生利反成害官司督促倉職但欲取
足本息而不知倉職之並緣擾民倉職陰剝小民但
期倍稱取息而不恤小民之痛苦無告甲內逃亡隣
保均催逃亡穀本坐倉展息於是小民畏貸穀甚於

畏科數而貧者竟保空而流士上戶避倉職甚於避
差役而黠者反攘之以侵蠹其他枝節不可勝言去
歲之冬方當檢照規約預行覈實各貸人戶忽據鄉
民羣訴並乞免行貸斂甚至以為社倉不除皆當逃
避他郡此雖鄉民被擾一時忿激之言然其情亦可
知矣聞之使人驚惻即已斟酌事宜量為通變常年
並免貸斂以順鄉民哀訴之情荒年減息出貸以存
康知軍仁民之政舊規息數支遣假耗銀共收二分
二釐今權收一分充耗請支遣將
來免併與往免向來官司吏卒之擾而請委賢寄居
為局官以鄉官自救鄉民如朱文公創立社倉本法



通變大要不出此三者除已備申高書省及提舉常
平使司照會去訖其餘合行事件分牒關報合屬去
處外所合備榜曉諭今開具下項

一社倉之不免於弊者正因取息而倉職得以並
緣耳契勘倉職先來有解到人戶折納穀錢
見寄留常平庫今將上項寄庫錢就近城置
買水田委局官歲收租利為扶助九鄉社倉
之基本應社倉規約內元收耗穀支遺穀向
後並將所收田租代充使人戶貸其一斤只飲一
斤更不增收顆粒所有近者申省權收一分
之說緣此時未議置固不得不開此項今出貸
未有年分未滿支遺算計將來出貸年分支遺
及在倉每年合豁耗折數亦非多買田纔成併
可住免續申照應

一社倉之不免於取息者又因欲積濟使多以備水
旱耳今除前項近城置田貸息外更將各鄉元
得康知軍穀本五百擔陸續出糶隨鄉置田常
年積租荒年賑濟則自不必取息求多矣

一社倉所以因取息而壞者亦因積數愈多則取
息亦多民戶之歲收有限力不能堪耳今諸倉



見在穀除五百擔買田歲取天地無窮之利免
取人戶有限之利以推廣康知軍美意外吏與
椿留一千擔準備出貸以存康知軍舊規視元
數亦已倍之矣

一諸倉間有見管數多除五百擔買田一千擔買
而尚有餘剩者皆是倉職得人鄉民濟良所
致並與令項椿留準備水旱年分盡數散還鄉
民此時亦可少寬官司壁劃上戶數糶等事

一諸倉間有見管數少不了椿留夫廩專局日下嚴
監倉職欠數補足

一貸穀鋪留千擔仍取人戶情願不以爲

前件監倉職侵欠皆是覈實倉職已收人戶之
數其元係人戶拖欠者權與倚閣不許倉職私
自催理爲人戶不已之擾

一社倉自是鄉曲之事今請委寄居充局官之後凡
事並聽於官區處但寄居行鄉曲事亦須藉官
司之力而官司爲民父母尤不可一日少忘吾
民之事顧纔經官司輒不免吏卒之擾此所當
防耳契勘本軍嘉定年間真西山將漕政荒專
委本軍軍學校教授賧給書之史冊千載盛事



而向來鑿竟局近改差庄局及滄河渡浮橋局其田租亦皆借重教官煩其提綱蓋學校公議所自出鄉曲誼事可賴以維持不朽今來社倉置田關係尤大亦照例附庸軍學九田租簿籍並係局官與教官同僉蓋教官廳雖官司而無吏卒之擾者也兼或遇有緊事合經本軍行移教官以見任官與之同共稟議事亦易達其餘些少文移局中竟牒縣官等處施行

一局官文書照紹興府例就本軍置社倉局仍照本軍舊例以書局人充之遇有公申徑從書局呈

押又兵書局近上人無事工到社倉局更差一貼司到局書寫兩名並於田租內支行月給

一倉職舊規兩年為副兩年升正而替九職皆經四貸四畝今既常年不貸不可專拘四年之限必在四年之內曾經一次貸畝俟四年限滿亦許替換或雖經四年遭值連熟未經貸畝者未許替職

一倉職向以為難者與官司共事耳今官本置田之後倉穀皆是民穀倉數止管千樞有事直達鄉局並無向來繁難應自倉職改替請嚴察潔明



申局官備申本軍照底但取物力高強眾所推服不可以前來已充爲拘蓋庚子至今已三二十年縱曾充應亦當再充貸首亦如之

貸穀止用大秤昨因別用小秤收息訪聞倉職多在小秤作弊今既免收息之後不許更用小秤舊來鄉民納穀等待資次多至旬日小民四散搬擔或至貸本僅了費用訪聞體例倉職交穀機察搬穀必待數多然後入倉以致鄉民等待不便今既不常貸常欲設遇貸斂又是水旱年分患難相卹之時况所貸三千擔請機察先次下

倉倉數分攬不可爲倉官過數秤出斂不出息恐衷私作弊尤當防閑貸則隨到隨給斂則隨到隨交三日一次申斂數六日一次請機察交盤入款不可俟斂足而後盤入以擔關人戶

諸倉多有損舊或無地板處以致穀易損耗今既有椿留數目尤當增置地板諸倉應有合修去處並請日下申明及時修置

康知軍立社倉之初係本官自趨到酒息及李盛家業并荒政局剩米即不曾將案各官物創置况今日更董之後諸倉所存全完意穀又皆



係百姓已物於官司尤無相干不得官司無干
將來水旱有備官司又將賴之訪聞舊來官司
或遇窘迫之時曾有欲議移充者好官負自是
決不肯行或向後人吏有以此說鼓惑官司之
聽者請局官以鄉曲大義白之當職仍先與一
面申省照會

一社倉置苗候見數自亦與申省蠲免苗稅

一修倉並照康知軍元約於倉穀支遣數內公支分明

出豁

一以上並係廣德縣諸倉施行其建平社倉自康知

軍創置以來即專委本縣具今時催差
未辦候到陸續施行

申諸司乞禁社會狀

照得本軍有祠山春會四方畢集市井雜類之稍康
風俗實由之積壞九倉整正備具列申其一謂埋藏
祭以太牢夫太牢者天子所用饗帝豈臣子所宜祀
神惟此祠山之會敢為不法遂使民俗亦多殺牛坐
坊賣肉略不知忌良由習之慣爾昨孫公諤洪公興
祖為守嘗申公朝易以素饌况祠山近改真君之號
而廟貌已復素饌之蓋不知埋藏專用太牢者果為



誰設耶其二謂傷神迎以兵器夫兵器者國家所用
御敵豈民庶所宜養神惟此祠山之會敢為不法遂
使民俗亦多帶刀很鬪殺人略不知忌良由習之慣
爾昨曾公東為守常準朝旨毀徽傷神况祠山見無
傷神附庸之祠而傷神必皆罪死不靈之鬼不知迎
引猶用兵器者尚為誰設耶其三謂罪案迎以囚帽
枷索夫囚帽枷索者獄戶所以械繫罪囚豈市井所
宜翫悅士女惟此祠山之會敢為不法遂使民俗親
獄具為戲弄之物謂罪惡有敵勝之方作姦犯科略
不知忌良由習之慣爾昨陳公植為守常明國法嚴

行禁禁止况祠山本巽水旱祈求之地於封禁

獄職事相關不知迎引盛用囚帽枷索者又為誰設

耶其四謂差會首夫自狄梁公不世出世之淫祠固

多矣然其杜首之輪流皆出民情之願欲未聞有迫

於官差者也今此祠山歲差會首同於差役鷹鷂行

誅責已徧抽籤方行民一充應率至破產夫差役猶

曰不可發也此亦不可廢乎差役既擾之差會首又

擾之不知為民父母者何心况祠山自有租入廟祝

自能設供初無以會首為也其五謂差機察夫自嚴

子陵不常有世之求用固多矣然必有坊場河渡之



汗故易以集江湖乞丐之糜未聞有擾乃更祝者也
今此祠山歲差機察同於征商狐鼠輩屈體而得擾
脅以臨遠至商賈無一獲免夫征商尚曰不獲已也
此亦不獲已乎肥一二之不肖毒四方之民旅不知
爲民父母者何忍况郡官元係提督祠廟本無他事
初無以機察爲也凡此祠山五事無不關係風俗而
又有並緣祠山關係尤大者焉其名曰方山聞其臣
事祠山列在廊廡曾藉餘休亦悉封爵近祠山改
封真君而世俗指爲冷職遂創今祠別爲香火遠近
響應反過祠山起四月止八月盡用鐮刀爲社自安
吉暨宜興率以千百爲羣能幾伺時勢已至此前年
此曹已曾殺人於穀東二十里地名王婆坊矣恭稱
謂此祠若果出於神之心此祠山之叛臣也若立出
於人之心此愚俗之妖祠也義皆無取而害則甚多
蓋千百其人者擾之端鐮刀其器者凶之事宜興安
吉相連而至者又皆江湖出沒之技藝則難圖漸不
可長區區所憂又不正敗壞風俗而已併敢聲沈而
索言之如前五事則乞徑自使司隨事禁戢如後一
事則乞移文浙西憲司等嚴戒所部夫民心無常惟
上所嚮禁民爲米絕患之謂爲急出位



六 漢伏幾赦放洩至申者

提舉司僉聽書檄得執左道以亂政假鬼神以
惑衆者殺養祠社會執引兵仗者隨重輕論罪
經典法條炳如星日據廣德軍黃通判申明傷
神五事方山一事祠山廣德之主神血食加封
經數百年固爲水旱祈求之地傷神方山不知
何神皆一種姦黨臨義矯虔設此以欺誑世俗
漁獵民財故於春會之時團結社火張皇威勢
持鎗執刃以凌擄凶祥爲名凶帽枷索以厭騰
惡君庶始行於一州今流於四方其弊由來久

矣州郡民之師帥合行禁賊今埋藏太牢而行

祭天之禮公宴會首而流被民之端刑器穢察而

聞征利之門士庶無別男女夾雜商旅乘是欺賣

動違國禁惡少乘時殺牛不顧公法彈倖不逞

之羣乘是千百爲堂言以殺人爲常此其罪非

特執左道以亂政假鬼神以惑衆者也致風俗

敗壞果誰責耶今若懲治不力則人莫知懼防

制不嚴則蔓將難圖欲行下廣德軍除埋藏太

牢照孫公講洪公與祖改用素饌之例不許用

太牢傷神照曾公祭嘗準朝旨毀撤所有會首



被盜破產漢奈取乞事訶人告其方山祠起四月
止八月盡用鎗刀爲社欲照所申移文浙西憲司
早行戒約仍牒黃通判嚴照應併備榜戒約

撰舉黃右史鑄書判昔人有言曰明天地之性
不可惑以神惟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顧夫
好淫祠尚巫鬼楚越之俗然也而江東爲尤甚
然爲之守倅令佐者苟能明天地萬物之理以
迪其善而祛其惑則人心自正邪詭自息廣德
軍黃通判所申祠山五事及方山一事明理息
邪甚有關於風教照所申祠山祭食只用素饌

不許借用太牢儀神既管乎朝旨嚴撤不許迎
以兵器罪案之設尤爲誑脅愚俗今後不許以
囚枷枷索獄具免會首不許官差罷機察仍用
郡官搜督有已差者日下抽回所有方山事尤
駭見聞不惟冒法越禮慢神虐民以爲風俗之
害又且執兵持仗召釁禍以貽州縣之害况
前年已有社火殺人於王婆坊之事乎豈可不
行禁戢準淳祐勅諸因揭發社會執引兵仗旗
幟者造意及首領人徒二年餘各杖一百滿一
百人者造意及首領人仍不刺面記本城並許



人告官司不切禁止杖八十國法昭然愚俗特
不知而冒爲之耳牒本軍帖廣德苑平縣及帖
兩縣尉司嚴行禁戢違照條法施行仍檄本軍
本縣本廟及界首併牒浙西提刑司安吉州一
體禁約餘照擬行

提刑司會廳書擬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道理
一也事神以不正之禮豈惟三制之所不容亦
神心之所不樂祠山有功於民封爵廟食亦既
久矣神有常尊祀有常典奚以立異闢竒爲哉
本軍黃通判條具申來前五事指爲壞風俗後
一事指爲生詞階切中時弊失聽明正直謂之
神黃通判建明黃正論也亦必有得於神之心
者本司見此救荒俗過亂萌之事安得不與王
張欲備榜行下禁戢牒本軍如遇犯到照條施
行併移牒浙西憲司嚴戒所部其於維持世教
防範民情實非小補

提刑林司業

意美 書別浦榜移牒

安撫司僉屬書擬祠山之神董福江左朝廷錫嘉
名曰真君以所奉列星天神者奉之嚴且不瀆
如此蠢爾愚民好勇鬪狠烏足以知靈德哉



德軍黃通判申以春會等違隔申五事一乞照
洪知軍已申朝廷止用素饌杜絕日殺耕牛之
弊照得神受天子之封亦當奉天子之法小民
借神以殺牛侮法是侮神也欲劄本軍行下巡
府嚴榜禁載敢仍殺牛者繩以本罪巡尉不許
容庇其二乞照智知軍任內曾準朝官毀撤傷
神不許用刀鎗兵器迎引傷神果何爲者以刀
指人法尚不恕持兵械而跳浪於神之前豈能
不敬傷人及盜竊不如此欲劄本軍速牒諸縣
引示隅保今後不許以刀鎗兵具迎神違者罪

坐會首其三乞懇廉知軍禁止迎賽公用因循

夫神贊於幽人治於明囚懼於天子之吏治人

之事也匹夫而擅爲此具其可乎以斯頌之懼

道滔天之誅理所必無神亦不赦欲劄本軍備

榜道途此等私造獄具即時毀去不悛重斷其

四乞官司不必差會首其五乞官司不必差機

察照得差役法也差會首非法也差機察愈非

法也使會首有餘財何不移其事神者東父母

有餘力何不移其習未後者以學爲孝悌忠信

人能如此雖不爲會首神亦相之況於差會首



差機察皆為胥吏乞取計非為相計也欲劄本
軍不許差會首吏胥抑配定行決配其民間情
願獻香者聽本軍元有那官提督就兼機察之
任得一清強者自足辨此不必別差機察項亦
擬刑嘗禁止整派靈順廟香會近方擬刑亦禁
止信州嶽廟聚集皆江東屬郡祀典顯著去顧
民既棄爭神亦用妥聽明正直貫非法之誦是
福哉欲劄本軍并報黃通判仍榜祠山廟門其
方山別祠本軍自當一體禁嚴安否具與不逞
之輩前年既有殺人之事本軍自合詳委真申
泚西提刑司乞與禁嚴施行

安撫制使裕齋馬相公

北祖

書判神以聰明正

直廟食一方備善禍活體天行化其載在祀典
者歲時致敬自有常典若夫刲羊推彘以傷物
命張旗伐鼓以事迎攘群聚惡少以起爭端車
服俗上而越禮制決非神所樂亦非神所安軍
縣長官以宣明教化為已任今一切聽其所為
每歲必有鬪傷專為違僞漏數官司宜禁而
不禁方此差提督選機察若助之為效者豈假
神幻以行賈耶今黃通判所申五項委為要切



答軍並逐項照行仍委黃通判密察備榜

以申尚書乞禁本軍再行牛祭事

照得本軍有祠山張王廟民俗嘗祭以牛前太守孫公諱洪公與祖皆謂禮不可僭易以素饌連歲獲稔事載本軍書藉庫張王事迹昭然甚明後來官司失於檢舉民間又復私用牛祭縣吏不法反攬以擾民科祭牛甚於科軍需差首甚於差戶役其弊已不止如孫洪二公所謂潛禮而已續又有集城之將謫居本軍祈哀非鬼遷祠山廊下別一鬼神卜地方山大興廟宇自此祠山漸衰而方山驟興祠山歲用一

牛方山則廣德縣管下七百二十餘保各用一牛歲用七百二十餘牛方山既每保用牛而每保之社廟又各用牛并其餘米泛乞福因亦用牛一斗大壘遂至歲殺二千餘牛若常時屠販小人因而宰殺者又不預焉以故耕牛耗及鄰郡戶產股於數祭風俗大壞良可痛傷近年幸奉朝旨張王改封真君法用素祭此風宜可革矣而看俗既成自祠山之一牛及方山各保之一二千牛殺祭如故蓋廣德軍之殺牛如他郡之殺雞安若故常全無忌憚然而殺牛邀福益亦無福如近歲丁未之旱本軍未嘗不殺牛其旱自



其甚至如咸淳二年他郡不遭是旱軍反以山田易
潤旱獨偏聚一方未見殺牛之能救旱也如近歲辛
酉之水本軍未嘗不殺牛水亦自若甚至如咸淳四
年他郡不遭水本軍獨以山溪易漲水嘗三入城市
未見殺牛之能救水也以是知天時自有定數地勢
又各不同神之依人豈不陰相事之在天終難盡
曾請正直如祠山靈祐如祠山疊受朝廷封爵如祠
山而肯視牛之殺不殺為禍福哉其一介莽才叨恩
佐郡既傷殺牛淫祀之非禮又訝多殺耕牛之非法
遂於今春偕申諸司總商諸司各榜禁嚴風俗為之

一變而郡無復殺牛雖宜興安吉溧陽群不逞之徒
刀鏡千百習亂方山者亦為屏息無敢入境千里士
民方相稱賀至今年六月初五日其偶被檢慮因寧
國聞新知軍下車之初首索其申檢掩詳已不謂然
至七月十七日聞本軍盡取諸司之榜許追奪歲例
五月所殺人牛說謂關兩項還十祭七月二十日又
聞拋球下用八月初二初六初八日殺牛皆不從牛
牲既設將以初八日強致之其因切伏思念前日其
之申明為百姓耳今日本軍之更革亦為百姓耳事
不同而心則同若未甚害所當官祈開禁雖止殺祠



山一牛民所傲傲又將殺方山各有一二千牛宜興
安吉漂陽凶徒刃鎗習亂者不必開風踵至此則不
可不防兼念近者關雨正亦未及因牛蓋其之申明
在三月常年之牛今年不賽者在五月祠山若以不
殺牛而不雨當自三月或五月即不雨矣不應至七
月初而後關雨也又七月初之關雨鄰郡如寧國安
吉等處皆然七月十一日至十五日一連五日四郊
雷雨亦鄰郡如寧國安吉等處皆然及十七日以糶
許牛不復雷雨二十日拋攻殺牛不從雲氣自此反
絕祠山若以不殺牛而不雨災當普及其一身矣不

應併累隣郡關雨未幾復晴之雨既許殺牛又不
雨也神不能語其亦何證但本軍既謂因不殺牛而
關雨則其前此之申明禁禁禁此邦致災之罪對何
可更一朝強顯此邦士民之上用敢灑忱露罪并錄
元申及詞司備榜書判繳連在前控申公朝乞賜敷
奏速將其解官離任或予祠祿以全小臣去就之詞
仍乞詳酌前件祠祭合不用中事理劄下本軍照應
永遠遵守併將李士璋晚炳方山淫祠毀拆以絕群
小亂胡實錄小補瀆至申者



申報舉司水利

共聞曰昔賢師帥必有久長之利以大庇吾民自昔
僚屬亦必有見聞之益以裨於其長其近者扁舟過
越聞大府百廢具興心為歎以未幾俄得備數員外
丞自謂此澤見聞效涓埃之目也敢以沿途所見水
利先條列以告其一曰石堰其地在餘姚縣東二十
里鳴鶴東西及石堰東場鹽運齊此焉遠者無堰兵
惟近居小民間執車纜以乘射利公私已不便之
右近自邸第營墻左近幹僕喧囂此曹過去鹽運非
官備車纜不得通民旅則愴 只欠負其慘甚矣意法

已置堰兵二人主之然月報無所出契勘局山寨兵
多闕額兼訪聞石堰西場越監場頗晚事謂宜帖越
監場沿途堪為堰兵者二名帖餘姚縣將眉中寨關
額派名刺却月報仍專委西場提督堰事庶幾鹽運
無滯民旅亦賴之臥第幹僕亦無敢虛喝其間此亦
自明抵越第一節所見也其二曰通明堰其地在上
唐縣東十里西連本縣諸巖山水以溉民田東通慶
元府界三百里江湖以便舟楫古人於山水江湖交
會兩極之處相天地自然之悉熟而立之堰居明越
之要命於舟車之雜遷其利又過於石堰者百倍廷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炎車駕幸為道嘗總從其間非潮時灘浦涖落我
光堯皇帝面江禦潮忽驟漲至今父老相傳以為
此中與官家借潮之地又足以見地靈之呵護如此
近忽有邑人移堰近西五里者山水未於此止故新
移堰常受衝決之害江水不於此乎待故新移堰無
復通行之利今此過之堰已久壞惟有舊橋撥散
立於數丈深坑之底農田泄灌漑之源行旅嗟般剝
之苦利害萬狀不可具陳此堰之西五十里會稽縣
界百丈塘有頭陞聚兒童十數分頭香錢於行舟過
客曰我將以復通明堰也聞者雖至亦亦無不慨然

傾率以予此堰非頭陞之所能辦行人多知頭陞借
此謀食而此聲一聞慨然爭施亦足占此堰之關係
者大而民情之所望此堰者切矣其路由上虞因訪
之縣令陳迪功謂嘗畧計其得一萬步積不可勝無
此力惟有痛心其因採訪得權丞張華僉詳練有才
營築新林塘奏功之人堰所當興官有可委幸今大
府一意為民而常平使者又并履夫府此千一難逢
之會未必非造物者注意謂宜於大府及常平司按
那支撥縱兩司未有此一頓盡力於其師帥創之必將
有聞風而樂助者亦無非賢師帥之賜此其自明抵



越第二節所見也其三曰通明堰之上正港高閣而兩傍低下舊築高塘以避縣治閘者移堰就西之議謂可縮塘使短免水衝突迺自移堰以來塘愈促則水愈暴水愈暴則決愈甚目今高塘傾倒水多走泄其之過此晴方一日河舟已膠農務方興其將安仰前所課堰之當損不過越今收買木石以備秋後興工若夫塘倒之患正切目前謂宜急下承廳委請上戶開會擇保先將塘關連行築堵此其自明抵越第三節所見也然此塘非不每每築掠也二河並行中高傍下水衝易決勢既必然加以級渡之無稍吝機

之脚家惟利塘摧水竭以邀客旅不願塘堅水溢以妨私計每舉昏濫濬行掃壤一線有隙十里為枯使農夫常失灌溉之利使都保常受剋蝕之害使往來民旅常被剝削勞費之苦此曹方欣欣自以為得策今欲痛革久弊以垂長利謂宜於中河兩高塘之外將兩低河並築為高田用附益高塘不至單薄使水勢不得而衝人力不得而搆却於高田之外即於掘泥築田之地復還舊日之兩傍低河以便他處水脉仍以中塘新築之高田補還兩傍掘田移河之業主庶幾有益

轉善為利以福

人思慮之所未及



之功使世人執此又某第三人預爲日後之謀
者也某材識凡陋官爲資資何敢僭越出位實念爲
民長久之利者賢師帥之事以所見聞裨其長者俸
屬之事大府爲民興利既無所不庀其力某親得之
見聞如此而不以詳聞則爲有負其長用故遂項甲
聞言若可來欲望更加詳訪而力行之公私幸甚伏
乞台旨

回申紹興府人戶許旱狀

伏惟台判送下山陰會稽諸鄉人戶許旱一百五十
六狀令其書詳若最其爲乞女者其竊凡分歲入夏以
來饑城委是得雨使重墮城所見委是有收若二三
十里之外委是缺雨某今夏承提刑司檄差往新昌
嵎縣及台州一帶決遣凡所歷本府管下無不焦枯
古人謂州縣字底之官不損猶當言損恐不可以目
睫所不親見而例眾人戶之訴爲虛欲致去日惡特賜
減分以慰鄉民替替之望須至具申





XXIX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NAN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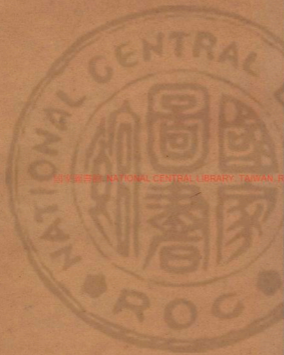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00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209078 v-2



蔗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七十五

申明六

第八任知撫州

咸淳七年四月十三日

乞併舊和糴賑糶并減歲將來和糶由省狀

照對撫州去歲大荒本州失於由間以致綱解無措
民食愈難近荷公朝特發義米本州又係當年置司
之地歲歲先已取具撥糶常平自今儲幸滿野扶濟
無方若不撥糶糶糶豈不上孤聖朝救災寄契勘
本州見今並無粒米備有咸淳五年分和糶米三萬
碩備貯未運賑區欲望朝廷

萬碩發糶陳亮



即... 七月早禾纔熟作... 運... 米... 已

無而他米尚有繼飢民不失望而軍餉亦無妨又本
州和糴米數不滿五萬碩本州近有譚胡三鄒及阿
鄭沒官田租共三萬二千碩見充軍餉與浙西公租
等已足當和糴數之太半區區併望均悉據將見今
六年分和糴難催一萬七千石寬期兩月候秋成催
足劑江西轉運司照應仍將今後七年分糴數痛減
一年以蘇大數後民力其於振本實非少補

乞照應或宣六年和糴申省狀

照對於月初致日進江西運司照備繳堂書看劄子

謂本州乞將咸淳陸年和糴米足米一萬七千石寬
限秋成而運司申請郡並已糴足入糶分曉則撫州
亦已糴足不必候秋成其說勘本州和糴例是前後
拖壓從來不曾有當年糴足之米如咸淳陸年催未
足尚有四百單七石二斗二升四年催未足尚有八
百四十六石二斗一升五年催未足尚有一千二百
三十二石二斗二升去年即係咸淳陸年適當大旱
早禾晚禾並無顆粒收成本州不曾由荒以致例派
和糴其已前糴到三萬餘石或是上戶有積年之米
有怨聲嚴天其



尚想安有預先辨。今據過已兩年分
之理及某四月十三日到郡此時事已蹙底徒有行
移更無納數所以仰體公朝救荒寬民之意據實哀
籲蒙賜寬恩容俟秋成當來若不乞待秋成則青黃
不交之月亦決無顆粒可催徒重良怨今來運司總
申以諸郡糴足例亦以為本州亦已糴足及行挨究
乃知今春糴郡曾繳申諸縣抱足之數遂致誤以抱
足為糴足耳痛念本州已連歉三歲至去秋而劇人
民餓死不可勝計六月以來又值亢陽雖賴公朝如
天之福某月初二初三兩日得雨而得雨已遲早禾

多損晚種未保所有前件乞俟秋成糴足之米尚虞
平未知所措又安得有不必俟秋成之事所公憂忱
控申區區欲望鈞慈矜察本州權郡元申運司止是
繳諸縣抱足之數即不曾有本州糴足之實特賜寬
假行下去後如有憂髮異同甘伏欺罔朝廷之罪

乞照戶部元行折絹錢袍解申省狀

照對某四月十三日到郡倉庫並空餓等無數方極
痛惻徬徨無措乃有戶部專人守催增解折絹錢未
幾又有戶部別項專人於多催折價未打算之間再
收戶部宣限之急未知數置更皆



正緣撫州去天稍遠戶部不見撫州苦惱耳除已瀝
忱哀告爲百姓請命於戶部外謹具州民之急上濟
公朝之聽莫勸本州歲解絹三萬二千二百八疋例
解本色二萬一千疋自餘一萬一千二百八疋多是
畸零湊納折解價錢近金部朱郎中爲撫州之日每
疋折解十八界官會二十四界員故籍猶在今年荒歲
民不聊生忽準戶部行下驟增作四十二貫一疋前
知郡繆監丞力爲百姓申控戶部尚欲作三十七貫
一疋遂至人戶不納州郡無解坐成鑑野徒見播遣

此驟增之事甚難又勢勸本州見行折解每疋三十
貫已解二十七萬貫所欠六萬六千二百貫有奇繆
知郡以戶部命嚴曾增作三十二貫紐計增數亦止
欠八萬八千六百貫有奇今戶部已收二十七萬折
價之數又改催本色見令本州餓死者十七八錢桑
之事盡絕惟有空屋荒野見之心酸淚墮更於何處
催絹此改催之事又難其承乏支郡於戶部有命何
敢不拜承唯謹實緣郡凋歲歉公私皆可哀矜幸而
撫州實金部棠陰舊地又金部先文公所至州郡無
不察日同



知郡已係每
尺作三十二貫容某作急促辦零欠錢八萬八十餘
貫拖認解足庶幾上下明白網解早辦下情不勝激
切俯伏俟命之至

乞指揮提舉司令本州繕還已糶義粟申省
照對本州近蒙朝旨將景定五年至咸淳二年義米
一萬一千四百五石二斗八升賑糶飢民契勘本州
先已節次承提舉司前官行下發糶及賑散並無顆
粒見在令具支糶年月數目繳申見到外自到任
忽承主督官備提舉司行下令本州將有管米對易

發糶並欲應朝廷前項賑糶之命也其契勘除前項
咸淳三年以前米無見管外其四年五年米五千七
百單二石六斗四外亦曾承提舉司行下支過米三
百六十一石二斗七升半充賑糶民戶及又支米三
十四石六斗五升半支散乞丐見存止管五千三百
單六石七斗一升已於咸淳六年八月十五日承提
舉司備奉省劄撥充荆湖軍餉比科降一萬石數除
崇仁宜黃兩縣共起四十石本州合起六千石若將
見管五千三百單六石七斗一升半尚少起運米
六千六百六十九升半

此項米於六月六年



見管米二千八百五十一石三二升提舉 所謂
對易發糶者恐指此米然朝旨令糶咸淳三年以前
之米而提舉司令對易咸淳六年之米既未明進省
劄指揮其箇決不敢輕易奉行但一項據州司呈今
年二月二十九日係其未到任之前承提舉司前任
常平監官行下令將元糶米錢收糶米斛湊元數椿
管拖照提舉司元行下糶米係每外收八錢其提舉
司令賑散乞丐不收分文者不預焉等自景定五年
至咸淳三年見管糶義米錢上實計四十九百九十
三貫六百五十七文省今本州自去年八月米貴至
今泰價已十倍於八錢之數近方荷富室出糶每升
亦不下五十餘錢其減至四十錢者乃富室從勸情
願糶糶之數非市價可官糶者今本州若依時價收
糶則昔縣今貴義米元額頭虧誰任其咎若依提舉
司元糶八錢一外收糶則決無就糶之人荒歲恐徒
成煩擾此項本州未知所以上應提舉司之命所合
具申公朝乞明賜指揮行下以憑遵守施行

乞將提舉司備軍軍人自今輪替申省狀

照對本州今年五月初一日起有本州軍人在壻市作過先
身其人打過其家等一紙簿編又迎攔討關於下夜深



乃定縱其誦國係是債有存身番之
人從來本州破落實刺鍾撥即計會提舉司身挾
勢作過不一酒醉輒炒日久漸激本州不得而問故
其弊如此其驚怪以爲此豈細事而可滋長即牒提
幹廳乞行替換否者由朝廷矣隨荷提幹賢明發回
替換其遂將犯人勘管管黃沙將爲首人黃宣決交
脊二百押下本營着役餘董董免根治已相安訖然
事因其萌黨絕其根患因其微當患其大本州軍人
之借事提舉司者以數百計非獨今此提幹廳作過
之數輩而已也此曹本皆無賴惡少一從刺軍即計

會辦取而去終其身不復回本州惟頡頏然睡以信
百姓以擾城市以凌駕州縣殺鼠忌器叱犬妨主監
司在上人無敢吐氣惡習已熟長此安窮其區區鄙
見竊謂州郡之差軍人祇役於監司者分也軍人之
服役歲有羨習自漢唐及今雖邊防皆然者法也本
州前此失於舉行遂致此曹名挂軍籍身倚監司社
鼠城狐永無忌憚且不惟擾街市爲然也提舉司刑
差本州兩獄推司一任一修衙宇敲扑罪囚塗染窻
戶事已不忍言矣本司借事軍人日日視推吏到司
各衙比司押下罪人羅織萬狀此正惟不

然也若輩者則字人視其吏為家人合且
於本州為然也建昌軍黎通判近進帥司備奉省劄
到本州揀軍數內惟借事提舉司之軍無一肯赴點
云我監司人也不屬州郡因無州郡併忽朝旨是又
惟不曾輪番而然也若輪番則軍人視此身為在尺
籍矣區區欲望鈞慈許容本州每年輪差軍人到提
舉司揀直仍從提舉司發下一名換一名以變前此
久據監司倚勢莫懲之患不惟消弭亂萌永安州境
此曹皆惡少有才若輪歸本州教習武藝務其為寇
之習以為禦寇之備其於整軍間暇亦非小補如蒙

矜允乞劄本州遵守併劄提舉司照應

乞懇賑本州已監勸餉縣尉貸社倉中省狀

照對本州全歲米貴良多餓死採救無具言之痛心
所藉者惟勸糶耳而勸糶亦有難行者寄居前縣城
縣尉餉項積米累鉅萬而性吝嗇其餘中戶尚從勸
糶惟此第一出等戶獨不從勸糶凡其回報皆定相
欺其自揣人微固難以必巨室之富最是饒縣尉獨
撫州諸邑鄉落積租皆有社倉助益賑災多取貸息
及今荒年算計目今米貴將奈得而或價傾恐反
失利遂一置不食惟深其病



骨衰謝漢庭恭謹社稷正氣

也全

民不願貸及抑貸以取其息荒年民正仰貸忍有賴以視其死此於採荒關係最大且社倉本以春貸令已中夏又豈容少緩者但勸之雖切孰無難處若儘雄據則社倉終於不貸然不免請上饒以府留之僉聽分項差官四出監貸而所差同官以及州縣吏卒乃釐額相弔謂領宅威制一州令若行此禍且立至或叩頭乞免至於垂泣其竊念此事其實自爲之萬一果累同官於心何忍所合先次申聞乞賜照應或將來饒縣府果有詞訴及或買人游說中傷某

願身坐其罪無以及同官不勝願幸甚此止採荒一事而發其餘縣府屬屬竭蹶亦不敢併及以孤初到官安富便貧之約

五月十五日兩場申省狀

照對本州自五月初二日以後無雨初九日其出視東門歸自南門周行田間十餘里田多龜坼又所差勸糶官歸自外邑面問亦云田水多乾蓋本州半月之間僅得片時之雨其乾涸可知甚見今採荒凍乎不勝將來之懼於五月十五日先此申聞

七月初九日兩場申省狀

Color Control Patches

Color Control Patches

Color Control Patches

Color Control Patches

Color Control Patches

照對本州五月六月兩月晴大旱
兵申
月初一日天陰初二日方得雨初三日又雨繼此雖
即復晴而兩日雨勢頗得濤需旱禾賴此多有得熟
者仰藉聖朝盛德格天之賜遠民或可更生感荷無
極但六月內旱乾日久驟損慶多得雨既遲不為全
熟若晚禾乃是頑苗被曝得雨再蘇尚須將來之雨
方可望熟是今不敢一日忘憂所先將七月上旬
兩日內得雨之實申聞者

七月二十一日雨賜申省狀

照對本州七月上旬雨賜已具稟續申聞外再自十
一日至二十一日一旬並不得雨蓋自六月初二日
有雨九旱一月至七月初二初三四後得雨早禾雖
賴以有收自七月初三以後又復其旬無雨晚禾稔
乎可慮本州早禾少而晚禾多關係非小皆甚不德
疵政所致不敢隱蔽所合據實申聞者

七月十五日荒政結局申省自劾狀

照對某介晚出資望俱淺忽叨誤澤禱以權發遣
撫州控遊無門龜勉祗成亦願俯竭為給之力以冀
仰答乾坤之造其荼力小任重運掉不行一歸郡凋
措置無束最是到上務也



未嘗之先深村餓死者衆見食者証不能言血差
官發廩者數家由省蒙施行者一家是富者亦不能
盡安下負初心上孤隆委茲當七月十五日荒政結
局謹自列罪狀申謝欲望鈞慈特賜數奏將早速行
罷斥以謝一州之民下情不勝皇恩俯伏俟命之至
八月初一日以運司牒派和羅申省狀

照對本州連歉三歲至去秋而別人民餓死甚衆某
今夏到官屢次親行阡陌見田之不耕與耕而不種
種而不耘往往至於荒棄者甚多又自六月初三日
以後至七月初二日較整一月無雨早禾晒損尤多

再自七月初三日以後至當月二十三日較整二十

日無雨晚禾晒損亦多凡其飢荒之狀雨暘之實並
已節次申聞公朝照應分明八月初一日忽隕江西
轉運司牒報派本州和羅米七萬二千五百石命出
公朝事關軍餉凡在州縣所當竭力遵依惟念江西
十一州去歲惟本州之旱為最甚已空無善藏今歲
惟本州之雨為最遲又獨無全熟今夏仰荷

鈞慈矜念民瘼將去歲和羅米一萬七千餘石留在
今秋糴還此又本州所獨有而他州所無之理債令
若更與其他全熟無善欠州郡一體和羅將何從來

ColorChecker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兼本州有沒官三畝在羅莊莊米三萬餘石見充軍餉與浙西公祖代和羅充軍餉事體正同更加以今秋糶還去年和糶一萬七千餘石是本州今秋已共成五萬餘石上應軍餉比之常年派糶實數已自滿足無虧所合據實控申欲望鈞慈特賜節下江西轉運司俾於其他得熟十州均派本州百姓實拜更生之造所有其試政多疲糶雨不應以致年穀不全熟無以盡漙運司派糶之罪乞賜鈞判檢照屢申關雨待糶之狀早賜罷片施行

八月二十八日再申省狀

對本州近因大荒今年四月內具申公糶乞糶去年和糶米一萬七千餘石留待今年秋熟并將今年和糶痛減已恭准省劄照應許承江西轉運司數派本州今年和糶米七萬二千五百石專闕軍餉所願一遵體但本州去歲之旱比江西諸郡最甚今歲之雨比江西諸郡最遲早禾晚禾並被曬損節節具申公朝有案今既有去年留下未糶米一萬七千餘石及合糶還當撥借和糶充賑糶米一萬石若比其他無宿連而得全熟之郡又不分高下一體分派七萬一千五百石則是本州管糶十萬餘石不



惟下流於外，反多於他州矣。州縣雖竭力者，何緣應命，恐懼不及，數徒誤旨，揮欲望鈞慈，照元申劄下江西轉運司，特賜通融，那減容本州據實督糶公私兩便。

乞推賞賑糶上戶申省狀

照對某今年四月十三日方到任，倉卒勸分，罕有應令，愚謀之偏，公故老皆謂宜申朝省，許以賞格，緣某偏州望行在路遠，往回動踣，兩月難抹，一時之急，只得權宜，且申且榜，務家信服，聖朝恩意，素遂得即時濟糶，民獲更生，皆賴朝廷之賜，今荒政久已結局。

某自備先來，增便未暇，再與申明，而被州之陳詞，提督官之申述，皆求成約，以信方來，事關民命，理難抑遏，今除謀登任世濟，慈惠，賑糶數多，委責自口，總數容續申外，謹先將糶濟過一萬石以上人戶，曾經本縣再三勘會，保明得實者，開列後項，瑞拜申聞，區區欲望鈞慈，救其路遠不及，先申待報之罪，竊人戶確信公朝出粟救民之功，特賜數奏，等第推賞，庶幾好誼之家，聞風知勸，小民將來永永有賴，與州民實拜隆天厚地之造，頂至申聞者。

下糶過米共一萬四千六百一十七石

又譚巡轄戶待補國學生譚錕縣糶鄉糶城糶并近城上下糶過米共三萬一千二百一十七口樂安縣學生黃與孫以平甫為戶本戶戶謂莊共糶過米一萬三千石

全縣縣危運幹本戶自糶米八千四百餘石并勸諭諸鄉上戶糶過米一萬七千餘石未據本縣保明申到

臨川縣甲辰歲任時可糶過谷八千九百餘石米

三十八十石

咸淳元年六月十六日乞減和糶申省狀

照對三邊米撤戍和糶不可免歲數七萬石本州不敢辭但有民情合行申控本州有沒官田號三鄉莊三鄉莊比同浙西官田歲收官糧三萬一千八百石有奇見充法庫軍餉又有阿鄭莊三千一百石有奇見軍庫邊界格管候充軍餉以上共計三萬五千來石不煩和糶之費足代和糶之實分明今又仍敷七萬二千五百石則合此兩者是本州於上供外又歲

一萬石矣官且既增糶不減可也

九年後耳足爲舟之載物非力能矣以故自咸淳
三年四年以後至今零父尚難催理州境無所從出
可以察見若不改圖後必築底不惟無補糴數亦且
有費糴本令來秋成在望和糴又近所合預期中聞
欲均去朝廷特賜給察割下江西轉運使司將本州官
租見令充餉之數準入和糴准備充餉之數却將本
州派外畸零之數均之無官租而多富室之各州庶
幾朝廷之元糴無虧而本州之實糴可辦闔郡生靈
實降天厚地公平無極之造

特薦撫州州學教授程紹開奏狀

願對薦賢助國臣子職上之至中舉爾所願聖門引
類之要說臣非才試郡城植分其惟有薦賢必先焚
香告天然後望闕拜發不敢一毫苟徇人情庶幾報
稱之萬一今有舉負已足於日前而滿營適當於今
日其人表表知其負足有用者不敢不特以名聞竊
見從事郎撫州州學教授程紹開天資端恪學力深
醇初爲大學諸生值故丞相丁大全之私人沈者爲
學官欲招致之紹開却其聘幣不就月試終丁大全
當國之日退而閉戶家居此足以占其操守及其以
命不出力又試中龍飛乙斗法合授職官差遣紹

開獨退流冷官怡然以讀書誦詩爲樂此足以占其恬退及其在任三年卒以躬行勤於講授政教兼舉士人無不悅服此足以占其處事之才家本儒酸且無闕郡政而云年撫州飢歉能捐俸傾囊以賑其民此足以占其及物之志夫其操守有素恬退不求而又有才有意使其獲用必能有益用故具以實聞伏望聖慈特賜錄用將來或有不稱臣甘伏誣罔之罪乞省體曾田寨申省狀

照對本州害民之事莫甚於寨兵蓋其一得文移即三五十人羅列兵器劫掠村保久成風俗雖痛治兩

毒民之柄而在外邑者終不能盡禁最是樂安縣去州極遠尤照料之所不及事無大小寨兵必囑縣吏脫差入鄉一番搶劫之餘即三分其利寨兵縣吏與寨官各分其一既有定例無事不然今除一面委官行縣訪民疾苦謀所以禁絕外然禁其弊不若絕其根美勘樂安一縣而有三寨其一在縣名縣寨其一在古州永豐縣界首名招旗寨其一在近縣十五里名曾田寨其竊詳永豐多盜前入立招旗寨所以禦盜有害有利不可輕去若遂鄉既尉司而又何暇

寨已自不必然無寨官而主以知則尚可抄抄
曾田寨置立於民社煙火相安之地而肆於州縣耳
目不及之鄉委有十分之害初無一毫之益合行省
罷分明不免詳具申聞欲望公朝特賜敕奏將曾田
寨省罷將寨兵少壯者入充本縣弓手手力將見任
曾田寨官保義郎解順改填本州兵馬都監見闕蓋
都監已十餘年無正官前此皆是黃綠權攝其不差
權攝而以正任稅官兼之終是事難兼辦又解保義
到官方新擾民弊端不在其手小官遠役一旦省罷
情亦可念庶幾兩便仍下吏部照應施行其借職控
申不勝皇懼俯伏俟命之至

乞省罷宣黃縣監酒申省狀 此狀元年六月初百

照對最近因民詞訴寄居饒縣尉不貸社倉遂分州
縣見任同官到處索薄賒賈人人皆能盡心數內巡
轄遮鋪官宜天顯斤公饒縣尉暮夜之金尤為振職
獨添差宜黃縣不釐務監酒權北南監押趙與稠私
受饒縣尉計置官倉是宜所切百貴將所分航步等三倉
不盡行監賈縱容倉幹搬販出界又敢詐取賈戶每
名參拾柒文此項計贓尤多契勘趙與稠實緣權攝
已三更郡守而不去聞前後私受曰狀擾人下



若寄居樂縣尉運米入城應難本方令趙與
規頃刻之間即許取樂縣尉幹人官會肆拾捌貫又
欺詐對子酒食鞭之五十下於此而猶忍爲此則他
可知矣前項贓數並係將廂吏親隨根究引對趙與
姻供認入已實數分明本州除已將廂吏親隨斷訖
編管外所有趙與姻因監官監釋非法取受情罪所
合具申公朝取自指揮施行仍乞鈞慈將官黃縣添
差無用監酒一員省罷下部照應永不作關湏至中
閱者

申湖廣總所實情椿撥義米狀

臣等奉偶叨誤澤被荒州已於四月十三日到州
領事見得饑荒遍野而官屬關羅網解頰欠而倉庫
並空兩皆無可措予之地他州猶有善人獨樵州在
倉司憂治之下流廢條倉司權盡不留賴粒他州猶
有交與獨樵州風土應人麥小來並不曾見種顆粒他
州猶可申撥上在獨樵州盡發利
乞叩地呼天共與一州百姓並無水生之路尋救勘
得本州曾準朝旨椿撥義米若木膏萬碩充荆湖總
所振運係未曾發行之數臣等之愚因允急於民饑
而集饑之多非獨藉於此數九本獨運上存

者次第積廢遠是今年運去之綱如前件萬石等
發勢亦在六月早禾已熟之後與其積貯而待未發
之軍儲孰若暫借以救垂絕之民命容照使所見行
綱欠每石折錢一十五貫例目今糶錢中納如蒙矜
念曲賜從則本州得此萬石官米爲倡而富室之
閉糶者無敢不出是一州數十萬生靈皆拜使所再
生之造且此米元必義名亦得允蹈其實而於使所
軍餉亦初無妨也某亦事急借越冒死爲百姓一言
下情不勝皇懼拱候威命之至

回申總領所照應那撥義米狀

六月十三日準湖廣總領所牌州照應令本州徑同
撥舉司公那撥所起運義米一萬石應副本州揀統
却提倉司別撥一項實名填選本所差人取運某州
司仰感存恤本州人命之意但提舉司止有此項義
米別無他項實各米斛可以移充本州已與拜賜一
般不取別有紊煩所官員申欲乞鈞判照應

申諸監司乞給照由付詞人赴所爲官司投
到理對公事

理對狀

照對某自四月十三日到任日夕採荒未暇他及自
五月初一日方那暇降對所政元行公事數



有本州人京越經諸司而詞主經年不到徒勞
檢舉元詞督責遲慢者匪牒居半其竊以為此皆本
州官吏之罪耳其每見朝官臺部以及所在諸司凡
送下州縣詞訴必待詞主出官而後施行門示三日
詞主不到則繳回元牒此定格也州郡之事監司如
子孫之事祖父每事當以情告奈何本州受上司委
送有其狀而無其人即申州輕與施行此等豈惟
根括無地不騰鄉井之隙突亦忍行遺落安徒損上
臺之威重謂非本州官吏不以情告之罪而誰罪哉
非除截自今始每項不曾有詞主者並與住行據實

回申外區區欲望台察民情利筆之多慮不念今歲
飢荒之良苦九遇詞訴即給照田除糧寬限五日令
赴所送官司投到理對出五日而不到者並許所委
官司繳回元詞蓋公牒之自通鋪來者其到遲詞主
之徑自回來者其到遲若公牒詞狀先到而詞人反
遲五日不到若非理虛不可到官即是謫名之害所
怨此等若與過而不行豈惟田里獲害豈惟士臺得
體竊意良俗亦將自此歸厚矣其支壘屬吏冒犯威
嚴下情不勝皇恐俯伏俟命之至

申轉運司乞免派和雜狀



昭對本州近準使牒分派和糶 七萬二千五百石
若以本路分州而論派已極均平况命出公朝事
關軍餉本州即當趣糶唯謹但有民情不容不亟亟
申籲於二天明照之下首乞垂察本州兩歲連旱
至去秋而劉今春貴糶米外百錢人多餓死田多荒
白此某親行阡陌得之自見分明又今年六月初三
日以後至七月初二日之得雨中間整整一月枯旱
早禾之晒損甚多再自七月初四日以後至二十三
日方得雨中間復整整十日枯旱晚禾之晒損又
多凡皆甚不德致旱有霖不敢自蔽已接旬據實節
節申會書省乞行罷斤分明夫以去年之旱江西十
一州既惟本州獨甚今年之雨江西十一州又惟本
州獨遲見今民命未甦生意危髮乃有省劉見限未
催去年和糶米一萬七千餘石有合催三鄒莊譚胡
莊阿鄭莊代和糶見充軍餉米三萬餘石有合糶還
撥借賑糶五年分和糶米一萬石略計今年本州取
於百姓以充軍餉者已當六萬餘石是通成十四萬
石矣此本州自古豐年所無之數况今年飢困之餘
乎用敢詳述民情以聞區區欲望台慈於本州之禾
獨損念糶還元數甚多將前項專糶本州之米分派



於其他有全熟無猶欠之州此裏澤物舉之事而稱物
平施之道也下情不勝為州民激切皇懼拱城恩命
之至

回申轉運司訪求涇邑利病狀

四月二十一日未時伏準使牒備坐吏部符行下各
州講求涇邑利病未照得邑之所以涇者財賦折陷
也財賦所以折陷者大家飛走苗額雖其見管者亦
不納也選材為令使其起此涇弊必自理財正辭始
此事一行輕則縣吏必被大家以催苗為詐贓而脫
訴於監司重則縣令必被大家以催苗為虐政而飛

詭於中朝九縣令之以才選者率墮陷弊無救於涇
邑之弊而適足以摧折方進之人才耳惟有一二庸
人姑息架漏求滿歲月每一網解之急不過重催抑
納預借白糶以救目前以故小民日以困根本日以
壞而大農日以告匱州縣日以煎蒸言之令人於邑
蓋困百小民以重催小民力不能訴而上不知催一
大家以正賦大家力足撼搖而獨立至人多愛身勢
必至此某人微位下不問不敢對狂妄之罪惟上臺
矜赦

甲提刑司乞免黃魚電

狀



照對本州五月初六日恭準

結斷陳王孫被死

將黃勇重杖處死事此元係衆手行打致死今按法以致命痕定償命罪於法固無不合然使牒尚許令聚廳引上罪囚審問大情來歷如無異司方可施行有以仰見使臺欽恤之仁欲於定法之後更詳酌其情以參之也於此若不盡心則是有負使令其竊照陳王孫元係爲首結聚四十四名擄害傷人之兇賊也其徒四十三名皆已就罪陳王孫正係賊首已經結定擄折手足之罪反以死申而逃連累官司都保鄰里苦不可言甚至承捕弓卒決脊者三耳居鄉

也既備人其逃走也又累人故具一具使歸皆有為衆除害之心黃勇者乃承官差隨衆追捕之人爲之首者則是到官已死人楊十其驗屍邊一痕爲要官顯令詳元體突官與臺撥筆皆稱月色中暮然重疊亂打不獨黃勇一人然則黃勇之情尚可有審議者陳王孫雖被死係是傷人犯罪速速申稱已死之人豈在死者一也黃勇係官兵隨衆承捕非私闖故殺者比二也元體突官謂亂傷致死合與分罪三也在法捕罪人內已傷若已殺爲從各罪致死者減等四也陳王孫害人者也已其



除害者也若死衆必憐其苦刑人於市與衆共衆
衆情所在不可不察五也因陳王孫之罪瘦死者已
兩人若又償命者一人黥配者二人決脊者四人則
已死之兇徒反爲幸而州縣官司若遣追捕恐無敢
向前事有關係六也今謹仰體上臺詳刑之意遵照
申聞如沐台慈再賜諒察行下不勝幸甚

申擬刑司平反王定冤獄狀

使判王定之爲重囚一郡稱冤非特王定稱屈其妻
訴冤而已也司戶平反胡曰二招供此衆囚之所同
一郡稱快之事也當職人微望輕致憂懼之疑遠追

二十一人一千里就道此皆當職之罪然前罪平小官
拘禁實長官筆獄者甚多若當職避嫌不爲一言是
上負提刑使臺之仁明下負此二十一人之青白矣
其元到人已供證者除奉臺親統駁之外其方準上
臺添追續到之人請本州僉憲衆官喚上各令面供
一次任其一出本情或同或異並行滿申上臺以備
采擇

由安撫司乞撥白蓮堂田產充社羅莊

照對本州苦和羅爲諸郡之最甚達尊開鄉關實子
載之音逢幸有救助之機故申如顯之請大江以西



全與吉州等縣

野產米姑多惟本州與建

昌山郡又大

安在萬山上不預和羅外其

和羅不滿一萬石本州之和羅乃至十萬石本州又
有三鄉在阿鄴莊灑湖莊等沒官田皆不待給本而
輸軍餉如和羅者三萬五千來石和羅之數比諸郡
獨多遠至數及亩米一石之家小戶無所從出自三
年四年五年六年七年以來歲歲積欠饑苦人戶亦
虧官羅方自去年偶有樂縣尉戶絕除之繼外有沒
官米租補助招羅免行數派人戶既寬羅亦足今

本心欲漸積添永為今後補助和羅之費而未有其
繼也屬者天幸本值安撫判府集撰侍郎被餞鄉部
大庇粉榆希冀冀合郡引領近因除去妖邪毀撤
巢穴佔到東陽白蓮堂田業聚情歡然皆謂侍郎必
將以此田撥入和羅之莊更為錦綉鄉寬民之賜
雖估籍之帳未了而驪誦之口已騰蓋自先太師南
豐先生開鄉闢直至今日侍郎方再開鄉闢喬木故
家久萬人望休聲善政增尤先烈不惟本州之所未
有殆亦天下之所未必有和羅之最重又為鄉



邦之重困幸遇侍郎書錦臨臨其望救援未豈小小
特以三邊未撤戍和羅未可免雖望申減之甚切而
未敢責人情之所難茲因沒官之田謂必為和羅之
助此事理之所必可行而仁慈之所必垂念宜眾情
之預以為喜也其幸登龍門假守珂里代申眾請仰
副仁心下情不勝皇懼俯伏俟命之至須至具申

蘇州府志卷之七十六

申明七

撫州蘇江西提舉

申御史臺劄吉州郭劉吉并訴陳成狀

照對郭劉吉經御史臺許陳層五名成三經刺配故
正事雖止作開致奉臺判決脊刺旗押充巡軍今面
審乃不曾配一且不曾三於何有此事臺臺判得實
方可回申勒詞幹郭劉吉將陳成當廳對眾視驗面
上有無字跡背上有無杖痕責狀明說有無分曉說
却施行尋勘郭劉吉當廳對眾視驗陳層五有無字



邦之重困幸遇侍郎書錦臨臨其望救援未豈小小
特以三邊未撤戍和羅未可免雖望申減之甚切而
未敢責人情之所難茲因沒官之田謂必為和羅之
助此事理之所必可行而仁慈之所必垂念宜眾情
之預以為喜也其幸登龍門假守珂里代申眾請仰
副仁心下情不勝皇懼俯伏俟命之至須至具申

蘇州府志卷之七十六

申明七

撫州蘇江西提舉

申御史臺劄吉州郭劉吉并訴陳成狀

照對郭劉吉經御史臺許陳層五名成三經刺配故
正事雖止作開致奉臺判決脊刺旗押充巡軍今面
審乃不曾配一且不曾三於何有此事臺臺判得實
方可回申勸詞幹郭劉吉將陳成當廳對眾視驗面
上有無字跡背上有無杖痕責狀明說有無分曉說
却施行尋勘郭劉吉當廳對眾視驗陳層五有無字



跡及痕青據郭劉吉供析奉書判更供背上有杖痕
只一句尋再責郭劉吉供沈奉書判若用藥脫了痕
有痕跡皮不全仰再供只今不伏送勒續又據郭劉
吉供及針筆匠鄧喜雜職黃亮供陳成三經刺配今
杖痕奉書判郭劉吉經御史營訴陳成三經刺配今
當廳將陳成卷視面上無字跡有針筆匠責驗狀訖
脊上無杖痕有杖真驗狀訖郭劉吉已責狀說面
上無字却又說背上有受杖被其用藥脫去世有用
藥脫面上之字者矣未有用藥脫背之上之痕者也字
本無痕因用藥尚且有痕杖本有痕安得因用藥反
更無痕郭劉吉不由以奉官司敢經御史處展訴以
不曾受杖之百姓為三經刺配之吏人一縣未足以
盡其欺罔之罪姑與從輕罰杖一百陳成是百姓放
令自使回申御史臺照管湏至具申

申臺并戶部截稅妄訴狀

照對陳定甫有田二十六契典在戴想家咸淳四年
以後經官取贖初詞在縣止乞勒戴想無契領錢放
贖其後有馬仲者教以官會經錢前政方運判以前
後所立之契並寫典錢即無以會經錢之說且謂指
幣之行朝廷之法其他入納斷斷乎皆不可違獨民



問自行交易一項恭之人情元是九錢典者以見錢贖元是官會典者以官會贖錢會中半者以錢會中半贖正恐奸民借此為昏賴之計官憑文書陳定甫宜應以虛詞求勝其後陳定甫無錢取賄侯以會價之說劫持官司方運使遂將教唆人馬仲斷配訖陳定甫再經部脫詞令任鑰運使施詳元案再行審訂所斷與方運使元斷一同陳定甫又復經御史臺送本司贖田且經刑部送本司請本府及漕司元承行人吏云有乞取吏人乞取固是常情然本司前政已曾追到吏卒金仁傑鄭俊并詞人所指見證過付人

不認而所謂見證人並稱無之要之贖田小事又陳定甫訟而失理未必有大錢行賂不過因本府運司皆以其詞為非故借訴吏人以泄忿耳此事之核節也正事只在贖田贖田合照元約元約是錢只合還錢何必經臺經部訴師舟訴運司堂為多事如此哉訴史之事見證人以為無官司不可強以為有已追到人并牒還各司聽候示詞人陳定甫且理正事且照元約齋見錢到本司當期取贖據定甫之錢朝以到則戴楸之曲業夕當還陳定甫之錢夕以到則戴



現之此業朝當選對泉當藥兩相交付甚徑軍也陳
定甫若不肯行正路必欲以奇計設疑兵打空陣子
嬉不遜又經臺經部忝許提舉司如前日誦運司而
已李司却亦換兩心腸不得惟有聽之而已陳定甫
戴棍並照元監齋錢贖田先回申御史臺及刑部照
應仍牒報運司次據陳定甫入到事狀呈奉普判元
詞欲贖田者陳定甫也陳定甫既於父訟之後自悔
無益欲與元興業主取棍戴仁傑父子自行贖贖不
敢再有系煩官司亦何幸如之大凡贖田不是親舊
軍軍實自交易之事不得已而後有爭今爭既無益

後須復以清波而後仍舊在若自爲區區則定人下
必再追問矣聽從其便回申御史臺照應須至其中
按新城縣令奏雄中省狀

照對八月十一日交領提舉司職事據欄轄狀訴建
昌軍新城縣官吏科抑義米乞取不法事本司繼即
追到縣吏饒共陳興據供去年六月十一日知縣將
米一千碩市斛付船戶趙生等裝載出縣界外發羅
得官會一萬五千貫裝發綱解及拖照本軍途通判
元申本司去年六月黎中言等正訴上件事則指爲
移羅義米且謂以官價平糶於本縣者止三十餘斛



以時價私糶於境外者乃八百餘斛此事縱如縣吏
之供錢充糶解是亦荒年奪民之食於理已甚不可
矣又核饒禁陳興供知縣每遇人戶納義米除正數
外每碩再收一斗作知縣食利米約坐庫支用是既
有官收之義倉又有私收之義倉於法又大不可矣
其他據供繳由錢錄牌錢銷號錢以應前知縣科買
及日逐納宅市買及供官買綿三十把鄉民又繳反
以綿相為名禁之於獄終不還分文者皆其細也不
敢一一縷瀆公朝之聽竊見從事郎特差充肆冒軍
新以全英雄雖小有才既貧且暴去歲當荒荒之

用軍和義落大興花圍青團從行軍一費銀卒四
擾於鄉落民不堪命至有橫行等語請察抗拒推捕
獲數內曾四三一名先用火炮縱燒渠塘人既困頓
乃脫申本軍乞差劄子下邑斬首郡守謹審不從隨
疎稟官至釋之出獄即死此人既死鄉黨頭洞雄又
飛申本軍請兵勦殺陣邊旁午張皇萬狀反欲覬覦
收捕之功以為欺罔免削之舉郡守遣人體實知其
不然鎮以安靜徐為榜諭民始釋疑若郡守不善處
之一邑生靈之命當何如哉然亦自此官民相疑上
三鄉至今關結不受官司約束食暴之弊關係如



及於今發覺連吏之後乃有本縣使倫等三十七
人到司舉劄知縣其喚之近案問以誰實使來眾皆
語塞即令當廳實供乃稱知縣使宅庫丁定會使縣
市諸行每家出錢一貫每行遣人二名又買使父居
縣前打話公事人使倫為引領投狀以其解釋雄之
作偽心勞有如此者其除已將縣吏使恭陳興等斷
遣外惟是鄉民尚有未安之心則縣令無復可留之
理所合撫實具申欲望公朝特賜數奉將雄放罷施行

咸淳八年歲終特薦州縣官中省狀

是頃叨誤澤暫攝常平當歲終有會之時莫切於考

實入木之事深惟人才生生不息無不自小官而後
進用亦無不自兵吏而獲轉助者自領事以來早夜
詢訪合江西一路先得六十人其間固亦有科甲前
名已經錄用者今此分俸諸郡果有政績雖知僭越
理不敢不并以名聞通判始隆興府能發龍之通暢
精明羅大椿之老成純厚滕若瞻之開爽溫雅吉州
余東之清介練雁何夢桂之明暢康靜撫州黃與仁
之端重明練呂圻之學行端方贛州曾大發之操修
嚴正有年建昌軍涂演之勤敏多惠皆茂郡而有其
實者也教授如袁州李漸之士論歸重吉州程申之

之操修端諱瑞州林永年之端凝和粹南安軍黃明
豐之去行總實臨江軍余世昌之醇茂有文建昌軍
周三異之端重粹明章又新之簡重朴實皆分教而
有其實者也判官如瑞丘富國之詳明正直臨江軍
陳琥之明練勤敏撫州李龍金之端靖詳明江州陶
應元之端方正皆實蓋而有其實者也錄余如瑞
州邢桐孫之明練有才如隆興熊應申之詳明得譽
江州張杲之剛但詳審瑞州楊承翁之通暢辦事臨
江軍張自之敏捷文華皆治獄而有其實者也司戶
如瑞州劉應桂之勤敏適用司法如南安黃肇之公

於縣而試吏尤莫難於縣豐城周邑也黃兵老爲之
踰年試役俱平紀綱大振吉水劇邑也鄭閻孫爲之
踰年政役情修積禾頓異興國荒邑也窮鄉頑拒不
受政役何時爲之數月聲聞立起於素不率化之鄉
立之師以教其子弟民知向化瑞金窮邑也流民捨
掠謂之田甲田子鎮爲之數月勸誘有方有罪以種
桑聽贖爭役以種桑多寡爲先後民知務本南陽之頑
民皆殘廢之邑也楊休撫定其亂再造此邑四年之
久一方憤服如楊眉孫寧高安公八清勤徐恩說宰



上高舉勤平易翁仲德宰永新不畏強禦黃桂宰
康才略優裕張欽宰靖安廉整有條汪壘宰萬安和
平安胡若寧進賢正直安詳陳自然宰奉新嚴肅
黎齊黃公立之宰寧都詳明振職洪坊之宰安遠詳
重得體凡皆作邑有聲尤不容不薦縣丞則進賢有
吳君台分寧有郭巨用皆究心水利措置有方樂安
有黃申明潔無私廬陵有羅鈞端實有才主簿則危
順吉在豐城以材華稱董殊在吉水以賢廉稱趙崇
鈞在崇仁以和平稱趙崇燦在黃岡以廉謹稱趙時
太在 城以廉靖歷練稱將尉則主應龍在進賢以

才幹稱起必珩在大冶以廉明稱羅可推在豐都
才美稱羅應新在清江以俊拔稱袁端祥在湖口以
才廉稱茂子升在 南城以清俊稱喻元在吉安以才
濟稱何晉在上高以廉能稱婁南良在萬載莫雷
在通山皆以廉謹有志稱凡皆誓仕有之亦不容於
不薦矣智識不明聞見不廣稱以平生鄙見謂天下
事非得人才不可人非自小官時察之不可偶因
乘權常平司職事適當歲終謹以采之衆論者申聞
如右欲呈公朝特賜敷奏以備他日選用之數

又歲終劾官狀



照對某督撫常平臺髮無補惜以歲終有會之法類
申本路同官之賢間有不才亦宜汰去姑先最者以
藝其餘袁州萬載縣丞石應雷貪暴非一嘗檢校彭
祥甫家卑幼業勒取錢三千貫勒賣卑幼業人每田
百把取錢百貫爲贖子表晉等過行及違法自擅沒
田入縣學以掩眾議卑幼者其何辜吉州安福縣主
簿權縣事趙必繼亦貪非一嘗與寄居揚州趙司戶
及前撫州趙司戶相朋爲奸每斷獄一人取錢五十
貫發狀一紙每收錢一貫其苟賤如此及多差吏卒
入鄉行劫公不聊生吉州廬陵縣尉趙必澤每一下

多被侵無藝嘗以其親戚姓江人同行公事謂價必
以姓江人任責凡此三人皆無賴藉如蒙公朝特賜
歌奏將各官放罷庶幾民怨稍伸內石應雷趙必繼
兩款未許放行參注伏候指揮



申明八

浙東提舉

團結申省賑會狀

照得近準省劄合措置團結亭子事當此時艱未寧
團結爲急領命之後即日夕究心實緣亭戶積年不
得本錢逃亡已多今春飢困之極相掇作過所在騷
動被殺傷者數多及官府捕斬與賊窟山谷者亦多
沿海草場委是大段狼狽本司首行招集繼即撫諭
令其親到本司當面散還舊欠

十一萬三千



申明八

浙東提舉

團結申省賑會狀

照得近準省劄合措置團結亭子事當此時艱未寧
團結爲急領命之後即日夕究心實緣亭戶積年不
得本錢逃亡已多今春飢困之極相掇作過所在騷
動被殺傷者數多及官府捕斬與賊窟山谷者亦多
沿海草場委是大段狼狽本司首行招集繼即撫諭
令其親到本司當面散還舊欠

十一萬三千



五百五十八貫二百五十五文十八界官會方得專戶
漸次回家雖人丁稀少頓非前比而流離歸復漸成
生聚方此作急團結非常時止將見在人戶便可團
結者比也所會先申朝省照會俟築圍結了畢即便
以寶具申某雖庸儒非才而承准管幹不敢不以其
實

由省實益課狀

三月十七日恭準省劄令其置司慶元專一團結亭
丁者照得沿海亭民和年被官吏推剝並不曾有本
錢到亭戶之手反日事數搜倍數取益以此亭民不
勝其苦法亡大半彼有丞侍郎屢後相繼發司文移
令虛創甚無所謀會官吏酷虐如故於是胡等死之
心所在相換為盜殺傷死亡者十居二三及官兵追
捕盜窟與官司施行亦有者又十居其二三不見雖
一面招喚作急團結諸場委員敗壞殘累見存無幾
區區設筴朝廷特出免益課期限兩月免行督責其
一面多方招集流亡散墜前此未散本錢再新整頓
鹽課候見端緒別具中間必先有如此免恤流亡者
再歸方得團結就緒四月十一日準省劄照得浙東
黃提舉以團結亭丁乞特免益課兩月會議行

付本司特與免錢益課五月勿於向後越補準此

申免茶鹽分司狀

照對本朝常平茶鹽一路置一提舉官各州置一主管官脈絡相關事無不辦本路近因晚勅慶元府分司為分司者皆是小官其類然自提舉司之體事繁數百牌墾專人紛然四出其戶田虛割責既盡無以應其請求則又預將括入者所管亭戶將來合得本錢先自私借分并其名曰文簿為本錢既充文簿益課惟事切取以致流土大半課額頓虧至今年春遠郡起為盜天分司更卒不惜刻里亭戶尤更毒百姓九編

戶稍有衣食之家無不括類姓各預入網羅待有私鹽徧行通法後予承勾錢動以萬計况於亭戶更抑又可知以致被害之不至於淪洗罄盡不止年後一年田里蕩折至今春而貧民亦四起相捉為盜矣近者恭親朝省將茶鹽法盡復祖宗舊制斯民欣若更生其以一介踈庸適當其時偶然承乏充提舉官遂即布宣德意將分司更卒汰而遣之訪求所謂文憑錢等諸色之弊革而絕之凡亭戶本錢及綱項水脚錢等皆散而與之應有行移盡照祖宗舊制付之主管官慶元府通判嚴亭戶之賦行存者遠幸漸新



復業編民之被害無訴者亦幸之。其聖恩惟是益
罷分司明文至今未準行下分司群小磨牙搥毒以
伺覆。以竊照出道不古官吏之害民者固多矣所在
害民惟分司爲甚蓋縣之官吏害民戶可以訴之
州州之官吏害民戶可以訴之監司監司之官吏
害民慶諫可以覺察惟分司死身於監司之下而肆
志於州將之上不特人在赴愬之無所控亦朝廷覺
察之不及古語所謂雖佛出也救不得惟自朝廷明
賜省罷盡與掃除尚可少聽民瘼以救根本區區欲
望約慈扁念時製澤體國財特賜檢今年三月一日

寬郵指揮盡還祖宗舊制速將慶元府分司有罷劄
本司應使人戶曉然知分司不復再置庶幾羣小
眼竄而百姓安心不勝公私之幸

申巳斷亭戶徐二百九寺

照對於三月十七日准尚書省劄子置司慶元府專
一團結諸場塩丁此時塩丁既困挺亂于甲爲擾某
即時布宣德意盡還亭戶舊恩爲榜撫諭招集又得
沿海制司到處捕斬其首而赦其餘及制使陳尚
書解任之後某又據嶼嶼鄉器會龍舉訴鳴鶴塩丁
爲首夫追之人某即追到爲。餘二百九次爲。業



三千匹兩各各行斷既水銀之身察大榜推定其餘
應隨從借狼之徒各仰安心着業更無迫擾訖即此
一番擾亂亭戶死於制司之捕斬及死於編民之傷
殺及見行拘鎖諸寨者已不下二百餘人其餘趨逐
墜水顛踏道途飢餓而死者又不可勝計亦非小變
矣近來諸場益丁忽又喧傳是節受家富詞狀行不
謂有欲差大軍追捕謂官司元行為不信人懷等死
出語無狀事之虛實雖不可知萬一有之則亂者再
起實於共先求團結撫定之事而不相于在甚亦安
難再行招集前言不信推論無策所合先具申聞伏
望鈞慈軫念時艱之定與承平官司之受詞連體
不同特賜割下所屬

中允 功官責詞

照對某近者巡鹽場官多不肯就因考其所以然乃
知諸場所遺者見額朝前課者祖額額不及祖罰
有利係祖額無可足之或當場無不罰之官或數年
不得批書或要郊方可叙復人多受身故不就詳某
謂此作法之弊求益反損而祖額所以愈虧也失今
不救弊且愈極敢階陳之夫所謂祖額者乾淳時其
力清慎愛之益數也方是時道清明風俗醇厚



柴薪之價甘賤而七百十不足陌見錢買鹽之
價甚高編民一歲方有登熟之時亭戶無一日非其
登熟之時天下生產作業未有樂於其者也故人
人願爲亭戶日常有納鹽輻輳而至自然充溢朝
省何嘗元有此數而求其足額也哉夫所謂見額者
近年來官司數派亭戶抑納之估數也蓋自食官成
習風俗大變粟薪天食之價十倍曠昔折閱低減名
曰實益之會百陌不曾入手編民或祖孫屢世不識
官司亭戶無一日不受官司杖責天下有生之類未
有苦於亭戶者也故逃亡已過大半存者飢困爲盜

苦矣而得日就廢少朝旬雖歲歲坐下租何啻一
歲能強其稍許幾無以哉以其今來調考正實備其
見額而是近歲俗吏捏合之虛名而况祖額豈可每
歲坐定財官之膏餉益甚類之廢久已狼狽季侍郎
劉侍郎諸人爲提舉官自說興利以婚時辜差刻薄
少任行推排虐政揮進士而不言抑見在以增數甚
至餘嫌苟章古盜行石堰西場以上岸山地水田推
排灘地盜戩交厚之費上倉之產以買納虛增之益產
世業既盡盜無可買有如地各洋浦場大卿諸族衣巾
莊鹽價自來並告者此比皆然以水難近歲之見額亦



無一慮也及額矣况祖額乎若夫不其本而求其末何可望其有得哉嘗觀先正楊龜山書云臣嘗任廬山縣令有錢清鹽場亭戶多逃至追捕拘繫之鹽之入官一斤不過四五錢計其工力之費十不償其三若以龜山此時虧折之奏安得再有乾淳盛時登羨之額正緣南渡以後護養根本民生樂業鹽額所以再登今當敗壞之極乃不思根本之計徒責今日以乾淳之課自陷場官以無辜之罰使銓選注授之官畏呈不敢嚮而江湖乞丐之靡徃往充權攝此曹得志如以虎收羊亭戶日益消則鹽課日益虧矣其所謂作法之弊求益反損而益課愈虧者此也區區欲望鈞慈矜念處區則澤有之無益徒虧塩課之有當當此時亦非無益惟燒身隄岸不及元額者原情免問區區自行侵盜者以窮定罪乞丐之徒退聽正任之責蓋職在幾平明之理且亦更化之助

乞補申狀

照對本司十餘年來皆附紀與府專管正以自季侍郎置吏冊獻羨餘之後不可自爲目存今春鹽丁擾亂蒙被省劄置司慶元府團結鹽丁盜丁結定團結既辦申乞將提舉司仍照舊設兼管將其舊子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祠未蒙發由念某見全病瘳請為飲食不進實已不可支持不免其狀控申欲望公朝特賜敷奏將某結與祠祿以便料理下情不勝望禱俯伏使命之至

辭免回司乞祠狀

六月二十八日准六月二十二日尚書省劄子以某團結了畢令回司紹興府事某昨準行下團結至五月十六日慶元紹興二十場團結帳冊先備鎮曾申乞回司總因契勘本司自季提舉大更革之後不可自立司存撥附紹興府兼管已一十餘年縱是回司委難存立遂於六月廿四日因台州瑞安府六場帳

冊團結齊足申乞照季提舉更革以後定例仍附紹興府兼管將某仍請予祠繼又於六月二十日再具狀申乞分明今來更革前件指勘合日行下令某回司當照某身備使今敢不惟命但提舉司附紹興府乃季提舉更革後一定難復之久到提舉司再置專司乃今春因鹽丁擾亂一時暫令團結之將委令團結已畢若便回司將以何為可存其非不願遵稟委身無緣可以遵稟其舉濟釣以除已應稟詳罪外欲望鈞司準日律無可立之資檢合兼附有久定之例特賜於從其意由將提舉仍附紹興府兼管其



今亦無復敢望稱祿惟有拱俟誅斥施行

辭免除直寶章閣兼紹興府長史申狀

七月初二日酉時恭奉六月二十八日尚書省劄子
除直寶章閣依舊浙東提舉兼紹興府長史某叨
恩分間命使警命出公朝所當遵東本朝保合下
行申明蓋我宋所以立國者其紀綱有二在內以堊
諫為紀綱自宰相以下皆得劾之在外以諫司為紀
綱自宰輔出為藩府以下皆得劾之外之監司雖不
可比內之堊諫而兩係朝廷之紀綱則一也某人雖
庸陋無比職則和預監司今若使兼紹興府長史是

以監司而反為藩府之舉獨公朝合風所以當紀綱
之計矣况自賈誼昔當國每以禮數之弊免默見人
心之向背遂以彈劾大臣之地反為勸留大臣之前
章初為制閫收拾中朝斥絕之人假以淮甸監司之
稱日入揚州之食幕自同兼僉之簿尉監司紀綱遂
至入環目今閫事所不忍言某今日所承之者內地
之監司也紀綱幸而獨未壞者也若更壞之如紀綱
何雖曰以宗王而出鎮異於尋常之藩府然監司之
設原於前漢以六百石更每秋分各郡國郡則今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大守也國則漢世親王之封

以親王出鎮

而獨不在監司按察之數兼照宗主仁心大度世莫
與比獨因貴重人莫得見越之奸豪展轉影射以擾
害百姓者宗王皆不得而知如填塞波湖如家奪民
產皆本司所當究治正以特艱夫違檢舉者皆與之
爲屬其誰與理此又如汶寬河且其若身在班底或
見爲他郡使其爲紹興長史不敢辭也合見任京東
提舉而使其兼紹興府長史則決所不敢受也家都
承前日自班行被命於紀綱無關不當辭而三辭其
見官提舉官於紀綱有關若嘗野而反不辭其便內
地之監司紀綱又壞實自其始又如廉耻何後世
慈上念朝廷之紀綱下金小吏之廉耻竟自違差見
不爲本路監司之官以任紹興府長史之職委爲允
當某既不爲紹興府長史直實章閣恩合實亦不
取祇受所有省劄一道見寄留慶元府軍資庫外

第二申

照對某七月二十三日準尚書省劄子催某回司紹
興府併供兼職其竊照此係兩事回司乃其始初申
請兼見合置司湖亭止有水亭子三間風雨飄搖
不可居住移司人從口券垂錫日夕不敷豈不願早



早回司實級總進兼紹興府長史

某既係見任

浙東提舉不當兼任紹興府屬之職雖已詳具紀綱關係之說申籲控辭未蒙行下所以雖欲回司而不可得有乞祠得罪而已今來再進催促自當擇日回司但兼職決不敢受念某平生發直必不可受而後敢辭往歲曾差某充兩浙鹽運幹官又曾差某鎮江等三郡公田分司幹官某恐成害民力辭不受時相務在必行以威相臨尚蒙矜免差况今更化中外皆許直言敢望鈞慈念聖朝待士大夫以禮而匹夫不可奪志明賜劄下免令兼職不勝萬幸

第三甲

照對某三月初九日準二月二十九日省劄除某所東提舉等詞慶元府圍結鹽丁已於四月初一日批住司發到牌印管幹訖至七月初二日準六月二十八日省劄除某直寶章閣仍舊浙東提舉兼紹興府長史某以提舉忝預監司若為藩府寮屬於朝廷紀綱有妨即將省劄一道留慶元府具申朝省控辭未準回降聞至七月二十三日又準尚書省劄子契勘催某回司紹興府兼供紹興府長史職事某即具申乞免兼長史即當擇日回司

降聞又準省



割借坐勘會國家多事擇地

丁到官如吏違

矣從御史臺劾察令其疾速前去交割其竊照提舉
官係浙東監司之列紹興府係浙東屬郡長史又係
紹興府屬官其以紀綱有係所以雖欲罷免拜命而
不可得今蒙指揮以為違戾其委因有妨國紀綱
不敢供職分明士大夫可殺而不可辱匹夫不可奪
志古以大夫之招招感人虞人死不敢往其賞亦不
敢往分明若得免兼長史則朝聞命而夕回司矣即
不敢擇地避事區區蟻蜂之使無以上格乾坤之聽
甘俟御史臺觀察

申省乞免請司委送

照對某昨準省劄備奉聖旨指揮令其置司度元府
專一團結軍士蓋以亭丁挺亂急行招諭自此朝名
措置未旬十數年來乃蒙省執請司符牒紛來責令
催督諸州縣計為照此事有不致奉命者五蓋
諸處官司皆為官部應于公移皆可直達省部之尊
正不待反供外司而後可行徒添轉指有擾無益一
也究其本源蓋因舊來承平日久間有各處期限不
應以本司近在紹興間亦委令催其違限令本司見
留慶元道逢隔涉愈見稽遲

之弊每遇一



司偏牒諸司互爲程督繼文

及牒帖添

連判聽等處直督諸司責其違慢自此諸司各以符
撥而歸之州州則合諸司之符移而歸之縣縣則盡
以諸司本州之符移而歸之民煙而至於民則無復
可以轉行推托之地家破人士亂階由此今爲何時
尚循故習三也近年文移大繁物極則反當此時艱
人思報復只如紹興府管下縣道見有縣帥司專人
聚衆趕殺幸而不至於死者及有將催利部吏聚衆
毆打至於狼狽幾死者方今行事所宜審重四也時
事尚艱民飢無食一縷元氣在此數州急急保奏猶

懼不及乃有不干本司之符牒日下本司者紛如平
時恬不知變則其他可知使人寒心五也裁惟官雖
有大小體時憂國之心則同職雖有內外奉公守法
之心則一知而不言某爲負國是用不遵誅斥謹瀝
血忱百拜控申欲望爲念時艱之未寧思民若之
可畏自今痛革承中蒙文之弊追復祖宗忠厚之澤
應于各處文移止行下各處正行干繁官司乞賜割
下戶部農寺提領財賦所屬照應文書簡約民瘼再
難不勝國脉之幸所有某狂妄僭言之罪乞早賜罷
并施行某不勝俯伏俟罪之

已割下戶部



司農寺封繕安邊所各役方冊

行外劄付本

司照應

申免驅磨元府財賦狀

準尚書省劄子備朝奉郎監察御史孫燦奏黃五月十七日三省同奉 聖旨節文除存更鑄一官下浙東倉司理筭制司財賦錢米罪目勒回安吉州居住王安中汪大有錢牧劉嗣文各降一官資蓋並放罷內大有罷新任遇赦未許放行注授仍下浙東倉司拘留委項強官驅磨團結省米上供苗米濟民倉米濟糶局不折變役數聞具奏包落申取朝廷監索施行

符付本司 某照得陳尚書四月二十九日已行離任訖汪制幹預於四月二十八日先已隨司解任曾到本司好去訖此外除劉司理本司先曾按劾申乞且留在任已準省劄從申外奉準省劄行下五員數內所指拘留財賦官王通判錢愈以陳慶元府遵照省劄指揮施行但本城雖承乏暫為浙東提舉其見今置司慶元府實係本鄉既在本鄉實不致驅磨本鄉郡太守帳目古稱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而况邦侯此惟臺議可以論奏惟給合可以繳駁若身居此邦見任此邦而任責驅磨此邦豈不涉私甚之



嫌則犯苛刻之譏將何面目

聞正恐縱是罪

唐人亦不信具申朝省欲望鈞慈察特賜鈞判政
差無干礙監司不係本郡之官擅自驅磨施行以昭
聖朝行法之公以全小吏廉耻之節仍牒本府昭應

第二申

今月初十日準尚書省劄子入朱紅銀字牌筒珠字
記內引到令某照已行驅磨慶元府折苗錢米及交
承錢銀器帳目具申事某竊照此事緣慶元府實係
鄉郡見今時暫置司慶元府又係見任干鄉郡以鄉
郡之人鄉邦之官而驅磨鄉邦太守之帳目人其謂
何昨已溫控其說申乞改委嚴監鈞慈檢照元申改
委無干礙監司不係本土之官從公驅磨以昭 聖
朝公平之治以養國家忠厚之風以全小吏知耻守
分之節公私幸甚頃至供申

第三申

本月十七日申時準尚書省劄子入潛字號綠漆牌
筒潛字記內引為本司申乞將慶元府吏黃浩改送
無干礙監司驅磨本府折苗等及交承錢銀器帳目并
報勘黃浩等情節等事竊照某緣慶元府土人於
驅磨慶元府財賦上有 方錄 守家財已運省



備後者所申以本司有私
再行干預兼運司所行一則曰追都承吏二則曰追
都承吏若本司果曾侵移一物一併則其惡聞雖移
荒恐為公員吏之戒若無侵移則今日在運司猶前日
在本司奈實甚也何以卑我而動以追吏相脅今為
何時有此曖昧不決之事欲望公朝明賜施行須至
供申

公移

紹興府

試院曉諭

試院曉諭

禽惟靈於萬物而為人秀於萬民而為士綱常所賴
以扶持國家所資以共治自昔莫不皆然我朝尤
所加重三事頒詔與如天地之禮均萬乘臨軒視
拜公孤之儀等士生斯時而處斯詔宜何如其
自重哉我其冠裳然承首理就列各奏所長以
側耳鹿鳴之三章而安意丹雘

對士之自重



備後者所申以本司有私
再行干預兼運司所行一則曰追都承吏二則曰追
都承吏若本司果曾侵移一物一併則其惡聞雖殺
荒恐為公員吏之戒若無侵移則今日在運司猶前日
在本司奈實甚也何以卑我而動以追吏相脅今為
何時有此曖昧不決之事欲望公朝明賜施行須至
供申

公移

紹興府

試院曉諭

試院曉諭

禽惟靈於萬物而為人秀於華區而為士綱常所賴
以扶持國家所資以共治自昔莫不皆然我朝尤
所加重三事頒詔與如天地之禮均萬乘臨軒視
拜公孤之儀等士生斯時而處斯詔宜何如其
自重哉我其冠裳然承首理宜就列各奏所長以
側耳鹿鳴之三章而安意丹雘

對士之自重



莫不然奈何士之書重致者及去既久遂成
禱市井游手敢乘時變入以携群村鄙富民政妄意
之餘而進吹使刻苦平生待聘一朝之士長廊寸晷
既苦於橫目無籍之喧擊西風走於復扼於銅吳小
夫之攘竊有幾漸數幾年于茲乃者恭遇公朝力革
斯弊蕩夜祖宗三日連試之舊制痛懲市井一時湖
擾之驚風被沙石所以棘金去醜頭所以來風凡我
士類雖不忻忻况越爲帝鄉謂戴編珠於儲等士多
魁傑人登標矣於方今其能率先四方倍加自重以
無負聖天子所以崇重作新之意必矣何俟某贅禱
屋之鄙見或可愛助留味稟聞其嘗謂我輩赴解試
便當視如赴省試者試拂明待門寂然無講解試或
夜半喧呼走索其氣此以解省二其心而未能如省
試自重也今即請自重如省試者試入門徐行彼此
禮遜解試或排門項擁相蹴至顛此以解省二其心
而未能如省試自重也今即請自重如省試者試見
處就位即刻揮筆往往未午了卷解試或雜聚簾前
或紛走廊廡不覺自西至夜方寤此亦以解省二其
心而未能如省試自重也今即請自重如省試者



試如赴省試則赴解試已赴省試書象雖格有開
先萬里齋程於茲發軔其謹之哉其念之哉他或市
斤游手封鄣富民尚敢不懷自有法在其為士者謹
勿預併乞台照其申稟

又曉諭假手代筆榜

竊照士君子鍾扶輿清淑之氣為天下第一流品平
生讀書三年待試近之學親在此巖遠之致君在此
舉上之報答造物下之利澤生民在此舉此一字千
金不換之聃也此足報多財之家平日驕我侮我者
一旦使我清心寡欲之羞愧俯伏之時也近世乃有為

微利所重者反為富民代筆榜取本身亦有之得科
而暗虧平生遠大之前程不曉何見真可痛惜世有
富商大賈一旦失其本心者得乞丐人一二糖餡又
盡弄平生所有珍寶財產以予之擁撥乞丐為富人
而自身情願受飢寒讀書人為村人發解及第而身
其淹賤者何以異此越為富鄉士風書學學識素高
固萬萬無此近世既多此風不容不憐及之其由稟
士農工商各有一業元不相干為士者多貧雖至仕
官尚苦困乏惟為農工商者以而富者最為可慶最當
知足蓋人若不曾讀書雖田連阡陌家產鉅萬亦



與耕種者敗者尚是一等齊民而久得高堂大廟

衣之食百人作勞一身受享不惟一等齊民不能及
之雖貴而爲士至於仕官祿賜有限筆墨燕窮亦豈
能及之富室若不知足又當何人知足近來風俗不
美富室不安分更欲揮金捐財假手代筆搜竊士
人科第盜取朝廷官爵敗亂官做賺誤百姓試且思
量老天肯否故人喪勝天之時雖得熱開朝陽婢僕
及至天定勝人之後終納敗斂喪敗戶門有因一時
僥倖之後狂圖六結至毒噴而敗者有因困於爲富
之故而負賤犯職而敗者有賤官不能知事官州不

能事者受官也人爲其官而敗者比此猶然人言
不察耳然此猶以近世之通弊言也今朝廷清明痛
懲弊倖以清入仕之源前舉省試前名覆試不中尚
不沾綠衣一破家求榮得辱可爲明戒今舉又備奉
朝省指揮應代筆僥倖者根究決配本州以人情給
解帖者將來覆試不行知通教官一體坐罰號令方
新斷在必行預告富家勿討煩惱若知讀書之好若
舉及第之榮但請福上增修力行好事子孫必有讀
書起家親擢科第者古人有言臨淵羨魚不如退而
結網其奉勸



撫州

咸淳七年三月二十八日中途先發上戶勸

糶公劄

其濫叨收養通值數食對越一忱惟欲安富快貧使
彼此相安而共濟決不敢從事一切拘價動分直場
拘數使富室或至規避而吏胥得以並緣也然無州
米貴於斯為極東時急糶足以接濟鄉曲而利亦在
其中否則價乎復舊雖欲售不能而鄉曲之怨亦歸
之兩失之矣高明當不待多說職守所係自有不容
已於言者謹茲稟控伏乞台照

四月初一日

撫之風俗素以好誼聞天下近如鏡止翁平價濟鄉
曲諸孫皆擢高科登顯仕天下無不散慕之況鄉之
人乎撫去歲偶歉糶借處踰巖谷大室固多出糶乃
聞間有利在增價密售客販反不恤鄰人之告急者
又有尚欲得價未肯出糶及不思取數之已多者然
則好誼之風何在豈偶為利心所汨人苦不自覺耶
天生五穀正救百姓飢厄天覆富家正欲貧富相資
米貴不糶人飢不恤天其謂何況凡仰糶之人非其
宗族即其親戚非其親戚則其故舊非其故舊則其



奴佃非其奴佃則其鄉鄰彼其平日敬我仰我者果
爲何賴今一旦遇歉竭後苦惱無所措辦之緣博哉
從格儘可通融之粟此之難與否彼之死與生君子
以仁存心寧不重爲矜惻切幾字體

四月初五日中午途預約上戶四月十三日到
州面議

共近二十八日嚴刑道上預與軍創懇請發糶蓋
民食到此急矣當沐字允四月十三日可到郡
至日首領車從面叙設勸切幾垂訪顯俟顯俟伏
希台照

四月初十日入糶

照對本職被命此來專以救荒爲第一事對越一念
凜凜慄慄固甚欲恤貧亦甚欲安富昨到建德路上
已作勿勸諭上戶出榜曉諭細民預行發去外繼此
沿途探問乃聞開羅自若米價日增不知稅戶何以
爲心甚至聞金鷄管下管有飢民羣擾富室此固小
民之罪獨非富室閉糶之罪乎本職聞以糶者籍搶
掠者斬此幸稼軒之所禁戒而朱晦庵之所稱述兩
下平斷千載不易萬一事有不獲已當職安得尚從
姑息而已乎今來始以富室之閉糶飢民之搔擾皆



本職前項約束未到之先特於奉職入境之初再此
開諭俾布心腹願與一州之人共集和平之福

一今與富室約不數數不扣價不置場並不留片紙
在官以貽將來吏胥按籍撥擾之患

右請富室念上天之福祐而當我者果何為官
司之委曲而勸我者果何在棄此價踴躍數急
羅種德無限得利亦多本職此來專一為百姓
立而請命於富室富室不聽即以身歸而請
罪於朝廷無緣敢一日強顏獨飽於飢民之上
惟富室思之

一今與小民約官司既以權者何由富室必能以我
救爾民爾民只得小心聽候告糶

右仰爾民當知貧富不同各有天命荒年方仰
富室為衣食父母不可苟生怨望富室之心安
分忍耐度此艱厄凶荒之後必有豐年他日尚
要做人今日不可胡亂做事有犯到官決不輕
恕未能救命反先得罪惟爾民戒之

一急糶者富室也特糶者飢民也官司既不以文移
滋吏奸則通此脈絡於公私上下之間者鄉曲好
誼之士也



右詩貴寓之賢度校之英鄉閭若元抱道未仕
之身各以天地民物爲心各以父母鄉邦爲念
以義理感動鄉之富者以恩威開諭鄉之貧者
以施行之未當事宜之未悉告爲州縣之耳目
不務者其所弘濟何可論云蓋聞天之生人惟
有愛人人衆不能盡皆與天天定則又時加法
治凡其飢厄之歲皆其升降之機富室在豐年
賢者未知也及至荒年或惻田而濟患或頑忍
而不恤富室之賢否分矣小民在豐年善惡未
白也及至荒年或堅忍而守分或無賴而妄作
小民之善惡見矣分降生入於斯乎決於是富有或自此而貴顯或
自此而禍敗此外降也貧者或執過而溫厚或
官刑而滅亡此外降也天道循環自昔皆然但
人生只鬼目前往往顛倒其中而不自知若瞻
之百年之前要之再世之後高岸爲谷深谷爲
陵貧富易位外降曉然是可以觀天矣是當思
所以契天矣此皆吾州賢人君子之所素知更
請推廣其記過諭此意人心不甚相遠必有惻
然動心者須至曉諭



四月十三日到州請上戶後再論上戶榜

照對救荒之法惟有勸分勸分者勸富室以惠小民
損有餘而補不足天道也國法也富者種德貧者感
恩鄉井盛事也今我撫州不勸分而勸糶者曲體富
室之情也急謀貧民之食也然於富者貧者太守兩
有愧色也於富者何愧愧不能勉其種德冥冥而徒
徇其踈僂繼富之私也於貧者何愧愧無以使之感
恩富室而反為此虐悍獨畏高明之舉也太守有人
心者也事與心違而不布其失於境內是內欺其心
外欺其民愧益愧也興言至此涕泗交橫其將何以

之者獨富室也富室其何以雪之也米價低昂今權
在富室也富室若曰不抑價者太守待我厚也言不
我抑而我自抑之者我自肆厚也均此人也小民終
歲勤動以有此粟我何修何為乃安坐而奄有此粟
靜言思之愧也平時而奄有此粟已不免愧今勤動
而有此粟者及不得食此粟而死矣我安坐而奄有
此粟者猶忍斫此粟而不之發又宜何如其愧也奄
方浴而桑生兒方產而乳生人民獨育於天下而五
穀生五穀為民設也民生飢死矣而五穀尚忍為我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私是猶奪之桑而不以飼蚕齊之乳而不以哺兒其
有媿於天何如也生吾鄉而長於我者吾父吾兄行
也生吾鄉而幼於我者吾子吾孫比也雞犬相聞守
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少長聚嬉戲平居誦誦笑語一
家均也一旦艱食不思分已以予之而反騰價以困
之平日之情何在鄉黨之義何取其有愧於人何如
也自古治日常少亂日常多生於亂者性命之不保
又何富之可安自我 藝祖以仁立國吾儕小人也
世得生長於春風和氣中已未之變亦幾歲矣願我
洗滌帝股元老大臣再安宇宙我亦遂得再土此土
所生也土田朝廷所係也而富亦拜朝廷賜也生殺
予奪皆在朝廷雖貧我豐賦我財或甚而奪我富其
何不可今朝廷遣官厚以待我而我猶忍於自私其
有愧於朝廷又何如也愧於天愧於人愧於朝廷富
室而與言及此恐亦涕泗交頰如太守之愧發於中
心而不能自己也然則富室而必欲為太守雪此愧
不過自出仁心自抑米價自惠鄉井則可媿者立變
而為可榮可賀之盛事也官雖勸難而我自勸分也
富室而果有能此者輒二千石以上不守自強其難



一萬石以上太守申朝廷補官已有官者陞補此太守所以報德決不食言也其不聽者亦不敢強也其州郡前此勸富室移粟入城數多者亦斷斷不賞如前說也

四月十四日再諭元約不到上戶書判

官司既不和價上戶自宜糶米其或米受割米赴請者恐是一位牽於眾位耳儘自不妨但朝廷遣官急救飢民未入境時先具請劄及既入境又自見餓殍滿野却欲早知各宅何日發糶糶補帖再差元投劄真候官聞各宅取發糶日分狀回報以慰奉賑願候

四月十四日再諭發糶

昨嘗職在紹興府被命之初聞湖州大飢而富室閉糶不勝駭懼即採訪於相隔千二百里之外發劄於未到二十餘日之先預期十三日到州交事即於當日禮勸上戶昨日十三日荷上戶如期到州面行勸諭說但元請只是在遠約糶非見在州縣糶措難請者比不過略請幾人面見一番囑其歸而次第轉諭耳安得人人遍及竊慮深村遠地未悉此意所合於禮勸次日再行接諭通知米費至此自當棄貴發糶



官司既不抑價又何待勸其間好善之家請自行饒
潤以惠鄉曲須仰馳賑發糶庶幾飢民各有依靠不
至壞出流散致荒田作若十日之內不糶者輕則差
官發廩重則估刑點配三辰在上一語必辦

四月十四日委官嚴整誘坊廂人戶糶米曆

當職入境近城以來多有坊廂人戶陳乞給曆若果
係飢民豈容不給某人或自可過活亦不容不審開
本州元行勸糶均及舖家亦非易事也當職每見所
在給曆有錢者計置兩分而多得無錢計置者合當
得曆而反不得曆亦有因得曆而父子兄弟一家

請主家俸給而亦以無產業求曆者曆頭雜米比無
曆者稍有一兩錢之爭人情使多生姦計實患難及
窮民往往坐此案帖委令廳吏官分廂家到入問誰
是合得而未得誰是不合得而反得誰是元不合得
而今來陳乞欲得給曆之要饒寡孤獨為先貧無道
業及不充公私役使者次之若實保明覈定一番庶
得均平仍揭示行衙前仰人戶通知不必再來本衙
入詞本衙難知虛實狀不再判矣

四月十六日委請諸縣知縣鄭勸糶官牌



昭對本州勸糶而不勸分正

有家彼此相安

不數數不減價不置場移粟然若以官司行之恐然亦不免文移之擾今於各縣禮請富貴士大夫各充局官請自於其鄉提綱勸諭庶有報應文字並請只遣私僕前來投放本職終日坐聽守待到即親手接受親手付回並不經使手以致差隔其差來投放文字人自當量支路費萬一有執吝不難之家事不復已官司自作施行亦決不致使富貴取怨富家然貴極必賤人我予此正是從古陶朱倚頓諸公諒富之乘策米食益糶又何妨勸勸而後糶已使人汗顏又安有貴而不糶者乎委曰一言合機備慮

專請樂支縣十提督牒

本職超資叨郡專為採荒人微寄重和莫知措所望惟本州賢人君子自相與出力為鄉曲計耳諸將除各一面次第詢訪寄寓委其任責勸外惟是樂安一邑去州獨遠報應不易倍切苦心訪聞樂安介萬山階每當歉歲率至乏食所幸不通舟楫境內之米少得淺糶外甌尚可自救鄉里俱常年官司採糶止又在縣市戶其在縣郭外以及四鄉實係辛苦農種根本之民官司反不暇及者多之家遂得公然閉糶



邀償吾民無所赴愬使人惻然入氣則雖最甚而本
職又到官最遲惟有由盡人情期於其當相安不勸
分而徵羅不以官司提督而以富貴轉懸不經吏手
而本職親手接受文章是往來以此作急救良尚可
庶幾萬一今除縣內排羅知縣照舊例勸分不必更
改外其今來本州行下勸羅正為郭外及四鄉五十
四都飢民而設非得士友之賢而有心力者相與維
持家至力勸則新官一旦之言果聽無從遽乎今採
輿論分地禮請

四月十九日勸羅安縣統戶數雜榜

體榜諭施行大約外數內樂安一邑又與它邑不同
此邑僻在萬山不通舟楫富家蓄米素無和糶獨有
苗斛儘可以濟鄉曲在五邑中最高為樂土邑內風俗
尚嚴雖未能周知如出等稅家彭影在人耳目者已
略得其槩如詹良卿登仕則甲於一邑四鄉者也曾
料院許道州詹季宏官人曾正則官人曾李同官人
詹明伯官人皆邑內蓄米之多者而中戶又不與焉
如康元甫官人周叔可官人則甲於天授樂安兩鄉
者如求豐湖西羅教教羅連

紅則甲於雲蓋



一鄉者也他如黃景武官人鄭季文李忠景雲等官
人四兄弟黃子光官人暨子大子忠鳳孫等官人四
兄弟及黃漢舉官人陳季升官人陳子清官人黃晉
甫官人黃信甫官人丘子忠官人鄧子清官人張弄
仲官人張晉卿官人曾季毅官人曾季常官人鄭榮
甫官人鄭憲甫官人與鄧申頭此四鄉舊米之多者
其餘當職未能盡知除一面陸續採訪及懇鄉官次
第轉遞今來不以公移勸分而禮請各士宋節幹等
十員分鄉提督勸糶不以官司督促而以本心之所
同然者往來於文書之間不立官語不立官料而一
之計正深所為富室計否則鄰里憊憊嗷嗷其門雖
有粟又烏得而食或甚而飢民懷不肖心羣聚頽洞
富家又能晏然而已乎樂安文風最盛富貴者多賢
此理曉然正不俟督職察察言也且隨價糶米本未
得為濟民事也賤極必貴貴極必賤人弃我取人取
我予此自昔謀利之要術而富室正不當坐失機會
之秋豈待官司勸而後難如前所舉三十餘家官民
戶之蓄米者特舉所已知而言之其餘或止能糶數
百石或數千石隨其多寡皆令糶歸等戶不必糾



禮中等戶中等戶不必推托出等戶各負急難各宜
爭先可也然此特取人情之常簡而易行者言之非
敢以薄待吾樂安賢士大夫也其有能於官司不敢
相強之外自發仁心自行好事自減時價真濟實惠
活其鄉井者糶及二千石以上本州並量其資品隨
其志願特加旌賞或徑從本州借補充節制司準遣
糶又一萬石以上本州保明具申朝省未有官者補
官已有官者陞擢此項已牒委提督官保明申矣其
或吝嗇如故長價不已亦請提督密具姓名申及密
差人探報當重作施行矣各請守體毋忽然此為糶
於本邑者言也又詳陳

之一而半歸於永豐湖 凶海生之寄莊雖大族也視
利甚輕本亦未嘗不有 平糶而其遠在樂安之莊幹
喘其主人乘時射利本邑雖不通舟楫而有牛田一
小溪直透言之永豐一什舟舟即沮界外實為尾閘
雲鄉艱食則一邑俱艱矣此項除帖本縣請急移
文羅宅覺察莊幹井請其行下午田隅保出榜賞一
千貫米給捕人籍莊點幹嚴禁嚴矣併合榜示

四月廿五日委臨川周知照 出郊發粟榜

有塘饒宅位銀米多向來不早糶論評者不一當職



任之初欲先以禮勸未易行今當職
到已過十日開諭再三明言十日內不難輕者發廩
重者估籍矣饒宅乃方行抄割所居七十七都入戶
而延壽之七十六都七十八都長壽鄉之六十三都
皆是饒宅寺產去處到處人煙皆是饒宅佃戶又忍
於置之不卹反倡為胡說惑亂民心妄稱一都自了
一都何饒宅後生姪孫無一知畏天地知畏朝廷耶
六十四年前戊辰歲梅州亦曾大歉時朱晦庵之塔
勉齋苦先生為臨川知縣奮然言曰勸糶適足以閉
糶惟發糶高可以活民即日親出以至河東謝氏莊
勸齋即立價二百兩半日發糶謝氏至前伴罪勸齋
曰汝不發糶至勞知縣為汝伴幹甲汝要交錢去若
別有翁碩仰必苦我更親往價又減矣謝氏自此
盡糶鄰邑聞風相應歲以無飢今日南塘之饒即前
日河東之謝知縣仁者之勇夫豈減於勉齋哉請即
驅車親詣南塘將被訴最多之人英一官人英三官
人兩位照黃勉齋例減價發糶不問鄰里之遠近一
切普糶諸位請自次第出糶不伏者亦如之將事請
縣丞暫權回日仍舊饒宅有非命者徑與封籍解州



委周知縣發賑第二榜

南塘饒字米多糧少又不恤寄產之鄰都坐視租佃
之飢餓已請委知縣躬親發賑矣昨本縣申到陳孟
八官楊茂五官陳茂三官三家不糶本州除已差巡
檢窮親前去封倉外今併請知縣就路與開倉平糶
兼訪聞長壽鄉六十三都地名源頭焦陂陳孟八官
人米穀在門首之左右處西鄉六十九都地名竹山
口張曾十翁米穀在舊屋其身張紹一郎米穀在開
源新屋廣東鄉七十一都地名上嵩余靖一官人男
及同鄉余七三官人各有米在本宅廣西鄉五十六
都地名源頭焦陂陳孟八官人各有米在本宅
糶數內張曾十翁至為人謀按原屬各地獄村鐵枷
可想民怨矣此項井請知縣就行覈實一體令其照
查監稅陳孟元李省元等備每石備糶米三升較則
倍之不惜願者發糶推命者封籍追解當職本心只
欲安富卹貧彼此相安元約十日不糶者發糶或封
籍今已過十日之限矣富而恃頑不恤飢民不從禮
勸者若不嚴行是富者愈橫貧者愈困何以上應
公朝孝安之命近來吉州太和縣人姓章名庚因長
米價為雷所擊見立碑太和廟

因崇仁饒縣



尉爲富不仁屢勸不率亦已差想軍說創追請矣
無官等戶凡爾富室各請自愛知縣爲民父母只得
就此番出郊營勸讓行鄉落通勸務使不拘現錢不
限鄉都願題如此近一貫三升之價方可爲民奏凱
回縣鼓琴詩不云乎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勞己以就民也他日將有指知縣之旅寓厥甘棠之
歌詩者勉之勉之

委周知縣發賑第三榜

知縣親行發賑一出經旬徒御亦良苦然吾民則樂
矣歎想新至黃粟白粟日滿平下仰眉爪掌以伸得
食之諒矣異亦必心悅誠服其也先若也去歲推
州之旱臨川爲甚臨川之旱北路爲甚東路林麓皆
已成知縣蔽寺之陰矣甘路二都如前坪之王宅庫
僧米斗二百足梁岡之鄒郎吳郎鄒頭之王秀店邊
之諸陳米斗二百四十足四都如羅湖之吳乙官人
許百三承事米斗又皆二百四十足雖曰出糶飢民
何處得許多錢以糶之然則得食者能幾人歟五十
八都如管頭之何和尚古樓岡下之梁八秀才每共
一百八十雖曰差減而碼頭之孟宅庫則二百二十
矣六十都如黃墓岡庫之黃秀才每銀十錢如新波



之劉千二郎提橋之陳千十公則又二百二十矣
十九都如葉慶三官人出榜每升三十圓為短義而
葉十九官人為奴僕夾雜磨穀每斗糶百單五句不
察也如城塘之兵承事出榜每斗減錢十五圓亦為
知義而前坊之劉礪坑之胡榭山院前之吳皆百人
十何不相敵也五十五都知冷水坑之危官人因為
略藏而大橋之李亦尚一百九十也東路北路之飢
一也東路所知縣一行皆已一券三分間風竄羅北
路如就家柱駕所向楊諭有大率者亦發糶一二庶
幾北路飢民無奚編讀我之怨而百里同風矣旅泊
日父天者向來不備不能已惜以所聞等置葉君子
民之父母庶幾均愛焉齊釀二撥通富舉五州屬之
意領略感荷雖聲凱還媿美勉之當此東首雜賀也
五月廿五日委樂安泉縣榮發糶周宅康七米
樂安荒政賴局官提督官盡心已見端緒聞數內槐
仁周九十官人龍義康十六官人尚未從勸甚至中
內餓死之人鄰都謂責有所歸非我之咎惟歎息而
不及救此等吝執既非鄉曲之所能勸若不以官司
行之將立而視吾民之死乎本縣梁縣丞廉介自持
士民信服帖委前往各家監令照令見行市升五



糶價出糶價將愈平富室反失機
伏監糶即請飛申本州別作施行朝廷差官救民他
皆非所暇也案只令備榜隨行仍差虞候一名前到
承應隨直催守

六月初一日勸稅戶陸續販糶榜

照對荒年勸糶不獨為貧民求飽亦正是為富室求
安本州今春飢民嗷嗷勢亦可慮近荷寄居稅家減
價出糶遂得帖然闔郡上下皆當知感為寄居稅家
者近想得知遠處聞或不得自安而此幸得安亦必
力懸於心而私自慶矣但六月一月是為青黃不交

每常大熟年分如此六月十日自糶何況今年古人

有言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萬一放不到頭向濟於
事自令官司州縣局官提督賑事與夫發糶之家到
此本當極力接濟以全人和以迓豐年切不可有一
毫玩弛之心行路百里者半九十為山九仞者鶴一
篋當職不勝過計之憂除已具申朝廷外推行糶米上
戶賞格及體訪遠鄉間有閉糶中止之家仰即不住
發糶施行外所合備榜州前併榜帖諸縣再行勸勉

康宅米

六月二十日委樂安施知縣李相發糶周宅



本州飢民已荷上寓官室次第竣

巨賴以全

本新稻亦將熟矣獨樂安營康十六官人周九十官人兩宅米最多而獨不糶為其鄰甲火佃者多餓死就兩宅中又獨周宅為尤不可勸勸糶提督黃省元代之哀痛至誓天食素者兩月而周宅不恤也至反申縣譴其播檢本州遂差本縣清官梁縣丞前去監糶今又訪聞縣丞極廉而兩耳目之聰明一旦無以勝吏卒之奸縣丞初欲走到周宅耳見已定廳司乃硬押輪船先至康家遂致周官人先期搬載米穀欲以空倉上庫欺騙縣丞歸為已暉本州契勘此事并

矣果難行不可遂前八月十一亦多才親月每

勉齋為宰日親行出鄉發糶故兩廟行一月到處發

粟小民方家家得食自公青黃不接民命死活只在

此數日間帖請樂安施知縣隨省驛從即日單車躬

親前去周九十官人藏米處坪上莊凹背莊竹園裏

莊上凹背東坑莊陳城渡黃細乙家莊鏡辰家莊南

塘莊焦坑莊丁陵莊康村莊等處根括斛米疾速應

糶仍請提督黃省元為民命忍向黃避仇然同行指

引以救此一方民命如違即追周官人赴州其樂安

縣事帖委鄰縣廉明之官案行

黃康會即日



去暫權修苑知縣監糶了日回任
州僉廳分帖切各差使候催行

又再委苑知縣榜

撫州稅家無不喪費糶米樂安周宅乃獨深藏到今
豈其雅意正為古黃不接救民之地耶今施知縣領
九天之命為百里之君乃躡著人鄉為酒官人代行
幹甲之職親行糶米真前此所無之事在周宅亦不
勝其榮矣乃聞一境小民過疑周宅他日相害會忍
飢餓不敢糶其米又聞所委稟縣丞不甚振職日飲
周家之縣耐查計周宅之涼床若果如所聞民將何
知縣自行任責故違其行今為何時尚可撥開帖催
知縣行司如本州近委同權之官不能任事及一境
小民疑畏周宅而不敢糶米請即飛報知縣朝有報
則府判夕起程當督周宅將見封之米並行普散與
遠近之民周家他日安得人人而治之鄰近小民今
日若與速糶尚可使周宅得錢是亦為周宅之計周
宅不應反怨糶米之鄰也榜知縣行司仍帖權縣速
遞往一日申

六月三十日在城邊街榜



本州當倉庫亦立飯堂... 民此是逐日挨排約至六月盡結局... 今六月已盡... 價頓平言... 但恐窮民每日喫不成飯... 飯了更與各給路糧使之回家趁熟

一年壯人不問丈夫婦女每名並支付米二升官會買
一孤老殘患之人每名支米四升官會兩買

一孤幼小口比大口例是減半每名支米二升官會買
先次... 石各局委官躬親到寺持各人坐地喫飯勿令起身

俵前項錢米仍仰監局兵糧廳不... 次第... 造飯僅行火頭別行支搆

七月初一日勸勉官黃樂安兩縣賑糶未可結
局榜

照對本州勸糶實取怒罵家巨室之事應于勸糶官
吏及提督等君士友人人危懼當職為過申請司及
申朝省遂各得發布自蓋一州賴以存活惜是倉司
向德虛席未曾申明遠致... 狀果有訴



及宜巡轉等當職已申乞追人等令其甘受同罪
矣今不與勘樂安宜黃兩縣管下多不種早禾率待
九十月間方始得熟見今勸糶猶是青黃不接之時
未可便行結局訪聞大姓上戶買游士以假大義分
譚率以恣虐受伺候倉臺棄機投訴必欲撻敗見行
弊政除已具申提舉使臺乞賜照應外所合備榜各
縣通知

六月廿八日禁造紅麴榜

米所以救命酒止於行禮一日無食則死百日無酒
不妨故古先聖人參於民食至重酒則除祭祀奉
祭外餘皆不飲也昔者酒以禮節州縣自領酒
索璋米穀此已大開世道然所釀者雖上秋熟耳極
州風俗多飲紅酒不獨醞釀林米又慮夏念米為紅
麴此事實害民食然聞德境內之用耳臨川崇仁接
境一帶如白虎望如上城如馬嶺如龍步如羅湖等
處專有一等麴戶壞食米為紅麴公然發販與四方
商旅如衢州龍游進賣鄰路之狀是絕本州百姓之
性命以資四遠無賴之狂辱其為不仁莫甚焉甚然
在常年喫了飽飯不知天地不蓋罪福猶可諉為習
俗之常今經大荒餓死無數人等皆足更生此



時而不稱軍又待何時備榜于
下畏官法日下速行改業別去營生仍仰都官保正
鄰申各行嚴戒覺察如有故違定行杖斷諸沒坵屋
移徙立賞錢一千貫十八界許諸色人捉獲盜器具
併見境新難到州營首即時支賞發於犯人名下追
解其餘諸縣分帖請行禁取

第二榜

到處州郡皆靠酒息又比元額逐年增添獨撫州制
於抱息酒戶總一箇大州府只納得百來貫錢無他
郡十分之一又是二十年前之額今時酒價比舊增
多少而納官額無分文之增是撫州一郡利源全歸
酒戶縱不得此百來貫亦不計利害今酒戶反敢
頓頭騎傲恃此身應官司越辨之人動輒到官司
喧闐本州近以大荒之後米穀可階自於城外六七
十里航步等五處禁酒年販泄外州麪戶環水為麪
於在城初無榜文於酒戶初無妨礙乃亦與變戶平
日人情稔熟之故成群到官橫身攔截欲借酒戶官
錢之名求免麪戶私麪之禁酒戶自擅州郡之利州
郡未嘗仰酒戶之息果何所恃而自認為驕子耶罰
不及罪庸公違為倡首之人來長松填調身引押下



倉麵壞米地頭白虎窰上城馬鎮賊劫泉湖五處各
示眾一日取各處鄰保及兩都都官已覈今說狀申
如酒戶向後再有者煩定取會鄰州二十年煎酒額
比對見今酒額數例增錢

第二榜

紅麴壞食米換州經此飢荒人得更生之時今盡將
金露縣例以麴麵為白酒昨緣請教於寄居尊上程
帥參故於在城酒戶略闕一路而特禁村市造紅麴
之家今在外者未必皆主官之禁而在城者反
先犯官司之禁自早米新熟倉造已及一月酒戶若
出城外如此則是本州之禁村市倉麵等為在城酒
戶等一網兜盡利溥之地而於愛惜食米初未有益
也截自八月初一日為始並不許酒戶市戶等私倉
紅麴如有已倉造者須於三五日辟遷了當莫留遺
蹤初一日以後有造者並照村市已行約束賞錢一
千貫許諸色人告首犯人重斷移徙仍榜九門自九
五日為始並不許人搬販紅麴出城有犯並根究倉
造之家照前項約束施行門頭守把軍人隱蔽縱容
重斷開落名糧



七月初一日勸上戶放債減息榜

近據學府新恩劄狀稱本州上戶放債取息有至合
倍以上者乞行禁遏常職讀之駭然最是去秋大歉
小民必是無可還債今年春夏飢饉必是債上添債
今秋若因稍熟上戶便欲一頓對合取債則小民今
歲之苦更甚於去歲之荒矣是雖盡與蠲闕可也但
念其貧富相資世代相聚不敢行官司一旦直截之
令反絕小民他日求債之門先布腹心贖論上戶上
戶若非讀書與家亦是積德致富我理所在其誰不
知請自今脫去凡近致身廣去念性命本同一源如
人我本同一體財貨不過外物貧富不必易位則利
債漸減分數許鄰佃重力漸還種德無窮永保富厚
如或故違則有法在

詞訴約東

照會當職已入州治令受民詞今預期開列約東下項

一詞訴總說

訟乃破家滅身之本骨肉殘為冤離鄰里化為
仇敵貽禍無窮雖勝亦負不祥莫大焉但世俗
惑於一時血氣之忿苦不自覺耳撫州禮義之
鄉何有於訟近亦間有爭鬪之詞讀者固羞之



況當飢歉之餘正宜省事之日譬如病後將息
爲上又豈人戶爭訟之時惟是當職德薄不足
以任教化之責恐或者未能忘訟勉爲依例門
放以通民情

一詞訴條畫

不經書鋪不受狀無保識不受狀過二百字不
受一狀訴兩事不受事不干已不受告許不受
經縣未及月不受年月姓名不的實矣受拔紙
枷布枷自毀咆哮故爲張皇不受非單獨無子
孫孤孀以婦女出名不受應受者隔夜拋箱
當日五更掛狀也先

一詞訴次第

國家四民士農工商應有詞訴今分四項光點
喚士人聽狀吏人不得單呼士人姓名須稱某
人省元其爲士而已貴與蔭及子孫有官用幹
僕聽狀者隨附士人之後幹僕却呼姓名然須
有本宅保明方受士人狀了方點換農人須是
村鄉種田務本百姓方是農人農者國家之本
居士人之次者也餘人不許冒此言善之稱農



人狀了方點喚工匠應于工匠人能為器具
有資民生日用者皆是工匠狀了方點喚商賈
行者為箇坐者為買凡開店舖及販賣者皆是
四民聽狀之後除軍人目夕在州有事隨說不
須聽狀外次第方及雜人如伎術師巫游手未
作未作雜非造牙僧船稍妓樂岐路幹人僮僕
等皆有用之器者是雜人此外又僧道亦吾民為之然據稱
超出世俗不拜君王恐於官司無閑官司不欲
領受此門

詞狀日分

自六月始每月初三日受在城坊頭

日私息改用如四日初八日受臨川縣管下鄉都狀十三

日受崇仁縣郭及鄉都狀十八日受金谿縣狀

廿三日受宜黃縣狀廿八日受樂安縣狀自後

月分周而復始其有不測緊急事自不拘此限

但常事不許挾緊急為名

樂縣尉絕戶業助和糶榜

故南城縣尉樂迪功名謹初在南城曾求錢氏嬰兒
為子兩歲而夫又嘗求幹人徐順十歲女聖姑為養
女改名妙聖今亦已嫁人縣尉 琴瑟而中休已改



嫁江東鏡浦幹縣尉子然一

外曰爲之絕而死

其族姪文郁嘗自立其子惠孫欲追繼盛氏兩歲之
子其養女妙聖亦嘗冒稱縣尉親女兩歲未成殤既
無立後之法幹人所生女雖名本官之親於是其家
蕩無主者外親內族下至幹僕紛然搶攫數世之積
一旦而空其族初以聞之縣縣不敢問本縣繼以申
之州州亦不欲問及衆忿不可遏群訴於州本州委
司戶吳兼僉檢校徒有存存焉耳雖司戶曉事遂
漸按索所謂存十一於千百竟何補哉此樂縣尉戶
絕之大略也在法戶絕惟當沒官本州念樂氏乃侍
側名吏之後何良爲然其在國朝初爲名親之人亦
江西歐曾諸老未出時先以文學顯名本朝上之侍
郎之後雖不止縣尉而得官有生計世世尉若盡
沒官亦何忍哉今爲繼絕以其餘者沒官以其沒官
者爲鄉曲誼事庶幾兩全耳繼絕之法當以親論施
詳樂宅宗支自五世祖名友諒之下凡三位樂十官
人一位也樂十一官人一位也樂小三簿與縣尉共
一位也主簿先絕今可爲縣尉之後者惟十官人十
一官人兩位耳十一官人生兩子長文郁長者法不
出繼以困已繼主簿所可爲

者又惟十官



人一位耳十官人生三子長

法不出繼

第三人不墜去開染店就此位可立者又惟中子名
文炳耳文炳雖年已二十五歲雖亦失學而粗能書
寫略通文理不獨於本位爲親亦視諸族爲優今立
文炳以繼縣尉之絕照條三分給一至二萬貫而止
以田產屋宇山棧房產雜產生畜通計價直而給之
此外有公親者此文炳多開一世服屬已盡又年已
三十八書寫不成字當來族長保明與文炳同到官
今既不在全立之數章撥一千貫以給之喪葬於條
撥五百貫今時異貴珠物賈工作皆貴集縣尉身
後可念與押絕至一千貫凡此於戶絕之條之法多
給二萬貫內妙理既爲養女縣尉別無親而鍾愛之
順其生前之心給一萬貫本人已曾佔田產據銀器
却與比折通葬內樂園省元與縣尉同戶而元亦係
繼絕法無平分除縣尉在日已給外特與給五千貫
文郁曾以其子惠孫爲縣尉之孫知其不可先自引
退此有識者也謀繼不遂特給三千貫因與文郁既
給則十一官人位下均及之矣文炳既立紹家業二
萬貫其親兄文煥親弟文明本不可再望然均於縣
尉爲四從姪縣尉絕而戶產

官書遺之憶文叔



文明亦各給一千貫如此則一戶人亦均及矣
既用繼絕之法又用均給之法侍郎有靈亦知官
司於樂氏無負况縣尉乎此外沒官夫復何說然官
司非利之也三邊未撤成和羅不可免本州和羅者
四縣與建昌軍以四縣應和羅土產入戶大略相當
前官失於申明羅數乃數倍於建昌譬之舟載非力
勝矣民之困苦亦難言矣本州近雖以阿鄭三鄉譚
胡等莊沒官充軍餉未蒙比折減羅申請於上而羽
言未必盡效目擊民瘼朝夕痛心今姑以樂宅沒官
之物少寬之內播到元米二萬一千有零鄉石禾一
萬一千不粟料及今年新種及原至種米總額二千
二百餘兩金器三十二兩并見錢會子並責付引監
本宅幹人羅米以充和羅俟見數目却以將來撥降
羅本計算若可招羅湊足則竟與免數派或尚有欠
少則作割分致上戶以盡免中下戶價廉比常年特
增數又比常年特減亦是寬民此係寬今年和羅者
如此其沒官田畝雜產就將樂縣尉水次一莊立為
和羅莊自咸淳九年以後歲收所入除合苗稅外並
補助和羅派數以寬衆力此莊既立將來豈無與念
遇機會撥添者此係寬將來

如此此外



有玉帶一條恐是樂氏先世

東

亦難其氏

倉卒變賣特給還繼絕之文炳其喪葬錢一項恐物業難於一旦變錢又新租已充和羅猝急無可支用亦合將錢會金銀紐計付之但須喪葬有期責付最親位樂國有元主張文炳同領辦事方可今即付之恐或他用耳樂宅四幹人計置獄吏會子李宅幹人計置獄吏銀器並勒具引監井充招羅助入和羅山林房廊雜產勒四幹具數引官牙點踏估價通計貫數以憑撥付立繼者均給者沒官者各置干照收執備榜州衙及市轉通知俟見數日撥定申諸監司照應其各乾候盜主則惟長及呈請

招羅免和羅榜

照對本州稅戶之困於和羅久矣然三邊未撤戍和羅無可免之理且朝廷初立官價何嘗虧民特以時異事殊鄉賈每增而官價如舊又湖廣綱運路遠押官必多求加耗遂致人戶不能無重費爾當職猥以牀才竊食此邦日夜思所以救比嘗力申裁減不從遂以樂縣耐戶絕見管米并索到各幹侵盜金銀器尋責令變賣添添羅本自爲民戶招羅一年全不敷派方措置間又再準運司於

十一二千五百石



之外增派通作一十萬石糧
元派下七萬二千五百石自照本州已行將樂宅錢
米照鄉價添補及多方回糴以寬民力外所有運司
續添和糴二萬七千五百石本州既無力可併招糴
只得照官價派糴然今年既增糴數比去年三停如
一則人戶去年糴二百石者今年合糴三百石今來
本州既將元數招糴外則續派之數不惟比去年不
增又更於去年元派之數再減十分之四以寬上中
戶其常年所派下戶則並與免派燕上下皆寬本州
稅戶須仰體朝廷和糴餉考正爲內地安謐之計家
國一體齊瘁相與正是爲民非是圖國之本科撥已
下取運將到數目既輕速了爲上官司既不比常年
多糴則稅矣矣不可比常年遲誤切宜享體

起營寨榜

營房拍滿兵官不得替移寮而經時有司先葺營寨
此國法也本州軍人無屋可住者十居八九稅債居
止既費錢軍民雜處動或喧鬧當職心甚念之近
行下諸營計料本案中以一家有三四名軍請者可
以併住其說良是以本司費用不敷也然恐家口既
衆苦於窄狹今有一家三名



家兩名及一名者各照舊

一曰、又示、二、則字

急爲計案即喚各營董頭算計定數定限來日吉日
責錢付工匠作頭交領責限分頭早辦仍榜諭通知
咸淳八年正月旦曉諭敬天說

照對本職林才承之不能一毫有補於民每五鼓行
橋率以街市柱天燈供天香輒爲欣喜蓋人知敬天
何事不善此本州風俗最好處今當歲事更新敢演
敬天之說爲告

一日月星辰風雷雨露皆是天

凡皆顯然在目名曰造化以長我育我天生五穀
蔬粟以活我性命共使有一欠闕我便無以爲生
於此無一不敬方爲敬天

若拜祭塔廟迎引社會打骨財物等事皆是信
邪造罪即非敬天

一朝廷是天

天生 太祖皇帝以仁立國令我 皇上恭儉厚
下凡前代嚴刑重斂遊幸土木調遣征行干戈爭
戰擾民之事一毫無之上自堯舜方見本朝我生
何幸得在今日此等恩德將何以報又其行事皆
是代天知立條法是禁



賦是養軍衛邊使我安樂

且知慚知如何公服

理以上體朝廷使天下長長如此太平方為敬天

若自逞雄豪不有官法皆非敬天

一父母是天

天生萬民生生不息故父母之氣便是天

母生我父母便是天自父母又分為兄弟宗族內

外姻眷無非此一氣於此能備盡思愛方為敬天

若為財物所昏為血氣所使一有違忤皆非敬天

一自身亦是天

人身四肢百骸皆從氣息取天之清氣以能生活

如魚在水以水而活其理一也故凡我之舉動一言

語非我自能之也皆天也至於人之一心又為一

身之主虛明知覺名曰天君我舉一念入雖未知

此心先知即是天知人必先使此心端正方為敬天

若起念善物或欺心瞞人皆非敬天

右請因平日敬天之心新年更推廣敬天之實風俗

日美長享太平不勝幸甚

咸淳九年正月再諭敬天說

照對本職每見善民五更早起點天燈燒天香不勝

贊喜去年七月初一日因作

就正處 切近來



風俗尅好謂之頓積年報豐

不作此皆吾民

敬天之效可賀可賀今年又見新正新者作新之時

正者正始之日天燈燄煌天香紛郁神明在上此心肅然邪念盡消耳目聰明四肢百骸亦皆輕爽此時

此心直與天一豈不樂哉吾願吾民而今而後自正月月初一日至一年三百六十日自天燈天香至事父母

母友兄弟親宗族接鄰里應于交財買寶請事百為

此心常新此心常正此心常敬夫明明上天臨臨照

臨則吾民自作多福長享太平其樂亦無窮矣謹因新正再此奉勸善當識不憂吾民敬天之心不常只

憂吾民敬神之心不的神者日月星辰風雨雷電皆神

然在眼變化莫測故名曰神若與人相似可與人接則非神矣今世俗不以天神為神反裝塑泥像有手

有脚不能舉動亦名曰神此尚不得與人為比豈得謂之神哉曰神者生我者也養我者也此真神也我

顛其造化者也有恩當報故宜敬之泥神者待我混成者也待我供養者也此泥塊也非神也反出於我

者何恩可報乃反敬之楚國諺云民墮於祀此言楚俗淫祀因此墮之吾州舊亦楚地其以泥塊為神至於盤竭家財作會祭賽者

也兩年以來已



荷吾民信行當職之說專一。不祭邪神災害不生。國境平安深恐當職去後把捉不牢自信不過又祭邪神則所謂敬天者有名無實有始無終不免諄諄預此再勸當職春夏官滿即歸明年正月一日不及勸吾民矣故不勝拳拳無窮之祝謹聽毋忽

燒划船公帖

傳九二故違約束鼓集惡少划船迎神爲生事害人之端從輕勘杖一百編管鄰州詞人自便仍帖三廂索上神廟僧寺人戶划船並赴教場十六日焚毀帖諸縣一體施行

當職昨日出迎詔書見文昌橋上貼發源廟注疏印榜此必有師巫願祝之徒來此騙脅吾民帖三廂官徧在城內外揭毀其榜搜逐其人限一日取請靜狀申外四縣帖請一體行若客店停着者杖一百或本州有爲之道地幹錄行疏者徒斷核榜示州前仰吾民各自敬畏天地孝養父母遵守國法世界道理不過如此若捨此不顧反信邪費財奉事泥塊必罰無恕

咸淳七年中秋勸諭



二月十五日舊勸種稻也緣自古之所同也

八月十五日再勸農勸種麥也此本州今日之所獨也何天下州縣皆不勸種麥而本州獨勸以天下百姓皆種麥而本州獨不種也本州百姓何以不種麥以不曾知種麥之利不曾受不種麥之害也去歲大旱今歲米糶百錢一升餓死者無數其幸而不死者亦曾吞飢忍餓或典田賣地或生錢做債或乞磨告糶皆是寒寒冷冷拖兒帶子在走道路立在杭家門口含淚哀告嗷嗷萬口皆憐方纔救得殘命當來若曾種大麥望看四月便飽喫麥飯何至受許多苦惱是我本州百姓今年曾受不種麥之害矣曾受不種麥之害便苦思圖種麥之利種麥之利而民未知今太守為爾言之每年春夏之間糶穀既盡而穀未種天特生麥以濟缺乏使爾人民與此麥飯神此禾稻循環接續常得飽足故農為國之本麥又為襄之本是麥之功甚大也大凡種稻須用糞耕熟耘須用耨體塗足惟麥則不然及秋而種天氣未寒初夏即收天氣未熟種於乾地手脚不沾泥水鋤塊而作孔亦可種埋地而撒子亦可種是麥之軍甚易也近世有由者不種種田者無口

康辛苦田主



坐享地利惟是種麥不用選種石是二石

種得十石是十石又有麥種當初夏無人入山撿採

之時可代柴薪是麥之所收甚多也其功既大其爭

甚易其所得又多麥之利如此不知爾民何故不種

或謂本州不宜種麥太守竊謂不然一殿天時一般

地利未說天下世界且說江西江西其他十州皆種

麥何故撫州獨不可種撫州外縣間亦種小麥可故

臨川界併小麥不可種或謂撫州近城多是沙地故

不可種太守亦竊謂不然麥宜高燥山地皆種山地

何嘗無沙且沙地只是添水易得水乾冷燒成既成

盛水種性何不可乘高種多太守竊謂不然

只是撫州田上好出米多而年喫白米飯慣了做賤

麥飯以為難竊既不肯喫遂不肯種祖父既不曾種

子孫遂不曾識聞有碎米尚付猪狗况麥飯乎然此

不可之大者也天生二麥以為農種之本而爾農棄

之乎麥跨四時最得中和之氣而爾農棄之乎自古

聖賢皆似種麥而爾農棄之乎貴為天子尚且嘗麥

而爾農棄之乎尊如宗廟亦必薦麥而爾農棄之乎

貧者尚殮糟糠而爾農棄麥不食豈荒歲向食草根



害去年大荒亦未必不肯種麥之報常年享了假
活故不肯種今年新經苦惱何可不種今告爾農遠
琴合本早糶麥種及時多種無力出境糶種者田主
助之既得稻熟又得麥熟貧者可以飽足富者可以
免後田里相安即是太平太守不勝苦切勸諭之至

咸淳八年春勸農文

每歲二月朝廷命郡太守勸農於郊以民生性命在
農國家根本在農天下重莫重於農故切切然以此
為第一事近來反因歲歲講行上下習熟視爲文具
今太守是浙間貧士人生長田里親覽種田備知艱

苦見湖州農民與浙間多有不同刈之機噐惟獨不識種
告實非文具類爾幾今年亦莫作文具看也浙間無
寸土不耕田隴之上又種桑種菜今湖州多有荒野
不耕桑麻菜蔬之屬皆少不知何故浙間纔無雨便
車水全家大小日夜不歇去年太守到郊外有水見
百姓有水處亦不車各人在門前閑坐甚至到九井
祈雨行大溪邊見溪水拍岸岸上田皆焦枯坵裂更
無人車水不知何故浙間三遍耘田次第轉措不曾
停歇撫州勤力者耘得一兩遍懶者全不耘太守曾
親行田間見苗割野草反多於田不知何故浙間終



年備辦糶至春間夏間常常流糶蘇州勤力者所得
些少柴草在田懶者全然不管不知何故浙間秋收
後便耕田春二月又再耕名曰抄田撫州收稻了田
便荒版去年見五月間方有人耕荒田蓋被荒草抽
了地力不知何故雖曰千里不同風撫州不可以浙
間爲比畢竟農種以勤爲本古人有云人生在勤勤
則不匱又曰農夫國養而種之天亦國養而報之此
理安得不同想爾撫州穀米價平不知艱苦不特爲
事去年春夏間穀種百姓也喫了些苦今年若不省
懼何以契天太守自知德薄言輕勸人不行去年特
地報種麥種稻尚不肯種今春是常例勸農亦勸農文
何緣肯聽道上一體休戚相關爾等若欠徵望麥
責若在太守是不容不稱告幸爾農息草土年分及年
氣自今勸謹上契天心以濟饑饉早大家安樂永勝幸甚

咸淳八年中秋勸種麥文

太守去歲特特勸爾農種麥爾農何故尚多不種或
謂田主以種麥乃佃戶之利恐遲了種禾非主家之
利所以不容爾種不知主佃相依當委浪太佃戶夏
間先收得麥則秋間有本不至欠租亦是主家之利
況收麥在四月種禾在五月初不用麥遲了種禾農



TA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使田上不欲多種撫州無限山坡高地又因何不種
今年本州禁食紅麩既無紅麩須用麩麩明年麥必
立錢此正是爾農種麥之一機太守故不敢憚煩情
特再勸明年太守官滿不復在此勸爾種麥矣若又
不種將來萬一天時不測肚飢無可接濟莫教思董太
守之言太守勸爾至再其情切矣幸爾速種毋或失時

咸淳九年春勸農文

朝廷第一重農特令州縣長官親自出郊勸農然農
是百姓本業初何待勸若論撫州民俗却有不容不
勸者農以麥爲本撫州獨不種麥遂致中夏無力發
本不種首漢州亦不種麥自具相公做安撫首種
麥百姓遂享其利今太守官親出郊勸農農不行近
金谿知縣新到管面議外州種麥種簽下各都諸縣
必能一體施行爾農今後切須種麥此不容不勸者
也農以桑爲助撫州獨不種桑桑養蠶遂致中夏無錢
解債納官昔襄城縣亦不種桑自范丞相做知縣令
犯戕者種桑聽爾百姓無不競勸今太守雖愧昏庸
勸爾農不早近金谿知縣新到亦管面言本州最多
荒山野地縱種便成諸縣必能次第講行爾農今後
切須種桑此不容不勸者也田須秋耕上畝虛畝免



得開草抽了地力今撫州多是荒版臨種方耕地乃
減耗矣爾農如何不秋耕田須熟耙牛牽耙索人立
耙上一耙便平今撫州牛牽空耙耙輕無力泥土不
熟矣爾農如何不立耙田近溪水須逐段作垸捺水
田不近水須各自鑿井貯水今撫州一切靠天五月
不雨立見狼狽十日連雨亦無停留爾農如何不自
做箇意智此皆不容不勸者也太守兩年在任雖無
力及民然與爾農曾共荒年今次勸農又當官滿符
去言語不覺苦切爾農可自思量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七十八

公移二

江西提舉司

咸淳八年八月
十一日交

免一路同官通磨劄公文

當職偶叨誤濫兼權倉司又以小官不容辭免今既
兩月深恐稽遲將以八月十一日罷免拜受權行管
幹退惟才疎資淺何修而可逃責尚惟十一州五十
六縣同官悉心見教別具呈劄與求外仰本司預期
閱報所屬照應片舊例除一切蠲免但各以職事
及人才之賢否民生之休戚親書徑說毋事文談



得開草抽了地力今撫州多是荒版臨種方耕地乃
減耗矣爾農如何不秋耕田須熟耙牛牽耙索人立
耙上一耙便平今撫州牛牽空耙耙輕無力泥土不
熟矣爾農如何不立耙田近溪水須逐段作垸捺水
田不近水須各自鑿井貯水今撫州一切靠天五月
不雨立見狼狽十日連雨亦無停留爾農如何不自
做箇意智此皆不容不勸者也太守兩年在任雖無
力及民然與爾農曾共荒年今次勸農又當官滿符
去言語不覺苦切爾農可自思量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七十八

公移二

江西提舉司

咸淳八年八月
十一日交

免一路同官通磨劄公文

當職偶叨誤濫兼權倉司又以小官不容辭免今既
兩月深恐稽遲將以八月十一日罷免拜受權行管
幹退惟才疎資淺何修而可逃責尚惟十一州五十
六縣同官悉心見教別具呈劄與求外仰本司預期
閱報所屬照應片舊例除一切蠲免但各以職事
及人才之賢否民生之休戚親書徑說毋事文談



客位榜

天下之治在人才人才之進在薦舉當職平生不求人今亦不受人之求自到撫州應大小舉狀並先奏告上天然後望闕拜發此兼推舉司職事竊恐外州同官未知或循習舊比偶有干請仰書表司先責罪狀應遇投下書劄並須先問來歷是不是求舉不是求舉方可許呈如挾書求舉而謀坊呈書表司斷杖八十其干請之官平日雖許坐此一失亦斷斷不舉備榜客位仍轉牒所屬迪知庶免違誤

免寄人回子公文

州縣之不可無舉人當之也舉人之不可不遵限帖之違限激之也匣帖之不能不遵限匣帖到司之繳費阻之也今請諸州主管官及五十六縣知縣各造自承往回盡四箇盡面刻某州某縣遞文字盡於其傍刻題某月某日發某月某日到主管官則總在州諸廳申狀入盡知縣則總一縣諸廳申狀入盡縣道之不近驛路者則遣人就驛或就州附遞鎮寨之不近驛道者則遣人送至各縣附盡撫州諸縣則附本州之直州人當職每日坐廳盡到當面投下即時當面遣報以期彼此相安無事若夫體此區區毋自違



誤以取多事則在州縣之同官本司將於親應之逸
連占人才焉今次第一盡請主官取在州官脚色
狀知縣取在縣官脚色狀先次入盡以應頭限本司
惟發省事國家之法人心之理即是本司之約束此
外別無預祝請各廳徑將此批榜諭通知

抽回專人

牒帖請州縣各官任責自置認冊自立信限某限解
若干某限解若干本司以厚待士大夫諸州縣同官
一洗舊弊毋使吏手自誤取擾而一切以至誠與本
司相守應于目前專人並引抽回除程一日定到後
至若關遠各處差者牒帖各官依實打聽備下
補舊欠自行置冊供申一日先具遵票入新置自承
盡字附進到或有差更在外者準此不問此單所具
諸州一體牒榜各縣分帖使各備抄縣前通知

詞訴約束

漢置十三部刺史以六條按察專為郡國不能奉法
養民者設國朝之置監司即漢人之置刺史其職固
自有在非使代州縣受詞訴為一道聚訟之委也法
曰縣斷不平許經州州斷不平許經監司蓋亦防州
縣長吏萬一受賕曲斷而然其曰許云者又必察其



所斷直有不平而後受非以次第而至必指爲多訟
之地與州縣等也近世承平日久風俗日變豪家吞
併小民必反其鋒以越訴侵占富家不納王賦必匿
其形以越訴欺詐如此等類不一而足閭里坐此蕭
條縣道坐此敗壞根本所繫令人痛心本司今亦遇
三受詞但非事屬本司已經州縣而所斷不平者決
不受理其事雖屬本司而不經州縣并不經本司
乃越經朝省臺部脫狀送下者並具狀繳申不敢施
行仍先申照會備榜司前使與通知其餘條畫自有
法在

義役差役檢

吉水鄭知縣排結義役又排差役隨宜區處各有條
流良可嘉護役者自上而第一重官司蓋基本之
地也知縣於此盡心能知先務他復何憂然天下風
俗不同人心私意各出義役若成固是勝於差役而
近來義役亦多有弊結義役者或出於物力高強身
充主役之家則中戶以下舊來不係充役者皆拘入
義役此等事力不及之戶向來既苦交糾今來幸有
定論亦只得俛首從之中戶以下排結既聚則上等
戶反寬而身充主役者坐制其權役使弊動自家戶



產陰已免役此一弊也中戶以下既入義得才輪
充或十日五日宜不為重而不幸都保有重難事偶
在此十日五日之內此等人戶縣道生疎支吾不行
權歸主役間有主役而不仁者反為打詰賣弄之人
充役之家一舉遂空主役之家兼并得便此二弊也
大凡鄉保有大役有小役大役者保正也小役者大
小保長也所在保正有勇多是頭率大小保長之錢
以應縣吏之誅求則雖名小役亦重役也向也上戶
充大役小戶充小役家有一二十畝之田輸充一次
尚可支當今中戶以下盡入義役則小役之為大小
保長者陸而遂及一兩畝田及三四畝田而有者亦有增
山桂名縣道略有稅產者皆須充大小保長一次輸
充其家遂索布資善益眾此三弊也其免役法之難
也國朝仁厚先降蠲出極力思所以免之惟免得德
前之役而在鄉落充保正副及大小保者無從可免
乾淳間處州松陽方劄義役而他州效之人戶無爭
糾廢家之患官司免每歲糾結之擾可謂良法矣日
久弊生又復有知前三者之弊常平司以役事為職
合先主張此事然此事必知縣得人皆如吉水則可
不擾而辦若自監司過度而制之事益擾而必辦



矣備帖一路五十六縣各隨宜處置而聽諸言庶得
知人力虛實無以其詭狹為擾而且以併聚見數凡
見成風軍單不可為準此一事也權請上方自與面
議毋以文引而以劄目毋入吏手而自與面言每拘
緊限而屬其便宜公議或結義役或從排役各從其
便此二事也充役自役首為倡而存留一等小戶略
有產稅者別充小役毋容盡入大役以垂前所說三
者之弊此三事也吉水縣屬處已備供請用今日本
司之說而參訂焉使役法既成而上下戶皆便方為
全美仍榜各州主督官衙前使衆通知此通行之說
也又近年王憲曾知台州縣論上戶各出田供長役
之費每都不過二百畝而其費有餘即以花利餘錢
贖買役田贖贖之田既及初約之數即以元助之田
撥還元助之戶今已成就處名無遂得役戶不失元
田不費分文而役事自有義役莊田雇募長役人戶
並不知有役事之擾此是王憲曾創行若本路有鄉
貴人士上方能自募效及作宰好官負能行勸募尤
為無窮之利并與帖榜

本路通判水利公劄

共報以晚禾兼二常平常平者民生根本所系宜何



而可稱塞意惟各郡貢恭之賢是保是勸
之要有三曰義米曰役事曰水利也義米本百姓自
備荒荒而有司者糞之此何足言役重惟知縣可與
上戶面議而上司乃公移聖旨附其不敢效凡皆略
以鄙見達之所屬同官矣然此目前吏文之事也惟
水利直是利民無窮所關尤大而為常平之官者乃
以非省所吏文之所促迫往往亦念不及此今處
內天幸小稔農隙在望又久雨之後必可久晴殆天
賜之暇也若不亟圖何以爲善民久長之計哉撫州
最近已贊委真司文說文修築以禮勸而不事文後
存隔遠其技有恭券而不敢踰度恐事未必成而徒
擾也區區欲望府判多方體訪管下有無廢壞合修
去處及爲豪家所占合修復去處或選委同官單車
親行相度或分割縣官請寄居上戶與之面議次第
往復一惟以書如議家事然不勝願幸之至

放結閑久禁人公牒

我朝以仁立國事非惡逆無不赦放此事元因朱隅
官余隅官兩家有隙率衆相鬪名曰結閑已經二十
八年朱隅官余隅官皆久已死亡而被喚結閑之人



老於獄戶死無日矣奈何八設明經郊祀登君
星變以至聖上登慈大赦官司皆不與呈放豈所以
布宣朝廷寬大之恩哉今日明禋禮成恩澤將到所
有元寄州院社一周弗四元寄司理院余六乙周四
二元寄臨川縣張二余宜生三獄共六名係元解十
一名囚死僅存袁老待養之人並際押回本貫州縣
着家聽候六七十歲衰老二十八年坐獄一旦再見
天日復還故鄉得以老死於田廬中皆聖恩之及
也外有曾燧曾四乙元因何十章五齊冬節從燒毀
歸宅屋宇正犯人何十章五已斲而曾燧曾四乙因

從其自斲年五十五亦已十五年矣又
耶併與隣押回本軍着家取交管申母令曖昧不決
老死獄中而後已也

曉諭遺棄榜

本司元有慈幼局見今所養不過四五名各已長成
之人蓋撫州風俗素美無其遺棄慈幼徒有虛名當
職愧焉因念人家生男育女誰忍遺棄聞或有之苦
於貧耳官司收哺於已棄之後孰若保全於未棄之
先西漢感時有胎養我高宗紹興八年指揮貧
之姓婦支常平米四十石與十五石改支一百石常



平米上屬自所本司不可擅支合體此良法美意變
通慈幼元規應諸坊廟委係貧乏妊婦無力養育之
家訪於臨產之時經坊長保明申上支保產米一石
會子五貫其見在本局四五人既已長成每日坐守
兩餐自少不學事茲將來有何歸着爲民父母豈可
賺他一生今仰店鋪人有欲收爲使喚或買賣久有
欲收爲歌賣及恐有宗族親舊自欲收錄或民間欲
收養爲子並仰經坊長求四鄰保明申上本司當併
此兒一年令支錢米作一頓給付收錄之家使之早
有歸着各自習學道業求長久活路榜諭司前局前

曉諭新城縣免讎殺核

建昌軍新城縣管下德安鄉諸鄰昨因交知縣劍書
冊擾民致鄉民結閥拒違本司以罪在官吏已行劾
官配吏訖鄉民此時便合放散各務本業乃因鄉民
自有私怨又相讎殺或東者去初西者或上保去赴
下保彼此報復何有了期又聞張村與二坪兩處因
爭漁利日夜相攻甚至殺人放火前日結閥拒追猶
可說官司不是今日結閥相殺又是誰不是耶本司
比諸監司去新城最近前日官司是既已治官司



之人今日是百姓自做不是又安得坐視但念百姓
皆吾赤子元非作亂只是報冤未欲遽見施行且先
給榜曉諭大凡冤家只可解不可鬧解解便休纏鬧
轉深若去鬧時俗諺云贏他一萬自損三千本要殺
他反被他殺了濟得甚事又俗諺云人頑似鐵官法
如爐德安柱一幾箇倡亂何曾一人得保首領此皆
爾百姓眼見者若能解時只在一念將前日報冤之
心回轉思量畢竟他是我鄉鄰或是我親舊有事
只可忍耐豈可相殺只可讓他做得不是豈可和我
做得不是畢竟我箇性命亦自重大有父母妻我
延生豈可拚命讎殺又有死亡尚且哭泣恨不再生
豈可平白討死人身難得中土難生自小出世以來
只願了年在世豈可尋天立地做大丈夫有些兒子
忍不住輕易壞了一生而撈到之口更相解勸父勸
其子妻勸其天田主勸其佃戶稅家勸其小民都副
隅保勸其鄉社以保身命以全鄉井轉禍為福永享
太平豈不樂哉備榜縣前仍帖榜縣前更轉榜各都
村墟要鬧等處使之通知自然無事或有鄉曲向上
之人合禮請任責釋自隨宜區處施行



江西提刑司

初六日交割

交割到任日錄抄約東

照對當職近以撫州兼權擬舉曾牒報本路同官大略謂人心之理國家之法即是本司約東別無預約條件蓋此時以擬舉司事少而兼權非專司比也今明誤渥擬司刑憲既重事緒尤繁合先開具大要下項

一刑案

獄司事莫重於人命一自有明條惟恐吏反監體驗官下鄉賣弄盡出其手一下便非本情及追捕一行人回縣許錢不即時於地頭書填格目及

本食引係人指定係正通同打誑米子等入視其輕重為操縱出入及取入門款官不即時到獄停朝隔宿又不親面審供點對元情及尉司獄司皆以已配老吏穿款變亂本情及保正關役處隔官坐視不即時收捕兇身以致淹延凡此六項自今部內並請一切更新有犯斷斷不恕此外又有諱徒專將身死不明四字把持村民作血屬經官官司便作致死事行移三年五載後雖終成白休而干連人已皆瘦死一方生聚為之奮然賊害吾民莫此為毒兼鄉民畏此無端無人肯充保正



違誤公私事務不可勝述皆士也今官職
第一以理雪民命爲重亦第一以痛革誣訴爲急
仰縣道發覺管司遇此詞訴必審問的是被死人
親父母或無父母身未曾娶的是被死人親兄弟
或無父母兄弟的是被死人妻子必單身人被死
方許次第有服紀止一人出名作血屬須詭被死
來歷證見痕傷分曉責反坐狀體驗得實即依條
不移時填入格目捨此泛稱血屬云有某親身死
不明或不知人命着落之類皆是誣徒教唆雷同
古本並不許縣道輕受其自縊自溺自刑自害指
死攔死小兒女與將以希死人稱被誣殺誣殺
賴既非被殺皆不應作大辟事施行爲吏人逼同
脅詐之計昨見官司受此詞訴則小人反因之而
輕生或不受此詞訴則小人自因之而惜命若不
受理救人無限諸縣皆膺百里民社之寄謹之謹
之違定按劾

一泛追

人命事未能伸一人之冤已先添數十人之冤其
弊皆因公人世界遞相吞嚼節節計置非錢不行
縣獄若不遍追一鄉無辜之人則結解時無以充



計置本州公人之費刑獄若不詳
人則圍結時無以充提刑司計置公人之費積弊
已深有力莫救故百姓無非公人几上之肉而官
負徒爲公人趨錢之效耳一件人命事在官無限
公人張頤待哺提刑司公人則獨據要會坐收全
利者也今當職雖不才焚香告天誓革此弊若非
的係被殺決不容縣道輕受若非真的同共行寬
及親切證見決不容縣道輕追若非委有出入異
同決不容州獄再追本縣已放于連人又追縣吏
詐錢當職自當不懼辛勤親自巡歷面問剖決如
不當再追之人並將犯人交配本官按劾其有圓
結到司亦親自當堂備區勉仰州縣官吏毋預憂
事落公人手恐其枝節生事預苦吾民辦計置錢也

一贖錢

本司號正監司第一者當奉法賄是之地獨因司
存赤立例以贖錢爲支遠遂致引惹一等兇徒欲
害人而無其說者輒不遠千百里妄稱被某人拐
脫錢若干或被脅取錢若干或被奪去錢若干本
司誤認爲利源所在或不顧虛實而行之雖專



人布滿州縣大半為追賊錢而以勝能才無何
而檢校則不可勝述弱妻幼子盡毀家無噍
類則又察吏代納案吏之陪償是亦生民之膏血
與言及此令人汗顏今當職與州縣約應元有案
名合解本司吏祿賊刑錢請各自置冊分限自承
依時抱解此外應有積年非泛監賊截目檢牌到
日一切住行見因賊錢監繫人並放已既見監賊
吏人並免監日下押發

一專人

大凡監司州郡非不知專人之害良由散帖不應

故入牌筒隨有不應故入匣子里不應錄回又
不應方怒而遣專人不知其不應者正由繳納有
重罪罪本不在下也當職頃兼倉司盡抽回專人
具劄懇諭一路回官請各自置往回蓋子四箇州
則通判總一州之回報縣則知縣總一縣之回報
揭環附遵常廳而坊當廳而還繳費盡免已荷一
路同官相應設今在憲司請各依前一體相守憲
司多人命重事仍請各官更置冊案頭每日點檢
督役吏人事到即時回報事了亦即時回報事未
了則即時照限申後以信相守。必金石之堅



誤官罰吏類

一詞訴

詞訴惟命官犯職者受吏犯枉法贓已經州縣者受事屬本司曾經州縣所斷委未平當者受其餘小事各有司存或不經次第官司直經朝省臺部脫送本司者當對據實回申決不輕行自牘權攝人仰口下去官其或惡詞追勸贖配

一巡歷

本職當單車巡歷訪求民瘼理次歸獄求以仰稱聖朝欽恤民命之萬一所以心懸官負並免迎送

但以聽事簡便其有善居士友生長本路目
覽民生疾苦熟知本司關未事件者供乞以文直書賜教不勝頓幸

詞訴約束

古者帝王親行巡狩以祭四方諸侯至漢遣六百石吏察郡國二千石長吏以代親行謂之刺史至本朝謂之監司故出補外臺為天子耳目之官但擇州縣官不奉法為民者去之則百姓自然安逆非代州縣受詞訴為一路聚訟之委也近來此意不明部內之官或橫縱害民而不問反不掄明務以聽公為盡



職遂使以若謹健之徒紛然。有千里遠送不接
之地信一時張皇無實之說牌匾絡繹尊卒夢下
迫州縣騷動閭里雖雞犬亦不得其寧。登朝廷設
監司之本意。當職交印後二十日之間。開過舊案
千餘件。率多煩碎虛誕。不當受理之事。前此幕官徒
以司有所仰。贖錢數有拘礙。往往經隔三年五載不
決。以俟監賊。其人當職職。先已榜放。舊事逐日疏
決。以冀司存一清。上下。雅安司。案方。求批詞
許約束。當職每日五鼓出。事非避懶之人也。詞訴亦
須受理。但擇其關係之大者。方受。且今決第先後耳。

右除日前舊事免問外。截自今年三月初六日當
職交割以後。如有州縣官下至巡尉監當。取受民
財。仰被詐人指陳的實。證佐先責。反坐狀。留身訖
徑追被詐之官。赴司究對。依條施行。更不行尋常
帖問具結。追吏根究等虛文故事。此項候。聖節後
四月十三日受詞。

第二次理家把持公事狀

右亦截自當職交割後。有寄居富室。敢預公事。自
殘其鄉里者。仰被害人指。施行一切如前。



此項候五月十三日受訖
附受詞

一第三方理其它本司合受事

右舊事逐日剖決不待催詞新事自有次第官司
不當越訴自此一月一放狀亦以命官犯賊豪家
把持事為先其狀先咨先判

榜諭諸州住人不切詞訴

大江以西山水秀拔靈毓人物淵藪間有所異之偏
者流於陝而好勝遂招理革之譏議者惜焉今當職
交事之初披閱訟牒多非緊要此等縱欲規害所怨
其自身亦宜能變然流坐膠平不切亦何苦而為此
哉時事高舉神明其意 聖君大臣方憂勞於其內
邊臣戰士誓死於其外我輩官吏士民皆當踈然
自立改心擇行且相與保全自家一段元氣以契天
地以體朝廷奈何於宗族鄰里之間忍於相讎甚至
士大夫不能自免何其溺於舊習尚不知變乎仰案
呈連日已斷不切舊事備榜各郡市曹請從今自悔
為忠厚之歸毋犯有司也

又再榜諭吉州詞訴

當職自交割後四五十日之內
過吉州不切公



事七八百件令住司人來告。之宜責吉州人之健訟亦本司舊弊輕易之受惑人於多訟之地耳今并住行使吾吉州之人各知好惡守分相安一變前日之為以洗健訟之謗也

禁划船迎會榜

吉州倉平隄重三不伏本州禁約至因划船迎神毆鬪擊獄身死其母阿劉經京政妄詞以人命事為訴當戰三月二十二日已行勘道并將一行干連人踈放未據本州回報牒催申稟得小人迎神名曰求福今反死於非命干擾無限平人福安在哉當職前任

廣德軍通判劉絕本軍所屬神井張三

近在撫州燒毀划船千三百餘隻瑋毀邪廟禁絕瘟神等會廣德撫州連年皆得大熟人民安樂並無災癘福不在此乎本司所領是刑獄殺傷之事惠及迎會乃刑獄殺傷之端併榜一路州縣預行禁嚴仍連粘當職在撫州曉諭敬天說兩紙使其知天地神明是神泥胚朝像不是神各歸正道以致自求之福毋更信邪以違自取之禍如有違犯定將社首決配籍沒併火其廟為灰掘其地為瀦永絕禍根仍牒帖諸州縣常切嚴察有犯即時申

刑乾地划船之



風尤盛正與撫州之事一同牒請去鈔司一什行

客位榜

官貧見訪仰客將預先贖知若通寒溫只可三進說
三數句告其多事孔子惡便佞使者巧趨踰佞者有
口才令人誤以為好事更欲以此求知於人豈世間
自有好之者耶今後如州縣同官辦一副當應用家
見成頌德言語來面前誦讀一遍者則其人可知矣
將客將從杖六十科斷以懲其不曾覆知之罪備榜
客位通知庶同官各務誠實

七十九卷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八十卷

公移三

浙東提舉

到任榜

照對沿海亭民被前此監官上戶及本司人吏盡奪
本錢白納鹽課雖本司差官監散所差官吏反又尅
取事例添魚喫水間或差得人從公俵散待其轉
背監官上戶仍復拘收此弊蓋所任而然十年前當
職為浙西提舉司幕官曾行巡點盡其曲折浙西之
民一時再蘇今叨鄉部去民情淳樸又所部廣闊深

風尤盛正與撫州之事一同牒請去鈔司一什行

客位榜

官貧見訪仰客將預先贖知若通寒溫只可三進說
三數句告其多事孔子惡便佞使者巧趨踰佞者有
口才令人誤以為好事更欲以此求知於人豈世間
自有好之者耶今後如州縣同官辦一副當應用家
見成頌德言語來面前誦讀一遍者則其人可知矣
將客將從杖六十科斷以懲其不曾覆知之罪備榜
客位通知庶同官各務誠實

七十九卷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八十卷

公移三

浙東提舉

到任榜

照對沿海亭民被前此監官上戶及本司人吏盡奪
本錢白納蓋課雖本司差官監散所差官吏反又尅
取事例添魚喫水間或差得人從公俵散待其轉
背監官上戶仍復拘收此弊蓋所任而然十年前當
職為浙西提舉司幕官曾行巡點盡其曲折浙西之
民一時再蘇今叨鄉部去民情淳樸又所部廣闊深

恐有孤小民不能急救除一面
諭小民自陳利害外所合先次開列曉諭下項

一葦監管掩取鹽本之弊

上戶掩奔本錢起於場官場官監主自盜起於泥
鹽泥盡者舊有鄙夫廁迹場監掃掠着地之鹽掩
為食利之私其後流弊遂於亭戶所納官鹽明收
十分之二名曰泥鹽附打官袋又交本錢其事已
可駭其後盜弊又將所收泥葦自行私買得散本
錢仍照舊例再取十分之二名曰泥葦本錢既以
官莊發賣又將官錢盜取進退無據而展轉皆利

其事尤可駭此外貪刻字條董歸各場異俗各人

異心一面差人竊處訪求姑先舉其彰彰在人遠
近通知者言之耳此事若局外之人驟然聞知誰
不汗下而儒其衣冠官其輓勃者安於流俗狃於
積弊泊於微利視為當然恬不為怪甚而近者又
創為倒籠之說知亭戶納鹽兩限則場官虛申三
限本錢一到則拘收虛申之錢數名曰倒籠此即
竊用納苗虛鈔之故智又有舊來文憑錢之說先
蓋課之未有先本錢之末文憑作亭戶名目借借
蓋倉本錢名曰文憑計置上司或作宅庫應支反



拜亭曰先父我錢本錢未到已皆樂收弊倖之室
日新日惟自非將場官洗濯一新本司何處下手
然監官皆經前政選擇當職既不應副人情泛差
權攝一切且當仍舊俾安職守但須痛念時艱之
非昔仰畏神監之孔昭自此悚息更祈力行好事
前此之弊例必思痛絕之前生之氏獲必思力救
之庶幾皇天悔禍庶幾性命之可保其間好同官
能體此意不特存留更當爲場其間偶有不好同
官或以羽言爲迂不知相體不特汰斥更當重行
按劾其或無官權攝又非其人仰各揣心自爲去
就如前違犯追勘決配三限在上一語必醒

革上戶掩取諛本之弊

舊來上戶爲下戶發本此不可無者也中間上戶
爲官司催鹽亦尚可留者也近來上戶與監官結
扇騙取小戶本錢此豈可有者哉且說民生苦惱
無如亭戶日受鞭撻無如亭戶鈔客所還本錢分
文皆是賣肉上戶亦只一戶下戶各自戶賬本不
相干今乃身爲上戶不自煎鹽反以都長統催爲
名奪取小戶勤身苦體賣肉所得之錢世俗所謂
赤脚人打鹿着靴人喫肉未足喻其不平也長天



浮耕淺種尚有天災上戶何忍乃於同場鄰里血
肉身上白奪衣食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所以小戶
受罪不過虛場之鞭撻上戶受罪動是本司之黥
配小戶人家雖窮困而長在上戶人家不再世而
淪亡今來當職並與除去前項都長統惟名色各
仰改過安分莫更覬覦庶幾自此上戶陽免本司
之督責陰免神明之打算正為上戶做好非絕上
戶利源截自誇論之後如有再紀定行追上捶折
右手佑籍決配

一革本司人吏陰取本錢之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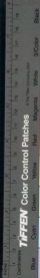
前項場官上戶之掩取皆由之末流也如本司人
吏諸色之欺取則擊之本源也場官之掩取分以
充本司人吏之苞苴上戶之掩取聚以充本司人
吏之計置是亭戶白納進而人吏乃反白得錢靜
定思量蒼天謂何今又何時可不痛改往歲玉寶
章除浙西提舉先聲入境吏如水立此時當職為
浙西帳幹親見都吏韓振宗以下四鼓先入司存
土地堂燒香拜告發大誓願不敢接受分文願賜
保全一日日日如此終任乃已當職庸晚既無先
聲又官學外方三十年近方得祠歸里雖有區區



赤心亦未必本司人吏之曾知今令責罰罪狀其
素有良心及能改而為善者情願留則留其有舊
習難化不能改惡為善情願去則去截自責狀之後
如有再犯定行黥籍重者照條計贓實之死地念
哉戒哉毋貽後悔但聞諸場固是計置本司本司
人吏亦用計置以上官司迤相吞噉弊至此極今
幸朝廷清明務除宿弊自富一一討論具實申明
以免故紙不切之督責

一仰亭戶更自陳被擾之弊

前此三弊已見榜諭然恐人心不同仍前違犯當
性然今日非前日比也時變孔艱性命未保正是平
日官吏積惡造物到此打筭若官若吏若上戶須截
自今日別換一副心腸重新起生做人性命既未可
保財物欲將何用血忱對天忻哀乞命點檢從來之
罪過洗濯今日之身心舊取泥搥錢者今普天斷不
敢受舊受倒竊錢者今普天斷不敢受舊受文憑錢
今普天斷不敢受如此則上天有悔禍之期性命有
可保之理人人各識世界人人各知時變人人各用
敬畏神明於急難中思所以救其身命骨肉待時艱
過了國家再安所謂身在則有餘矣其有頑不曉事



不知時識變之人本司只得重作施行命官犯者按
劾其以前權攝白帖見在人犯者決配吏人犯者照
條計贓真之極刑本司吏人先責罪狀附案度不能
痛改者與其自陷重罪仍情願先次退役備榜司前
併榜各場

約束因補盜欺詐榜

訪聞舊因巡鹽曆官司作弊勒犯鹽人通注欺詐平
民以致在鄉私販人亦預先挾此體言記通注脅詐平
民深屬不便今本司已除去巡鹽曆一切與民相安
其或鄉下尚敢借此欺騙仰所在都隅官及團結保
長等據捕解司以待重作施行通注銀榜照示

收鹽鹽曆

當職初蒞浙西親見巡鹽曆於官畧無所補於民本
有所害徒爲弓卒取過水常例錢爲吏人取批曆常
例錢即曾稟白浙西提舉盡除一路鹽曆近如此間
分司廳又不獨取常例而已往往捕窮民升斗之鹽
以鹽倉私置牢獄教其妄通騙脅民財不可勝計又
有一等游手與分司人吏通同設局做鬼採訪稍有
衣飯之家脅詐始徧其害蓋有大於前日浙西所見
者案牘帖免一路巡鹽曆并茶曆並免如有違戾去



處官勅吏懸仍榜司前曉示截自當職交事以後如有再犯者許人陳告

約束亭戶安採他人柴筴

從來編民亭戶雜處海鄉婚姻交關彼此相濟近因飢荒亭戶作過編民懷怨本司已行禁戢亭戶及將日前爲首人節次牌制府聽從施行其隨後及不曾同共作過之人已各着業自今入山買柴仰編民亭戶相安無事訪聞去夏亦曾入山擔柴不曾還錢反因而拔筴自今如有此等再犯定行追斷

約束瑞安停廢差鹽場機察

訪聞瑞安府管下五場因本司臨巡多有江洋勾正之流媚取貴人妻屬苛持主管官求爲撓誤提督之類場之官吏亭戶皆苦之官益爲其分取及多取盜賣以實歸惠者多矣或有挾書而求者請徑解本司當根究重作施行賺取遵稟一日申仍帖五場照應遇有到場稱機察提督之類者即時申來如礙情隱蔽本司覺察得知一體議罰越過青田縣聞亦有之併帖並一日遵稟申仍榜

約束諸場折納鹽

照得諸場官吏搭剋亭戶欺取本錢等弊本司已行



納東痛筆外又有折納一項尤爲公私之害蓋場官
恒欲得錢高價抑納虛銷簿書殊不知亭丁日貧鹽
額日減爲自計得矣其如國課何帖諸場戒約取官
吏秤子遵憲知委罪狀申如有仍前折納去處許人
陳告或本司覺察得實定行追究官司將錢問亭戶
買塩場監反抑亭戶折錢代塩違理非法莫此爲甚
近年場監多將倍秤入教官塩賣而歸私若此項折
錢不待變賣尤爲奸利鑿榜曉諭許諸色人告

蠲免酒折塩

近榜諭董憲當自上治酒折塩一項候契勘曾不由
省所契勘元不曾申省正是本司之私其何怪本
司人吏與場官上戶之侵奪哉案內今榜帖諸場載
自四月初一日交事之後先往收酒折塩其日前已
解到倉者並理充正塩其理充正塩一袋合有一袋
本錢候算計分曉日又當分曉爲利民之事仍申省
中御史臺照會庶後來無敢再取者

曉諭亭戶安業

照對今月十七日準省劄指揮專一措置團結亭丁
當職近聞鳴鑼東西場亭丁借粮作過本縣見行追
捕途間有殺傷其餘或逃竄山谷一鄉驚擾幾不

